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四冊目次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一)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絳園書塾重刻本

.....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一）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

庭綬絳園書塾重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魏氏三子文集序

魏氏三子者寧都魏天民徵君之子長曰際瑞字善伯是爲伯子次曰禧字冰叔曰禮字和公是爲叔子季子三子平日以父爲師而兄弟相爲朋友其四方

序一

及鄉里之賢者三子莫不折節請受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之故或窮聖賢之理義或談論詩賦文章皆欲究得其所以然者於是而各有所著伯子季子閱歷十二國所經恒數萬里其於

世務人情多所諳識而叔季二

子所交奇偉蘊抱之士則視伯

子爲至多天下遂謂之寧都三

魏而或比之眉山三蘇氏則非

三子之意也三子嘗曰人各自

成其我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

序二

何事高擬以辱古人然則三子

之各具其本末者亦可見矣今

簡其所作欲出而與天下相正

爰付梓人以代鈔錄蓋不特其

文卽其人亦於是乎似之予於

三子爲易堂友而齒則兄行也

敘其始末無溢美焉其曰世傑
字興士者是爲伯子之子世傑
字昭士世傑字敬士者是爲季
子之子又本伯叔父兄以爲師
於是亦附其文於編末云

南昌林時益確齋氏書

序

序

伯子之論文曰由規矩者熟於規矩能生變化不由
規矩者巧力所到亦生變化既有變化自合規矩伯
子於古人文無專好其自爲文亦不孜孜求古人之
法雖頗嗜漆園太史公書爲文過意成章如風水之
相遭如雲在天卷舒無定得莊史之意然未嘗稍有
摹倣吾故嘗語季弟以巧力變化而合規矩伯子所
自道則然也伯子性脫畧于事而人情當世之故淺

序

鍊熟識入於毫芒生平落落然瓊瑜並見晁以掩過
飾所長高言欺人爲恥嘗從大師畧地東粵有游宦
者將就戮伯子力請釋之其後于吾鄉爲方面大吏
伯子適鄉試事畢不通謁知者咸歎其高伯子曰高
則吾何敢夫吾有恩于人吾豈能忘之哉是固知吾
藉里者也不忘當求我不求而我往其將不見德庶
或以慚而怒乎伯子諸所論述明于人情及不托高
名以自飾類皆如此變亂以來吾兄弟皆貧伯子每

勞苦其身推食二弟故記室幕府日多所作應事文
明切瀟厲與平時如山兩人今皆無所得錄又年未
三十時成詩文已八十餘冊後輒每年刪而焚之存
者不及七八寸伯子日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
刪然其所刪亦頗有可觀者辛亥長至日叔弟禧拜
書

序二

寧都三魏文集總目

集首

魏徵君傳錄

名兆鳳字聖期
號天民

一集

魏伯子文集十卷

名際瑞字善伯
原名祥字東房

附

梓室 名世傑字興士
伯子之子

二集

魏叔子文集廿二卷

名應字冰叔

寧都三魏文集

總目

三集

魏季子文集十六卷

名應字和公

附耕廬

名世傑字昭士
季子長子

爲谷

名世傑字敬士
季子次子

魏氏三子集首

魏徵君傳

同里楊文彩一水氏撰

魏徵君者頤之宇都人也其生舍前草結實如鳳因名兆鳳而字曰聖期爲人忠孝嶽嶽多大節晚更取葛天氏之民語自號曰天民天民幼不爲嬉戲惟好立孔子像丹其匾率諸兒童陳果核拜之年十九父游南太學病天民得書卽日買舟行所親謂天民曰

魏徵君傳

集首

子少長襁褓今遠出數千里不卜日不可天民曰焉有聞父病而卜吉行者乎至都陽大風折舟帆舟幾覆同舟人皆呼號哭天民獨端坐視舟中人天民既護父喪歸中道聞嫡母病且殆仰天哭曰天乎奈何使我竟不及含殮也吾敢徒望母生願損兒一歲續母一日天民卒得侍母疾天民家故饒于財方天民在南京姻戚欲壘天民者爲具食中道未食而婦人藍服出天民大恸拂衣直走去天民既居父母喪並

魏徵君傳

集首

哀毀歌粥臥苦塊如古禮又散所積財及親疎貧者爲鄉人葬死救患婚嫁營楊果道路由是天民以白衣聲動邑中邑縉紳皆下交天民稱天民曰老先生服闕補諸生時天下平盛守令尊諸生絕報調禮啓頑聞邑令李公廷龍清嚴人不敢犯童公思聖少年以才氣凌諸縉紳獨先後式天民廬請決事天民生母死童親弔祭拜焉太守未公之臣于天民人郡亦造天民崇禎初詔舉孝友廉潔學使者陳公懋德以天民應旣又舉爲師儒因巡按葉公成章上其名

天子遂下縣聘

天民以

時方重資格朝廷多黨人雖出志不得行俱不就天民資敏捷讀書四五過終身不忘下筆立成文獨不喜制舉業每縱觀本朝事迹制度至遇靖難北狩議大禮諸事尤慷慨昂首頓挫爲人談論或著之文章十七年天子崩于亂天民率諸子號哭竟日不食都給事台公倡勅王議天民首輸三百金于冊有大

宦欲尼其事私天民曰姑視省郡君獨不念後日難繼耶天民正色曰力可竭則竭何計後日且此何事顧獨觀望格例乎事竟寢而宦卿天民言構大難天民不爲屈後二年天民走匿山中剪髮爲頭陀嘗自置惡帑誠諸子曰我死以此殮諸子變色遂逆天民曰先帝后視此何如我死不得有成禮毋帛衣毋書銘旌毋受弔已而縣城屠屋焚且半天民大宅數區獨亡毀時天民命長子祥和祭詣兵營贖人祥因

集首

三

得交渠帥或勸天民因是護諸宅毋令兵發之天民曰吾族戚朋友死骨相枕藉生者離散吾夫妻子孫幸保聚尙敢他望耶卒不顧宅毀至盡而魏氏大小宗祭祀于是皆廢天民乃徒步入城出貲糾宗族修祠墓復始祖以下及別支祖凡十餘祭族人皆攜天民天民主斷罰謫毋敢失期祭祀之盛過承平日又贖宗子千人娶宗婦立祭祀品式掃墓地遠近器用飲食皆井井有法子貸以葬高曾子孫之暴露者初

天民有叔父多索財久之不應怒殺寢天民欲殺之小宗子爲謀主天民妹婿欲得負天民者券而自索財天民焚之妹婿構辭以訟天民有司視其諸生服天民爲乞請復之在訟時又輒貸天民銀米無算未幾死至是天民皆葬焉而小宗子子天民乃爲娶婦置田宅日夜用器畢具天民爲人性仁慷慨敢任事爲人謀輒廢食寢卒私語起走坐不休且笑且指期必得要領所爲人人若無事而天民苦心力甚瘁

集首

四

反若甚樂天民年四十齒盡脫背幾僂瘠甚嘗謂諸子曰吾壯年冀得見聖天子痛言天下事既不獲他日有所聞輒願往從之以死無悔今老矣無能爲也言已泣下泣然甲午二月病遂卒先是歲旦大風雪力疾振拜祠祠固不能歸前卒二日爲妣誕命扶拜起弗勝數頓首退所區畫日惟祠事疾革且第屬此卒之日末哭者皆失聲天民遠祖墳旁有禁穴幾二百年不得葬衆皆曰以葬天民

論曰天民三千祥禱禮皆賢爲人各傲天民意天民之教以身率行嚴直而和故自其子及内外婚友皆畏而樂親之余故錄其篤行奇偉可爲法者世俗陋言天子徵聘賢士必大儒高士自東漢來如是然迹天民爲人殆將有石奢傷不疑之風而宋范萇亦略與相似惜乎其不果用于時也

龜徵君傳

集首

五

龜徵君雜錄

子壻邱維屏輯

屏早孤依外父最久故嘉言懿行多所見聞謹因本傳未備者條記之公歿一年而室火其文若詩及語錄皆亡然公尚篤行著述亦非其志也公長于謀斷嘗曰事顧義所在纖屑當豫至倉卒未可爲也旣已斷定其來者吾不得知害雖大宴坐當之而已

龜徵君集

集首

六

公爲人佐婚祭施棺藥立義塚解圍訟歲出貲無算嘗買婢閩人張者以妻爲妹鬻數十金公見其戚容詰得之立還者金令勿償流民鄒文清以訟擬徙將嫁妻爲贖知其非罪由金與償更資給歸之有陳氏宗子五世單傳貧不能娶公爲娶妻授以宅生數子公七世祖祠未立每歲值祭者通迎主置于家公奉私宅一區出重費修造請以爲祠勿悅者多方尼其事公日下氣陳乞始成當修造時爲簿記所費諸子

同曰吾自用吾財何記爲公曰吾豈敢獨爲祠他日諸宗錢便以入我得接簿收耳卒獨成祠焉

公葬母時地弗吉爲屋督屑墳旁木幾粵賊掠鄰邑然近年皆時聞時罷夜對客愀然不樂客知之大笑曰吾且高枕旦歲賊不至也公慨然起立呼僮燃炬疾馳六十里瘞之日申刻旣掩土公語諸僮曰汝急築惡賊且至吾當先歸矣衆皆竊笑事畢諸僮方食賊果至公善料而能斷率類此

集首

七

縣賊旣居公冒風雪下山往葬故叔父或問冒雪行何爲惟荅曰吾有事去及見工治墓速成不中約公曰工不完好百歲後棺敗石當傷死者骨矣趣令改作更益錢酬之叔父固昔欲殺公者也

公治家最嚴人多以爲立異僮五歲以上者不得入內廩婢僕不手授受生平無非禮之色其教子嚴而甚和嘗與諸子述本朝大事及古今人物時勢自且達深夜不休亦令諸子各出意見往復辨難無所迄

或偕游宴林亭間于兒孫撫摩諧笑如不勝意及一中禮卽變色譴責一子得罪兩子皆跪地涕泣公復霽然

公教子敬重師傅飲食必親視束修金必至精者嘗曰人莫子孫賢而不敬其師猶欲養身而反損其衣食也烏乎可

公于父母忌日素衣蔬食不接賓客與妻子語未嘗有笑容甲午疾旣篤日須微飯至是亦蔬食妻子請

集首

八

曰日已晡矣請少食肉公勿許逾日卒

公自國變後財物非田租所入者不用時方貧置長子偶得當事所餽金進以奉公堅不納

公長子祥爲潮帥所聘公曰吾老矣不欲汝行然救災恤患此其時也汝或不方便入不救殺僇卽非吾

子矣時潮人阻兵將軍藩王皆下令屠城祥極言于帥帥跣足頓首以去疏爭之乃免

帥姓劉名伯祥
遼東廣寧人

居翠微峰時次子取金精山圯牆作壺公曰不可對

曰此犯敗無主者人爭取之吾何害公曰盜方掠財
吾隨爲之而曰否且終爲盜有可乎古人行一不義
而得天下尙且不爲今苟于小物他日安不敗所守
也

公族兄有貧未葬者公時遭故山之賊據掠無遺奔
走他鄉困甚乃于貨葬其三棺或曰姑俟有賁時舉
之公曰吾恐卒不得爲此時癸巳十二月也甲午二
月公遂卒其生平爲善汲汲若不及者類如此

東坡志林

集首

九

公次子禧喜急人及豫謀事公或笑曰嘻某事終且
誤矣或曰公何不嚴誠焉而使終誤公曰急人豫謀
皆義之當爲者也嚴誠則匪以養其向義之氣然年
少是才不屈不止屈而悔焉吾誠不已多乎

公待小人及橫逆者多恩禮諸子或不能平公曰謝

公嘗語我十分病須得二十分藥乃可醫汝後當知

之也

謝公名于
欽號清遠

公嘗言曰人一念不敬畏便至放肆一念不謙虛便

至驕矜然人之驕矜者匪止一念不謙虛者也人之
放肆者匪止一念不敬畏者也

無害于義從俗可也非是同流合污是忠恕之道耳
爲惡輒敗是天地待我厚處

伯夷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却妙在不念舊惡
柳下惠由由然與之偕却妙在焉往而不三黜

工以技貴士以技賤

嘗愛古人近河不肯在使水語非吝此水其一段不

東坡志林

集首

七

忍暴殄之心直與天地生機相接

人于聚順之下不可不存孤孀之心

少年舉事每不量力事敗方思彌縫彌縫過去遂覺

智量人不可及正如故入棘叢滿身被刺求救方脫

然何如不入荆棘爲高乎

范文正公始問欲爲良相相者不許卽問良醫設或

通問尙書樞密等官其識量才器便自卑狹矣

培樹不見其長至于參天磨墨不見其短至于沒頂

然日日培之雖不見長未有不長者日日磨之雖不見短未有不短者

昔人以故舊窮親在座爲一善蓋不特厚道應爾即他人親之亦覺生色吾若處心輕薄則雖招之亦不肯來而世俗乃以爲羞斯惑也已

公所最注意者在尊祖睦族其首重宗子與諸大儒論尤合生平挺然自立仁義無所借助孟子所謂無待而興實足當之

聖徵君錄

集首

士

附錄書三子析產後

治家之道以儉爲先然不可樂論者生事楚祭盡人之情報罔極之德不可儉也問遺贈恤周朋友之急敦親戚之誼不可儉也蓋骨肉天性刻則傷恩親故交游薄則成怨所謂易于儉而不宜儉者至于衣服飲食固宜作法于涼妻子奴僕多至習則成性儉于自奉可以養德可以惜福儉于治家可以無求可以饒俗所謂難于儉而必欲儉者也至于因時損益

斟酌得宜後人師其意而推廣可矣

予自督家以來次年差餉俱先年完納奉公故是分義當然即以世情論之其便有幾一則冬月賣穀有銀即不完官多致開用迫官府僅迫始稱貸輸之則受累多矣一則先年完次年之銀印記餘銀火耗諸費亦稍輕減官府且以我爲良民次年又免逐限應點蓋所爭止在起先一年其餘雖次年實似本年冬始了本年之稅我止捐却一年常利便有無窮實益

聖徵君錄

集首

士

若子孫名列縉紳者受國恩澤異于常人更當首倡四民不必言矣

祭田宜近祖墳蓋世代疎遠則情義漸輕甚有遠祖之墳多年不釐爲人侵占而不知者倘有田相近即不肖子孫不往掛紙有不往收租者乎以收租之故墳墓藉以照管不大益耶至若葬時原未有田不妨重價售之或以腴田相易使彼大有便宜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

凡祭祀只宜本早享祭品之餘不可先晚省牲時設席以宴子孫蓋吾邑做俗皆總以錢與廚役令其自辦若先晚設席則以食餘者大早添入祭饌是祖宗反享子孫之餘不敬莫大焉戒之戒之

建祠宜在城中兼作書房種樹掘井造倉其處蓋子孫在祠讀書小做則見而修理在城則緩急可以避寇有樹不患無柴有井不虞乏水有倉可預積穀誠長便之計也

書後君錄

集言

主

輪管祭產只可照房分不可序長幼蓋長幼有時更變房分永無參差更變不公爭端必起其祭祀餘資宜盡歸當年之人不可另生枝節演戲加胙等事以糜費之蓋子孫中有窘乏者或娶或葬或需財本生理當值之年餘資可贍今年彼藉成事明年我亦藉以應用爲益良多若糜費分減則諸人之得少者既不成財而值年者又難了事此兩妨之弊也至于演戲尤爲非禮且嘗見舉祀之家互爭優人有鬪傷與

大訟者

贍學田屋只宜在庠子孫照人均分租稅不可序齒每人一年蓋人多則卑幼不得需惠子亦嘗見因此爭論互訟破家者茲因投產爾曹偶并及之

書後君錄

集言

古

魏伯子文集 總目

第一卷

序 引附題 該 書後

第二卷

書 尺牘

第三卷

記 說 碑

第四卷

雜著 論文 雜著 偶書一 偶書二

魏伯子文集

卷目一

第五卷

論

第六卷

策

第七卷

銘 贊 詩

第八卷

詩

第九卷

賦 詩餘 散曲

第十卷

詩經原本 正韻竊取 切字訓

形言

魏伯子文集

卷目二



片

余有文統之選四方名士一義足錄者皆登之凡
親故客游必屬廣搜採郵寄之文幾致充棟獨亡友
鄒程郵歸自西江攜寧都魏氏三兄弟鈔本百餘篇
尤爲心折嘗語程郵文人古今所難得或曠世而相
接或越在千里百里始得一二人今乃聚於一室異
哉越五六年善伯冰叔先後主予家復得縱觀全稿
先是冰叔和公二集刻之維揚獨善伯來自浙于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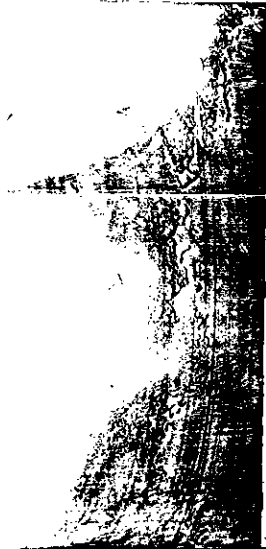
廉序十

陵始付梓人予于冰叔和公各有論次善伯文大約
以法勝者也文不可以無法然徒規摹于古人尺寸
不失第可爲古人之法而我無與惟不見所以用法
之故若絕不類古人而古人之法具在特不可執一
古人以名嘗見善弃之家按譜布算攻守進退盡得
其法未嘗不足取勝而更有人焉于閒散漫不經意
之處落落布子前無所依後無所據茫然不知其意
指所在已而迴環轉應其所以制敵之妙實在於此

然後知善用法者能用法于無法之先非按譜者可
幾其萬一也善伯才最大雖詩賦詞曲六朝駢麗之
作無不臻妙而其文尤能用法于無法之先予既別
爲評識顧猶有所未盡者嗚呼以善伯之才得時見
用當與賈長沙王景畧之徒後先揖讓後以草茅韋
布士爲當世名公卿相引重豈善伯所樂道者乎語
之冰叔和公亦必以予言爲然矣昆陵同學弟陳玉

基誤

廉序二



魏伯子文集一卷目

序

詩經原本

有備集

刪詩

感興詩

問雲草詩

時文稿

正韻竊取

黃竹嶺修路

中元化錄

金祐山申元

印譜

送屠夢坡

門將軍

歸求錄

魏伯子文集

卷一

顧龍川

修蓮花山

陳文長兩竹

陳將軍

贈孫無言

義死傳

送九江僧

學文堂

留雲堂

詩餘

大路石橋

仁壽堂醫集

古論合刻

楊將軍

引題

妄聽編

懿德

印冊

畢公

四此堂

四六

城南春

題辭

跋

蘇小小詩詞

出郭九行

吹簫諸體

梅花

孝經感應篇

迴文

習後

叔子忠厚光明

報無誤

魏伯子文集

卷二

施濟報效

君子小人

漢高祖本紀

魏伯子文集卷之一

錄

寧都魏際瑞 原名善伯著

叔弟 蕭冰叔訂

○○○詩經原本序

風風也東西南北之聲氣也風行而神便故曰威威而遂應故曰風以動之是也風者詠也言之感入者莫過於風故有不知其出而出焉則有不知其入而入焉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是也雅正

集有子文集

卷一 詩經

一

字

也正也正也者政也見其體而知其政所以始乎虎鳴而終于何辨也其人存則其政舉所以始乎文王而終于召是也雅之爲道于頌則已顯于風則已嚴條而達者近于情小雅所爲依于風教也宏而靡者尊乎體大雅所爲幾乎頌聲也風與頌極深淺之文而雅得其中故雅足以存聲音之正而爲四方之所取則焉頌誦也惟于心而誦于口者盛德至善豐功茂績民之不能忘也故曰頌也者容也贊數而取諸形容焉功德之盛也其道深而難知其備隱而

集有子文集

卷一 詩經

二

直其音古其象崇所以明宗廟之尊路鬼神之德也惟頌無韻而有節節妙于韻惟頌有韻有節者節與韻俱妙也夫言節之至奇而形聲之至變者屬莫過于詩而已矣韻也者引情之道也作者有有爲之致讀者有無窮之思韻之彼之此之情也亦非彼非此之情也觸而相得也其機與典同焉指而相歸也其事與風同焉屬而相合也其義與比同焉韻也者聲之府情之遺文之徑辭之原也風之行于空也有硤有坎有凹有凸有林木洞壑磐徑泉遠而自然之韻出焉韻有不同而聲乃不得不變聲有不同而韻乃不得不變韻有不同而文乃不得不變文有不同而情乃不得不變情者詩之本而聲之末也非末也情不得不借聲而發變也泉之發也眇而盈盈而達達而流者其與山石曲折路徑高下必將有鳴咽明滅洶湧濟騰酒洋洋沐沐淅淅淅淅而差等以成其聲於感斯則古人平反之相爲叶也已矣淵淵乎以純者鐘鼓之聲也間韻變韻而相雜者八音之亂也治世之聲寬以淳亂世之音促以雜精而明者單伍之奏

也宏而肅者朝廷之樂也幽而雅者閨房之曲也蕩而沈者淫奔之倡也行禮之章溫以文燕飲之歌閑以樂感慕之咏遠以深形容之詩贊以歎自然之道也綿邇鬱蔥知思婦之情幽淑光明見貞女之德如秦面如姪者孝子之心靡屈靡先者忠臣之義也是故君子讀箴戒之詞有金石典謨之氣焉讀愁怨之什有淒風苦雨之音焉故曰文生下情情生于文文情相得聲音相感如斯而已矣是故聲音者性情之道也文章者聲音之形也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

集伯子文集

卷一詩經三

三

前達乎意故尚之以體要麗之以詩歌蓋欲反覆咏歎使人思無邪而得其性情之正而聲音之理固無乎而不可知矣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性情之正也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聲音之正也於戲孔子往矣何以知其言于是就其所較著者竊取其義引繩就道以俟後之君子焉

陳士業曰音韻之學其亡已久世儒徇俗泥古均無當風雅大意善伯以其心得標絕學千數千載之後子嘗覽其全書所論韻叶有情有法而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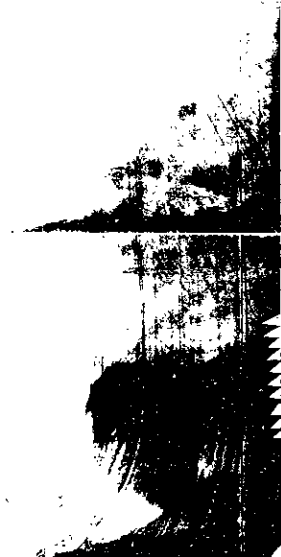
不測真是與三百篇並傳世有識者必不以子言爲阿所好也

叔弟冰叔曰文無定容遇急成章隨筆生法浩瀚往復而精理貫注此禮記淮南子之文也○陳徵君年七十病革華顙引理周公伯佩之無他言惟曰親善伯文集當爲刻之前輩好獎人才如此猶不失古人風度因并志之

集伯子文集

卷一詩經四

四



有情樂序

情者天地之膠漆。天地無情。則萬物皆散。萬物無情。則其類皆散。天地之情。鍾於人。人之情。鍾於其類。而禽獸之鳥。又喙蜂。朝鳴行。鳩。而別鳥。嬰鳴。相求者。是豈若草木之無知耶。夫蔡東伯南梓。俯仰枝連。理蘭同心。紫蕭折枯。而合榮若此者。則又非頑石之比矣。然則妾女痛哭。而長城崩生。公說法。而石點頭。足矜之。埋然。頑者莫如石。而猶不能以無情也。夫人莫切于五倫。而倫莫尊于君父。凡其所以生。則相慕。死則相慕。早之而不恥。刑之而不怒。至于糜爛其身。而甘之如飴者。豈非纏綿懇惻之心。發于主誠而衷其生氣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耶。夫有根而不生者。根已死也。有心而無情者。心已死也。彼陷于禽獸。不爲若譽諸草木。不爲恨等之頑石。而不以爲恥。而且甘心而甚樂之。吾安知其情之惡乎。而用乎。林子確齋索詩于予。謂欲得其始。自甲申迄于今者。而視之夫。自若親至朋友。則人情之所鍾者也。予所爲詩。或取於風人之旨。然其情固有不可得而掩者。於是訂

魏伯子文集序

卷一

本

而錄之。題曰有情樂。嗚呼。吾豈敢以無情乎哉。彭中叔曰。起語確主。可以配經。以下極力醒發。便是深情人苦口也。

○同詩序

子既刊諸古文辭賦選及于詩得五七言古詩樂府
選體若干首律詩若干首雜言古詩箴銘頌贊若干
首四言五六七言絕句若干首凡五刪之由八十卷
而至于二十者有如此于是作而數曰夫善取者不
如善舍善改者不如善刪凡博而之約蟬蝶絢爛而
之平淡豈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所以致此者可思
也子年十四爲詩今二十有餘年凡所以舒性情而
寫其感慨者積之遂汗漫而不可止而友人且曰子
親有之文集

卷一 州詩一

七

之古詩如漢魏也近體如六朝也律詩絕句如李杜
也而子何敢知子竊以爲詩者言志而已矣言之而
成章則謂之文感物而起者謂之興指事而效陳之
謂之賦見乎情者謂之辭屬辭託物無事而觀之謂
之比故出入于風雅以溯其源優悠漢魏以敦其體
才納六朝以振其麗翔翔于李杜王孟以逞其逸而
遶陶淵靖于陶公者以穆其情是夜堅厚而渾深平
淡而孤雅古詩之體也長浩而清轉縹緲而雍容近
體之致也辭尚體要穆如清風者五言之度昂昂若

千里之駒。泥若水中之鳧者。七言之旨也。操行之
如神女衣縞而凌空。依土歌風而舞劍。絕句之俊態
如春風之楊柳而神如秋水之芙蓉也。益爲之者。時
而之約專而主精熟而生乎乃有不期然而然者。次
子既與友人論之而復處夫無以自考也。遂因刪改
之。環記其所以言者如此。若夫子之所謂詩刪又安
能自知而不以質諸君子。

季弟和公曰。道其所得論。七言歌行絕句尤妙。

蘇伯子文集

卷一 刪詩二

六

○感興詩序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歐陽永叔謂凡詩詞之作必達者而後意工予友印和士又謂必怨者而後辭工吾以爲苟無怨人則又惡可以怨乎吾嘗讀書螺山據高巖而朗誦覺星斗乍動風雨欲來而其聲也撐宏嘹亮之聲亦聊以答吾響是亦歌咏之豪也而忽然而感生而忽然而起與斯時也汨汨沒沒杳杳茫茫亦安知其言之出于吾而指之于予者耶而予遺氏忽以其詩進曰此吾感

蘇伯子文集

卷一 感興一

九

興之所由作也夫有爲而爲與無待而興者皆謂之感感之爲言撼也我撼乎物而物無撼我則溫柔敦厚之意或形于嘻笑怒罵而不能已者蓋亦得性情之正焉風之號于空也水之激乎石也調調刁刁之發乎簾也其皆所以爲詩其皆所以爲感者乎今以聖人而下至于螻蟻莫不有其自鳴之意苟爲達者其視螻蟻也無不如其視聖人嗟乎則吾于子遺之詩又安能無所感哉

陳士業曰血與子瞻爭勝
叔弟冰叔曰興致勃舉如夏雲之多奇峯

○問雲居詩集序

天下之言近而旨遠莫過于詩而釋老之徒與儒者各分畛域夫分畛域而爲詩則豈復有詩焉予嘗有會欲者爲文章其始也油然如雲而乍興既也沛然而如雨奮筆相追而始之所謂如雨如雲者卒或不能達其十一然則苟有得于其意雖不爲詩可也開公所作問雲居集若子首末乞片于獨取其所爲詩皆有得于其意而其意之所爲者又有無不可爲之詩則開公之詩雖無字而可矣昔月洲智業能夜吟

蘇伯子文集

卷一 問雲一

十

林確齋曰悠然言外

○ 聯文自序

生平不讀時文不學古文當爲文時則心若引焉而之達焉而止其平日則執僕役之勞飲食寢處之適觀草木之茂而察牛馬之情未嘗不勃勃乎敏有所生也生平善躍而喜服然多作且奈思者所謂以動極爲靜間極爲勢者聊諸葛得大意莊生寓諸庸知此而思過半矣

李咸齋曰家客見大意然極有甘苦之言

魏伯子文集

序

卷一

時文補

十一

○ 正韻略取序

我國家同書考文之制首重正韻昔者高皇帝召詞臣而命之曰韻學起于江左殊失正音其比類編倫不可枚舉爾宜廣詢古韻之通者判定之以昭一代之典則于是宋濂樂韶鳳王僕趙壘等十有一人研精殫思凡六易稿而成是書書成奏之賜名曰洪武正韻其大要則唐韻分者合之合者分之其所國執者通之混同者別之蓋自齊梁唐宋以來則莫之能及矣瑤竊以爲韻者引情之道也詩者言志之物也言志無心之韻無貴有以通于情是故古人之爲韻者其造也必思而後之入昆諧韻而遺神明而古人之造韻者又不能別其細理所謂是但強求諸其外而不求其內其中之消滯爲其甚矣後有君子登白雲之輪偏而治其所急用方之過挽左馬而之右而不悟其乃能于右也瑞于是錄唐氏之分且類其韻之合其簡者各爲之目而于正韻則寫取其義而後自以叙之昔孔子作春秋曰其義明竊取之安人下殺世不以議其情而孔子則曰知

者不虛醫如鉤矢射疾亦既發而中的矣昔有丐者
死三日而蘇冥吏校籍謂曾建七星石橋故當復生
丐私念曰吾身且爲丐安得橋吏曰汝嘗于潭側種
七斷碑以濟潦者汝丐耳而心念此又必爲其事此
直與建橋等矣僧曰然吾將藉願屈膝以丐長者而
不能言其意故請書之予曰噫此仁人之心仁人之
事也天下多仁人敢請捐資而注各于冊
叔弟冰叔曰中一段語最精實

魏伯子文集

卷一

黃竹二

志



○中元化錄序

有所施而不受者其勢必相報也有所放而無歸者
其情必相亂也聖賢豪傑死爲神明盜賊奸雄死爲
厲鬼鬼神之情狀亦可知矣夫匹夫令冤則怒十天
地庶民失所辜及君王知生者之所以爲情則知死
者之所以爲處青紫穴而秦厲黃能祠而晉安君子
與夫狐兔之悲聖人以達幽明之故蓋此物此志也
夫今天俗尚雖曰脂骨滯流腥灼而高徹者桂鬼乎
慘目之觀也磔焉磔焉露地孤號焚燬而朽備者欲
觀伯子文集序 卷一 中元一 六
歟乎傷心之聽也星桀露神霜跡雖登游散而修淡
者孤栖乎入夢之鬼也或含沙以爲蟻或擲首而增
冤捷肉而手出于燈餐尸而皮墜于舛蕩而失所窮
而爲災者紛思乎東鼓之鬼也夫蓋難相擾神氣且
疫瘡痛管崩蝕亦累况幽喪之無依又同心所不
忍者乎也而爲疫虐而爲羶厲而爲痼傷而爲魘難
仁者則悲反而歸者之無歸在衆人亦不能不懼焉
而變者之爲變于是乎死者不可以復生也而可以
相慰冤者不可以復悔也而可以相求幽沈冥漠之

不可以人置而家後之也。而可以精詳懇惻通其志。可以勞匍匐乎其心。空同幻忽可以廣其意。揚誠款可以移其情。此所謂儒者之道。而釋氏中元之所以作也。僧某者住東城大士庵于城恒身見焚修得享之情。候者欲與設其糜死者欲與爾其尸。泊乎中元則欲宣其典教而亡者與之諸其志焉。此蘇子所云佛地而陳氏以爲朝廷大養濟也。夫仁人君子之用心。凡出而有益于人者。則不妨入而損之。已干此謂之志。其必有以相獎矣。

龔伯子文集

序

卷一 神玩二

七

叔弟冰叔曰。語之精者。能于無理中說理。文帶六朝。然亦不啻大體。

○金精山中元序

中元之說。見道藏正一。言要諸書。蓋始于漢武上元之祠太乙。而後有道人杜氏者。盡做釋氏之書。而爲之藏。于是賜福赦罪解厄之名起。而中元下元之祀。與上元爲並。赫蓋其說之相因。而成者也。三元互有盛衰。宋之開寶。惟中元爲尙。爲其說者。以爲其官屬地鬼神幽冥之事。得而主之。而孝子慈孫之不忘其祖父。有情者。不以生死易其心。仁人君子。惻然于庶類。而爲之微福。咸于是乎取之也。故曰。神道設教者。龔伯子文集

序

卷一 金精一

七

聖人所以服天下鬼神之事。誠則至焉。死生之故。仁則通焉。不必問其義所從出。而其情固已遠矣。是故昔之舉事者。惟老氏之徒。之爲道士者。專之至于其後。而僧徒亦或營焉。蓋夫人之習而不察也。久矣。其地非有叢林梵宇。名山洞天。不可得而設也。唐代宗幸章敬寺。賜孟蘭盆會。不空爲國公。蓋其所尙。又先開寶。然則古之人主而既崇之。而何況匹夫編戶之民乎。金精固天下三十六福地。而吾宰各山之第一也。叢石森複。巖竇冥冥。神明之靈。安定于是在。昔人

之禱祠所報者貨幾婦孺之至踵相接焉僧某某以舊臘來居破荒僻滿壇墟待國人之求廟而爲之通于足乎于中元有舉也持冊曰屬于升之子不能以拙辭蓋有以知仁人君子不怠情于所親而思及于異類者不待于辭之畢必將有以欣然而起矣

叔弟冰叔曰情語溢至不及前篇而氣更疎勁

○印譜序

印晟于秦皇之璽而李斯之壞古而撰八體者別有所謂秦印蓋喪本已極而于六義一毫無當者也漢或不拘其數雜古文小篆而爲之然惟朝廷之頒于官司者則制焉其大至寸而其用行于紙封刻之于章者其文陷蓋以規于蠅取諸凸出而降起以有節故謂之印明顯而大者則謂之章文之繁數而纒纏可觀也謂之璽其文之象形者謂之圖範于筆墨于繩尺也謂之書後之人私識其姓名謂之私印其鑄爲齋堂館閣之名而記于圖史書籍者謂之圖書記作者不一其人傳者不一其妙予嘗取而類之其高深者文明者奇古者不傷者精而傑者神而矯者質朴者閑都者疎勁纖纖削血華美者俠而舉者溫而秀者細而如蠶者巨而如棟者小如粒者大如斗者會易相間疎密相違者段段墨壁印泥畫沙者者殺者端絢者綢繆者一低一昂者半讓半侵者至于漸老漸熟平淡無奇則斯道之極攝也通斯道者其惟吾石牀乎

族祖

名書

中非不貴而乃與舉之徒中而不得其生妙者有異
矣夫惟生而妙之足貴也是則予之所取者也
叔弟冰叔曰碎雜如水中亂石礚礚可數

○潮州送屠夢坡序

嘗讀王予安詩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
惟其思鄉之篤不許雁向南來情之無賴有似乎可
笑者予去夏來潮登金山而望韓江觀切切自念曰
吾安得于此發憶溪溯瀉歷過高陂歷三河洞大浦
屈石上踰豐頭浮于上杭達于汀州僦符與次瑞金
西距寧都未至三十里望一峯迥然屹立則金精之
翠微也忽然驚喜力欲赴之乃路更紆長殊不可到
則姑閉目而思曰少頃便當入郭初入郭門入皆屬
魏伯子文集 序 卷一 潮州 三
目其有識我者且曰某人作客今歸矣親故見之則
喜而遙呼曰子幸歸來予先何時發也爾時忽忽都
不暇應忽值知厚一二人踴躍攜手從而歸舍舍之
僮僕望見疾趨大呼而反報于室兄弟釋手如聞異
事倉皇畢出趨迎相與擁孳而入競來拂拭勞苦審
視忽忽笑容可掬坐未定親厚便有知而至者都未
及堂叫于門外子躍起應之不覺聲揚步澗然念至
此忽聞市人嘈雜皆我鄉音開目視之忽然已到此
時口不能言惟有顚盼而已思此正不可得輒復時

時思之乃辟君號愛破者忽來于此詢其所自來則
由吾之寧都歷汀州踰石上頭流而至予方恨不得
歸猶惟君何以來此因念子昔所以推子安者乃
不自惟今外君且歸又由予所常念之路直抵吾寧
賈島并州故鄉之句予常誦之而君來去皆經吾
鄉望其行李無不如賈島之望并州者則予懷上之
情抑可笑而可悲矣夫君之去欲以一言贈別子于
文章聲氣不敢妄附特記夫相送之時其情有如此
者時丁酉二月六日也

魏伯子文集

卷一 潮州二

三

陳上業曰妙得棠莊之神

叔弟冰叔曰大是滑稽然漸近金聖歎一路矣

門將軍壽序

文章之士聲氣滿天下而拳勇豪俠之士聲氣亦滿
天下然是二人者多不相能文人謂武人不足語武
人又謂文人無用不識時務故無事則兩相讓有事
則兩相仇是二人者吾甚惜其才可用而悲其兩美
之相傷也夫天下才智不出文武二途惟真能讀書
者能收羅拳技變為之徒以破其書生狗腐之氣而
真能用武者亦必有以善交縫掖章甫之士資詩書
禮義之氣而化其粗獷暴慢之心河南有門將軍者
起家行伍弓馬戰刺妙天下予以為此其本事不足
異惟是其平易近人沉毅多智俠而慎豪而有禮所
到之處車轍填委無日夜無賓客尤樂交文章之士
佳書各畫周前之器往往與寶劍彫弓錦陳几榻方
其酒著溢溢壺矢鏗鈞起坐喧譁弁屨倒側而輒裘
纓帶者亦優游指顧于其間竿筑若鳴笑馬相錯繼
皆且而不罷斯亦人下之至豪矣昔張公齊賢作秀
才時不拘小節常遇豪客于野就求飲食消引大嚼
旁若無人而伏武襄曹武惠獨折節好士遠近有儒

者風德量智識爲賢人君子所推服由此觀之其于世所謂文武豈不大相遠哉。癸卯二月爲將軍四十之旦其朋友在京邸者徵予言壽之予以丈夫四十方強未足爲壽惟將軍有所以自壽故爲述乎昔之言以贈

門賓連日文武一段各論文亦豪而有逸氣

○歸求錄序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子以爲晰理至精而不副于行言道甚高而不反諸己雖日奉一聖人而居之而無救于我之禽獸者且固然也子受易堂先生之教凡所出言與問質之義皆退而錄之蓋將以所行自考而更質焉

彭中叔口質口可銘座右

○○○送燕客顧龍川序

歲辛丑之三月予寓報恩寺僧舍其後佛殿有邑令
客問其里曰燕人姓顧名夢麟龍川其字問其年六
十有三矣面目黧黃多須而斑白總總然有風塵之
色予竊疑其老而遠客數千里外豈所謂得已而不
已者耶龍川自言當崇禎間以兵部堂吏爲密縣尉
遂家於密因爲道流賊陷河南事甚詳大約有司貪
殘民鋌而走險諸文武大吏爭權專斷畏死而無遠
謀勳與撫皆失其道故至此予竊惟其言有本末每
龍角子文集序 卷一 龍川一 三

無事就之談龍川曰某初不肯先祖父顧惡疾之
不以一畝道也年二十八感亡父林龍泉言始發憤
自立逮爲吏而家成其後密城陷賊以百姓呼奸官
得免死龍川起家吏員能使城破時身及親屬十八
口皆得全此其生平可知如龍川所交游婚姻多達官
貴人 國變後有欲爲龍川營一官龍川不應語
先帝則泫然泣下嗚呼自朝廷重資格百年數十年
間士大夫讀書成進士者其視吏員雜職雖殊材異
能賤之如足下塵土不足踐藉吾以爲士受 天子

恩澤脫襁褓釋縶羶身都尊榮父母稱封君子孫富
貴耀都邑賢者持祿養交視朝廷大利害如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而不肖者則欺君罔民怙党而營利諂
殺赤子破敗封疆公人家國而不之恤若此者雖使
爲龍川躬費除之役吾則以爲辱矣漢唐時州縣小
吏起爲公卿者功名於時者史冊所書不可悉數而
國家盛時三途並進况鎮自吏起至蘇州守蔡奸獪
伏吏畏而民安之九載既滿上章乞留者八萬人南
光祿卿蔚能亦自吏起三十餘年未嘗持一幣歸私

龍伯子文集序

卷十 龍川二

三

家龍川練達物務能知人情僞然少好游佚長又爲
吏以故少讀書予謂龍川君老不宜更更風塵間當
家居課子孫讀有用之書覽古今名臣吏治神世用
者使待食之暇一爲君說其事君年過六十尚嬰
練如四十許人他日君必有以自見林龍泉趙人常
以直言匡持龍川且緩急之將死龍川適在錦衣獄
間之以重金營出暫視林君疾林君以其五歲孤與
臂產數萬金盡托龍川且請以龍川女爲其子頃龍
川曰不可人將謂吾以貴婚也乃別爲擇婚盡其貲

齊界之而龍川特撫其子至今與子言林龍泉輒流涕龍川生平多奇蹟予書其尤大者顧氏家世涑水龍川之曾大父爲執金吾因家於燕遂世爲燕人云季弟和公日借題發揮快意中所欲言而收放提接俱有法度頗似韓退之書張中丞後

龍伯子文集序
卷一 龍川
无

○○重修蓮花山古寺序

予莅顛九年每按行屬邑其間山川林壑之勝遊歷殆遍顛屬邑十二而文物則在寧都寧都林壑最名勝者又莫如金精所謂天下福地三十六者也金精極奇秘然于邑之地脈風氣則無係焉邑地脈之發始者曰蓮花山山在縣西南距城三十里而近其別出一枝更西南三百里而遙者爲雩都之祖龍子與顛士大夫交多寧都會子庭聞與其仲季青黎麗天爲真且久間嘗論山川靈異之迹諸會子曰蓮花山者吾邑之積高與東之武頭相峙萬仞而武頭爲江西都會之祖名勝無聞反不若蓮花之多奇足以白著蓋其先大夫讀書于此故知之視土人爲獨詳也山有寺寺創于西晉韓氏所謂青蓮祖師者始之歷千數百有餘年而棟櫓狹具不可謂不奇矣丙午春山僧某從青黎麗天于顛因復告曰千數百餘年之寺今欲圯是非僧所能爲也告諸大君子乞其一言會子以屬予予謂顛屬當兵盜饑饉之後衣食不完者十室而五修寺或非所急然嘗聞范文正公守

杭時方大較公乃勸民營佛室盛作土木富家日費不費而窮民存活甲他郡亦足以觀君子之用心矣樣曾子古古迹有八最奇者爲甘露柏青天無雲每零然雨晦則止之曰叙股鐘鐃鐃收缺有女子投叙于治而成之叙著鐘肩金爛然如初製也又曰立寺時木柳子數百年具在惟刻爲魚形鱗鬣者其紋不存又曰四郊盡曉蓮花三峰無雲時雨不得降赤日如炬雲氣漸于芙蓉之頂則泐沱立致焉又曰山之溪澗雨潦不起壑而東北十一里洞如囊口水于

蘇伯子文集序 卷一 修蓮二

三

是出之又曰千仞之上有潭龍焉潭當佛座龍常激水以繇宮然則山不可謂不奇寺亦不可以不修矣夏四月予以行役一宿金精而蓮花則未能至也天下好奇好古者固不乏人而風氣所係居是邦者是宜加之意矣

叔弟冰叔曰文分三段一段叙山寺本末一段論修造之意一段述古跡然參差斷續如行平岡大野時有奇巒復嶺林壑深秀

○陳文長画竹冊序

聞之善画者言画之難工莫過于蘭其次柳與竹惟其難工故善画者必求画而工之然長三者惟画柳爲匠氏而蘭與竹則文人才士多以寄其簡傲之意予所見画蘭無過莆田林叔昂竹則陳文長耳文長之竹吾不知其何以画也叔昂于蘭詩于圖賦于缶几場庭砌窗戶除徑無不疏之風雲月露雨雪冰石崖洞之下無不觀鳴金挾挺披茅以驅虎豹而求之其爲画也水滿蓋墨滿斗筆長二尺耽視而袒臂勢若鬪狠追述之不可牽掣或頃刻數十幅或兀然坐竟終日不成一葉嗚呼若此者夫豈画之所得而工也哉吾觀文長之竹若不屑爲而爲之不肯止者其意非如叔昂于蘭必不可至文長之先亦善蘭文長爲之而不工而工者在竹

蘇伯子文集序 卷一 竹冊一

三

今文長挾所画竹以游吳越夫吳越則善画之藪澤也然吾知善画者莫不求工而求工于画者必不善画文長非求工于竹是則文長之所以爲工也矣叔弟冰叙曰兔起鶻落足似此文而画家至理已深入三昧矣

送陳將軍序代

負山阻水之區多寇盜竊發經國者必建壘其地以兵聲攝之然無兵則民病賊有兵則民尤病兵故駐防之兵與民相安最難予年家宰都督子之公車必謂予其請弟以比士來會城時接見一辭曰敵邑既破落復重以駐鎮之兵然近年稍得安堵者則左協中軍陳將軍力也將軍寔楚產其人個儻有氣誼而愛民好士甚于儒者民有不便輒曰我將控之陳父時或以徵調出數百里外間淹久一二月則士民

魏伯子文集序

卷一 送陳

三

重足搖尾而立以故將軍亦視寧人如一家至以直道犯督帥事幾覆而後解諸曾言如是予年來杜足洲渚間不復關朝廷事若世不我釋一旦與公卿黜陟天下將吏若陳將軍者吾安得然嗚呼不得元次山其人參錯州郡坐致太平此杜少陵所爲感慨也戊戌孟冬曾子復走急足至予書曰某兄弟所稱追陳將軍今播瀟州鎮後軍以行寧士民不能如魏州人務耳闕下至于感恩紀德則不能自己將勒石于東朝陽門外而先之錦障以榮其行非大君子不

能重其事敢請子獨以爲世之官仕能以威制人而使人以德報之其下亦相和默給面視而背詛故懷璋之俗一變而爲錦障之贈去思碑之作噫嘻悲哉今陳將軍有實惠諸君子以情定報之固有以愧乎世之吏民國下而思上者嗟乎將軍勉之矣他日肅州之人卽寧人也其紀述功德將有以什伯予之不佞予且與寧人樂聞之

魯省之曰叙事磊落文更感慨頓挫

魏伯子文集序

卷一 送陳

三

贈孫無言歸黃山序

子以壬寅夏入燕其明年予弟凝叔寄其所爲詩文就質于予則有送孫無言歸黃山者謂無言住廣陵十載無一日不言歸朋友之爲詩文以送者盈一簞無言方新其居而言歸如故也又明年予弟和公取道廣陵省予燕邸出其贈答諸作又有所謂送孫無言歸黃山者予讀兩弟所作或謂通邑大都之下可以廣聲氣識時務習當世之變而爲隱居求志之資或謂辟世牆東澹其身于輒會之中而自全其志其爲說各有據予獨以爲隱者達人自然之致而豪傑之士有所不得已者也富貴者尙尊遂貧賤之士不堪窮苦方且攘臂而思出此不知有所謂隱獨是其人無富貴貧賤之累于中知隱之樂而思歸之至急如無言日日言歸更十載而竟未之得歸蓋以知隱之至難矣夫人無智愚賢不肖莫不與得所欲而順適其意惟勢力有所不逮則往往鬱然于心如有疾病而務欲去之予之將適燕也以爲舍隱居之樂而就車馬風塵之苦方其下翠微駐山麓回首仰視

龜谷子文集序

卷一

贈孫一

三

若石戚然而歎曰吾將何時復竹冠草屨綴綬而登此乎至于念兄弟懷朋友憶妻子一食之頃惄然如不欲生而奄留于所謂燕邸者且四年所無名利之故熱于中無時勢之不逮阻于外而不知其何以四年也君子之論人也莫先于恕而行己隱微之際則必深求其故而得其心之所自安以予所不能自解者如此而何以知無言乎和公云江南己亥之亂無言棄其居室獨身逃去惟保所附歸之詩文于懷呼而示人曰吾此幸無恙也於戲無言之于朋友與文章者如此予雖未交無言即無言之人可知矣叔弟冰叔曰筆意如行雲流水而有深雋之思經緯其間自不淺薄

龜谷子文集序

卷一

贈孫二

三

○○義死傳序

魏子曰甚矣死之難也而未死者易言之于是乎以責于人者多矣卒之死至焉而又去之管楚人將犯白公之難駕而往栗栗震焉而三失綏其僕曰人之所以致死者以其無所畏也今夫子恐體而失綏又安死楚人曰夫畏者吾私死之者公也吾終不以私害公卒死之由此觀之不亦難乎且夫匹夫匹婦嘗自經于溝瀆而忿之所至者勢支體焚妻子義無毫髮之輕而慨有滅公之重悍然爲之而不顧此何以難伯子文集卷一義死一

魏子文集卷一義死一

稱焉魏子曰甚矣死之難也天下之死勝不死者莫若忠孝然則死之人而皆忠孝則事盈于天地不可得而記也故曰死非難所以死之爲難無所爲難有所爲而形以無是有所爲者猶之難故曰蓋棺而后論定未死以前難言之焉以予所見聞于鄉里不物其實傳義死

叔弟冰叔曰于義死者大有抑揚却難一直頭說故特以起忽縹緲之筆出之此史記伯夷傳妙處也

○○送九江僧鹿門歸南昌序

九江僧鹿門順治末年侍其師玉琳赴召人大內徵其師遂于其徒有加禮後既散歸歲丙午鹿門來寧都往西郊之飛泉洞若曰將終老焉與之遊者聽其言則皇帝王侯卿大夫之問答也閱其詩則天官司馬諫議撫軍監司守令之相爲贈送也夫以匹夫而遭遇天子周旋于侯王將相之間其欣然自得而言之有味者是亦人情所不能已蓋嘗見今之俗士持五七言尺幅之技高自標樹時或作序論操選

魏子文集卷一送九

政以爲人之千古由我而定而于時之所謂公卿大夫者則莫不屈膝奔走求爲假子門生而恐不一當其所爲詩與文非明府之視言即夫人之哀誄目錄所列幾若天官主爵銓除之簿而貧賤之賢如顏子清如伯夷曾矢口而不肯道焉且揚揚謂人曰吾徐孺子吾潛臺滅明也嗚呼此其人于心肝面目果何如哉鹿門以丁未四月訪予翠微峰予見其爽決慨然大有江楚之氣雖其所言者侈涉貴遊而山澤之隱人豪傑與夫漁販工賈之徒苟有可述亦沾沾然

不倦秋七月後來告歸曰有上室在西山往且更來
子曰夫既已爲僭號爲歸號爲客鹿門曰既無所謂
客與歸矣然則歸亦客也何不可吾知鹿門之歸必
有公卿大夫與當今之名士日輻輳于其門者欲如
飛泉之幽暇及吾輩貧賤之士相與爲語不可得也
沈何華曰文雖感慨而言然前云人情所不能已
後云亦沾沾不倦作意同護提唱鹿門處最爲痛
刺而行文情致婉婉可掬矣

魏伯子文集序

卷一 送

元

○學文堂文集序

昔之人有言曰詩須有爲而作蓋古之作者必有所
夫不得已如喜者之形于笑哀者之見于哭中有其
故而勃然發諸其外固既獨詩爲然也文章之道自
體格以至章節字句古人之法已全而吾或欲與古
人爭衡慨然發吾志之所欲發則非自其識與識者
必將滅沒沈埋于古人之中而不能以或出故古之
文始勿論其于古人何如而吾之爲說蓋未可以無
故而云然矣今之爲古文者非尺寸規模古人則滅
製其法而目然無所據夫學古人而似與不學古人
而不似皆非所以爲文者也要其大要則由于中之
無物而苟漫然以爲文如優伶笑哭不本之于喜于
其哀則雖足以動旁觀之悲歡而于吾所以笑與哭
者亦何與也吾高陳子叔峰之文始而視之乎平然
罷之則津津然三四月歎之則山嵐屹然時立乎其
中江河澎湃渾渾流衍而不知其際若此者卷非徒
規模古人與不規模古人之所能得者也夫古之有
倫聽之可感者必有物于其間如胎孕之生果核之

當萌苗卽不必別求其何識何議而已上與古人爲徒矣吾嘗謂冰叔曰善學古人者熟于規矩能生變化其識精而議確不斤斤學古人者亦能自爲變化變化相生自合規矩今觀陳子之文而于是察吾言之不謬也

叔弟冰叔曰論最精刻而出以冲澹之氣文味最長

魏伯子文集序

卷一

文二

四

留雲堂序

雲之爲物無定容亦無定所卷舒于天地之間無定時故夫天地之物之最無定者莫若雲與水蓋木間有留雲之說也留雲之說吾聞諸王子汲公之逆裔子喬子旣自號雲漸而以留雲名其堂初建堂于城北惡其露也去之復建堂于城南惡其鬱也而終猶去之此其意爲何如吾聞夫物之所以資我者有定而我所以遇物者無窮得其意焉則無物而非吾意得其物焉則必惟此物而后可以爲吾之意而物之魏伯子文集序卷一留雲一

所不繼者吾之意亦則是以然然而中廢則夫以有定之心御無定之物吾日見其養養而不足也夫雲之爲物觀其凝積于山嶺之間陷出乎寶箬之上步洽留冥于天地日月之際恆有怒雷疾風號然而不可動者是留也此豈雲之有心而爲之乎故曰以我齊物則物無不齊我齊于物則我爲一物何者物自定而我與之爲一定也物無定而我又欲與之爲一定也然則豈有自怡悅自怡悅之說其然爲有定乎將爲留雲之意固隱居自怡悅之說其然爲有定乎將爲

無定乎。喬子之堂。四面多水。乙巳冬。予同汲公過之。行其往觀其草木。琴瑟隱然。有深山大澤之勢。焉。退書其意。以贈之。

叔弟水叔。日中多名論。其行文大意。從于瞻前亦。

魏伯子文集序

卷一

詩餘二

四

鈔所作詩餘序

古人之有取于詩餘者。以詩體嚴正而難于造。遂出情故參差其詞。委蛇其致。上之以奇麗葩之。以溫柔蓋所以寫婦人女子之懷而彷彿其春花秋月。酒醒夢闌之况。其篇短其節閑。隋唐之所為可尚矣。宋以詩餘名家而不為婦人女子之言者。往往慢詞長調。以逞才情之所能。音取雄宏。氣尚奔快。而銅鞮軍鐵拍板之語。當時蓋有以談之王世貞曰。一語之警。令人情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至于慷慨縱橫抑亦其魏伯子文集序卷一詩餘一四四

會止山日當家之論

○重建大路石橋序

大路曰爲寧都北三鄉數十條聚及建之廣昌吉之
元豐撫之樂安宜黃皆道于此而適會城及閩邵武
光澤者亦由之入之行無晝夜息也山溪水漲則涉
者甚病昔有爲善者特作石橋以濟久而圯且崩數
年未有能修之者予詢諸老成之能施財者曰往諸
君聞福利事輒鼓舞踴躍如不及而今不復爲始昔
富而今貧者與諸老成曰貧固也卽不貧且不敢嘗
見先期而輸賦者矣官府曰是必餘丁財者也梠而
魏伯子文集 卷一 重建一 四

專則名不立一丈之錢可盈爲貫案秒忽之金可積
爲銖兩一勾之粟可裒之而爲斛與石一芥之石一
椓之木可叢之而爲礎爲梁貧者一之不損其利富
者十之不益其名此受福辭禍有利于人而無害于
己者子曰美哉善乎夫使出百金爲一橋富者必其
難之矣十金而爲一橋富者猶未始不難之而或有
人曰吾能以分文爲一橋雖甚貧者未有不踴躍而
喜者也夫以百人出百金一人一金而已矣十人出
金千人始百金而已矣而或者以數千人萬人是彼
魏伯子文集 卷一 重建二 四

數千人萬人者固以分文而爲一橋者也其用約其
利溥以一人一日之力可以爲十橋百橋而不中官
府之所射夫誰不樂爲之者諸老成曰雖然是不可
無以倡之予于是爲之册以請于樂爲者

叔弟冰叔曰罵世勸世之文却洒洒落落如波委
雲興使人心目怡蕩真妙筆也○今人欲爲衆募
之文但當依此直寫不須更作矣

〇〇仁壽堂醫集序

新城孔氏以儒者好立說又精醫學所著有三要十
要諸書凡六種家貧不能鐫板錄而藏之以俟其人
余姑善病今四十餘病且不止所服參苓之屬可舟
載也余性疎而精于醫經脈訣藥性即一無所用心
然宮閣柯城方客之先生稱孔氏學已又爲之序論
治二要千數百言方先生讀內府秘書爲余言醫書
傳者五百九十六部萬有九十二卷明人續之者三
千今稱道孔氏如是則其學可知而余亦嘗以爲善
讀傳子文集

卷一 不勝一

聖

醫者必兼通立學與儒者之理西銘之說曰乾坤父
坤稱母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知乾坤爲父母民爲兄
弟則視人之疾痛若疴癢之在其身必不敢以害利
售其奸不敢以驚名飾其僞不致執意見其前奸靡
以失其平一唯病之惟視而通玄學者則于己身五
臟六脈費注消息之候如觀其家房戶非寵出人之
路于是出而治人則不復畏其貽貽之能語孔氏年
踰六十飯蔬食菜无然有童子色 國變棄諸生淡
泊勢利攻醫學四十年而大成嗚呼固其宜矣或又

問信如方先生言古方書不可紀極爲容更作余曰
不然古今之不相廢久矣人各道其所得力雖先聖
先儒下經義無不皆然豈獨方書哉讀書編其說
具在而後世猶惜譌人之書不傳足又烏可以已也
彭躬菴曰知此可以作宰相矣莫只作醫集序看
其文理足氣厚而結構甚大

讀相子文集

卷一 不勝一

聖

古論合刻序

新城徐子宜振隱居讀史好議古人得失若爲論者
凡數十篇將同吾叔弟疑叔之論並刻以行予往從
季弟和公知宜振爲人當貴介少年時泊然于勢利
畏而四方賢人至其地者必內交之然未見其文章
也及疑叔與宜振爲昆弟交予又客燕薊丙午夏乃
得讀其古論予少居里門所結交同志與其晨夕者
易堂數子山水之勝金精巖壑四十里蓮花峰西南
而已游覽嘯歌自謂不必復交天下人游天下佳山

魏伯子文集序

卷一

古論一

完

水及之金陵觀長江之勢洪大河過泰山走燕都並
出東北塞不擇地而游不擇人而交喜悅驚怪可歌
可泣之事無一不接于耳目始歎向之自以爲足者
其醜陋也易曰君子以同而異朋友之義以同相合
而以異相成文章亦然近與季弟論宜振疑叔讀書
好古歸本忠孝二人之指趨同疑叔之交好補古人
所未嘗有勿以一事一端而定其生平宜振則論一
人而數人可見論一事皆備其本末宜振持論貴和
平尚中正有儒者之度疑叔則不諱其偏見篤論欲

爲俊傑之言其不同又如此夫惟不同故二人之交
可久而其交可合故曰丹章有金銅之山幽都積
沙之地此天地所以適有無均萬物也然如宜振之
論聲光趙汝愚疑叔之論龜錯二宋其老成經國之
略如出一人則固不可以同異論已

謝約齋曰論異同處名言而少居里門一段感慨
跌宕能使小儒意思豁然

魏伯子文集序

卷一

古論二

辛

○○送南頓左協揚將軍移鎮浙江序代

寧都爲閩粵孔道自秦亂以來緣山依谷之民奮白梃竊發爲盜者幾無寧歲歲丁酉沂州都督僉事楊公以南頓左協調總兵官建議于此于是流徙之寇及遠鄉大猾皆惴惴不敢作亂予承乏廣昌故隸建邑非公所轄然向時寧都竊發未嘗不騷動此土厘小牧者爰今旂旄不出于郊介馬不馳于境攝然安寢甘食無所事事非公之功而誰哉又聞公肄兵之暇好作宮室藝植花卉林木環匝廳事時課左右親執伯子文集序卷一揚一五

而徵浙兵往援之江南于賴爲尤僻兵之強弱無聞自王緒建成功而賴兵又甲天下由此觀之兵之強弱豈不以人哉公在賴而賴重他日在浙而浙強理固有必然者而役之鎮寧者居公之宮室愛戴其花卉林木其亦將修公之軍政是則公雖在浙而一如其在賴也予將終受公之賜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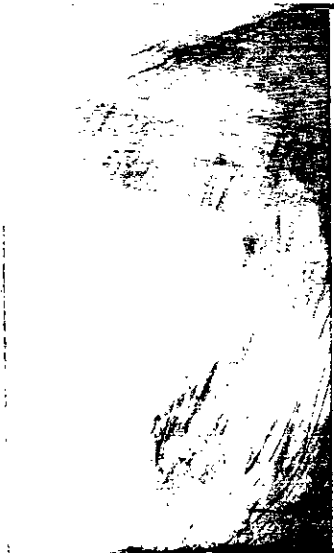
曾止山曰議論翰旋最佳須看滿紙俗情却無一筆入俗處

蘇伯子文集序

卷一

揚一

五



○○端友集書後序

端友集書後者吳公震舟李公仲達之言論詩文而讀之者爲之書其後者也吳李二公爲師弟子先後以忠烈顯天下之人不能已予言而吳公之猶子光猷次成冊將以授諸梓人登光之祖秋字公以端友名其齋旣以忠孝信義作之于前震舟公兄弟承之于後而李公又以門下士力行其道光嘗謂予曰吾雖老願學甚于少時友之端方正直者雖爲之弟子心所甚樂於戲吳氏端友之教抑何其淺且遠也予竊以謂孟子性善之說疑信者各半然雖醜惡凶悖之人未有觀忠臣義士而不感歎見姦賊奸誘而怒者此不知其然而然之故直與端人正士豪髮無異是集也兩公豈嘗冀以示人而或爲集之或書其後纂彙而不絕卽不必能如兩公之人而其欣慕踴躍之心顧物然而不能自已矣夫端人者天地之心其在天下如人身之有命脈故人有篤疾而脈不絕者身不死下上凌替世運傾移而有一人立于其間則天地不敗况吳氏自秋字公以及光明道守義者

蘇伯子文集

序

卷一

端友一

又重一

方敬世不衰乎於戲觀于端友集之書後而光之取友可知也

賀天石曰議論姿度最爲質實之文而潔淨處尤所難到

蘇伯子文集

序

卷二

端友二

又重尾

○甫甫詩序

今夫人之爲子者。不宜居孝。自各以與人。之稱述。而人之爲文者。則又宜稱述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以自許其文。若夫表著側陋。因人子以彰其父母。則尤君子所樂道也。古人所稱顯親。蓋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而後世則專舉此以美有位者。夫懿德所著。天子不得與匹夫爭榮。古之聖賢。不能限後世之愚夫愚婦。而專其美。然而史冊所載。窮瘁鰥寡之懸于德者。何寥寥也。以予觀于吳門之袁駿。則又不然。駿之魏伯子文集序

卷一

再五二尾

吾所以樂爲之序。雖不文而亦傳也。駿字重其猶。爲係母而作爲之書名。禮也。
惲正叔曰。體似板直而感慨婉折。唱嘆移情。議論亦大有關係。

魏伯子文集序

卷一

再五二尾

魏伯子文集卷之一

引附題辭

宰都魏陰瑞原名 辛伯著

叔弟 肅冰叔枝

○妄聽編引

予閱諸書。夷堅。酉陽。窮怪異。迹搜神。斲異。廣記。諸書。心。或以爲未。然。然。天下。大。古。今。久。矣。何。所。不。有。卽。以。爲。不。必。有。而。共。說。魂。奇。離。如。海。錯。又。雲。如。異。域。衣。冠。人。物。如。雷。電。風。雨。異。獸。奇。禽。心。目。之。間。驚。詭。萬。狀。

魏伯子文集卷之一

幸

彼。拘。之。而。湯。庸。劣。亦。足。快。也。昔。子。瞻。人。說。鬼。以。爲。汝。姑。妄。言。姑。妄。聽。夫。謂。之。妄。矣。而。又。欲。聽。之。此。其。平。驕。逆。宕。之。意。益。亦。爲。足。悲。者。王。癸。甲。乙。予。遊。京。師。四。方。之。見。聞。不。一。而。足。援。予。記。之。昔。昔。所。聞。見。者。若。干。事。或。事。本。尋。常。而。創。舉。耳。目。仍。附。及。焉。春。秋。昏。淫。暴。逆。與。鬼。神。災。異。並。書。人。反。其。常。卽。鬼。域。也。湯。臨。川。曰。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吾。于。茲。編。亦。云。

叔弟曰意思不馴可想見辛驕逸宕處

○懲德引 妄聽編末

懲德也。性也。易爲乎。與。奇。事。並。列。性。之。不。恒。久。矣。有。獨。至。者。則。亦。如。景。星。慶。雲。祥。麟。威。鳳。人。少。見。而。多。怪。也。予。附。于。此。所。以。爲。窮。則。必。反。之。義。亦。比。于。曲。終。而。奏。雅。焉。

叔弟曰以正論見奇愈少愈妙

、印刷引

此予爲他人所刻印章也。無所師授。以好此。嘗自爲之。于是有持石來索者。又或逢賞以爲佳。而予不耐。

魏伯子文集卷之一

二

幸

也。久之。亦遂得若干件。先大人常訓曰。工以技貴。士以技賤。夫操刀琢石。斲然。而不休工之。磨者也。索者。不顧其賤。而賞者。但以爲佳。然六義之正。刀筆之奇。大方小家之辨。則是物有存焉。其亦猶賢夫已也。

畢公引 名高選空仲青山東膠州人

少府畢公清慈。而于吏議。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然吏所以廉而自忍。者。豈有他哉。凡不忍吾民耳。今吾民受官府之福。而使官府之爲民者。忽去其位。無以爲朝夕饗。之計。獨忍乎哉。昔會稽感劉守之清。父。

老帥錢以貲銓公被誣吳門貧士鬻被而輸既曰良
心亦云厚道矣寧于吾里而獨不然今一郡十二邑
之耆老紳士立簿四扇植櫺四方投金注名不釋多
寡錄兩者咸其體分文者亦見其心資雖薄而俗則
厚于雖微而巨則富矣大官不愛錢而愛民民亦不
宜愛錢而愛官感恩知德者其念之哉

○四此堂草本引

此之屬有八四此者欽此惟此據此爲此也其曰敬
曰奉曰蒙曰承則皆撫諸大吏所不署焉予就嶺海
魏伯子文集引卷一引三
諸軍幕文告公移不能無作也集之曰四此堂草本
嗟乎公異寧布文長白鹿蓋昔人之事矣其在予今
是耶非耶

叔弟冰叔曰朴實語自傲岸如觀古今金石等篆

○書所作四六

文章之可藏拙與能應意者莫如四六然不惟藏拙
可以見巧不惟應意可以給多也嘗謂四六之上如
匠人砌亂石橫或訛訛直短或僂長以至方員全缺信
手置之無不妙合執筆者如大官大將經史百家如

兵吏一指所叱莫不奔命教驅役斯亦豪矣予嘗什
此能自旦至莫揮筆不停而各得自謂其意以是知
四六之能巧且多也體尙方整而妙于流動詞尙按
飾貴于有情追琢鈴綴入細碎而一氣宛轉如索貫
錢如蛇連柱噫嘻蓋已無難事矣而作者或麗或清
或莊或逸則寓其性情之所致季弟和公鈔所已作
軌成予輿論之遂記其言于首

魏伯子文集引

卷一引四

五

柳伯子文集卷之一

題辭

字都魏際瑞原名 羊伯若

叔弟 龍冰叔叔

城南春

城南春者春夢傳之辭餘也天下之言夢者與夢
者亦多矣而言者各以爲醒人夫醒者言夢以爲夢
乃夢矣而夢者之夢夢未有不以夢爲非夢者也夫
人日有存于心而夜乃發于夢此夢也者胡爲乎來

柳伯子文集題辭 卷一 城南 一 毛

哉曰夢者幻也曰夢幻矣而心尤有幻則有非夢而
成此心者然則此心胡爲乎來哉夫心之與物交也
莫幽于夢夢之無心而成往往或奇于心而夢不歸
于心而出于境此其說何也天下有眼中之人有意
中之人有夢中之人然而夢中之人非眼中之人意
中之人非夢中之人者是邪非邪胡爲乎來哉夫夢
則有情焉情者夢之所以爲夢也天下之非其情而
夢者其爲夢也遂不情乎夫以情夢夢情之夢也以
夢夢情夢之情也天下有非情而夢夢之而又無爲

夢之情者則夢焉而已夢焉而已夢也者非醒者所
得而知也亦非夢者所得而知也來不知其何從去
不知其何所來知其何從去知其何所而不知其何
以遇遇也者夢之交也非夢之意也非夢之意而亦
夢之情城南者夢之地也春者夢之時也惟春多夢
夢多春也仍淑女夢中之人詩傳夢之語也忽遇忽
病忽憶忽訪者夢中之情也故曰情者夢之所以爲
夢夢也者情之所以爲情青黎之春夢傳吾之春夢
詩所謂醉中說夢即成夢矣

柳伯子文集題辭 卷一 城南 一 毛

陳士業曰如觀駭濤於重浪獲纓臨目而莫得時

岸

季弟和公曰逐段相生如環無端而品之名雋處
殊可玩味

魏伯子文集卷之一

藏

京都魏際瑞 原名 華伯者

叔弟 蘇冰叔司

蘇小小詩詞跋

此蘇小小怪詭而作于錢塘者也當時油壁青鞵之
司千古傳誦乃既死而精神不散讀其詩詞蓋有流
連不能已者弘治初于景瞻與馬浩瀾遊湖上泊舟
三橋乃命浩瀾題詩以歸明日有召此僊者至既成

魏伯子文集

藏

卷一

蘇小小

一 弄

一律署云蘇小小和馬先生湖橋首唱而小說所載
司馬才仲亦有妾本錢塘之詞乃自謂黃金鑊才情
易渺思緒紛紜蓋已與前詞一致也嗟乎有才如此
千載猶蕭索錄將聞地無才星之說無乃誣乎而
或者自有以訛之然所為訛之者又何人也金華葉
同先并其詩以遺予云嘗遇筆時人目為題大名書
目不大問何不大大曰小何謂小曰小小然則風致儻
達千載如生予甚惜湖橋之作為不併也

談出郭九行

魏伯子文集

藏

卷一

談二

辛

歌謠詩常談

癸卯冬范學士觀公回閩歌謠諸體以古人言之未
詳屬予推論其意予按徐師曾曰歌謠者朝野歌詠
之辭也廣雅云聲比于琴瑟曰歌爾雅云徒歌謂之
謠韓詩章句云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則歌
與謠之辨其來尚矣然攷上古之世如卿雲采芣並
為徒歌不皆稱謠擊壤叩角亦皆可歌不盡比于琴
瑟則歌謠通稱之明驗也孔子刪詩雖取民俗歌謠
之辭以為國風則是古之有詩皆取于此故又通謂

之詩至若國風以前歌謠之屬見諸傳記不一而足
雖未必當時所作然亦有可采者及考其別則有歌
有謠有誦有誦不歌有詩有辭不特歌謠二者而已
又曰歌行有有聲有辭者樂府所載諸歌是也有有
辭無聲者後人所作諸歌是也其名多與樂府同而
曰誦曰謠曰哀曰別則樂府所未有蓋即事命篇既
不襲古題而聲調亦復相遠故不入樂府而以近體
歌行攝之予謂伯魯所論其源流分合得大意矣然
古人之別其名者必異體分調者必變其聲歌永言
觀伯子文集卷一 歌三 三

金如使箇也篇編也陳列有章連屬有序比有倫也
曲曲也委蛇有致俊雅有姿瑰奇有術麗有情也歌
比于行者謂之歌行比于謠者亦謂之歌謠也誦比
于吟者謂之誦吟比于歌者亦謂之誦歌也爲體不
一而以言其志則皆謂之詩也古之人有歌曲而類
賦者矣大風孤子哀蟬鳴皋是也有辭而類賦者矣
秋風石山歸去來今是也有名賦而實詩者矣鴻子
促軍對燭是也有詩而稱辭者矣連昌橫江秦婦猛
虎是也其或題本樂府而儷言八句則形已似律類
屬古風句參長短則調又雜乎詩餘也如李白秋風
夫詩無定體體有定情情無定語語有定音故曰聲
音者性情之道文章者聲音之形晴之變也瘳也瘳
也瘳也雨之霑也霑也零也霰深也天之情之同而
異也喜之味也笑也啼也祭也憂也號也泣也歎也
憫也人之情之同而異也故醇與醴有殊性而醇與
醴有殊味也夫楊柳竹枝諸詞類乎七言絕生查子
瑞鵬鵠之調類于五言七言律而聲調差池風流迥
迥者情致異也清廟無韻讀者不得不謂之詩節奏

和聲理協也今之爲詩者不原其情達其體而襲古人已命之目發揚蹈厲施于閭房婉變委蛇行于戰

闕此衆府所以以而古篇于是乎胥失也

叔弟冰叔曰標義精緻其妙處在不可言解可意合處文之錯落埋瑋亦似白虎通

梅花說

好此輕狂擗畫之無所師受然亦不願得師以成一技也

孝經感應篇卷談

魏伯子文集

談

卷一 談五

空

吾友溫子命其子書孝經一卷太上感應一篇蓋百行莫先于孝而忠古遜國之說莫計于感應所以自考而致其子者抑已嘗已孝經之重垂數千百年而感應篇又當時所風尚予嘗出里門入闕遊粵汎江淮經齊魯以達于燕所見人家几席市井牆壁無不陳者意泰是梁豫之區莫不皆然然而天下之人稍能行其十百之一二則舉世皆君子而奸淫盜殺無所有萌刑俚流竄之禍可以計日而息予又嘗見屠牛師訟者項垂佛珠皂隸軍伍椎埋之夫終身蔬食

大官大帥家有替僧其禮神祀佛修齋誦經極誠且

爲而刑威貪毒施于人者爲益深嗚呼斯何心哉此

其人雖使孔子復生太上親命亦無如之何矣予性

多嗜欲生乎過跡如癡寄之在願願人人得而見之

而尚君子相砥礪者雖欣然悅從復多不釋不改之

病意者猶壁几席間未有微微如溫子所書孝經感

應之類然則溫子且有以教我矣

朱錫墮曰通篇情法俱在斷續吞吐處見大意

書過文談

魏伯子文集

談

卷一 談六

高

詩之邇又猶梅之有臘梅種類不入品格大雅之士恒睥睨而不屑也然亦有偶爲之首求其自然之致清勁之詞頗不易得予少好作此多至百篇盡取而刪之不遺有四五首其所存者又近十年所作是其體雖纖瑣而工者蓋已難矣雪屏上人聞而索之爲書數首昔月洲智業性愛麝作而香山老僧于讀西廂記有悟齋因是以知雪屏而予之所作或未必當其意也

魏伯子文集卷之二

書後

京都魏際瑞

原名

善伯著

叔弟

禧冰叔訂

書叔子忠厚光明以用術論

昔阮籍有言禮非爲我而設夫所以不爲我設者正以我之所爲無往非禮而後不必責我以禮也故惟我輩之禮尤不可以斯須去身是故人惟不貪也而後可取惟不濫也而後可予惟無適無莫也而後可

魏伯子文集

後集

卷一

書教一

五

孰惟維乎其不可拔也而後可權夫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然後放僻邪侈無所不爲也

彭中叔曰最確最通之語

書叔子報學識後

夫無報讐之志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讐之心而使人覺之者殆也彼其內憤外忍使橫逆之人無地自容矣則其謀我也愈深而殺我愈力是則前之讐未報而後禍反烈也然則如之何曰陽與之解而陰爲之圖則其後也如弩機之不可禦或始則淺報之

而使其不吾疑然後有以深報之然而禍之結也必至于俱斃而不可解是故君子以忘怨爲上也

彭射庵曰精微處似韓非陰符末二語收止得力

。書叔子施濟報效之論後

聖人所謂效者人饑寒而我與之衣食謂之施彼衣食之而飽煖謂之效人愚蒙而我教之謂之施彼受教而才志通達謂之效凡所施而輒效卽謂之報蓋吾所以衣之食之教之者惟欲其至于飽煖通達則已矣而彼之飽煖通達無不如吾願而至豈非所謂

魏伯子文集

後集

卷十

書後

二

五

報哉若夫由上微願求名之心而爲之者是吾之自爲敬而求名者也而于人大何仁

見及此者

書叔子君子小人相角論後

夫與小人與而計疎者是匹夫之勇也見小人哀憐婦孺而不忍殺是婦人之仁也天下之禍始于薄名節之小人見其于名節之君子此君子者自以爲畏君子矣則必欲取小人而治之故其氣多粗浮而

其行爲已具其名相標榜而其黨復恣偏私使小人
畏之則益益而敵之則益怒始無夫小人之智而
驕傲使使人不堪不務除小人之誠而苟爭名說
黨以激成其亂卒之心冤氣結忿不顧親禍延于國
豈不累矣舍生不足以取義殺身未可以成仁足不
仁不智莫甚于斯也予特表而出之以告天下有
志于名節者謹持其志而垂戒其流毒焉

叔弟冰叔目批駁君子之過十分透刻然已愛惜
到二十分矣

魏伯子文集

卷十

三

後
漢高祖本紀書後

帝以寬仁承秦項之敝當時推大度長者及其嫂人
臣福軒侮大下士後世又以駕馭多之嗚呼是安行
而不得駕馭耶帝折辱趙王耳子赦殺親爲帝甥當
時一庸儒侯耳誰何與帝起微賤之中解悲離險阻
數十年使召幼子執國命所不必疑大點布之徒如
使智馬不勒羈政業不足折其桀驁彼前何者何所
事此一日雖在小說世之獄吏之手此其陰賊輕薄
出下人性十年而反者八九毋足怪也吾讀漢紀至

帝宴未央宮及封羹顏侯諸事未嘗不親帝之
長者大率如此噫父子兄弟間十數年能無
失而必欲得一遲則帝之度量斯狹固自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耶

叔弟冰叔目批此意人所易見特拈出何故便爲片
言折獄矣又亦層折

魏伯子文集

卷十

三

○ 書楊公墓表後

叔弟麟爲少秦楊公浩泉墓表成子論夫之已又得
公帳事公使兄死貧無子公使弟二千嗣出私財以
養同母及祖母久之從弟死無子而富方從弟垂死
數以頭叩枕上願得公子爲嗣片又應及公未許既
死其母堅請之公卒不從以他兄弟子嗣其噫故宅
也既以美宅讓伯牙琴本淑人所罕記費及之官井
識居軍賄器用後兄子夢疑兄憤歎封空其室以待
嫗戚器用多凶時公次子昂別宅作古烈公公怒還
魏伯牙文集卷一 楊公 七
吉切貢曰汝謂屋費自我願爲吾兄弟分彼此耶公
少時美姿儀嘗自鄉居儼小舟到城夜門閉而舟去
公隨扣門求宿門啟則妓人某停也妓故有名聞公
主披衣起迎入笑曰吾懷君久矣公從容正色謂妓
曰吾豈無情者願汝吾兄曾屬意義不可妓變色遂
巡鹿而日不知君爲人如此更嚴妝整衣出談茶果
傳爲賓主禱坐達曙予蓋聞之憐適老先生云世之
言道學者衆矣及一當財色則世俗淫貪之大無少
異諸小節不足重公然亦可以爲法于人矣

賀天石曰叙大雅令合之蔡表可謂類上三毛矣

○書鄧州彭夫人遺事

中丞彭公禹峰嘗與戚御史同官晉陽以內艱去貲
流賊將渡河御史以碧玉寶簪一枝暨千金裝局中
丞曰吾當處於所事幸以此遺吾母也言已泣下中
丞道路間關所治裝不能盡舉夫人謂中丞曰戚御
史或生不可知所以屬君者謂君必能歸其母也幸
我夷行李戚御史不可負卒致其家取信而還嗚呼
大德不報重寄不歸世之士大夫往往如是而夫人
以一婦人於兵危捨讓中卒金重寄棄已財以盡

親伯子文集

後書

卷一彭夫人

一

言之諾可不謂賢且才哉夫人多智略頗脫中丞於
患難中丞門生故舊當厄有求於中丞夫人悉佐中
丞酬之故然而會葬者數千人有執紼泣下者夫人
六子第三子始奮豪不羈然每見人則道夫人事夫
人將歿出奩中藏金二百命喬曰吾生平恥爲常婦
人亦欲有聞於世汝遇龍文士則出金爲幣再拜以
請金盡而止我其庶有傳乎始喬相見於毗陵奇子
兄弟文旣屬叔子祿爲夫人傳事有逸者子更補書
之夫人姓王氏鄧州人家世並詳傳中

微吟日
不有金
故欲金
觀字最

魏伯子文集二卷目

著

與曾彭

與友人

荅友論文

荅石公論文

論死義傳

再論死義傳

荅友人

與周公

與甘健齋

與甘健齋論詩

復甘健齋

與皇甫君

論君子小人

續論小人

魏伯子文集

卷二

荅葉尹如

再荅葉允如

家書

尺牘

與李咸齋

與麗大師

與木大師

荅曾庭開

與人

荅劉漁軒

與石牀

與曾止山

與雨三

寄凝叔

荅石牀

示子五條

與友人二

荅友人

與周公

荅方大師

與從弟

荅僊

與羅仲牛

與陳氏

示子

荅友

寄世傑

與嗽中蕭子

與人

與咸齋

示子

與凝叔

東咸齋中叔

荅人

魏伯子文集

卷二

與甘健齋

荅友

與岫豪蕭郭

荅平叔

與凝叔

與友人

荅季生

與廬升公

魏伯子文集卷之二

書

寧都魏際瑞原名 善伯著

叔弟 蔣冰叔訂

〇〇〇與曾彭書

益聞少伯吞吳遂決五湖之志子房覆楚蚤從黃石之游故子胥不見王之不可同量終盛尸以鳴夷俸彭不悟功高之足以震君遂置身于祖醢此在有功者不知所以自抑尚不能以令終况乘人之危而固

魏伯子文集

卷二 贈彭

一

以爲利者乎昔者屠岸賈欲滅趙氏文子卒覆其宗楚平王族伍奢子胥終喪其國此在一家猶且有然况林連蔓引以相摧猷者乎竊以蔣子漆智伯之頭三來豫讓之刺楚人射吳起之額約貽滅族之殃此在數頃者且不可以過情况羅織無辜以相荼毒者乎故曰虐我則仇族之已甚則亂此爲人上者而已然矣又况丁力敵勢均同在編戶者乎是以聖人有疑刑之赦君子聽訟得其情哀矜而勿喜王法殺人者死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善降之百殃滅身由于積

魏伯子文集

卷二 贈彭

二

惡是修德者猶有懷刑之心况逆舞府辜而能無所自絕于天乎昔者嚴延年之母知其子之必入于刑馬服君之妻知其子之必敗何則心毒者必死而氣驕者必亡也來俊臣之入齊公孫軌作法自斃無有施而不報無有平而不敗戒矣慎矣恐矣懼矣豈可勝言哉語曰螳螂捕蟬豈知黃雀之在其後天道顯而人皆直則禍報且我及也今者不幸而人有覆亡之理我當排擊之名形勢相牽無如何矣伏聞執事有無已之心而幾幾乎過水是非所以凝承天意而保戢其身家也夫宸竊而逆者必反戈大窮而通者必反噬何則勢弱者知死致力塗窮者側行逆施也滿風之慨實受相憫快心之過必有餘歎惟執事察之矣

叔弟冰叔曰雜証雜驗排十一段都以反變化此真秦漢文字至于危言警愚雖聲響者亦聞見矣

○○與友人書

爲君子者不虞有曖昧之心而真有曖昧之事然既已有曖昧之事遂亦能生其曖昧之心是以爲君子者能遠衆而不授人以可議之端不恤人言不與己以不明之事夫名者世之所爭實者己之所受已不受實而徒損其名則君子不爲也周公居東二年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夫周公之心與天下後世謂周公之心豈不顯且庸哉而公必辟之者所謂自盡其忠誠而已故其後大義滅親而天下不以爲惡誠以周公不授人以所疑也今之人嘗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曰事有不可已勢有不可逃情有無可何如然則天下之不可已不可逃無可何如者衆矣彼弑父與君其人亦必有不得不然者是以君子斷諸大義也物之感我者甚衆我之應物者貴明感而不應則感者窮矣感而應之則感者入矣夫一感而卽應之愈生其感感之應之至于不可底止者天下事往往然也是以君子貴其不動也大爲小人者往往始于疑信不決始則猶有疑焉而終則信之矣

魏伯子文集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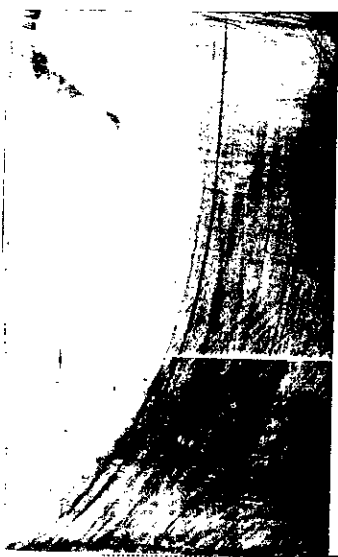
三

始則止于信而終則安之則無所不爲決防而踰範矣故欲爲君子者持已接物不可以不慎也叔弟外叔曰至理切論論感應處尤精身經閱歷乃知其言之曲盡也

魏伯子文集 卷二

卷二

四



○○答友人論文書

謂者伏承虛懷欲悉文章之道自愧心浮學淺無以知之然竊彷彿其人概謂文章必有所以爲文者夫所以爲文者非他則情是也文乃極天下之虛變化神妙不可力物而所以本而發之發而達之而盈于天地之間者則非有至實之物無以相致故夫人之涕唾便溺也必有氣焉以充之而後出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也必有脉焉以貫之而後榮故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情者辭之本也本不立而末具焉天下

李伯子文集

卷二

五

無斯物也書曰辭尚體要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夫既有體有要而見之乎情矣故凡託爲浮華彫飾而矜誕敷衍以成其章者是皆情之不足者也愚嘗爲之言曰不忠文章之不工惟患性情之不至蓋嘗觀于愚夫愚婦號泣歌舞之誠其言初不足以爲文而其出之口者雖聖于文章之士往往極其工致而無以過之蓋其情極意誠精神皆赴是爲源盈而溢之候必將洋洋充滿心手相得以成其章掇麗擗管之士進而邇焉不可得而幾也古之樂府如公無渡河

朝見黃牛于夜莫愁之曲著矣而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木蘭仲卿羅敷諸篇往往歎爲不可及者豈非以情詞與朴味醇駛而體厚耶商公之所以殷諸葛武侯李令伯韓昌黎所以使人讀之涕下則亦豈徒工于文而能之近見某某各爲古文一者家數大備形貌儼然而中無所有不堪畢讀一則勤勤懇懇未嘗爲文而英華體段亦成于法夫而后知文之必生于情也故爲文者能于日用行事處心積慮之閒力反真朴以立文章之本而后涵泳古人資其體法以

李伯子文集

卷二

六

成之雖使泣鬼神動天地確然無餘致矣而何章句之足云

李咸晉曰通篇以情字爲主隨筆成機局無間架照應之跡尤爲佳處



○答石公論文書

承以制執相示今憑臆見論次夫文者在^勢大抵^則則聲而順則卑^逆則奇而順則庸^逆則強而順則弱形家以順龍爲奴龍播家以逆勢爲霸勢是故一逆不已而再逆故一波未平而再波虛多于實則實益榮如果木之實一而葉則倍蓰什百是也且虛多于實者非虛多于實蓋以攻實之不可攻而發實之所不及發天下之實一而已矣一必有三其二者虛也天下之順亦一而已雉矢而墮鷹終日飛而麗天者

●伯子文集書

卷二

七

雖不能矯鷹飛矜持激蕩而翔倂也出遇人遇之際貴于翔而後擾焉翔而擾擾必中翔則擾也擾一而已逆不嫌其兩作清至也順一而已非無平衍大雅之章不事拳拳足盡疊臺之致然其中亦必自爲轉折自爲波瀾由淺入深而以虛引實伏讀浸潤膚受之篇竊謂文章之道亦具二者蓋紆徐委蛇鉤索而入情者浸潤之道其若惟若驚縱橫澎湃矜扶偉詡猗靡而不可止者則膚受之恕之道也識力之文力或不繼則不能盡識之才用其或者舍逆而取順實

有所專而虛不能相敵乎夫人之相闕未有相抱而可得志者也我雖抱彼而四體見拘無所得施猶之彼之抱而困我而已因次高文旁及于此

彭躬庵曰文最翔矯前篇主情以言體此篇主勢以言用文章之道思過半矣

●伯子文集書

卷二

八



○與張叔論死義傳書

論曰太倭苦難乎其爲上也太酒苦卑難乎其爲下也賢人之上有大賢大賢之上有聖人等而上者不知其凡幾矣賢人之下有中人中人之下有不肖等而下者不知其凡幾矣顧以賢爲聖賢既非聖人將疑其賢以不肖爲賢人將愈暴其不肖之罪何者過情而售傷人心之所不服也今夫河之與濟清濁未嘗不相並而人之挹之者雖棄其濁猶取其清苟欲捨河濁而使濟渾之則河終不清而濟適濁而不

雜有子文集書

卷二

九

可托死義傳之作所以表忠臣著志士也而誤失其實其者使不肖等下賢美惡無異詞真偽無差等則是曹操可以比文王而仲尼實陽虎也是故善惡不欺者修身之至誠功過不掩者立言之善道善善雖大好惡不可拂衆激勸雖恕是非不可無平要使各得其實則鬼神安庶民服風俗勵而人心正矣夫上者志也次者事也事與志而相得又其上也無其志而號其事與無其事而號其言以至于與寇攘奸究等而盜乎一節以勝之者有王者作是不待教而誅

之矣而猶得與忠臣志士並稱而莫異此天地鬼神之所不赦也乃或者日取其一節以爲風則亦在乎善爲之詞而已矣子乃論列其傳并其目更之曰義死義死者其于死義所由分也其觀覽之迭相反覆而不厭焉

季弟和公曰論似刻而實平

雜有子文集書

卷二

十

○○再論死義傳書

復書已悉茲其論之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者必誅趙盾不趙盾不討賊董狐直書弑其君是故有不死而後得其正者如晏嬰哭莊公答崔氏之門人者是也有死之爲不足錄而罪不可以未滅如孟陽石之紛如十人者則不書他如孔父仇牧則書之者是也史者所以助賞罰賞罰不及而史賞罰之則人畏其義而知所向昔者疑叔嘗言之曰奸僞而得令名與梟賊而逃斧越者非有地獄之說則不能息吾不平之心地獄其不可知者也今有人生爲穿窬殺掠之行而死獲取義成仁之譽其爲人心之不平者宜何如揚萬諸君子殺身屠家以謀國事死亡痛苦慘徹天地后之人感激其誼以爲愛莫助之于是乎著之于誦錦傳之于記載尊爲日星河豈不可幾及蓋所以自慰其心而使后之人之聞之者則必有以奮然而興起彼穿窬之盜忽躋而上下其間見神抱恫志士扼腕不亦甚乎人有殺人而抵罪者父謀所以出之獄之中有死刑賊曰厚賂我我承之以脫而子夫

死賊其必死者也死無加而得路厚何爲而不爲國變之初不肖宗室及無賴之鄉紳士庶恆假義兵以劫奪于民尋私怨屠及赤子徙倚村聚民不得安其生至罵之曰朱賊夫使人罵朱爲賊此輩之罪豈可勝誅哉故曰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也言之不順事之不成也此不可以不慎也

○○答友人書

承長書見示森然如河漢而無極也又承命端思復不敢不竭其愚以對所云極重大者克己做人一事竊謂此事人人言之而無一當者則以其情尚偽其事尚虛其志尚言又莫患于其言太精不顧其悞其論太篤反失中庸夫巧匠能施彫繪之美者爲有模也聖人能盡聖神工化之極者爲有庸也苟不務近而先謀諸遠不能粗而欲致其精是未步者學趨未能言動而思歌舞也所云向日志氣在文辭一路正

韓伯子文集

卷二

十五

恐詩參李杜文擬韓歐又豈待爲豪傑之士竊謂斯言當矣雖然文所以不如行者文虛而行實也使不致其實徒其文則不如執一藝以成名者猶得繫其身心不至如游民罷士之偷情而一無所就又况韓歐李杜其詩文各有原本非苟然爲文章者哉所云凡事無不刻苦而能自成立者竊謂大而聖賢小而工技誠不出乎斯道然所以刻苦者在行不在言在誠不在偽在實不在虛萬分之似不如一分之真望驥一日馳而千里不如驚馬終歲駕言之至精

不如行之至粗許之一斛不如與之一斗者矣所云

韓伯子文集

卷二

十四

此事易人爲妄并有始而鮮終竊謂誠至而偽散猶日出而雲消也吾僞吾妄吾無不知知僞妄而僞妄者非易入也故出也將凡事非此無以飾觀美焉有始鮮終終宜策也始且無矣終于何附所云師友之資斷不可少惟難同方術者其人竊謂師友之資譬諸藥食吾有善美食助而養之有惡良藥攻而去之然則藥與食者非能徇吾之滋味而合其嗜好也燕昭能以郭隗爲馬骨田單能以老卒爲神師雖非其人而卒收其效而必謂同其方術于是乎教玉人以珠玉教疾醫以爲醫暇日以多病日以長勢所必至所云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竊謂人之所以爲人者五倫而已事無細而不巨行無終而不始峰棘之刺不能任何言乎白刃宴飲之約不能踐何言乎久要節食豆羹不能捐何言乎千金一擲故爲人子者富則甘旨貧則菽水不必俟天下萬方之養也行則追隨坐則侍立不必希嚴父配天之文也有善則

喜有過則憂不必冀顯譽獨名也。小過則幾諫大過則號泣不必舉底豫允若也。而今之高談尊養者肥甘先下妻子以爲後將萬方天下養其親。解件形。辭色以爲後將。享帝配天敬其父所謂舍爾求遠舍易求難徒取飾于言語以欺夫盲瞽之士而識者笑而譏之。仁人君子等諸穿窬。充之徒而詠之無恕論豈非僞不可售虛不可恃耶。所云凡人之病患不能知真知則病自去不待費力驅除須知知衣之必能煖人食之必能飽人鳥獸之必能殺人竊謂人之大病在不能行不知不行猶望其知知而不行無復可望聖人所謂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夫今人非不知好色之必死好之愈力非不知貪食之必病貪之愈多非不知昧心取財之必悖出而黷貨無厭非不知舞文弄法之必犯刑而爲好滋甚凡此者非不知也不能用力驅除而溺于所好也故知法而犯者刑必倍諱疾忌醫者身必亡。所云藉于師友非以彼此夾持爲存誠居敬之地又不在教爲端襟危坐以收放心竊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龜谷先生集

卷二

五

已矣聖人所以教人者要不出此放心不收是猶索無主人誠敬不存必僞必肆既無主人又肆且僞雖奸非盜賊何不可爲是以古人必正襟危坐者一以存其誠敬一以厲其精神譬如懸梁錐刺使怠惰之氣不設于身又如官府鐵面下臨吏民在下者生儆惕之心在上者不敢有戲滑之色瑞氣稟習涉不樂拘節然見端人莊士則必敬而畏之不敢以爲迂者蓋誠有見于此也。所云最苦無復黨侶偶負此志益爲子立倚與人言惟有嗟然而笑竊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之事非必我盡知之而人皆不知也吾以爲人皆不知則自以爲是而妄者有矣自以爲是而盈者有矣且自以爲得而欺世罔人者有矣吾以爲人笑吾言之不忤不慮其以我爲異也又承以此瑞肯爲觀摩與有成竊以瑞之碌碌此事尚未夢見然人肯自治何非它山之石不必問其人之肯與不肯但在我之資與不資又云上誠有志成立必非不出開井可以作致猶當作許遠游莫得明師又云近日習氣稍能勉爲變遷瑞竊幸矣幸矣雖然不敢信

龜谷先生集

卷二

五

也。今或地無方里之遐人，無齒牙之鄰者，其學其識，縱不足以爲師，而亦未嘗不可爲友。而足下足不出閭房，聲氣不通尺素，離群索居，甘自守立，然則雖或遠游，吾恐四方明師良友不可得也。來書有云：前月忽有所感，自是極重大事，欲因謝客得遇商之瑞籍，以爲既極重大矣。咫尺之間，乃須因事相通，而卒未嘗遇，然則非重大者，且如之何？此瑞所以不敢信其有遠游之志，不敢信其能勉爲變遷，不敢信其所謂刻苦成立，師資做人之語。一若徒取言之可聽，而於

邱邦士文集

卷二

七

重以相示也。夫人欲信友，必先自信。欲得自信，必毋自欺。而今之爲學者，其得意在文章，反謂文章爲小技，其得手在偶妄，乃謂偶妄爲匪人喜肆情而畏拘束，則謂嚴謹者爲迂好將屬而惡切磋，則謂直諒者爲異己。又或憚于改過，而以補苴爲細事，取于下人而近交爲不足也。詩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口者騰口說也。申公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諺當不倫，惟恕諒之。

散蕩蕩千頭萬緒，合將糲來反覺一段極平極穩之情，足以中人天下之至文也。
甘健齋曰：此真講學之言，與講學之人以救虛言，僞行是起死回生之藥也。

邱邦士文集

卷二

七

○○與周公書

伏承古文諸詩命爲點次顧有白者某于明府以受治則百姓之千官府也以後學承先正則弟子之于先生也今某嘗釋官府之嚴畧先生弟子之規則使愚志內舒僂弱之氣得以無懼而自出昔人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千古在上者我之作述不能自過于古千古在下者古人作述之情亦不能自過于我于孫之千祖父或肖其形或肖其聲或肖其行或一體或其體而或一無所肖焉然而爲

蘇伯千文集 卷二 周公一 五九

其祖若父之遺則雖一無所肖而必不可謂非其人之子孫若夫學古人而極似古人既已先自似之而何貴乎吾之代之增其篇什乎善乎孟子之言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莊子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六合駟之與曾子子夏萬物大地之與指與馬抑何嘗分寸之相似哉楊機部曰王孟津作字不能名其爲鍾爲王爲顏柳庚情歐米而行筆落墨無點拂無來墨者故曰孟子莊子善言似者也機部善言本者也詩至漢魏陶杜文至班馬唐宋大家而止矣

蘇伯千文集書

卷二 周公二

三

而今人之稱人者輒曰秦漢而上曰起某某過之大秦漢不可上班馬陶杜諸公不可過也是故今之序人之文者序其德行矣又序其政事矣且序其祖父兄弟矣而尤視其異日者作大官當大任區區文字爲不足多大謾人小人也好謾俗人也今有人自安于小人而符人以俗人而人不之怒其于文章之道尚可言哉愚竊以爲大家之文其奇者在至平其密者在至寬其曲折周翔斷續轉換者在直其味在平淡其體麗姿致在朴此體識之所以爲大也古之爲文者或得一致快然已足後之人之服之亦賞其一至無復過求然則古之能文與能論文之士其于文章無不全具亦唯能得其一美而不必求全者意尤不可及也今繳所示詩文附以論議不敢昧寸心所自知不敢上負採擇之心有言而不吐不敢濫加丹黃發篇點注傷大家之風不敢磨磨善諛以顯不敬之罪伏惟就其癡癡砭礪斷削之

趙辰六曰佳論如鋸木屑而參差排蕩得周秦諸千爭意

○與甘公齋

十一月十一日有信附湯使來想不浮沈日月又既
四旬所造當復有進境也嘗論程山諸公本立功淡
皆我師範黃維緝暨健齋又能見諸行事有用之學
非虛談性命者可比而愚則以爲維緝見義必爲坐
賢中之豪傑吾黨所宜萬分愛惜莫邪下將用以屠
割龍虎是爲適宜苟斫鐵斬石非折則缺以割狗豕
遂失威靈夫聖人之道不在位則不謀君子藏器待
時而動易稱儉德辟難語云危行言孫孟子有不爲
難伯子文集卷二與甘一

王

而後可以有爲苟徒或見義無勇之言執志士不忘
之說則使勇領及覆轍在前從非救人孔子所戒況
維緝上有老母外有尊師誦政不敢以身許人子
如何敢死斯何時哉可以戒矣孔子曰臨事而懼
謀而成禁虎馮河吾不與也夫惟道德理義之人能
不屈于時勢然正惟道德理義之人而后可與語時
語勢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又曰善強者能弱善
勝者能敗敗所以全勝而弱所以保強也道有所不
行勢有所不迫財有所不給時有所未至則君子變

屈焉彼服過宋陳蔡要盟豈聖人所欲哉仇莫大于
私通孔子未嘗伐季氏而討陳桓桓禮莫重于親喪原
壤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端亦未悉諸
君子之何者宜行宜止而言其大概冀臨事之際將
有所以戒懼而審處之者此猶當疑叔和公之所欲
言以瑞躁動妄行常犯大難故使親切言之足當殷
監其或言之不倫則健齋又宜有以教我

彭中叔曰識時務正是明理處語皆精通有實用

魏伯子文集

卷二與甘二

王

○與甘健齋論詩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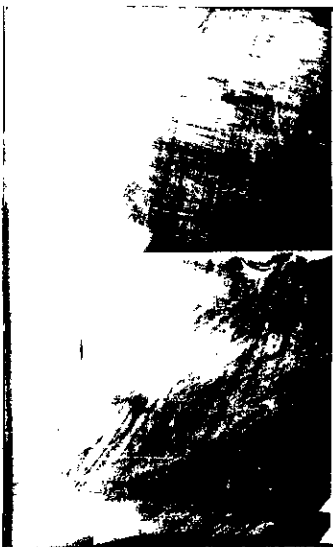
尊詩閭畢其甲乙批論具詳冊中。中間涉道學試勉者十百不存一二。蓋此詩難于他作。非洗刷精鍊。出之整策。必庸泛而不堪。昔人謂僧詩無禪氣。道詩無丹藥氣。備者詩無道學頭巾氣。乃爲傑作。夫氣且不佳。况其字語庸庸而用之。既厭者。武程朱語錄。可爲聖爲賢。而不可以爲詩。程朱之人。亦爲聖賢。而作詩。則非所長也。簡鍊之功。不但選擇字句。苟非體認而入。與有得而出者。則均之此理。而情事不切。詞句不警。神氣不王。故語錄無語錄。氣斯謂之佳。而况詩乎。大抵作詩作文。非神氣洋溢。有發不可禦之勢。則必不能信手信口。述成妙緒。雖有小致。如市井少年。挑達可厭。雖有格言。如老婦家常絮聒。不可耐。究言其契總由識不能自擇。力不足以自持。又以性所篤好。故所言所事。往往強攝而歸之。故至此耳。文莫重于氣格。語傷于氣。雖甚美。必刪夫。美小而所傷者大。亦奚貴焉。恩故曰。字之精不如句之鍊。章之奇不如格之老。詞之灑澹不如氣之有餘也。瑞與家叔季所商。

蘇伯子文集書 卷二 觀

詩

酌者如此。敢以質之健齋。

叔弟水叔。日極有體認識體要。此道學先生善知識金丹也。



○復甘健齋書

兄寄中叔札洵如所云則所爲亦不容已但諸子所慮者諸公執理而不善其用理義之用凌貴固歷世情若執理而無濟且或有害苟非君父大故則寧不作可也文量之舉頗闢某君欲與當事爲難此誠理義之勇但彼財勢既豐且居高而臨我我與攻訐徒爲督撫齟齬而已督撫受賄則必摧我以謝爾等之忿蘇州朱巡撫敝邑王縣官瑞所親見而親知也某君徒以道義重于有司而于上官無杯水一芥之饒彼之于我爲何如者而謂我遂得直我雖素爲鄉里所倚而力乏于上勢不得行豈可苟然殉之而一試哉瑞非徒謂人當縮首正欲勝者在使我使此事立而他事遂則小人知所憚吾之威德可以終庇平人倘憤于一蹶後有小者亦不能勝而小人無一可畏之人則所傷大矣故曰猛虎貴在山之勢君子有臨事之懼益欲留此餘步以應必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夫吾黨平日豈樂僂首而頽眉者乎幸參論之

彭躬菴日刻骨之論

○與皇甫君書

昔漢高帝以天授之資善將將之畧而韓彭英布爲比肩之人諸將鈴之法懷利欲富貴之心故困辱之以折其氣駕馭以使其才厚其土地封爵以磨其所欲而後世遂曰高帝能顛倒英雄然其時商山四皓招之不至矣田橫義士五百人赴東海而死矣則夫所謂顛倒者特行之于貪利之人而不能施于禮義廉恥道德之士也以天授之才尊爲天子如漢高帝猶且有不待行而況其餘者乎今有愚人智不及中

伯子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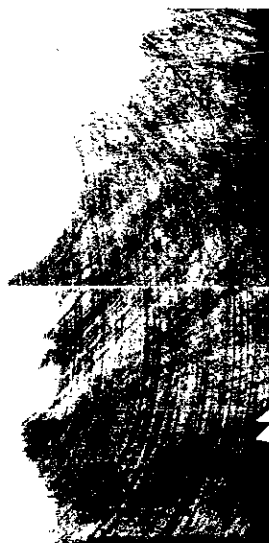
卷二 與達一

三

庸名不出閭里偶得一官妄自尊大遂簡賢慢士潤視大言曰吾欲顛倒英雄夫顛倒英雄者天下大英雄事也其氣識過于英雄故英雄雖知受其顛倒而已才得仰已欲得遂不能不屈意而從之庸碌之子守禮義而處踐迹而行猶不免罪戾焉而曰吾欲取英雄而顛倒之嗚呼何其愚之不可及也且夫天下之易欺者莫易于自謂人不敢欺天下之受諛者莫過于自謂我不好諛多疑之夫恆善疑君子而信小人好名之徒往往已欲圖名而左右爭竊其利故曰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不曉事性。執拗王安石所以毒天下也。奸問好察大舜所以爲大知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郭公所以亡其國也。夫以愚下之才。偏聽各之惡。好諛惡直。信奴謀任宵靡。而專意于簡賢。侮士以逞其恣肆之妄。曰吾顛倒英雄之術如此。嗚呼。非真顛倒悖亂至于不可救藥者。亦安能爲斯語耶。執事其亦察之。

叔弟冰叔曰。快論而欺諛一段尤爲刺骨。



○○○論君子小人書

夫小人者。辟如病衆體安而一體病。則衆體爲之不安。辟如糞鹵牛之鼎。具八珍有勺羹焉。則珍味皆棄。又辟如火一星。炎災萬頃。焚灼又辟如毒蠶螫者。針芒。靡潰者。升與斗。從古未有。用一小人而衆君子不蔽其禍者也。一李林甫而張九齡諸賢逐者。逐殺者殺矣。一王安石而司馬韓范諸公罷者。罷去者去矣。終唐宋之世而亂亡相繼者。二小人之禍爲獨烈也。夫小人者。莫不有小忠小信。小才小智。以固結其君。否則諂媚逢迎。吮癰舐痔。以應適其君之意。其君亦遂甘棄衆君子而獨用之。于是好惡偏喜怒僻是非。滑而賞罰亂矣。惟君子面足以犯君。守正足以招忌。而不合道之不行。則奉身而去。是故君之愛小人也。甚于妻妾。而視君子如苦藥利刃之不可一刻而不屏。即至于傷名亂法。敗國喪身。亦隱忍而莫之悔也。而說者曰。君子亦有過。小人亦有善。然則善不愈于過乎。曰。君子不能無過也。而小人必無善。毒腊而加五味。是不無適于口也。而腐腸穿腸者。旋踵而遂至。

是故五。味。非。不。烹。而。傳。于。毒。腊。之。內。則。養。人。者。適。所。以。殺。人。人。又。甘。之。而。不。知。其。毒。是。以。其。術。匪。殺。一。人。而。遂。止。也。夫。衆。人。之。身。莫。不。有。善。而。有。惡。而。天。下。獨。以。此。一。人。爲。小。人。則。雖。有。小。善。其。不。足。取。亦。已。明。矣。爲。小。人。而。今。有。善。焉。吾。恐。其。惡。之。至。隱。毒。之。至。淺。殺。人。而。人。不。悟。者。將。更。甚。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嗚。呼。此。不。可。以。不。務。自。也。

叔弟冰叔曰透切處能補歐蘇諸論所不及筆力

魏伯子文集

卷二論君子二

五

勁悍可以寸鐵殺人○此亦有爲言之不激切不足
以廉當局之蔽若更推論則小人亦有貪詐可使
者亦有良心偶動真心爲善因而獎進可令晚
蓋者若縣以小人嚴拒之則絕其改過自新之路
而此以失可用之才因時因人固不可執一端以
自處也

○續論小人書

夫小人者不特不可與爲善而亦不可與爲惡同招
納貨賄也則彼置我爲貪同工詔謀也則彼憎我爲
賤同持事執權也則惡我爲專議我爲妄已之所能
則責人之不能已所不能者則又忌人之能故小人
無一而可者也然而小人又不能無黨爲之黨者莫
不各思相用欲我爲主而他人爲之奴始合之時千
萬人之心已如挾矢而各相射矣呂惠卿叛王安石
蔡京蔡攸父子相軋蓋不必其已然而君子早辨乎
此也小人既合其黨以攻君子而復分黨與小人相
攻搏擊不已其害遂中于君國至于天子垂泣大廷
宰相誤我父子雖知悔恨而事已不可爲矣夫君子
善退小人善進惡者如豺虎之必噬蛇蝎之必螫
疎者亦如青蠅蠅之漏隙而不可安君子知不可
與爭也亦何心而不去哉爲國用人者無傷君子之
心而售小人之術庶幾乎其可也己

叔弟冰叔曰發上篇所未盡尤爲刺骨

○谷某尹如

九月初十日于松陽得來教稿謂足下貴胃英年既
然畢志于聖賢之學此古人所不易觀也瑞有數友
鄉年結屋翠微名曰易堂日究精義致用安身之道
故瑞亦稍竊聞其說大抵易之變化全著于象宋儒
徒據平理似僅一說夫既名曰易則貴變通變通之
本原自不易殊塗百慮正變通之驗也語曰識得一
萬事畢愚云萬事畢乃識得一夫不畢萬事何由識
其爲一故人之爲學者必于日用事物求其妥當如
穀伯子文集書卷二客集一
欲穫稻不求諸稻但爲耕鋤灌漑稻必穫矣如欲成
井不求諸井但爲去土掘石井必成矣聖人言仁必
言其事如答顏淵仲弓樊遲司馬牛皆非空言仁體
教人體認太極益事當乎理卽謂之仁聖賢學術原
欲施諸行事非但爲正襟危坐而設故曰精義人神
以致用也宋儒輒議韓范徒有經濟惜未知道夫韓
范功業與蕭曹房杜似有分別但口中未言正心誠
意而已總之持己者宜密以嚴處事待人宜寬以恕
若迂執一法譬如方輪不可轉動不但舉一廢百并

其一而廢之太極日日在前何足貴乎平事如王文
成處物如大程岡子然後可謂真道學也漸老漸熟
乃造平淡此語最爲有味夫謂之平淡則非高自矜
持謂之乃造則非遠然可至故必閱盡世情乃見道
情道情卽世情之恰好者耳來輪所云一致而反百
慮之爲難今且料理百慮可也夫抵事不可迂情不
可不近故孔子曰能近取譬又曰忠恕違道不遠吾
黨爲學因其易者勉其難者事貴閱歷理必躬行而
已至于諸儒格物主敬存誠致良知各持一說要不
過自其一己得力者言之我正不必執一教門以啓
爭辯此瑞所聞于朋友之說敬陳左右以備採擇若
瑞則于此中尚未夢見不敢頌言自口以取大賢之
鄙笑也朋友不可無瑞二十年來親受其益故實見
爲一日不可少之良藥美食惟足下留意焉
叔弟外叔日語語踏實地故自漸摸不破然亦有
偏着未員處如子淵喟然之歎高堅前後又非切
實了當語便足當也分別觀之

○再答葉尹知書

伏讀來書云象之爲言乃天地萬物之實體此確論也夫象乃至虛須臾忽變然成此須臾之象者必有其所以然是故所性根于心則生色見于面人事悖于下則天道變于上觀其所變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謂易象之難明者若坤爲牛又爲馬乾木爲馬又取震龍豈乾與震合乎夫震得乾一索是爲長男則肖乾者莫如震故乾健而震動震得最初之生氣在東方而爲木龍木也陽精而潛于陰故震一陽在二陰之下古人謂梭杵之能化龍以木屬耳乾之六爻曰六龍則乾亦龍也而乾不曰爲龍者以震所專乾與震合斯理爲不易矣若夫坤之爲牛是坤順之本體而坤德爲地至于載物馬者載物者也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則坤之爲牛正言其體坤之爲馬兼言其用而謂之牝馬則與乾有異也夫曰乾爲馬矣而又曰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駿馬坤爲牛矣而又曰爲子母牛是以牛馬爲象者亦非定指一物而震坎亦有其于馬也爲善

朱子文集 卷二 兩答葉尹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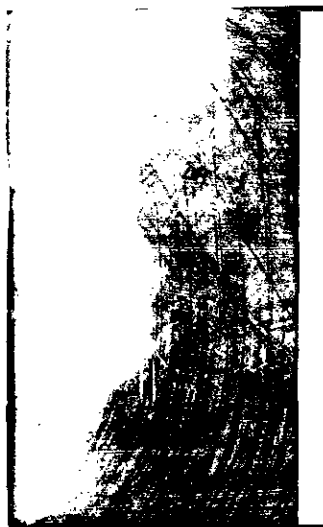
林確齋曰各有論緒文亦錯落多致

朱子文集

卷二 兩答葉尹

三

鳴爲美畜之類則是自乾坤大根言之則爲馬爲牛自其至陰而言則非馬牛之一象爲可盡也今夫山川之氣結而爲雲其降也則爲雨而凝之也則爲雪是三物者有異矣故曰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象之所以爲妙也通易三百八十有四爻其象各有所適而莫不各有所至又互有所錯而莫不各有所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至所論大學親民之說不道新之譌親而本傳釋以日新作新維新者其文甚明不足辨也凡諸臆說皆祈有以教之



○家書

覽信知弟姪兒輩平安甚喜書中念我事煩恐致勞
疾然吾所以處此者有法也蓋事務雖煩惟厭者覺
其煩行役雖勞惟苦者覺其勞不厭不苦則有道焉
吾既有賢主人而日供我以粱肉衣我以綈帛我乃
自究夫興革損益經世之務則刑名錢穀之政寄平
日好善惡惡利物濟民之心聞朝廷四方之故及其
巡歷則又資舟車具乾餼而我乃悉覽名山大川城
郭都市土俗民情不費一物所得已多則豈惟不厭
而已乎喜豈惟不苦且甚樂喜而樂故吾心盡而與主
人相得而益彰是我交成身世並涉平日之學術
亦有所徵也古人當窮苦拂亂便藉以增益不能逆
境便宜道無過此者況我所處乃甚順乎今則倦飛
而知還矣相見在即又何能不樂哉便中即此以道
平安

叔弟冰叔曰古人無入不自得無處不自增益只
是此意此妙說得家常茶飯使上智下愚皆可立
地飽煖然為賓幕亦尤不可不知

○伯子文集卷之二

尺牘

寧都劉際瑞原名善伯著

叔弟 蔣外叔訂

○與李咸齋

嘗登匡廬望彭蠡雲霧繼作忽不知有東西上下忽
鴻濛中間迸裂一堦忽見小舟疾馳如過隙忽然
此堦又沒黃崖之泉雷轟虎闢六七里豁林田舍人
聲鳥語皆在瀑布聲中今苦雨連旬雲生窓戶嚴漏
聒耳欲聾彷彿及此懷此二景久欲相遺因書奉寄
也

○與麗大師

某于大師如椹援龍鳥瞻依摩訶舍弟歸具述論緒
佛法祛魔魔正可護佛法某雖耄耄有鞭策矣

○與木大師

瑞謹首敬問道體無恙所誠所受奉持無竟不敢更
吝敬也

答曾庭開

危壁蒼面孟髮如秋蘇子既恐高寒買生仍嗟甲濕
水流花開與世相闕則又堪自怡也

○○與人

聞足下極訴某公益謂其近作道學某章道學問門
可以修齊兩道問門亦可以殺人放火惟足下珍重
叔學亦叔目奇險惡然是至理者道學不能殺人
殺人畢竟未曾致即格物道固常有常理魔手身而
蓋法者目書聖賢大儒皆有之勿河漢斯言

○答劉漁虬

謂翁餘地頗多然不宜過詩于此遠水平山以空闊
藝伯子文集 卷之三 詩 三
爲妙也古人欲識正如文章手眼詩題像目不可苟
作端若多暇與子同之

○與石床

紙九君爲作小雲畫幅以疎放奇簡者爲致嘗有
詩如泉欲湧而平不能迫或作又甚杜撰杜撰者其
之所以起也而不可持示人石床告之

○○與石山

曉聞鳥語知是天曉起來獨立而至樂也
叔弟冰叔日十六字如讀陶韋全詩

○○與雨三

佳詩體段已成但精神不振拔則體格不高強氣力
不堅厚欲落筆問再三提起則持滿既久一發而莫
可禦縱筆所知直追相及矣作詩作文莫患乎胸無
全體之見而隨筆補奏之精神要使句鍊以求其純
所以止見精神別無文字又惟多讀書乃可以厚養
氣氣力堅厚餘者無難至矣

○寄姪叔

聞編甥傑兒易堂諸小子私作詩文諸先生父兄嘉
藝伯子文集 卷之三 詩 三
詩之祖聖李泌世不一人吾子弟豈皆神物倘不保
其苗必折其秀徒有容遂童角之風終身枯委無所
用耳今人不患才少正患才多且小時了了大時憂
憂也

○答石床

伏承書以傲情相戒竊以傲本非德而有志之士尤
或羞之蓋傲人者必有所挾苟有所挾則過我者有
以勝我等我者有以敵我然則徒取不如己者而快
意耳亦何榮哉君子以爲不敢狂者視爲不屑瑞璣

至愚何敢出此

叔弟水叔曰語最真透○嘗有友乞言于余余曰子傲而輕人只是看得自己小罷裝藏才氣不下耳以手掬水注杯則溢若首以身爲正金則一掬之水不足爲滿况又大此者乎狂者不屑語自是賢人提法

○示子

心如器物置則生塵又如山徑開則茅塞須時以詩卷之氣逐塵而拂拭之又如小兒放鷁手中有絲蟬束西高下無定所去正復不遠宋人有新居詩云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是懸燈來簡黑身心不可不
伯子文集 卷十一 讀書 季

知此意

○又

文之雄者如千里長風感大塊之噓氣而發洋洋浩快其所如而莫能遏也春而廡草翼苗秋而振蓬捲藉善則披襟襟帶怒則海立山飛不知其所以然矣其倘然而來忽然而往者花雲烟雨飛逐其間而塵土泥沙未嘗稍擇作者既不自知而他人尤不可以學爲也後人學陶不學其人而學其詩夫陶公之詩豈學其詩所能學者哉

○○○又

凡事不得大意如隨燈行路只步尺寸之光所過阡陌坊衛皆然不識雖身歷之如未到也

○又

信陵君爲侯羸御車羸乃曰吾之爲公子亦足矣王生令廷尉結襪曰吾無以報張公以此報之汲黯不拜大將軍乃曰大將軍有揖客固不重耶古人施者受者是何見地是何胸次今人稍得尺寸或席門地之餘輒自驕倨雖有道義休戚之人莫進一言季之
伯子文集 卷十一 讀書 季

○又

士君子作爲文章自有良心本懷不可矯誣粉飾之過便類俳優無情而盡其辭則流市井至于馳行堯言之徒祇然不知自恥每使讀者皇恐而忿恨之非受陰刑必罹顯禍亦可戒也

○與友人

頗聞某官好賢任俠而先生作其嚴賓自此可以竊八口之顧矣君子固亦有不得已者然而益歎人生

必得其遇也。都中書如命草就所切囑者。凡遇隱顯之人。萬勿高談忠孝性命。蓋此道既爲當時所諱。而人之稱諸子者。皆以爲足迹不入城市。今或游公卿間。而所語高潔。恐世士以爲某某之流也。爲貧而飽。人或能諱。苟多所造。謂則議者或以爲得已而不已焉。大約今人之爲人也。甚通而其論人也。甚固。執男女之淫。至武氏完顏亮而止矣。然武氏去昌宗之梯。不使近婦孺于宮中。男女相遇者。不揚聲自別。則皆斬之。蓋今之君子。所以自處處人者。咸若是其通且執也。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七

○○又

更有商者。富貴之人。雖號謙抑。而非如古好善忘勢之賢稱。謂之名相見之禮。定拘成格。意彼必將曰。汝果商人。不須見我。如必見我。則汝當貴。我乃尊賢。此唐太宗所以賁蘇威也。瑞見京師諸貴言皆如此。但我既循分。又自重。無求。雖王公欲以一毫非禮相

加。亦不可得。能自高者。只此而已。不然。既欲抗體。又欲往見彼貴人者。安得不以爲口實哉。夫孔子畏大人。曰守分也。孟子藐大人。曰守道也。君子道無可行而分所不在。則自處者宜何如乎。先生其有以知之矣。

○答友人

連日在三嶺歸山。乃得伏讀長箋。淋漓知己之言。徒令歎歎。累日君子之躬厚而薄責者。若是其和且平也。瑞苦性率氣粗。威類壯。頗動爲朋友所棄。然貴重引惡之餘。區區寸心。未肯自伏。竊謂忠愛微誠。矢之甚切。而善道未修。辭氣鄙背。往往愛人而反傷之。則朋友棄我。實我自棄。每一念及。未嘗不疾首痛心。潸然出涕也。來諭云。浪有呵斥之傳。夫呵斥則瑞豈敢然。園中口語藉藉。雖三人偶立。亦有青蛇點玉之言。瑞雖心忿。而無以爲辯。因遇某友。曾悉道之。爲其于故人蹤迹甚親。可以因事相切也。痛以君子得勝。必有其因形迹嫌疑。所當檢飭。瑞復自念癡垢。被體不敢以瘡痍之舉。授人訾議之藥。而故人表表當時爲

衆女所議詠則端傷惜之心固有不知其所自出者亦欲得一間隙稍進微言彼此在城紛紜無暇又恐急遽不倫故終有負厚我之意茲藉來教稍引其端惟君子俯拾芻蕘是區區所以報德也

叔弟水叔曰委婉懇誠吾兄於朋友離合之故于此可想見一斑

○與周公時隱大同清軍

知使君榮遠行有日矣知己之分遠別爲難然丈夫志一曰萬里其不取爲兒女眷顧之詞增臨歧悵悵之色昔張魏公先爲邊幕往往游歷塞堡好引兵

東伯子才集

卷一

七

吏酣飲而談因詢祖宗所以治邊者及關防要害甲兵儲蓄將帥能否莫不了然于胸及其當國但出取諸懷中益古人不嫌細瑣難瑣苛屑之事莫不貯而歸于大用如此某自除歲以往病守窮山百日以來未入城市然人情多變幸此屬獲保安靜禍分福倚洵爲有徵故知已萬里之行亦不能赴雙江而餘也昔者孟公遠逖王丹贈以不拜其雄鄙固外緣緒餘竊比之心知所不督來詩一首并垂察之

○答方大師

四年京國碌碌依人疲累欲死俯仰身世爲足自悲敬問和尚道體堅強伏臘無恙去冬十二月曾附驥船過吉州而主者以北風甚勁不肯收帆身若無柁之舟隨風南北又如螻行磨上欲西反東他人名利我無一與而人步亦步人趨亦趨不覺噴飯滿案耳棋局之新日日又日欄柁所未嘗載積薪所未嘗聞卧却却灰冰湧亦非盡生人之不幸也已記載成帙名妄聽編齊諧夷堅未足爲怪將鑄鐵圓沈諸溪滄桑或改足可爲人拾得耳楊承年來伏承手札垂

東伯子才集

卷一

七

念周至賢聖仙佛罔阻鍾情易望諸子俱托平善惟確齋去歲喪子荼復不行瑞則三月既望又爲牛馬于執州矣雖有翠微峰如徐福蓬萊至曉船風引去一身一世如何了此耶不具

○與從弟

賄文雖小道然必有一定間架段落一定體裁又必有本分詞氣色澤以成就之如人五官百骸不論妍醜而所以成其人者則自然不可易也有才未學之士往往鄙笑此論不知善作文者惟能暗使而巧用

之若離此而欲求奇未見其有成文矣。其有奇文無
頭尾者乃善藏頭尾。不以示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非無頭與尾也。大意布局細心練詞疎花小石之文
宜雅而有章。長江大河之篇宜勁而有力。斷制議論
之作宜嚴而有據。具特滑稽之筆宜明淨而老成。以
此推之一文必有一體一體必有一機一局非漫然
落筆遂能爲也。

○答復帖

所領微受嘗謂物以將情固却不受則是暫情而重
藝備子文集 卷一 雜什 一
視物也。慚感何如。

○與羅飯牛

古人作書紙高壁間。閉戶旬月日夕相對。忽有山
水烟林天光地氣。餘于紙上經營。慘淡執筆赴之。凡
文字詩畫精神。躍一層之先。落筆乃在此一。若守此
便落第二耳。

○與陳氏

讀書間馬河內一見英氣特造。握手今頭角如此丈
夫。吾知已能無念。鄙言乎桑梓之地。多樹恩澤。不他

友

○示子

論人與文當觀其不足者。僅如是之不足。則大業者
吾從而定也。毀不沒其片善譽不諱其小過。則真
真惡者人從而信也。

○答友

夫八珍五鼎不以奉吾友。子何更致其誠。蔬食菜羹
不以待吾友。子何更平其直。來晨道謝。翻令慙生。

○寄世傑

藝備子文集 卷一 雜什 一
閩來信知兩叔遠行。汝大勞苦。吾思人生有大聚者
必有大散。有甚逸者必有甚勞。吾家父子兄弟和差
已極。山中清福受享過多。得此一散。一勞亦可消折
災禍。古人當勞苦困饑時。便念此是天之憐益我。處
卽自動心忍性。于苦中討出便宜。所以行乎患難。亦
云無人而不自得。若止見其苦。一刻亦不能安。此苦
反爲徒受。汝識吾言。當有堇荼如飴之日也。

○與懷中諸子

稍晴復晴。如人稍怒之餘。雖有笑語。意終未釋。冷來

剪附常奈之何

○與人

苟有所可輒謂忽以其事阻足下之忽然者何多耶
仁之于人似無大害亦何用斤斤然必務失之而惟
恐不足者有竊以爲迂矣

○與咸齋

苦雨不得伸志鮮如常受勢力人恐喝聞聲而懼又
如語言無味而日可憎者朝夕來坐任人厭之終不
肯去也新晴詩奉賀兼酬看花之作

○示子

蘇伯生文集卷十一

男

天下之物不必皆爲我有遂無不爲我有心目所寓
受之不窮若必求其在我一物不得則一情不悅終
身無樂境也

○與凝叔

天下事理本無窮盡古人蓄不盡之意以遺今人而
使今人盡之今人亦知古人不盡之意卽于盡古人
者而蓄不盡之意以遺後人惟無盡也我與古人均
爲作者苟其有盡古人必獨盡之我亦何所事事王

道蕩蕩大智閑閑此物此志也大

○東咸齋中叔

秋山如秋水日如月言念吾子云胡不來

○答人

告神悔過之辭須有卑歛恐懼之色來章雖曰自訟
正如名士言疎嬾言癖言不合時宜厭世之閒翻寓
自得

○與甘健齋

有人好于詩文擬入道學庸腐語或病其庸則曰此
蘇伯生文集卷十一

附七

亦一種不可不存或曰譬如飲食飯魚敗肉饑餓亦
是一種豈可登之筵宴以備品數夫物之種種雖並
存于天地之間而人之取舍不可不擇凝叔嘗謂盡
貴傳神道子虎頭古今絕技使畫一略廁遺矢者雖
病王極致然豈盡品所宜有哉

○答友

來詩意好語正而體製不合烈夫不可以狀貞女節
婦不可以貌忠臣正性雖同形體固大異也

○與桐豪諸郭

猛虎不食伏肉諸君不豪矣何以報我

○答平叔

孫文閣能子膽才大而最有本心故其言平恕而達
吾雖受嘻笑怒罵殊不恨也八大家文更無有如子
東本心之盛者其好言權術則正是其所少如趙佐
稱帝耶以自娛耳

○與冰叔

不至京師不足以知天下人才之多不至京師亦不
足以知天下人才之少

○與友人

凡間紳士託知己加殊禮吾輩何以得此乎丞相長
史人所自奉不必爲張君嗣也聽言之際尤所務慎
沒謂庸愚何隙易乘勿使福建子誤我以誤蒼生耳

○答季生

大西施雖如不如東施西施雖畏人之如之而亦必
不畏東施之如蓋如者與受如者各有其可如可受
甚相珍重而未肯苟然也今足下謂僕相如又以爲
謂足下如僕其爲說蓋甚不侔矣

與麗升公

有講笑吾文者足下力爲辨論然不足介意也又
章于古事得失寸心知吾黨文章既自度于寸心又
與朋友弟兄探討已定正欲出而觀天下之論我者
彼言而是吾將從其是彼言而非天下之人必且共
笑其非夫西子之美豈衆毀所能損無鹽嫫母雖介
天下之口諛之譏亦終不可蓋常見時人惡人規正
則大相攻訐吾以爲未達也與其受天下後世之指
摘何如就一人之切磋爲得乎足下愛我故陳鄙意
以答

集伯子文集

卷二

廣十五

咒

魏伯子文集三卷目

記

泥壺記

獲鹿記

海市記

學文堂記

說

師說

續師說

東房說

元慈字說

疑信說

碑

魏伯子文集卷三

北門碑

南門碑

魏伯子文集卷之三

記

字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著

叔弟 禧冰叔訂

○泥壺記

李子有陶泥之壺揭而登于舉微高千仞也墮焉而弗破魏乎曰異哉李乎其藏之也他日李子灑于峯之澗置而遺越晝夜李子告魏子魏子曰惜哉李乎曰夫或者其存之也魏子曰甚矣夫李子之謬也子

魏伯子文集卷三 泥壺一

其以鄰者之墜而弗破也夫此澗注流而下桃石彼巖樂之凹若釜者圓若瓜者凸若椎者跋若鹿者方且躍乎飲乎逐乎擠乎而跟蹶于洶波之衝而何有于此乎李子曰然吾筌之得明兩之九三其辭曰日易之離離者麗也麗故弗堅然已離其故而欲堅故曰易也三居下之上而九得其正故欲堅而弗堅然三居下之上則下盡而上已離是宜失其基上雖離而未動是其基當于故處也三錯震爲噬嗑其辭曰噬腊肉遇毒小吝吉口遇剛而受毒是宜損于口此

言其容小者。但可嗟惜而已。于是命童子指而探之。得蓋于故沙中。其左耳而右喙者。復追尋而得于石罅之底。李子取視之也。而喙傷一裂。魏子曰。壺其猶李子乎。斯其至誠所謂。顛撲不破者也。

謝約齋曰。參伍盡變其巧。會處似左傳說筮。



○○馬嶺灣獲鹿記

己酉春三月。都御史白公自長安巡歷鳳翔漢中諸郡。又東南踰嶺浮漢而及興安。反旆于石泉道馬嶺。倒師行。驚群鹿駭起。各驚絕而散。惟一鹿迎奔。及騎遂躡于隅。有操弓矢者。中其項。領不再。腹而獲焉。三軍歡呼。聲震巖谷。乃群衆以獻。公公命摘肝燔肉。以饌條。屬割而視之。且有胎。騰公欣然。顧而謂子曰。是一發而獲兩者也。子嫻于文。不可以無記。予在昔。竊聞東國之俗。人莫不精弧矢。務馳獵稻粱黍稷。所不給者。莫不取饌于禽獸之肉。今觀公之斯行也。歷地方二千五百餘里。爲時四十有四日。跨名山大澤。平原豐數者。不知凡幾。其遺麋鹿雉兔。日影千百。雖未嘗不張弓挾矢。聚而馳之。而禽獸之獲。係生命全肢體者。四旬二千五百餘里之間。莫不皆然。恭于是乎。歎公之仁。而謂昔之所聞爲不足信也。夫物莫不各食其生。而人之爲性。又復各求其所欲。今不競。獲以遂物性。而養之者。又以饜彼此所求。抑何其仁且勇乎。予雖不文。不容不載。筆以記。且爲之頌。頌曰。

洗洗白公屨。據其武。爰狩于南江漢之濱。涉涇。踰河。跨陵絕谷。中有禽獸。雉兔麋鹿。惟雉。翔惟兔。迴顧。惟鹿。跋跂。不如公怒。馬嶺之側。石泉以東。鹿各群斯。一與矢逢。矢匪鹿求。鹿自矢觸。顛者獲之。厥麋在服。公曰。樂哉。我士無譖。熟燔其肉。腥咀其肝。謂子曰。來。汝嘗汝食。子曰。殺貽爲我心惻。惟公曰。嘻。子曰。吾德放。饒遠命。敢辭託國。

叔弟冰叔曰。本是滑稽却說得典雅。鄭重然愈典。雅鄭重而滑稽妙愈入神矣。

魏伯子文集

卷三

四



○海市記

海鹽有放庵庵之僧曰自慶者。曰吾居此十年矣。亦嘗見海市。城郭人民樓觀猶登州也。惟城中牛馬出。則大水徒牛馬水亦不溢。云是爲庚戌二月二十有五日是日也。春初養艸木之華待霽而榮者如積怒之不可遏。于是大中丞范公名承謀遂以次日齋定。巡行於海甸。子與諸同志者登涉園之石以觀于海。緇水成岸。互如銀沙。將不可紀極。而林水障其北。公忽遣騎來言曰。海之北樓臺出矣。衆皆騎而往。則有

魏伯子文集

卷三

五

若堡者。若松林者。若城垣。雉堞者。于是若堡者變而爲亭林。木者爲楮山。若城垣雉堞長互而爲橋。橋之上若二人扛帷轎而徐徐若行。又有山正方如屏者。析其角而蠡然爲單峯。如筆干是而亭者復爲芝芝爲蓋蓋爲盤盂皆有跗承之業。業然如蓮豆楮之山半析爲二一伏一偃者分焉。于是與盤盂皆又爲亭而正方之蠡然者爲亞字又爲員又析爲峯而盤盂楮山之爲亭者又爲腰鼓而橋不可復見矣。惟歷歷如碎石析爲峯者仍正方也。諸爲腰鼓者爲飛蓋。

矣。正方之上爲人獨立焉。或曰：正方者名嶺山，其先爲堡，爲林，爲城，操者曰：鬪牛山人，皆可至，然則是山也。何以變且其或有之也？亦見于秋年七十者曰：未嘗春見之也。于是乎自午以至于未之末，而所謂山者亦杳然沒焉。士人之謂山也，是邪？非邪？或曰：大中丞公出入蛇龍虎豹之區，往及且萬里，沾淫雨暴駭，賜餽蔬噉菜，方一年所，浙民之苦荒通災傷者爲數百有餘萬。一旦獨澤延及于孫天地，知公一無所受，于是乎不愛其奇矢以相貺，予從公之後而得此。

魏伯子文集

卷三

本

自說也。于是乎爲記。

南椒峯曰：忽起忽住，忽單忽複，忽聚忽散，使人目眩心疑，皆意想所不到，便是一幅海市，不必樓臺城堡也。至其章法，句法，離奇變化，有昌黎面記所不能到處。

學文章記

敬峰陳子開其宅右，今作讀書之堂堂三楹，隙地爲堦，屏立石崇，崇然花艸，梅竹雜植之岸，然而前臨者有亭，左通長廊，右曲道，欄櫺窗戶，闔室高下其間，一畝之宮，紫若苑，間室東西列書牘，八皆陳子所誦讀者也。而自署其堂曰：學文。孔子曰：予生也晚，其自適則曰：學而不厭，學至于孔子止矣。而猶自慙生古人之後，若以古人爲不可及，既曰：予生也晚，則又嘗曰：竊比于我老彭，蓋無不以古人爲先生，而自視弟子。魏伯子文集

卷三

學文一

七

之列世之人，其夫聖人也，不知其幾倍，徒而往往薄視古人，抑獨何耶？夫古者文以載道，後世以爲辭章之學，若魯一技，然欲技之精者，必不能以無所學而得。故韓子曰：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雖相師，蓋嘗見今之爲文者，稍能執筆，輒獨然以謂世之無人，其或竊古人之狀貌，畧得其意，則自以爲過之，視天下後世之人，如其弟子是故，文未成而學已廢矣。於戲，陳子之文著于天下，乃後復然學之如恐不及，苟以名其堂，固將曰：吾內存弟子之心，外爲弟子之事，不惟

安之而且以正告於人世之人其亦將廢然而自反
矣乎吾知陳子之坐于堂登于石憩于亭遊洲于廊
廡花竹脾樹之間足以成其文章者蓋不獨學于古
人而後謂之學也已

御子湘日本爲懷世之文而筆情斷續搖曳如白
雲在天隨風舒卷但覺意味深長○通篇全發議論
却無議論氣

魏伯子文集記

卷三 學文二

八



魏伯子文集卷之三

說

寧都魏際瑞 原名善伯著

叔弟 蕭冰叔訂

○○師說

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
也或而不從師者其爲惑終不解故人之不能無師
猶替者不能無相病者不能無醫也師也者所以明
智聰聖智愚敏魯文樵野達拘迂才頑冥人禽獸其
爲體也陸爲用甚重爲德博而爲道也尊體陸德博

魏伯子文集記 卷三 師一

九

故其爲教風動而能化其象謙尊而光師也者登三
綱而四配天地君親而五而今之爲師者不然若以
爲披斤斤宛宛役于主人以道謀食師而匠者也館
穀隆殺教別輕重苟得而已不顧其後師而賣者也
惟其意而我從之則惟恐譽不至利不歸進退喜怒
聽于人含怒竒妬而不敢發是師而奴隸者也爲之
笑御詐術相目主人甘其行弟子服其事使吾利日
豐而人心日以壞是師而盜賊者也受不才子弟挾

可以養人
天無地無
地無水無
水無土無
土無草木
草木無
無無無

奇貨而居不惟長之而且逢之不惟示之且身先之
義辟邪後無不爲人不肯齒與爲類是則又師而禽
獸者也而或者宅心暖昧之中持其機械喜怒情愛
反于常鹿焉馬之狐焉虎之猴焉冠之簪之揚之顛
之倒之使人擬議而不得其故是則又師而鬼魅者
也大爲人師者自以工賈奴隸盜賊禽獸鬼魅爲其
道而使人以工賈奴隸盜賊禽獸鬼魅待其師無怪
乎天下相率于陷溺以成極亂之世而斯文之道墜
矣若夫君子之爲人師者則不然體甚隆用甚重德
藝伯子文集 卷三 師三 十

博而道尊合則從不合則去萬鍾千駟不可得而加
也賢者主之不肖者奴之頑鄙驕蹇不可得而亂也
學者有要應者無窮故無入而不自得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故人不知而不愾也因材而篤有如天之
時逐物而良有如地之勢明禮樂修政刑有如君之
德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有如親之恩是以其道甚尊
其用甚重也而今之爲師者與師師者不求夫尊重
之益而相率爲輕賤以自卑其將有能視而替無所
疾病而亡者矣嗚呼師道之不尊于天下豈斯世之

幸哉

彭躬庵曰世不尊師由于師不自尊故伯子特爲
端本之論前段刻畫幾于圖地獄變相後段贊揚
唱歎聲亮不已乃見其用意之厚也余曾作三節
教式叙畧同大指特選此暢切耳

藝伯子文集

卷三 師三

七

○續師說

南豐甘子

名京字幾齋

與謝子爲友

名文瀾字秋水

已而服之誠

也。遂師謝子。魏子曰：「甘子可謂豪傑之士也。」或曰：

「孟子有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甘子不能無友，

尤不能無師，其不能自與亦已明矣。子之豪傑之言，

也何居？」魏子曰：「此甘子之所以爲豪傑也。豪傑之士

能爲人所不能爲，今之自命爲豪傑者爲道學，則曰：

「子聖爲文章，則曰：『子班馬韓歐李杜爲帖槧，則曰：『子孫

歸胡王鄧而爲經濟武備儲峙，則曰：『子韓范曰子孫

吳曰子蕭何劉晏，嗚呼！其無不欲爲人之師也。如此

此天下所以相率于庸惡陋劣而無一特然自立之

人也。人之需于師友如飢寒之衣食草木之待灌溉，

苟無是焉，則壯者必委而榮者必萎，子以與也，不亦

難乎！且夫爲舉世之所不爲于舉世所怪笑而毅然

安之以直行其志如山之起屹然而不動如木之決

浩浩乎其莫遏，故曰豪傑之士有時能奮立于天上，

有時能伏沉中有時可以絕類獨上而不畏天下占

今之橫議有時屈情從衆不避庸俗之名是故世有

待而甘子無待吾故曰豪傑之士也。世無待而甘子

有待吾故曰豪傑之士也。

叔弟冰叔曰：「文亦有挺然自命之氣。」

魏伯子文集

說

卷三 續師說

三

東房說

先子授瑞以東偏之房故書籍器物恒以東房記之久之而人呼以爲我號則遂有爲之說者曰震東方也長子居之三子之中子爲長故曰東房或曰子瞻號東坡子之號東房也是東坡也或又曰留侯字子房子是以號東房夫古人既自古人即使我真子瞻子房亦何必取彼之所謂東與所謂房者而自號之昔司馬長卿慕蔣相如之爲人自名相如後之黃生以白居易字樂天遂名居難字樂地之二者則皆智

蘇伯子文集

卷三 東房一

古

者之所嘻笑而以爲不倫者也或曰君子陽陽左執黃石招我游房共樂只且傳曰房東房也東房之說此爲當然而皆非我之所爲東房者雖然吾寧取諸長子之說與陽陽而自得其樂者也

○○元慈字說

友兄李咸齋字其子萱孫曰元慈曰萱者慈艸也字之蓋以起孝友弟魏際瑞爲之說曰焉得誠艸言樹之昔誠忘也所以忘憂也父母于子無所不用其愛人子惟不忍其父母之憂則皇皇焉將終身而不敢自逸毋暴戾修辱以毀傷其身毋浸淫嗜慾以窮伐其命毋放辟邪侈詭譎放情以戕賊其性如是焉而已不登高不臨深不惡人不慢人不斷樹不殺豕可以爲不忍矣其可爲慈也已矣

蘇伯子文集

卷三

元慈一

古

彭中叔曰語語切摯然作文線路頗爲微巧

疑信說

或問曰子之言曰多疑之夫恆疑君子而信小人其說可得聞與魏子曰多疑者君子小人皆疑者也惟小人知人善疑則必工其術而使之信于是深藏其惡暴其美一言必謹焉一動必飭焉好誠則動之以涕洟好直則投之以諫諍疑人者悅其與吾合而信之篤也夫既已自恃其善疑即無往不自恃其善信是故善疑者之信小人蓋有至死而不悟者矣君子中存光明坦易之心外不飭言行過差之失疑人者始疑之再議之終則確然信之謂信其非君子于是乎君子不忍受疑而遠去小人則相終始而無或間之也故曰用人勿疑任賢勿貳又曰疑謀勿成畜疑敗謀古之聖賢所以用人交友者惟忠信而已矣夫未有待人以小人而人樂以君子相報者也故曰疑者疎也我則貳矣人何以同心乎唐之德宗猜忌爲世主之冠然于盧杞之奸曰朕殊不覺于裴延齡則且知其欺誣而寵任之故雖有一陸贄而終遭貶逐嗚呼此其所以務求君子而惟用小人也

魏子文集

卷三 疑信

七

叔弟冰叔曰自恃其善疑即自恃其善信一語破的

○陳將軍北門碑頌

南顧左協中軍陳將軍威足以震賊仁足以惠民忠
信足以格上禮義足以取友于其既去民不能忘立
石城北門俾君子觀之所以勸賢也頌曰

維此陳公克奮其武敵颯颯群群不敢怒公則穆穆
以寧以撫曰吾民哉民曰父母維茲制府厥惟節帥
公顧我民而公咸奔我公翼翼我公城城亦惟我公
李賢友仁粵此北門實維公宅公去其居民立其德
子弟和公曰格簡可法

魏伯子文集

碑

卷三

頌

六

○陳將軍南門碑議

歲在戊戌季冬之月南顧左協中軍陳公希旦遷任
肅州行仁愛人民深民與相忘其去也乃不能忘爲
立碑于縣郭南門外南門者軍之通衢也州郡都會
之使行旅之過者盡得而觀覽焉辭不溢美所以辱
君子也

議曰親近以降威愈微則頌聲愈煩而祠碑屏障之
起日如不及至其引頌方且以古人爲弗如然孰是
以問民焉民弗信也公既去乃爲之碑民情大可見
魏伯子文集

碑

卷三

南門

九

子弟和公曰簡而古

魏伯子文集四卷目

雜著

與子弟論文 五十六則

雜說 二十六篇

偶書 一 九十六則

偶書 二 二十一則

魏伯子文集

卷目

魏伯子文集卷之四

雜著

寧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著

叔弟禧冰叔訂

○○○與子弟論文

詩文不外情事景而三者情爲本然置顛不得法則情爲章句所囿尤貴善養其氣故無窘望惴惴之病古人爲文雖有偉詞俊語亦刪而舍之者正恐累氣而節其不勝也收結恆須緊束或故爲散弛懈緩者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論文一

亦如勞役之際閉目偃倚乃不至于困竭也

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杜工部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力量氣魄已無可加而孟則繼之曰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杜則繼之曰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皆以索寞幽眇之情攝歸至小兩公所

作不謀而合可見文章有法若更求博大高深者以稱之必無可稱而力竭及驟無完詩矣咏物專事刻畫卽事極力鋪叙是皆不可以語詩也

人之爲人有一端獨至者卽生平得力所在雖曰一

端而其人全體著矣。小疵小癢。反見大意。所謂類上三毛眉間一點是也。今必合衆美以譽人。而獨至者反爲浮美。所掩人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獨至。吾之精神亦必聚于此人之一端。乃能尊其獨至。太史公善識此意。故文極古今之妙。

文章首貴識次貴議論。然有識則議論自生。有議論則詞章不能自己。何者。人得一見。必伸其說發之。未嘗說必不得止也。大忿怒冤抑之意。積于中。則慷慨激烈之詞沛然而莫禦。作文而憂詞之不足。皆無識之病耳。

魏伯子文集

著

卷四

論文二

二

古人文字有累句澹句不成句處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改之或傷氣格。故寧存其自然。各帖之存敗筆古琴之仍焦尾是也。昔人論史記張蒼傳有年老口中無齒句。宜刪曰老無齒。公羊傳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逆禿者宜刪云各以類逆簡則簡矣。而非公羊史遷之文又于神情特不生動。知此說者可悟存瑕之故矣。

文章有宜簡者。孟子河東凶亦然是。也有不宜簡者。

今王鼓樂于此。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是也。鼓樂者。變喜不同情。說秦楚者。義利不同效。情相比而苦樂著效相較。而利害明。兩軍相遇。將卒各鬪也。後民後粟。遺事而已。事止語畢。後則無味也。又有宜簡而不得不詳者。如舜典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朝典。例所存四時四方不可偏廢也。禮制皆同。不煩重叙。而約之曰如岱。禮變之曰如初。又變之曰如西。禮委宛屈軼斐然成章也。文有自然之情。有當然之理。著爲狀理著爲法是斷然而不容穿鑿者。

魏伯子文集

著

卷四

論文三

三

不思貧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兩句起也。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却三句結。都人士詩五章卒章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單承第四章垂帶而厲。卷髮如蠶。作結采綠卒章其鈞維何亦單承三章之子于釣。半段作結。今之人則缺一不可也。

文章必有所以然處。所以然者在文章之意。然非謂文章以忠孝爲意。便處處應接忠孝。蓋幾微之先精

彭彭
不世
并明
理無
不入

神服光與會。有獨得一處者。故言忠孝反不必斤斤。忠孝之言人之感之。無往而非忠孝也。文章有耿來。在心不可處。以示人。并不。即能自喻者。正其所以然。處得此而情境所發益亦不可窮矣。作文貴有木。心有良心。本心者不自爲支離。不因境苟且。是也。良心者不任意在恣。不矯誣奪理。是也。不深原道情。則不可以爲體。不更歷世情。則不可以爲用。不人于法。則散亂無紀。不出于法。則拘迂而無以盡文章之變。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論文四

文章有衆人不下手而我偏下手者。有衆人下手而我

不下手者。然二者之中則難易存焉矣。

詩文句句要工。使不在行。

小題大做是俗人得意。及枯窘人躲閃提徑。

善改者不如善刪。善取者不如善舍。

南曲如抽絲。北曲如輪鎗。南曲如南風。北曲如北風。

南曲如酒。北曲如水。南曲如六朝。北曲如漢魏。南曲

自然者如美人淡妝素服。文士羽扇綸巾。北曲自然者如老僧世情。物價老農。晴雨桑麻。南曲情聯。北曲

勢斷。南曲圓滑。北曲勁澀。南曲柳頭花搖。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落玉盤。北曲如金戈鐵馬。貴堅重賤輕浮。尚精繁卑流蕩。喜乾淨厭煩碎。愛老成黜柔弱。取大方棄鄙巧。求蘊藉忌粗率。則南北所同也。北曲步步搖。南曲轉轉落。北曲折見。南曲宛轉。歸正北曲似粗而深。厚南曲似柔而筋節。北白似生似呆。南白貴溫貴雅。北白或過文或眼目。或案斷南白有穿插有挑撥有理伏。北白冗則極冗。簡則極簡。南白停勻而已。作詩題難于詩。作曲白難于曲。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論文五

文章大意大勢。正如霧中之山。雖本分明而偏全正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肖。若另結構未免列員方竹也。

有出口條理而出手無緒者。便可以出口爲兩家。朽筆此法至捷而妙。

相做到細細做到粗。文章定妙。

兩家醜須極醜。容不得一筆俊俊亦不容一醜文章亦然。

用故事須如訟人告干證。又如一花一石偶然安放。

否則窮人補衣但貼一塊而已

絕句末截律詩然讀首一句卽知是絕是律詩首句每有端凝浩瀚巍峩之意絕詩首句多帶輕利文章各有脈胎非加減舒緘可得而成也

識得呆裡撒好意可作樂府

古人詩文我有力量不忌數行直寫若規倣其詞格苟非市井卽小兒耳

近聽而震耳者錢不如鐺馮夷大袍不如行營小銃然鐺砲間數十甲鐺與小銃不及半而寂然矣浮愈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論文六

六

之聲躁滑而無力凡叩而卽鳴鳴而卽轉者皆力量

氣鬼不足以自持也文章大家小家之辨如此

古人嘗有不通處正古人大通處如孟子謂孟萬金

駒時嘉客猶不必斤斤得其意識其事而已矣今人

嘗有大通處正今人不通處如謂五經相通牽強附

會苟爲同矯爲異而已矣

仙人之術何難治疾而鐵拐之像至今跛足蓋不必

諱其本質也烏限州木之性變化無端要不離其本

形以爲變化如馬精強長蜂蓋離本質卽非此惟矣

李商隱
不似歐陽
不似歐陽
以見矣

古文大家各不諱其偏弊故足自成一家

字有不老不馴不雅必不可用者亦有改句中他字而此字卽老卽雅馴者

作文如作癭瓢籬杖本色不雕一毫水磨又極精細止任元朴者粗惡不堪專事工夫者矯揉無味也

讀書有死工夫無活工夫通而至下不通將大通矣然而至于不熟將極熟矣通者之熟易于忘而不通

者不忘明者錯于歧路而瞽者勿錯也作文流便而至于矜慎不改而至于能改甚或闕窒而終不能作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論文七

七

蓋非苟然而至乎斯境也斯文未善作之至再或至

十焉他何什若無弗吉也故曰識得萬事畢專而

攻一其一必破不破而置之而別攻此百攻焉而不破

也謂及百物不能破一攻其難易者無足攻矣

文有大佳而可謂大不通者不知體者也則官榜示

獄卒者有郭井之鬼陽亭之骨齊車之矢姚官之針

爲語井不與麗而安非獄卒所能解矣

不欲提起至天力量不足使須塌地放倒若只提至

十六神力氣格俱敗矣善唱者知此理

魏伯子
論語之
卷四

其法得此
下天
是十天然

轉折句太多文及不得員動

凡文須有主意而作無謂之文如庸人傳尤不可不

另立主意議論似借此人事實點綴吾文雖不臻妙

亦能鋪叙終篇成一體段否則支吾補綴立自顯矣

文主於意而意多亂文議論主于事而事雜亂議然

亦有意多事雜之文必有法以束之不然則如蒙師

離塾叫喊跳踢開然一星矣

文有四說一曰說一曰不說一曰說而不說一曰說

而又說

魏伯子文集 卷四 論文八

八

王文格公五湖記規矩整齊步武不失七十二峯

記局勢圖亂渺忽難追俱極鍊鍊之法然作者當日

自是立意製作兩篇文字故特如此命局取格故知

連欲作數篇文字非但識議有主其局法之離脫

關生亦必不肯苟同

七十二峯記凡六百一十三字均分至少每峯亦應

八字有零乃提要語占去若干敘次語占去若干他

地名占去若干地名重出占去若干方隅向背占去

若干形勢脈絡占去若干古事形容語起結語占去

若干幾于七十二峯本位無有一字乃其叙次本位

宛然有餘懸厓撒千尺水揚波是何法何力哉作文

不知法遇如此題任是萬斛長才相應一籌莫展矣

定大家文當在其平平無奇處小家必藉新異乃能

指于人家雖無一語可以刮目而平易博厚氣體若

然小家所學而即走也人之才能亦須于事之至平

至雅處觀之若奇事本少而奇才暫應不足憑矣

文能切題乃不應付然欲應付無如切題

由規矩者熟于規矩能生變化不由規矩者巧力精

魏伯子文集 卷四 論文九

九

到亦生變化既有變化自合規矩

大家文如故家子弟雖破巾敝履體氣安貴小家文

如暴富僧渾身盛服反增醜態非盛服不佳服者賣

弄矜持反失其故吾也

擬叔作左傳兵謀兵法二篇兵謀三十二段使事七

百三十五條章法幻忽反若八寸關鎖兵法二十二

段直隸前篇不別立格別立格便應怯便手筆向低

也人家手筆如平原大海不設奇異而有至怪出沒

其間王文格五湖七十二峯記兩篇兩格此兩篇一

格俱非高手大膽不能

眼前景口頭語當時情意中事神妙莫過于此應付
莫便于此

秋山雲亦好野岸草還青今日扁舟上何愁不可輕

入門因婦孺發棹見平生冠石西風裡茅亭應落成

此林頗齊各將別妻子詩也確齋住冠石二十餘年

以子婚挈家歸南昌病作未及行禮遽違妻子而遠

赴易堂曰吾病恐死欲死于吾朋友此其于朋友可

謂切矣乃詩中只發棹一句微見本意不作矜重激

魏相子文集雜著卷四 論文十

切之詞激切矜重便似于朋友有德色而末句憾及

茅亭且若不特爲朋友而來者故曰厚之至也他人

重言朋友則務必輕言妻子看他入門因婦孺子句偏

與朋友並重可知不近情人非矯卽薄決無至性如

此深厚安雅真正三百篇也

文章煩簡非因字句多寡篇幅短長若庸絮懨懨一

句亦謂之煩切到精詳連篇亦謂之簡

有主有客有主中客客中主有主中主客中客有客
即是主主即是客其中又有變化能文能處事者總

此道也

與致極機而反淡率詞語極精而反庸庸皆不識體
要之故

凝叔謂墓詩起云雨止盜暫息乃得瞻先聖言雨止

盜息則先有雨有盜而不得往可知也言盜暫息則

後復有盜而須往可知也前輩云說一是一二此則

說一是三尤妙以作起句截去許多在白紙上

鍊句須簡而明如鄒風淫以涓濁四字精簡極矣却

不費解左傳多簡勁語而費解已甚者不學可也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論文十一

古人作字于楷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

精神機勢所發無能自遏不覺縱筆覽者亦遂怵然

改觀後人見此學爲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

興徒欲作怪故也人有呵欠噴嚏必舒肆震動而洩

之勢無是而學爲張口伸腰豈得快哉文之段格章

句長短亦後如是

凝叔論禹貢謂通篇皆記治水而治水本爲敷土故

首句曰禹敷土言治水之本意次句隨山刊木言治

水之功川三句莫高山大川言治水之成效一節只

三句包絡通篇而語簡意明又並不出一水字中段
忽著照台德先一句是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之德
爲能治水而有成之本所以與能異者此後成服制
貢錫王建官安內攘外禹所爲者皆天子之事至于
聲教訖四海此時竟不覺上有舜在疑于功高震主
尾大不掉矣乃終之曰告厥成功可見以前大事一
一皆重命于舜而舜知人之明任人之專禹無成代
終不敢專制之義盡見于此矣尤妙照台德先二語
著于中段以見前之所以成功者本乎此後之所以

魏伯子文集

雜著

卷四

論文十三

主

保功名亦由乎此只此一篇書法聖人德行經濟道
純治統君臣忠無不盡之而前後中只是六句是
何等章法何等句法何等字法

人以文字就管于人稱曰正之忽念政者正也改稱
口政又念正者必須刪削乃曰制政又念斧斤所以
削也轉曰斧政又念善斧斤者莫如郢人易曰郢政
且或申稱曰郢而最奇者以爲孔子筆削春秋而春
秋絕筆于後麟遂曰麟郢愈文而愈不迫令人絕倒
今俗人作古文地名官名之屬務稱古號以爲新別

而復多錯謬否則杜撰拈合如稱給事爲給諫狀元
官修撰者爲殿撰三孤三公保其一也而通曰官保
牽強支離竟不成語著于文章之內真所謂金瓶玉
釵盛飾欠也又如日居月諸居諸乃語詞而稱日月
爲居諸刑于寡妻友于兄弟于亦語詞而曰刑于友
于司馬遷暗寫亮後姓也而曰馬遷寫亮則古人先
已不通時俗又何足怪乎鄙背之遠不能不望于君
子

魏伯子文集

雜著

卷四

論文十三

主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大事小則湯事葛文王事
昆夷以小事大則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王請大之
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不召之臣則湯之於伊尹桓
公之於管仲百世之師則伯夷柳下惠不爲臣不見
則段干木泄柳宋行王政則湯征葛武王東征養勇
則北官騶孟施舍蓋單舉則似一事偶合對舉二事
則其理若事事無不確者而證辨之力亦厚
古文之所必刪即時人之所甚好惟時人甚好是古
文所必刪也

著住語佳事太多如京肆列雜物非不炫目正爲有市井氣

古大家文雖極奇崛必有氣靜意平處故忙處能閒亂處能整細碎處有片段險兀處有安頓順處不流逆處不費筋力穿插處不小家方正處不板硬如置中器于平澗之案觀者神氣亦自閒定總由養氣鍊格已到故不爲波瀾所撓也

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此庸俗人病也而專好新奇詭怪者病甚于此好奇怪卽是俗見大雅之士不然

魏伯子文集雜著 卷四 論文十四 十四

叔弟冰叔曰篇中所論爲文之法皆于人情物理最近最平處觸悟而出信口說來畢成妙解他人俱從規矩生神明吾兄是從神明生規矩也

要知人情物理卽是文章

論文語

同一肉也而烹與楮之味則大異焉同一烹楮也而剛與糜之味則又異焉以及蒸煮炒淪各有其義極而至于批剝之厚薄舂剝之整碎與夫切削之橫直其味無不分也故同爲一語而出之蘊藉者則腴而有味出之空率者則俚而無倫極而至于同此一語高者足寫其喜怒者足寫其怒贊者以此詈者亦以此此必由閱歷世情養鍊氣候而始足辨之也人之于情則固有怒而笑喜而泣者此亦可以推矣

魏伯子文集雜著 卷四 論文 十四

○○○雜說

魏子客于范公楚人之爲客者詰於魏子曰聞于有言於公而公莫不聽也信乎曰信曰然則何以不我聽也曰范公之必聽者兩無兩有其必不聽者亦兩無兩有無私無求有情有理非獨吾言之聽行道之人言之而不聽公卽自言而亦莫肯自聽也夫本乎兩無兩有之必聽者以爲言雖非范公安得而不聽之於是楚人喑然而若失

魏伯子文集

雜

卷四 雜說一

五

魏子曰歸與歸與或曰何以哉魏子曰吾聞夫君大人之門者雖貴而亦賤也不自爲立而待澤於人者雖富而亦貧也受指使觀顏色人以爲賢而安之者雖榮而亦辱也受人之恩而不報是以其身爲禽獸受人之恩而必報是以其身爲犧牲故君子莫重乎其受人之恩也或曰敢問不賤不辱不貧者亦有道乎曰君子知足以爲富無求以爲貴不諂不瀆以爲榮善退以爲勝隨遇而安以爲樂不飾其所不能以爲能是以榮有餘而富貴無尚也曰然則子之處於

大人者如之何曰委吏乘田所以謀食也梓匠輪輿所以食功也大人之賢者吾安吾分而進之以理義其非賢者吾安吾分而稱之以事功不敢爲徒食也曰然則君子亦謀食乎曰君子之謀食也食焉而已無他謀焉免死而已矣周之亦可受也

客曰甚哉子之好名也魏子曰吾其敢不好名也與哉曰敢問其不敢何也魏子曰名者行之賞也事之勸也趨向之的而實務之券也操莽謂伊周而名之曰亂賊張儀公孫衍謂大丈夫而名之曰妾婦是以魏伯子文集

魏伯子文集

雜

卷四 雜說二

六

真能好名者則必不敢爲所不爲欲所不欲以害其爲名之本翟璜稱仁君而文侯謝任座晏子論賤人貴畜而景公不以大夫之葬葬死馬甚矣名之足以爲事之勸也故夫好名者有取有取者無惡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焉名非徒好好夫所以爲名者而已矣

季成子問於魏子曰君子亦務博乎魏子曰若子務達不務博農非無穀也而粉餌饔飧不能施其刑屠非無肉也而脯醢羞膳不能致其調穀與肉者所以

適口也。君子之博學所以適用也。博而不達不可適於用。肉殺而無調劑不可適於口。是以君子不務博也。曰然則務博者亦有害乎。曰君子之博也能得其意而操其至約以善其用。故愈博而愈精。小人驚博而矜其智小者。堅。僻之學其大足以文過濟惡而遂非。是以小人之博之害無窮也。

武城氏有項脩之子日食粟五升已輒寐遂病腫黃色而踣步。魏子曰是矣夫。是物之無適於用也。情者日吾不知世間何者爲有用也。魏子曰盈天地之間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雜著三

七

何物而非有用者也。士爲學農耕女織工備器賈居貨物跛者唯成施者掃股療者養替者絃歌靡者守至於器畜牛羣馬服遠雞豚狗彘供食用虎豹猛也而皮可文飾犀象痺也而齒角可杯著竹頭木屑至藥也可以備舟楫流汗淖馬渴牛渡埆鳩蠟蠶主穢且毒可以爲藥物猿猴鼠雀蠅螻之屬或賸或蠶可以教技術頑而情者手足不持行耳目不視聽心不思形體不動有田不耕有書不讀有日用不爲有山水花月游藝適情之事不賞食費粟衣費布生費室

死費棺無益於人而有損於天地萬物是淩渤之不如而蟲蛇蛇蠍之所不屑夫安所而用之哉

袁宏道曰他人車馬與輕裘我能敵之而無憾魏子曰善哉能敵乎足以無憾矣。子路大賢也車馬輕裘常物也朋友同道也敵之者小失也憾細人之情也以大賢處同道於常物求無憾而猶有願焉若惟恐其不能者何哉。魏子曰此與共者之難也彼好名之人與豪舉之士乘其意氣之偏與會所偶至能舉千金千乘而相擲之辟猶委之壑於其後也是必不能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雜著四

六

反顧隱忍而棄絕是故與共者情以相求而相角物以相需而相妨事以相用而相雜性相異也則形相時相待也則機相失相分而遠相合而拂相遠也而相餘相私也而相嫌於是乎其有憾也子路曰吾惟與朋友共而至於敵焉所謂人不如諸我我亦無加諸人者也所謂毋意見毋必毋固毋我者也所謂帝力何有者也。不惟不見夫車馬輕裘亦不見夫朋友也。惟無見夫朋友於是乎我之敵人人之敵我蓋可以無憾也矣夫

季成子謂魏子曰：「吾子之於吾友也，未見其有諫焉者何也？」魏子曰：「朋友之道，諫行而言聽上，也不聽不行而悅之者，大也不聽，不行不悅而不怒。又其次也，長以艷然之色，文以僞辨之辭，役有諛諂說貌之容，而我無官守言責，亦何樂焉而爲此不知己者之諛厲也乎？」夫進言有益於人者也，言人者無益於己者也。君子雖厚，不謂欲夫人之無益而已受其傷此百里笑所以知康公而去之。泰孔子於原壤若爲弗聞者而過之也。人於平日亦執不曰親正人而聞正言。

魏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五

十一

哉而言之既及則艷然者與諛諂說貌之狀不召而自至。嗚呼，雖有君子亦安得不牽裳而去也乎？

葉公曰：「大地有私者乎？」魏子曰：「無私。曰：若是乎人靈而物蠢也何無私？」魏子曰：「天地者氣而已矣。氣者清濁而已矣。天地曰：吾未嘗欲何者爲人而何者爲物也，益得吾之清濁之氣而人物分焉。父母生子初未嘗計爲男與女也，未嘗計妍醜也，未嘗計善惡愚智，康強與痿弱也。而夫人之性質不同者，恆出於同父而同母，猶土石至蠢者也，草木則稍靈矣。蟲蛇蠕動

之物又靈於草木鳥獸。靈矣，猶燕鵲之屬，靈且近於人。人質質者不靈者也，而中才靈賢智者又靈之。至於聖人而靈極，然則由蠕動而至於聖人，其遞近而靈者，不過一間而終始乃懸殊也。是故氣之漸及者，然也。人之一身蠢者，莫如毛與爪，而雖則知痛癢矣，譬與脾也。昔也則知通痹矣，手足能持行耳目口鼻則精審察矣，而心之靈又至乎其極。故曰：靈蠢者物之自得其氣也。一身之膚何厚，薄焉？父母之心何偏，敗焉？天地之德何分別焉？是以曰：無私也。葉公

魏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六

十二

自然則氣亦清濁而已乎？曰：清濁之中有純雜焉。聖賢仙佛梟梟窮奇純乎純者也，其諸蠢九而靈一惡寡而美多者則雜者也。蜂雁鴛鴦之屬之有倫雜之乎？人要荒邊裔之人雜之乎？禽獸純雜之中激爲倫駁，是故有人首而獸身，日男而夕女，目生於頂，腰負於項，鳥獸有比肩比翼，蜚蜚巨虛，草木柏葉松身松葉柏身者，皆極偏駁之極，而爲魑魅罔兩，非人非鬼，非禽，非木，石則皆氣之雜，域之至者而爲之，而天地何心焉？是以曰：無私也。葉公曰：然則稟於氣者則

文以節制
終始全
節非行
無謂也

一定而不可遷矣乎曰金之雜沙石也火錄之身之
穢瘠也水濛之人生令子也胎教之蛻蝦化蟬
腐草爲螢靡若不愚克念作聖皆此道也故曰能地
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藜諸生有厚出母之子而薄其異母兄弟者魏子曰
 感也藜諸生曰母吾母也子吾母之子吾烏乎而弗
 厚異母兄弟其母則非吾母也如之何具勿薄也魏
 子曰感也子不見夫燕粟者乎持一粟之種北種於
 胡而南種於越其所生者無非粟焉犁一畝之土消

魏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七

141

粟麥而播之麥雖暖於粟而所生者則非粟也故夫物之同類者以其種也非以其地也子之同氣者以其父也非以其母也黎諸生曰然則粟非地何以種子非母何以生而曷爲乎非以其母乎魏子曰惑也天下者皆地天下之地不皆粟惟吾之粟而種之其地則其地爲粟地焉是以土之荒者弗各也且吾身既粟矣則必本乎粟之種而地之可種者弗擇也故曰母猶地也父猶種也地不能無故而生豈故曰非以其母粟則隨地而不變乎粟故曰以其父也黎諸

生曰江南之橘江北而爲枳然則遷地而良者非以
其地者乎魏子曰哉也橘與枳也性不殊而氣一而
遷之乎枳者曾未聞江南之橘江北而爲枳也皆不
得橘取諸枳焉爲其同於香辛也父不得子子猶子
爲其共同於祖父也疎服之子可以爲吾後而姑舅
之親則無取者爲異種也子誠而不察而徒徇有罪
之母以得罪於其父吾惡子之父也而且不以子爲
子矣

舉恕不避親舉善不避讎公道也舉善不避親舉惡

魏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八

三

魏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八

1234

此謂君之賢臣也。賢君之臣，不避讎尤，公道也。人惟惡人疑己之私，而不舉是，惟顧我之嫌，而不顧其人之善與惡。私莫大焉。魏子曰：主公者，無我者也。君子之視我也猶夫。人人違理犯法，而加諸人，我得而治之人，違理犯法，而加諸我，我亦得而治之已矣。故曰：君子有報讎，小人無報德。夫有德於小人者，其爲不德亦已甚矣。聊笑之。單子曰：與石錯之殺子，同一義。周公之誅管蔡也，與管之封象同一仁。

此中激
勤長石

或有問於東方生曰子游於大人無所求重於州里

有司無所關說於財無所取於人無所貸不亦廉乎
子之事物皆有籍子之圖書記其目於卷之首與冊
之足者必辨且詳而子之立事也必慎不亦勤乎食
無兼味寸紙不棄不亦儉乎施贈不遺財物無所長
不亦慨然乎所爲不擇吉所向不避忌小禮不拘小
嫌不介不亦達乎受寄不通其物受諾不顧其餘不
亦貞乎親者不諱其惡讎者不諱其善不亦直乎小
人諛之而不喜君子責之而不怒不亦公乎己不欲
而勿施諸人不亦恕乎童子俗人與爲戲謔正人君
執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九 三

彭無極曰
東坡先生
最善此
無大小形
瑜人據然
如此亦足
見其大矣
文字直說
直來直去
絕無化意
餘無筆

吾懼人之怪其驟也故而貸焉吾懼人之疑其不償
也遇物而不能不目靡臨財而不能不心動吾以知
吾貪也事物有籍爲善忌也記卷首與冊足畏其煩
於簡取也事必預不耐於臨事思也吾是以知吾情
也儉者寒於財也吾知吾非好儉贈施者不得已也
吾知吾非能慨然也不擇吉不避忌爲有妨於作也
不拘小禮不介小嫌吾知吾躁而不屑吾知吾非達
也不通物不顧其餘生而輕輕非貞也不諱惡不諱
善性而行行非直也小人諛之而不喜不能容也君
子責之而不怒不能僇也吾知吾非公也不欲勿施
諸人姑息也童子俗人與爲戲謔簡也正人君子與
爲恭敬愧也吾知吾非恕非無方而有執也臥而持
書如廟而執卷吾知吾非好學也不能靜也不求完
備吾非能知足也懼災禍也聞斯行之躁也行而必
遂倖也知不足者不行吾知吾非才也學而輒得吾
知吾不能專且久也不畏強固吾知吾匹夫之勇也
不侮鰥寡老弱吾知吾婦人之仁也不憂不患不計
不營憚思也吾非能樂天知命而泰然不動也人莫

叔弟不此
以地之
金有

難於自知。又莫易於自知。吾所能者。吾自知而已矣。
魏子曰。東方生。其不自欺矣乎。人之疑我。是不可欺也。人之信我。是愈不可欺也。人不可欺。故欺人者曰。自欺而已矣。

東家生謂魏子曰。遠近之人。有奉子以師之列。與父之執者。子受之而不辭。不已安乎。魏子曰。非敢爲妄也。行吾敬也。東家生曰。人歉然而下。吾泰然而高。而謂之敬焉者。何也。魏子曰。敬。賢也。賢者欲施其謙。必有所受。而後其謙爲不棄。施諸我焉。以謂我宜施也。

魏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十一 二十五

我却焉而不受。既拂其施。又拂其宜。非敬賢之道也。夫惟賢者。無所不謙。而不敢苟謙。故吾於賢者。雖不敢受。而不敢不受。東家生曰。然則世之敬賢者。其亦末之難矣。魏子曰。人之不能謙。猶山之不能屈。雷之不能嘿也。有謙者焉。斯已難矣。等人於若父若師之列。又謙之難矣。以難之難。式施諸我。是猶置山於背。納雷於袖也。我能受之。是故足以明吾敬。而不猶夫世之遷大而辭艱。若夫世之以斯爲例也。吾例之而已。人之以是爲諂也。吾諂之而已。例與諂。是吾之所

於中其不
此與上條
通篇貫注
爲父特及
爲師之人
而精神全
法家文也
與父特及
師全不相
干爲不敬
古爲之意
所失也于
里哉

叔弟不此
以地之
金有
人其生
於三之師
則本不同
矣

不受也

卷石問於一子曰。吾足以爲人師。而人之師我也。爲之師焉。可乎。曰。可。曰。吾不足以爲人師。而人之師我也。爲之師焉。可乎。曰。可。卷石曰。異哉。子之說師是率天下而好爲人師也。一子曰。子甚矣。子之言之賊師也。人之恥師師也久矣。而又好爲師。則爲之師者。盡天下而不一見。而師之道。與師之名。必將至於後世而不知何物。今斯人之求師也。自以爲不足也。人自足矣。而此不足者。賢者也。賢者務得其師。吾雖非

魏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十二 二十六

其人而不可使。賢者有無師之恨。田單者。卒曰。臣可以爲師乎。郭隗曰。請自隗始。是皆非好爲賢與師。而成其君之好賢與師者。其益爲至大也。故曰。吾不足以爲人師。而爲之師焉。可也。是故師之患在好爲人師。人之患在不好人爲師。
人師賢。賢師聖。師天天。師萬物。魏子曰。庸人擇焉。而后師。如量。價然。辟如藥牛糞。在地塗泥。在於溝急。糞中。砒者。始皇而求之。聖人。則不必其是。病而見。糞泥與發木。爲一。是故物未相須。無一藥也。人不相

服無一師也夫萬物日紛然於吾目而必有吾棄人
日憧然於吾左右而必有吾師師也者斯也在斯而
已

金剋木也而水又剋火木剋土也而火又剋金土剋
水也而金又剋木水剋火也而木又剋土火剋金也
而上又剋水是子從母性也金生水以生木也而火
剋金火生土以生金也而水剋火水生木以生火也
而土剋水土生金以生水也而木剋土木生火以生
土也而金剋木是孫倍祖德也金剋木也木生火而

魏伯子文集卷四雜說十三

三

剋金火剋金也金生水而剋火水剋火也火生土而
剋水土剋水也木生木而剋土木剋土也土生金而
剋金是子報父譬也金生水也而剋木木生火也而
剋土土生金也而剋木木生木也而剋火火生土也
而剋金是祖自殺孫也金生水木即生火火生土水
即生水木生水土即生金是父子遇敵也金生水以
至剛生至柔水生火以至實生至虛水生木以至動
生至靜火生土以至烈生至仁土生金以至通生至
剛是父子相濟也金剋木以斂者剋散也木剋土以

銳者剋平也土剋水以羣者剋散也水剋火以濡者
剋燥也火剋金以變化者剋錮也是朋友相治也水
以金爲母金以土爲母土以火爲母火以木爲母木
以水爲母子母環相生也水合木而生火土離火而
生金金合土而生水木離金而生木木合火而生土
夫妻各爲性也水火相濟必藉於木土木相濟必藉
於水金木相濟必藉於火火金相濟必藉於土水土
相濟必藉於金君臣交相助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
天之長子剋地之長子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之次
子剋天之次子兄弟不相友也天五生土而剋金

魏伯子文集卷四雜說十四

三

之木弟不恭于兄也木火相剋也而相交水土相剋
也而相畜金木相剋也而相成火金相剋也而相合
土水相剋也而相調兄弟有和劑也五行之中有五
倫焉三光之中有三綱焉四方之中有四德焉生之
不已是謂生生剋之無窮是各化而有相剋而相生
者矣鑪烟蒸煖津沫漣洏火生水也火井之焰水而
愈燃水生火也腐木爲壤腐草爲垢木生土也腐宮
發泉土生水也潮汐之地填渚日蹙木生土也有相

內德爲云
有無相生
乃是不離
家是一
則子若而
文於本

生而相剋者矣木生火也而火發則木焚土生金也

而金晨則土駁水生木也而木榮則水瘁金生水也

三五

而水強則金銷火生土也而土旺則火滅有相反而

相剋者矣炬猛釜斲火剋水也章山不毛土剋木也

崩厓圯堰汭陵湮谷水剋土也鳳蒸化鐵核桃銷銅

木剋金也冰海之鑊鼓鑄不熱金剋火也有生而無

剋者不能爲化有剋而無生者不能爲變魏子曰剋

者所以變生之已竊故曰剋者化也化粗爲精化雜

爲淨化有餘不足爲中也泮濁之液滲土而清土剋

水也鉛錫涸金泥沙夾鐵遇火而失火剋金也枝繁

者舊樹腫者癢批削之而益榮就斧斤而成用金剋

木也腎足益心潤玉涵肺水剋火也

楚固之黃生好言道學而千謁不休也或盡有司以

奇貪極醜之術或曰雖然是不猶愈於棄道學而不

言者乎魏子曰私慾之不可冒道學猶矢溺不可以

溷飲食也矢溺終在圓廁則其物雖穢而人以爲常

惟列於金杯玉碗雜之乎熊掌鹿胎之內雖瘴疽乞

人無不惡之多慾而言道學則如矢溺之登於金杯

玉碗泰然而不慚也已矣故曰貪慾而自爲貪慾則

猶有道學也貪慾而自爲貪慾則又知其爲貪慾也

娼女號貞婦人無不共憤之矣且娼女而冒貞婦則

必有貞婦爲娼女者魏千曰黃生終爲禽獸而自絕

於人類則以其道學也

東門子問於魏子曰鬼有乎魏子曰有曰吾聞之死

者謂之滅滅則莫不無也且夫鬼亦何物哉魏子曰

性也性之靈者人爲最死不隨形以滅性虛也虛則

不可滅矣而吾有是形附於吾形而性實如型範金

銀諸物而謂之存性夫其物既灰燼矣而性能不滅

吾故曰鬼者性也東門子曰然則鬼不盈天地之間

乎魏子曰否正人君子不彫琢於物欲也不滿耗於

紛紜正性而養氣故神全其死也則爲神明盜賊奸

以耗而盡之不得有其鬼也東門子曰然然則性宜無不同而善惡強弱愚智有異者何也魏子曰氣質

性則吾既得聞命矣而衣冠亦肖焉者何也魏子曰衣冠附形形必有氣性順而氣質之故因其人以肖

也日其說可得微乎魏子曰香臭之物置諸笥物去而香臭不散其氣積也股肉潰者刳龜羊而傳之創平而所傳知痛癢其氣通也血滲於器積久而為怪其氣變化也烏在乎衣冠不可以有鬼也
芑水公曰取友難矣哉魏子曰貧賤之取友易而難富貴之取友也難而易芑水公曰何謂也曰富貴者人所詣其不詣者其人則思過半矣且夫詣富貴者不必盡小人也徒以富貴之所好在此而勢不敢拂聯且附衆而詣之於是乎不詣者之氣與議為有異

魏伯子文集卷四雜說十七
三

矣識定故不惑於利害而不違氣充塞故能獨立不懼是故小人之詣我者非詣我也詣富貴也不詣之人不以我之富貴為富貴則我失富貴亦必不以我之貧賤為貧賤故曰獻子與五人友無獻子之家者也王應欲投王彬於江州曰江州在大將軍時能立異同必不乘人於厄夫於衆詣之中而一獨不詣則其人為易識矣故曰富貴之取友也難而易
陸子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魏子曰天下皆事也而莫不行所無事飲食衣服男女居室生人所不得已者也為之樂飢寒免暴露成大婦事已止矣禮樂刑政聖人所不得已者也為之禁邪僻復天性事已止矣事莫大於教養而聖人為之甚簡故非不得已而必為者是皆擾害於天下者也今夫藥所以治病也富貴之人恆無病而服藥故體不得其平而疾病生法所以已亂也刻嚴之吏恆無狀而增法故情不得其平而奸偽滋至於疾憤而藥不可依奸多而法不可據又復變方被律而故之是其自擾者欲止而勢不容息無知妄作皆庸人所為也且夫奔形以

故書心經
有明經行
漸於事
事也
當此
第

遺影者影益湯揚聲以遇響者響益烈水行地中而
地上無水衣服附於體而荷荷凡湯之則無衣服故
日本無事也惡惡具好好色無分於智愚貴賤衆寡
古今也當其情之自然而無所擾其好惡則其事已
畢矣鏡受影而得其形物付價而如其值是則君子
之所以處事也

於是或有問於魏子曰敢問子之所謂簡者何謂也
曰不煩也要也明也易也決也擇也略也不多於此
事之外故不煩約而精之於此事之中故曰要也無

魏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十九 三

岐說應見以清風之故明直如是而已故易明而易
無留滯矣故曰決也有百事焉治其一二其餘者無
足治也故曰擇有一事焉得其意而足矣事之爲形
迹者無足拘也故曰畧也故問簡亦有本者乎魏子
曰本之以平恕而行之以安靜平恕則黎矩而易得
其情安靜故雖言而服諒識大體故中節急當務故
寡而不遺故曰簡者檢也能檢制其煩苛紛躁之情
而不使意見之妄乘於事會也天下之事庸常而已
矣庸人不安其庸而思以相勝則詭異偏頗適以自

亂亂則又從而紛更之故一事之中千百雜出欲已
而不能已也不準於古人之法以求人之情而在己
情以制今之法是以事日多而愈不可治如蘇威王
安有之徒足以爲戒也

儀之人有恃其位而叱朋友者魏子惡無禮也絕之
矣上公曰人於朋友率其性之誠然而已禮節其偽
也乎魏子曰人不可須臾離禮性有大不宜率者貪
暴淫辭鄙悖驕情是也宜率而率之未善必不容不
節之者恭而無禮好仁不好學之類是也是故聖人

魏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二十 論

之教禮也必著之爲指鼓拜跪之儀玉帛犧牲之物
而共作樂必發於琴瑟鐘鼓歌詠之聲夫徒曰中和
而已則夫所謂中與和者何所麗乎虎豹之皮異於
犬羊以其毛也人異於禽獸子臣弟異於君父兄異
其禮也而人曰吾率性焉則凡爲淫亂弑逆之賊者
皆可謂之至誠而不僞矣夫惟禽獸率其性而不知
節則子母爲牝牡同類相殘食化外之民率其性而
不知禮則怒殺爭鬪行之如日用故曰人而無禮胡
不遘死蓋演惡其近於禽獸也分莫懸於君臣而君

使臣以禮事莫大於生死而辱蹴不屑禮不可以斯須去也夫惟寡廉鮮耻之人加之聲色不爲羞陰險奸毒者受笑罵而不怒而我以爲友足以敗德誤事殺身而有餘矣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之於臣猶不敢非禮使之也而况於朋友乎

臧上公曰然則朋友終不可以犯顏而相爭矣乎魏子曰相者彼此之辭也朋友者敵體者也友也者爲其父間也爲其賢也友無求於吾而吾有求於友欲其成德治事而保輯吾身家也古之人君有以臣爲

魏子文集雜卷四雜說二十一三五

師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費惠公之於子思昭烈之於諸葛公是已有友之而不得而臣者光武之於嚴光梁武帝之於何點肅宗之於李泌是已彼此相怒猶非禮焉况徒以其富貴加之貧賤者哉愛叱之人苟非貪其利而害之則必不能無故而自屈也故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臣之於君而猶惡無禮也而况於朋友乎

東郭生問於魏子曰君子亦好諛乎魏子曰否吾聞君子不諛人亦不受人之諛曰稱吾善則欣然喜稱

吾不善則愀然而不喜君子何爲其不然也魏子曰君子之情同乎人而所以爲情者異稱善而喜喜已得此善也稱不善而不喜則憂己之有此不善也故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不受諛也曰敢問諛亦可受者乎魏子曰否夫諛者志詭而色便詞誕而事誣貌足恭而神慢是以君子敬而不受也有嘉味焉吾雖不嗜人勸之吾食之可也有糞穢焉人勸之吾食之則吾自滂其口腹而天下人以爲羞非理之與不情而相諛者則糞穢而已矣君子蓋不忍以

魏子文集雜卷四雜說二十二三五

口腹承糞穢也夫惟庸俗之夫好人諛而小人好諛人然或至於諛而不可堪則非君子者亦厭之矣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今言石卑而履之者亦卑君子而受諛是君子自卑也其於諛之者之相去亦不能以寸也

高平公曰黃老何以遂爲申韓也魏子曰忍也忍者必陰性陰者必毒故老子之言曰知其雄守其雌太公之言曰特烏將擊其勢必伏至人將動必有恩色故太公之謀曰陰符而黃帝亦若爲陰符經其道則

季子與
成語中錄
原於陰符
最爲此
加以通切

皆出於至忍而甚毒也刑之慘者莫如兵而五兵職
法皆始於黃帝人之大者莫如生死而吐納採補損
人利己之術皆始於老子至於蘇秦讀陰符之謀則
口舌殺人喪國甚於干戈黃老之爲申韓其效可得
而覩矣高平公曰子所謂毒者夫亦可以罕譬而喻
乎魏子曰女子之爲質也婉孌而多美柔澤而善從
附影附房之中聲氣不出盡闔然一言而破舌一笑
可以傾城故曰謠姬哲婦維鸛維鳴又曰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融泄滑於空洞人或經年不見出而罄人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雜說二十三

則人必死之二者陰之尤者也其滑也處善從也斯
其爲至忍也猛虎不擊物踞步曳尾若不能勝其身
司馬懿甘受中欄雖遇諸葛孔明而卒不可敗與玠
謂金人所以不敵者勝不驕敗不衄吾惟堅忍持久
史迭以耐之卒由是以取勝然則忍者堅忍也殘未
有能忍於己而能不忍於人者也故曰笑者不可測
也

魏子游大潛之穴見石乳所爲有若龍者鱗鬣宛動
伏處而矯舉若升東隱氏曰土石則無情者也何以

丁巧而甲肖也乎魏子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是
故物莫不生于天地而莫不爲天地之所爲足故龍
之爲物則本無者也而天地爲之鑄焉爲之翫焉爲
之頭角耳目鬚髯爪距尾脊焉爲之狀者蛟蜃性者
飛蜚焉爲之有斯龍之始忽然爲而有之則凡自無
之有之物皆爲天地之所撰造也夫是以謂之曰造
物名之曰化工然則石亦天地之所造而亦何爲不
必爲龍乎東隱氏曰吾觀石之爲物有若牀者若釜
竈者若盤盂几案尊卑者夫器則人之所爲也而非
龍伯子文集雜著卷四雜說二十四

天地之所生是故天地之間釜必以鑄盤盂尊觚必
以型几案樸植之器必以斲未見其有渾然而生也
而石之肖之則又何也魏子曰夫器雖人之所爲者
而莫不本乎生物之自然是以聖人觀於魚而造舟
觀於龜鼈而結網觀於天而爲蓋觀於蓬轉而斷輪
觀於鱗介也而興甲冑揚而舉者取義於飛鳥之羽
翼倚而置者取象於走獸之股足方員則諸天地曲
直視諸旋折分合出人肖諸牝牡故器之爲物有必
如是而成器不如是必不成器者是皆出之於一定

建人一身
上經此
所論皆曰
不公非有
得此法解

作兩說

本之於自然雖人爲之而莫匪天地之所生也曰敢
問造物者亦有說乎魏子曰物雖本之於自然然而
莫不由於造試就夫人之一身論之膚不可以自立
也而先爲之植骨以傳肉骨相離而易釋也則又爲
之繩筋絡筋以維繫於肯綮支節之不屈伸不可以
動也爲之凸凹鈐軸以宛轉之爲之血脈以通灌其
源流爲之孔穴以導其氣爲之耳目口鼻以效其官
爲之舌以爲嘗喉以爲嚥齒牙以爲靡華腸胃臟腑
以爲容經營位置咸次第焉是一人之身而百工之
魏伯子文集雜 卷四 雜說二十五 无

他蟲爲子此有爲而化者也人爲虎爲羊爲狗爲狐
爲蛇爲龜此怪沴而化者也至於象牙犀角之有雙
龍豬齒曰之有佛堅石之內之有鐵斧竹木之裡之
有文字畫圖則變化皆不可名是雖有數者之不同
然而必有所以爲之者故不能不歸之於工一物之
中相須莫不周備焉而不知其何以爲之故謂之曰
化工也且夫天下之有形者備諸物而無形者備於
心天地無心人爲其心故天地所能人卽能之而奚
以明其然乎魏子曰物肇萬也而人盡其形天之高
魏伯子文集雜 卷四 雜說二十六 卑

所爲備也取諸首之員者以象天足之方以象地目
象日月耳鼻象山谷鬚眉毛髮象草木腹象海腸胃
象河渠五液之屬象雨露聲象雷霆氣象雲霧尾間
以象大魚或手足而綴以爪甲或心肺而護以膜管
目而爲之睫以遮明軀而設之皮以包直則皆器之
所必須而創造有所取義也曰然則化工如之何曰
媽爲鷹雀爲蛤蚧爲虎爲鹿朽木爲蟬腐草爲螢松
爲石此無爲而化者也刺鼈雜莧爲鼃古塹磨草爲
蠟種臍脰而爲羊幽過飯米爲蜘蛛夫螟蛉之以

容有問於魏子曰季文子有言舜有大功二十而爲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而孟子曰爲天下得人難夫臣
者奉君之令而已君而聖何事不可自命必皇皇於
得人難其事而大其功則謂何也魏子曰自有天地

曾見其目
雖是有為
古之知子
而人通於
流禍代也
非身解不
故久甘不
知

以來惟盤古者相傳以一人任開闢其餘則耕亦有
耦春亦有相以至至微之物鹿伎其群雉雉其雌鳥
鳴其友未嘗不相須而甚殷也是故孔子曰仲叔圍
治賓客祝駝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靈公雖無道而
不喪然則事無大小位無貴賤其資藉於人者蓋如
飲食衣服之不可一日而闕矣客曰吾觀今之有位
者莫不恥於求人又不得已而必用之則隱諱防避
如匿逃藏寇之不可或露則又從而逆億之顛指氣
使之煩瑣鄙屑而雜役之或等之徒隸胥史此其意

魏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二十七

四

則又何也魏子曰夫人樂於見長而護短故功必自
已出名必自己成夫使人謂我有人是不見吾長也
使人謂我必不能不有人是適見吾短也而顛指氣
使與夫瑣屑而役之者直欲以氣吞之使彼之才無
不竭而吾美無不全又不敢舒志抗衡以分我尊而
且賢之勢然而天下之人雖不知其中之有者為何
人而已無不知其中之何人爲必有此掩耳而盜鈴
自古爲之致慨也古之人有作露布而上歎之者左
右咸得稱爲干公異他如何常之直陳代草爲馬周

牛詩章之杜書記平善裴晉公頤皇甫湜之絹如字
數錢思公命輦酒餞助游宴范文正公開漢高帝何
如人之語默然退避胡宗憲聽徐渭涕倒於湖山雖
或不無愛才之過而其人識量豁達心事光明千
古猶想見之未聞有皆其短而以爲必藉於人也蓋
他人之賢吾能用之則我之賢爲更大如官室之美
珠玉之珍錦繡之華我擅之者人羨我爲富貴初非
身充大匠賈人紅女必自爲之而後得故曰斷斷兮
無他技又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嗚呼知此可以爲

魏伯子文集

卷四

雜說二十八

四

大臣矣

叔弟冰叔曰可於周秦間自名一子然子書多以
恍惚無根之言寫其隱怪玄妙之理此獨於日用
人情至平至實處說得愈玄愈實愈平愈奇文字
情深法變胸無成格而筆勢自爲機軸真不愧古
之作矣

○ ○ 偶書一

小人以務爲本君子以本爲務

以惡敗者遲以橫敗者速惡者天情天道隱而度遂故其報常在後時橫者人情人道顯而情危故其報常在當下

善謀必假于真善謀必假于善善貪必假于廉善深必假于淺

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災能常病者無卒死能受挫者無終敗

蘧仙子文集

雜 卷四 偶一 二

四

能爲貪使詐使者乃能使詐使貪非爲貪使詐使也乃所以使詐使貪耳

爲文以艱深文淺陋者爲人行且以淺陋文艱深世道之益文章之始也文章之盛世運之衰也

人之惡者不必無情而人之無情者即可謂惡有獨至之情者雖十凡物無情皆可謂之有情無獨至之情者即十凡物有情總可謂之無情天下無不

近情之君子天下無不溺情之小人

近情者不能入道不近情者不能得道

夫心者火也而清淨如水則養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質實如木則存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禁制如金則檢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通達如土則用心之道得焉

捉賊固當擒王制烏必須剪翼

攤踊與歌舞同節歌舞與導引同用

歌者舞之聲舞者歌之形

惟忍足以治心惟恕足以治事惟平足以自服惟公足以服人

蘧仙子文集

雜 卷四 偶一 二

四

人之毀我也我無是事矣何爲而怒我有是事矣又何爲而怒可以自廣夫子弟而賢肖也吾何爲而不樂于弟而不賢不肖也吾又何爲而不樂可以自廣矣

獅子捉兔如捉象是以捉象如捉兔

識得一萬事畢萬事畢識得一

字。心細如髮所以得大意讀破萬卷書所以胸無半箇學問在乎知非境遇在乎知足

以同同異。不若以異同同。以異同同。卒之以同同異矣。

戶樞不朽。流水不腐。君子所以貴于勤也。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君子所以貴于恆也。虛室生白。止水見形。君子所以貴于靜也。五味稼不厭五行。土不遺君子。所以貴于中也。陽燧映則火出。方諸引則水生。君子所以貴于忠信也。豹死留皮。雉死留羽。君子所以貴于文章也。崑山之玉。入火不焚。吉光之裘。入水不濡。君子所以貴于有德也。

魏伯子文集雜卷四 偶一三 景

油枯出于油而去。油蔗餉出于蔗而解。蔗鳥毒之地。牧靡乃多。螻蛇所生。鷄鳥乃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思以多而怨。作樂以極而悲。生蓋日月往來之理。寒暑推移之序也。故遠怨者。薄責人而自厚。君子之治天下。後其樂而先憂。

水不清者。其調物也不鮮。質不素者。其設色也不妍。平淡乃絢爛之極。寂然爲大智之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鷲鳥未擊。不能勝其身也。矧鑑者至昏。治至明。濯灰者至冷。治至清。君子于此。觀天地萬物之情焉。

身非不可逸也。而勞至則不堪矣。口非不可甘也。而苦至則不堪矣。性非不可任也。而禮法至則不堪矣。心非不可開也。而事理至則不堪矣。安樂非不可耽也。而患難困苦至則不堪矣。富貴非不可居也。而貧賤至則不堪矣。得意非不可快也。而拂逆至則不堪矣。豫謀非不可已也。而造次至則不堪矣。畜積非不可緩也。而用至則不堪矣。任適非不可據也。而不得不然至則不堪矣。精神非不可越也。而衰至則不堪矣。辨言非不可尚也。而數窮至則不堪矣。好勝非不

魏伯子文集雜卷四 偶一四 景

可豪也。百過載至則不堪矣。故曰。有條不敢盡。盛美難爲。是以君子治之以當。然防之于未然。不經疾病。不知健勝之康也。不歷患難。不知平時之福也。不跋涉泥淖。不知除道者之功也。不阻絕津梁。不知濟航者之德也。不設身處地。不知人之有不得已也。不知人論世。不知事之有不得不然也。不臨文受箴。不知平日學問之優悠也。不臨窮遇報。不知隨事種德之利益也。圖雖屢有不足。而后知養我者之思。索屢有不通。而后知教我者之德也。要說而后

不敢輕乎毀被痛而後不敢輕于刑也。見仇巧者之
少鄙而後知大雅之可貴。賤滑者之易厭而後知
體要之有味也。不親其事不知任者之憂勞不臨其
事不知造者之煩苦也不臨則遇變不知因置之難
怨不力則無計不知責備之難盡也。我憚于改過當
知責人之責輕我疾怨太嚴當知責己之責重也。我
受諷而仍有不自當毋以事乘人我受德而多所不
覺當無以理責報也。故曰人恆過然後能改禍福相
依疑悟相長豈不誠哉。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簡一五 四七

善用哉者其愛困也以懷善用哉者其破害也。以
書曰弗畏入畏孟子曰無耻之耻無耻所謂功夫即
在本體。

事械只爭一著一著只爭一先。

凡子曰再斯可矣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
之識此便可幹事。

人有其理我貴養之如神滿一點破則崩決矣。
人子極喜極怒之。多不由本心故君子不恃人之
喜不欺人之怒。

自時試持快志忍辨言暢順事。

忍難忍而忍難忍哭易而忍笑難忍愁苦易而忍
體難忍貧賤易而忍富貴難忍于威武易而忍于
柔媚難忍于怒易而忍于嘻笑難惟難忍也是所
貴乎忍之也。

人貴于善用其短不善用短反以害長人貴于善用
其長不善用長祇以見短。

多言招禍非必此言大而禍至也無所不言然後禍
之來也有不得不與其言相應者。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簡一六 四八

為學受言須內有弟子之心外習弟子之事請學進

言切忌有人為弟子我為先生之意。

強恕不強人便是恕不自恕便是強。

朱子博而又博精而又精惟恐自己不知處令人敬

解而又解詳而又詳惟恐他人不曉處令人感。

幾多氣粗求密反疎。

子弟于童幼時即有半稍長而有老人之號若齋庵
山堂之類者皆父兄之過也子弟安得不生妄誕
痛快之過必有快。

忠告善道非惟防疎辱也不善道則我之理不能出
于人之心不能入

人有貌已是謀心已是服而其中仍非謙非服者人
有惡已自陳言已自責而其中卽且欺且飾者
人愈信我愈不取欺也

以理侮欲如虎侮翼

學者常病人好齊整予謂不然茅茨土階掃而葺之
則嚴遜可儀布衣帛冠帶而緝之則端潔可式瓦硯
陶甕洗而滌之則精良可樂散書雜器積而序之則
藝備二文集釋卷四 偶一七 周允

行列可觀荷伶尚華靡狼籍可厭肆圖奇怪顛倒可
憎是齊整哉

學問日深言語自然到簡處言語日簡學問自然到
深處

過則勿憚改有此一懔反生許多疾病一觸便礙終
身如月浴衣當卜改却得許多信心安淨處

天近垢德不修身之一端座席缺針不正心之一
心神微惕則聚而歸

不受一番痛功夫不得切實

吉人之辭寡非但行多言少也卽終日言亦只要而
不煩

有疑要思到上下四旁尋路不出處然後可問受過

困悶問言則迎刃而解

不能畏懼立一節而畏之

心有拘束則心反安

常自謂性直必粗躁暴戾之氣未除也自謂性朴必

鄙野苟且之氣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懶散之

氣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拘矯僻之氣未除也人性

藝伯子文集釋卷四 偶一八 辛

各有一弊而皆取其似美者以自慰此之謂自欺

人之責我雖未必如所責而所以致責者非無因也

我惟以不如所責者爭辨之而不求致責之出則亦
誤矣

知非是欲然心胸却有雷雨之動滿盈境界

常懷不足則有餘

君子之待人也內則盡己之誠外則如人之器不求

我之無愧而念人之有成

萬惡難消富一悔字不起萬善難舉富一強字不

有一哀矜之心亦是下學人放肆處

言語見解忍不住處此忍嗜欲更難豈知不能忍處即是嗜欲也

快者則輕躁薄之病快心之所出

不恃此心當面錯過徒恃此心尤當面錯過

愛人不以理適足害人惡人不以禮適足自害

凡謂之似者即是不真雖萬分之似亦無一分之真

世固有真而不似者如豫讓漆身吞炭妻不能識至于伯喈叔喈極似之處妻子莫辨然豈能畧假借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偶一 九

待正誠之人當以至誠待誦許之人尤當以至誠待

誦許之人病在不誠若以爲其人本可誠動偶參諸

誦許之意愈增其我以知我我又知之是不惟不得

勸我試其日誦我于誰也而口人之多詐豈不誤

誤

吾人見人獨與信天獨切故其兩說禰福獨明凡人

不知天命故其于福也有求而于禍也有惑

才之于人爲善有力爲惡尤有力不善用才者往往

至于不可制故不可使之得勢不可蔽其聰明

施恩不濫則恩有常受恩不貪則怨不作施恩不驕

則怨不招受恩不忘則恩必長

納諫進言在己有愛莫助之之誠將以如不得已之

意然後我之本心可以無罪悔也

論語二字治心則心一治事則事裕治民則民安

論學問○道學終身作聖神但緣統一賊其衷有勝

拾得樞密力猶使參芪便誤人○堯舜人皆可以爲

人皆堯舜是耶非吾儕下學還初學切莫若之便不

疑○此道無兩淺與深惟于真僞別人會莫言補救

魏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偶一 十

爲微事自反何嘗一對針○學道先生試聽諸矜持

爭忌及迂虛我于氣質全私僻何怪時人敢侮子○

誠中所外聖人言縱使別道不得全聲若杏梅仁似

夾春來紅白各紛然○若不推求處處通一境明白

因遠瞭前當猛虎都常事却破蜂兒整改容

觀我之所以議人則知人之所以議我推我之所以

議人則知我之所以自治

有忌于人人樂從而答之即使不答彼可苟而安也

有忌于人人不從而報之既已不報抑且憐而怒及

施恩者其知之哉補謂饒貴家接之類思謂
人情世故乃天下之至文後笑癡談亦好人之氣生

將然省改如醉得醒如垢得浴如枉得釋

老人語○人生在世間切莫要自棄我親自棄者大

節由暴戾展則多乖張暴則無好氣秉性既驕頑執

构成其勢不順于父母不和于兄弟不合于朋友不

睦于鄉里好言不聽從惡言不忌諱無知而妄作反

自以爲是親友鄉族人見之若疫癘比如十人立九

人相厚契獨不與我言彷彿立無地又如飲食他

魏伯子文集卷四 偶一十一 三

友同宴戲獨不攜我往孤栖坐無味或與人偶立父

兄戚子弟如何此等人相遇不迴避貧賤而暴戾不

識貽與勢先飽很僕後送官敲繫富貴而暴戾衆

人生惡忌重者殺身家輕亦竄荒裔有才而暴戾譬

如飲酒醉自刃跳坑岸自割還自敵總之無福消受

此才與自戕才而暴戾者若黔驢技一蹄一叫間徒

但往處喧居家而暴戾不顧恩與義尊怒卑者怨此

身沒安置況復無好樣子弟眼所視爾可逆父兄渠

豈不逆爾處人而暴戾我更難伸志我罵人一句人

必罵我二我打人兩下人必打我四處處失便宜遭
遇不吉利見我則同窮坐視不周濟聞我有患難
我速死絕家哉如此人柱生在人世豈人棄我哉我
自求人棄我聞老人語勸人後勸自君子落得爲小
人真杜黃

人不可疑人中疑外相友罵人可回言打人可回手

疑人人不知尚與我親厚有心觀無心事事如真有

可憐受疑人終身冤不剖入不可怪人其事大迂闊

既非當面罵又不倩人說彼人毫不聞只我自挑撥

魏伯子文集卷四 偶一十二 五

雖障推寸心終身不快活入莫聽是非徒爾自生氣

我無威可行那得相責治怒發如火焚氣結若繩纏

疎我好朋友離我好兄弟病惡自當之徒快旁人意

人莫仁獸性每事多動怒怒人人未傷先自刺腸肚

甚或自咒罵叫哭跳且舞拔刀截手指頭額撞牆往

既使旁人笑翻令受者傷寄語躁性人性躁徒也

魏伯之喪敬美上哭文伯之喪盡夜哭哭夫以禮哭

子以情也辭下疑象武王周公不疑管蔡月朱啟明

亮以爲謬訟不與天下待兄弟以親愛待子以義方

也大姑多私昵故君子節之以禮兄弟易疎忌故聖人種之乎仁

水無不清修之斯駭矣氏無不良有司治之斯驗矣

善人不幸人成歸罪于天以爲無知是天且因善人而得罪矣爲善之權顧不重哉

上世變中古古變叔季而叔季不得不反乎太初小惡畏大惡大惡畏極惡而極惡不能不制于大

人責我所有而不改責我所無而不勉不可以爲君

蘧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偶一十三 季
子人稱我所無而不愧稱我所反而不怒如金而稱

仁斷所予其小人矣
洛堂只樣也其標皆曰香水銀匠侵盜也其標皆曰

誠實又凡偽作之物其標皆曰真正某地某人某物也甚者印標刻記仍爲假冒面目相視恍然安之然

則君子行已學道處事服官之際可不省乎
理皆正也偏而着之則成邪物皆純也淆而亂之則

成亂邪與雜同他即正與純之偏着淆亂者是也然則君子豈敢恃曰吾純吾正也哉

矯枉過正非也然非過正何以矯枉過正者其勢在正不過正其勢在枉

鄉黨一篇寫得聖人行誼性情直與常人無異是門人極善記聖人處足破學者宜若登天之惑然聖人

邪是一箇恰好有似庸人而賢智者不能及止在此處

毀我者誰向我毀人者是也以我媚人者誰以人媚我者是也人于毀我及以我媚人者欲殺欲割而于

向我毀人及以人媚我者則親愛而信之嗚呼其亦

蘧伯子文集雜著卷四 偶一十四 季
弗思之甚也已
全亭子而無害者非有功德卽至頑固頑固雖日辛受

全不知所以然犬豕食肥甘與羹穢無異也
人不可不在行然事事滑熱便類解開氣

趙括與父論兵父不能折而心弗善也不受諫者援理爲辯而諫者遂屈故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夫以足以則非無理而漫然可備可拒也故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夫既曰禮義矣又何以曰非禮非義也哉

子曰：「君要奸邪，行要奸佞。孔子只貌似陽虎，遂受匡人之圍。黃鐸與黃潛善只同姓，黃誤得殺身之禍。子日：『毋友不如己者，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而況比之匪人乎？」

事理物必機之。上至蓋反有空隙，惟有餘不盡爲無隙。益至盡則無餘，無餘則有隙，有餘不盡則有餘者，既無盡之意，不盡者其地反得有餘，有餘故無隙也。隙者本微細緒而不意猶有餘，餘者故宜之則不調隙。

叔弟冰叔曰：「此吾兄說理之言，也有自道所得力。」

魏伯子文集 雜 卷四 偶一十五 五

名有與兄弟朋友相戒勉者，有精義至理，非大賢以上不能體而姑識所見者，當分別觀之，然要以平顯切實者爲至耳。

○偶書二

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注，難拒絕也。任人包藏凶惡之人，義不可解當是誤任爲王耳。難任人者，卽哲能官人，惟帝其難之意。」

師或與尸囚戒爲將好殺者，也與廣衆也。兵凶器也，殺人而尸多，豈不凶乎？殺人者自以克敵斬賊爲功，故孔子極醒之曰：「大無功。」恭師以容民畜衆爲德，故出必以律其次，左不動則與之曰：「無咎。」其人必丈人，長子於成持重者，臨之而戒用弟子與小人弟子少。

魏伯子文集 雜 卷四 偶二一 五

年血氣恃勇傷生，故曰與尸。小人發忍刻削，不能容畜，故曰勿用。長子則有體元長人之義，故命之以率師也。六三不中，不正交陰而位陽，陽位剛強，陰性慘刻，以慘刻之性，但剛強之權，所謂不仁而在高位也。又坎爻已潛水將溢地不受容畜，故聖人特戒之。雷風皆無形之物，何以謂恆然雷則春分出而秋分藏，風則春束而夏南，秋西而冬北，其方固不可易也。至不可恆而有恆，乃可謂恆也已。

風雷益何也？風動而百草皆生，雷鳴而百草皆發，均

有益物之義萬物皆應生機是見善則遷也萬物皆變窮質是有過則改也

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劉長卿詩青山萬里一孤丹後人病之以爲齊則與矣一

則其矣孤則一矣夫齊飛一色者霞鶩天水之自然日與月共則文人指點之辭也詩曰與子偕行與子

偕作則與子要約之情而偕行與子之事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則自古言世在昔言時先民言人也儀式

刑文王之典則儀者儀其意式者式其行刑者刑其

魏伯子文集卷四 偶二

辛元

法也人不明乎字之理與文之情輒斷之曰雷同亦

或故爲次毛求疵以病昔人之譽此皆學者之病也

黃鶴樓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處空餘黃鶴樓黃鶴

一去不復反白雲千載空悠悠昔仙人以橋皮西鶴

醉來而去樓止以此得名皇詩三句連用三黃鶴四

句乃用白雲對之居之俗人病其不對改首句黃鶴

爲白雲作製起復承之體詩之板陋固不必言而本

事指黃鶴則已乘白雲何所指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音相讓有長音秋句內用韻法也

詩風曲皆有之

李太白菩薩蠻詞注云此後世詞曲之祖按唐詩帝

已有湖上望江南則詞非始于太白也

既生千地其毛似草鳥生于林其羽似栗魚生于水

其鱗似波人生頭圓而象天足方而象地目如日月

鼻似丘山心通鬼神手握造化乃萬物之王宰大地

之心口也然而上爲聖神下之或夷于禽獸

李時珍云楚騷之蘭當以澤蘭爲正俗名孩兒菊者

是也楊升庵曰世以如蒲葦者爲蘭九畹之受評久

魏伯子文集卷四 偶三

李

矣子蘭蘭九畹而蕙百畹者蕙蕙而蘭貴也審爲孩

兒鞠何以反黃子蕙如匏瓜繫而不食匏之老者人

不可食而涉水者有繫之于腰以防沈溺詩所謂匏

有苦菜濟有深涉是也朱子既以爲匏瓜不能飲食

而升菴且謂匏瓜星名繫者星辰繫焉之繫言其繫

于天而不可食天星各匏瓜其不可食亦明矣聖人

之語不若是迂拙也以仲子爲巨擘升菴以爲曲蟠

曲蟠卽蛭矣何後云蛭而後充其操乎西廂記煩惱

怎麼也唐三藏徐文長謂之則麼耶乃古高僧唐三

裁卽高僧矣何用疊稱士之博者恒欲術能物有偶
合卽牽強傳會之又復笑罵衆人以伸其說于謂愚
闇之人固昧昧無聞見荷智慧者用物而失其真其
間亦安能以寸也

詩然號頌言出自口矣巧言如黃頤之厚矣頌言自
口卽巧言如黃也大言不慚豈非頤厚註欠通
人亦有言靡者不愚卽惟聖嗣念作狂也哲者且愚
况非哲乎註不可解

父母可稱親戚會子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是也父
親伯子文集雜著卷四傳二四 六一

可稱夫子夫子教我以正是也母可稱嚴君家人有
嚴君父母之謂是也父兄可稱先生有酒食先生饌
是也妻室可稱鄉里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是也
夫婦可稱兄弟禮不得嗣爲兄弟是也

書牝雞無晨是鳥可稱牝牡也詩雄狐綏綏是狐可
稱雌雄也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準陀作五禽之戲
是獸可以稱禽也天下有大獸五是人皆可稱獸也
爾雅羽毛鱗甲倮爲五蟲是人與禽獸皆可稱蟲也
方若行義員若用智動若遲才靜若得意此郭侯賦

基也以贊郭侯竟一字不可易

觀花者借其生意也玩魚者取其活潑也焚香者所
以治鬱也烹茶者所以祛睡也貯清水所以濯游火
也杖令人輕也佩令人重也暴屏所以養目也蒲草
盆所以洗眼也沈水幽蘭所以養鼻也座小令人安
案方令人坦床矮令人遲也閣令人憩席令人舒滿
團令人局也蓋古人取物必有其意非苟爲飾觀矣
予見今之閱書者或手按而汗濡之或爪傷而辟裂
之或反捲而把持之或塵埃而頓置之又或批評謬

伯子文集雜著卷四傳二五 三

妄點次糊塗夫讀理學之書則與聖人君子相對觀
奇嘖之迹則與英雄豪傑爲期或清曠而遇高遠之
文或逍遙而見仙佛之傳或風流都雅而寄美人韻
士之篇或經濟文章而著名公鉅卿之筆夫安得苟
然而暴殄耶子極傷之標爲俚語而飾以韻曰若欲
細書勿以爪拍若欲看書勿以手壓拍則痕多壓則
汗塌不可摩擦擦則模糊不可捲折折則病癢不可
亂點不可狂塗識者所笑馬牛襟裾書貴齊整不宜
散亂部正行勻秩然

精良人生一樂卽不常讀亦可嘗翻讀之養心翻者
怡預書有廉閣書有文飭彼讀書者自宜愛惜不讀
書者亦宜惜書雖無他智卽此非愚子亦有書百千
萬卷不汗不塵不折不捲君欲讀書奉贈此法于言
武然幸垂笑納

五柳傳云不求甚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
得讀書之大意者也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此得
彈琴之大意者也蘇子瞻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此
得者棋之大意者也飲酒終日不過五合見客舉盃

魏伯子文集 卷四 偶二六 六

浩浩落落酣飽乃過于客此得飲酒之大意者也楊
孝廉云有花無酒堪留客得月等詩頗俗人此得題
詩之大意者也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得不止
此得爲文之大意者也杜子美云苟能制侵凌豈在
多殺傷此得用兵之大意者也陸象先云天下本無
事庸人自擾之此得處事之大意者也
蚊釘齧死燒龍骨而蚊化爲漿鷄嗜蜈蚣齧雞肉而
蜈蚣躍躍生蛆而蛆復生蠅蝶戀花而花化爲蝶
相感相觸相生相殺豈非不之道哉

孟子所引詩書皆不詮釋而獨解泚泄猶吝吝古語
名文人不微象而吝吝之說在當時必甚賤惡而不
堪者故表出之使人惕然而會以文章論之丁榮要
也

于路問成人只是成得個人之意凡做人必先知得
然後行得故首智而利令智昏故須不欲廉靜者多
不任事故須勇任事則貴能沉應矣故須藝而智者
穿鑿多不正大廉者狷狹多不寬豁勇者粗厲多不
和淑藝者

魏伯子文集 卷四 偶二七 六

彼此相成其曰亦可以爲則雖取之辭也迂乃云才
全德備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無侵偏倚駁
雜之弊則是大成之聖人豈節取武仲章之一長可
辦又豈智廉勇藝四者可成耶

叔第冰叔曰吾兄論古每有獨解然雖見他本者
多散逸矣

魏伯子文集五卷目

論

先軫

狼臯

西侯

陳平

陳子二

李泌

于忠肅

施子

自立

君子小人

魏伯子文集

卷五

魏伯子文集卷之五

論

寧都魏際瑞 字名 善伯者

叔弟 歸冰叔訂

○○先軫論

善莫大○于○悔○過○雖○然○悔○之○而○不○善○明○其○過○或○因○悔○而○愈○增○秦○穆○公○違○秦○叔○襲○師○于○殺○作○甚○以○自○怨○然○其○死○也○劉○子○車○氏○焉○此○悔○而○新○過○者○也○甯○頌○述○君○教○其○子○弒○新○君○以○贖○已○惡○此○悔○而○重○過○者○也○晉○惠○公○背○五○城○之○貽○秦○饑○而○閉○經○以○為○無○損○于○怨○而○厚○寇○此○悔○而○怙○過○者○也○蕭○何○為○民○請○地○高○帝○械○繫○之○曰○欲○令○百○姓○聞○吾○過○此○悔○而○文○過○者○也○漢○惠○築○複○道○于○武○庫○南○叔○孫○通○教○之○作○原○廟○此○悔○而○遷○過○者○也○武○帝○寵○文○成○將○軍○及○其○敗○也○誅○高○惠○之○此○悔○而○諱○過○者○也○昔○者○晉○先○軫○無○禮○于○襄○公○集○之○役○免○胄○而○死○狄○師○其○言○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吾○獨○以○為○其○悔○也○憤○慨○激○烈○之○氣○足○以○愧○天○下○頑○鈍○無○恥○之○徒○而○千○百○世○下○聞○其○風○者○可○以○自○奮○于○義○然○其○所○以○用○其○悔○者○則○非○也○

先軫者之大臣以道事君執禮而距義一旦無禮于君當自請斥逐以爲不臣之戒若不獲命平居則盡忠詢過深自貶損有事則執戈地鼓致命疆場盡臣禮以自効使向日之過如日月之薄蝕而復見軫身爲元帥君後恐其死之不逮幸而戰勝敵敗不幸而欲人來首師之附軍禮而莫有圖志喪師辱國是軫將自討而適以討其君死而有知軫雖欲再解其可得乎王曰不能正封禪之失將死誠其家披髮衣縗以飲之黃宗禘祀行讖惑于道家之說而已顧託魏伯子文集論卷五 七 珍二

叔弟冰叔曰議論判入處有力未結另出王且章法良好



○狼臆論

先軫既烈狼臆臆之友曰孟死之臆曰未幾死所曰吾與女爲難臆曰勇則害上非義也于是彭衡之後以其屬馳秦帥死焉或曰先軫狼臆其氣說同也君子寵之不喜辱之不怒軫死悔過其真公臆以烈而死私也軫不猶愈乎魏子曰臆也賢殺曲之殺者右師奔冉有用子于齊師入其軍後甲首八十孔子曰義孟明以穀之敗憤而思報其鋒銳而難犯非難之死吾其能果有勝乎若軫之死惜乎其免胄也臆位魏伯子文集論卷五 狼臆 三

叔弟和公曰文短而開處特多故爲逍遙



天下惟能屈而後能伸亦惟能伸而後能屈何則其
智力不足上人者則必不能勇于下人太王能制周
之王業而自屈于獯鬻勾踐能沼吳而自屈于夫差
然後知下人者非淺智薄力區區庸人所能爲也昔
圯上老人之折子房而授以書也蘇氏謂子房所以
成大事者皆老人之折辱有以教之而深危其博浪
之擊爲匹夫之輕死吾則以爲子房不能擊秦皇帝
則必不能爲老人納屣天下庸人畏富就利此其常
情而老成持重坐糜歲月終于無成者不可勝數子
房弟死不葬奮然于一擊豈獨目無始皇哉蓋已無
天下之豪傑矣夫能伸天下所不能伸者則必能屈
天下所不能屈老人蓋深知子房而特有以試之也
且夫難交者不輕絕難成者不易敗不輕服人者其
服人必固庸人不能與人立異亦不能與人爲同方
其與人苟同而又有一人以挫之則掉臂而去矣子
房之遇老人始而欲臥經而取屣夫欲臥則臥之不
則蹶而進之倏忽之間強弱異形豈非見之明而

✓

不憂威中萬乘之國至廉將軍欲庭辱之則引事辟
道稱疾不與朝會雖爲門下舍人所笑不以介意王
敦既敗王含欲奔荊州應曰不如江州江州當大聘
軍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觀危厄必有整頓
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後王舒果沈含父
子于江而王彬聞其來密具舟楫以待從兄曰自博
浪之祖擊而後能爲圯上之納履子易蓋一而已矣
彭躬菴曰乍看似偏鋒議論深愚之自見確理不
難辨于文集卷五高侯二五

五

○○陳平論

呂后欲王諸呂而難大臣以問王陵陵稱高帝拒之問陳平平曰高帝臨天下王劉氏今后稱制王呂氏無不可復出讓平乎平曰而拆廷諍臣不如君定危亂安劉氏君亦不如臣魏子曰惡是何言哉夫平固挫雀之智也昔有見病雀而治之者雀報以珠鄰孺子慕之梯而攫雀折其股日夜治之以明有恩於雀則或矣夫平誠附陵以左右丞相力爭后必不敢擅王后不王則祿產不得居南北軍祿產不居南北軍則

陳平子文集

卷五 陳平一

本

不能危劉氏夫無所可危何有於安不至於亂何定之爲且平能卒誅呂氏非苟欲附后者徒以柔智愛身又目見呂氏殺梁楚諸王如狸魚肉是以震懼而不敢異議不知信越見殺固已藉高帝之威而鄒侯又爲之助當令平不阿后則大臣誰且與后況大以王陵之愆后方含怒而不能殺何平之以此爲畏也且夫祿產之誅平勃固多以倖勝者勃之旣罷兵柄也諸呂何以不謀勃勃倖稱納北軍勃又倖平陽侯不會聞賈壽之謀則坐觀大亂而已勃倖劫鄼商又

祿或不繼寄不辭印投勃勃何能爲則勃大倖北軍皆左祖勃倖產不知祿去北軍徘徊往來而章乃得擊殺產勃無不倖吾故曰祿產之誅天也吾未見平有盡然必勝之謀定之於早也雖然平能燕居深念以呂氏爲憂豈亦所謂不食其言者與彭躬庵曰刺平處有搏虎扼吭之能而每轉以趙忽見健力

陳平子文集

卷五

陳平二

七

○○陳平論二

陳平佐高帝定天下皆以陰謀取勝平亦自謂吾多陰謀大陰則何害之有爲君討賊爲父報讐爲天下除殘去暴吾之術則陰而吾心可正告於天下陰則何害之有吾所演惡痛恨於平者獨謂其教帝則信出迎而擲之此一事足以滅乎宗而不悔何則信有大功高帝又素疑忌一旦以流言殺信是敗帝殺功臣之心而啟天下功臣之叛漢世之兵禍延連而未已有已者乎爲之也然則平固能保信不反乎不能也

信反乎不能也且夫平之說無不善而其所以說者誅信乎不能也且夫平之說無不善而其所以說者非也乎既明信之不可擊從容而請曰古者天子巡狩南方有雲夢陛下第狩雲夢會諸侯於陳楚之間信若輕出郊迎請天子是信不反也信反必不出則以諸侯之師幸掩而擒之如此則信必不及備而功臣必心服而不叛嗚呼天下有反叛天子而輕身郊迎以自蹈陷阱此愚者所不爲也而況以高帝爲天子乎然則信之心可知也

由子文集 卷五 陳平三

李咸素曰論陰謀最確而通只就一事攻平筆力視前篇尤爲疎勁

○○李泌論

泌以忠智得君有所入諫靡然如風之偃草其最著者莫如全代德父子間及和同乾數事後世稱能諫之臣勳師法泌嗚呼泌賢則賢矣以爲人臣諫君之法則不可吾讀唐紀至建寧譏死一事未嘗不流歎息致恨於泌也建寧之死天下莫不冤泌之冤之甚矣泌冤之而不敗言此建寧所以卒就於死而無救也泌之意豈不曰肅宗猜忍無有父子何有於臣言之無益且及禍然泌於德宗時嘗力爭太子太子卒

韓愈文集 卷五 李泌一 十一

安德宗猜忍不下於肅其指事引據以譏構太子者甚於建寧而建寧忠孝大節又過太子遠甚使太子得安其位而建寧不得免於死則泌之言與不言異也長安既克肅宗夜就泌榻必求去從容言建寧之免且舉廣平不怨建寧與建寧以辭元帥故親泌肅宗爲之泣然泣下曰先生言是也夫以建寧有顯然可白之跡泌數言立濯其冤使以是力爭於建寧將誅之時不幾免建寧於死乎就使建寧不免而臣子之心則既已盡人臣之愛其君也如之未嘗不言言

未嘗不盡國家之事有事於呼吸稍緩不及救者有急之則激從容焉而後濟者漢之汲黯其類也類於翹過沽名其弊或足以殺其身無益其國泌欲處己於肅宗之外然後入諫於其君失則爲愛身誤國以託君子之名而已矣故吾謂人臣之諫其君唯當以唐之魏徵爲法

陳士業曰貞觀侯甚賞抑揚頓挫有力如虎

韓愈文集 卷五 李泌一 十一

○○○于忠肅論

昔土木之變宗社幾危而復安者于謙力也。君于以景帝不讓位及易太子爲謙罪夫。此二者蓋非謙所能得之于帝者也。撤簾之役曹太后以母傳子轉琦久而後得之。漢高帝以子易于張良不能得四皓來而後得之。獨奈何以此責謙哉。且夫忠佞無中立之理。義利有兩全之術。惜乎謙之不知此也。當上皇未歸謙宜密言于景帝曰。昔宋高宗不迎其兄萬世罪之。高宗非果天資刻薄也。亦以欽宗既歸已當避避。

集和于文集

卷五 于忠肅

五

耳。夫宋之天下親出于欽而中興于高唐明。阜不能以失國之父奪其子而欽能以失國之兄奪其弟耶。惜當時無以此言告高宗者。臣願陛下誠心迎復不胎天下後世之議則讓之愈堅得之愈固矣。及上皇之將歸也謙又宜曰。陛下當重禮迎上皇而奉于內宮。極尊養之隆如宋季宗于高宗者。朝聖則率群臣而朝之。庶幾上皇安而陛下之心順如此則景帝雖懷疑忌而知兄歸之必不可奪。吾位奉于內宮而外臣不得交通其亦可以盡吾之忠孝而無所疑矣。及

夫見濟祖景帝崩則上皇繼帝位。憲廟正東宮。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言而自定。亦何有乎奪門迎駕之紛紛以釀成曹石之禍哉。李賢他日對上曰。景帝不諱文武群臣請陛下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豈有招權納賄殺掠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賢之言可謂識大體矣。惜其出於幽鋼南內之後而當日所以處上皇者未善也。或曰謙勸景帝迎上皇。景帝讓而上皇受則謙如之何。曰上皇初至唐家儀詔避位免群臣迎及入東安門兄弟相持而哭。

集和于文集

卷五 于忠肅

五

推遜久乃送上皇南宮。當時不以禮迎其遜位之堅如此以禮迎而頓然受之乎。且夫景帝能以禮迎以禮奉則雖不以禮讓可也。

叔弟冰叔曰。世之論忠肅者紛紛不一。畢竟此二宜曰爲不可少耳。酌理勢參經權以求其事之可行而必濟此魏鄭公李鄴侯之妙用也。然雖聖人不能易若儒者與功名之士只見得一邊矣。○按李文達云。景帝不諱群臣請上皇復位。愚意當日將臣于迎復于易儲于朝南宮以義爭者十無一

阿景帝旨者不啻十九然則不利上皇復位者衆
朝皆是矣漢大臣曰少帝若長吾屬無難類使當
日無奪門之舉安知小人不蘇外立君以圖免罪
而求利權者乎卽社稷臣如忠肅當景帝疾危亦
未聞一語及南宮與同列密謀何哉此奪門之舉
未可盡非而文達之言未可盡以爲然也大約忠
肅志立功名力安社稷此外非所措意如管仲相
桓公只在成一匡之功魏徵相太宗只在成貞觀
之治其家事皆若不與聞者嗚呼求之古大臣則

魏伯子文集

卷五 于忠肅三

十四

有問矣因閱此文而附識之

○○施子論

魏子曰施子者無他情與義而已矣孟子曰非其義
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郭弗視也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須受堯之
天下不以爲泰故施子者顧受之木也我之所以施
之者固不必視其人之受之我之所以予之者固不
必視其人之取之故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
孔子受之矣若曰其交也其接也者道也禮也道也
禮也受可矣而況施者乎昔者孔子之衛遇舊館人
魏伯子文集

卷五 施子一

五

之喪入而哭之慟出使子貢脫駟而贈之孔子曰夫
鄉者人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而惡乎涕之無從
也子路治蒲民有役于溝者人與之節食一啜聚孔
子止之子路曰見阻由之行仁也子曰爲政有人民
勿使粗小惠而官自市也故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昔者燕王曾讓國
于其相子之而國大亂伯夷叔齊位貽于中子而夫
子賢之何門讓者爭之本而子者奪之階也故曰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昔者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使子貢脫駟而贈之
頭淵死輅請子車爲之梓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可從行也輅也死有棺而無槨及原思爲宰辭九百
粟天子以爲宰子鄰里鄉黨由此觀之窮之于情則
通以其義而斷之以義者亦不至于惆悵憤懣而鬱
鬱以傷其情故曰情者事之本也讓者禮之實也恭
敬者智之本將者也書曰儀不及物曰不享齊王饒
孟子以兼金而不受孟子曰此無處而饒者是貨之
也故君子知所以爲受者即知其所以爲施者而已

魏伯子文集

卷五

施子二

夫

今夫人之施于人者未始有使人不可受之者也
夫施于人而使人不可受焉是與于無施子之甚
也夫不使其人之可受而我輒用施是猶舉而委之
堅管子曰言雖受焉而奈何以其身爲溝壑故曰受
而弗振舉畜之也子人者不難其有恩而難其有禮
金之屑雖貴而不可著于言律而出者亦悻而
入著于知其無所受之于是乎不以人爲溝壑而自
傷其患昔者孔子之鄉道程子于道而語終日遂載
顛子路取束帛以贈之若曰夫程子者天下賢士也

于是不贈則終身不見不中焉其何傷其脫駟于舊
館子貢之徒以爲已重也而曰吾惡乎涕之無從主
于輅也死則又不肯從行以爲之梓夫君子之所以
與人接物者情與義而已矣大情至矣不必斷以義
用情可也情至矣有義在焉無以傷乎情中焉可也
情至矣有義在焉而情不得而義而均之而有以勝
乎其情則用義君子知情之可以通義之窮也而亦
知義之可以救情之失知義之可以得情之本也而
亦知情之可以就義之極故後生乞諸鄰而子人聽

魏伯子文集

卷五

施子三

十七

孔子無有取焉言非情實也昔者魏公子有功于趙
趙王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退讓無所于受當時莫
不以公子爲賢而嘉趙之不取其報禮故曰施于者
行乎其所得不得行亦止乎其所得不得不止孔子之
脫駟也義也救夫情焉者也其于回也而不徒行以
爲之梓也義也至乎情焉者也乞諸鄰者不近情者也
贈程子者情也而實義也行于其所得不得行也昔
者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夫子曰自今以來魯
人其不復贖矣夫非以爲非義也而子人情難乎其

爲繼故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爲歿其者亦情
家之有無而已或曰施者如天之無所不普也而十
則必有其所以相與者而後及之是故爲君也則施
也而無歟而天下之爲君子者蓋亦惟情所予焉
邱邦一曰以情義而已一句爲主然不死煞分解
中間故爲千條萬緒離離合合不可駕馴兵法所
謂圍亂而不亂者也細看他統結字處方知其
妙○通篇俱用故曰昔者接却安放俱自不偷此
匠心結構之文

○自立論

大人之不能自立者則有以依附乎人也依附乎人
者必有所^①顧無^②論千駟之與一分而視我之相求
者則固以爲吾之求之矣求之而得則與人者驕人
求之而不得則與人者又驕人而且以爲難求之而
不可得也則其自視大而視我也小自視尊而視我
卑則從而狎侮之惡明之役之如奴隸視之如侏儒
故曰大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夫彼之自大而小
我自尊而卑我者則誠見乎己耳己之所處可以加
魏伯子文集 卷五 自立一 九

人則無所往而不加而爲所知者則皆其可以受之
之人及見其受之已有餘而其加之也則無已然後
知其所以受之者乃其所以加之者乎故欲自立者
則在乎爲無所可加之人而已矣故君子不可以有
所求也

子弟和公曰不求人是吾兄遠世本領故言之遠
切如此

○○君子小人論

君子之所爲者無往非理。小人之所爲者無往非非。理故君子不必與小人論理。而思所以待小人之情。蓋小人忌君子者。也不探己所爲之非理。而較君子所以待之者之事。君子與之爭其名。而暴其義。則人之罪小人者深。而小人之損益甚。蓋小人之無狀也。君子必有所不堪。吾惟有此不堪者。而或與小人相較。則小人愈生其肆戾之心。惟君子有君子之德。而如小人之所爭者。如此。吾不如此。而爭之。蓋君子之德。伯子文集 卷五 君子一 二十

以爲君子者無私而已。其實雖無所爲。而所以然者。未始不以成其名。夫汲汲于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君子而與小人爭。亦君子之私也。夫惟無居其名之心。則君子之事成。而小人退矣。

東坡大論論也。然君子與小人共事。有必不得。爭之時。只無居其名一語。最爲得之。

魏伯子文集

卷五

君子二

十一

魏伯子文集六卷目

策

時務對

道同風

用人對

策題附

魏伯子文集

卷六

魏伯子文集卷之六

策

宰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若

叔弟 蔣冰叔訂

○時務對

伏承策問時務之急竊謂救今之急無過于用古之方古方之效莫捷于太學用人理財之政用人理財莫急于除害人害財之賊用人之大賊曰姻婭之人是也理財之大賊曰聚斂之臣是也朝廷有一姻婭

魏伯子文集

策六

時務一

之人必使賢人君子無一立于朝廷如唐之李林甫盧杞宋之王安石蔡京韓侂胄輩或蔽以術或陷以機或顯然攻擊誅鉅或以爲黨而錮絕同類以及子孫或媒孽文章焚其書冊禁其學術朝廷無一正人而其黨類遂日以布毒于天下故大學不言所以用一個臣之法而止重言放流姻婭之人既曰進諸四夷又曰不與同中國雖要荒之地猶恐其或近者蓋誠慮其宛伺援引以圖後進而妨賢病國之禍食甚而未有已也宋神哲寧之世類多調停而小人與宋

終始不可復除。君子謂司馬光呂公著趙汝愚去之不盡。流之不遠。是豈得爲能。好能惡之仁人哉。夫國家無大小。人雖無大君子。亦不至于大亂。如人無痼疾。雖不調養。亦不至于死亡。故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害之不除。雖有利而無濟病之不治。雖飲食調養而無功。小人皆如鴆毒。未有鴆毒入口而人不死者也。朝廷有一聚斂之臣。則下之希旨營私者其人不可數計。蓋利本人之所欲。而又處得爲之勢。是以朝廷用一而有司。科十。朝廷偶用而有司。援爲定例。朝廷蠲赦而有司。急征。即使糴于刑辟。不追畧出其悖入之財而安。全如故。攫刻愈工。務使小民無一絲一粟之餘。弱者死飢寒而強者驅爲盜賊。故孟獻子曰。不肖聚斂之臣。賤之等于雞豚牛羊。又曰。寧有盜臣惡之。過于盜賊。蓋誠見其足以驅民爲賊而喪亂人國家也。然用人有大道。則在取之以身必忠信。以得之九經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是也。驕秦以失之孟。子曰。池池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是也。生財之道。則在食與貨曰。生曰食。所以言食也。曰爲曰

用所以言貨也。食之本在務農。貨之本在通商。惠工不奪農時。輕徭薄賦。則力本而無失業。故生者衆。國無游民。軍無饑兵。朝無冗吏。則食者寡。無煩興作。假和催以妨工。無撓行重稅以病商。則安于居肆而樂于懋遷。故爲之者寡。率之以儉。則安靜而寡作。正之以禮。則抑僭而不奢。故用之者舒。夫百姓足而思亂者自古未之有也。百姓足而君不足者自古未之有也。也是故用人無在多內。得一宰相而六部之尚書無不當矣。外得十五巡撫。則一百五十九府二百四十州縣。無一民得有其財。故害人害財之賊不除而國

家得人財之用者尤自古來之有也。國去其害則雖不與利而利已興矣。人去其病雖不養身而身已養矣。愚故曰救今之急無如用古之方者。此也。然古方有二。而今用其一。則天下可以旦理而夕平。蓋今之至急者患于財盡而財盡之患在于民窮。朝廷之取非不薄。通貨水旱殘破之救非不頻。雖時和年豐而民日見飢寒者。督撫之貪暴不誅而有司利之者衆也。誠用不貪之人則雖不理財而財已阜矣。故其一又在用人。

伯子文集 卷六 時務四

與利不若除害。然除害易于與利。利必如何如何而後與害直去之而已。用君子必求君子而後得。去小人則但須誅誅。況今之小人貪暴庸劣人人可見。非如古之大奸爲難知難除也。罪惡顯著賊貨狼藉者。倘籍沒以備軍國之用則尤不須別爲理財計矣。白計

計市草曰簡確詳快是絕妙救時奏議。然古今之要無不在此中。論書義可補註疏。

江潛夫曰文字起伏波衍力致洗厚。兼賈長沙李一忠定之長

○用人對

從古帝王自堯舜揖讓以外。未有不因武功得天下者。非獨今日爲然。然大定之後。莫不置武功而尚文德。蓋非經濟學術不足以治安天下也。今天下定矣。而民之舊被兵革者二十餘年。猶戶口未復。城邑虛田。敝廢財用之幅員有餘。而經費益絀。國家未嘗不受兵革之病。則非經濟學術不能治安也。明矣。今念諸學士大夫修儒術者爲無用。而專任未嘗學問之人。尊武弁廢節制以爲國成家。皆由此輩文章句。

伯子文集 卷六 用人一

小儒浮華末士。誠無益于世務。而博學多識熟于古今興亡治亂之故者。竟其才用。實足以安養生民。以及稱一官修一職。自古及今。莫非讀書明理之士爲之。史傳所稱成教可據。今欲修崇文廟。則或曰孔子曾振幾城。欲證元臣爲文正。則或曰有何武功。其或群然而譁曰。若但用旗人。則天下治安久矣。夫治天下者。譬猶作屋。基址未平。則鏤鉏鑿鑿在所必用。材木曲直大小短長不中。則斧斤刀錐加之。若旣施。輒斲塗丹。腹而猶日持斧鑿。斷不休。曰此屋此輩。

所成也。任其所爲則豈復有定乎哉。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古下戈弓矢之後必藉修文秉教者安全之子產曰傍聞學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今謂此等用之無益而徒任習武末學之人是何異使木工造布石匠縫衣欲不顛倒錯亂豈可得耶。夫文士不可用者以其不讀有用之書而朝廷求士始試以無用之八股終改爲空疎之論策其與故弊識識徒使無聞無見之輩倖功名。一帖陳出而服官何所知識及苟且貪濟誤國病民則旗卜之人益以藉口遂謂

叔弟冰叔曰論最透快當右武之日故其文取明切而不求文亦時務之一端也

○一道同風對

風俗之醇疵係乎治術治術之醇疵係乎學術而學術之醇疵係乎心術此古今同風之盛必本于一道也。道之盛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世獄逆暴亂不可指數風俗之敝極矣豈其道有不足與一道之本雖出于聖人而同風之權則在于君相故也。孔子道不行于天下獨行之于弟子弟子之習其德行言語文學政事者彬彬乎若一代禮樂衣冠之制行于道路而人皆識之沐浴鄒魯之間隱然成其風俗此亦一道之明效矣。如執事所問道莫尚于孔子孔子之徒莫著于四科誠不易之論也。執事又以爲孔子既歿至漢武而道大明其時爲文章者有相如專史學者有遷四疏說盛于賈鄴政教數于向歆亦彷彿乎孔門四科之意思以爲漢武非能一道同風者也。當時尊孔子者僅發端于仲舒之對武帝亦好其名因以罷黜申韓蘇張然仲舒官不過江都相未嘗稍竟其用相如以夸靡之辭勸百懲一輒恨生不同時死而求其遺文又堅封禪禱祠之惑然則武帝之所謂道相

如之所謂文亦可知矣司馬遷之史記雖其文足尚而論排無稽不合六藝至于班固鄭賈向歆之徒廢疏裁于臆斷經義成于傳會甚者依附權奸身爲寵賈高談道義而天下之心術日詐國家之氣運日頹其于武帝相去百數十年數百年之遠抑豈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其流弊一至于此哉惟宋祖以忠厚開國敦禮義尚廉恥朝無顯僇之臣民恥赭衣之辱化淳俗厚如在春風之中于是乎韓范司馬歐蘇周程張朱諸賢連葉而作理學文章經濟之士史不勝書

伯子文集 卷本 一 道二

而肯出子正心誠意治其心術學術以裨于治術故其後雖碑列黨人禁嚴僇學有寧死而不肯依于邪僻者蓋在上之道既一則在下之風欲不同而不可得此實非漢唐之所及而執事謂今不及宋而況于漢是以爲漢猶愈于宋也執事又謂國家崇尚孔子至于程官進士亦取題于四書道亦可謂一矣而風俗不同士習日敝者愚則以爲士工摹擬之虛文上下相酬以詐僞一切經術道德之文博古好修之士舉世視爲怪物而莫之或顧甚或四子五經音義議

謬不知其非烏獸事本嚴註詳僞不明其物帝王之姓名未識歷代之國號莫數夫方藉此以爲終身富貴之資而竟等于路人而不相識此其心術學術已不可問况治術與風俗耶執事又謂今者廢八股尚論策已復漢宋取士之意愚謂策必五道又限字幅論必拘體戒犯下文又會議以空靈疎宕者爲中式此則仍乎八股之舊而加甚焉初未嘗求實學也而欲使天下士如韓范程朱者奮起于其間不亦過乎然而其策則尤有本焉不可不察也今夫風俗之不振由廉恥之不立廉恥之不立由禮遇之不行人以君子待我而自願爲小人者鮮矣人以小人待我而自願爲君子者亦鮮矣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君待士以禮則士之自待益重一人倡之人人效之上之成爲政教則下之成爲風俗所固然也漢尚駕馭而一代之治雜于霸唐不修帷薄而畢世之風趨于淫故曰身教者從言教者訟又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然則士習之端必先端于朝廷而君德之修又責成于輔相則賈人不求多而自多風俗

伯子文集 卷本 一 道三

不求正而自正矣

此予康熙乙巳北雍試策也主司推尊漢武于孔子之後而又以班固鄭玄向歆爲武帝時人皆歐陽公知貢舉有學子乙夜叩櫺問堯舜是一事二事最爲難明者惜是日無此舉子與主司問難當不止莊孟相遇也自記

叔弟冰叔日以攻難爲幹旋卽以幹旋爲清稽與捧腹解頤之文而中間指切時弊處亦自透快

魏伯子文集

策

卷六

道四

十一

○策題

問創業尙武守成右文古帝王之所以又安天下者端不越此而武威所記歸焉故牛氏以示天下弗服其去大定之時僅復四月故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是創業之始遂已右文其時如奄如五十國尙未殄滅如之何其偃武也秦始皇以海既盡銷兵器爲金人十二亦示天下弗服矣而當繼而起者十室而五其爲偃武則同抑何其于周有間也先民有言職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而

魏伯子文集

策

卷六

策題一

十一

又曰帥之所過爲荆棘是兵之病民者甚矣故江漢之詩曰不置不處三事就緒然則備之之道可得而詳言與晉滅後秦明初之得江西漢成諸將軍之禦倭皆以徵兵太急後致殘失而漢武之世

盜賊幾徧天下渤海爲刺難遂獨覓文法而卒成賣刀買犢之治者是邊何道也哉國家者定海宇將三十年文教武衛罔不揆奮而華面尙遺于伏莽介冑或半于援鉤乃謀國者猶病武將無權毋許節制外

兵不武填以禁族其于自古守成右文之義抑將無以異乎今欲及族不歸馬之風臻假武修文之盛如之何其可也爾多士邇等丁膺久矣其悉心極言以對

叔弟冰叔日中有大業論在而抑揚斷續自饒古致

伯子文集七卷目

銘

笏

破硯

鏡

提燈

麗天刻印

硯蓋

墨斗

伯子文集

卷七

墨海

宋澄泥硯

太傅書厨

座尾

詩筒

字間

龍尾硯

贊

羅漢二

墨斗

古硯

扇

不香居

竹里圖

李梅偃貌

范生則明

錄界尺

范公印匣

學士書厨

餘書厨三

書案

座右

細心

端硯

燈

筆筒

銘墨

王說作硯

粗硯

水中丞

鳥篆封

花筆囊

端硯貽子

土室

和公書厨

吳長文墓

毛子委像

童子大士

觀世音

像贊

塔經

關公

牛贊

張道遙

吳書翁

蓮花

梁子靜松

侍坐圖

西番圖

季生奕

灌瓦硯

空空

天堂

陳叔峰

古詩

雜龍三章

五雜俎

荷華二章

夏日

古詩二

翠微四章

伯子文集

卷七

尊酒前陳

魚洲

丁未廢竿

五言古詩

古詩

古離別

西北

怨歌行二

石上

西姑二首

野狐行

黃雀行

翠蜂行

西窗

慷慨歌

疏雨

翠微睡醒

秋日

十四夜睡起

獨眠之一

古意

猛虎行

將軍行

恩官行

張曲江像

讀易堂詩懷兩弟		雨中	
桃葉旋	夷齊廟三	夷馬營	
子夜讀曲	讀疑叔和公詩文有作		
感懷	吳船	芙蓉	
花間偶作	王母簫夫人		
七言古詩			
桃花歌	秋風豪士	桃花園	
芙蓉辭	古相思	三月三日	
鳴鶴篇	姑惡	秦吉了	
魏衡子文集 卷七 目 主			
疏却布袴	黃栗爾我	谷各做工	
布殺	婆餅焦	古宛轉	
白鹿洞	烏夜啼	艾如張	
新晴	三松山水	冬獵篇	
粉壁画竹	海		
五言律			
雜興	堅上人	山井	
翠微峰	梅村月夜	秋興二	
松庵	雲樓	野望	

感興		西子		雀子
陰	漢江	中秋漢園		
夢方先生	劉公廟	生女		
無題	村落	梅源		
小李將軍	秋山	送別		
西園春夜	春恨	老莊		
朱槿	春塘卽事	博羅道中		
句曲	答謝怡古	卞道人		
秋山夜月	署樓題壁	得西廬寄內		
魏相子文集 卷七 目 四				
少賤病中二	師中	開幕送友		
手仲問	司空程公	吏部程公		
山中	山桃	葉卷上人		
送蔡二	送幼剛	送子弟之廣		
送止山入廣	西園秋夜	贈梅		
中夏	酬木大師	送楊二		
芙蓉	得饒子信二	雙江寄內		
螺山亭子	七夕	分木龍王廟		
朝鮮使者	虎石	邊山		

趙七娘	都中雪夜	送鄒坤初
梅	回梅	郎中七夕
片紙画大梅	相國放鳥	梅
郎中送客	送周士入廣	張穆西廡
郭翰林書樓	秋夜雨	黃河舟中
吳山	渭水	同撫軍出棧道
觀獵	五丁峽	蜀道
磻溪	画眉關	望嵩
出國谷	太湖	署庭醉菊
魏伯子文集 卷七 目 五		
送劉長聲	長聲歸贈詩韻一本	二
種月樓	黃氏且園	天台
桃源洞	石梁	赤城
禹陵	雁蕩	劉府
桐江同范公登釣臺	同范公行雪	
知凝叔在揚州	二	不得歸故山
贈袁聖官		

魏伯子文集卷之七		
銘	寧都魏際瑞	原名 善伯著
勞銘	季弟 禮和公訂	
不敢忽也不敢拂也與其都俞無密吁咈也		
墨斗銘		
墨斗者平池硯也剗其腹多受墨銘曰		
庶平屢空其點足以容		
魏伯子文集 詩 卷七 一		
端研銘		
紫而澤堅細發墨		
以之德全于世矣相視		
者不必論其古今也		
破硯銘		
不求全永爲我固存其破人皆見之君子之過		
古硯銘	有序	
伊水楊子遺予古硯刻其背而銘之序曰此		
仙湖陳司農家物武人用以洗刀索而得之		
右股折矣命工裁平留舊引兩綴銘而司農		

蘇背刺于堵者序曰予居南都長安街于隙地鑿飲雀池得舊硯云云二字而有銘曰其

銘不存蓋楊子所謂股折者子觀其硯匹激泥而異諸端銘復爲銘之銘曰

業其短故足全誌于司農爲我田

燈銘

不自照何爲明其而不自明其予藉其光

鏡銘

予欲監視辨色而立此首山之銅予還汝溺汝無面

魏伯子文集詩卷七 第二 二

從

扇銘

君子春夏小人秋冬

筆筒銘

筆曰管城失其實矣爲銘曰

竹青青維管之城

提燈銘

不飾行于昭昭不墮行于冥冥

不香居銘

大人有短所以見長惟有不香乃見其香如水入水如素入素君子之交善人之室

銘墨贈人

冰合煤膠投泰摩頂放踵與君一

爲曾子麗天刻印銘

印草一面文曰靈秘通仙蓋以翻何寓專字

其一面爲賤字者曰示現不測徒取與君相

偶耳爲之銘銘曰

雖萬億終不變取謂子面如吾面

魏伯子文集詩卷七 第三 三

竹里 四銘

蘇子瞻云字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

人瘦無竹令人俗予以爲俗不必肉不俗不

必竹也銘竹里園

我有洪園水澆竹菜有客有酒有蔬有肉人亦有言

有竹不俗假使無竹人皆肥與置肉于竹肉不俗諸

啼彼有筠個個皆妙微風適至天然而笑我于竹下

乎子瞻曰爾真俗人子瞻大悅

銘王說作所贈

靜而厚意此吾之石友

視蓋銘

既守黑彼善藏其斯為天下之文章

鏡銘為李梅仙作

秋水為神寒玉為骨是邪非邪呼之欲出

祖視銘

吾之筆也如刀而斯以為礪

墨斗銘

父之淵筆成家吾方若子安之蒙頭而何惟乎翟子

魏伯子文集

詩卷七

銘四

之故

范生則明研蓋銘

水有已人士並刀貝出日月映石而升草玄血藏之

名山得金井

水中丞銘

硯注也

子瞻萬斛子建八斗一勺之多文章淵藪

墨海銘

墨一十餘千正就宜之燕詩筆

鐵界尺銘

剛方正直而以規我德

鳥篆封字印銘

青鳥音朱鳥迹紫泥光面關塞

宋徽宗汪泥視為汪石老銘

黑水之裔邊洮河光于即墨顯政和沐浴汪公千頃

波渾而不溜礪不磨

此視已舊主人惜之不用也

范觀公學士印匣銘

六合之中名字徧勒諸金石垂文獻上陵下谷永不

變

魏伯子文集

詩卷七

銘五

杜元凱字季雅名藏高山大澤

五采花筆囊銘

矣其處我欲殺之文乃益彰

書廚銘為范太傅作

昆昆乎無所不容也井井乎無所不析宰相須用讀

書

宋大

門

門分

比諸六臣作殷宗之平格

六格

書廚銘為范學士作

內博與外直方是以美差然也而人莫覩其所藏

銘端硯貽兒子世傑

出自端是以方以貽汝真精良

塵尾銘

塵尾受乎陳言之務太

為傑子銘書廚

為陸彥深工儉稱醫

為朱遵度時從幕府書廚

欲以遺其子

孫當善讀諸其父

然後知不足為腹無為目

若為而已日表架欲書而已日酒盡貌焉而已日優

魏伯子文集

卷七 銘六

木

藏焉而已日書廚

土室銘

石室土室下中鑿石

東房西房此建東房此房在西

椿樹楸樹

房北二抵南向北向

實在方南

詩筒銘

古詩國歷元白

字節以台元一與宋詩為附公正派稱古詩國○詩筒始于元白

銘書案日淨厚寬平

淨簡潔以居心厚貞固以幹事寬優餘而受物平坦

易而行走

為和公銘書廚

理袖欲虎傳翼博學執拗王安石

字開銘

以竹為簽鈔書間字使不眩行銘日

沈休文謂此公護前吾以為非蔽賢也

集古人椿言銘之座右

求福不如避禍遷善不如改過結新恩不如還舊債

與一利不如除一害

為吳長文銘墨

魏伯子文集

卷七 銘七

七

天下知吳氏之墨

吳氏墨鈔

子雲擬易惟此墨之為得

玄精

雜諸他墨他墨皆白千古重華乃在玄德

玄元氣

如犀角石相著此長文氏之所作

文犀

龍尾石硯銘

視其友則管城也提其入則管寧也

細心錄

譬如抽蘭升之又升

紫

譬如剝笋重而又重譬如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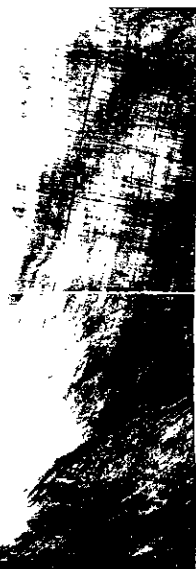
髮針入其空譬如射鰐矢貫其中譬如掘井九例必

高僧如爲山一簣功位如狎虎如馴龍如養
老婦如訓蒙如衣敗絮行荆棘中譬如百泉流匯相
逢又如複道宛轉相通毋遺于抽毋便于工驕心能
已應見雷同君子戒之亨乎有終

魏伯子文集詩

卷七 贊

八



魏伯子文集卷之七

贊

寧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著

季弟禮和公訂

羅漢贊

羅漢三人一者托塔一者合掌一者持鉢人各有手
手各有用爲用不同而手則共

試問羅漢伏虎何意批耳攢鬚拳拳奮臂羅漢有言
告汝得知惟彼強者而人伏之

魏伯子文集

詩 卷七 贊一

九

毛子霞像贊

緊何人維毛子叶毛子誰吾之友叶以芒鞋箬笠人如
此隱維毛子叶吾之友叶以豈得已

童子大士像贊

有大丈夫幻面爲女亦有嬰兒以哺以乳惟母于子
是云慈悲至仁無敵狂瞽可騎

觀世音像贊

非女非男是空是色而菩薩相如滿月白色不落相
相不逐心菩薩如此名觀世音

像贊

丙申秋萍浦林鴻爲予寫照作衣冠圖史之容感而傷之漫題于首

爾似我耶我似爾耶惟我爲真奚爾似耶凡物之似大足亂真而爾與我無彼此耶袍耶袖耶巾耶屐耶圖耶書耶經耶史耶人之見之曰魏子耶意爾服充而自榮吾將畏此十目所視而十手所指也

塔經贊

有片

有遺子彌陀經證者浮屠七層體勢各具欄魏伯子文集卷七贊二

卷七贊二

十

砌簷櫺牙恩樣瓦鈴索則皆經文蟠構成之遇佛字必當欄柱之首而經中所謂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值乎欄額如刻榜然皆覽蘇氏堪輿圖累數千百首從衡皆合意謂古今之巧將止于此今覆見此經也因爲之贊

九曲之珠璣則穿之百尺之竿人則繇之此珠與竿初無思議而穿緣者人則云衡相彼浮屠樣瓦鈴索欄欄橋櫺皆錯交錯地無非水佛無非空磚縫瓦隙游行其中

關公觀書像

人皆謂公心之如鏡吾獨愛公面之如朱英雄者服丈夫者慕惟公可以鄙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而笑劉項之不讀書

牛贊爲賈玉題

我有鳴琴無弦獨撫了期曰嗟對汝而歎我有名園百草既芳繁卯金刀汝作花王我有衡門閉如太古汝不出頭日當晌午兩吉蝶嚙盛度呼呼太宰相公汝兼之乎林子有言汝眼大媚吾有眼光則在汝背魏伯子文集卷七贊三

卷七贊三

十

張道逢屠仲傑像贊

逍遙誰此公是誰仲傑公是此坐春風立冬雪張道逢屠仲傑

逍遙誰產道士也世說傳其得仙士夫好道者多寫其像而圖已于側

吳書倉像贊

對客談兵

孰謂兵也而可談乎美女如花爲拭洪盧先生白面古客蚌嶺客豈孫耶而我則吳

蓮花贊爲劉長馨

竹之潔者必疾乎漚惟此君一塵之不染而肯麗于

沉淪人知不染之爲潔也夫孰知皦皦者之易汚者乎

梁子靜畫松贊

有序

昔孔子曰仁者壽朱子以爲靜而有常而唐子西銘視亦謂以靜爲用者能承年吾以贊子靜詩何母之松

母之壽如松盛誰爲爲之梁子靜

侍坐圖贊

於歎甘子謝子之友

叶

以道德之故竟師謝子謝子者

魏伯子文集

詩卷七

贊四

主

何秋水先生我觀其容湛然淵澤維此甘子嗜義若

利聞有黃熙好善忘勢大哉謝子抑何人斯卓哉甘

子寶維我師

甘子名京號健齋黃熙字維翰皆南豐人熙得第後乃折節師謝秋水先生

熙子之事

得西番畫其細甚于髮乃作畫贊

棘端沐猴蝟角豨觸鰐蝓之巢則在畫目驪駒刺髮

針貫其虛髮之虛空容針有餘燈花飛蟲微塵建利

天眼電光覽之如睹

平生觀奕圖贊

酒以不飲爲量棋以不著爲高我觀此老似臨鉅鹿之師壁上觀戰如登魏武之榻牀頭捉刀勝固欣然旁邊一著靜若得意額上三毛

千金多悔

李梅公司馬灌瓦硯贊

灌公有遺廟灌廟有遺瓦千古真將軍遭逢大司馬

司馬號梅公灌瓦琢梅硯

原序云硯作梅花狀

神物終當合于

年一相見美人寶者鏡武人寶者刀文人寶者硯灌

武公文豪惟公有夫人遠山眉黛嫵

夫人朱氏字遠山與公唱和

惟此灌瓦硯身獨兼文武

魏伯子文集

詩卷七

贊五

主

僧空空贊

實話卽知虛話不懂聲入耳聾氣出鼻孔

僧天堂贊

凡有所慕卽名皆慾見爲天堂便是地獄

陳椒峯像贊

作山海松石花竹圖書陳子露頂踞坐自題

曰客園

蘇子瞻云物各有主陳椒峯曰我亦爲客有主故一

毫而莫取爲客則無往而不得何以見之大者天地

山海奇者長松怪石幻者莫如風雲博者莫如圖籍
藝惟無所主也是以寓諸其目而卽收乎胸臆

魏伯子文集詩

卷七

五

魏伯子文集卷之七

占詩

辛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若

季弟禮和公訂

維龍三章

維龍之屈鋪鱗玉質曜而伏于污泥日爲頤爲趾爲
頤爲趾維龍之屈鳴呼斯龍今爲頤爲趾

維龍之伸玉質鋪鱗翔而上于天衢是汚泥之身鳴

乎維龍之神

魏伯子文集詩

卷七雜古一

古

有龍蹻蹻雙缺爪禿角吁嗟神明蒙天下之惡庶曰

利哉亦爲頤爲趾補

五維組

五維組歲稔鎖往復還麻石磨不獲已爾與我

五維組絲與藍往復還雙鈞衫不獲已全爲男

荷華二章

烈有荷華阿那其枝或黃或白綠兮衣兮飄風弗弗
維足伎伎在水一方跋予望之

西方之人兮低于其蒲胡爲乎泥中洵美且都

夏日

夏日思友也嗟我懷人允矣君子日月逾邁

山川間之

夏日方長夏夜已短君子于行日月迤邐大波滌滌
細流委宛水亦有情安能中斷有情之水委宛滌滌
人皆無然寧不懷歸言念君子陟彼崔嵬江流以東
我心西悲東臯有鳥其色離黃雄雞雌鳴聲和且長
豈忘相從限此大江願言不獲抱恨琳瑯

古詩

魏伯子文集

詩卷七 四言一

圭

風生修竹當我南樓筠巾無塵紈扇停秋彼其之子
恬然高邱超乎蓬蒿相思優悠
曉風吹襟青天知心青天不言曉風滿林吹以疎節
盛此繁音淵乎淺哉相思欽欽

早後五章

我居早微彼流泉流泉若何其下有淵其下有淵
其中有天大淵如斯可以忘言
我居早微有竹半竿我則慮之我則游焉我有朋友
亦來其間可以忘飢可以忘年

我居早微以竹周旋或時語言或時衣冠禮非我說
道無我先知唐守中可以忘玄

我居早微翠微之巔巔亦有山山亦有天而彼朋友
胡必比焉騷馬吾師可以忘賢

尊酒前陳

尊酒前陳欲舉不能情結心專無以奉君君心如天
豈無微雲臣心如水敢忘天真芝蘭有花松栢有實
相彼草木亦呈其質野人食芹心不怠君芻蕘之言
有益聖人維君之心豈不願聖臣之不才薦此佞辭

魏伯子文集

詩卷七 四言二

其

微誠薄志使君不嘗言念君子心乎憂傷我歌則和
我飲則醉念此淡恩使我心疚

魚洲刻竹

水竹幽深日暮天陰江波送船清風在林

丁未參筆

強固曰丁協洽日未強以獨立洽以兼濟君子體之
是謂仁

魏伯子文集卷之七

五言古詩

京都魏際瑞

原名

善伯著

季弟禮

和公訂

古詩

被髮坐磐石濯足向清溪雖有清濁殊達者無不宜
高風發幽谷四顧無人來時有雙鳥過翩翩相鳴飛

古離別

夙夕奉巾櫛三歲充房幃棲鳥夜雙宿朝至常分飛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古

十七

著乃錦衣裳林我青驄驪此意固爲別中情生傷悲
出自鳳皇臺遙望燕子磯天短落日駛塗長勞馬嘶
珍重青絳袍不惜青絳衣故者誠可賤取新能幾時
結髮爲夫婦雙情比鴛鴦尺寸不相離十年同一牀
十年詎云久尺寸仍覺長所以別須更如隔九秋霜
一夜百不寐起步向同廊雖有錦衾稠燦爛成悲傷
天地何不大乃分東西有設無四方隔豈不皆中央

西北

西北有高樓望見城南隅垂楊映紅塘其中美人居

繁李三百樹碧桃三百株桃李兩相憐美人獨踟躕
踟躕出前門忽見牛頭車借問車中人豈不自相廬
行者忽太息揮鞭上高衢回首謝美人吾將反故居

怨歌行

良人游遠方賤妾守空房日見秋風來夜見明月光
照耀入幽林清影空且長羅幃控交梳錦衾籠象床
妾守不敢怨君行徒可傷

東海有佳魚一行必相偕基西海有佳鳥不比不一

飛南方有佳石分張不相離北林有佳木並蒂糾連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古

十七

枝君子有行役遠在江東西豈繫私情深大義當追

隨

石上

南望夾門道人家烟蒼蒼生齒一何茂間閭連東方
相彼庶草木鬱者胡能長極目一獨立憂來不可當

留姑二首

東家美女出小字稱留姑不道留姑幼留姑近有夫
今年十五歲明媚自當釵壓酒珍珠紅持簪白玉膚
庭有翡翠鳥障有鸚鵡圖帶有鸞鴛文囊有鸞鳳梳

高石發春黛芳蹤點平蕪

門外有池塘正在城東西池塘生春草舊姑日來
象胡蝶還裙行鸛鵲向人飛看看迴顧人含笑如傷
悲春雲何嫩嫩春日何遲遲池塘水不流綠漲添新
泥

野狐行

南山有猛虎百獸不敢當野狐假其威出入與同行
狐乃智妄端虎爲自獸王虎豈滅婦言狐媚誠多方
野狐媚猛虎終當以虎亡

黃雀行

黃雀行

卷七 五古三

十九

黃雀固微細其類殊紛紜腹心生自小形跡如相親
啄我東邱禾棲我南閣門附託洵得所乃有負人恩
爾欲管幾何所求長易盈胡乃棄仁義而以重易輕
寄語黃雀兄無乃太非情

群蜂行

山頭昌蜂子屋角騰蜂房群蜂畢既來振機成家邦
駕言必有尊一日三朝王豈其知禮儀抑以宗所強
暇彼百華英掠我靡芒薶衆卉不敢侮遺烈參螟蝗

託此孔甘言其毒無以當南渡不可挽終身懸李綱

西園

夜臥翠微閣其下之西園山空如無一人几兼一牀
一牀亦何爲白木雜柴瓦一爐又一瓶相次如雁行
餅貯月井水焚以柏子香坐久見寥廓夜深心精良
此時高齋停獨有天蒼蒼

慷慨歌

春氣鬱欲鬱春風停復吹高樓當木杪俯視城東隈
一覽已愁絕何況久徘徊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古四

三

疏雨

疏雨池塘間希聲入桐梓暇日成古今微涼到涯淡
樓內常正南日於羲皇思羲皇則何如但與無事似
陶潛耽詩書不以教其子豈謂忘情人鍾情有如是
翠微中睡醒同伴坐月

秋日

山空秋乍永睡醒正中宵不覺月滿壁庭陰垂桐柏
呼伴起開半牕此良夜遙松樹鬱稀微滿懷風蕭蕭
秋日清於水涼風搖素襟爽然發繁蕭蕭滿高林

白晝既已服青天時復陰野鳥悅時光相飛借長吟
山溪人不來清輝怡我心

五月十四夜睡起坐月

明明灼我夢涼涼盈窗風半夜忽然醒如臥水壺中
花陰濯余枕碧宇秋空同空明天色太白騎鯨去子瞻成
往蹤我欲斟酌之起坐呼瑤觥

獨眠之一

殘月竟何意曉來窺我虛我適成獨眠藤牀當軒鋪
松光亂天影揮草搖前除醒來愛偃仰但覺枕席舒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古五

三

間有世間事輒欲稱兵車揭竿盡都邑萬物設鴻鐘
此事亦何必空令天地墟

古意

池亭有活水日日聞秋風崩岸白波浪蕩漾紅芙蓉
芙蓉豔何許窈窕青塘東美人欲贈我波濤無由從

猛虎行

夜宿螺石鋪皂隸紛捉人此鄉甲被虎縣官大生噴
四鄰不敢護縱虎而食人四鄰叩頭答小人身倖存
虎害甚于甲大兒死樵採兄弟死田畝半夜發蘆壁

牀內攫老母小人學射之天幸獲一虎明日里正來

官府使問汝虎皮有幾張虎肉幾多許爪牙脛與骨
各依鈞票取自後爲正供汝當充獵戶設或無此物

歲以白金贖老妻憐無多幼子典不足贖程木及半
此身已孤獨相誓折弓矢寧甘受虎毒縣官復大怒

汝在虎窩中虎去汝還住汝既不射虎當是虎親故
前日虎腹下雷擊田中夫我罰彼鄉人一家于青峽

又有寡母子不肖被母笞子繼母難罰鄉人已代之
得命當惜財汝何不三思

虎腹下地名在邑西郊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古六

三

將軍行

將軍來勸賊鄉民到城市壯丁標老嫗日日行閉里
問汝此何人丁云是吾母今行欲賣之三日無售主
咄汝大惡逆敢賣生身親君且勿急怒我有下榻陳
賊謂將軍曰此間多頑民某某合誅俟某特贏金銀
某有美妻子某與某嫖將軍聞賊言爾是好男子
假爾千守把爾但作吾事課骨絞弓弦倒懸勒搏拍
一刀分所甘求死不得死左鄰賣妻子右鄰掘墳地
其或無親丁權聞甥與婿可憐我孤窮獨有此老母

老母哀吾見豈忍汝受苦我雖七十歲亦復能初補
朝莫挑炊焚兒童足抱哺不如賣老身與汝脫刀斧

恩官行

恩官監告訴我是南豐人寧都作去年履值日一分
昨蒙捉役秀諭令納官銀白分足耕夫豈敢充衣巾
汝雖南豐人獨非官赤子况復名後秀農已升爲士
區區只百金乃敢不願此早緣復恩官奉命捉鄉貢
此人大發猾弊無金銀官謂此鄉貢汝當有隱惡
若不動刑罰何以懲刁薄劣人開致辭恩官汝大錯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古七

三

前年舉若人亦復行懷朴鄉飲國大賓那見繫縲索

南豐人謂何
工爲長年

題張曲江像

名補鑑
翰林人

我不識曲江取此貌似今是東南人短小見奇氣
及見遺史評議論不私比儒生固迂腐豪傑多偏至
世無有用才遂令天地微吾意屬此公我然起痠痺
讀易堂諸子詩寄懷兩弟

登樓發行猛朗誦堂中詩各有真性情借問賢名誰
其中子所懷真若禮與祿疑叔善投間和公乃矜持

我于怡怡中清肅如嚴師十年客嶺海戎馬兼營居
堂中遠君子放逸無由知頗常察和公乃有不盡詞
汝與汝叔兄愛我無參差何以有難言役下大不才
壬寅二月朔北向行京畿相聞右將軍館設如回
羈春風花滿樓日日望天涯遙憶勾處柳濃綠垂長
絲願我壁上句想爾高吟時自此日向遠行當肯信
稀

雨中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古八

三四

鐵城如絮日日常自北寥廓似塞垣漢春有秋色
况復經旬雨天寒四山黑高樓不見人一望一太息

桃葉渡

桃葉復桃葉桃葉復桃花渡江不用櫂僂來手自撐
桃葉復桃葉桃葉復桃枝但渡無所苦相隣宜及時
儼歌桃葉歌卿渡桃葉渡桃葉復桃仁何子汝何莫
桃葉復桃葉桃葉復桃根我自來迎接苦辛寧足論
西山夷齊廟

淮陰威一飯千金憤知已夷齊大聖人區區寧在是
孰於子人父而不問其子終懷報養心西山以餓死

之推隱緇山本爲祿不及負氣而自焚宦情亦云惡
哀哉後世人寒食猶汲汲充此二士風古今應絕粒
石碣有記載元人贈上公生既不愛國死豈從兩封
世人重爵祿謂群情同妄以加聖賢駭矜自尊崇
譬如以不潔而使西子蒙洗耳復投淵何以蕩胸中
末馬營

維舟夾馬營敬觀宋祖宅廬井蕭涼中白晝生寥寂
因念五季間天地欲熏黑何此一彈凡厯聞發香澤
爲生大耳公遂以舒應顧暗暗新睡老拍掌墜囑者
魏伯子來集詩卷七五古九十五

如欲下日酒醒到華胥國願早生聖人斯言真盛德

子夜讀曲

南風何太狂北風何太逆卽在鄱陽湖欲行行不得
舟行任風流客行生浪想日泊大姑渚夜泊女兒港
大姑什湖裏小姑什湖外卽舟信湖行兩姑任卽在
卓流三十日不得出湖口卽去不嫌遲只愁歸正後
讀魏叔和公詩文有作

我生四十年兄弟相師友直以爲性情易云足與手
疑叔設衙習何乃太忠厚而和公則奇文亦參韓柳

疑叔胡爲者識議篇篇有文章而無識辟如瞎者走
咄哉眉山子天地有私古今八大家一家三不朽
幸我歐曾王西江浣漸垢文章自古難作者知之否
感懷

我有賢主人起家由季悌高堂偕高親兄弟各金紫
日日聚一堂夜分猶不已前年兄遠宦阿弟思成疴
子吹陟北山父母嗟陟吧六月聞來歸七月晴通止
八月歎匪來九月恤期逝歸與復歸與十月於桑梓
皇皇驚且疑悲悲不及喜物惟人有情況復天倫美
魏伯子來集詩卷七五古九十六

富貴雖係王與以彼易此我無父母將亦有貧病弟
亦有好友朋亦有妻與子蒼蒼翠微峰白白峰中水
胡爲作遠游三年五千里

吳船爲吳國老作

我愛吳中船似載江南色江南亦何如如舟在天圻
燕鮑盛塵沙白日欲昏黑非無一勺池泥漿湘黃赤
吳公本吳人九年住京國好水勝好山爲官似爲客
乃關它中國作此船上宅花柳搖參差蕉桐雜疎植
當其烟雨時或兼風月夕美人多好懷良友一來卽

我本鴻旅子，蓬累無相識。而公謬好之，等予山水癖。
明年春水半，將欲還雙石。爲買吳江船，一汎江南北。
見此浩茫船，中臥相憶。

芙蓉

秋水直到岸，秋風橫拂天。天地於此時，不許春花妍。
芙蓉何嫵媚，霜露濯澄鮮。譬如魏鄭公，而以嫵媚傳。

花間偶作

秋冬梅菊榮，春風桃李長。置我此中間，顧盼如天上。
造化何恩勤，既煩生典養。敷紆萬物華，且以貽玩賞。

魏伯子文集詩卷七

三

白日靜于潭山，滾自來往。

王母蕭夫人詩

蕭夫人有子爲弟，曰王源。徐夫人有子爲兄，曰王濬。
王公三夫人，魏夫人死，節魏夫人之先。徐夫人既死，
惟此蕭夫人視禮。踰親子甲申，天變後王公南出門。
殺巢風雨中，二子一夫人。夫人一婦人，內患交外侮。
數千里，淮陰孕子還。其父夫人濬之父兄，濬源之師。
父子兄弟，夫一婦兼成之。濬源既已成，夫人亦已死。
至今江淮間，行人傳二子。

魏伯子文集卷之七

七言古詩

李都魏際瑞

原名

弟禮和公訂

桃花歌

桃花樹上春風急，桃花樹下紅泥溼。溼盡紅泥不見
花，門庭惟有春風入。春風入桃花，泣風前索笑已無
人。何事夜深還久立。

秋風豪士歌

魏伯子文集詩

卷七

二十八

秋風一夜秋空發，星斗無聲山欲折。何人對此獨欣
然，一嘯風前動者髮。古來豪士心不平，聲名爲重身
家輕。十年磨劍光鉞動，萬里從軍意氣生。斗酒青天
夜擊鐵，天涯大地同明月。丈夫得意死，單于安能榮。
辱分胡越君不見，趙有平原魏信陵。東南西北皆聞
名，蛾眉駿骨盡樂事。豈論成城與傾城。

桃花園

桃花滿塢，秦湖水嶺上。明霞破雲，尼春莊隱隱湖山。
中兩岸，過橋夾花，并聞得桃源。昔避秦中有僊人無。

俗人欲童碧曼皆絕世柔陰青滿垂江村山光四合
樓如酒美人翠髮新垂柳天台之路少人行惟有劉
阮獨雙友無端花貌嫁春風倦人飛去瓊樓空重來
二士尋不到空山空見桃花紅桃花滴淚春衫碧柳
絮窗前鸚鵡寂寂武陵溪上買鱗魚腹中書有長相憶

芙蓉閣

芙蓉閣上水已午餘蕩角微波起新影恰宜明鏡

中部顏妙在輕煙裡青天涵空白日清涼風嫋嫋吹
南庭紗窗碧千秋水淡芙蓉紅似春酒醒酌春酒對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七古二

二十九

秋月但相逢莫離別別多會少思如何飲情含限迴

秋波願借纖纖玉香手繡成牀帳爲絲

古相思

我有美人天一方向以見之長相望相思相望不相
見贈我李鳴琴一張美人贈我李鳴琴何以報之琴
中心美人贈我絳錦綺何以報之匹繅素美人贈我
畫中人何以報之同衾身美人贈我白團扇何以報
之長見面吁嗟莫潤傷美人願言執手通慇懃春花
秋月日朝莫目斷精搖心酸辛心酸辛不可語悵悵

東風悽悽雨美人贈我錦衾稱何以報之甘獨處

三月三日歌

桃李花顏何艷蕩泳春空風冉冉可憐愁殺人干點
復萬點

鳴鵲篇

鵲呼婦聲嗒嗒天雨逐之去何勞今日晴相呼呼久
不來聲漸急鵲婦枝頭但竄立似愁似泣聲轉長雄
鵲一呼雌鵲泣雌鵲泣雄鵲怒雄鵲怒雌鵲顧但願
東君永遠贈生生世世爲夫婦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七古三

三十

姑惡

姑惡姑惡姑不惡兒婦薄爲夫之母豈無恩何忍將
身化鳥雀日望夫夫不來可宣化石莫爲磯磯水波
分易散夫歸來石難爛

泰吉了

泰吉了可如何願爲雙比翼出生入死同閨羅同閨
羅共難保弗替辛苦情只憐羽毛好一任哀鳴不放
籠可知世上情人少

脫却布袴

曉却布衫沙河河無架濟川川無渡無渡無架情奈
何水若深時我來負

黃果雷我

黃果雷我我求泉若舉火以爲禽鳥羣造次相依何
不可嗚呼我此行路難君若急來俱求我

各各作工

各各作工受苦雨當寒風二月新絲五月穀算來何
會餘到饑

布裳

魏伯子文集詩 卷七 七古四

三一

布裳布裳得得索剝却肉有肉剝肉腹不枵知我剝
咽還慘腹

婆餅焦

婆餅焦焦焦心赤燒心燒猶自可餅焦婆怒難恕饒
不如將身化婆餅得婆不噴見目瞑

古宛轉

山路高川路深君身行傷妾心妾心何所願願作天
邊禽隨君飛去隨君住君不歸來亦其林

白鹿洞

季子先來此曾言洞口松子株百株盡古怪煙生白
日寒溪深中有紫霞詩壁上擎驚龍風雷轟裂變晝
夜精靈破壁騰秋空洞門之側立五老洞中之鹿如
冥鴻五老騎鹿去不反遂使千古朱陸紛異同鹿不
歸洞已物洞口若松日夜號苦蘇繚碑蝕山骨

烏夜啼

花間有百舌夜半聞烏啼是烏皆抱子何爲獨我單
大妻百舌來勸烏且莫啼雖烏爾安坐雄烏汝亦當

思汝父爲汝納烏婦匪願汝爲大願汝爲父我聞魚

樂伯子文集詩 卷七 七古五 主工

亦有廢風亦有妃鵲與鳩居蛇以龜爲妻所務在生
子安能獨守雌烏死

又如張

雀啣戈入燕巢日日投所惡養子不成空通逃又有
孤燕離黃雀代哺飼燕父歸來威雀思滿口燕藜纏
正死桃李有花枝有心夫妻同穴生同食慙慙寄誰
雙棲烏同林何似不同林

新貽歌

新貽恰似新相知一見之間樂難極猶然是此尋常

人相看無非好顏色 百鳥啼花花不言百艸吹花風
滿園勾庭主人愛春色 點燈起視桃花天每年只令
春獨久桃李明明間 新柳十經風雨九經陰直過花
朝花尚有主人自日坐青苔我亦高歌花下來此外
誰人能到者日彭中叔李咸齋

三松山水歌

我愛山陰田水月水濃墨淡真奇絕又愛南京唐伯
虎小淨大扶都高古秋水灌灌山石濃兼徐唐者惟
三松三松不知何代叟觀此樹石真高手當其提筆
魏伯子文集 卷七七 古 三
命意時岸然倨肆能矜持 橫墨一十如一點粗豪之
中皆繭絲細雨秋楓江上石高寒下見深潭碧但無
明月揭鑑魚絕似東坡後赤壁

冬獵篇

黑火燒寒氣縮紫焰濺天天色綠健兒齊力馬齊
凡韓盧手快鷹眼明山人嘯狐兔哭北風下吼水
上拔龜旋龍騰聲射射霜鼓頭昂如擊木天驚啊啊
鉅斷冠千人逐獸獸觸人枯艸榮煌眠血肉鎗刀撒
雪四野肅羽墮毛崩齊中鐵摘肝飲腦齒吻丹庭膏

分勞能吃日合園分殺如世警羔鹿不得裏雌腦餐
飢炙燔棄倚窗死者負肩生縛束膏骨淋瀝駭驢腥
吹船擊鉦過城曲獨餘虎豹憑山林聽其啗噬殘孽
鹿

吳船粉壁圖竹

何來不俗人寫出此標致真真艸艸似行書整整斜
斜成个字樹光花氣搖玲瓏年淡半樓交映空閉戶
却疑嶠谷裡卷簾如在瀟湘中瀟湘之上風雲密瀟
湘之下煙波疾我亦何須問主人一來坐臥經三日
魏伯子文集 卷七七 古 三

海

海氣白海風黑水高于地堪輿逼填濊細雨無陰濤
目極汪洋心不極湧雲低海風寒水匝于天天不寬
漫漫白日自參廓春花春樹愁無端海山浮海風聲
壓水如沙出銀岸人生何必別離難眼光到處天光
斷海日冷海風淅江南三月無春溫家山正好不歸
去茫茫使我心神昏海不淡清且此亦不潤尺有咫
日出月沒如擇指何似年年作客人方寸之中常萬
里

魏伯子文集卷之七

五言律

字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著

季弟禮和公訂

雜興

此心惟不靜乃畏俗情多一自入城郭竟如投網羅
風花朝閉戶水月夜通波却有閒朋友時來看白鵝
芳郊有麗色城郭日蕭條兒女鵝豚靜衣冠盜賊騷
春燈聞夜雨茅屋對河橋半徑荒蕪地燒痕應漸消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言律 三

邱子河東宅長榆到里門數林松下屋百畝水中村

希堅上人

風俗家傳在衣裳古制存我來因散步相立盡黃昏
桐城年少子初猛過倪兒立地欲成佛溥天來覓師
香燈鍾磬後風雨路窮時別有常精進無勞大眾如

山井

曉起一卷石居然十畝村水雲苔蘚徑風月薜蘿門
夜汲青峰見寒春白晝聞山猿方共酌不必惜王孫

翠微堂

翠微與在望西北俯高原已到疑無路人傳別有天
麒麟終待聖鷄犬亦能仙仙有俗附必獨立干戈內興亡
二十年

梅村月夜

梅花村落小黃竹半林遮故友今何地門前寒月斜
夜醒墮水石天醉混龍蛇時遇楚施于此爲問鄰翁酒新來
可得賒

秋興

月關西郊出美人天外居芙蓉來翠鳥秋水發河魚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言律 三

地勢登樓潤天香倚檻虛所思心不展引望竟何如
集賢門外路樵牧出東河流水城門壯西風秋草多
斜陽平古關白馬渡清波亦足兵農業無爲歎奈何

松庵

松庵殘臘喪流水滄經年野鳥窺廚飯山僧入茗烟
雲覆黃金栢霜寒白玉田禪心已寂寂惟有夜濤喧

雲樓

簫鼓雲樓外帆檣烟浪中聽潮看日晚倚檻覺秋空
蘭菊芳洲莫芙蓉隔岸紅美人何絕遠山隱路重重

野望

曠野惟秋色平田雜草生風高鷹隼疾日落馬牛鳴
遠樹間千嶂寒烟閉一城遙聞黃石觀倉卒有軍聲

感興

遙聽龍南賊千人敢橫行奉新同作亂賴縣議典兵
節欽三衙奇旌旗一路停地方草竊爭不敢發宸聽

西子題畫

西子何爲者吳宮歌舞人當時自來往常在浣紗津
獨立石苔滑傷情細草春至今猶上雨猶作太湖雲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律三

三七

雀子

雀子幾如拾簷前索索行忽飛松上去又在竹中聲
此物何微細相呼多友朋可憐枯木上特立一蒼鷹

陰

欲雨每不雨三日作重陰以此別離恨看成點淚心
亂花開舊樹獨鳥入前林日暮愁無極春風江上濱

渡江

天地神丁物道絕復舟通執轡且停馬帶鞭揖漁翁
櫓聲起沙雁驚影動潭龍笑向中流去相懶李衛公

中秋洪園

一望天涯遠明入畫圖天風高露下水月片雲孤
夜色碧千酒秋聲冷到梧故人千里外鴻雁幾行疎

夢方先生至言路中傷足

相憶因多病夢夢生早秋無將道路遠常繫故人愁
桂葉滴清露方塘髮碧流醒來渾不是山月下林邱

劉公廟

鄂川小縣古城郭幾人民宅老疑多怪官清若有神
鐘鼓前賢治江流去後思華陽劉少府瞻睇特慇懃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律四

三本

生女

筆安方有夢兌索又爲三偕腹知勞母人倚喜得男
初寒棧枕障深夜襲衣衫試問生民意終歸抱子憐

無題

攀竹有高調看雲饒遠心故人在何處紅葉早成林
一見青山色相懷空谷音迢迢不可致爲爾竟沈吟

村落

湛田村務裡鷄犬雜桑麻曲水二三里茅簷八九家
枯樺春盡永憐牧夕陽斜吏轉前堤路疎籬隔杏花

梅源

碧落成千嶂古邱多斷雲世無憂杞者中有避秦人
故迹誇前事遺名愧後身紛紜天地內山水日相鄰

贈小李將軍

烽火夜防秋嫋姚出隴頭青霜白塞雁明月暗邊愁
漢北二十里河南十六州將軍幸努力年少可封侯

秋山

山山如畫出秋色隔林明已欲虛無沒還因蒼翠生
水春千澗靜茅屋一溪平坐臥南窗內秋心日日清

魏伯子文集詩卷七五律五 三十九

送別

建春門外水來征送行舟揮手一爲別春風無限愁

杏花李茂店榕葉曲陽洲聞有鴛鴦鳥沙前欲白頭

李茂曲陽
杏花李茂店

西園春夜

東園分松徑西園合柳衙玉人垂素手長袖拂宮紗
新月蛾眉小春風燕尾斜定知今夜夢先到海棠花

春恨

客寓城東苑園林事亭幽書生逐戎馬行迹任淹留

星斗夜明劍風花春入樓壯年成獨處流恨滿芳洲

老莊

五里灘村路溪橋到老莊塋垣隨屋矮桃李學松長
生靜山聲細風微竹粉香殘僧鐘聲裡猶有讀書堂

朱槿

朱槿榴花色林深一朶開池亭朝氣滿垂露滴青苔
久客思歸去閒人爲折來尋華空賦就寂寞倚書齋

春塘卽事

綠柳誰家女柔鬟正墮眉苑云疎雨後照影北池前

魏伯子文集詩卷七五律六 四十

逐伴空閒笑無愁未解憐石門青翠艸曾拂紫裙邊

博羅道中

盡日博羅縣纔行三十三江波青艸路煙雨夕陽帆
彭勛魚鱗水涼吹葛布衫桐川圖畫意不似海天山

過句曲

句曲多榕樹人家數百煙市行持刃者門盡捕魚船
村落蟹尾俗桑麻懷葛天遼東有官子州里竟雍然
膚髮先朝物豸恨後死身齊寧無義士腹尚有頑民
海國漁樵富天涯道路貪青衫與葛屨垢簪幾時新

答謝怡古

契濶十年事翻成今昔悲會于楊子宅遂得謝公詩
流水晴江急孤帆落日遲更來書一札知有故人思
贈下道人入楚以採藥行云

卜公非有迹雲水偶然情久住能如水長遊卽似萍
事已甘出世藥不爲長生間有赤松子相期來穀城
秋山夜月有懷易堂諸君子

清秋山月夜高占其天心自與故人遠懷之直到今
高風吹獨鶴北斗倚長林落落晨星外兼葭霜露深

題伯子文集

詩

卷七

五律

七

兩十

習樓題壁

虎豹文無恙龍蛇筆未投日高書幌白霜落硯田秋
有容疑班馬何人是沐猴海天塔高日平曠一登樓
得畫應詩寄內子

海嶼多佳葦湖田足稻梁暫因飲啄地遠在水雲鄉
爭食差鷗鷺齊名愧孟梁魚鰕雖有味終不及糟糠
少賤病中作此奉憶

忠難干戈日性若及我親不驚猿鶴夢長在虎狼群
賈誼會流涕魯連已解紛荒邱今獨臥慷慨倍傷神

區區方植杖極目見閭閻半世無知己三年非故吾
亂壤荆棘密荒徑竹林疎日莫多風雨歸來掩敝廬
師中漫賦

鐵瓮重關壯金沙列帳明旌旗春動色刁斗夜聞聲
雲起長楊賦風高細柳營萬軍千騎內中有一書生
閨幕送友人北歸

元子威名重奇章禮數寬參軍能喜怒書記尚平安
北極由來遠東風分外寒好花零落盡醒眼不堪看
悲秋之作爲迴文體

題伯子文集

詩

卷七

五律

八

四二

悲傷屢極目滴淚與波流微雨澗山晚後雲江木秋
依依柳外路歷歷雁前樓離別慙年少歲多成白頭
贈季仲閏

先生年少日高氣獨從橫畢竟聖賢事還從豪傑生
十年黽勉意千里遠來情此夕懸相對空山秋月清
大司空程公稅詩

昔在嘉宗日炎爰觸魏瑞先生有大節役死亦何妨
氣與星辰在人隨社稷傷心諸故老徒自見滄桑
公詩注覽云閏清黃孝威人天啓間
以勅殺忠賢落髮後戊子年乃卒

史部程公統詩

千古睢陽烈惟公直嗣音罷官家食早去母國仇深
忠孝宣為鬼英雄忽就擒悠悠江漢水流淚到于今

公諱良善字雪甫司參公之子崇禎癸未賊陷楚境時公已家居起兵于自雲山討賊夫人和之不能顧兵敗被執罵賊而死

畫中

蕭煙相浩渺橫喚列人家橋柳千章木菰蒲兩岸花
山光開水面帆影印天涯記得匡廬晚秋風一洗桎

山桃

魏伯子文集詩卷七 五律九 四三

桃花雖小小春色正纖穠一樹明如雪千林靜背風
芳心春夢人照眼石泉通窈窕空山祗無人亦自紅
葉庵上人就訪翠微閣詩

我自斷身世公何識姓名孤峰千仞頂飛錫遠來聲
犀骨終成佛軒軒不似僧浩然雲鶴外相對有餘情

送蔡二歸江州

三冬渡江水廿載隔柴桑嬌宦一生事相攜辭艸堂
杯深斜照月風定滿聞霜君念井州未他年曾故鄉

送幼剛

竹林稍小阮千古盜虎聲子與仲兼季儒生何足名
感時肯讀史依稀古備耕落木寒江莫別離煙水生
庚子仲夏送季弟之廣

荔支今已過何事欲南遊雨落百城暗寒生六月秋
世室多趨尉秦尚有權侯客子幸無恙歸來看劇緣

送曾子止山人廣借子季弟

去歲江南路今年嶺外身問君行邁苦何以恃恩恩
山嶺愁吾弟海陽可爾親番禺珠玉國不是為家貧

西園秋夜

魏伯子文集詩卷七 五律十 四四

江城新月白西苑美人遙隔水看疎樹清風開洞簫
問香花上闌煙酒竹邊橋多謝李公千良辰重見招
贈梅

我因愛梅者難以梅贈人惟君意獨遠與我情相親
竹外一枝好茅齋何處貧書來渾欲似水月夜氣盈

深山

山深春欲老久雨路成泥石燕羣將子鳴鳩獨出妻
樹交新葉密道遠故人稀未識東朝歷看雲且記時

中夏

中夏綠依依槐陰小院西魚鱗紅檀水鵲石橫池
驟雨閒梳竹清風盡爽棋至人能曠達禽鳥亦忘機

山中酬木大師

大師云此石天下亦無雙想望竟三月登臨時夕陽
風生萬壑淨雲臥一厓長共向峯前立清秋夜未央

送曲師楊二歸西山

雙江春漲怒送子去西山自前不復出長隨雲鶴閒
路分沙苑水花落石門灘好共吹笙侶山頭日往還

芙蓉

魏伯子文集詩卷七五律十一 四五

西軒風日靜門外旅情多秋水淡如此江花紅奈何
青天看獨立好友不相過擾擾橫雲裏淒涼對敗荷
得饒子信詞以示懷

爾特難離父淺長到水隅煙波生悵望涕淚拭衣裾
春樹河橋盡鄉心歸鳥餘翠微山開好努力讀吾書
我正長懷汝昔來汝亦然人情同愛子離別直由天
有叔賢丁父無營卽是僥好將詩禮意風雨夕庭前

家叔所居
日夕庭

泊雙江寄內之作

念子徒朝夕逢人誤別離閨中偏苦雨書後更題詩
神君餘春晚逢飛雙鷺稀只今猶未去何以計歸期

螺山亭子

夜月明如畫空山十里青幽人在巖石修竹散池亭
長嘯南風起天高北斗平予心何渺渺目極號雲生

七夕

秋水離亭遠秋風別路多人間天上事客子奈愁何
日夕牛羊下星稀鳥鵲過南飛無樹借辛苦尚填河

過分水龍王廟

魏伯子文集詩卷七五律十一 四六

水性東西順風帆上下俱窮塗來阮藉岐路泣楊朱
廟古人情習神威典祀殊如何行旅便不說宋尚書
承榮初宋康惠
公禮首開此河

朝鮮使者

遙聞東海使委曲到長安駐馬北平路都人相競看
委倫殷子弟禮讓漢衣冠一夕驅車去淒淒鴨綠寒
在昔魯中叟九夷云欲居東方君子園洵與百蠻殊
三恪存諸夏雙星入使車生芻遺似玉嘉客意何如

虎石 李將軍將軍

虎石今猶伏將軍去奈何斷崖荒岬後鳥迹獸蹄多
苔蘚彰文長風沙箭鏃磨古人名勝在醉眠一摩挲

遼山

聖人內中國此地偶爲邊地盡只餘海山尖便是天
風沙看蔽日霜雪動經年漢武明文帝英雄豈偶然

贈趙七娘

河西古道晚迤邐北美人樓露水三更夢雲山入月林
離情啣落木心事任行舟曉色蒼茫裡吾今始欲愁

都中雪夜

魏伯子文集

詩卷七 五律

四七

前月得家信山中秋早寒傳言小兒女日日憶長安
客子傷心易人生行路難棲遲過半夜風雪正闌干

送郝坤初歸山東

超然臺上客九月客燕臺白玉何爲者黃金道可哀
風塵滄海盡煙樹瘦陵開爲約今歸去明年還更來

梅

高臺當歲晚空谷暗繁華見影方知月開戶始覺花
路迷苔石徑春隔野人家可以吳西子當年在若耶

畫梅

梅花梅樹意蒼古石崖過柱擬誰云爾相看或偶然
藤蘿苦薜月風雪水雲天借問徐梁友新詩得幾聯

甲辰邸中七夕

天上今何夕經年女與牛誰堪問六月似我隔三秋
河漢流無極參商命不猶南飛同鳥鵲可省到皮州

片紙書大梅一段

樹欲大於紙耶因尺幅低可憐如屈鐵且復作蟠泥
古白偏多飽庸人每好奇只當中一段想見有餘枝

相國放鳥

魏伯子文集

詩卷七 五律

四八

碧鳥黃銅嘴分龍作對鳴似將新學語相慰故林情
去去雲天好飛飛毛羽輕放鷹能託國微物遂餘生

梅

山間梅花早天晴石磴寬花臨昏更白香在煥中寒
窺屋書千卷巡簷竹數竿情知無客到花下自盪桓

邸中送客

此意會同許君先着我鞭五湖歸少伯南岳避長源
獨樹難爲影孤雲各有天江村寒食近珍重看芳綸

送周士入廣

只今嶺海路不似廿年前送子遙遙去春風聽杜鵑
猶人猶識王鬼國別爲天奇語陳元孝山中楊久懸
題張穆書懷

爲見官和筆因懷子美詩英雄今屬汝神驗想當時
枯樹風霜飽平原雉兔肥盡中猶矯顧不肯立垂枝
郭翰林書懷

瑣閣靜依依丹樓相望飛桐陰秋院小竹雨晚林微
泣與暮公半驚人語晚時如君真大雅匪不合時宜

秋夜雨因懷麗天詔朝偶見白髮

魏伯子文集詩卷七五律注附本

燕桐荷芰葉分外雨中聲半夜何曾睡方秋不可聽
石甯風鹿鹿竹屋火螢螢爲憶曾公子明朝白髮生

黃河舟中

黃河天上水白日地中行漚涇渭川濁乾坤一鼎烹
相逢無鳥雀有淚憶親朋聞說南陵賊風波出沒輕

吳山

吳山古西嶽一掌五峰聯德王金天後功刊禹迹先
吳之山賊州草木苦沂水澤流偏蓋爲崇祀祀名祠

人筆傳

渭水

渭水黃河色從來盡說清辟如光勝草凡光藏勝藏得李
康名豈復因時變何曾伏地行遂令千載誤傳訛竟
無徵

同白撫軍出棧道

虎視下尋搜羊腸一線多人云似此天堽竟如何
驛吏停傳箭塘兵慢打鐮中丞尊若帝只得飲客過
鼓吹深山含浮雲淺障開百花環曲水千騎縱懸崖
雖不因人熱何妨逐隊來刷髮貪且賤流覽亦雄哉

魏伯子文集詩卷七五律十六五十

觀獵

豈非弓馬熟總是獸能逃一兔奔丁騎羣雜落片毛
班聲空谷遠旗色彩雲高下令開三面仁恩及爾曹

五丁峽

萬仞巖巖壁千迴屈曲梁五丁可謂勇蜀帝一何愚
水石全無地蛇龍竟雜居自非人所到不信是通衢
聞說庚辛歲各王統萬師雙溪封峽口一騎不會遺
殺伐于天怒強梁折地雞何當邇大禹得見九年時

蜀道

蜀道難如此吾生快一過大從山上少路入水中多
有鬼爭草石行人讓女蘿自來攻使得恃險洵如何
碛溪

八十窮漁父全開八百基獨疑來就養何以釣磻溪
日莫蒼山老春深渭水遲天高雲斷處時有一鷹飛

回省閣

亂石塞長路疊疊落馬蹄千旄徒失據艸木自無知
萬目看麋鹿三軍駐駸駸中丞傳令罷惆悵涉前谿
字高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律十七 五十一

恆岱曾遙過崧高此且瞻天中安在石地勢得尊嚴
白日低雙角浮雲蔽一尖空悲少室老錄內有龍潛
通庵大師前
年隱少室

出函谷

函谷從來險秦人居此奇可憐六大國竟少一凡泥
紫氣牛常過黃雲鳥欲棲我非孟常客隨伴赴雞啼

太湖

具區真浩渺畢竟是吳中鼓吹扁舟去殘霞一抹紅
平江湖面水點點石頭峰獨愛王公記文章別有雄

署庭階菊

滿壁菊花影居然儼落間高堂虛室白冰署官情閒
相對一杯酒看來九月殘遙倚西閣下永夜隔深山

送到長榮北歸詩

相府蓮花幕風流劉穆之五官君並用三語我何知
物性殊牛驥人生重別離武林煙水岸楊柳亦依依

長榮歸贈詩韻一本

贈示探敵匪得此隱侯書同調吾憐子他鄉孰和予
世皆疑正韻人獨愛吳儷上谷春風好關門賦索居

魏伯子文集

卷七 五律十八 五十二

大雅久不作斯人誰與歸江雲春樹裡望了陟崔嵬
酒店三杯去奚囊一路隨天涯芳艸綠愁絕對斜暉
駐太平黃氏種月樓

車馬風塵客孤城此暫投海山微雨過天氣欲成秋
玉兔三株樹元龍百尺樓王人何必問終日爲奄菑
黃氏且園

且圓城北角徑支石竊得松老黃公宅花香白貴開
登樓臨水杪開戶亦深山 環城 昔山 廿載于戈內棲遲得
此雅

天台

天台八萬丈一半白雲低虎豹疑將出神僊或在茲
桃花別院路苔蘚宋唐詩華頂峰前石居然五雲微

桃源洞

想棠桃源洞花溪抱小村山開平野宅水到美人門

我欲尋春色高并絕碧雲胡麻杯裡飯何以出前津

只一洞有絕
壁並無村家

石梁

山隄方廣寺俯城石梁深兩壁原無路橫挂只一尋

魏伯子文集詩

卷七 五律十九

五三

回回看險不記載絕登臨掉臂吾行過蒼然衆壑陰

上落石梁長不過尋丈甚可行而兩面懸壁
無路他徑疑詩篇所記咏者別有一石梁也

赤城

赤城臨縣治高廣讓羣山不信神僊宅當茲孔道艱

春歸松樹老日莫落霞殘獨怪典公賦今存天壤間

禹陵

九州皆禹迹此處有陵邱眇眇孤窮士中廷拜冕旒

蛇龍環水土天地老松楸萬古神明在空山落日愁

雁蕩

萬仞皆孤立千巖一谷封化工有妙四邱壑在胸中

路入天心沒山浮海面窮天台名特好安得此奇峰

諸奇峯皆
包壘內

劉府地名劉青
田故宅

艸昧初分地林泉自開天萬峰頂上宅千畝屋邊田

諸葛宣甘隱雷侯竟學僊我來風雨後日月尚高懸

過桐江同范公登釣臺

中丞豪傑士版上子陵臺世傳爲官者
皆忌諱不登山色秋相入

江聲曉漸開旗旗無鳥過天地有人來文正祠堂記

魏伯子文集詩

卷七 五律二十

五四

豐碑立斷崖范公爲
文正翁

立春日同撫軍范公行雪江干

席平春有脚數騎出江干踏雪無人識衝風不畏寒

問同肯欲沒天海皓無端諸將方羔酒饜餘白玉盤

知疑叔在揚州

聞道樂城集江都日哄然項斯逢說處李賀過高軒

著述原傳世文章却自憐千金司馬賦未有一錢穿

弟作邦江客兄爲浙水賓四年如斷雁千里絕纖鱗

貧賤違初志尊嚴隔至親有書無處達開後欲沾巾

不得歸故山因題此

家在萬峰頂青雲不可攀何當官署劇對此回闔閒
茅屋數竿竹花溪三面山竟無人可著題罷一長歎

贈袁聖官

袁郎年十四藝不亞周郎記曲何須再收聲未有雙

桃花潭水意黃葉碧雲腔其唱西廂碧雲黃葉尤妙此調今難得

聞之族思傷

集伯子文集 詩 卷七 五律 五五



魏伯子文集八卷目

七言律

秋雨江樓

夢遇蘇子瞻

立夏前送別

惜春

谿夜

雲嶽二友

梅莊

望

小園

偶作

贈女道士

故人

江水

心田寺

章門偶與

漫興

寄石林

幕中春日

毛子霞患瘡

念及疑叔

和公每信

魏伯子文集

卷八上

十一

送別子霞

醉後題壁

送友人從軍

梅嶺

梅關佛寺

東城別第

梁氏樓

五層樓

雪笋

秋旅

越谿秋泊

瀟溪春友

石龍

清暑亭

過程鄉

禾下山莊

蕪關

蘭谿東谷

柳下先生

署中月夜

碧林亭作

越州漫興

送曾庭聞

師行平遠

醉經樓

示閩督使者

重過集賢堂

予季在廣

苦雨

讀書

西閣梅花

送季弟

水莊春晚

勾庭竹下

送周觀察

重贈嵯峨僧

贛州九日

畫梅

梅花帳簾

白桃送健齋

北行留別

西樓雨夜

寄內

却寄兩弟

登樓却寄

架上鸚鵡

天門山

采石磯

高郵晚泊

韓侯釣臺

曉發宋口

東八開

永平晚眺

泊東莊

魏伯子文集

卷八下

十二

停珠梅閣

仲家淺

煤山

泊油湖

彭澤元武厓

大功坊

天妃宮

獨山湖

北京浴堂

露筋祠

歸夢

次韻鄭公

江亭雜興

中秋二

送孫月枝

聞琴微圖

贈秦生

寄內

贈妓爲尼

送劉峻度

寄凝叔和公

兩岸梅

送范龍僊

萊陽琵琶婦

北園孔雀

寄懷

曾庭聞學空

吳若	勾庭	雙迴文
寄侯宛若	芙蓉蓮花	范學士雙鶴
又一首	梅花	別學士范公
梅花扇面	孟夏朔二	嫩楚
聊城	一舸亭	重登燕子磯
又題一首	范學士玉泉	和公吾廬
白菊次韻	徐宜振	楊進也扇上
次平陽	次侯馬	新豐
泰中幕府	夙期東湖	五丈原
李伯子文集 卷八		
三良塚	諸葛公墓	沔陽諸葛廟
瑞王慶府	金山	惠山泉
閨潮	書壁	生
鷓鴣	到陞侍御	
酬許九日	贈陳椒吟	
七言排律		
悲鶴		
五言絕句		
小院	芙蓉翠島	芙蓉

鮑詩	美人蕉幾	雙魚肢
風花雪月	夜盡	桃花扇
送自堂	五松坪	梅花臥鳥
煙霞泉石		
七言絕句		
芙蓉送自堂	寄漁村	美人
楊柳枝二	竹枝	釣洲送葉公
橫塘曲	橋畔	晚歸
金精曲二	美人圖三	石徑
李伯子文集 卷八		
翠微秋夜	贈芙蓉	江頭別
桃花馬	鷗	惜春詞
越州曲	吳郎曲	水村別筵
水莊夏夜	題回	清流沙
寄嚴山	題回	又
夢中得詩	木大師二	閑筆
白鹿洞	彭義別	懷人
楊仲云歸	書回	孤索曲
梁山詞	渦磯曲	江南夜泊

秦淮曲

舟行雜詠

金龍廟

跳神者

雙湖

國中

梅花新月圖

密巖上人

雙湖酬燕曲

雙江曲

蓮花芙蓉

勾庭芙蓉

石山人圖蓮

內人弟索梅

勾庭梅花

寄涂雲石

永安道中

蓮花

過固關

次堯城

次韻隴西女子

過潼關

環橋驛

雪中過華岳

驪山溫泉

陳倉道

馬嵬楊妃墓

魏伯子文集

卷八

詩

扶溝道中

送別

同梅

芙蓉

樸巢

嘉慶

臥雲

白舫

曲廊

觀海

洞霄宮

芙蓉爲世傑

五真圖五

六

謝氏水莊

旅望

師中

山曲春庭

峰上

魏伯子文集卷之八

七言律

寧都魏際瑞

原名

善伯者

季弟

禮和公訂

秋雨江樓

秋山弄弄江上樓樓前雲對竹林幽故人此地正相憶別我經年何處留水國漸飛幾白鷺風帆斜去一扁舟願爲波上忘機鳥蓼菜蘆花生莫愁

夢過蘇子瞻于洞庭

魏伯子文集

卷八

七言律

魏伯子文集

卷八

七言律

洞庭之水浩無垠地塘天浮不見人萬頃其區中有我孤舟南浦一畱君江山亂後餘兵氣風水相遭有妙文望外烟波空歷歷岳陽樓上正黃昏

孟夏前一日江上送別分得美字

千峰江上片舟孤風雨尊前好畫圖客去更先春一日路長纔似夏方初半沙望斷天連草陰韻分來我得美珍重故人重到後菜花胡蝶滿

惜春

桃蹊李徑亂陰晴杜宇頻啼不可聽記得去年猶昨

日當路歸路望清湖南
綠草飛烟蝶小院青春隔
暗鶯花葉參差風正午垂楊如蓋獨亭亭

簾夜

帶山深處盡峰林月在松蘿一半陰如畫不成真
淡近所懷雖與竟流吟身依竹數寒于水夢到梅花夜
有心獨愛小橋平似案偶來閒坐一橫琴

雲溪二友

交終日雲溪上千古此地雲溪深歷落溪雲偏荒
浩無礙山岳流夕陰滄洲日落見天色古木鳴嘯聞

魏伯子文集

詩

卷八

七言律

二

客心坐向濺波照須髮青松黃竹影沈沈

楊莊

五尺牆垣十丈長岸樓草閣一山莊蓬窗女字花三
樹林子哥兒身數行入座幾分殘雪影開門一暉冷
風香有書有酒吾何事但以花時稍着忙

望

松門日日望平邱潭浦村頭蹊徑曲清溪紅樹各相
淡其葉芽還一暗世亂不驚山水色江寒時有釣
漁舟偶然相對蕭翁立自顧翻慙隱者流

小園

小園風定晚涼收宿鳥高林靜自由此夜故人千里
夢一城明月滿天秋新柳暗上寒灘石舊園惟餘此
地樓同在天涯各離別相親翻愧水中鰲

偶作

金陵城闕斷鼉頭虎踞龍蟠一旦休烟寺鼓鐘催白
日石城雲物動清秋江東子弟皆豚犬河上君臣只
馬牛明相馬士英大夢不醒天正醉狂波如箭向南
流賊相牛金星

魏伯子文集

詩

卷八

七言律

三

贈女道士梁妙清

魏國夫人列絳珠星冠霞帔夜登壇水雲有路仙鄉
穩著履無塵學步難春媛錦雞開十洞月明黃鶴下
三山閒時笑折瓊花看萬古猶存白玉顏

故人

故人家在古梅塲高臥清寒玉一壺霜重鼓聲驚
曉日高花影北窗疎窗將好夢遺知已剩有閒情憶
酒徒我不欲眠君莫問連宵輾轉半衾孤

江水

江水漂搖忽斷流雄師三月起洪州不慙馬骨都爲
士但有羊頭可作侯牙肩已聞徵六部轉輸今見發
全圖澤天盡起雲霓興目極河千萬里愁

心田寺

西坑村路竟荆榛
窮畝尙有菴殿柱蛟龍雲劉
劉經堂馳馬石劉劉山僧有具茶兼荀野菜無名苦
雜甘世路嶮巇同到此升沈欲問老瞿曇

章門偶興

細雨輕雲江上來相看無語漫停杯浮舟已悟生猶

魏伯子文集詩

卷八

七言律

寄尚山何如死使埋對面雙陽明去就近人羣燕暗
徘徊南州日莫東風弱芳草垂楊燈不聞

漫興

草陰入氣壓書齋尊酒空攜上石臺體裏肉生昭烈
死眼中人老杜陵哀明明鏡影看吾瘦隱隱江流送
客來歲序只今看又晚梅花如水夾城開

寄石牀

烏衣門巷起茅廬城市當年有索居西府貌猶春爛
漫北山猿鶴夜何如石牀在布軍幕東楊有舌推能賦南阮

墓中春日

無財漸覺書想象故鄉芳草地情風紅日滿城閑
細柳春高苑樹低軍門無事日長時風吹桃李沾裴
帶影動旌旄落硯池別有參軍能說劍何人退賊解
題詩唐朝杜牧明徐渭文采風流洵可兒

毛子霞患瘡甚題此致訊

百花狼藉臥城隅脫頰毛筆久廢書哀絕不妨如瘡
癰仲尼誰謂主癰疽應憐瘦骨形如鶴須信庸醫食
忌魚我亦慚慚似中酒春風庭戶感離居時子霞寓袁氏廬不

魏伯子文集詩

卷八

七言律

五

睡醒念及凝叔吹燈作此

中夜以思夢寐與五倫如爾時鍾情豈徒至性爲兄
弟竟自神交託友生信不見疑吾寡過忠而善道汝
無爭語詩何處曾流涕宛彼鳴鳩及脊令

和公每信來輒多規益之語今久無信題此寄

之

骨肉關心心自哀贅連連夜欲曉曉乾坤萬物我虛
設父母三人吾不才愛日未堪千里別望雲時見一

峰間經句有鏡空顏瘦未有韓休隻字來

送別毛子霞隨事沅州

羣狐東望陸離離送子河梁悵所之騎馬春風同客
况挑燈夜雨讀君詩無家却幸清如水遜世何妨醉
似泥阮大猷狂藉叔頗此情惟有我心知

醉後題壁

出樹春鶯語似嘲隔花小犬吠半半眼前直盡一尊
酒膝上橫看七寶刀王導有何比管仲興公獨不解
山高却紫鴻道猶從直自許癡頑識友高

魏伯子文集詩

卷八 七言律

六

在贛州送友人從軍帥之楚

夏口遙來逢漢口貢流終是合章流賈佗故事鯨魚
窟黃祖威名鸚鵡洲巴蜀天高無雁到瀟湘日莫有
蛟愁湖平八月長相憶蘭葉蕭蕭野水秋

梅嶺

五嶺開門第一程嶮巖曾見昔人稱自從南越不稱
帝道到如今道路平絡繹驅車奔估客蕭條驢背上
牛生英雄都尉成陳迹却使梅花浪得名

梅嶺以
梅鋪爲守

梅開佛寺題壁

舊國飄零別恨新梅花梅嶺正青春往來各不問鄉
貫彼此同爲行路人福地丹青逢赤子

劍寺者
董將軍梵王

東城別館

山色烟光一鏡收護垣芳草細幽幽春風庭戶鶯花
集綠水池塘鴉鵲浮客路盛年當慷慨主人平日亦
風流爲誰點綴閒邱壑去後空餘別館秋

梁氏樓

魏伯子文集詩

卷八 七言律

七

廣東東關梁氏樓綠香沈靜林塘幽春風此日一相
見主人何時成遠游落花芳草青年晚石砌玉檻蒼
烟秋天涯客子漫題句回首城隅雲樹愁

廣州五層樓

五羊城北五層樓鉛鐵輿圖望眼收鹽鐵自來爲善
國海天相峙一雄川趙佗已死空埋劍陸賈重來亦
敵裴惟有山河全不改當年霸氣並千秋

雪甸

雪甸東南之佳味應知此日故鄉齊蓴菜不勞張翰

思君可恨憶杜陵詩世皇_一雨來黃竹諸友春寒幾

思感風光甚好不歸去碌碌從人何所之_{黃竹峰幾}

秋旅_{迴文}

秋清洛葉二庭空久坐閒階玉露風樓上遠山寒溼

翠雪中艸草亂疑紅愁心已逐南鴻斷別恨方明月

夜中修竹吐蘆吾憶甚悠悠病裏客塗窮

越歸秋泊

秋水瀾瀾通所流海天南路泊行舟晚山似眼清空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七言律 八

笑新月如桴翠欲愁彈鋏當年依萬馬鍾情川上有

雙鷗西風乍入開洲渚一夜蘆花盡白頭

渡歸春友

萬樹深松半蔽天晚春初對坐幽然繁花亂落一亭

雨急水爭流滿洞烟我愛清風生竹笑君能古調寫

禽山中茶筍兼葢蘆帶露烹來色色鮮

石龍

東莞東南石龍口千家百家今尚存買魚沽酒盡離

落疎林古木一江村輕鷗作對時從鴨溪女成羣爭

看人戎馬十年惟見此故鄉人事可銷魂

清暑亭

蓮花亭子梧桐徑葉葉交陰正午涼冰簟綠烟秋水

細美人紅玉滿綠香風吹畫影搖庭竹日冷題詩到

粉牆爲念陸生今萬里交天瘴雨在文昌

過程鄉

海國漂零事一身書生戎馬跋風塵窮愁久婢牛衣

婦兵法終慙馬服君霸業荆榛傷易主王風禾黍哀

無人崇禎故老全消物猶有詞林李士淳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七言律 九

禾上山莊

松蘿水竹石經門山紀人居別一村木道參差騎澗

過水春清勁隔林間堯無帝力餘耕鑿秦有逃民自

子孫戈甲紛紛滿天地我來應聽德璋文

藍關

曉過藍關日氣昏千年瘴嶺尚橫雲空山老樹疑多

怪石井寒泉時一間滿路鳥巢看一一近巖花雨到

紛紛至今猶有韓公廟蒼苔綠苔生古文

蘭谿東谷

印空于人似有情相逢不厭眼
逾青臨橋隔水雙桃
樹背石懸泉一箇僧
澗草分疎竹色映
藤時露小茅亭
古苔蒼壁千峰下
還有羣松亂瀑聲

柳下先生

柳下先生過軸寬
隨蔬村讓野人盤
薪霜壓韭香而
脆明月落杯深且
共啓響一聲山
宋宋菊華九日露
薄薄以來抵足閒
設罷賓主無心夢寐安

署中月夜登樓悵然之作

海國干戈正未休
書生仗策幾時投
爲朝李密漸忠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
七言律

孝江左夷吾老冠
簪花落高軒秋入
省月明寒暑夜
登樓東南形勢全
既脫藩日風濤不可收

署中碧林亭作

雁飛何事向東來
鄉夢初回曉角哀
一夜霜風黃鶴
嶺滿城海氣半樓
臺正言悟主終難
合亂葉堆庭撥
不同獨怪芭蕉心
神盛仲冬猶自綠
於苔

送州漫興

外甸山川倚壯闊
中丞號令壓雄藩
阿度自夢江都
好今自愁愁蜀道
難案唐注云虎豹風聲吞大澤蛟

在湖州送曾廷開歸里復之廬夏

龍日影畫長端海邊更有鯨鯢窟
萬頃狂波豈等閒
經年離別吾常惜
萬里來回子獨堪
一路衣冠兼盜賊
極天西北到東南
河干只有斯須立
故國能無數日馳
爲語翠微諸弟友
相思莫夢鴛魚潭
庭開只家爲旅六分

師行平遠之作

疎星落月曉天低
四野秋風動鼓鼙
旗影靜離千騎
馬角聲清雜五更
雞南荒地氣宜戎
寇北斗天心屢魏
伯子文集詩卷八
七言律

改移莫向征大問
前路人民城郭幾年非

登醉經樓遂留一宿

醉經樓上憑欄處
一水涵空似岳陽
未許遠山窺西
棟簷容飛鳥過書
窗青天可問湖心
近明月何人秋
夜長獨有元龍眠
百尺夢回雲樹曉
蒼蒼

示問者使者

大中丞司馬宜撫
軍營書見贈
既辱辭而
使者無禮作此示
之并寄中丞

趙將軍草付苦募
國士而今意漸灰
後謝中丞書似

雪漫勞使者令如雷應非封劍微醺濟何用焚綿絮
介批寄語東平李僕射明珠還與舊宮煤

重過集賢屋

集賢殿路青青草去歲來時尚未生無事隔年還一
到有人曾向此中行天高空谷落餘響石甌流泉搖
亂藤簡點題詩已滅沒悵然聊問石門僧

歲莫矣子季在廣得無歸與

梅花嶺外音書斷風雨濺山此故鄉北海幾時聞有
客向天闕月幸無霜老兄託爾常寒夜褥子隨吾日
魏伯子文集 詩 卷八 七言律 十一

草堂好把握椒當遠意歸來除夕共靈觴

苦雨

窮冬五十日淫雨一日風晴十日陰欲雪不雪歲已
莫日歸未歸無來音夕庭寒水故盈眼山閣梅花空
滿林何處陽春不相見坐令巖谷生愁心

讀書

西峰新閣望崢嶸絕頂文章似識荆郭象當時無向
秀靈取千古得徐陵三更風雨燈初落一榻梅花酒
半醒身後姓名微俸事翠筒如鬼扣窗松

西閣梅花

古樹蒼苔百尺橫十年西閣竹邊看是花是月不相
借無雪無風還自寒舍弟尚遲歸信息山禽飛到石
闌干傳聞庾嶺干戈近欲折一枝行路難
時和公
已亥六月送季弟之江左兼訪廬山水大師諱
室

海東聲勢捲潮頭一夜江南十萬舟念汝書生都不

畏却將白帽當閒游八公山下聞風鶴五老峰前看

露牛滿路菊花歸正發布帆無恙秣陵秋

魏伯子文集 詩 卷八 七言律 十二

水莊春晚

史文

繁陰綠處開門巷樂事無如適外郊灘入夜聲溪有
竹石侵苔影屋垂茅閒身伴月三杯酒懶病當春一
臥高山在不居人世隔小莊花裏水雲巢

夕庭竹下看花適從弟泓書至

記得芙蓉秋水日雲帆對面卽天涯雙江春晏開開
館一別經年不到家有竹喜傳童子寺無聊爲愁五
公衙山庭風雨東來急吹盡桃花與李花
送周觀察東歸吳門

白下先生白髮新方願隆準自精神
攜來摩詰詩中
西乞得知章湖上
身九月風霜歸遠客
六朝烟雨老
閒人
扁舟東近吳淞路
正好鱖魚鱸細鱗

重贈嶢峨山僧破寂

二十一年無覓處相逢岐路試呼名
風霜滿面驚吾
老雲水忘機愛爾清國破山川餘落日
天寒牛馬入
邊城
何當尚有吾兼爾攜手橋南喜不勝

嶺州九日

子瞻每說重陽勝如此重陽亦可憐
季弟伯兄同叔

兼伯子文集詩卷八七言律

古

子海南嶺北復憐川風高落日雙歸雁
水淡園城亂
泊船獨向鬱孤臺上立江頭顏色已連天
時初公在
項子淮

自序

眉山森森夢寐雲山月任模糊誰將張敞新花
保印改王維花雲圖十載偶從閒處得一枝聊共故
人涼
寒燈竹屋松窗下疎影清香夢到予

梅花帳幃爲原季王作

東房居士疎狂甚杜撰梅花信筆勾君復山妻同紙

帳師雄寒夢隔難浮以來百尺天如水醒到三更月
滿樓我亦似君長作客竹牀松舍夜悠悠

白桃樹送甘健齋

半畝方臺向草堂白桃花野石山蒼當春竟與梅相
接此樹何嫌李代僵十日喜殊同坐酒一枝分去難
行囊
夕庭春雨池邊路猶有新彈幾處秧

北行雷別山中諸子

桃李溪山花正開春風千里渡長淮
愚生已赴新功
令聖祖徒憐老秀才墓闕愁看唐封樹塞垣應上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七言律

五

李陵臺欲知此後登樓賦白草黃塵真可哀

西樓雨夜有贈張士英

南塘昔日經戎馬平仲曾知石父賢
相距山川五百
里已忘名姓十三年高樓細雨春燈夜東角屏風小

樹邊不謂故人猶識我翻令感婉欲淒然
十數年前
通南塘遇
紀兵繁人于偶識之久已忘矣今年春人郡高賢將
軍西府判陳客有同寓者甚談感思之語因述往事
感其不忘作詩贈之士
英各必達壬寅二月記

寄內

庚寅三月重城破從此年年獨出門一路依人看冷

懷溪山巒雨自寒溫春迷故國雲連樹夜臥高樓雨
覆盆見說所親有便信作書先自意紛紛

清明日虔州却寄兩弟

十二年來頻遠出可堪今歲又離家松楸三月清明
雨棠棣雙江南北花已分無錢酬典客不嫌有食傷
官衙小樓倚徙直懷汝日莫雲溪天一涯

春霽登樓却寄

二月雙江到所清崆峒山色滴江城客中心緒亂如
雨樓上風花天正晴白日坐銷春事晚青衫垂微午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七言律

其

寒輕啾啾却恨鳩呼婦風雨分離太不情

卽席賦得架上鸚鵡仍限韻

側首花前舊侶非主人恩重感還疑誰當擲筆誇黃
祖我欲開籠放雪衣久以處堂同燕雀誓將新語學
蘇東上皇此日還安否腸斷中官過隴時

天門山

天門分踞大江東形勝南隅自古雄直扼金陵千里
勢橫過朱石一帆風波吞獅尾春潮里月吐峨眉夜
暈紅最是昔人遺恨處怒吳樓上祀關公

向上有
吳樓

采石磯

萬里江心百丈磯開平曾此拔旌旗至今天變風濤
怒猶有嚴聲動鼓鼙雙燕似悲秋社早片帆斜掛夕
陽遲明皇夜宿舊詩處草莽微臣不敢題

金陵

三山東折大江流萬里波濤此處收朱雀烏衣風月
地龍蟠虎踞帝王州孫堅玉璽新無角王濬戈船舊
有樓蘆荻滿川聲浙浙石城五月乍如秋

高郵晚泊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七言律

其

高郵西北望閘閘半斜陽界畫園柳下人家花裏
寺前依淮水後臨湖青春戶櫺窺兒女落日風塵笑
丈夫借問郎箇雙白墜不嫌唐突肯賒無

韓侯釣臺

釣臺杯土飯亭東國士投綸早未逢借問婦人猶隻
眼何如霸主特重墮岍生短髮千年石舟過長淮萬
里風我亦似公能勝下千金難脫故人窮

曉發宋口

宋家湖口新秋清浦縣塘邊初日明客子三年秋色

裏故人一別離爲情風吹縞帶衣裳薄水掠魚鱗舟
機杼可惜濟南風景好翠微兩弟不同行

東八闌

隔河衝曉月河迂焚豆燒鹽鑿萬夫上下官船皆鼓
吹東南民力此溝渠帆誇風信橫過鳥水動荇絲直
見魚且喜同鄉有歸客停船煩寄數行書

登永平城晚眺有懷兩弟

北平高封晉山齊古樹蒼茫日正西清世五經羞答
祿翠微二士尙墨台音處朔風乍動橫吹角邊月初

蘇伯子文集

詩

卷八

七言律

太

明冷照衣到處依人歸未得城南南望涕交頤

泊寒莊

沿川十里石塘滕水統寒莊分外清坐去令人雙眼
闔行來竹客一身輕船歸西舫東風靜夜近南湖北
斗明自入揚州山色少只今遙見數峰青

停珠梅閣

牆上秋聲百草靡珠梅閣口戊樓西逆風逆水孤身
客多病多愁結髮妻菱葉礙舟湖兩濶蘆花背舫月
光遙遙憐嬌小雙兒女傷毋聰明憶別離

仲家淺

寄橋竟過仲家淺船上遙傳李岸祠頁朱自傷親不
在絕糧吾亦至于斯河流決澤蛟龍去廟柏陰森水
鶴飛貪賤出門行止誤願言瞻拜寸心違

煤山

聖主騎龍去不回煤山亭上望催龍我生之後逢隆
炭開闢以來此劫灰風入松楸天氣暝日斜官闕壁
門垂可憐細草年年綠望帝無心化子規

泊沛湖有懷曾止山

蘇伯子文集

詩

卷八

七言律

九

蕪湖接得南京信江浦相逢北地船彼此依人先後
發風波一路濟河縣長行逆水愁過日仰臥清秋喜
見天正恐君來吾又去金臺鐵嶺各淒然

登彭澤元武臺

元武臺前瞰白湖大山橫絕小山孤千帆直對天風
水三國平分江楚吳日下東南戰伐壑中烟火滿
樵蘇登臨目極愁無極飛鳥斜陽沒綠蘆

大功坊

大功坊表在南城魏國當年此建屏甲第鼓鐘通御

苑元臣休戚共朝廷感漢武惠人流涕歎蓋汾陽主
不驚千古鳳凰臺上路眼中狐兔亂縱橫

天妃宮

岱宗名位與天齊未省何年號帝妃已服袞章爭日
月誰將簪耳捷須看儒臣不正前朝誤至魂還生後
世欺况復寢宮陳臥相下民無乃黯神祇

獨山湖

鷗湖遶野獨山長落日雙流蕩翠光過客偶貪山水
色居民云是聖人是漢除守冢寧茲土周設圭田登

魏伯子文集

卷八 七言律

辛

此鄉直到燕京千里富神明子第久青梁

北京浴堂

潔身徒自嫌清時波熱而今莫避之彼此裸裎焉洗
我鴻濛鳥獸想如斯石鯨已變見明水鴻濛遙分太
液池告語相皮孫伯樂燕臺駿骨久泥槽

露筋祠

夫人廟廟葭花林江所淒然日色陰白鳥有知應漬
腹青蠅行弔亦何心南方秣馬歌規楚東道亭魚藻
釜猶自愧半生筋力在好餘燐燐百年侵

歸夢

歸夢天邊雁影孤燈前來路想當初春風抱病經三
月夜雨相隨過五湖新樹青蒼連日密故園音信隔
年疎夢中昨夜依稀見未識君曾見我無

次韻鄭公感興之作

曉日暉暉翰墨林念珠宮殿又春陰雞鳴亦是三千
客馬骨還須五百金幸有疏花開笑眼且將尊酒續
微吟中原麟鳳多于鹿簡在空勞上帝心

江亭雜興

魏伯子文集

卷八 七言律

壬

螺磯江渚引堤沙落日平流倒晚霞微履張卿簪有
舌毛衣秦女已無家身兼月影人三个門對風帆天
一涯多謝山僧有好意爲憐清苦特烹茶
呼風高嘶意決決脫頂披襟洵古狂比似小兒楊德
祖何如老卒蔡中郎帆通上下分平野天隔東南限
大江此際欲歸歸不得又看新月上鴉黃

中秋

自從作客年年別見月徒生萬里愁連日已來常苦
雨今宵人說是中秋城高砧杵西風急夜入芙蓉白

露稠奇語洛陽機上婦千秦剛徹黑貂裘

爲憶江鄉景欲珍翠微寒薄夢烟鬟今宵明月客中

客何處紫砧山上山竹葉清尊金盞小蓮花幕府玉

堂閒主人愛士多昔記坐贖南堦夜未闌

送孫月枝歸任邱

孫公欲去真歸去魏子題詩何處過其我別離今夕

短如君心術古人稀三星曉色初窺路九月天寒未

授衣珍重西風鞍馬瘦日雲紅樹一臨岐

九日聞翠微園懷示傑子

蘇伯子文集

詩 卷八 七言律

圭

秋淡大日豈高寒北地西風觸鼻酸新雁適從何處

去故園今在書中看茱萸此會誰還健首霜三年債

未完憶爾雙峰清絕頂雲多不忍望長安

贈秦生

淮海文章天下雄美哉年少五陵空豈長貧賤韓夫

子原自風流蘇長公落日歸鴉官樹晚秋風騎馬禁

塵襟與君相見偏相得夜久寒牀蠟燭紅

寄內

爲念君心強自寬青來仍只道平安南天有夢飛難

越北地無風氣亦寒蒲服烏鴉羣噪風暫時野鳥且

爲驚遙憐獨夜空山裏燭淚如冰墮玉盤

贈妓爲尼

次通政張公韻

欲向丹霞點白霞泛湖船上觸袈裟自憐春燕能傾

國且學朝雲蚤出家白玉軍持藏露水黃金樓閣鎖

牆花美人已在西方路一任情郎到狹斜

丹霞隱師
白霞妖女

送劉峻度歸揚州

舍弟有書談舊誼居停兩歲客如家乍欣臘月來千

里旋隔春明天一涯蒲路東風歸棹輕半庭芳草故

蘇伯子文集

詩 卷八 七言律

圭

人遐廣陵見慣瓊花樹不冒長安看杏花

寄凝叔和公

勾庭新竹池邊柳石井流泉篋下碧風月何如舊晨

夕水雲應復更青蒼遙知兩弟行吟處攜得諸生笑

語長我獨風塵牛馬走三年萬里一淒涼

兩斷梅

江南江北長相望爲水爲雲竟不分白雪高歌漸鄧

曲翠微寒月上衙門憑將故國中恨寫青江南十

里春日莫隲頭無驛使玉人空谷遠銷魂

送范龍仙歸蘇州

客中送客年年慣，送到如今始欲愁。天地不情成兩
我英雄何物只曹劉。江南落日楓橋路，渭水清波竹
葉舟。有約翻令惆悵起，秋風蕩盪可憐不。

贈葉陽莊巨婦

歌妙子懷始欲愁，琵琶小婦海東頭。鍾情只許劉廷
式，作傳還須秦少游。古調聲歌高入座，新妝羞黛獨
含秋。子都之妓稱天下，知者何人只兩眸。

北園孔雀

錦尾龜聰碧翠圓，南荒容易到幽燕。曾無伴侶成孤
立，縱有文章只自憐。楚楚蜉蝣搖采服，紛紛烏鵲上
晴天。斜陽花影東亭壁，四顧衣毛一惘然。

寄懷

長白當年有白翁，英華人訝古來稀。似聞陳氏難兄
弟，不信禰生大小兒。石竹花開同坐處，海棠樹下細
談時。只今一日成三歲，秋雨如烟鬢欲絲。

曾庭聞挈家靈夏詩來次韻有答

攜家荒徼關窮塗，廿載江湖好丈夫。日費千金猶見

少年奔萬里，只如無飢巢。夜承烏頭白，寒水秋溪雁
陣孤。爲問塞垣行樂地，可因靈夏憶靈都。

芙蓉

西川花客入南陵，蘆荻長洲柳葉亭。閒到星霜偏富
貴，坐臨江漢正澄清。美人紅玉春風重，仙客青蛇秋
水輕。忽憶故鄉今正好，錦雲晴日曉如屏。

翠微峰勾庭

拔地孤峰逼太虛，青松黃竹內吾廬。爲貪魚鳥常閒
坐，仍有親朋不索居。三徑露葵千日酒，萬重雲壑四

龍伯子文集詩卷八 七言律 三

圍書時人每比神仙樂，疑是神仙樂不如。

雙迴文有寄閑中

絕塞關心關塞絕，憐人可有可人憐。月如無恨無如
月，年似多愁多似年。雪送花枝花送雪，天連水色水
連天。別離還怕還離別，懸念歸期歸念懸。

燕都寄侯婉若

呵筆題詩沒墨枯，相聞近狀復何如。黃金臺上猶貧
士，白玉仙人是藐姑。二九寒天雙袖手，三千里路數
行書。京門未有梅花寄，借問江南花發無。

芙蓉蓮花

世皆欲殺與才子我見猶惜真美人采石磯邊李太白錦官城下卓文君君公括出才如鬼須老傳來妙人神時會不同同恨空書中容易得相親須習老當以芙蓉蓮花詩西向陳君公括合才子美人之句予謂文君於際太白南齊此花此語故是當也

范學士閣亭雙鶴

學士閣亭雙白鶴主人清曠特相安自從千里堪持贈何事三年不有飛秋淨玉堂鳴和遠月明琪樹羽

魏柏子文集詩

卷八

七言律

七

又一首

仙侶亦爲耳目玩世人仍羨羽毛奇天空海闊無窮路月朗風清有所思步到曲塘聞隔鴨立來花下共

梅花

從歸歸去竟何曾世外佳人有舊盟明月有心偏照水梅花無語不勝情畫成女字饒孤豔影入城池太殘生遙憶翠微清夢曉一林寒玉隔塘橫

立夏前一日奉別學士范公

禁城柳色又婆婆幕府蓮花歲月過三載君虞知已重千秋杜牧感恩多人先春去南隨斗雁自潮陰北渡河欲寄望京樓上信長安日遠恨如何

梅花扇面

畫成杜撰難貽俗格到梅花易得奇牛牛尺扇頭千尺雪南枝高偃北枝低羅浮有月寒貌夢庚嶺無霜煖照衣漫道江城五月落春風人面正相宜

飲後于鞠場觀射

魏柏子文集詩

卷八

七言律

七

春已南歸似復來牡丹明待相公開可知富貴皆天意遂有兒孫競俊才列坐看花霑酒醉分朋射柳奪標迴書生漫倚芙蓉幕夾道香塵馬上催

激楚

郭兒歌曲笑參差勁婦爭傳絕妙辭豔色白應天下亦文章還畏後生嗤雕籠鸚鵡教鵲幽谷黃鸝學畫眉不道西施能不如西施原不如東施

聊城魯仲連射書處

田齊乃敢兼周族不謂齊疆更屬燕壯士已能爲死

守先生何必復多言雌雄決策時爭尙成敗評人論
亦偏只不帝秦堪萬古其餘應媿望諸賢

一草亭贈倪天章

一草亭前秋草色主人坐擁百城書讀驛飲酒真名
士小石疎花印隱居濟北風流今見此淮南落木一
愁予明朝又發江都棹回首寒雲柳數株

重登燕子磯同季弟和公

一行作客燕臺畔同載還登燕子磯風景不殊吾欲
老乾坤有恨汝何知雨花朱實新亭淚墨跡模糊舊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七言律
日詩獨與弟兄相對立此心千古愧夷齊

又題一首

麥葉蘆花一色秋東南王氣古神州真人只有明
皇帝生子當如孫仲謀萬里江天搖客路四圍山影
臥平流眼前多少興亡迹鎖鑰零星綴石頭

范觀公學士被病玉泉懷寄一首

能貧能病初辭祿憂國憂民總切膚共信此心如止
水偏宜濯魄在水壺玉泉新雨松濤合金粟秋燈竹
榻孤并問青城王學士西江沙石夢曾無

和公吾廬落成題詩一首

儋州蘇軾歸猶健燕市荆軻去復還和公前被謫且
徙北至燕都
吾廬成結構偏饒爾室好鄰山須看到老無慙色
兄弟長貧吟笑顏此後不須言出去竹烟蘿月解相
關

白菊次韻

百花千菊已平沒况復泠然霜露姿正好秋天爲素
女不能春與比紅兒堪餐只爾無他色蓮酒何人著
此衣我白金精峰上住寒山終日共微微本草惟白
菊可食

魏伯子文集詩

卷八七言律

堯

之

人日立春涂左派自新城王翠微春仲歸詩送
魏微至日爲人日宋璟來時春亦來正復三年夢夢
想偏宜今歲值花開盤餐頓頓惟青韭風雨山山已
綠苔見說欲同吾弟去尊前恐絕對空齋

爲楊進也扇上作大梅樹

君才酷似徐文長我膽真如韓稚圭白紙扇圖千尺
樹翠微峰第一株梅居山只爾能無憾到此何人折
得歸寄語城南楊叔子春風寒雪隔崔嵬

次平陽

平陽形勝舊堯都，拼鑿鮮原少董荼。自古民生宜似此，于今帝力洵何如？有擊壤處坊朔風周道駒羸馬，落日

高城下。畢烏試問黃堂清太守，三年十萬有還無？平陽有三年清太守萬字花銀之語

次侯馬見樓壁上諸官詩題此

文章每異後生嗤，如此中郎絕妙辭。笑我家貧難賣賦，羨君官大好題詩。敢言諸葛非名士，未許王敦是可見。一上高樓獨回首，夕陽枯草亂參差。

題伯千文集詩

卷八 七言律

七

新豐

鄉鄰雞犬各相從，綬粉榆氣鬱葱。自是高皇誇故里，非關太上樂新豐。夏姜已見封侯意，旆萼還酬家令功。盡道沛公多長者，欺人自古是英雄。

秦中幕府書壁

國士何嘗有定評，千秋隻眼幾人青。狄公所薦非司馬，石父胡爲絕屢嬰。春日鏡窗偏易過，東風吹夢苦難醒。爲憐墀草饒生意，每向階前獨自行。

鳳翔東湖 卽蓮子瞻書雨亭

臺雨池亭今尚存，古槐高柳界斜曛。總之蘇子文章妙，遂使東湖景物新。貴客有詩皆鑿石，春山如笑獨留人。荒臺坐老坡公像，白道蟲絲兩眼塵。

五丈原

漢業如灰已不焚，忠臣孤寡撥雲州。三分天下四川地，六出祁山五丈原。司馬但能拚急走，臥龍到此竟長眠。至今原上秋風色，二月長如八月天。

三良塚

鳳城東郭穆陵遙，抔土三良太宋寥。國有賢臣如此，

題伯千文集詩

卷八 七言律

七

邦家無全犯，不曾饒古風。自此芻蕘廢，後世因而瓜蔓抄。直到英宗天順末，至仁萬世越前朝。

諸葛公墓

定軍山下柏蒙茸，曠古精誠在此中。三尺孤墳猶漢土，一生心事畢秋風。孫贇未滅成何世，天地無知密此公。千載傷情惟杜宇，年年啼血樹頭紅。

沔縣諸葛公廟

沔水東流日向西，武侯祠廟背江湄。鞠躬有象真王佐，寧靜如神實帝師。且受書生今一拜，不嫌名士古

信知品看一統率吏口可似三分漢賊時

瑞王廢府

漢中四塞三通國背倚褒斜面帶江聞自泰昌初建
子知無昭烈復稱王春淡鸚鵡鳴宮樹日晚狐狸上
御林草木不知人事改小山荒桂正蒼蒼

金山

大江東下海門寬萬里奔流激箭端不信山從水底
出却忘身在畫中看龍窩燈火千林動屨氣樓臺一
點寒誰道風波不可涉風波危處却平安

魏伯子文集詩

卷八 七言律

三

惠山泉

惠山名字擅東南每日江船載萬甌水本無心人自
競泉雖甚潔過于貪烹來芥片黃金鑊貯向官窰白
玉鍾獨是山僧等閒看濯畦澆足亦能堪

聞潮

軍門鼓角晚衙收東北雷聲起署樓三日不來傳宋
末十年無信到杭州十數年無此潮矣揚波未識天心在竭
澤翻爲地脈愁何幸瀋陽都御史冰鑿雪浪渾如秋
水眼具前波謂潮由公

書壁

葭灰初動一陽微午影平窗日又低南阮近來慚北
阮東施原合妒西施風生幕府寒如水飯熟官廚燭
似糜爲憶故山應積雪袁安高卧不曾飢

坐

蕭蕭枯樹撼冬風坐撥銅鑪火正紅官廨年深饒土
氣客心歲莫似塗窮誰言魯子如劉尹且認顏標作
魯公日落天陰愁欲絕噤聲窗外度歸鴻

鶴舞

魏伯子文集詩

卷八 七言律

三

方池行過石林隈仙鳥分明鬬羽翰春晝正當風日
美却因況近海天寬開在滌所逐于松影低相及扇動梅
花落不難自領忘機渾未得側身遙立樹邊看

同撫軍令弟到陸侍御桂山草堂

百水分江界似棋草堂深靜竹橋西中多桂樹藏山
閣弱有梅花夾漾波驕從亂投芳徑蒲呼聲渾壓海
風低貴遊官復偕貧賤敝履長裾及每遲

幕中酬許九日時子昇歸

三年客子思歸去九日先生喜得來已熟姓名如舊

識况貽詩句出新裁村陵得失心千古李太白飄零酒

一杯改書記不須愁寒窗中永閒閣正恃才

贈陳某峰進士

自昔才名推鄴下
千中獨步讓陳思
文章千古真豪傑
兄弟三人原品題
皆入文苑
一到似曾平日見
相逢翻恨一年遲
歲寒冰雪看顏色
恰好梅花小院西

七言排律

悲鶴有序

子寓高平相公閣時有孤鶴入廚覓機羽毛
爲黑感而賦之

白鶴千年一變玄
此君兩月卽蒼然
辟如洗硯曾吞墨
誦道烹茶解避烟
浙米遂來窺鼎口
洽魚先已立
棋邊側身獨望
有何意仰首長鳴似乞憐
拾得餘糧
隨雁驚櫻將腐肉
其鷹鵠周旋
牛阜草殘豆甯
雞雞

魏伯子文集

卷八 七言排律

謹

羣趨淵泉有翼不飛甘晏處無雌相伴耐孤眠
階前慣受兒童迷樹不能禁鳥雀喧自去白來過白日不言不語向青天
子瞻赤壁應無夢君復孤山未有緣
敢惜羽毛憑作益神貪篆養且乘軒
月明風露寒侵竹雨滴檐楹局似拳
汲本靈禽何乃爾吾雖拙計亦差
焉嗟機檻上宮辭死丁令遼陽不羨仙
湖海多情聊寄傲山林有約可忘年
何如歸去喬松下碧落蒼

怡任變遷

魏伯子文集卷之八

五言絕句

寧都魏際瑞

原名

善伯著

弟

禮和公司

小院

風輕燕子紅雨細梅花癭拙書恨卷簾小院幽香滿

芙蓉翠

人春與翠鳥相對似含愁盡日無人到清風江上秋

芙蓉

魏伯子文集詩

卷八 五絕一

三六

盈盈一水間相見遙相似吾欲往從之美人杳如此

絕句

欲語先凝睇將窺且避人屏風祇掩面猶自有羅裙

美人蕉箋

升菴醉後詩寫在燈姬袖風流傳至今美人蕉上有

雙魚箋

愛此雙魚形下有長相憶莫學海蠅蛸三年無墨迹

風花雪月體

爲閨人繪縛之作屈而環之可得五言絕句

四十首名之曰世珠環

流風翳曉花落雪飛芳樹幽組雨淡霞薄月迷香霧

夜盡

秋色清于天良宵已杳杳幽人眠未會月落芙蓉曉

挑花扇貽人

挑花紗扇子彫鏤鬱沉沉彷彿疑人面冷麗見我心

送自堂歸南昌

君行不得已况復春江深日莫一回首無人知此心

五松坪

魏伯子文集詩

卷八 五絕二

三七

坪上幾古松一二三四五時爲風雨鳴亦作蛟龍舞

梅花臥鳥

冬山霜似秋曉月明如夜山鳥月中寒夢醒梅花下

瘴霞泉石體四首

斷去疑石泉流雪散花影亂紋生碧煙浮月凝霞嶺

魏伯子文集卷之八

七言絕句

亭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著

弟禮和公訂

四芙蓉送自堂東征詩

香葉新花照眼明，琪閣臨贈一枝輕。秋空萬里清如

水，江漢風高待爾榮。

寄漁軒

十里荒煙水岸空，蕭疎涼葛度輕風。青山不似人情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七絕一

三八

萬遙向天涯更幾車

美人

離車小院回簷深，夏日如年柳正陰。侍女梅泉車洗

手，綠芭蕉下半揮琴。

楊柳枝

柳樹千條復萬絲，東風沉靜日長時。從來未得風流

況，張緒當年似幾枝。

如將楊柳似佳人，新看宜笑亦宜嚬。舉如花葉愁初

破，笑比花枝別有春。

竹枝

吳歌楚舞雜紛紛，送古迎成斷雲沈。謝何到陳李

村，每逢佳處一思君。

釣洲送葉公

日出東南蟾石頭，使君船發釣魚洲。風來莫便張帆

云，水亦深淵不自流。釣洲在縣之東南，只數十步，周二十里。

臨塘曲

橫塘庭院隔橫塘，花底佳人笑語香。却恨順風吹得

送別花，桃吹亂垂楊。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七絕二 王九

橋畔

一竿臨風遠黛嬌，浸淖淖雨綠楊橋。歸來夜夜成春

夢，斜月高樓吹洞簫。

晚歸

半田南望綠沉沉，日落湖橋夕氣陰。茅屋尚餘五里

路，亂流燈火隔疎林。

全精曲

白露兼葭八月天，翠微峰上雨如煙。美人日暮不歸

去，深鎖雲窗隔歲年。

百種花香一種風洞門深向翠微峰翠微峰上三千尺春雨年年淫臥龍

美人圖

柳梢新月夜遲遲十八佳人草小妓行過橋來呼侍女太湖石外有人知

十五女兒髻髻青釣魚輕傍水邊行情知線動魚吞餌搖手前頭莫作聲

春泉細細入春塘船上流風颺好收無力漫教輕把棹明時扣水機衣裳

蘇伯子文集詩

卷八七絕三

四十

石徑

石徑入蒼曙色曉春風到處長苔蘚幽人夢醒隔雲樹山片橫斜叫子規

翠微秋夜

翠微秋靜夜如屏萬石森然逼太清何處人蹤草到此月明間有唱歌聲

題芙蓉贈芙蓉妓名

秋水依天亂鏡光一枝斜出露凝妝芙蓉好此文君調不許蓮花似六郎

江頭別

白石山過紫石山鷓鴣灘下鯉魚灘山山遠近灘灘急遊子南行何日還

桃花馬

六尺五花價百千春風一響直如絃俠遊年少邊旁子折得垂楊當馬鞭

鵲

寒羽雙浮點點明西峰江漢隔遙青風波不肯輕相失愛爾忘機却有情

蘇伯子文集詩

卷八七絕四

四十一

惜春詞

海南海北雨如塵二月終旬不見春勸君莫愛春光好客裡繁華愁殺人

越州曲

相送從軍越路難永清門內出征鞍東南歌謠全西北唱起榕城夜月寒

吳郎曲

柳絮桃花風滿樓吳郎旋發水蘭舟榆錢難買芳心轉不似人情好處留

水村別館

溪流曲曲抱村田
尚樹疎籬得小軒
半夜松風吹夢醒
離聲長在枕頭邊

水莊夏夜

楊柳清風川上波
梧桐明月粉牆多
山曉竹數平橋路
猶有歸鴉晚唱歌

題画

高樹疎桐覆艸亭
江村長夏有秋聲
道人嬾罷仍無事
笑罷科頭看睡經

魏伯子文集

卷八 七絕五

四二

清流沙

鐵石東南十八登
金沙上下幾千灘
孤舟黃落清秋裏
如此風波行路難

鐵石磯在清流
金沙村在沙縣

寄嚴山

泰風百尺翠微間
花落深堂白晝閒
獨我與君兩不厭
西山終日對東山

題画

深煙淡月梧桐夜
曲水平橋菰竹居
世上卽今無此境
画中千古有吾廬

又

山雨濛濛山閣高
煙林疎處見危橋
其中隱隱清溪曲
似有春風習石清

夢中得詩云是石頭和尚授

日落巖扉未上關
紛紛高鳥亂飛還
山僧尚欠鶯鶯債
明月白雲空下山

木大師

東山西北一時傾
天地無情佛有情
竟自東南南天地
山僧將此老作殘僧

魏伯子文集

卷八 七絕六

四三

雲林一樹亂棲鴉

冬盡寒山又放花
解得木心陽氣在不
西土存南華

聞蟬

高柳疎桐暑越清
南池盡日聽蟬鳴
夕陽煙塲輕風外
欲飲還餘四五聲

白鹿洞

洞口松雲萬樹移
紫霞曾此一雷詩
只今白鹿如黃鶴
李白重來不敢題

彭蠡別楚士

我逢舊友如新友君望他鄉是故鄉水落天寒無雁到爲端家信兩三行

懷人

霜氣侵衫冷似灰長塗瘦馬立蒼鬼故人應在門頭望日落天寒不見歸

楊仲云歸西山以卷索詩

東道烟花直送君北山猿鶴動移文洪州西望饒佳氣欲似終南四五分

書畫

魏伯子文集

卷八

七

四四

朔風動地高天裂雲水冥冥沉黑鐵半夜行船過石

城梅花兩岸明如雪

孤夢曲

草水朝南東向流北行船隻似牽牛何當一夜鷓鴣漲倒送情人到贛州

梁山詞

颯風白浪拜青旗船泊橫江日正西獨上梁山愁欲絕
絕片岸西向立多時

中梁終古對西梁一水平流限兩鄉我是夜郎李太

白北風三日住橫江

渦磯曲

磯上人家柳葉春門前流水綠鄰鄰江南醜女黑如鬼猶有吳音能婦人

江南夜泊

波聲初定帆初卸水驛花繁紅暗謝何處生情懷故人清風明月江南夜

秦淮曲

風柳烟花望轉微人家簾幙對門低小樓倡女歌聲

魏伯子文集

詩卷八

四五

發正是秦淮月上時

十里河房綠檻連美人家在大橋邊摘花沽酒橋西畔借得垂楊一繫船

層城烟滿夕陽斜水榭荷香賣酒家亡國自應今更恨好無人唱後庭花

舟行雜詠

大江兩岸盡蘆花月色籠烟白似沙客子趁船臨泊晚水亭風靜聽琵琶

日長風淡柳依稀草綠江南水鴨肥盡過沙洲相對

洛劍銜黃鶴海門飛

高柳低絲深復深一條溪水綠陰陰茅亭六月涼風

裡急水亂流蟬亂吟

黃河口金龍神廟

白馬津邊日欲秋金龍山下昔曾投至今猶把金椎

並想日黃河看倒流

神詩有手把金椎許報韓句

黃河東岸跳神有苦人索財有商人子懼而捨

銀以祈願風果得兩日聊此戲作

舟過黃河東岸東大王跳馬賣神通紋銀十兩平賒

韓伯子文集

卷八 七 九

四不

只說南朝五兩風

雙湖

一直河堤千樹柳兩邊湖水動參差成羣水鳥分明

立黑是鷓鴣白鷺驚

河中

飛浦千尺石塘開萬竹當庭暗綠苔無事偶然成獨

立高樓曾見有人來

張美人出梅花新月圓索詩走筆戲贈

如此精神画出難

前頭恰好城角

月夜張郎作遠山

昔有張作解事者偶見古梅曰此張郎面也

家最上人以省親歸爲書其册

俾視衆生如一子衆生於佛即雙親四恩今日思圖

報卽此名爲報佛恩

雙調詞燕曲

予說和胡燕五章曰吾兩情如一必反覆順

運亦如一者官之吏爲此曲仍復次韻

朝朝舞影倒翻翻小燕春風受得憐憐得愛風春燕

小翻翻倒影舞簷前

韓伯子文集

卷八 七 十

四七

雙江曲

若正行時送我行水南水北兩無情多情却是無情

水解作臨岐鳴咽聲

蓮花芙蓉

玉井高峰錦水邊山中佛國水中僊十年尺五天頭

住種得芙蓉與白蓮

勾庭芙蓉

萬疊高峯倚勾庭池花紅白曉天青起來猶向庭前

立秋水秋雲一片明

石山人所回蓮

白社清風集勝流陶公省蹙遠公愁可知靈運嫌心

維成佛終須在後頭

蓮身皆華維心食之令人煩難

香風面面水平池一朶翻高一朶低好幕好花清淨
相其俱終是愛淦泥

內人弟索回梅戲題一首

香風寒月滿平湖一片蒹葭玉樹孤借問妻梅林處
士當年阿舅似花無

勾庭梅花為凝叔画

魏伯奇文集詩卷八七絕十一四八

石笋冰稜一兩枝勾庭煙水夜寒時和美未許廳頭

相此有山人著白衣

寄涂雲石偉立中駿訂來山之約

歲過青陽日滿遲老梅東閣發南枝知君夜夢多山

崑崙踏春花到翠微

關尹子人信者多夢山崑

重九日永安道中

雙槩蕭蕭山縣江無風無雨好重陽蠻姬賣酒持聲

借半把銀瓶不許嘗

蓮花

謝公好佛心猶維李白如僊態亦狂何似此君全不
俗天邊高臥水雲鄉

過固關

關內仍屯十萬兵關前兩馬不容行固關雖固何曾
固西賊長驅犯北京

李自成

大風沙次堯坡

日短途長下塌遲主人勤為拭毛衣莫言我帶風塵
色天地風塵爾許時

次韻陸西女子素雲詩

魏伯奇文集詩卷八七絕十一四九

燕室春色雁門秋斷送佳人作遠遊口莫向堂前餘

里紅顏白髮古今愁

原序云以省中雁自燕京歸

過潼關

此是西州第一關黃河太華拱中間明皇自失哥舒

翰一路無門當祿山

環倚驛

疎林將盡出平橋足馬長嘶雪未消行色一鞭遙指

處白雲青黛過中條

雪中過華嶽

希夷尚臥白雲低雪隱蓬峰日正西我欲問君天下
事幾時還是摩壘時

驪山溫泉

華清湯殿昔蟬蛾花艸長遶翠輦過釀得溫泉成禍

水驪山可似馬嵬坡

陳倉道

日照柴關征馬嘶中原禾黍正離離漢皇舊事人爭

說猶有陳倉古道碑

馬嵬楊妃墓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七絕十三
五十

傾國猶存土一邱馬嵬紅粉尚風流妃墓上如紅景
粉可治雀斑

腸接下脰脂井艷色都成千古愁

扶溝道中

雨漲扶溝六月天中原騎馬似乘船主人扶客赴高
價不準書囊作酒錢

送別

湖南湖北雨濛濛春色何曾到浙東君既不畱吾亦
去有書只寄翠微峯

回梅

不但二年無西典何曾兩歲見梅花江東客舍嚴寒
盡回首春風天一涯

芙蓉

花樹江干搖碧水風帆天際薄秋雲驚心故園三年
別舉目新亭萬里身

懷巢

高樹孤雲鳥倦飛危巢終不似危機主人正在長安
道回首庭柯日晚時

詠庭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七絕十四
五十

路當曲水平橋仄門對雲高片石高花落春風大外
起海聲聲裡雜松濤

臥雪

一酌醺然臥即休天寒月白水明樓先生夢在香港
處百樹梅花迹石頭

白粥

怪石前頭曲水亭小橋穉柳乍聞鶯風流恰似西湖
上翠幌青簾一筆輕

曲廊

花樹悠悠夾路遮曲池亭外曲廊斜美人行去湖山
隔石裡玲瓏見一些

觀海

觀宇芳林各一叢翠園高處見明宗誰知海水大風
大却在疎花小石中

洞霄宮

七曲并邱石徑斜諸峯千匝似蓮花巍巍宮闕雲中
見漫許餘杭作帝家

大湫棲真洞穴深中藏石井臥龍沉真人到底無消

魏伯子文集

詩

卷八

七絕十五
五十二

息川落空山愁夕陰

大湫棲真
昔洞名

大隱當年喜見招黃冠道士翠雲袍月明夜色寒如
水洞霄宮中吹洞簫

陶吳蓉爲世傑歸舟

秋風吹浪打沙堤越興吳花岸岸齊念汝孤帆從此
去煙波天外大江西

五真圖

武進邵子湘圖像五幅日展卷游獵課耕垂
竿蕉閣言其志也屬予題之

梧葉遮天碧似雲讀書幾罷午陰分莫言貂帽非時
飾六月羊裘是古人

西中梧葉如雲邵
子貂帽時服而坐

胸中五嶽幾時平却在青溪圖裏行布衲紗巾紉竹
杖世人高處見先生

柳根箕踞坐科頭肯爲田園老一邱笑看村童牽
過眼中殊未育金牛

竹竿此外一山書小艇蘆花獨釣魚不畏江湖風浪
惡側身危坐笑拈須

一片雄心肯自降蛟龍遶勁石蒼蒼英雄忽改僧伽
魏伯子文集

相山色淡聲爲苦忙

詩

卷八

七絕十五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魏伯子文集卷之八

六吉

寧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著

弟 禮和公司

謝氏水莊

東野春煙帶晚西林夜月涵秋三徑當中茅屋萬花深處溪流

又

流水當窗似助梅花送尾如村人在書中下榻樓疑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六言一五三

書程開門

孤室

湖北瀾瀾淺水海東隱隱遙岑半淡半穠江樹薄雲

萬山秋陰船去河橋帆影日落天涯客心望斷亂峰

千疊夢魂何處相尋

師中

書年年少從征海國東南列營雪浪玉虹千里寒煙

落日孤城馬嘶越地秋艸潮明胡笳莫聲志欲掃清

江漫回中龍劍雙鳴

山面春風

翠柳青苔滿屋碧水朱欄對門風煖艸香清晝月明

花落黃昏

峰上

孤峰千仞萬仞茅屋兩家二家蒼壁亂雲翠竹青天

明月梅花

魏伯子文集詩卷八六言二五四

孤室

魏伯子文集九卷目

賦

秋風

登樓

休暇

謝言

春月

達夜

歲月

我夢

雨夢

三夢

四夢

五夢

思夢

登高

魏伯子文集

卷九目

遐思

馬射

涼

廟子

金精

青巢同先

寄葉子九

號歌

秋夜

空房

詩餘

滿庭芳 十二

踏莎行 二

倒苦饒 四

蝶戀花 八

天仙子

減字木蘭花

漁家傲 三

浪淘沙

望江南

定風波 二

杜宇

臨江僊

歸自謫 二

三字令

少年遊 二

錦堂春

五三五

近東鄰 四

相思兒令 二

眼兒嬌

阮郎歸

木蘭花慢

定風波

更漏子

魏伯子文集

卷九目

木蘭花令

薄倖

不如歸去

南鄉子

鵬沖天

木蘭花令 二

點絳脣

望梅花

憶江南 十五

魏伯子文集卷之九

賦

寧都魏際瑞

原名善伯者

季弟禮和公較

秋風賦

秋風起兮秋色清大地日月今轉高明鴻鵠驚而上
戾草木偃而下傾雲物昭凝而森列兮星斗炳燦而
摧衡平見孤山之松柏兮遠含翠而鬱青至朝宗之
江渚兮盡東赴于滄溟惟滄溟有巨魚兮化爲鳥而

魏伯子文集

卷九

賦

名賜大不知其幾千萬里今搏羊角而上征羣鳥在
于萬里之下兮隨聞風而畢興夫我豈無羽翼兮而
其同乎騏尾之凍蠅覽龍氣于太蒼兮收夕景于微
懸引圓澤而濯纓兮餐沆瀣而怡神遊衣冠而曳屨
兮颺帶佩之縹巾振重崖而獨立兮山蒼翠而交陳
見天心之示在今可寓目于幽陰欲陳詞而不達兮
傾淵水而潛沉彼滄浪之清濁兮有濯足與濯纓惟
大人之自取兮豈馳行而夷名願秋風之清勁兮吹
萬物而揚驚鶴殘邪而貞一兮斯化工之所成

登樓賦

登高樓以望春今見春光之如河通東歸而不反兮
沿茫洋乎滄波山簇簇以烟霏兮樹紛紛其若羅海
沈沈而日晚兮雲飈飈而相加大地連潮汐天接星
沙移身依馮焉盤猶趙佗捫今古之如隙兮馳冉冉
而輕過若乃白日似絲青年如髮長塗易遙關山難
達望美人之在西邈南征而北發若有一人兮梅花
川我不見兮今三年行別恨兮北臯鬱孤情于南天
歸去來兮洵美不可以留些

魏伯子文集

卷九

賦

作嚴賦

惟端居之多暇兮謝賸景于素秋乍披襟而跣足兮
亦逍遙而夷猶於清風之如泉兮拂廣庭之修竹湛
平池以如鏡兮映庭隅之石榴或偃仰于清室兮秋
簾細而經幽此藤繩之匡牀兮動湘水而微流撫人
生之多悶兮號康娛以自息吾身豈敢逸豫兮樂吾
心之無求

詠言賦

清風夕起今草木騷涼秋蘭花發今幽而有香花則

有香兮風則有光。瞻懷君子兮我心不忘。山有木兮
木有心。心悅兮中欲。欲難陳詞以效意。將肯酒而
擗琴。擗琴拊瑟兮。世無知音。願君聽之兮。踟躕沈吟
愛詞。激發兮。君胡不。惜一唱三歎兮。調清冰而哀深
清風。生兮。波淪淪。物相感兮。情自然。酌微波兮。寄余
意。爾不達兮。心不肖。願寤此兮。爲清風入君懷兮。舒
君容。君抱悅兮。冀幽素。酬余情兮。來相從兮。所願而
畢。違兮。徒并碧兮。以苦中。望高山兮。深泉與終古兮。集

終

鍾伯子文集

卷之三

主

春月賦

若夫。桃花露。柳絮。雪中。天溫屯而無雲。庭壑。婉而
有風。西山忽見。寸微。照南樓。盡揭其高。窗一水。通橋
朱星。點樹。冉冉。如霞。深似雨。林樾。杪而。繞黃樓。閣
高而。延。斯則。有畫中之人。繡幃之婦。似。寂之。姬。如花
之女。含顰。獨立。顧盼。無語。倚簾。櫺之。幽輝。隔。音塵。于
素洛。照。天杪。兮。依然。怨芳年。以。獨處。烟爲恨兮。水爲
情。恨。天隅兮。搖春星。容惆悵兮。照幽獨。愁。如何兮。難
分明

遙夜賦

良夜幽修。明月當樓。空以清兮。疎竹梧桐。捐露含風。
音且。嗚兮。青天有心。秋花有陰。當中庭兮。美人在西
烏鵲。南飛。運。烟輕兮。修夜兮。經臺榭兮。亭堂房宇。深
陰。輕。語。清光。滿兮。明月兮。無缺兮。方秋兮。有節兮。心
長兮。不可絕兮。

嚴月賦

明月出于青天兮。瞰高巖而獨幽。白雲淨而如心兮。
青天青而似眸。石窳削以如壁。巖階。而相周。明月
在天兮。青天當頭。吾情。滿其孤。往。繫。倘。傲。而何求。青
天兮。孤鴻與。冷江兮。雙鷗。

我夢賦

我夢兮。明明日。逍遙兮。洞庭。彼美人兮。濯纓。舉余標。
兮。湖心。蕩。舟兮。容與。盈。漣。漣兮。清深。漱。漣兮。思多。芳
芳兮。如。荷。從之兮。飄。漸。奉芙蓉兮。清歌。歌曰。有美人
兮。笑如花。映水中兮。搖荷華。蕩漾兮。厭。浥。淋。江潭兮。
驚。沙。漲之。曲兮。江之。隅。倚紅。清兮。迎綠。妹將。倚身兮。
輕。機。相。顧。憐。以爲。娛。如。日。水中央兮。天分光兮。雲流。

黃兮清露裳兮搗素手兮掛紅妝兮藥龍舟兮騎龍
梁兮亂日清風生兮春波輕兮江花明兮川烟平兮
驚鴻鴻常作聲兮蘭桃松舟音餘鳴兮惟江有渚
復有汀兮江蘺杜若芳委榮兮千秋萬歲情芳馨兮

雨夢賦

雨夢兮美人氣相感兮氤氳窈窕兮佳淑含言笑兮
不分胸臆日兮清盼妍頤輔兮幽屏纖纖兮詩約明
姣好兮芳芬感結束兮方幽蘭裏顧野而自溫暉春
華明大妙兮烈明水而無塵

魏伯子文集 卷九 賦五

三幾賦

三幾兮何如夢劬劬兮亏虧兮紆那兮繾綣相逢行兮
于都佳治窮窶兮淹雅怡愉素質紅潤兮瓊臂而玉
甫秋水人眸春風照面花笑兮香雲華作傳吹吹裾裾
日綳綳兮裝綈羅之深淺舒掠粲日長娟氣迎人而
獨言大此佳人之窈窕兮工言容惠齊天妙兮二八
二六方年少兮如日在東月光耀兮何時爲我輸一
笑兮悲離惠舉舒快綈兮

四夢賦

四夢兮云云望美人兮續紛言相分兮遠別橫流淚
兮沾巾乍登車兮頻賦涕淚下兮交脆秋陰雨兮霏
華情無窮兮愁極車轍輒以難行馬煩鳴而不息
風初兮吹衣旂綵纒兮搖曳感余心兮源結橫流淚
兮淹滋登天門兮劍閣崔嵬兮簇簇隔雨鄉兮草
前雲沈凝兮日落睂極目而慘傷悅中心以寥廓忽
相守兮相遺念深恩之如昨涕橫絕兮流連意慘傷
兮不樂

五夢賦

魏伯子文集 卷九 賦六

六

五夢兮如何相留連兮孔多歎承歡于寢塵仰青天
而浩歌歌曰天蒼蒼而有光兮日月忽兮若流罔其
冥以浩修兮見蛟龍之深幽日月忽入于淵今蛟龍
飛天而肆周天地或相易位兮人生豈能長樂而無
愁遠望可以當歸兮惟酒可以忘憂酌金壺而不勝
兮雲膜聯虜江頭彼美人與香草兮動余心之有抽
鬱蔥羊而刺亂兮羌難得而相律綈日陟其高岡折
桂薪兮匪斧不克遲其人兮欲以享魚鮓釜鬻兮空
谷羌羌日欲暝兮黃昏爲期夕復旦兮吁嗟向兮不

我信兮

思夢賦

歎橫眉兮伯是門日眇眇兮悲紛紛夢不見兮意不
過情論離兮辭無支亂口心亂亂兮深殷屯兮情輪
困兮明鳴咽兮迷流連兮懷孔云兮思緒緒紛紛感至
親兮煩苦愁愁難糾結兮如何如何勞夢寃兮

登高賦

邱垤兮行潦子懷兮眇眇來者兮古人春風生兮秋
草登尚兮痛哭長飄兮振木漕漕兮水流應吾聲兮
魏伯子文集 賦 卷九 賦七

容谷夫此身之丁天壤兮眇滄海之一粟

思思賦

望南人之渺渺兮迥高寒而飛鴈橫流水于澄宵兮
昔藻參差而垂庭低長簷以修路兮見天杪之明星
夜既靜而當中天迢高而碧輕衣襟蕭兮秋草碧楊
柳搖而寒蛩鳴望明月兮天之中吹青鸞兮乘涼風
下秋空兮白露慈美女兮顏紅顏兮清酒相思兮
白首人相近兮心遙立中庭兮良久相思兮非昨青
天兮寥廓兮今何年眺明河兮碧落于時皎月將

須涼風細吹終歌窮窈窕欲往徘徊別故鄉之已昔疑
今宵而難歸待美人之不來將反步于堂墜已矣乎
此秋夜長相思而心灰

馬射賦

辛巳春督學侯廣城先生以功令試騎射復
以詩文辭賦雜試諸生予感賦此

粵在季春大張馬射草薶烟而觀競花信風而隨馬
當大清明告節穀雨未期輕風生于鞭袖細柳拂平
平提弓長箭鐵人輕馬肥游藝圃以騎射于南郊而
魏伯子文集 賦 卷九 賦八

驅馳于是君子至止營醉鎗鎗貌清而峻髯修而長
望之而發強剛毅仰之而恭儉溫良蓋有精神駿發
衣服文章弧矢本圖告之子儒士登戎馬之塲稱揮
讓而升林乃披靡而縱釋展足絕塵飛纓冠塲遶周
道而載馳去不顧而揚揚欣觀者之無驚嗟御者之
多方半肩如倚雙持如張決鏃如拂制拾如藏若乘
雲而御風雜雙鈴之鏗鏘影不及塵風不聞耳操不
期張縱不踰施分髮察毛路之微對鎗洞皮囊之喪
高駟遠追左顧右指百步連松邱之七札八尺服輸

林之千里亦有鳴鶴棲雲的候文日達百拱而微張
小三勾而僅只花紫袍袖亂猿臂以猶舒草宿平遠
曳其蹄而稱逸兩閒送銀羽而遮肝牛驥避縹緲而
當膝既執轡而似琴乃舍矢而如筆雖足高而氣揚
窈內方面外直豈聞弓有剪泰山之榮桑矢有含火
井之磁石鞍有塗續弦之異膠馬三弓垂棘之雙壁
晉公之所不能名阪入之所不能言日我驅而我馳
猥人夫而人得斯誠世人所不知而君子之所深惜
于是罷鳴全再振鼓散班行分僭伍論殿最衝奇驚

張伯子文集

卷九

賦九

九

涼風

年窓乎明兮午陰輕午波清兮風來庭來廣庭之
空靜虛飄飄而無聲無聲忽以有聲兮惟竹簫與蟬
鳴蟬蒙林而逾靜兮天浮雲而轉青修徑交陰虛堂
冷戶荷芰流泉梧樹却暑曠清心之既遐容暇日而
居處冷然善也飄飄欲仙若遺世而獨立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焉

蕭子賦有序

有蕭公者面吳狹小而藝多朋友相諱命爲
蕭子賦凡諺誕假借之辭皆撝拾之以博一
時之譽賦成質之蕭公蕭公不覺啞然大笑
不止也其辭曰

何衆人之鶴鶴于吾面而獨烏旣髮髯之連髮混髭
口面成鬚周雅瑋得名于毛蓋王右軍呼之爲髯奴
嫌之者謂之如股之坐刺病之者則以爲小人蕃蘇

張伯子文集

卷九

賦十

十

爾乃競泳多毛半生無齒城者之誦日子思黑山之
賦名于抵_底晉公之戲內翰聯句以相嘲陸雲之見
張華大笑而不止宜宋武凡之爲教公豈崔謔種之
以馬尾勢欲燃眉深不見鼻張晉則謾引風稽首
則緩緩刮地幾滅耳于朵頤忽聞聲于毛裏人間傳
第十之各面上有千七之義望而荷簑荷笠積年不
輟置于被外被中一夜不寐元帝之哀鮑氏以爲似
蟬徒勞李緯稱于玄齡只日大好而已夫物有適于
用者則亦可以成名李長春以之結綱崔文仲以之

爲繩額等于欣託之鳥者未免太過而以爲不拔之
毛者似乎太輕每戴戴而懼燭常濡沫而生冰故其
爲體也無上無下而其爲氣也或疎或厯其爲色也
蒼黃紅紫而不一其物其爲類也毫毛髮鼠而不等
其名是以修而長者沐猴串之如猿鼻懸且懸者詩
人咏之如盧令嗟乎本無丈夫之氣徒然如戟荷居
婦人之末不妨似裙宜乎羊嗣有濟陽之納崔堯爲
軍吏所坑吾將欲效郭忠恕之戲宋王齊文宣之截
許惇也

魏伯子文集

卷九 賦十二

士

金精賦

軍都之西十里岩壑競焉峰巒突兀而交差中有金
精附壁橫削天而無涯石層巖而紛沓有神女兮飛
遡空洞今泉聲鳴虛兮長林樓臺鬱兮烟草振孤鷹
于高陵攜佳人兮游此與神女兮爲親月當天而嚴
啓石窺今人撫琴而石鳴與佳人兮相對愁相離今
飲淚並肩攜手乎修谷望長崖之不墜春風漾今如
波秋氣零今如月彼仙人之逍遙吾與汝而長悅

寄葉同先賦

望中央兮心中悲懷佳人今不能來叶于來今幾日
雨雪兮霏霏春風萋萋今歲月梅花今發今相思

寄葉子九賦

川浩浩兮江滔滔思公子兮非今年彼芙蓉今木末
欲奉之兮九天

號歌賦 有片

予作號歌之賦蓋有感焉

日東出今月沈西塞鴻向北兮雁南飛

秋夜賦

魏伯子文集

卷九 賦十二

士

靜極生明清以空兮流離淪漣中涵融今天高夜深
呼吸通今飲志屏私蕭我躬兮六合之廣將焉窮兮
不可以窮曲已終兮

空房賦

房既空而寂寞乃夜雨之繁聲永挑燈而不寐悲此
時之爲情

季弟和公曰諸賦整散不倫長短無定如行雲流
水變動賦形以寫其牢騷歷落之況而古法皆備
音節離奇真屈宋之流亞也

魏伯子文集卷之九

詩餘

宰都魏際瑞 弟 善伯著

季弟 禮和公較

蒲庭芳 周子題 西江月

雲外青峯樓前細雨重重江上平湖當年戲馬曾記
會東徐今日淒涼南浦空凝睇此恨何如青門道三
年不見惆悵久離居問黃花吐未且教沈醉紅粉
相從今酒闌人散風景蕭疎俯仰人間今古又何必

魏伯子文集詩餘卷九

單看寒更寒人天涯莫與殘樹已啼鳥

又 周子題

驚鴻倚雲深涼助山依稀八表昏同春醪獨撫聊自
飲東面言念良朋悠邈空搔首舟陸靡從東園樹枝
條再好仍舊發春榮○親朋曾共我怡情感志日月
如蓬散髮能促席說彼情悰不及翩翩飛鳥息庭柯
好語從容空相念願言不獲此悵却無窮

又 周子題 公誦家藏

寒下林來衙鴨雁去鳴鳴殘角邊聲烟橫千嶂寒日

閉孤城最是斜陽古戍高樓上眇眇如星凭欄處天
似雲合遙記漢家營○別家鄉萬里一杯濁酒獨自
頻傾想燕然未勒安問歸程聽徹悠悠羌管霜華重
滿地澄清人不寐將軍髮白滴淚想南征

又

雙角孤城寒山落日依依北斗京華虛隨奉使八月
汎危檣回首聽猿聲深平原雲樹後西斜風塵內英
雄已老何用數無家○低徊思舊事香燭幽省泯沒
朱戟尊秦宮漢關一半雲邊何處塞垣粉堞近山城

魏伯子文集詩餘卷九

隱隱悲翁看有又蕭蕭夜月已飛花蘆花

又

把酒當天舉杯問月人間可有神仙不知天上今夕
足何年一望瓊樓玉宇秋風高處不勝寒空庭白
微夕露還卜九重天○美人何處也予懷渺渺空寄
雲邊見南飛鳥語枯樹蕭然天若有情亦老月如無
恨必常圓錦情似故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又

虛囑風生記行雲起須知吾有吾徒相交投分寄可

愴其初爲丈忽然失足恰牽驚軒冕泥塗張陳事
終臨末此道已嗚呼○窮通何足數吾堪戴笠君可
乘車但無妨千古不愧須臾誰論竹頭木屑只無庸
者也之乎堪憑弔管鮑已死滿眼衆人孤

又

春在東郊來生機戶微飯溼雨籠雲翠沿新艸甘樓
錯文茵倚欄干無限今垂楊烟鎖重門高樓上春
山紅繡遙隔亭蘿村○銷魂最是碧桃花發處流水
平分慙任人愁絕別樣溫存愁春怕花開早空惆悵

蘇伯子求集

卷九

三

生到黃昏開情重惜花如貌新貌有紅塵

又

入鏡青山半橋綠水閒庭夏日初長芙蓉新放欄檻
出紅妝渾是困人天氣搖搖動陌上垂楊湘痕上駕
鵝紅散人隱水雲鄉○執涼正在夕陽西下處流水
荷香念舊鄉如雪空纖衣裳可惜粉肌清冷無人羞
自試蘭湯空凝睇天涯路遠新月又懸黃

又贈燕燕

翠柳亭前綠荷池上飛來燕燕多情風流嬌小雙雙

羽衣輕風定日長人靜影孤小語生生相顧盼似
簾如笑春恨不分明○尊前歌一曲翠盤低舞玉掌
尚擎安藏展楚楚細眼星星待得回綠怡好只郵亭
一夜何曾相假傍輕憐病惜惆悵到天明

又

去上來來孤孤另另淒淒冷冷清清年年歲歲苦若
苦營營日日時時刻刻心心念念念卿卿昏昏睡睡
殘殘夢夢影影盈盈○春春春寂寂山山水水疊疊
眉眉對雙雙對對對燕燕鶯鶯處處愁愁悶悶行行住

蘇伯子文集

卷九

四

住住行行懶懶病病中中酒酒醒醒惺惺

又

烟暗花明江深樹淺依依楊柳青春不堪此際攜手
送行人欲別又還休別後無言幽恨縈粉眼中景脫
屋然月無處不銷魂○慙慙相看處天涯對面頃刻
難記記花間勸酒商下論文恰恨無情江水綠都愁
雙燕平分君行也我還歸去誰道不傷神

又

岸柳汀沙桃花流水江南嶺北春天王孫此去芳艸

止凄然神色竟同水色歎無情水亦流連心中事
中淚點惆悵立風前。相看渾似夢相思涕洟何處
相憐記練裙寫字黛筆題箋咫尺便成千里對斜陽
疎雨平川南風順亂帆橫影烟裡正開船

踏莎行

水館橫橋江城古渡斜陽飛盡天邊鷺美人日莫不
曾來滿箔竹徑凝秋露。怨寄啼紅情傳尺素燕鷗
南北東西路飛來飛去換年華催人白髮無行數

又

魏伯子文集餘詩餘坊

一往深情千重密意驚殘寫盡無人寄別來何處是
相思啼痕枕上紅猶膩。雙燕斜飛落紅滿地舊時
遊處門深閉東風庭院靜沈沈黃昏獨自長相憶

倒苦蘆鬢爲影娥寄情作

人離遠水春莫寒花飛色浮嵐渡東陌翠消烟消
明細雨春情傷別恨幽夢隨花隱半窗雲重陰紅
影遠平林浮嵐古渡名

又

紅蓮碧沼西峯亂遙天青處垂虹斷輕語燕雙雙紅

飛欲近梁空閒深見蝶胡粉留紅顏玉消雲鬢鬆花
影隔簾重

又

盈盈夜水雙星隔夾樓仙路西河客秋霧薄生蒲
人玉淚嬌春裙秋曳練冰鏡瑤空遠壑中雲靜輝
影淡離離

又

梅誠欲寄無歸信遙思相約佳期近日昨似新年經
句半雪天冬雲清凍玉白尊春陽曲一絳冰月寒橫

魏伯子文集餘詩餘坊

影帶梅看

蝶戀花

楊柳青青未已笑眼迎人弱態憐人意時向青門
珠箔裡絲絲解把情牽係。白玉少年新髮細沈醉
東風日日三眠起錦帳無人春獨自夢魂縈亂雲屏
閑

又

楊柳青青正好恰似盈盈十五纔年少新髮披行
行樣小翠眉能領流黃倘欲語同頭輕自笑箇裡

佳人全在秋波妙珍重此情人未曉多情真向無情道

又

本城南楊淑女小字畱姑自小南門住門對桃花三四樹春風日日花叢駐。那日門前曾一遇郎自多情特地回頭覩安本無情仍未許等閒花裡窺郎去

又和范觀公學士西園秋月分符黃字

獨立蒼苔東望久明月黃昏恰上西園柳幾陣官鶻

隸伯子文集

卷九

七

孤雁後碧天雲樹空回首。漫道破愁須是酒影落深杯越看成消瘦淚點銀盤如鄰豆翠微峯上人知否

月滿西園鴈似畫露下風高寒色盈懷補白露盛花風墜柳海棠秋色三分瘦。萬事不如杯在手借問青天此月還長有轉眼紅顏成白叟人生何事空眉皺

萬戶砧聲雲上透秋月西園樹底銀河滿一片空明寒浸手玉堂學士人清瘦。地白中庭風露厚昨夜

婦娟今在還依舊坐到酒闌人散後參橫月落山卿

又

年少風流入第六小扇新詞字字嬌頭綠扇手一勝同似玉玉人何必向平叔。我欲爲君歌一曲我唱君翻聲斷心相續但願無情無春屬無愁無恨無孤

又

小院日高花夢轉簾影曉曉色春空亂錦帳美人

隸伯子文集

卷九

七

貪睡喚肉前一樹桃花滿。睡起尙憐殘夢短人坐春風倦倚青綫索蓮粉紅痕嬌不斷金盆慢把春纈浣

天仙子

輕鼓游風飛欲去說粧淚水流應住依稀畧見似還真楊柳樹烟生雨落日空林聲似絮

減字木蘭花

曲房深院桃葉杏花低見面還隔簾櫳燕子飛來柳絮風。午烟輕破綠楊佳人春睡可鳥語花香日影

當庭胡蝶忙

漁家傲

楊柳新絲飛滿屋。竹門紅日。牆陰綠雨。院花香春陸。
積黃頰。送東家胡蝶。西家宿。纔是海棠新睡足。桃
花又與東風。燕子莫凭欄。欄曲曲。人如玉。似曾相識。
何干叔

又

十日。雨風令轉。花。滿。滿。寒雨。遲。春色。凍。損。蘭芽。垂。向
石春寂寂。寒風細。雨年華隔。酒散人歸。天漸黑。熱

魏伯子文集詩卷九

九

帷燈火光搖搖。每欲作書。無氣力。聲滴。滴。不眠。特地
去相憶

又

閑到西門外。路。柳絲。花片。春生。霧行。過。亭臺。還幾
處。花如。前。探春。却。被春。留住。燕子。飛來。蝴蝶。去。美
人。寂寞。春無。語。紅粉。拋。垣。朱。朱。戶。天欲。莫。亭。亭。漠。漠
烟如雨

浪淘沙

代文婦賦得平沙落
風亦送行之作也

烟波水茫茫。秋雁橫。江湖半船去。欲憑黃打鴨使君

源。不管驚散鴛鴦。蘆葦盡成行。沙白如霜。月明雲
暗。楚天長。妾住秦淮。桃葉口。郎在瀟湘

望江南

題荷葉相寄。一枝箋身似露珠。圓又散。情如雪。滿斷
還。聯絲緒。總絲綿。錦浪。煙相對。宿文鴛。天上願為
比翼鳥。人間須作並頭蓮。同種好。如緣

定風波

幽徑。佳人學。回眉。自將客貌。比花枝。笑折花枝。類借
問。紅粉。沒把。機杼。可相宜。春色三分。清似酒。楊柳

魏伯子文集詩卷九

十

西簾。相。隔。獨。依。依。無。限。風。光。多。少。恨。春。闕。懶。懶。肯。立
曲欄時

又

春氣芳菲。春色青。桃花含笑。柳牽情。惟有。紫嬌。不
語。經雨。柔枝。無力。倚。輕盈。燕子。驚。兒。相。對。戲。花。底
輕。烟。紫。雨。落。紅。亭。幽。裡。佳。人。今。起。未。春。睡。隔。牆。風。送
賣花聲

杜宇 自製體

傷心杜宇。正落鬼天涯。隻身無侶。國破家亡。千古恨

目斷雲山烟樹對楊柳春風狂斷腸更梨花夜月寒
仗羽向愁人心上耳邊啼啼不住。心欲碎春無語
魂欲斷天將曙到血盡喉乾分明句句怕靜掩重門
細雨時并落花孤館斜陽莫任聲聲還道不如歸歸
何處

臨江仙 在廣州作

杜宇喚春春不轉瀟瀟暮雨庭除少年大堵久離居
錦衾延寂寞紅淚謝歡娛。懊恨多才多薄倖別來
情事全虛去時原說在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

魏伯子文集詩卷九

七

詩自謠

春不住點點落紅似雨風花成陣天涯路。離人
不得隨春去春無語鄉心盡在斜陽樹

又

嬌欲滴江上晚山輕歷歷清風明月人吹笛。願爲
水上雙鷗鴻憑雙翼飛來得共相憐惜

三字令

春漸暖日初長好韶光花解笑柳生香碧瑤姬紅粉

女兩心傷。眉歡翠額消黃淚髮散些箇事惱人腸
試分明都說與又何妨

少年游 第三體

杜鵑聲裡不如歸去何事忒傷情飄流似我思歸未
得終日小樓聽。重重疊疊迢迢遞遞烟樹隔雲程
夕陽紅浸海山青愁絕荒東城

第四體

西橋堤畔柳絲影裡春女浣晴紗朱顏綠鬢玉風纖
手照見水中花。無端粉蝶飛來飛去情緒亂如麻
魏伯子文集詩卷九 七
惟有燕子似曾相識還到那人家

錦堂春

明月天心昨夜春風人面何年寒深不見西門路花
樹鎖微雨。人上佳期寂寂人間良夜娟娟明明縱
有相思夢無計到君前

五三五 自製體

春病總懨懨細雨廉纖燕子歸來飛未穩雙雙欲近
重簾。陌上清明花又老殷紅杏子裁衫流水無言
落花有淚情重錯相嫌愁欲絕春恨壓眉尖

近身贈 第三體 變韻叶 自製體

深院暮清高小徑苔痕綠陰疎燕子牡丹袍像不
行步蹣跚○佳期折大刀客約憑雙足東風障水笑天
低語明明人似玉

第四體 自製體

悄語如鶯斜折桃花傍水行自行自語無人曉輕
無限情○花底開亭上得瘡增力不勝玉手自支欄
外空盈盈無限情

第七體 變韻叶 自製體

魏伯子文集 詩 卷九

七

村西馬樓外盈盈笑語長難消受桃花樹下輕招手
慢思量○東風暖春寒陡東樹垂楊故人依舊桃花
清瘦忍問蕭娘

第十體 自製體

夜春風吹柳絮東西南北分飛去百丈游絲無計
留春住○桃花亂落紅如雨燕子歸來人不語倚欄
欄丁立斜陽樹

相思兒令

窗外雨聲無歇雨外又鐘聲偏是今宵雨聲分外透

鐘明○雨裡風暗搖燈燈深夜煢煢佳人應怕春
寒相依錦幘雲屏

又

那日芳蘿村裡曾愛小桃紅幾度花開花謝佳事已
成空○楊柳依舊春風堤前來路重重画梁燕子歸
來霏霏細雨簾櫳

眼兒嬌

春光如馬疾還輕遲遲歸程幾過花朝便逢寒食
又是清明○我欲暫歸歸未得午夢覺聞鶯惟有杜

魏伯子文集 詩 卷九

七

宇不如歸去叫得傷情

既郎歸

章江東合貢江流雙江城北樓登樓遙望恨無休青
春雙鳥秋○芳草暗綠雲稠思君愁不愁梅花川上
緊漁舟此時春夢幽

木蘭花慢

念平生情義比翼鳥並頭連記莫逆于心相視而笑
此景依然相語相呼相應簾前花下曲欄邊一步一
回一顧雙心雙意雙憐○無端惜別悵青年迢遞隔

雲天見野潤烟消潮平月落風正帆懸南望千山如
畫正覓銷客路在其間有夢除非化蝶無聊恰是啼
猿

定風波

燕子風前高下飛欲分還合故差池樹外樓高雲黯
黯相亂飛來飛去任東西○昨夜風多春寂寞花落
園林紅雨淫香泥似怨春風相對語如絮竹簾花院
共歸遲

史補子

魏伯子文集

卷九

七

海南路三春莫自草綠云無數樓子葉落花空庭
細雨針○情脉脉長爲客朝夜思歸不得傷心字斷
腸詩入寒無鴈飛

木蘭花令 一名玉樓春

楊柳青青芳草翠美人庭院深香內紅衾織鳳凰成
雙錦屏吐花花作對大氣困人渾酒醉日高三丈猶
酣睡 野鶯啼喚春眠醒得東風如錫碎

鷓鴣詞 自製體

鷓鴣太甚似入荒地老惟子與汝誰信鍾情日親日

近日疎日遠甜愛多情苦我自不茶不飯聊那更不
言不語傷心何處是天涯對面杳如今古○空有雙
箋尺素奈紙上分明心頭恍惚莫莫此情難轉待不
思量怎不思量忍把初心辜負相思祇恨不相見纔
相見早成間阻更勝斷盡到底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

桂宇 自製體

去去去三不如歸去四不如歸去下不如歸去去去欲
歸何處六青舸裡格樣難行七桑條上雨鳩逐婦七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去去去不如歸去七

魏伯子文集

卷九

七

南鄉子

應龍先生

何處訪仙城花柳江南一棹輕誰似錢塘蘇小小婷
生松栢西陵舊有名○眼底乍逢迎纔說風流便正
經悄悄相呼低借問卿卿還是無情是有情

鷓鴣詞 歲東

君病裡我愁中相念不相同一回相見一忽忽翻似
夢魂中○山中坐城中臥憐你你還憐我我心移換
你心中相念定相同

木蘭花令 春范公作兼次元韻

古人明月秋生華白壁微瑕更韻天涯人影月中
寒寒深寒淺寒謂問○破紙疎櫺風直進霜華一夜

留清巧眼前雖有可憐人意中人遠天涯近

歲各看去年明月在高寒人自顧多情不忍耐離

情多惜步海難問詩先細細分向進氣是霜華使人

何怨索索青樓或此調

樂不思蜀也戲為此調

把酒澆花花欲盡起步花前開步韻多情賦就木蘭

花花聲花笑如相問○一韻一吟觴一進此中只少

雙鴛鴦夜寒無計抱花眠客心傷在花樓近

魏伯子文集卷九

七

點絳脣

古樹蕭疎天寒風急空山莫亂鴉無數黃葉紛如雨

○瘦馬行人流水斜橋路歸期誤夕陽烟塢正是愁

人處

望梅花

深院月明人靜似有暗香疎影白雀中竹寒夢微起

斜半窗橫曉三載長安歸不定故園梅花清冷

中夜笛聲清越何處梅花明月縹緲紅塵飛似雪辜

負洗妝時節寒北江南音信絕舊記故人曾折

憶江南

梅花發何處最清奇憶得翠微西畔閣石巖松壓玉

龍低斜照閣邊池

梅花發何處最清閒憶得勾吳樓子上四圍蕉角半

欄丁香板夢魂寒

梅花發何處最清高憶得翠微峯絕頂磨崖巖翠雪

照曉春刊不曾消

梅花發何處最清榮憶得青函臨曲水一派潭影萬

花寒茅屋雪中開

魏伯子文集卷九

七

點絳脣

梅花發何處最清幽憶得老莊松徑裡平山東閣古

牆頭春夢暗羅浮

梅花發何處最清華憶得西池池閣小折來含蕊紫

邊斜人淡比梅花

梅花發何處最清清憶得淇園環水竹脂香疎影月

微明窗外一枝橫

梅花發何處最清狂憶得酒徒來冠石醉援殘雪嚼

寒香冷韻入詩腸

梅花發何處最清孤憶得小齋圖紙張墨花零亂眼

橫櫺高臥在冰壺

梅花發何處最清佳憶得燈前同內子脂瓶斟酌醅

山茶笑指影橫斜

梅花發何處最清貧憶得彭公曾病臥雪裡茅屋

堆塵梅花別有春

梅花發何處最清癯憶得南村江上曉薜蘿岑寂第

三株風月夜何如

梅花發何處最清真憶得和公梅嶺去勾庭寒水隔

橫雲題寄隴頭人

白子文集

詩

卷九

九

梅花發此處竟無梅聞得正陽門外巷人家小樹正

花開無人看去來

梅花發處處憶梅花憶得梅花歸未得春明門外即

天涯三歲客京華

魏伯子文集十卷目

詩經原本

正韻寫取

切字訓

形音

魏伯子文集

卷十

魏伯子文集卷之十

詩經原本

寧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著

男世傑編

凡叶音從朱註者皆不更錄

國風

葛覃

二章 絲不必糾○三章 母叶某私字亦礙韻若

否叶甫則母不必叶

魏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

兔置

首章 置叶雕與武夫之夫叶間韻也

漢廣

首章 休求韻也後四句兩頭一叶中央一叶廣如

字方叶訪永如字泳亦叶永或不必叶乎上去皆

可爲韻大抵古人用韻凡音聲之近者則叶之不

過得其大意而節奏之間妙有條理後世不得此

意徒求合于尾聲一字以爲裁然不可亂是亦固

也

麟趾

首章 子叶莖叶寔麟今雖無韻而古音短節相參

采藻

三章 連二章合黃之中宮僅公淵然相應而祁歸

二韻忽然自轉妙

艸蟲

首章 降叶紅見觀妙是二句故爲遠佇以隄其韻

采蘋

首章 四句兩韻妙○二章 此及三章俱四句一

魏伯恭文集

卷十

原本二

二

韻妙○三章 連用五子以不惟文奇音節亦妙

甘棠

三章 拜當叶背與稅叶古音稅字叶書界切則拜

字不必叶

行露

首章 夜叶預只三句俱有韻奇古之甚○二章

家字妙在無韻而賦字認字復疊一韻節奏甚然

後人必欲句句叶之安知聲之情哉

金乎

首章 皮叶雙正也蛇叶說音情不安此只純字叶

提尾矣

殷其雷

首章 哉古音齋正與斯字叶亦微與子字叶然古

詩如此體亦有不叶者

小星

首章 星征亦相叶公同猶猶疊一韻何等深明○

二章 昂叶酉未知所據

野有死麇

魏伯恭文集

卷十

原本三

三

首章 麇春隔叶○二章 四句連韻妙○三章

此三節首節隔句叶韻二節四句連韻末節只三

句亦連韻而偏用兩分字間之古人筆筆不同如

此

何彼穠矣

二章 子叶齊首章以穠叶雖此卽次字叶李所謂

有意無意

蟪蛄

首章 虞字或不必叶如于嗟麟兮○又卻處郭牙

邪舌一名而三呼者

相舟

首章 酒字是韻又妙是上聲○二章 想字視一韻倍覺淒響○三章 此亦隔句叶○五章 之字作韻妙

綠衣

四章 風叶平音切牽強心字叶松風字不叶爲正

燕燕

首章 飛歸亦相叶○二章 末段忽變一韻讀促

柏子文集

卷十

原木四

四

情棘○三章 不愛韻妙○几詩必先觀其淺深緩急之情及長短參差之節有自然恰好處有不得不然處然後知其宜叶不宜叶叶之宜如此不宜如此吾故曰韻乃引情之道而讀者有無窮之心苟達此理自我作祖可也

日月

四章 此四章變文作變韻變韻作變文纏綿通達中正深長此固文章之達而實音節之本也

終風

首章 笑字何必叶○二章 霏來俱叶萬思叶西

○四章 上三章四句連韻每二句各相顧盼婉折有姿末章兩句一韻情一往而深矣○章法妙

擊鼓

四章 老叶魯穆切此兩韻妙○五章 此亦兩韻

而多四兮字便別成一調前調越而促此調悲而長

凱風

首章 此是折韻折處在抽棘心二字○天勞古人

柏子文集

卷十

原木五

五

蕭艾同也

飽有苦葉

首章 如此短韻反調動急異常妙在于深涉內抽出深則厲又于深厲內生出淺則揭故文情文勢甚寬曲

谷風

二章 齊弟皆上聲平上叶也○荼雖苦菜而擠淪汰水其味反甘詩人自喻摯糠之婦情味深長本不可棄註似牽強○四章 救叶鳩不叶妙也二

亥字二何字六之字發軔歷落殺之絕如

式微

二章 謝短心長悲深語淺而情則孔棘矣

簡兮

二章 連韻而韻自爲起伏○三章 藉字叶灼牽

強之甚○四章 後三句用三人字作韻如蒼藻

之舞流水可謂韻淺情深○苓人韻今人遂分庚

真

泉水

魏公子文集

卷十

原本六

木

首章

衛字似韻而非姬字是韻而視皆妙○四章

漕叶愁○千言泉歎古音原合于古端切言女

寒切泉趨聲切歎土官切故沈氏真文元寒刪五

韻乘之而亂蓋不能知古今之別冒然而概施之

也

北門

三章

傷心在我入自外處

北風

三章

妙在此章一韻到底○烏狐車是魚模同韻

留安

二章 管叶卷或變字叶盧管切

二子乘舟

首章 景古影字宜叶韻

牆有茨

首章 所可句複句複韻皆妙

君子偕老

首章 佗河宜三韻連妙尤妙佗河相粘俱陽○三

章 展叶戰絳叶變顏叶彥媛音院原叶俱非或

魏公子文集

卷十

原本七

七

不叶尤妙

桑中

首章 後三句叶不安中宮二字本叶尾句卽以矣

字叶前矣字共韻節固飭蕩流而不反也

定之方中

首章 上二句二韻下五句五韻○二章 此又妙

在吉字無韻○三章 上章堂京桑連韻在上而

吉問之此章田人滿于述韻在下而駕字問之可

析章法

蝦蟆

三章 四也字雖開本韻而勢若連珠一氣到底又如駿馬之下坂

相鼠

首章 可不另叶古韻不在如此○二章 俟字上聲足矣

淇澳

首章 二字叶也○風而有頌體者○三章 後四句調變得妙韻連得妙

魏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八

八

碩人

首章 末句單押一韻妙○二章 一韻到底要知

末韻在兩今字○三章 第六句單無韻妙○四

章 發音激活發是四句兩韻揭草場是三句三

韻何必別叶

氓

首章 九句用韻一句無韻○二章 前六句連韻

後四句間韻○四章 上節起二句連韻此節尾

二句連韻上節中間韻此節起間韻中連韻章法

如此○五章 此亦平仄相應朝字矣字俱不宜

叶○六章 怨安一韻岸洋一韻且反一韻思哉

一韻反乎萬切哉叶容思不必叶此舉四韻首節

仍歸于一○六章章法無一雷同

竹竿

四章 就淇水變出一調翔逸可愛

有麥

二章 古音厲叶賴則帶不必叶

黍離

魏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九

九

首章 離靡是內韻天叶挑因切與入叶

君子子役

首章 哉叶齋○二章 月宜叶魚梧切築宜叶渠

活切餘不必叶

君子陽陽

首章 連韻又俱陽聲可謂發皇之至矣妙在其樂

只且一句既無韻又陰聲所以收得蘊藉古人音

律最精必以陰陽相濟也

揚之水

首章 影在兩韻合屬並成三韻

采芣

首章 焉不必叶月叶于焉切。三章 歲叶所怪

切

大事

三章 穴叶戶猶切

繻衣

首章 此妙在敝字還字另是一句而無韻偏似有

韻奇鳴極矣。三章 作叶則庸不宜叶削

首章 叙于田

田叶

首章 田叶投人切複宜無一句下也字又無韻此

頗佳之法

大叔于田

三章 慢叶莫半切罕不必叶棚叶卜公切兮不必

叶

清人

首章 此與下章韻調亦甚翔翔迢迢。三章 此

只宜叶陶字作去聲餘不必叶或抽字叶紆與抽

字作開韻。上二章其體翔翔故連韻寫之此變

緊又作收調矣

羔裘

首章 此只候字叶胡足矣。三章 彥叶余但切

女曰鷄鳴

三章 來叶力贈叶則終未見其可也姑闕疑

有女同車

二章 朔字姜字皆作韻妙自然恰合正自奇穩

山有扶蘇

首章 此二章韻皆叶得輕重停勻

采芣

三章 清叶云已切末無韻能達之甚

風雨

二章 滿叶修膠叶鳩原叶末是

出其東門

二章 俱一韻到底其勢却甚層折

淶淶

首章 淶宜叶吁關切此有飄流明滅波委粉紆之

致是韻法是章法聲樂二字疊韻尤著

鷄鳴

二章 二明字俱叶莖重一也韻聲更宏大

著

首章 若素俱不必叶華叶扶平仄叶也○三章

九乎而字奇絕其音卓越而宛轉

東方之日

二章 月叶于伐切餘俱不必

甫田

卷十

原本十三

卷十

原本十三

圭

首章 田字叶田鄰切與人字隔叶○二章 若祭

字叶乞夏切則世字不叶更妥○三章 變音變

與見叶升音判與升叶隔韻叶也或變音

見升一韻不必叶

盧令

猶嗟

首章 一韻到底妙在各用兮字有貫珠聲樂之致

○二章 此妙在第四句侯字不用韻○三章

此亦是隔韻聲選反是一韻聲選反不必叶是一

韻反叶乎遠切婉選如字上去和雜妙凡此等韻

雖分之實合之歷落紛紛珠走汞妙可聽也○

寫得莊公風流倜儻便是不能散于就禮之人

彼汾

首章 此俱妙在第三句第五句複一韻

園有桃

首章 薇叶齊

伐檀

卷十

原本十三

卷十

原本十三

圭

首章 前三句連韻以後用間韻

首章 第七句重句重韻流連悲憤極矣

蟋蟀

首章 堂康荒作內韻亦佳

山有樞

首章 從魚韻○二章 若柤字叶鳥則全篇可不

必叶○三章 此節妙在食字是韻又着兩且以

共調變而愈急其勢轉而愈選○謝急情哀

揚之水

二章 咍宜叶後陽宜叶穀憂字或平或去蓋古字

三聲日平日又日入上去皆反聲也平反從來相

叶而今人不用于詩但用于辭曲耳○三章 節

輕以短思永以長其爲詞詩無疑矣○此是微晉

非護桓叔也真巧子告審者

椒聊

二章 後二句寫出形容不盡贊歎不盡之意非此

則全無蘊藉矣○韻亦悠長

魏公子文集

卷十 原本十四

南

綢繆

首章 子兮子兮寫出喜極○二章 芻蕘當如字

近字宜叶胡

秋杜

二章 二章俱二三句連韻而第四句無韻最得獨

行無聊問口問心之况

鵲羽

首章 此蓋字作韻妙五句五韻何其道健下接悠

悠蒼天凄其欲絕

無示

首章 其詞其韻其節瞻顧橫肆輕忽無章○來得

外笑兀接得亦離奇

學錄

三章 閑叶賢此韻轉得輕道句用得新速

小戎

首章 子字不用韻屋字疊一韻寬絨有度○二章

中叶針騷叶初森切轉叶奴合切邑叶於合切

後二句轉平韻而尾句作五字凄清深長○三章

魏公子文集

卷十 原本十五

北

此真文庚青侵尋相通也○首章前三句共韻

後七句共韻二章前四句兩韻中四句一韻後二

句轉韻末章一韻到底

兼設

首章 此詩音節之妙在尾句作五字

終南

二章 將字疊一韻凡疊一韻處非愈高則愈深別

愈明

首章 通篇情之棘切處在止于棘臨其穴作三字

句天叶天因切

晨風

首章 如何如何音淒清而思不長

無衣

首章 衣師亦相叶也○二章 作宜叶則澤戟本

相叶也○三章 此三章俱妙在尾句找一韻

雄與

首章 今也二字是一句蓋於我乎吁嗟乎等句皆

魏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十六

某

有節也○二章 四乎字與與字遙應爲韻是古

人意到筆不到處

沈邱

首章 音節亦甚駘蕩○二章 此亦魚模同韻也

東門之枋

三章 遇叶厲宜叶氏係切

衙門

首章 前用雨可以後用四豈其亦覺酒酒洋洋亦

見重

東門之池

首章 池聲亦相叶

東門之楊

首章 此楊字作韻妙○二章 肺如字○詩則斜

而有致

防有鵲巢

首章 此蕭家並用也

株林

二章 吟株作一轉韻輕車熟路輒爲何如○此二

魏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十七

某

章忽轉忽接珠相繫節節相吞情之活無兩

羔裘

首章 蕭家通用

匪風

首章 偈叶乞菱切發恒不叶○二章 飄飄俱叶

票不叶可也作干上去三聲

蟬蛸

首章 此亦魚模通也

侯人

四章 葦葦自爲一韻 蟻蟻自爲一韻 隋平聲與似
叶詩有數句叶一韻者有一句叶數韻者漢魏諸
賦亦或能之○四兮字亦與韻相參亂

鳴鳩

四章 每第五句複處體愈寬博

七月

首章 首二句不必韻發字不必叶烈○例稱字叶

得受切與發字爲隔叶歲叶歲計切去例音脂叶

子叶姊臥叶米○二章 兩春日似是似承似轉

蘇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十八 本

似合○三章 此又兩七月作起兩八月一蠶月

互相照綴雁落粉紉○四章 取彼狐狸本是于

貉之文乃其韻則又叶下使于貉句作離脚體其

奇放之筆也篇京辟離章亦如此○四月五月八

月十月一之日二之日既如天花亂墜又有風水

相遭隨意成文之妙○五章 此章又平鋪次叙

于中遂曲進逐步可觀○十月至牀下作一句

諸子字歲字不用韻○六章 前六句變三韻後

五句一韻相連○此章用月前則六七八十後則

七八九無情疊疊遂使聲調忽放忽收時舒時蹙
葉稻如字○七章 此節變至五韻其節甚短然
其參差雁落互相掩映嗟我農夫一句無韻○八

章 蚤叶走非字不當別叶已下七句一韻到底

妙絕妙絕○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俱宜作三字

句其蚤是二字句韻節極其緊峭下則七句連連

平韻又何等舒張總之天下之理一陰一陽一伸

一屈一俯一仰必相調劑也

鳴鵲

蘇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十九 本

三章 日字是一句○四章 上二章忠誠慷慨下

二章哀感纏綿聖人情見乎辭矣

東山

首章 首二句無韻囑宿亦相叶○二章 實室亦

相叶○三章 聖室室至俱叶去聲妙○四章

歸飛亦相叶馬叶母綱儀如字嘉叶戈何如字○

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此亦可謂奇而法矣

篇中無限淒風苦雨之恩讀者反如和風甘雨聖

人之發人情也至矣哉

第二章 錯字叶茄未妥也

九虞

首章 九虞之魚是四字句 鱗魴是二字句 ○三章 此與上章音節步步馳步步驟愈放愈收愈順愈逆

狼跋

首章 胡膚亦相叶此節間句韻下節連句韻

小雅

鹿鳴

卷十 草木二十

首章 上四句不必叶作兩韻方妙蓋就吹笙抽出鼓簧以轉其脰何等婉折悠揚一直叶去味如嚼蠟矣 ○二章 此韻原不必叶 ○三章 鼓瑟鼓琴複一句妙末七字句清永之極

四牡

首章 鹽字不用韻音節方得清亮方得卓然 ○二章 此鹽字是韻又妙又清亮又卓然 ○三章 此鹽字作韻妙 ○五章 又用一豈不接歸情致又

深情

皇皇者華

五章 四我馬節不惟文法錯落而音節亦不雷同

○有萬馬欲奔千帆並發之勢

常棣

三章 難數皆去聲何等自叶 ○四章 異才老韻

補務誤逢切音蒙正與此戎字叶也 ○七章 淇

低林切 ○八章 家叶姑圖字是韻一韻到底情

依聲而長也

卷十 源林二十一

伐木

二章

兩段俱五句有韻一句無韻 ○三章 阪叶

乎遠切暇叶戶此節中只韻四句連用妙在用四

我字間之遂覺光景陸離

天保

二章 福字疊一韻穩而裕 ○三章 雨以莫不用

得有章法 ○四章 中三韻連妙 ○五章 福叶

通叶音滴與質似亦相處 ○六章 第三節如字

用此如字各句用絕不雷同

采薇

首章 薇歸亦相叶

出車

首章 牧叶適棘叶介極受

杕杜

首章 杜鹽亦相叶○三章 上節兩韻此節一韻

此一韻就在菱菱內抽出○四章 來宜叶厘與

至字間叶疚叶綠恒叶若夕借叶紀與通字叶通

韓偓子文集 卷十 原集二十二 二十二

本音以近字不用叶兩頭韻體叶起杜振

魚麗

首章 蕙叶被置酒亦相叶○六章 節短而大聲

雜而純

南有嘉魚

四章 來叶厘又叶以平反叶也原叶全遠

南山有臺

五章 音節變換處奇在樂只君子二句

湛露

首章 不是韻○四章 此一調變得活達使

從前於重之意俱釋

彤弓

首章 脫變俱宜依本音平上去相應○二章 載

叶齋喜如字右叶以俱上聲妙

菁菁者莪

首章 莪字是韻○四章 此一節與其桐其椅節

同一韻格而調更悠揚

六月

韓偓子文集 卷十 原集二十三 二十三

首章 棲駉亦相叶

采芑

首章 畝叶米試字及服字或不必叶田干或相叶

也此芑字是韻○二章 此章芑字與二止字亦

或相叶而鄉央諸韻映之○三章 此節韻首段

是天爰干二段是試止叔叶若黍與鼓族叶淵聞

不必叶二句另爲一韻乃妙淵本音煙○四章

醜字友叶平也未三句二句無韻處步驟甚潤亦

復鎮重

二章 或好艸不叶爲隔韻亦妙。四章 首句無

韻下三句連韻。五章 調叶同兩頭一叶中央

一叶也。六章 此只叶破字作譬音足矣。猶如

字馳字原不用韻夫音之貴于叶者以其不叶而

害于聲也。惟聲有情則與文相附焉。傷于音者不

得已而叶之而叶之不受反傷于音豈情也哉。

七章 韻亦蕭蕭悠悠

吉日

蘇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二十四 二十五

二章 同從亦相叶

鴻雁

二章 此只須叶作字音責足矣。三章 此亦蕭

家通

庭燎

三章 火光次第寫得恍然與淮水章同其步驟

汚水

三章 此章寫得憂懼惑兼至却是做不憂不懼不

惑上夫

首章 檀叶田樂彼之園一句似無韻而爰有相梳

忽出之叶其下維齊明接上句矣而忽已轉韻則

當有韻相應矣而他山一句又無韻韻反押于尾

句忽起忽落時斷時連。二章 天淵白叶矣何

必更轉音耶

祈父

首章 祈父二字一句。三章 忽轉一韻又是三

字句章法聲情俱妙

蘇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二十五 二十五

白駒

三章 通思之思叶西與期字爲外韻侯遊相叶也

。四章 谷束玉連三韻妙又轉金玉一句抽作

變調又用陰平聲淡清欲絕顧盼情深

黃鳥

三章 妙處俱在二三句連韻音甚遒勁後則急而

鐵夾

斯干

首章 猶者較量相似所謂效尤是也兄弟之際不

音義待我如此我來歸是符之○四章 上節

上二句一韻下三句一韻此節上三句一韻下二

句一韻伸縮天矯如龍如蛇○五章 第二節中

單一句此節尾單一句俱有法有韻○六章 蓋

叶簞錦切寢字不必叶夢叶萌愚謂寢字不必叶

而蛇字叶陀是兩頭韻大有頓挫○七章 妙在

此節全然無韻雜于諸韻歷亂之中而之無蛇又

似隱隱相叶蛇叶夷也異哉○八章 純乎陽聲

○九章 純乎陰節○无儀俱叶義然无叶燈而

儀羅不必叶爲尤妙也○九章無一節一韻雷同

者細心參之自得章法局法韻法之妙自得古人

奇放精細之心

無羊

二章 此節本叶全牽強蓋池與思是一韻而阿訛

是白韻也儀叶胡具叶俱而笠物亦是內韻但思

讀若西物讀若聿耳原叶章法句法更斷續無氣

○三章 此叶仍錯蓋前六句是三句一韻而中

有內韻也雄如字崩叶卜公切蓋兩字思是一韻

難應難復是一韻而雄崩乃總韻也○四章 雄魚

難應難復一句實補一韻也詩中凡似散行文字

須補脂韻乃佳年叶銀

節南山

五章 閱叶快古音也屈字不必叶此一節作四韻

妙○八章 牙音謀憚叶約內叶也○九章 正

叶征心字亦是複韻與青侵古人通也○十章

謫心俱叶松邦叶卜公切

正月

五章 夢平聲與雄叶○具日二句此時故老皆不

肯言訊之占夢則曰予豈聖人或誰知鳥之難雄

耶卽是莫肯用訊之意証解可笑○六章 局叶

若獎○八章 或結叶爲計則屬不必叶○十一

章 沼船叶均未受按古音樂叶而道切虐叶儀

照切正與此合○十二章 此章各三句爲一段

而云字雖是正韻却接得奇儻

十月之交

六章 王字平聲爲夢○八章 夢叶米微叶直質

兩無正

二章 夕叶削又或侯叶胡與夫叶則夜叶約與創
叶

小昊

三章 猶字不叶集叶就道叶豆○四章 如彼築
室于道謀理與句俱奇此七言之始○五章 謀
字不叶歛此一韻乃妙敗叶備○六章 湘字不

叶乃妙

韻字

韻字

小宛

二章 當叶通又叶亦○五章 第五句疊一韻其
音哀以亮○六章 後二句變韻凌情深長

小弁

七章 鵲叶受佗叶題足矣諸叶殊紛紛也

巧言

三章 此節四韻置叶莖長平聲○四章 獲叶縛
奕奕秩秩躍躍是頭上韻人不用韻處而用之可
謂奇絕○五章 後段不另叶妙○蛇蛇預言即

斯字多字作韻妙首二句連韻尾二句亦連韻
也勇施亦微叶

何人斯

三章 人字是韻天叶天因切○四章 風叶孚音
切南叶南林切○六章 易字不叶更妙

巷伯

四章 天下之事爲之者則必懼之近之者則必人
之讒人者始則憂人不信終則畏人讒已○六章

韻字

韻字

謀叶婉食此一韻受昊一韻昊叶吼也受上聲

蓼莪

三章 久叶紀然矣字固已叶矣久不叶可也

大東

二章 此節三韻東空一韻不必叶霜行一韻行叶

杭來疾一韻來叶厘疾叶紀○三章 泉字不必

叶載叶卽○四章 來叶厘裘叶其隔句叶也服

叶句試叶式壽藕叶也

北山

無將大章

首章 蕨當作蕨音民

小明

三章 咸當叶聲

楚茨

首章 祀侑二字不用韻 福叶通食字疊 韻祀侑

空兩韻是韻法亦是章法○二章 福字無韻妙

○四章 愆叶愆因切祀字福字不可叶故後五

韻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三十一

句連韻極佳蓋前段一步一驟而來後則步步緊

矣此節奏也○五章 戒叶甸與告叶備位不必

叶是內韻○六章 奏叶族與蘇叶慶叶羌與將

叶飽叶補荷切考叶口盡上聲

信南山

二章 第三句氣實接上而情已轉韻○三章 年

叶銀上節首二句平韻已下皆連反韻此節尾二

句平韻已上皆連反韻章法相對○五章 考叶

口此各三句連韻○六章 享叶平聲明叶莖此

各句無韻

南田

首章 田叶田人切千叶親年叶銀畝叶米籽叶姪

此韻又奇各五句連韻○二章 明叶芒慶叶羌

此亦各五句連韻悠揚奔駭奇古異常

大田

首章 戒亦宜叶稼畝叶米穀叶各碩叶錄此章韻

畢竟未安○四章 畝叶米祀字叶太章強妙在

稷字視一韻下祀字又不用韻疎密得法

韻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三十一

曉彼洛

二章 釋珠有秘句法奇然字法亦在此韻法亦在

此

裝裝者華

四章 此章是亂體如淥流淥會酒酒洋洋

鴛鴦

首章 宜叶義飛字或作韻亦可宜之叶○三章

株宜叶遇艾字不必叶

韻

主 葉叶戈下段本韻自叶不必別叶

車牽

首章 牽字叶微○二章 射叶矧○三章 妙在

後二句變韻音愈亮而清愈深

賓之初筵

首章 首二句無韻下俱二句一韻借叶紀抗叶平

聲的叶丁約切然此二句無韻亦妙蓋首二句無

韻俗所謂雁不成行尾二句無韻俗所謂船尾板

釘是也○二章 奏叶祖禮至一韻林漢能一韻

蘇伯子文集

卷十 賦本三十二 三十二

能叶能林切仇字不必叶又叶怡○三章 反哺

平上相叶自妙不必另叶遷條二句一韻後六句

一韻○四章 郵叶夷福叶通二出字若或自相

爲韻嘉叶戈儀叶表或嘉叶基則儀不必叶

魚藻

首章 藻鑑是內韻○三章 每節用四在字離奇

而安頓自穩

角弓

首章 反叶非道切只從反字畧轉可也○六章

屬叶樹凡同平上去入者叶之皆曰正也○屬亦

可叶注音○八章 髦叶謀亦可不叶

鹿鳴

二章 療叶祭遙叶戾然遙字本當叶若寐○按傷

字轉聲當叶揭戒切而療遙不須叶

都人士

五章 此一變調翻反有情結得又復妻承○單承

垂帶卷髮

采芣

蘇伯子文集

卷十 賦本三十三 三十三

四章 有叶消○只單言釣古人不板處

黍苗

五章 此節疊韻妙聲思俱長

齔桑

首章 此阿字作韻○二章 沃叶變亦可樂叶祿

亦可○三章 樹叶天亦可膠叶鳩亦可○四章

愛叶意正也按古韻會通愛阿貴切謂字聲亦

似長宜從此

白華

四章 辭人或亦叶○八章 或字只叶平聲足矣
不必牽強另叶○八章詞愈怨而情愈至情愈至
而詞愈厚

漸漸之石

三章 如此章法怪幻之極

何草不黃

首章 行叶杭○悠揚以寫其哀○四章 孤車亦

相叶幽周亦相叶

大雅

假子文集

卷十 韻林三十一 四十五

文王

四章 次句五字句妙聲馳而調穩○六章 第五

句五字句妙聲馳而調尤穩○七章 古音天叶

天躬切則躬字不必叶臭字亦不必叶而字叶係

明明○亦曰大明

二章 身字通節體勢音情此處無叶○六章 京

叶美行叶杭王京行王疊韻妙○七章 旅野女

是內叶但野須叶○與字與青侵古人常雜用也

餘

首章 首句是起韻穴叶闕○四章 連用八通字

又連四韻○五章 家叶始載字無韻蓋前段首

無韻次二句連韻後段首尾有韻中句無韻此章

法之奇也又用二乃字與上文相聯絡○六章

連用四疊字又六句俱連韻又安穩又橫放○八

章 後四句連韻亦險亦穩連用矣字且豎且奔

○拔音佩○九章 起二句與上節音情各相綜

繞連用四子曰微策異常其韻則兩頭中央相押

附解一韻奏後一韻也

假子文集

卷十 韻林三十一 五十五

核樸

五章 此連韻夢在是尾節有百川赴海之勢

早麓

四章 截叶祭福叶費備祀是本韻

思齊

首章 妙在轉韻處長一句○二章 此韻疎得妙

又妙在尾句獨長○四章 此叶無考○五章

此節亦無韻然試牽強論之則德教二字相叶造

十次與士叶然上節取可叶胡入可叶餘總之此

詩雖不必有韻其節自佳令讀者不謂之詩必不可得故曰韻者引情之道蓋之彼之此之情亦非彼非此之情音情相得無韻猶有韻也

皇矣

二章 裾可据柘宜叶注○三章 友叶以與季叶

○四章 此俊青真同用也○五章 岸叶若彦那叶卜公切下叶戶此韻于文理則叶得齊整于

文勢則叶得奇古于文情則叶得歷落○六章

池叶佗與阿叶解原與我泉叶京陵是兩頭韻

集韻

卷十 原本三十七

三

圖是中央韻泉原是韻阿池是問韻○七章 王

方是一韻衝墻是一韻○八章 此韻尤其歷亂

之甚閑叶賢安叶煙酒叶基第忽拂俱叶闌○首

段至無傷是兩韻後段至末是一韻有翔鷹回駟

翩然下搏之勢

靈臺

首章 臺叶提此雖靈營成作韻而外韻俱是之字

故來字宜叶厘亟字宜叶基使外韻內韻音響

發○經之營之是後世雙聲體也○二章 闕叶

狎與狹叶沼字不叶乃妹○四章 竟接上韻上

文

文王有聲

四章 垣亦可叶凡翰亦可叶賢亦可以兩不叶而

聲相通○六章 此韻作兩截體奇絕奇絕服叶

句蓋離東一韻北服一韻也

生民

三章 害叶害達切祀字本是韻○三章 自首至

翼之一段無韻面有節○四章 句食是一韻兩

韻字文集

卷十 原本三十七

三

頭韻也咬疑是中央韻疊韻體也○五章 道叶

從苟切脾叶芻狗切茂叶壯苞叶補苟切好叶吼

○七章 第二段惟脂是一韻第三段駘烈成是

一韻較叶昂烈叶例○八章 此韻又奇每四句

爲一段各中三句內韻末句外韻時叶矢暢叶裴

行葦

首章 此韻亦疊得不覺第字是韻○二章 席字

叶削御叶遇學叶古炙叶灼○三章 堅叶巾堅

叶賢八切此妙在四鍊如樹句特韻○四章 王

醕是一韻不必叶斗叶暗考叶古福叶通

既醉

四章 嘉叶戈儀叶義則何字是韻。八章 子字

不叶愈叶。一路頂真後人乃濫觴矣

免驚

四章 降叶紅前三節既排連此一變遂覺生勢而

收法又妙在一樣。五章 蕪芬俱不必叶艱叶

中收法又妙在不一樣真不可測

假樂

魏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三十八 三十九

首章 子字叶則何等難通命叶若民宜民宜人民

人二字仍是雙聲疊。三章 前節首二句一韻

後四句一韻此節首四句一韻後二句一韻而押

秩匹似應上節隔億韻彌綢似座上節皇王忘章

韻極伸縮交互之奇。四章 友叶以子叶妙位

堅士俱是本韻上去相叶也

公劉

四章 二依字俱叶矣尾二句似以回之字屢亂爲

韻。五章 單叶韻此章各三句爲韻雖截然而

齊却縱然而亂。六章 有叶以錦鍛以北音詰

之即與韻韻相叶密即以北音讀之即與理有相

叶愚謂今曲中南北間韻未必非本此意蓋三百

篇爲聲教之祖凡屬音節無不稟其緒餘耳

卷阿

首章 阿歌亦相叶。三章 厚叶戶亦可王叶肘

亦可。六章 此二章韻連勢疊有風蕭聲低之

勢又妙在第四句無韻。八章 此二節首三句

是一段後三句皆連韻。九章 鳴生亦相叶作

魏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三十九 三十九

間韻暗叶恭奉姜贊梧桐離贊贊鳳凰又如比竈

然而止真是聲情之外別有令人徘徊想羨處。

奉奉與離離姜姜與暗暗亦相間疊爲韻

民勞

三章 惠此京師所以逆韻也。五章 此節韻稍

雜沈氏因之然不知古韻今韻之不可混同也

板

二章 悍可叶約莫可叶疊。五章 懽叶平聲實

叶齊師叶西此妙在第五六句是五字句。六章

易入聲然不叶而聲仍合。八章 論叶平整
與聖字自爲一體此節宜作四韻明叶甚且字不
必叶衍字宜叶聲

蕩

首章 謹叶春。四章 長短反覆謹念明情念深
。五章 式叶試驗叶斐止字是韻呼去聲夜叶
韻。六章 此節商字作韻。七章 人刑聽頗
俱宜作韻。八章 揭宜叶郎擬宜叶庭世字叶
洩不通

蘇仙子文集

卷十 雜詩四十一 卑

抑

首章 疾叶若祭即疾字去聲也。靡善不思猶惟
聖固念作狂也。三章 今叶經攻叶征酒亦可
叶勑紹亦可叶紹有切刑叶奚羊切。四章 首
三句中無韻妙次三句寐內另二韻而仍用章字
爲大韻聲情相繼聲律有章後世詞家常用此體
兵叶邦。五章 話字宜叶怙虞字不用叶作四
句二韻體力舒暢。六章 首四句只宜以二矣
字作叶下皆兩句一韻響叶受報叶百茂切友叶

以子叶姊。七章 顏叶焉與慙叶格叶各別叶
約與度叶。八章 辟字是一字句又是韻與爾

爲德相叶是使人斥已之詞猶夫差使人日呼其
名之意也後人作曲遂微此體蓋三百篇爲聲教
之祖後有作者無以踰其體製也辟德爲一韻嘉
叶基與止儀爲一韻賊則爲一韻應上僻德李字
爲一韻應上止儀。九章 愚謂其雜以下六句
宜作兩扇每三句一氣衍字與心字是韻心叶若
星古人真侵青同用也言字亦可叶銀則句句有
韻矣。十一章 昭叶灼慘叶錯不叶尤妙敦字
不必叶毫叶莫

蘇仙子文集

卷十 雜詩四十一 卑

桑柔

首章 此章論頤頤則句民填天矜填音塵天叶鐵
四切矜叶巾論側頤則柔劉憂爲一韻填天矜爲
一韻然頤頤而女氣反離奇側頤而文理反直遂
。二章 翻叶披賓切浪叶民蠲叶津駮夷黎哀
皆內韻也哀叶衣。內外韻平用到底亦奇亦正

○三章 此亦內外雙韻將叶獎競叶強階叶基
梗叶廣○四章 此亦內外雙韻東宜叶帝因切
○五章 此本無內韻叶者必欲強之消叶乎○
八章 曉叶奇妙在後三句連韻相叶平聲○九
章 此亦無內韻○十一章 通叶青○十二章
垢叶垢屋切○十四章 作字叶則則獲赫不
叶○十六章 此叶多未詳然冠可叶器歌可叶
孤

云漢

卷十 聲味四十二 四十一

四章 祖字作韻○五章 川叶若春焚闕是未韻
遜平聲○按沈韻與文元相混者說古韻爲律故
也惟古韻則無律惟時韻乃有律古人通今人固
也以時所因冒古所通而虎乃類狗矣子曰君子
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古韻今韻之兩乎
焉尚

首章 宜叶西安切○二章 式叶試與事叶伯宅
本自叶何須另也此節韻陰陽平仄長短安排無
不恰好○三章 一節三用王命離奇磊落境道

不窮○五章 馬叶母賓保俱叶補○六章 行
叶杭後三句連韻妙如遊魚掉尾○六章 卷叶
翻嘩翰不必叶靈叶靈難切首三句是兩頭韻
悉民

二章 賦字叶無考○三章 發叶發舌切○五章
甫字亦作韻妙寡叶古○六章 韻色如連環
相脚又如珠落玉盤馬下調坂○七章 昂昂若
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八章 皆叶基心
宜叶松誦字亦是韻風字不必叶

雜英 韓奕

首章 道字與考字是韻各三句乃一用韻也解叶
隙此六句是兩句一韻○二章 俱用平韻而勿
插赤易一韻千錢錫之上遂使平友紛淆關亂而
不亂衡叶杭○四章 首三句只一韻○五章
樂叶路到切今北音是也即樂字去聲舉平聲

江漢

四章 只宜宜須官切其餘皆勿叶也○五章 田
叶田人切命叶若民年叶年人切首三句只一韻

常武

首章 此叶多牽強與其牽強不如無韻○六章

來叶力此俱二句一發韻

驥印

二章 田叶田人切與民人之人叶收與有之之有

叶二罪字亦似爲韻牽說有收外韻也而外韻反

用開斷田人罪罪內韻也而內韻反用相連然惟

其外韻間也所以需內韻惟其外韻間且闕所以

需內韻連○五章 祥字凶字亦是內韻○六章

集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四十四

同公內韻

召曼

三章 玷讀若典與貶叶此亦調步韻也○四章

此節叶無考○六章 中叶征躬叶眩罔也然韻

弘中躬相脫爲叶如內外韻尤妙○七章 舊叶

起與二里字叶哉字亦可叶箋西切

詩經原本頌

清廟

全章 此無韻而音節亦屈亦伸起得軒昂收得悠

遠○最妙在第六句及尾句長一字

維清

全章 成廟作韻清聲亦是韻

烈文

二段 那叶叶卜公切皇可叶紅然那皇兩頭韻崇

功中央韻○三段 訓刑雖非韻而聲相應又有

兩維字兩之字兩兩比屬末句悠遠深長○王志

亦應聲

天作

集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四十五

全章 此章二之字二彼字二矣字便是節奏而子

孫保之一句似銘似贊

昊天

全章 此章韻節俱有蓋審字可叶平聲讀若審依

切與然字及二之字叶三字四字五字六字句俱

安放得自然又極頓跌

我將

首段 將字二字是韻亨或叶香一句兩韻也右字

只宜上聲○二段 饗叶香王字作韻妙○儀者

儀其意也式者式其行也刑者刑其法也。○三段

咸叶威之切與之字叶

時邁

三段 此段隱隱有叶若位矢之或相應者總之古人用韻有之此之彼之情與非此非彼之情是也

執競

首段 王字是起韻

思文

全章 獲字是起韻天叶天人切與民叶內韻也凡

集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四十六

韻之蕪散者貴有內韻以綴之青叶育極切界字

宜叶駕與夏叶

噶嘻

全章 爾字是韻耦叶擬率時二句無韻

豐年

全章 首三句要一氣讀到及種乃成韻節後四句

是連韻要讀得句句自斷乃有節奏皆叶記

有咎

首段 奇絕奇絕只立兩句作韻案而下章各應一

韻。○三段 設案一段叶上有替韻嗶嗶一段叶

上之度韻見古人心細處磨大處開架處巧妙處

替

全章 簡叶若唯末二句大抵無韻可叶然不叶亦不妨其爲此章詩體也

離

首段 離公內韻。○二段 考叶口與牡叶。○三段

天叶天人切與人叶。○四段 詩上聲考叶口與

詩叶母叶米

集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四十七

藏見

二段 享叶香。○此一段竟叶前段亦奇。○三段

此是三句一韻粘礙相叶也步調驟捷似亂似結

有客

二段 上三句無韻而末句鳥字仍叶母此節氣脈

與上節有纏綿莫解之勢故尾上只用一韻便自

呼吸相通

小蔞

全章 愚謂蜂蟻一韻烏麥一韻猶銷京群雖兩裁

體

截交

首段 梓音窄澤音釋韻已合矣叶之何也○三段

首三句至以字是韻次三句至士字是韻末二

句仍上韻而若爾此節奏之妙旋端二字內韻祇

叶米○四段 殺可叶枯活可叶斛○五段 達

可叶展傑可叶傑戔切○九段 且可叶羅茲可

叶租兩頭韻也然無韻亦妙

頁和

蘇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四十八 四十八

八章 角叶蘇與籍叶此兩頭無韻而中有之亦奇

體也○此章段落割裂太甚只宜首節至斯活爲

一段或末至茂止爲一段獲之至盈止爲一段末

節爲一段

酌

全章 此平仄相叶參差相應體也師矣之嗣師但

是韻讀得壓落乃見其節原叶未通

資

全章 定命是一韻止之思思是一韻兩頭四韻中

間二韻

駢

首章 薄言駢者文本屬下而韻反應上○既述四

韻又用四有字而以車句又用雙字奔驟極夫第

七句却用三字句又攏一韻遂使奔騰之氣皆息

末又駢歎一句優悠整暇真化工筆也

有駢

首章 于胥樂今一句妙在無韻○此駢字是韻後

二章則因此而變之耳○三章 此又變一調

蘇伯子文集

卷十 原本四十九 四十九

泮水

五章 陶叶由此一韻轉得道逸○七章 博或叶

伯或不必叶而敏逆獲本音亦正

闕宮

首章 依述兩頭韻也○二章 自武字至末一韻

用微爾雅間疊字字無韻○五章 乘字去聲自

佳富叶沸義字叶微大艾音萬不可叶同上韻蓋

此處定然章變乃愈折愈深愈轉愈妙末句用五

字道逸擺宕其妙難傳○六章 巖巖何須叶也

那

主章 韻字孫字俱不必叶叶則調竭矣○三章

容字是韻○四章 昔夕是內韻不叶爲妙○自
古言世也在昔言時也先民言人也

烈祖

二章 此云咸叶常葉叶屬言叶昂爭叶莊其實後

二句是起下節韻言字尤不可叶○三章 銜叶

杭養享俱叶香連韻到底○一句長七句短○四

章 此二句正接上韻與前篇末章聲情實不同

韻字末集 卷十 林五十一 章

也古人音節之妙可謂取之左右逢其源矣

元易

首章 連韻二句短三句長○四章 此宜連第三

節作一段○五章 祈宜一韻河何一韻隔句叶

也

長發

首章 連韻八句竟似數十句又似單句凡四字句

到底三字句到底連韻到底者皆當作此觀也○

三句長五句短○二章 撥叶八達發烈截皆不

必別叶○三章 連韻七句一句長六句短○四

章 連韻七句二句長五句短○五章 共仍宜

平聲屬只宜叶蒙平反妙也○六章 退叶阿忽

切錢烈葉截樂五字外韻也退達伐三字內韻也

俱不必別叶

殷武

首章 連韻六句○凡連韻詩步步要連步步要斷

乃不至有平弱滑率之病○二章 此七句六句

連韻二句長五句短○三章 解叶隙○連韻五

句一句長四句短○四章 嚴叶昂與連叶監與

溜叶麻叶通○五章 後四句連韻一句長三句

短○六章 七句連韻無長無短中用三是字兩

有字文勢激麗音節紛紜大抵連韻詩忌板忌弱

忌滑貴疾而徐貴直而曲貴行而止

信言

信言

詩之有韻猶易之有象也詩無韻則情不彰易無象

則理不著而易亦有韻者易之情也易與詩有相通

之道焉故其情相應而聲亦相感故曰易者感應而

已矣詩者亦感應而已矣易與詩蓋員而不方者也
韻與象亦員而不方者也員而不方故其感之也無
定情而其應之也亦無定體無定者至定者也鑑焉
于虛凡物得之以爲象者其體定也

附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韻一屯見而
不失其居振蒙雜而著一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
之始也一大畜時也無妄災賁也萃聚而升不求
也謙輕而豫忘怡也一噬嗑食也賁無色也竟見而
受伏句也隨無故也蠱則飾也一剝爛也復反也
晉登注也明笑譁也井通而困相過也咸速素也一
恆久紀也渙離也節止也一解緩也蹇難也一駉
外長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進則退

也韻一大有衆也同人親也萃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
過也中孚信辛也一豐多故也敦親寡旅也離上
而坎下戶也小畜寡古也履不處也一需不進也訟
不親也大過顛低也一姤遇也柔退剛也漸女歸
待男行杭也一順養正也既濟定也一歸妹女之終
也未濟男之窮也韻一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
人道憂也

其二十七韻離奇變化斷續整斜不可方物

斗牛之間接天然登僊一藥光望方韻燕新發

婦一稀飛詩乎一昌蒼周韻者乎一而東也空江工

也二韻○賦詩詩字真安在鹿屬栗韻窮終風韻

往長韻一瞻盡與何美平其愛有不發者二變字主取一

月色韻切胡適一韻酌籍切白白粉切偏中用

長句用無韻散文用之乎也者虛字用蘇子曰客曰

歌曰用是韻而似非韻者遠應皆如風水相遭山川

相繆茲人文之至極而歸于庸常不可以擬議者也

詩易二籍乃有其妙惟吾子瞻真得之矣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脫月切答韻易切幕魚鱸酒韻婦需下韻牛戶○一

酒字久矣字是內韻幕魚鱸婦等字

平仄相叶俱惟詩經能之惟于瞻知之尺出韻矣

茸龍韻為一動湧恐韻凜乎其不可

也舟流韻焉韻下四韻寂寥句文際下而

亦能詩都角之非子瞻不能為也來韻也韻一

隨言韻曉曉知之此是兩字疊韻古人所夜者也耶

一悟處韻按此韻可謂奇怪極矣而卒不見其奇者

吾不知于瞻為此其胸次何如也夫非學古人而用

之蓋得于其意而自侔焉者矣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疏伯子文集卷之十

正韻獨取

宰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著

男世傑編

平聲

一東

分部者所以別聲也別聲者所以著韻也分部不別聲別聲猶韻韻不如不分不別者之能得其大

伯子文集卷之十

素

同也韻莫貴其大而不能同者則貴于截然無以素之沈氏分東冬矣東冬之無所分也明甚正韻合之故曰合其所當合也然據魚模蕭爻諸韻

之分者推之則東韻亦微有異

東冬通切他紅同徒紅龍盧紅蓬蕭紅家莫紅飽舍

紅宗旭冬叢紅和洪胡公烘呼紅空希紅公古紅翁

鳥紅感方公焉符公克昌公崇組中農奴多

隆良中縱窮零中勝隆從戰容松息中戎而中切○

如之切今韻被慈蟲耕中融夷中融魚容切○按魚

切則戎字音龍矣矣蟲耕中融夷中融字與餘同節而

融字宜容切則魚字讀疑切與模韻弓○按弓

字與公音全不相涉今人皆窳樂宮春書容智許容
演作公由不知切字之故也
色於容雄胡容切○當用今容男
胡字則聲溫于洪矣
按東韻總是舌頭本無可分然東字以下十九部
其聲空滿而皆歸于鼻隆字以下十六部其聲輕
揚而皆掉于舌也如蕭爻本是一韻但蕭音低削
而爻音高滿魚模本是一韻但魚音虛出而模音
宏納耳

古音通陽庚侵古音者古之音也通者何從其音

而轉之如雙之音鬆肚之音工心之音松是也大

伯子文集卷之十

素

抵古音乃古人之出于方言者舉之以與作詩之
韻合所謂叶也惟通古今以為韻韻之道乃全矣

二支

支旨苗莊持施申李差叙杏時辰容兒如杏斯相

容雖此香貴津私苑才資切○宜叙杏知珍而摘摘

杏馳陳各詞詳杏

已上十四部皆合齒開唇穿牙卷舌之聲是當自
為一韻以下十一部悉是齊韻今宜入齊韻也○
古音通皆如哉字音杏是也

純切 悲通音 皮蒲各 糜惟皮 夷延其 奇渠宜 義居

伊於宜 微無飛 肥符非 羣芳微

已上十一部皆露齒沾唇之聲宜入齊韻若在支

韻則純音篇斯切悲音本各切糜音惟而切矣豈

其然乎

三齊

齊前西 凡十六部此縣韻之數若加入純字以下十一部則二十七部

說見純字部○古音通支皆灰麻庚尤等韻如絲

音西哀音衣 肥音狀雷切嘉音基能音泥裘音其

魏伯子彙集

之類是也要之支韻則全通矣

四魚

魚牛居 凡十九部

按牛讀若尤音○古音通尤如鈎仇音拘之類是

也

五模

模莫胡 凡二十三部

魚模本空同韻而今之分之者則以魚音嚙出面

模音宏納也○古音通麻尤如瓜音姑侯音胡是

也又同魚

六皆

皆居諧 凡二十六部

此韻通齊灰如悲字在齊則通肴切在皆則補皆

切在灰則補圭切此三韻相通獨多矣

七灰

灰呼回 凡三十部

按此韻通支齊者多通皆者少 韻半入支半入

皆而此韻之本音公矣○又通歌如和之叶灰是

魏伯子彙集

也

八真

真之人 申升人 贖瑪人 辰丞真 人而鄰 辛斯鄰 親七

人津黃 辛秦慈 鄰續 純民賓 車車氏 侯視資 民偏鄰 陳

池鄰 宵珍因 伊珍 紉尼鄰 巾居銀 勸渠真切 ○銀

魚巾欣 許巾切 ○臻側徒切 ○莘苑臻 ○包軒倫 雲

千分鈞 規倫 園區倫 熏詳倫 羣渠云 荀須倫 旬詳

倫遠 七倫 ○扶魚雲 等字以倫分二字爲韻

已上二十四部連同外共三十三部皆翻唇穿齒之音要字

自爲一韻○古音通音剛先如旂音片想音車牛
音尼鄰切之類又與青同用詩山有榛固有琴西
方美人是也直青侵三韻如平仄入三聲古人蓋
常同之矣

文無分芬致文汾行分電胡坤比公溫馬昆昏
其坤音奔連見獻鋪盆蒲介門誤奔孫蘇昆村
倉尊尊祖見瞰他昆屯徒孫論盧昆敦都見詩朱倫
春根倫純休倫存律尊倫龍泰○痕胡恩恨古痕恩
馬根根五根切○按此四字與真文兩韻之音皆不
異伯千文集

卷十 正五

本

本

已上二十四部連○外皆鴨唇呼氣之音亦當自
爲一韻安別立文韻以統之按沈韻原分真文爲
二而用則相通是矣乃真韻內有倫春屯唇等字
文韻內有勒斤殷欣等字是其分之者尤無所分
而復以門存吞思諸字入元韻真所謂若犬馬之
與我不同類矣○古韻通先如天之音吞之類是
也又通灰如龜之音君是也

九寒

寒河千凡二十部

古音通先歌如宜之音宜寒切嬌婆之音嬌是也
又與刪韻通用

十刪

刪切凡三十部

按寒字是呵喉音其聲近河刪字是穿耳音其聲
近師一員一削迥然不同今韻寒韻考作開丁
作開而開開二字又讀賢堅遂使寒音與開字
入于刪矣沈韻雖有寒刪之分而丹開切蘭諸字
又入寒韻且刪字卽刪音矣刪既與寒有分而刪
乃入寒卽沈氏亦將無以自解也古音通同寒韻

寒伯千文集

卷十 正六

本

十一先

先蘇前凡四十四部

先天千箋前邊篇眠顛用年連堅牽賢延煙然延
賴鉅館蟬潺梃乾繼巴上二十七宣涓樛玄罕淵
註錫旋全岑專吹昭員罔權巴上十七部
隆之有分同義○古音通真寒山庚青如津之音
箋千之音堅山之音仙生之音先聖之音權是也

十二蕭

蕭先此凡二十四部

古音全通尤韻

十三爻

爻何切交凡三十部

內爻字居肴切高字姑勞切居字魚韻則交皆音嬌室在蕭韻若音高則當同姑勞切矣又豪字何刀切與何交之爻亦無以異

按蕭爻本空一韻如魚模覃鹽尤侯庚青真文之側沈韻則俱分之正韻則止分魚模蕭爻覃鹽而

蘇伯于文集

卷十

李

與文庚青尤侯則未分蓋亦模棚之過矣爲韻莫

貴于分故倫類截然而不亂則韻莫貴于合故情

節變動而不拘夫魚模蕭爻覃鹽非其韻之有不

同也但其字之本音有失有員有滿有削而已音

之與韻原不同情而辨音者貴乎微妙用韻者取

其大同夫尤侯二字固有分矣尤之修猶蕭之蕭

也尤之侯猶爻之爻也尤音清而揚侯音亮而飽

何以同爲一韻其在魚模蕭爻覃鹽者則分而在

尤侯者獨空合哉夫真之于文庚之于青質之于

物陌之于錫蓋三同而七異者矣以其所少同其

所多亦安能相服耶故曰使其分之則真文尤侯

庚青質物陌錫亦空分也使其合之則魚模蕭爻

覃鹽亦空合也○古音全通侯韻又詩防有鵲巢

邛有旨若園有桃我歌且謠蓋蕭爻同韻之證矣

十四歌

歌居何切○凡二十三部

古音通齊灰麻遮等韻如儀之音俄爲之音譌嘉

之音戈嗟之音沓何切是也

蘇伯于文集

卷十

李

十五麻

麻漢加凡二十二部

古音通魚模如齟之音禮吾之音牙是也

十六遮

遮之肴凡十二部

內茄靴痛三韻稍異如恩痕之在文韻○古音通

同上又通支如施之音奢是也

十七陽

陽陽章凡五十二部

按蕭父之類有分則陽良臣長牆相將諸聲當爲一類荒光黃汪諸聲當爲一類亦尖員滿創之分也○古音通庚鹽東青如更之音圖嚴之音昂東之音當形之音杭是也

庚切
神庚
音庚
彭庚
亨庚
曄庚
楨庚
除庚
生庚
僧
士庚
鈞庚
爭庚
能庚
奴庚
綱庚
登庚
都庚
騰庚
棲
音思
增
音登
聲
層
租
胡
切
振
胡
切

項子文集

音聲 邱泓 烏弘

已上二十七部皆喉音轉鼻其聲宏納要當自爲一韻而今讀此韻者庚作荆行作形此則是古韻矣今寔分清字已下三十五部作青韻○古音通陽東如當東之音登弓之音肱是也弓寔轉音作荆而作肱者讀弓爲公之誤

[illegible]

成令身呈盈餘經形奚京傾寔營瓊梁營星先市丁

音經 聽他經庭 唐丁馨希京局涓焚繼 神陵仍如陵

已上三十五部皆舌齒穿鼻其聲輕清亦當自爲

一韻蓋沈韻分庚蒸青矣夫庚青有分蒸青無分

者也而庚韻又雜兵平諸字蒸韻又雜騰登諸字

必將兵讀緝平讀彭騰讀廷登讀丁而後可且既

有青韻而清字又在庚韻確乎其不可解也○古
音多通陽東

魏伯子文集

十九元

尤切于求凡三十九部

按魚模諸例則尤侯亦當分尤求劉鳩憂僑之類
聲出喉而淺當爲一韻侯頭鉤牟兜鄒之類聲合
喉而深亦當爲一韻也說詳十三爻部○古音全
通蕭爻又通魚模如魚之音牛孚之音浮是也

二十侵

侵七林切 凡二十二部

按侵心鍼沈淫等音與森音今三音亦微有異如

思痕在文茄軌在遮之類○古音通東覃如躬之音金男之音吟是也又與真青通用今人皆讀侵作親心作辛林作鄰今作斤之類而侵韻之本音从矣

二十一覃

覃徒咸切凡二十六部

古音通侵如陰之音菴是也○此韻今俱讀作刪韻若真庚可通侵則覃亦可通寒山也

二十二鹽

鹽徒咸切

凡二十三部

李

覃鹽本一韻也而所以分者覃聲淡以安鹽聲纖以歛其義備于魚模蕭爻之說矣○古音同覃此

韻今俱讀作先韻然真青通侵則此固可以通先矣

上聲

一董

董多動切凡二十二部

董統動曉臻蝶總頤孔奉捧十一部如平聲東字

所統恐胎重允蝶寵勇兇拱癰慾十一部如平聲隆字所統○古音通梗如猛之音蟻是也

二紙

紙諸氏切凡二十四部今載十三韻詳齊

紙齒此子始史市視耳似死已上十一部屬紙韻牙後以倚彼虎陞被技喜水斐尾已上十三部皆

齊韻之音宏歸齊韻

三齊

齊在禮凡十四部今增入紙韻內十三部

齊

齊

齊

齊者通解齊聲韻如在之音止久之音紀毋之音米是也本與紙韻通用故子音齊死音洗又通助

韻如水本式鬼切今音式紀切是也

四語

語偶許切凡三十部

古音通者如寫之音滑是也

五姥

姥莫補切凡二十三部

古音通馬如馬之音姥是也

六解

解作員凡二十三部

古音通馬如具之音夫是也又與賄通用

七賄

賄呼凡二十三部

古音通解紙齊益通用之音也

八軫

軫上凡四十六部

軫忍哂化盡引麟盡巖糾混緊倉開隱蟬配近東

魏伯千文集

卷十三

末

品屋翁蘊臈已上二十四部屬軫韻綱準秦盾吻

憤粉混個衰穩本選損付樽爵盾。很懇服已上

二十一部宜依沈韻別立吻韻統之。古音通便

寢甄

九旱

旱茂凡十七部

古音通產銑益通用之音也

十產

產楚簡凡二十二部

古音通旱銑

十一銑

銑張典凡四十二部

銑偏辨免典腴珍燃顯瀟颯淺剪踐開善晨倬衍

輾囁蹇鍵便已上二十四部如平聲先字所統大

眠泣選雋剝剝輭振篆帶圖卷阮宛嘯已上十六

部如平聲宣字所統○古音通軫旱產

十二篠

篠徐凡二十一部

魏伯千文集

卷十四

末

古音通有

十三巧

巧若老切○今皆讀起了切凡二十八部

古音通有

十四哿

哿嘉我凡二十五部

古音通姥馬

十五馬

馬莫下凡十六部

古音哥馬姥轉用也

十六者

者止也凡十部

古音同前而與馬同用

十七養

養以兩切凡四十七部

古音通梗

十八梗

梗古杏切凡四十部

韻伯子文集

卷十七

圭

梗杏卅礦猛塵冷瑒省耿幸颺官等已上十四部

屬梗韻丙竝頂迴洞倅營血影賴景水憬靜省請

井逞領頂挺淨拯殄已上二十四部宏依沈韻別

立迴部統之。古音通董養又與軫吻通用

十九有

有云九切凡三十六部

古音通篠巧

二十寢

寢七矜切凡十七部

古音通軫梗

二十一威

威古禮切凡二十九部

古音通攻通用也

二十二琰

琰以冉切凡十八部

古音威通用也

去聲

一送

韻伯子文集

卷十八

圭

送蘇弄切凡二十八部

古音通敬全通

二寘

寘支義切凡三十五部

寘恣侍二四寄自厠次已上九部屬寘韻支皆秘

避善未戲意匠費世掣儼閉響臂智制治怡貽異詣

曳試已上二十四部皆養韻之音安歸寘韻○古

音通泰隊

三霽

齊切 凡十八部

古音通御又與真同用

四御

御切 凡十七部

古音隊

五暮

暮切 凡二十六部

古音同御

六泰

東偏子文集 卷十七

泰切 凡三十五部

古音○與隊同也

七隊

隊切 凡三十八部

古音○與泰同也

八震

震切 凡五十二部

震陣切 愁孕印慎價信峻而晉俊燼親趙吝啟樂
僅聞盡捐郡醴訓已上二十七部屬震韻奔異族

論辨問順分債恩憐困噴全寸鐸頓鈍熾悶○限

良限已上二十三部宜依沈韻別立問部統之○

古音通霰

九翰

翰切 凡二十三部

古音通霰同諫

十諫

諫切 凡三十一部

古音通霰而與翰同用也○今亦有讀翰為何晏

東偏子文集 卷十七

切者則已入于諫矣有讀諫爲吉燕切者則已入

于霰矣夫真之與侵寒之與刪皆之與灰亦猶是

也此其所以爲通此其所以爲古之韻也與

十一霰

霰切 凡四十四部

古音翰諫通也

十二嘯

嘯切 凡二十四部

古音○效同也

十三效

效切凡三十三部

古音嘯同也

十四箇

箇古賀切凡二十三部

古音通嘯如地之音墮是也又通泰如大之音墮也按大有三音一泰韻一箇韻一禱韻通其所通韻之爲道不可窮已

十五禱

禱切凡九部

古音通御又通泰

十六蔗

蔗之夜切凡八部

古音○禱同用也

十七漾

漾餘亮切凡五十二部

古音通宋又通霰

十八敬

敬居廢切凡五十三部

敬勁徑映兢慶柄病命迎詠翼聘性情淨聖盛稱鄭正令鑒釘聽定宵孕歷典應認已上三十二部屬敬韻更行橫榜生孟評硬暄銓餽燈鄧珊贈互稜贈經已上十九部宜別立夏字統之作庚韻去聲也○古音○震通也又通宋

十九宥

宥有救切凡三十九部

古音全通嘯效

魏伯子文集卷之二十一

二十沁

沁七鴉切凡十七部

古音通震敬

二十一勑

勑苦經切凡二十一部

古音通翰諫豔

二十二豔

豔以驥切凡十九部

古音通勑通用也又通霰

平上去爲麻馬罵

五屏

肩先結凡四十二部

古音通轉如達之音迭發之音皿是也又通質如吉之音結結之音吉是也又迴骨如梧之音結將之音列是也作平上去爲遮者蔗

上八藥

藥切凡五十一部

古音通 陌錫如客之音 恪黑之音 郝夕之音 削戮

魏伯子文集

卷十

生

之音約是也作平聲爲蕭爻上去同也

七
隋

陌莫自拊○按此與赫呼厄黑迄得切○客乞指格各厄類
百同音格盡寢國說古伯索色罕客勳率厄乙準
奈則○有黃効胡德○我胡德切則嫌于賊疾則德多
則式○勃德特敬得勒壓得北必勒訶步黑
惡則○則子得或獲北
星資北寒

已上三十一部皆唇舌宏卓之音所當自爲一韻

已下三十七部沈氏原有錫韻今宐另立錫韻可也○古音全通葉矣作平上去爲皆解素爰通屋如厭之音蜀也

管恩積刺七述席詳亦寂前力積資管釋施寬尺目
 石隻之石常隻鄰直隻益伊夕釋夷益壁必力解逆
 匪亦匪女力闕毗亦獲俱碧躔畢碧嫌逆戰逆
 宜劇竭逆途安義隙逆覓莫狄的丁九迷他
 力狄杜力歷郎狄檄刑狄喫芒季閱苦臭昊古闊殛逆
 呼役寔丞職崩疾力卽節力域越遍

雜伯子文集

卷十

九

巴上三十七部皆齒舌相射之聲是當自爲一韻

○此與陌通是也古音通皆來之音力是也又通
秦戒之音棘是也棘亦音戒故謂之通又通藥如
豚之音突是也又通屋如福之音逼是也作平聲

爲支齊

八
緝

緝勿凡十七部

古音通質錫作平聲爲齊也

九合

合切 凡二十六部

古音通葉轉易也作平聲爲歌麻上去同也

十葉

葉弋涉凡十八部

古音通緝合又轉屑作平聲爲遮上去同也

按洪武正韻平聲二十二韻今增二韻文與青

是也上聲則增吻與迴去聲則增問與受入聲

十韻今增二物與錫是也分之而不必增者東

與隆之類是也釐之反其正者文韻紙字以下

魏伯子文集 卷中 正二十六

十一部入齊韻是也按例而當分者陽荒尤侯

是也會意而可合者魚模蕭爻覃鹽是也兩用

之而俱是有遮麻灰皆之可分可合是也轉用

之而無礙者灰之入于支齊是也

真之所以入于文者何也由真而真由真而春

由春而倫而文也庚之入于青者由庚而緝由

緝而兵由兵而青也質物則由質而斥斥而出

出而物陌錫則由陌而北北而逼逼而錫也譬

之自南之北者始乎南次乎南之東次乎東次

乎東之北而有以至于北而南之于北則絕迹

而莫相屬也故夫韻之當分者資分其所遠而

其韻之可合者亦合其所近苟分之而不能合

之非古人用韻之情也合之而無所分之非古

人制韻之法也知情法之相成明遠近之爲用

始可與言詩已矣

夫下可叶汀汀未聞叶天也急可叶地地未聞

叶忌也山可叶仙仙未聞叶山也水可叶矢矢

未聞叶水也故知叶者有自然有已然有當然

魏伯子文集 卷中 正二十六

若曰隨轉而之莫不有韻則無不可叶之韻韻

亦可以無作矣夫

切字上聲下韻聲固貴嚴韻尤不可苟如支齊

魚模真文蕭爻光陽庚青尤侯覃鹽質物陌錫

差之毫釐則無分別甚有德弘切東而讀弘爲

洪力然切廉而讀廉爲連升審聖式而以審字

作聖字上聲者故趙凡夫說文長箋切字之下

復有小註切其切字又復并切切字者而切之

夫然后精之至矣

今人不遵正韻而用沈韻者以爲詩起于唐唐人用沈韻遂不敢改然則史起于書何以班馬諸公不效典義訓詁衣食起于草衣鮮食何以今人衣用布帛食用亨飴且詩起于康歌迄三百篇何以唐人乃敢更爲唐詩唐韻此等不通之論正如 歟古蠻音人不可曉而號爲名士鉅卿者安于固陋而爲閉目讀書之人之所制不亦可哀也哉

真文元寒刪庚青諸類之混雜者沈氏亦襲古

魏伯子文集

卷十

正二十七

公一

人而不得其意蓋古人于韻原不斤斤沈氏既爲之律部束聲各有統轄則古人寬假偶適之意自不可行譬諸同居一城古人則東西南北互可來往沈氏編爲保甲四方各不相通然南人之偶來北者卽編爲北不許歸南李人偶在張者卽勒姓張不許姓李如東冬各分爲部清不屬青而屬庚瑪不屬刪而屬寒之類是也又如人家族姓正韻則同族親疎皆敘沈韻則自高曾而降一一分別

如魚虞肴蒙蒸青之類

然其至親之

內奸生抱養無不屯雷

如門存吞恩在元韻之類

才短之人樂正韻之寬假吾果不知其何解也

風雅之道以寫性情固當惟正所適而人果欲

立名天下豈一狗區區

之音優可得耶

願以質天下之真能好名者

魏伯子文集

卷十

正二十八

公一

魏伯子文集卷之十

翻竊

宰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者

男世傑編

切字訓

字有反有切反翻也音從逆取者也逆者必翻而上以搏擊其字如德之翻東揚之翻一虛之翻勒是也切竊也音從順取者也順者不動聲色而竊取之如都之竊東衣之竊一蘭之竊勒是也總之翻者如以

魏伯子文集

卷十切

全

石激水石激而下則水激而上竊者如以梓壓酒梓壓而止則酒壓而流反與切雖不同而要之能取字類則一也凡字有首有腹有尾如都烏翁三字則都字爲首烏字爲腹翁字爲尾共讀之卽是東字姑烏庵卽是甘字西衣音卽是心字也唱曲之道亦必知此而后乃爲完音如唱問扁舟三字則烏無萬萬字借韻乃成問字披衣烟乃成扁字知衣幽乃成舟字若開口卽出本字則無首無腹止有尾音而其後反輪長氣以補之則前苦不足後苦有餘而字失其真矣凡

字必有二音若重緩言之亦有二字如孟施舍本名孟舍而施字乃發語之詞蓋將言舍字必施字之氣先出而舍字乃明又東海稱於越於字亦是越字發語如火之欲發而

先有烟也凡切字者猶其發語而切之則字無分毫之失矣又有人止能據現成聲韻切出一字而不能自置字學切以示人者亦有一法如欲切東字不知字母則直加一韻于東字下如加半字天上則東半字東當卽以當字作東字母亦提徑也夫上字取聲下字取韻則聲宜詳而韻似可畧然善切者必使韻與聲合而後不失其元音蓋切字所以通音字之窮而反又所以通切之窮也亦有陰聲而用陽韻陽聲而用陰韻如烏紅切翁符工切逢者此總視上字之陰陽紅陽也而烏字則陰烏字連翁則翁從陰矣工陰也而符字則陽符字連逢則逢從陽矣非無陰陽之韻各從其類而陰韻用陽陽韻用陰者取其激之乃鳴亦反者之義也其都翁千東洗衣于西者則皆切者之義也明乎此義雖天下難傳之語莫不一言而萬事畢矣

魏伯子文集

卷十切

全

提要

一字緩言之亦是切字兩字急言之亦是切字故反

陽平

紅 呼嚕喧環花
荒灰兄夢盡

環花

侯洪胡五痕寒開豪
寒韻同寬桓玄

影陰伊尹央於哀因安烟天
恩阿華音
髮慶語

陽台容魚銀韻延接牙耶
羊盈尤還開

喻今分入微影二母

來舊來能而虛雷鬱關舉旁
良隆高開鄰俗達耶
辰餘蕭林康

日麗人耳兒如森然使
振仍柔玉

字不但有母抑且有祖一母而分陰陽者猶人有男女

也一母而所屬不同者猶人有衆子也衆子之子雖共

一祖而不能不各父其父如以見母爲祖矣稽古則君

則四子也四千之子如稽哀切則皆字矣古哀切則乖

字矣剛哀切則該字矣君哀切則○字矣此有聲若止

以見字爲母樂之則諧乖該○何所分乎

上聲下韻切出聲猶父精母血生出一子人之形骸雖

出母胎而成定本父之精氣切字雖由下韻而叶實本聲

之陰陽此聲即切字會易從聲不從韻猶子從父不從母

也男娶十女其子皆爲兄弟女嫁十夫其子各爲路人蓋

取字于聲如受氣于父而叶字于韻如成形于母也不公

謂字無陰陽凡切皆得蕭氏謂切之陰陽必宜從韻如石

公之說字工可以切風切達從血可以切同切通是

猶只論父母而所生男女無別如蕭氏之說古人烟

字一部皆於虔切則宜皆讀爲延達字一部皆扶工

切則宜皆讀爲風是猶父姓李而母姓張從見身出

母腹已遂冒姓爲張也此理較然不必辨者而諸人

好執其說吾未如之何也已

會易

造切天人陰切王多旁切當微西切其皆從上一字

會易

既分會易矣韻亦宜分滿制滿制者如此內本同

韻而宜滿天制旁滿制東滿中制樓滿幽制攪

不夫

君消等字九分屬唇吉菊等字九分屬舌而統于牙

聲之見母者最初之氣發根于牙正由人之受胎于

父所稟雖微莫不以父爲種然則切字陰陽從上聲

不從下韻又較然矣

魏興士文序

庚戌除夕易堂諸子遠近各居行不獲聚子時僑寧都二十六年矣是日猶以南昌故俗遵臘祀僅得召數少年食魏興士獨特答王崑繩書謂曰先生其有以益傑興士易堂善伯子崑繩北平故金吾克承次子也予卽席點定忻然語之曰子嘗欲得吾序子文今子之文與其志具見是書子又奚以益子是月初子叔父歸自淮揚文名大震一時鉅公尊宿或云數百年所未見人得其篇牘咸珍異藏弄以爲榮夫抑是豈直以其文哉近叙宗子發文予愛玩把之絕且其爲程穆倩六十序言間人有用于世與否其論度量皆千載絕識恨古今相臣不聞斯論之文一秉程叔父有家法以取取子人而勝于子者古之立言者而是書中則又以文章自負者塞今古者爲可笑子近益憂世欲去家遠避因讀梁編識天下賢豪更請叔父鐫其文之可觀者以求益

於世之大人先生使知其姓名相推挽異日得爲緩急是又豈直以其文賣名聲於天下求利祿云爾哉子前冰雪中走冠石間林礪齋先生訓其子若孫曰汝曹務時趨且一意帖嚀銳志爲文章苟欲自立求有用於世則益身勤苦卑遜推誠可爲人倚賴古今無不忠信之豪傑汝知之乎子建其言獨惜諸少鮮有志者子嘗俯仰數千年當大變成大事利濟民生多惟少年是恃然方其功名未成身未任天下之重必有奇節偉行自拔於鄉黨自好之士震動天下天下貴賤賢不肖惴服欣慕然後有以欲動天下之衆人之心而收千萬庸人之望及其有爲則繼與不繼相與群起奉之其成事也若決千尺之壑爾汝之輩故上之若張子房徒手椎擊萬乘雄暴之輩若劉亮王成秉鈇鎖訟李固艱危匪其孤趙主之輩叔夜陽病狂走亡命追逐若是者不成大功於天下則義勳當府而名可傳于後世且夫子房不狙擊大

書序二

索十日不得則圯上老人必不命之納履而老人得子房猶必屢期而後教之然後知少年必自有其可受教之地而老成人不輕教人而曲成之者固如此也且吾與子父諸父堂中諸父執少年時有大美惡其聞之乎居易堂曰吾與子叔父尤好爭論古近事往復動聲色粗厲而夜呼叱童僕屢驚起諸于中亦時意氣互激忿語出惡聲或號哭欲絕交轉盼輒銷亡胸中無毛髮底滯相與動死生患難不待就約今

歸序二

子文章爲易堂後來第一而子尤愛是書嗟哉蕭瑟意所重不特在文故吾爲子終言之也于是夜半燭火燼各退去晨起爲辛亥歲率兒子拜先人行至具食薄筆研印書以爲與士文序

南昌友伯彭士望謹

梓室遺稿敘

予謬以古文教授山中兄子世傑從議論最久頗得窺門戶嘗能刪除吾文字論古人亦自出意見相察明予爲刻若干首請正世之大人先生伯況既久客外傑於羣從長內外支吾少讀書善病丁巳三月予客廬陵山中還書或勉欲其卒有成就不幸逾五六月而傑以伯兄之變死矣初傑從季父夜行八十里往視父殮蓋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爲人所持遺

梓室遺稿一

舊拳槌胷死血結于少腹目終日上視腸腹痛僕不能立踰二十日遽死哀哉吾兄欲紆桑梓之禍身罹凶毒傑以痛父殞命聞者莫不哀悼嗟惜而吾兄弟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吾嘗謂吾及門中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足有成立乃不克永年以死可不重哀而痛惜哉簡其箚中得存稿若干首爲續刻而編次之自吾返勺庭抑心釋慮以教授諸

穉孫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亡有是
人嗟夫予年衰無子他日嘗以遺稿屬僚及諸書未
行世者爲吾次第刊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
老人也悲哉戊午九日勺庭叔父禮杖淚書

勺庭錄

同里後學謝庭綬若亭重刊

男階玉 階琛 階瑞 校字
階珣 階珍

道光二十五年孟春月重刊於珍溪之欽園書塾

勺庭錄

南

南昌彭躬菴先生點定 寧都魏世傑與士著

○子產不與韓宣子玉環論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謂諸鄭伯子產不與及買者賈人既成賈矣請於子產子產不與辭拒之傳曰子產爲知禮言以爲子產過矣大宣子求賈人之玉於其國之君子產之折之也固宣公求玉而廣叔獻之父求其寶歸曰足無厭必將及我此子產所宜

與與士文集 卷一 玉環

二

深折之也與賈人成賈而拒之亦何爲乎子產于此置而不問可也方宣子以商人之言請若曰張奪商人以與吾子則吾不敢今惟商人與吾子之所欲可也而輒辭焉以怒大國之卿此其所以爲過也夫子產秉禮執詞以屈服強諸侯與執政之卿大夫亦多矣卽一與韓子玉亦無所害而卒不之與何哉蓋有以知宣子之賢而必不以玉賈罪也辭之而不以玉賈罪則鄰國聞之必日以晉之彌縫起之執政而不取買玉于鄭之賈人則自今以征其誰復敢以非禮

求鄭者然若是者惟子產而後可爲非子產則不可也。藉使平日之禮義不足信服于人不能審時識勢度其人之可加與否而悍然固執以遂其所爲則未有不遺家國以大患者且夫求之不得而怒怒而思思夫人之情也吾以理折人之貪而彼莫可以爲辭則必重傷于心而蓄憤積怒將一發而莫可禦甚矣子產之所爲亦難也雖然子產知宣子之賢而宣子卒辭之吾以爲宣子爲不可及也矣

叔父曰抑揚子產皆平情衡理之言論邊而

與與士文集 卷一 玉環

二

轉折緊遂覺枝葉盡刪



○鄭雍姬棄疾適盧蒲姜論

人當危難之事身與於骨髓之機務有術以濟之使不至悖義而傷情蓋非徒死其身以告無罪而已于是有不死而有罪者有徒死而可悲者有不死罪大雖死而不足爲重輕者春秋鄭雍姬適盧蒲姜楚弃疾之事吾得論之雍姬免父死而殺其夫之罪猶輕者也然始有保全之功而終可以謝殺夫之罪弃疾順君以殺父失於始而善其終者也然死於無益父之時而不能爲父死於有益之日盧蒲姜殺父以助

卷一 雜論 三

夫蓋有罪於父而無功於其夫者也然爲姜者可以有功而必無罪今夫雍姬之洩糾謀而免祭仲於死也其視驅夫而悖父者過之遠矣然婦於夫猶臣於君洩命重刑之罪姬不得辭吾以爲姬知糾之見信於君則請其爲父乞命可也不然請糾之無身與而唯君所爲可也又不可得則當以糾謀告父而使父知備後以告父之謀告糾而使糾亡其難焉計無過於此者而奈何獨殺其夫哉且夫姬能哀糾之所以死如弃疾之死于南者死糾則免父既有其功而功

可以謝殺夫之罪姬皆不出此吾故曰有不死而罪大者此也或曰弃疾之失在於不告視雍姬有慚焉夫令尹怙勢而專知君殺之必先事以作亂則弃疾外失忠而內大孝雖萬死不足以謝君父矣蓋子南之足以死者非朝夕之故藉使棄疾食不甘寢不安日以安危利害諷諭其父或懼而增德一諫不從至再再不從至三三不從則殺身而諫以幸其父之一悟父或可免於死不知出此而使自殺以報父何益乎然而其情則其可哀也吾故曰死而可告無罪者

卷一 雜論 四

此也且夫欲殺人父而與其子謀理不順而勢至危就有過此者康王之不敗于棄疾幸耳而盧蒲姜何居焉夫姜不必藉姜謀而集事也明矣使姜陰知其事以諫止其父之出從之則功大達之則夫之義重又非如弃疾謂楚子之泣雍姬聞雍糾之謀之漏言爲有罪也而乃強自與乎殺父之謀姜卽死以謝父亦徒自陷于死而已故曰死之不足爲重輕者此也

陳椒峯先生曰於兩難中設身處地由精當之見而合於率拂尤有情恣

○○○漢陳湯唐郝靈荃論

國家所以服人心而收後效者莫過于賞功之典賞
莫過于戰功戰莫過于立功異域以雪國家不能報
之耻吾嘗讀史至陳湯斬郅支郝靈荃斬默噉未嘗
不嘆息于漢唐之相如巨衛宋璟者為失其震功之
道也夫人之畢志竭力以致死于敵者誠亦自重其
功名而不無望于分土列爵之榮者也孰復有敢
無欲之人功成身退無所望于朝廷而為君相者則
必有所以報之然後上之心安而下之人有以勸
當

靈與士文集

卷一 雜著 五

元帝時漢為郅支辱者亦數矣當時君臣亦就不欲
由其首而殲其族類者湯身領西域不煩漢士不費
斗糧伸威萬里之外四夷震其武中國服其暑天子
嘉其功而執意平日所說應明經大儒若巨衛者文
以矯制之詞遂其媚嫉之惡獨起而阻其封也哉今
夫所謂矯制而不得與于諱功之典者必其挾一己
之私意輕犯大難微利倖功一日之得不足以償他
日之失故雖其事既集亦在往為法所棄蓋以尊朝
廷之權而慎四國之衆也若湯求使外國其深心遠

靈與士文集

卷二 雜著 五

慮所以為朝廷計者蓋非一目而撫諭諸域以收其
用進甘延壽以成其功雪邊吏之宿耻誠朝廷所欲
謀後有效尤亦孰得而提之嗚呼湯之功前退于常
惠鄭吉後勝于班超韓唐李靖徐世誨之于突厥預
利郝靈荃之子突厥默噉蓋亦莫能相並者衛即逆
天子而排群議裂土封湯不足為過奈何劉向諸人
謂言其寬而卒挫其功也且夫國家之事不患乎小
人之自遂其非而患乎君子之自信其是方郝靈荃
得突厥默噉之首與頓質畧共詣朝廷也宋璟欲格
明皇好武之心于是漏押靈荃之賞逾年始授以郎
將宋儲胡寅謂璟見始知終真賢相也吾則以為理
之過雖不同于巨衛媚嫉之私而其流弊有甚于衛
者何則衛以小人自遂其非為天下後世所誣屬景
以君子自信其是為天下後世所信從則是湯之功
較于衛而申于劉向諸人天下後世之為湯者猶有
以自奮靈荃之功棄于璟無復有能申之者而天下
後世之人終不肯復為靈荃夫明皇雖有好武之過
假令靈荃日以土地之利甲兵之彊修其心志若裴

知啓。燭帝。西域之禍。疲國傷民。以攻其所。不必攻者。
是雖奏功于朝廷。不得不以達君倖賞之過抑之獨。
是然。毀世爲唐患。苟可以力服。難遣將出師。暴糧生。
甲所不辭也。今靈荃能因人以成大功。使朝廷之威。
振諸部之心。歸安在而不足重表其功哉。嘗觀唐歷。
與舊傳所載靈荃事。一以爲質畧。斬默啜而歸其首。
于靈荃。一以爲靈荃引特勒回紇部落。斬默啜二者。
固無所考。証然。吾以爲坐得首于他人。則授以郎將。
本不爲薄。史不常言。理之痛抑靈荃以無功受郎將。
本不爲薄。史不常言。理之痛抑靈荃以無功受郎將。

魏興士文集

卷一 陳陽郭三 七

本不當過望朝廷。乃至重傷于心。慟哭而死。則豈其。
人之情也哉。然則靈荃者。固陳湯班超之流亞。而奈。
何以環之賢亦同于僞儒。臣衡之見也。後之君子。操。
國家賞罰之柄者。慎毋爲胡寅之論所惑也哉。

叔父曰。國家之事。不患小人自遂其非。患君。

子自信其是。是千古名論。而文字儘意透暢。

不留餘地。少年人才。識展拓。固自宜爾。

魏興士文集卷之二

書

南昌彭躬菴先生點定 寧都魏世傑興士著

○答新城楊山一書

傑頓首復書山一足下弟僻處梅江足跡所及不過
三百里意中時復作萬里遊總角與賴子弦楊御李
三四輩爲石交然皆思得一遇軼倫超群者納交之
庶幾鼓舞志氣開擴其耳目所未嘗有四方之士有
聞而知之或得身接之者則于是愈信人才之難也
興士文集 卷二 楊山一

比年家叔父自新城歸必舉同門賢者曰又得某某
弟心慕久之得與交者若而人聞其論緒讀其文章
若而人意氣相感者若而人易堂先生嘗歎勺庭有
英才之樂而弟輩竊獨自恨僻之黃楊日滋時雨被
拂風露與松柏並受其澤而材之相去固如是也初
夏承手書所以自喻喻人具見瞻視非常李藥師有
言大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弟不能理首帖括又未能棄而去之坐此困抑卽求
自戒章句儒亦未可得間涉獵書史喜習弓馬論議

當世所聞見思少除去庸俗之氣然驚駭足限跬步
苟舉而嘯之將恐其駭仆也夫士窮未遇平居所
講求者意向激射當必有維處囊中之槩特其中不
敢小視吾身更不敢大視吾身處以取人實以成己
故體儻而用無不全弟性狂躁不能攻苦學問于孟
子所謂得志弗爲者私心又不能忘故家叔父嘗厲
傑曰今使置身富貴嗜好佚奉無所不快吾意要使
胸中必有一闕然未滿處此之謂志氣人與言及此
足下所謂幸與懼者弟則誠懼之至也賴子臨任趙

魏興士文集

卷二

楊山一

二

援春仲同家季父客浙中曾周士亦此時入粵候其
仲姊吳子政今歲授徒近目疾頗劇俱不及一一裁
答楊御李附復一紙惟照察

彭躬菴先生日寫意懇懇文亦有憂憂難合
之意故熟調頓伏

○ ○ 答新城孔元徵書

家叔父述山得讀賜書大義偉論將使瞽者欲視跛者欲走顧僕庸劣何足與于此也餘幼時志氣頗不
忍同流俗私念二十時年當有一節可自樹立今除
三十又五年領下須濯濯欲出而學不及于衆人足
不出州里夫此憾恨如何可言近讀六朝通鑑深恨
晉室白望之徒欺人誤國其害不小至謝尚王濛輩
伺候浩出處以定江左興亡而會稽王特用浩以抗
桓溫尤爲可歎夫此二人人才力相去非尺寸可量然
觀典士文集書卷二孔元微一
浩自聲名若是平居非有高志偉論侃侃然爲世所
不能及者不至是也謝元破符堅百萬之卒叔父安
能知之然元才足自遠安造就之方與所以講求安
民濟世之用者未之嘗聞而升平間士大夫相謂曰
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夫安山公卿鉅族重望于
世使能結納才議果毅有爲之人日夜淬厲肆力中
原以慰人望其勢較他人爲易爲而安區區鎮靜雅
適惟綵竹遊宴耳目之是娛吾謂其與來置高閣者
不甚懸殊也然安卒能成功名于時其成敗與殷浩

子孔生處
寓煩于煩
惘然不寤

遇異者當復何在。居常與子密談談我輩所必能爲者何事不能爲而欲爲之而必不可不爲者何事有不可爲而萬無容爲之者何事。傑承祖父訓誨有年。聽先生長者之論。志意區別。曉所嚮往。先生長者亦皆假借而獎進之。獨念自幼至今。曾不能有尺寸之異。則由是至于異日。愈益無以自信。足下識議英偉。人想望風采。必且以爲魁雄絕倫當者。辟易而退。而足下固循循誨誨。若不能出諸口。殆所謂子房狀貌。不稱其志氣者。知足下胸中自有本末。非若世之高。雅興士文集書

卷二 孔元敬二

四

言雄辨外有虛聲而不適用者也。傑幸與足下生同時。又同事一師。足下所責望于傑者甚重。傑敢不終身以自滅其志氣。殆非人也。

季父曰論浩處易論安處難然安與浩非可同日而語筆下自有分曉故揚浩實所以抑浩抑安乃所以揚安也

○○○答彭子載書

僕頓首。僕與子載爲易堂先生子。僕年齒既長。子載
移以長兄視子。獨多內愧。今讀手書。拳拳愈益。感歎
不能已也。世人一父之子。長幼聲牙。鬻悍爭奪名利。
不相附屬者。所在皆然。僕每念同堂兄弟。漸漬長者
訓誨。翕然而和。秩然而有禮。苟進而求之。以實其意。
豈不甚盛哉。就令吉朔未舉。飯羊則不敢。或廢處。
人知易堂先生之風。猶足以觀感于人心。僕鹿鹿無
所比。似子載既不鄙棄。復不自安于所謂和有禮者。
獨與士文集書 卷二 彭子載一 五

僕報稱之心。藐然而無所發。則自棄就甚焉。竊謂友
友情有真假。有虛實。內信于心。不若外驗之。于友我
之意。謂無不真實矣。人或以爲虛。且假者則我不能
自實。其意人終不我安。而莫之信然。我又何非本自
虛假。以欺人者。則如之何也。陸年十二三時。得石交
三四人。衆求其指。數過失而棄之。子茲兩君督責予
者。爲尤至。子敏容肅氣敬而受之。有不知已者。語誠
兩君子。輒心假之。如仇讐焉。性喜浮華。樂聲色。交游
無所擇。或忘長者詭責。獨未嘗以敬愛數子之情。易

其所私好。而子茲于時卒以僕交友爲未嘗真實也。
予無以自明。夫知過能改。而後求過之心不虛。聞言
而輒遷。則樂善之心爲真。且實。藉公喜直友樂正言
入于耳。而忘于心者。人謂我之爲虛。且假也。宜矣。伏
惟尊君子畜僕如子。僕不能視子載如弟。而尊君子
所屬望于後人。爲甚殷。僕則既有以知之。今請與子
載勉之。人生乎。即未嘗取古人爲師。要當自立。質的
得以審其。所向專聚。智力日從事于其間。無有作輟
方今人情詐毒百出。而不窮我生不辰。賢智者所爲
獨與士文集書 卷二 彭子載二 六

深憂而懼也。故必精神振拔。讀書習事。以磨鍊其意。
識安樂無忘勞苦。少壯恒慮老死。思所以遇天下之
窮敵。千百人之智慮。陸資舟水。資車日不敢自服。遷
夫而後可以敵一身一家。而俾即于安也。僕居常妄
想心極天地幽冥之境。好極爲奇詭凶險。惡逆艱苦
苛害之事。如身遇之。其來也如彼。其應也如此。心目
歷歷焉。殆與嗜好私暱之念同。其適意而天下事見
聞所偶至。則或有符于予心者。此誠可笑也。僕情于
學問。又爲制舉業所困。子載天資敏悟。過僕者多。其

賈求釋史中足以啟發于身世者誠何限猶願有以教傑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克勤小物傑請與子載勉之無蕩志無戲言相見循循焉執兄弟之節察人色貌以自重其身則光顯尊君子之志同堂伯叔父兄弟實嘉賴之子載今日之所責于傑者子載實教我矣

丘邦士先生曰爲人要切實此獨挾破實而日虛一段病症最爲破的以下一段指導自無浮謬之言矣故作文須知有要害處

書真士文集書 卷二 彭子載三

楊御李曰通篇俱說實理實事妙得居常妄想一段從幻忽中益見思力精苦而文字適得空恣遂令通體靈節異常

○答臨川王元升書

傑頓首復書元升王君足下方今帟括沈人必智于當世務不知馬之幾足塞耳泥首老死踰下則有言行誼言經世者則群指而笑之以爲是怪物異類也交友道喪亦是之由况謀復能自得師者審觀奇士偉人不生于時平有道之日而天地寥落萬物園塞則非常之士隨在而有然士無過人之力則不能屈于人志識不高則不能事人故家人人論雷侯日地止之納履與情浪沙之學一也夫士必有識而後足成其志力具然後見其識平居讀書論議可以廣識而所謂力者非有毅然之氣身試于艱難險阻危殆利害之關則無由以自出足下生三十餘年未嘗一執費有所師事及得遭其人又惟恐以文字之徒進必欲得所以事師之意積誠于三年之人而決于一日則是下之識與其力固已恢恢乎得行其志矣傑既不能自立光益叔父鹿鹿年時正恐爲勾庭諸子羞今讀手書及聞家叔父所稱說足下足下所言得之之故休惕于其心目益不能已也已

○○答北平王崑繩書

庚戌除夕夕都友弟魏世傑頓首再拜致書崑繩道
兄足下歲癸卯家叔父江淮歸知足下伯仲姓字乙
已冬家嚴君季父歸自京師則又備知之季父人都
門足下夜臥牀下談說往往見朝光入室中傑慕望
足下願與定交若不能終日反視平生抑懼不可也
月初家叔父再由淮上歸傑連問近况乃出手書相
示喜甚愧甚傑身為易堂子弟承家嚴君諸父義方
之訓微名或得呼于大人君子竊益戰懼無有已時
思古人建業成功名于時當世之人被其光烈猶望
其風采此在童穉間必能奮然自異雖轉軀困抑不
能蚤遇于世而自厲其志誠就正師友相切磨堅忍
微惕數十年如一日則終必有識之者故功名仕宦
之境人未易遽得得亦未足為豪傑士稱蓋其志其
力不徒見于得志有為之時而貧賤憂患憤鬱困苦
危亡之日已早見之也陳涉輟耕而歎人不無笑之
者陳蕃謂大丈夫安事一室王曾志不在溫飽初若
好大言自矜後皆能自樹立不負平生之言而士人

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七

一書集

叔父之
注二條

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七

平居牽繫妻子取適于口體一身即安餘不復知賢
者弄毛錐雕蟲之技謂謝然欲以文章自名疑若枉
天地塞今古而不可磨滅嗚呼誠可笑已傑耳目所
聞見類多有志之士然饑寒勞苦備嘗或不勝窮愁
又或苟居室飽煖逸豫積之歲月于是聽其論議以
察識其意考其行事則非復錚錚少年時志氣矣傑
用是恐懼愈至念天地間事固多危疑難榮辱所
關利害禍福所倚伏曾未嘗一試其平生得失之故
萬一不足自信而不敢妄言求異于人且願交天下
士也語曰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此其事非易言愚嘗
以為不能明其故徒足談人而虛矜天下才智之士
諸葛公抱膝隆中房杜諸賢受業河汾時未當天下
之任人謂其寂然閉戶而無所為耳豈知其心于天
下時勢人情之安危機事之先後孜孜然若斷輪之
甘苦疾徐求得于心應于手以合乎軌度者非一日
之故夫豈師心自用而能與天下事哉且夫士之出
處固非必窮達之謂也仕宦之人有退食對妻子之
時而屈伏草土者亦必出而遊四方求勝己之友察

民物之情僞。擬山川形勢奇氣。以自壯起居道路。騁
旅商賈百工技術之數。無不欲周知而歸于有用。僕
一身貧賤。此無足怪。獨學無所成。志識不足以尚人。
裏足。屬下不得與足下諸君子游。使心智豁然開朗。
則又未嘗不以爲恨也。立春前後十許日。奇寒雪霰。
間雷電震耀。木介斷折。且盡松栢存者可數。而得僕
獨登翠微峰頂。狂叫奇景。不覺憂懼交集。天意爲此。
知欲變人溫飽之氣。三千里外。作何景象。耶。聞尊公
先生去年歲除舟阻高郵湖中。風雪甚惡。幾破溺。二
日須臾。頓白。不審氣力亦且少衰。否。僕日事尼瓊。不
敢造次具問。左右惟呼名道意。

彭躬菴先生曰。文情斷而不斷。如觀山海浩
瀛中。遙勢嵯峨。不僅可從篇章尋段落也。
曹秋岳先生曰。胷中卓有所見出之。慎重不
爲浮夸。古人大業必從小心來。此文微之矣。
叔父曰。論甚瑰偉。而無高視闊步之意。中間
慨世及自歎處。皆有獨到切至語。故但覺其
篤論可賞耳。○意思最沈鬱。

○與邑令宋公書

猥頓首。明公下車之日。憂心民瘼。加意清問。奈君北
行。激念不獲有所獻替。以荅芻蕘之采。屬不肖他日
得以臆言上聞。前謁明公。又承面命。使言地方利弊。
此真重華見皋陶。言尼父問聽于孺子也。明公至
清。至仁。義聲先路。僕念欲進一言于左右。而無由。今
竊願有請者。戶丁一事。田出粟米。丁供力役。凡成丁
者。不論貧富。皆當出力。以事其上。此古先聖王之典
也。今明公令甲不以糧冊之丁數爲丁。而以民戶現

輟與士文集書卷二宋公一十二

在實丁爲丁。誠合古聖之義。獨是敝邑數百年來。率
以載糧冊者論丁。或有更易。則丁隨糧轉。計糧若干。
石例與一丁而已。夫糧多則丁多。糧少則丁少。無糧
者。或至漏丁。此誠偏枯不均。有乖古義。而數百十年
仍之不改者。意以糧有一定。而易辨丁。無一定而難
稽有糧者爲富民。雖丁過實數。而不爲虐。取無糧者
爲貧民。雖丁有隱漏。而不失寬仁。况以糧冊論丁。則
丁少而貧民易子爲生。以民戶現在實數論丁。則丁
多而民之赤貧者。或一歲至成丁十數人。彼終歲饑

寒不聊向能任此正供乎孔子曰然從其薄事舉其
 中而大易以損上益下爲益者誠謂此也夫丁多則
 差多民多通賦未便一也里長難干徵收未便二也
 官府難干考成未便三也有此三未便而一時之制
 既定百年之例遂不可更此令甫下民情憂恐巷議
 紛紜傑受明公教育之恩從不敢以私言偶瀆至此
 不敢不冒陳者恐負明公之德而欲答清問乎萬一
 耳若以傑本戶魏世宰論之現在實丁惟家君兄弟
 及傑成丁者四人而已而糧冊舊額裁了九丁是每
 歲納五丁以實丁論則每歲可免五丁然傑終不
 敢幸一家之私利以坐視一邑之大害也傑妄言雖
 當伏乞召呼面論謹備首公門候進止不勝戰栗
 叔父曰透切老成

彭躬庵先生曰此文有三妙出筆自在無上書條
 陳言頭氣習一也言既剴切却語語欲動使人樂
 聽二也就身作証爲貧民請命爲嚴功令時官府
 設身措置實着可行三也

魏與士文集 卷二 朱公二 十三

〇〇與友人書

傑山居遠聞不得時資策厲日走市中又不得與足
 下便膝吐切衷之言竊見尊君子棄世甫百日足下
 輒適意便服人若未嘗知足下重有愛者君子當諱
 日雖數十年之久大夏酷暑非有篤疾必且自示冠
 竟日蔬食屏笑語以別于未當諱日之時故人之初
 喪也寢苫枕塊出衰杖不含寓目之間無往不足勤其
 哀痛益情不足而文有餘者非君子之所出情所當
 然而文不得不然情所不逮而文或足以助之愚雖
 未知足下之情果爲何如顧外替其文而其情或相
 因而施其于古人以故典物之意得無已悖矣乎足
 下天資溫厚傑萬一不能及當更超然世俗之表卓
 拔真至爲斯世益人傑惡劣庸鄙不自揆景足下鑑
 不以人廢言幸甚

叔父曰切論而以曲折出之彌覺刻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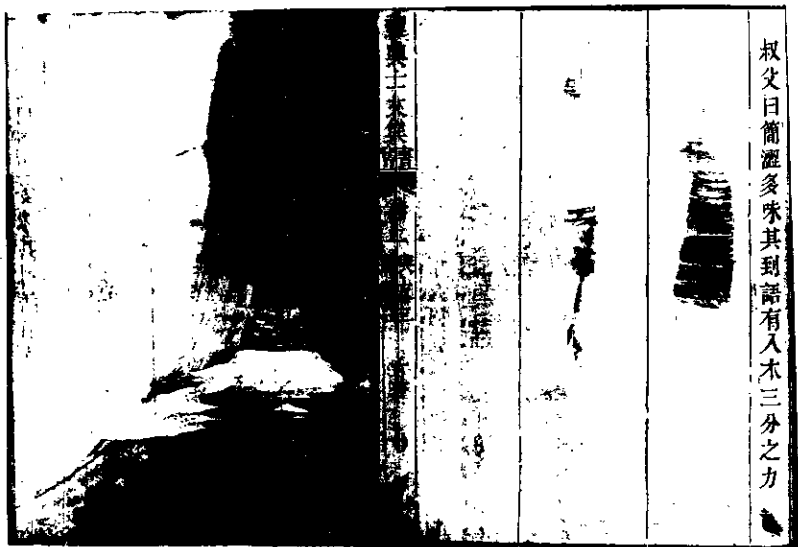


○與友人書

世事擾攘有志者未肯眠食一室饑既無所自信又
慈母不容暫去膝下竭足翠微轉成情逸無所可用
矣足下作客來歸不一月今更出門卒卒不得暢語
足下心境坦易能忍容無何人之氣與人自無所忤
特吾立身當有使人不能軒輊不敢挪揄處非必氣
矜屬座堂堂器得之閒言謔語不使人厭宜有繩尺
人家破綻失鈎津津在口如遇寬下煙則無取也孔
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足下自守其樸毋淺
龍興士文集 卷二 與友 十五

然言所不知不能口給禦人固宜寡言卽有口語橫
相侵侮吾以寡言應之彼人技倆竟無所用昔人云
善易者不言易則又惟足下自知也足下情氣過于
傑學問取影零亂以爲得作事紛蕩不完終始所在
此昔叔季父謂傑凡事不見其苦處吾黨宜時從
事斯語足下行矣出而作客規督我者愈難其人起
處語默要如置身窮達嚴墨間作意爲定至之傳而
益思夫吾之離父母妻子去師友舍家山優游讀書
之樂而果何所爲也真中語無倫次惟足下知其意

叔父曰簡澀多味其到語有入木三分之力



魏興士文集卷之三

尺牘

寧都魏世傑興士著

○與御李

楊名龍泉原各展

讀古今人文每想慕其性情行事恨不識而及得知其人則有與紙上所見竟如黑白者令我再讀此文愛之深恨之愈甚乃知文章是天地間公物妙義與把筆者一毫無與也吾兄入此文靜厚冲和又何異性情相似耶弟性躁情極學無所苦故不得樂尤不

魏興士文集

卷三

一

二

三

能爲八比自下令受文體脫稿時頗以自豪頃聞便自索然人得倚賢師友輒習成怠逸弟殊有此情也

○與友人

亂無恒發避亂亦無恒地內險不可不立外援不可不廣足下何以策之

○與友人

日接諸豪傑當令知足下少年氣節豪邁無稱氣并無老成人氣真足感動足使人心服也

、與秉之

會名表

病中惟平明時最樂微光射壁有清風拂拂引蘭氣入枕席聞又燕子呢喃梁上令耳目無礙甚意

○與御李

古人攻一經皆于神理經術其心力索生平博學詳問總只了此一事故一經之學成而五經之體用成倘今人攻經惟研句字虛迂經術割裂理體雖發新思要是節外生支剝肉成瘡而已

○與先輩

屬望後進士願先生以天空海闊之心自處曲爲進

魏興士文集

卷三

二

三

就若我有一毫芥蒂則我先不化何自化人幸先生不吐斯言也

、與子弦

續名章

昨回二孺子泉上觀水環山飛瀑數十道寒光射日水聲遠近震蕩如萬雷爭鳴此段奇觀似春雪時差未及祇恨吾兄不見耳

○荅曾爾業

弟效芻蕘足下不棄擲而獎來之喜且感甚人每患見得眼前此理我所久曉不過如此曉來便自放

不知布帛菽粟日在身口仔細領畧頗有一致日新境界自不能釋去也

○答秉之

節憂之道惟思多憂無益只盡我所當爲他則量之胸中仍須不失自得之況節勞之道凡一切可省舉動可省言語樂從靜簡舞養其氣力于有餘記曰不盡人之欲不竭人之情其于已也亦然

○答友人

摧折頑梗以示家勸此舉公事急者但當出之萬不獲與坊鄰集卷三
得已若有一分負氣立名心事而過刑過罰以爲面存心忠厚者不爲也應一時之氣貽終身之悔不愼哉

○與友人

午悉近狀豈意困頓一至此竊思家庭骨肉間無論意見偏私不可堅執卽擇理甚明而持之太過不能委蛇周折以曲中人情則忠可獲罪信可招疑此非一切權衡之謂聖賢學問中所云精義致用此其道也

○與友人

災禍之來動當自反吾不應有此是無妄也無妄矣吾何憂吾或應有此乎是自己求之矣吾修省戒懼之不暇而反憂乎此或亦彈災忌憂之道敢以爲獻

○與友人

問堂上久病調護之勞頗亦云至家貧見孝子家貧而多患難尤見孝子詩曰謹謂茶苦其甘知蕭此中正有天性之樂或者勞而不傷乎

○答御李

患患無慮知過無過拜來論慰甚

○答友人

吳子長于慮患而短于制勝然遇事每令慮過一番取其周慎棄其迂闊則相益多矣

○與謝秋水先生

僕未嘗與作謀相見思再過程山得定交不謂竟長逝也因念世人積毫釐之年身死不爲人知知之毫不足動人意是其不死時實未嘗見天地間曾生此人家季父言作謀死程山先生竟成病見同黨至氣

鳴咽流淚不能言作議二十少年願能得此丁先生則作謀未嘗死而後進士必有嘯起求當先生以重慰其心者先生可無長痛矣

○荅簡

玉必屢磨而光澤始發金必數鍊而鋒質益堅故以爲有益則竟有益矣以爲無益則非徒無益而種種困苦遂有不能終日之慮足下達觀古今必有以自處憂樂之間者

、與孔用儀

弟每與子弟兄誼舊同門石交三四人十四五年來人卒不能增結一友今將士畧有意見輒數踞坐人顛毛上道兄初向家叔父執贊時謹飾禮節誤于聚足今苟人駭笑此段性情念之淚落讀評議左傳句庭芝道其在南矣玄墓傳真爲感

、與孔聖叔先生 名明新坡人

餘生十二三歲竊好大言讀屬虛妄然自不肯庸下及今紀年二十有六年去日苦多尋行逐隊聰明不開而更加塞壘情于學問精神消涸說先生七十翁

如二十許人傑則自置何所又日拱揖迎送作務或舉手一冠履間不致顛倒人且若以是爲賢于人者任此名譽心有餘痛先生顧何以策之

○與弟昭士論叔父文

文章不使讀者如行九達如獲五穀雖變化不羈辟如夏雲春水形態波瀾擾悅心目忽然而雲散水消則卷舒鬱勃涵湧之氣無復有存叔父左傳經世一舉如引泉開河委曲疏鑿以導其源潄涵漱滌滌以滋其體又復分派渾通以發其源爲文不爲文所以然與當然之故未可爲至文也

○又

文章立意爲人所不爲以號發奇者則多隱惟詭僻欲爲布帛菽粟使人共見共知兄易淺陋今人入名山勝地一見便得其佳境流連十日數十日却不能盡讀叔父文如是

○又

雷侯高允平論諸篇讀之便覺天下人無復有能言者却又似人人無不如是言

○與友人

少年戲語自欲取快。然有必不可出已口入人耳者。不可乘興極情。了無所顧。比聞人說足下云云。孔子歎息言不及義。亦惟歎其終日閒談言無足采耳。况穢醜之言相聚爲樂。豈所望于足下如是。

○與大同周少府

舟次拜別便乘馬渡江而歸。渡勢洶湧淋漓。衣靴每念昔人一登元禮舟中。輒相傳慕。未知何如也。年來家取君作客。萬里餘日。營雜碎自樂。食粟二十年。殆不若帳下一老兵持弓跨馬從旌旄出入邊塞上。身歷塵沙。寒暑耳目。愜聲或稍稍樹立。更得自家也。麗天遠急足言十日後作北遊。謹附數行恭問左右。

○與鮑子紹

左傳經世抄本向時心許。假手謄寫淹滯及今甚愧。世事變態百出人傳。數幸正志識士自驗所學之日。李琰之云讀書得異見。異聞平生心願。豈爲聲名勞此七八。吾輩讀書既觀古人成法。必細心揣摩以求其故。措諸行事不至扞格不通。所謂益人神智乃在。

于此若徒矜異見。聞則稱是。好名之心漫然無所着力。以爲聲名亦無由而得也。足下才具俊偉。又欲讀有用之書。平生抱負當必有以自見。弟實驚駭。日總棧豆。朱子謂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弟之謂也。友人明晨解纜。入郡吹燈。寄此不悉。

○與子彜

吾兄奔走者雨中。備嘗勞苦。弟安坐受享。不能自求進益。實愧實愧。我輩輒年三十四。未見其進。且殊不逮少時。于朋友間相尚和容。幾幾如視越人肥瘠。豈聞歷世故日。淡以昔時意氣。激切爲不中理。義耶。倘或有所監戒。而然未嘗有能明其故者。若弟則愧于心者多矣。念生平知結交賢者。不能備受。我成之益。毋亦暴其聲名。納交恐後。與奔走勞利者同。故諸君子陰相退棄。然君子干友無所益。干人即于已爲有損。蓋未嘗棄之。則必有所以益之。賢者自處固如是。弟濫願兄之審斯意也。

○與人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人不有太惡。

之可也苟有大惡不即誦之者之可也其才可則雖
其有惡取才可也然臧文仲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
鷹鷂之逐鳥雀今有惡人我固不違誅絕乃重見親
愛徒自隱忍驚于利人而我所喪實多抑以荅其殷
勤使令之工則又非君子之所出矣

魏與士文集卷之四

叙跋

南昌彭躬菴先生鼎定 寧都魏世傑與士著

○梓室詩稿自叙

世傑生六歲於易堂入小學家大人授國風誦之曰詩有情節有音韻使小子過口誦其意予時雖爾之未。有知也後十二年壬寅家大人將北之燕先客買將軍所置郡城四月相暨憫悵特買舟下十八灘從叔父往省視叔父有黃山之約十日攜予歸山中治行李予之情不能已也既歸舟過零都尋替日辟地處曲巷。毒。廬四壁塵滿戶外石榴樹開花正紅因念八九歲僑居時日暮從外塾歸先大父坐予膝上撫摩至夜分不肯去日攜往江上坐大榕樹根望故里船下又念家大人時入廣州予欲隨叔父季父抵郡城相送不果立岸上望舟行漸遠潸然涕淚下皆忽忽有詩未能作後居山中四五年日侍諸父及易堂先生稍稍學作詩而向者之情已久遠不復相屬竟不能追寫意中語然若是者則皆予之詩也夫

苟然爲詩而不得所以爲詩與夫摹擬刻至汲汲然求所以爲詩而何以詩爲也予既不學詩見人所爲詩則又甚好之因而作詩日多樹廬先生嘗道向小學時每日莫使易堂諸兒吟誦予獨高歌七月流火詩抑揚頓挫自得噫予之好爲詩也亦若是已矣

彭躬菴先生曰情是作詩骨子却說而不說大父父諸父舊寓花木江船是情骨子却說而又說俱于無詩處說詩直追最上一轍父曰只言作詩之情而噤咽吞吐反得淋漓追往憶舊纏綿凄清使人情移○文甚縹緲如雲氣從窻牖間出

○廣孝篇叙

聞之孝者，百行之本。童子者，成人之本。歌詠者，風雅之本。是故爲人莫大乎孝，教人莫先乎童子。感人之善乎風，謹新城毛君作廣孝篇三本，饒矣。或曰：古風謠，難方言。土歌，悉歸典雅。毛子衍古人事爲六言詩，僅取通俗。風雅之道微矣。余曰：此風雅之本也。詩之作，發子情，取足感人而止。古歌謠，質其自其風氣，非故以爲文也。蒹葭、子、瞻、論、禮，以爲用，三代之器，於寢廟、吾祖宗，不識何物，非思其嗜好，以格祖考之靈，今欲與士文集後卷四集事十

卷四集事十

五

之味

訪古風，謹被於童子，母乃甚於三代之器乎。雖然，三本之中，尤有本作者之身是已。作者身不孝弟，而欲以古人感人，教人者，身不孝弟，欲以他人之善，感人是素稻飯，而以土羹，療人之饑也。吾聞毛子性至孝，又能推其母以孝其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毛子有之矣。

邱邦士曰：質實語說得有思有理，真有布帛菽粟

○渡頭風雨亭序

夫以一人專衆事，而不爲僭，飲人之財，不爲貪，竭不皆之費，求精于其工，而不爲侈，莫過于利人濟物之事。如修橋梁，除道路，建亭舍，皆無位而功德足以及久遠者也。當夫夏日正午，揮汗喘息，曠無灌木，上絕雲氣之翳，暴而鳴者，若匹性命，其或天地憐憫，風雨震雷，摧奪魂魄，茫然若大滄之無津涯，二者有得聞穴奔而庇之，則欣然有更生之慶。夫而微知當厄之施，若是其高且厚也。渡頭爲營南鄉孔道，往來渡者，羣與士文集後卷四集事十

卷四集事十

四

叔父曰：起語最有氣力，寫事道情處亦能老成。

○○送陳文長遊吳越敘

新城陳文長以畫竹知名往歲余得一幅縣石室之西壁其左壁則蒲田林之棟所畫蘭花也昔趙千昂畫馬自閉室中踞地身狀馬翻騰搖尾奮鬣之勢林之棟好蘭而善畫蘭蘭所在則必往尋之樵者或告其山大壑中常聞蘭花氣特茅林叢篠多虎豹蛇蟲毒物人不敢入林乃募壯士執刀矢火攻具裹糧而入深谷中若當初募者至則蘭葉長丈花如掌自是所畫蘭益奇變昔人技不肯苟然以為耶

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五

五

如此間之蘭多異竹其大者可作盆玉斛量文長好竹乃獨未嘗過其地又因念文長草廬必有竹萬千個或數十百竿環著其間風雨雲氣雪月水石之際必有得其情者及予遊新城訪文長環勝山堂則且未嘗有是然予見文長作畫執筆熟視心營手疾真如東坡所謂免起鵲落然則文長亦可以無咎矣吳越人善畫又水鄉多竹文長挾冊往遊其人士必日持練素爭至其門而請之文長當無厭而投諸地也

孔正叔先生曰烟水曲折似文長作竹葉上
下左右含吐不肯落筆之勢

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五



○送李元慈歸嶺山叙

戊申春李元慈來從家叔父學歲既盡將歸嶺山謂予曰子不可無言也嗚呼今天下士往往以奇偉磊落自命欲得友交之而難其人至遇標羣之士訥然言不出諸口若無有所能者則必鄙而去之士之能直言篤愛攻入之過若追逃遇敵不有盡力者樂交之而不樂身受其虧蓋是故結友之意竟也予賦詩論文以快意爲名高而已元慈幼慧能文意欲結友侃侃然言論古今人才得失有不可一世之意與士末集叙

卷四 評阮楚二

七

意子視元慈志氣頗自謂不相及而子幼亦不肯甘心流俗往往好大言狂縱自喜視人若不屑與爲伍年十二三時同學曾秉之日指摘予過失更或憤然而發赤色如呵奴隸視子曾蠅蚋糞土之不若子不能改而心憚之其後各居山城間不得受藥石之言又自放蕩或大有過舉見秉之輒心懼色阻有高言快論不得灑灑自舒其懷抱嗚呼予之負秉之益已多矣而予顧欲爲元慈道之也元慈年十七少予七歲去年冬窮寇尋公威齋先生命來易堂見諸老

以見禮見予子遂弟畜元慈往家季父自嶺南歸言東莞有九姓祠者九姓之人相友善死救子孫爲祠合祀之其後稱兄弟叔姪以輩如同宗然予與元慈幸俱爲易堂先生子特子自視凡下無毫髮益元慈終愧爲元慈兄也

彭躬菴先生曰結友之意比于賦詩論文爲名高此語不獨名士不知卽一二篤實卓犖之士亦鮮不犯此病者文篤而婉只一意往後便覺深情如許

與士末集叙

卷四 評阮楚二

八

邱邦士先生曰文情絕佳在斷處時若有暗續處

○。左傳經世鈔跋

戊申二月家叔父居勺庭授經石閣之下門人童子侍講席而坐布席丈有幾尺秋八月命門人四五人更授左傳經世于是鈔其精且要者凡三百有餘篇予小子僥亦庶幾得手書而讀之竊觀是書大義可見者世固得而論之已而其單辭微言若澹然一無所謂者則皆有以得其精意之所存又或爲之策其失補所未備旁及古今成敗之跡而更舉身所嘗試而力行者以爲質蓋叔父少好學年十一出交州學事與士文集跋卷四

與鄉先生游年二十有一而丁國變閱世至今凡三十有餘年而天下之大變大故可驚可愕之事雖身有歲所經歷未有過于此一二十年間者故其于人之情偽世故之變所爲博觀而熟慮之者則無不于左氏相觸發以得古人深心大畧于不言之表然後知經世一書非必出于左氏得之而特于左氏發之者也使必錄錄然按字尋句以求古人當日之用則雖窮年皓首終不得以成書方叔父授經新城以是書授任安世賴韋吳正名傑請而受之叔父報曰汝立

志未定未可遽與於此而叔父又嘗謂世傑曰人必有智術以自全然反足以殺身壽世而無難者蓋智者君子所不得已而用于非僻固發其機而有害而尋常日用之間學焉出其智以規尺寸之利譬如干將莫邪日以屠狗割雞其鋒必至于折而無所可用是故輕用其智以求勝于人者則必犯天人之忌而不可以濟大事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讀左傳經世之書也已足書也歲乙巳叔父講之以按門人丁未又講之迄今反覆講讀而猶若不能盡其所至者

事與士文集跋

卷四

中

予小子受之其敢不敬慎以爲叔父羞

季父日能發經世中所猶得力處與賴子茲

跋並足有功此書文甚偉暢

曹秋岳先生曰讀書論古要從親身閱歷來

方爲有用如此見解真不愧易堂子弟也

○ 涂太君七十壽詩跋

傑嘗負笈從叔父新城與太君諸孫律昌崧爲兄弟
交父諸父父桃暨同學各有詩承壽太君道令德其
具傑近聞易數于姑夫邱先生因推其說以試太君
之壽易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三後三則中有一
焉合之爲七日之復太君七十值歲庚戌庚數有七
而復之則又有七也戊日開茂蒙密茂盛萬物長養
又文戌六畫用六老陰老陰則必變而之少月在暮
春日在十有三春德告成候台之夏將從茲始左傳
壽興王文集

賴子弦曰奇思如海市蜃樓筆古如印泥屈

鐵

○○○ 易堂贈鄒功園先生詩文卷跋

乙卯九月無錫鄒功園先生自贛州來易堂其去也
屬諸先生以言易堂八人雅李咸全先生卽世餘六
人者皆有詩若文而家大人適在粵東先生乃命不
孝傑錄文敘于冊而更以詩命傑傑嚮往先生久矣
今五月傑以罪累遭先慈憂家大人憐其病嘗寬譬
之每携傑到勺庭吾處聽說詩大義夜月或呼立勺
庭擲上月色如霜一仰首視如征人獨身行絕塞上
衰草千里黃沙撲面來悲風動地不禁淚落霑襟而
平日常緒感興之情奄然如死灰今于先生之行不
復能有所言因綴尾道述情款亦以見傑于先生不
能忘情如此

叔父曰纏綿悽惻如歲月三更聞杜宇之啼

魏興士文集卷之五

說記

南昌彭躬菴先生點定 寧都魏世傑興士著

○恩怨說

魏子之里有崇愚者敗擠之以千人雖賊之怨皆助敵也魏子曰怨毒之於人殆哉吾見其與也日殺人不敵正視其敗其親戚亦將舍其恩而攻其怨夫善經國者必孺荆棘智禽愛身棲于翳木之林智士愛身宅衆恩之府且夫恩可廢也怨則不然居十日

魏興士文集

卷五 恩怨

七

有懼怨者修好于愚人當路林之逮于法魏子謂然而嘆曰恩之不可輕用也如是夫君子之去怨以愛身也吾聞愛身者托于人之所與不托乎其所棄吾以一身嘗衆怨是吾欲市恩一人而賣衆人怨也語有之居必遠鄰行必遠親孔子曰親于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人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不明哲之過也

季父曰衆怨之人必多毒整理固宜遠若君子不合俗而嬰忌者違衆以親之可也古人

謂君子舍以所好爲禍至怨則禍生於怨至恩則禍生於恩兩無所主以善惡權衡之得矣親君子遠小人而不與之角明哲之謂也通首是此意而磊砢環疊古色可掬

涂宜振先生曰懼怨修好君子間亦爲之幸則爲陳太邱之子張讓善類獲全不幸則爲康對山之于劉瑾身名頓毀持身守已當以孔子之言爲正

魏興士文集

卷五 恩怨

二

子幼好圖書畫法帖器玩之屬尤好佩刀弓矢矢服劍房錯干斗室子以書生顧好此稍嘗自笑也然佩刀多南北市物絕少往者壬寅歲家大人于永平縣遇高麗使官還書示僕曰使者相與終夜語別贈小刀一枚京師人所未易得奇爾其藏之子愛玩結難佩佩之而予十年前聞外國來者形狀毛髮帶佩衣服飾器用多奇異獨高麗使者至則衣網巾着紗帽朱袍方袖束帶坐馬上入朝都人歎爲漢官威儀子與士文集記卷五高麗刀一三

生。固當從伶人得識此數也子既產髣髴鄉耳耳無所知足跡不出里閭意氣拂鬱如劍在匣讀書之下几坐斗室中每忽忽無聊賴則把足刀摩挲久之刀長八寸身半之柄以牛之角鞘以斜皮白金爲之飾而側鋒有狗牙鎖若犬齒然磨之跡尤見削鐵試之罪罪如木屑下乙巳家大人歸山中更以所贈筆與紙墨賜僕爲語弓矢盤盃冠服之異使者頽然白晢美須髯馬足所至恒日三百里步行人踐跡及之恨子不獲侍家大人游得見其人備聞相與終夜語

書此梓室僕記

父曰說刀處顧盼編邇如不勝情却時時說人說馬說紙筆墨說自已開雜觀敘而情益悲惋矣○斷續嗚咽其斷處正是情最甚處

見與士文集記卷五高麗刀二四



行狀

章都魏世傑興士著

○先妣行狀

先妣姓邱氏家世縣河東望族外祖貢士諱鯨外祖母李孺人並鍾愛妣李孺人生女子四人妣爲長年十五歸家大人時當盛平兩家饒于財妣獨儉樸易生平寡言笑喜怒罕形于色有好爲不經之言或皆議人短長者對妣終不能盡其說然與人以和無

興士文集行狀卷五 洗 一 五

貴賤皆禮待之晚年尤寬厚慈以御下崇祿甲申後舉家往翠微峯家大人恒遊四方妣獨持家政遷徙無常不孝悌亦時失學妣課膏誦如族師稍長每喜妄言丈夫事妣曰吾願汝爲鄉黨善人足矣功名非所望也傑氣質褊躁妣督之不少假僅婢閭施不中節必詳爲曉諭使知戒謹而後已且曰汝父有不能忍亦嘗聽吾言汝小子安得若是妣言少時曾以事忤先祖母怒未解妣長跪請罪所屬一僕婦立于側意氣自得點首且言曰老主母當怒云至再時有告

妣者婢下直吾必提其面妣曰雖然是重怒堂上矣終未嘗以他事苛責僕婦居翠微峯時家中落每鬻簪時衣物治饌奉堂上憐僕幼多美衣食而妣嘗服敝忍衣日飯或歌白湯當菜人亦罕知之者後二十年家大人受諸軍府聘帶稍能自足妣非飲食衣敝衣嘗猶處貧時嗚呼僕痛念生平事爲子之罪可勝誅哉可勝誅哉妣喜施于人不忌老疾者尤喜作佛事方家大人滋河渡淮過齊魯以客于燕凡四年繼西入秦經蜀道由梁楚轉邇而衡者又四年妣念

興士文集行狀卷五 洗 二 六

家大人勞苦于外晨日必蔬食盡佛像廡舍中拜禮爲遠人所福然家大人特不喜爲是妣卽撤去亦罕復持佛氏齋日妣有妹適溫氏早寡貧且甚妣時其緩急護其孤久之溫媿及三子相繼死獨仲氏孀撫孤在室妣視如已出迎之同居使孤同孫男就塾師學妣善病甲寅十一月感寒疾醫者謂妣素羸進參朮劑卒得喘氣病日夜不能寐凡百日時平時作而仲氏婦侍相下衣不解帶及妣之歿也仲氏婦哀號頓地如喪所生然妣生爲明萬歷己未年四月十日

未明年五十有七以清之康熙乙卯閏五月十四日
 寅時卒妣卒之先日語不孝係曰啓以歲閏治送終
 具爲宜他日殮衣無用帛吾欲目見之藏諸筒陳因
 無嫌也係泣而受命方謀召工營終具而妣已奄棄
 不孝子無矣于是悉用布衣以殮嗚呼哀哉係生年
 三十有一年妣憐惜如在襁褓及是此寢疾三日夜
 志氣清明如未嘗病不孝係稍得服侍左右妣輒麾
 使去卒之日天昧爽係從戶間竊聽妣適曰學生起
 何爲蚤也係起趨榻下則不復能語矣嗚呼痛哉不孝
 子十有二人男惟不孝係存女二歸采適會氏宗族
 靜好適彭氏仁立孫男二家桂家駒孫女宜弟不孝
 係罪戾萬端人未得盡知之往會悔而自責一割手
 血訴神明請監戒于後卒未能和偷承此意妣乃益
 爲怒和嗚呼不孝子不能事母如此卽剖心瀝肺亦
 復何益也妣既不復禮佛廬舍中一日潔供具備香
 楮明燭云是大士誕降日率幼妹過他屋中拜不孝
 係因罔持其愚說倖倖見顏色妣乃從容謂曰汝何

東士文集
 卷五
 先此三

爲爾吾後當止矣此故起諸孫家桂隨處數年尤
 愛之塾師嚴于教不孝係又性驕屬捷之過急妣每
 抑情聽之至是朴家桂聞其暗而讀書不禁拊胸長
 嘯因思不孝係爲子之罪真不可勝誅矣真不可勝
 誅矣乙卯十一月廿五日哀子世係泣血謹狀
 叔父曰敘致老成于零碎環疊中哀情可掬

東士文集
 卷五
 先此四

魏與士文集卷之六

曾止山先生定

寧都魏世傑與士著

五言古詩

自翠微望金精作

東日射山角古洞深百丈危樓挂石壁石落空巢響
晨風吹洞中雲氣直斜上氣隨我衣但欲發絕景
任道爰三十初度

任子來山中三夜同棲息日吾已三十在此之一日

豎子朋友身淡歲不家食重陰積大冬天難留
與士文集詩卷之六

當此一陽生明明來寇石尊酒相歡娛知已辭促席

男兒重意氣義可結盜賊獨樹北風寒空山落雪白

歸舟

發發西北風吹此歸來客夜宿東渡水孤舟隱隱鳴

三日行山下四日見山春峽水明生寒清光上顏色

又

夏日酷如火夏夜涼如秋江月流不去故人生我愁

過寇石又林舟之友兄

霧黯天不開野雉對面飛側耳向寇石隱隱長號啼

驚驚落我魄當是長別離含蕊上高磴大欄君曾知
在昔天地傾我得子爲友南州來倚家易堂相先後
十年結意氣總角亦何負

自古誰不死哀哉即公西我無子足人賴子長提攜
蕙蘭傷好花松栢摧強枝哀哉林千情曾有諫即詞
公西子外兄先
舟之八年死

念子來翠微坐我溪石間道鍾夜時聞梧桐月初落

去年七月中抱病來翠微林幃隔十尺藉咳我憂

與士文集詩卷之六

戒汝寡思索頗不厭我辭時聞汝無聲我寢良悅情

壽夭紛人情上有天蒼蒼男兒矜志氣身死能不忘

豈彼拘牽人猶如腐草光意慮盡生平死矣徒可傷

而爲萬古別石巖長相依日落我來歸就子空涕泗

僕夫催我行心切不能悲還當期我夢音響來無遲

後菊

獨坐靜群響憶此東山鄰柴燂黃金花樹下開籬門
小童今日去南池解蘭根歸家日已暮聊復慰其勤
夜色照我牀展轉心初厭

菊花吾愛汝移置西明窗空山秋氣肅爲我生清香
如漉頭上巾好酒初得嘗澹影白幌動古鏡秋水光
靜夜燃寒燈於汝永相望

曉起

夜眠愛秋漠曉起愛秋光青天動秋聲白雲如水長
鬱然見城郭使我心慨慷

寄壽孔正叔先生七十

百里年七十食牛于秦穆先生享食牛不肯食秦祿
賢溪佳鬱蔥宜置隱者屋想此春酒堂有客定不落

卷六

五言古詩三

三

我遠四十里晚未脂車輶曾識先生顏虛心實其腹
卽其生之時亦當一陽復貞元如循環春氣在寒谷

雜詩

高峯夜色虛草虫鳴唧唧涼風入我帷卧風天亦白
我有素心人住于城南北應復望西山空蒼想顏色
愛此飛來鳥平林雙戢翼秋聲直到天倚牀生太息

喜賴子宏入山

中夏日寒風淒淒雨不止開戶見君來不言已色喜
君來竟山棲欲效東巖子世亂多賢人托身惟耒耜
愧我徒不才與君共山水

糴參夫子再過翠微臨餐賦呈

去年先生來風雪滿庭戶今年先生來堅冰積山路
竊竊疑陰中春風生寒樹去年先生來受經石閣下
戶今年先生來十日還歸去新購桃李花春光延石
鼓日盡見星辰夜半交風雨應知明日歸今朝露

卷六

五言古詩四

四

馬輝

餞菊和詩

萬物各有質任運成枯榮但能自芳潔豈必爲冬青
十月霜氣寒蕭蕭滿山庭把酒對庭菊吾將餐落英
丙午十月七夜有懷賴子宏

三日吹寒風重陰兼高閣山自正獨恐夜雨滿蕭蕭
挑燈讀古詩開卷意寥廓

愛子依勾庭三年來結廬石閣東梓室開門見子居
詠歌朝共夕行行相野

與子一日離曠若分南北人師有勾庭七年五作客
勾庭花竹心殷勤翳荆棘秋風愛天寒落葉坐顏色
山空夜如年思君無厭教

寄楊御李詩

山向春夜雨把卷念楊君楊君久寂寞教授城南門
長巷屋如斗方舉大如齒亦有桃花樹能不愁絕人

二

我性宜佩章君性宜佩弦丈夫有性情真夢在其偏

十二學勾庭與子同講筵夜臥最上樓相對無陳言

與士文集詩卷六五言古五章

開戶見春花新泉流涓涓十三學水莊十五分青瑣

仰視離群鳥羽翼不到天

感懷

朝拂青銅鏡照我領下須我年正三十有如秋草蕪

念我幼年時意氣常有餘結友在高樓縱談忘朝脯

灼灼桃李花結子當前除感此雨露滋草木良非愚

索居卷石上讀書苦難識已嫌章句儒何由益神智

懷哉魏鄭公惡者反嫉嫌群休令人瘦可以爲鑑炯

古人結一心情濺滄道義汝卽非西子寧亦自棄置

潘岳原上松森森橋下石白日驅西偏學射溪橋側
皆曾笑挽弓與與鼓鼓不息擲身走怒馬飛彈墮雙翼
却笑乃書生持此何所適長者爲我言年少良可惜

悲哉開立本而爲書所辱右軍經術人乃以書法錄
人生有本末豈忍諸世俗三十不知名米價問族叔
仰看庭前烏毛羽何堪煙願盼使人憐飲啄飛相逐

惡石能生我豈言非高厲人不知人如屏在朝市
丈夫事掃除一室徒鄙事交游視錢刀才俊於文字

清夜一掛磨磨我偏身是雖知與恥功苦口更不勞

與士文集詩卷六五言古六章

爲馬不在廐絳袍不在笥願磨鞘中刀爲君聊一試

二月春風寒姓姓紫荊枝桃花還在樹蓓蒂亦相輝

推窗對高樓無端發我思日見春今鳥照影何譏飛

常綠花正開木流出前池把卷誦國風中有杜杜詩

山中長夜雨斗室無比鄰鐘聲何琅琅感我獨衆人

前日見征夫揮手南出門洋洋限江水何以茲前津

涉江理舟楫行路視車輪歎息遠行客豈不在一身

平居不努力懷抱安足論

偶然作

雨日呼狂風，陰月不敢出。山水聲勢豪，萬馬怒奔突。
愁我病中人，擁被情艱難。問披八家文，荆公有經術。
法立非人情，千古貽口實。吾惜柳柳州，刺史一尊秩。
爲官非成邊，書辭何咄咄。黃溪諸記文，木石多奇崛。
官閒恣搜尋，才高任變卒。愛此筆情狀，使我心恍惚。
豈無曠達辭，熱中良鬱勃。一身爲丈夫，自植貴有物。
呂黎偏強人，謝表殊不幸。借問勸封禪，何以謝佛骨。
夜雨忽井上，風風有聲。

寸句不得雨，酒我桃井泉。四山望雲腳，日日心憂煎。
蘇東士來集詩 卷六 五言古七 七

憶我八月十，夜夢聞潞溪。微嫌流水黃，渾我水中天。
流泉何淅淅，前夢夜復然。我病經半月，不到石井邊。
朝見蓮華，夕黑雲接其巔。北風一句烈，梧葉如飛鶩。
雨落不到地，此情殊倒懸。安知天地心，膏澤無私偏。
我聞簷溜聲，終夜不能眠。

烏谷望雨東昭士

朝起下直門，被裘生寒谷。似聞風雨聲，谷口一來矚。
水田竟不分行路，成溝瀆。天低城郭沈，菜畦見新綠。
石頂亂垂雨，樹

停午話前朝，日落見樵牧。我只眺東海，平生意未足。
山濤浩漫漫，恍然在吾目。

瘞犬

臺上斑竹林，風吹寒瑟瑟。朝來瘞良犬，坎土壘臺兆。
家有兩畜產，猴狐爲歟跡。前年狙公來，負子墮千尺。
看我園中蔬，晚晚不得食。狐狸捷如猱，方口嚼上白。
伺間攫雞雛，搖尾伏翳側。直下扼其吭，此犬尤矯特。
捕雀日能中，按鼠夜頻得。忽焉低頭追，驅奔號走屋脊。
病中驚老母，此過不容貸。兩奴繫曳去，絕脰良可惜。
蘇東士文集詩 卷六 五言古八 八
哀汝忠犬，心盡瘞蒙誅。諭往有鄰家，猶風張貓屏息。
翻瓦竊中厨，時汝爲驅迫。但餘老夫聲聞之，滋僕慙。

魏興士文集卷之六

台止山先生鑒定

宰都魏世傑與士著

七言古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北風漠漠動旌旗將軍擊鼓南擊蠻水急山高羣馬
難曾知老馬伏櫪下仰首窺夜天漫漫身伏櫪志千
里造父不來王良死志千里身伏櫪寧死戰場裏人
屍不肯病肥薦銅鑿

魏興士文集詩

卷六 七言古

九

山閣

鑿石屋石裏變峭山閣臨清漪方池浮動日月光簷
牙斜飛雀入水高岡青松不十尺空天謾護波清起
雜木萬餘株中有梓室爲我居門前落葉聞人行開
門望見走山狙狙一嘯秋果落獨上寒峯俯寥廓
甲辰冬盡熊子自鹿江來夕庭居西閣匝月將
歸之三日諸子各賦詩歌時寒雨決日風霰數
下山中君子先後散本胸中百十欲言把筆壺
嘿而已

生率二十不出戶閤戶長窺萬里路最愛叔父愛遠
道歸倒夾袋各無數陳陳雪下君竟來椒盤燒燭歡
同處寒梅開盡發桃花春風冬雪爲朝暮春寒而落
雲不飛方塘楊柳垂長絲東西南北各有之送君歸
太空華微

丙午冬莫率筆酬新城涂中駿

中駿少年重意氣百里相知魏興士天峯赤石萬山
寒不見魏生頻寄字魏生平生無一奇三十二年住
翠微爲酬好景學飲酒欲贈良朋難作詩孟冬有字
魏興士文集詩卷六 七言古 二

來空谷贈我雙柑一幅竹竹懸壁上柑在盤對此身
如春水浴高風晴雪開天涯近况君當日住寫得
五言十四首還寄一枝寒梅花寫兩寄贈其一
兩書梅花

送木立大師遊武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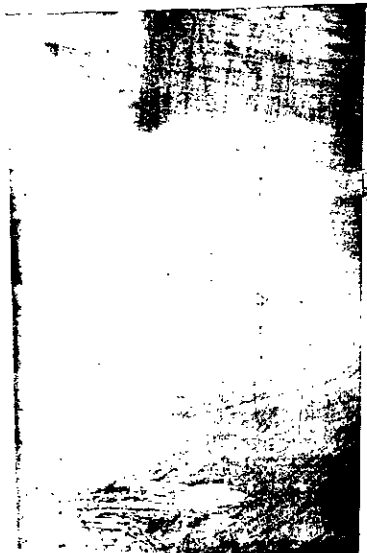
師昔結廬五老峯坐見都陽三百里恨此雙腳不出
門見師如見都陽水行年家父闢遊歸武夷志書贈
小子諸峯千我如有情懷之面是故人矣就中最愛
畫炭人一畫一步隨雲起懸泉萬古飛雪白石上天
心青未已師今更欲看獨行

秋南一首呈邑令宋公

新秋時雨日當足早稼已黃晚稻綠爲間此雨何爲
然隨神君車來山谷九衡之高高入雲三湘之水潤
無垠泉蘭甘若被芳渚自古楚村多偉人彬彬翼翼
宋夫子文采風流誰得似日披視瞻出九重雷封祀
試臨百里聽訟不聽垣筆民垂釣不垂陽橋綸家君
已幸陪仙馭小子猶喜登龍門山中石屋對城裏秋
風夜夜涼如水草木相知雨露恩枳棘一朝化桃李

蘇軾詩

七言古三



明倫彙編家範典卷四十一賦呈

我叔生平愛生日高郵直走三千里徑爲黃翁壽七
十昔者我父謂小子我能豪邁細不矜汝叔拂之如
弓擊李父謂小子我多霜雪冷個人不如叔父之春
溫我父謂小子爾但無庸學汝翁汝學汝叔之中庸
翠微正月桃花紅嘉客遙邇交西東方補角巾出處
中季父謂小子我性嚴核能生子叔父之身豈乏此
首春麗獻四十壽來春適飲洗兒酒

題鮑子韶松寥獨醉圖

蘇軾詩

七言古四

不必豪士盡飲酒飲酒不醉亦不豪看君獨坐秋風
影蒼松倒落露水高吾愛舜欽浮大白一推不着真
可惜把酒翻君膝上書問君獨醉何所得

過六舅楊山新居索題

金精自古仙人宅四十里中多奇石我久結廬千尺
峰有若蒼鷹翥雙翻利刀不愛鞘中鳴良馬不戀棧
中食舅氏慷慨洵能豪住山不踐隱者跡却愛門前
望長溪溪水潺湲到枕席平田高處列人家炊烟橫
來歷山省我時方

出地烈如火揮手一
威宅相成未得

魏興士文集卷之六

曾止山先生鑒

宇都魏世傑興士著

五言律

偶興

獨立清風過落厓百丈懸長林帶落日高標動瑞川
山鳥如相識巖花已不言歸來憑木榻小月滿前軒
別胡心仲歸冠石

相逢習主簿不數十年書愛汝才能大解吾了不如

魏興士文集

卷之六

五言律

偶興

青松迴石路落日下山鳥踟躕金精道涼風吹楊柳

送曾止山先生入廣時同家季父

家父昔年到曾云斥白雞蛋民青似鬼瘴母黑如山

知有扶條國能無滂角關先生與評父風順好先還

期賴子弦城中不來却寄

我不厭孤處終年石閣閒舉微真可住何事在人間

寡祿離羣易多情免俗難屢期君不至抱卷一長嘆

秋山夜月

石棚無火到開行

家在金情上懷多秋夜中寒風何處發蕭蕭下梧桐

簡友

況復經旬兩空山倚草門所思臨歲晚花蕊報明春
好月曾相照聯牀必就論不因長寂莫持此獨懷君

春暮奉懷家大人在燕

且喜歸家早醒來倍悵然不愁離膝下有夢到庭前
乳燕飛新候春水清太船尋復何處望長在白雲邊

野寺

野寺城東北滿然雲水間蒼藤垂古木飛雪落晴灘

藥泉士文集

卷五 五言律 一 七

草接泥牆階門開白晝閒長橋遙望處曾有一僧還

山閣贈涂雲石

直到翠微住山樓日日陰桃花天半落春樹雨中深

兩夜分寒壙三年共此心與君還幾日攜手下高岑

時將與雲石
同過新城

律陶詩 有序

特雅已亞夏徂秋至山閣寂寥百念交集行

往欲言此意忽忘披讀斯卷輒復自喜用律

嘯傲東軒下而無車馬喧得知千載外所說聖人篇

往燕無遺影離憂悵目前朝霞開宿霧晨夕看山川

有客常同止悠然見南山隻雞招近局虛室有餘閒

眇眇孤舟逝紛紛飛鳥還抗言談在昔綠酒開芳顏

人生少至百時駁不可稽託身已得所抗取慕甘此

疑義相與析高風始在茲丈夫雖有志白日掩荆扉

素月出東嶺迢迢百尺樓空庭多落葉閒谷楊鳴

良辰詎可待光氣難與酬羲農太我久撫劍獨行遊

起晚眠常早今朝復斯閒開居親舊志舉世少復真

藥泉士文集

卷五 五言律 三

七

寒氣冒山濤江湖多賤貧難開百年內我欲觀其人

少年罕人事分明望四荒而不愛文術但顧飽饑糲

枝條始欲茂瑣瑣發奇光此中有真意游好非久長

披草共來在弱毫多所宜新葵鬱北牖流日視西園

臨濯息簷下桃李羅堂前安知物爲貴欲辨已忘言

天高風景濶開雨紛微微鳥弄歡新節一觴聊可揮

不眠知永夕當暑服寒衣驅役無停息請從余所之

自古歎行役非商復非戎傾身營一飽任道或能通

迴澤散游目手騎或

帷隔復何有懷人在九其悲風愛靜夜荒草沒前庭
猛志故常在淹留豈無成良人不可贖千載有餘情
九城甫已一遙遙萬里歸哀聲無留響寒竹被荒蹊
日月依辰至山川無改時卓爲霜下傑開眼聊相思
邈然茲道絕慷慨獨悲歌豈不以我故持此感人多
氣變悟時易草榮識節和談諧無俗調託體同山阿

水莊

五里人家在西偏遠梁郊炊烟生野霧潯水亂松濤
接坐青春近長眼白日高主人熟才酒談總共瀟灑
龍興土文集
昔時溪上屋結友侍傳經好樹不曾少長風愛獨清
畫聽三石磬對三石佛屋閒書一茅亭記得梅花發斗年
此處行

雨夜同家叔父就楊典穆進士話淨土

襖彼同蕭寺清談鄙竹林已爲當世寶無異人山淡
春雨鳴塘水寒燈照客心居鄰荷蕢者擊磐有知音

丈夫輕萬里肯念客途窮獨坐山中月偏開海上風
情依諸父去意有異人逢從我誰堪許徒州執轡翁
司馬陳先生將歸之前四日值誕日六十因以
爲壽

月夜

先朝贈玉佩後進識金蘭六十長爲客三春不自閒
歸船能被浪尊酒暫開顏欲獻雙桃水無煩九轉丹
夢露峰上月幾月不相望酒酒一杯醉清秋此夜長
桂香初到夢梧葉蚤知涼爲想南遊客前年共草堂
龍興土文集
五言律五十本

出東江

朝渡東江水山村望外疎曉風吹獵騎春燒接平蕪
久客徒勞雁停雲阻人湖故人何處是寥落任長塗
八月十三夜游西城上坐南門鐵佛寺口同子
弦周士御卒

十日三來市併今共北遊夾城遙見樹小屋盡如舟
夜色羅衣薄銀聲蕭寺秋曾知西北角往昔是高樓
下翠微送吳先生歸池州

爲將臨水送騎馬

春毋歸寒 莫是恨北風却言攜令子

不用憶塗窮

西梅花送子實歸嘉禾

石閣雙梅樹開花好自娛雪暗千嶂曉風動一肉虛

墨汁香如在池冰研未除天涯消息遠念子返茅廬

寄陽直尹

虎頭城下路惆悵別君還皎月西河夜寒繁秋樹開
三年期獨久五月信來難掃徑雲臺上遲君開笑顏

九日

蘇軾止文集詩卷六 五言律六 十一

西風天外至此處正徘徊赤石黃花節清秋濁酒杯
十年同伏櫪九日獨登臺極目秦州雁雲漢不見來

獨寐

下帷燈欲盡山館夜如何獨寐不曾慣秋聲分外多
自明疑出月余冷共衰荷却憶十年事誰憐一曉過

寄贈孔正叔先生

會憶山堂晤烏巾方袖衣翻書僧夜漏尋客愛春泥
遙別多來字淡情不作詩忘年誰得此慚愧鄭當時

舟次七夕

橫賜還自起高樹隔烟蘿未記今何夕秋風江上過

隔樓吹玉笛倚樓望銀河憶汝山房裏秋夜落月多

看劇演麒麟閣即席有贈

世有奇男子遠從識面新得因優孟意耶復感斯人

天地真寥廓英雄可賤貧書生徒在日何處盡麒麟

鷹巢頂

九折登禪院鷹窠頂更高捫天疑有麒麟地信無驚
石筍如村叟松根識海濤誦宜常到此痛飲讀離騷

貴溪道中

蘇軾止文集詩卷六 五言律七 二

出縣乘舟苦歸心入曉風緩騎長路馬貪看倒枝松
行客多頭白霜林照眼紅飛鴉聲不斷已在夕陽中

胡將軍踏雪圖

江南方歲暮天色正漫漫風雪朝來急英雄未肯閒
折梅思遠信勒馬望前山爲念邊庭士征袍獨耐寒

集賢庄

路自盤峰入巖千絕壁閑集賢誰者地今日有人來
野鳥亂幽竹清風吹好懷倦行還不坐借我出蒼苔

反

頂上千絲雨長年落石門
巖巖翻白雲曉日作淨雲
獨立故多感閒言自得真
山僧行汲罷清磬一聲聞

又

瞻望似無際村烟東面浮
生能消白日行可趣清秋
捫磴到高處危亭在上頭
郊原正戎馬且喜得閒游

伏虎巖

左折石亭下淡松一徑通
處泉防草賊僧舍宿村農
時有避地僻秋聲蚤月來
山色空無人分半榻碎作
兒來蹤

龍興寺文集

卷五

五言詩八首

方竹巖

遙指是方竹門前接麥畦
風生散布衾雨歇響山溪
伏虎巖初轉山羊路竟迷
人家雞犬在彷彿避秦時

飛泉洞

高人題句在瞻對獨悵然
冰雪歸何處艱難到此邊
木立大師背曾在此登上
猶有詩字丹崖平結屋白
晝靜飛泉相遇無多路懷
之得幾年

青陽洞

金精十二境紀載見青陽
巖有歌頌記和題月明光

龍湫低映石虎跡印荒塘
獨對留門外徒憐桂子香

果合山

崎嶇出數里還向此中行
秋日遇人晚松風爲我生
高低憑竹杖三五生茅亭
喜得舊相識嘉興特有情

龍興寺文集

詩

卷五

五言雜九首

魏興士文集卷之

曾止山先生鑒定

寧都魏世傑興士著

七言律

奉懷家叔父在金陵

野人還說舊南京，解署曾偕好伴行。
王氣自來開六代，霜天今欲見三星。
時聞江門當小徑，風驚樹夜近。

中秋水信明縱有山川堪寓目，何如曳杖溪山。

賴江

魏興士文集

卷之

七

極目春山起暮塵，沙灘漁艇自紛紛。
荇絲牽棹亂魚

崖，蒹葭隨帆過峽門。綠竹之間喧稚子，白雲何處舍

吾親。去年曾到虎頭下，相送長江漲滿巾。

十四夜

何事清江最易愁，孤帆入夜轉悠悠。
時時宿蘆洲

雁半暗，牛明楓樹秋。到面家山難上水，隔鄰人語斷

中流。坐看過盡長灘石，露落三更未繫舟。

勿剛同家季父下江南從此北遊

却愛男兒能作客，年年送客出梅江。竹林似我情多

槐楓葉下，令心更傷泥馬渡河波。浩蕩銅人辭漢月，
荒涼正懷吾父遊燕市。三歲何曾歸故鄉。

翠微送曾四周士入粵

桃李花開雨不情，翠微燒燭每三更。
鈔將好句填空

轍，正是春風又送行。落日峯前雲共濤，扁舟江上弟

臨兄，更關繆綽多行客。可有詩書似陸生。

陪周使君遊金精洞分得七虞

也聞踪跡似麻姑，玉枕金牀知有無。
若壁亂垂仙女

髮好山，撼斷使君鬢。衣裾曲折隨高磴，石鏡參差指

魏興士文集

卷之

七

敬廬他日扁舟，琴鶴外丹青可帶。翠微圖

八月十三日季父吾廬落成

冀北海南游已倦，吾廬今歲築阿郎。日推白壁門如

水，人住翠微花近樓。萬里天心當半夜，四圍風色入

中秋。竹林相對開窗處，杖屨蓬看在上頭。

翠微贈楊典穆進士

官署山亭曾握手，西郊野寺喜班荆。
魏生水竹今誰

勝楚國芳蘭，古得名學酌漉杯。同一醉坐消春燭，到

三更錦囊年少吾慚甚，浪賦高軒答客星。

贈別方外人

汝生十九爲男子似我徒生十九年世外衣冠曾未識
山中日月自長懸花開花落時隨杖春水春風欲
去船尊酒難將今日意送君只到洞門遙

中秋送吳子政省親池州

總角長年在翠微易堂吳子久相知白雲冉冉微
處黃鳥嚶嚶初出時江上芙蓉隨去棹
南村舊是尊公意負枝來從好及期

送別楊翁永年

先生一月來梅水何事鄉心不暫寬客是農桑舊
溫山當溪隱怯春寒陰森江畔老樟樹伴吳家園
簪冠赤石主人慚冠石贈行還有小龍圖

游學黎陽別同學諸子

自從離却水莊水心事全同鏡不磨新月未能成兩
試故人相看只須多春風雲氣遶蒼壁客路泥痕沒
綠莎遙計歸來當四月阿蒙吳下洵如何

送友人北遊赴周使君約

才華說會公王侯初

海素心還似遶南村千尋暮片雞聲動足馬披星曉
氣分細認英雄遺跡處看山嶽上其評論

七夕賦贈謝祖申画師

十五年重到此游金風吹客動離愁應同好友傳三
老自許過人在一邱青壁長宜關主宇赤光漫想見
銀州與君笑指西林月正有微雲出樹頭
爲子寫
像出塞圖六句因用郭
舍公從軍過魏女事

會六麗天客死徐州悼詩二首

孤館匡牀夢正醒寒梅山雨臺初零獨登東閣寒西
望西望三嶽星惜汝南京轉北行時江南有人勸
縛有人疑死友張元伯死范巨卿引柩乃前鼓琴何
處覓同聲懸知荒塚爾河岸白草黃沙日欲曛
河東

平生筆墨歎遺逢身後無聞海士窮却有才名如衛
子定能敦好勤王公驚天時爲異
公月公出游風迴烟雨高樓暗
塌照琴書夜月空欲遶西州門外路拱辰橋上北城
中

看雪

西園殘燭曉雪飛誰爲高士臥當時厨烟倒落輕連
屋竹影橫吹靜人池樹樹松伴群鶴立山山雲合一
天低行人幾處無消息臘盡冬殘隔翠微

贈顧東山將軍

自笑詩書伴此身結處峰上石嶙峋十年姓字遠相
憶一識須眉是故人刻燭清宵驚客座落毛春晝動
軍門却聞西粵新推轂惆悵旌旗出水濱

題贈西園主人

曲巷廬中有主人西窗開處得閒身行看雲鶴歸
影坐對池塘可樂貧竹榻飛花霽白隨春風吹雨到
黃昏愁余作客渾無事獨屢時來一叩門

韓子孺來山中賦此贈別

盤蔬聊共古人情愛汝初來意獨傾况有笑譚成依
士自嫌咕嚕作者生萬峰歸路雙桃暗子壘寒雲二
草輕揮手直過章貢水偏時還向北中行

虔州臥病偶簡劉亮臣

杜門落落憶西峰昨得家書意萬重客子可堪聽夜
雨病身偏自惜瘴癘看小鏡添鬢髮時有杏花人

夢中何事故人相隔絕記來幾日未過從

魏興士文集卷之六

曾止山先生鑒定

宇都魏世傑與士著

五言絕

宿金精洞

丹壁髮垂青，千年長不櫛。
海棠石上花，風落亂如雪。

其二

舉頭見白雲，喚聞雞犬借。
問避秦人桃，源應不遠。

其三

萬籟一時寂，道人眼不言。
烟波池上竹，風冷石頭泉。

其四

衆壑幽如何，山聲秋夜多月光。
不得下只是挂藤蘿。

八月初三日

石閣火層層，竹面風習習。
夜闌人未眠，秋雨滴荷葉。

魏興士文集卷之六

曾止山先生鑒定

宇都魏世傑與士著

七言絕

夢中

水上鴛鴦沙上歌，玉人對面同春月。
夢裏祇愁是夢中，梨花庭外光如雪。

奉懷叔父

勾庭疎竹白欄干，八月西風到處寒。
我得更得芙蓉池上，

滿幾年作客一年看。

同客過山半

閒行荒徑憶天涯，山上難尋賣酒家。
細雨一林紅葉在，只疑春霧隔桃花。

山居寄酬

別公雙江逢莫春，歸來三月掩柴門。
碧桐葉落疑人至，適欲裁詩寄與君。

奉懷家父

高岫停雲鳥不閒，滿窗風雨落空山。
情知膝下何時

到三夜前曾南夢還

石盡

石盡清灣近小湖岸頭高樹亂棲鳥西風好送歸帆
急只過前洲三里餘

夜泊

掛住柁櫓月半圓人家茅屋散炊烟歸心一似東風
急鯉奮江邊又繫船

送省之先生入粵

春樹陰陰春雨遲額船南下疾如飛廣州李父多知
與士文集詩

已聞是幾時來翠微

奉懷季父

萬里辭家不寄書到今又是一年餘朔風騎馬行何
處月落霜寒憶起居

題画

金精峰止有人家目極平江天一涯最喜雪雲山色
暮細苔寒石倚梅花

口號送客

日倚山樓綠竹紙窗風猶自着冬衣客心却喜連朝

雨千里江陵在此時

輓蔡忠襄公

公諱懋德崑山人巡撫山西當開賊渡汾河
山西郡邑無不望風歸附公時已解任新撫
且至公獨毅然與吏卒歃血誓死守武勝
周遇吉公與約死守挫賊不支將軍賊夫
人圍門自焚故山西之郡邑賊攻而後下
者惟太原寧武而已周將軍蒙古部人
萬騎長戈古渡平梟聲到處下堅城太原子弟甘鋒
鏑豈是愚民不欲生

臣死封疆未足奇中丞已罷鼓偏師相憐蒙古全忠

信馬革何曾得裹屍

輓與士文集詩

輓應將軍

將軍諱時盛為中襄公中軍與賊戰敗南門
歸家殺妻子保公至三立祠公獲謝下野縣
不絕將軍脫微甲加
公身復從容自盡死
鼓鼙驚角震南門回首孤城白日昏三立祠前會解
甲中丞生死有將軍

有懷贛州陽直尹

把手曾愁寄信難秋窗對影夜漫漫梅川隔得無多
路只有雙江十八灘

最喜謝勞草鳥

竹花落窗風之句

歲旦

舊歲開盡送春人
倚欄于盡未眠却惜道潛收
句沾泥柳絮石塘邊

正月十八日翠微雪中新城除雪在這信

十公處去年曾同看雪山

石巖峰巖巖

讀又是商隱看

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三

魏冰叔集序

往者吾與魏冰叔同守一代之制首攻四書義是時吾二人各以才智以相取要其所向最爲獨異蓋吾意每欲追述孔曾思孟之旨至于一毛一髮一咳一唾時所務肖冰叔則求其意議廣博必推發其所未始有是以于當世議論風發之文濫瑕所精的扶無遺其先正鉅公亦頗遭厭棄焉顧子則每迴經義上及于洪永又搜覽諸子史漢唐宋大家及他雜書之

序一

文私竊謂文惟經義中可以無所不盡蓋所以變易秦漢以來諸文之面貌而化糟粕以爲其神且奇也是故吾與冰叔時爲古雜文而冰叔第取足道其意而已未嘗爲攻之其子之用心于古文者又凡以爲經義也經義工而古文詞則以其餘力以及之其後俱休廢窮山中冰叔乃漸肆力于古文以極陳其中所欲發而無所爲發者冰叔于是能自削除其議論之繁博而其精本益乃出矣自冰叔益務爲古文則

無不使予論較之冰叔之文既精強于事理操術甚切而篤於情暢于其勢明于辨吾嘗謂之植家令趙營平豈執簡漆爲文者哉且出師表前後二篇上高宗封事一篇雖武侯澹菴不更有他文類是者也故冰叔之文不必爲文而文則益勝焉者也吾庶幾望之矣然而冰叔執其文教授山中則又其情曰淡其氣日和以出而遊江達淮徑吳越以反其示予文烟波鳴咽一唱而三歎蓋既又非吾之所望者何也

序二

初冰叔之力爲古文也豈不嘗曰吾不求文之工吾求文不至于湮沒吾之論而已而何以工爲冰叔不求工于文如是嗚咽嘆其工于文然則其文蓋自又有工者可知也吾昔望冰叔之文如彼冰叔今於文如此吾視冰叔其今之文如彼矣吾又安知冰叔文不後之如此耶吾其望之矣篤也暢也明也精強而切也其文勝也不必爲文而文勝也未可知也韓退之于東野李翱張籍之鳴於詩則歸之于天矣吾

于冰叔之文亦如此焉

易堂友兄邱維屏謨

序

序

吾友魏叔子與于同學年十一歲爲時文補弟子員冠其曹長而名公鉅卿年五六十者咸以等輩禮之或所執贊受業師逡巡退讓稱先生而不字予意叔子及壯年時已舉名進士立朝廷上侃侃然發其所學爲世名臣乃甲申乙酉來自以病放廢山中盡棄去其時文爲古文辭而其所自脩立與設施之方皆不獲用嗚呼其爲文益工而其志益可悲也已叔子

曾序一

生平于吾易堂中爲古文者最服膺其姊婿邱邦士凡有作必相與論定邦士雅愛歐陽文忠叔子愛蘇明允故其文特雄健而又不肯學古人專家步趨其形容摹其聲咳往往好出高論奇識凌厲古人及壬癸以來則多和平嗚咽往復而不盡又幾幾于歐陽文忠所爲然其精悍之氣逼出于眉宇不可得而馴伏也予往讀洪永以來之文自宋文憲以下其最著如歸震川茅鹿門唐荆川諸先輩正足與古人相上

下然平緩時弱之調往往而有則豈以國家八股取士有以靡其氣而柔習其心乎叔子當工八股時輒厭惡之陋其體製著制科策三篇欲廢之而易以策論故其八股多闕肆奇偉浩汗之文而乙酉丙戌所作書疏則出入賈長沙李忠定間余于叔子少一歲兄事之生平爲詩又單辭隻字雖千里外必就正叔子而叔子以古義相督責余有過失每發聲徵色詆呵之如嚴師之于童子其或數往相見塞墨不交一

曾序二

語則自十三四歲時已然矣予十年來以衣食走四方不得與叔子朝夕講業叔子學問文章如是而予鹿鹿無一有所成就是可悲也今其兄子世傑編次其文集付諸梓人請予爲之評點予則何敢議因爲采諸家評論次第折衷以附其文叔子又自言吾于史漢敘事法未能得其要領而最好左氏間發其微言大義成左傳經世一書余從遠方歸每出示數則怵然如震雷暴起于左方驚魂動魄既而釋思則又

如飢得食如寒得衣心安而體順始嘆此書蓋自有左氏數千餘年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叔子兄善伯弟和公皆與予爲兄弟交並著詩文集若干卷予亦欲得序而出之時甲辰立秋日易堂友弟曾燦撰

曾序三

續論跋

士君子之處世也當其治則事功多而言語少及其
衰則事功少而言語多皆好爲異哉仲尼曰托諸空
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曰自周公
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子今五百歲有能紹
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小子何敢讓
焉然則言語者士君子不得志之事故也士生千百
世後明聖不作言人人殊無論淺見寡聞者不足與
言卽博雅之流卓然自命爲君子者亦每行其私意

魏叔子文集

卷一

跋一

持論不根如邱文莊濬于南渡事取賊檜而非武穆
是遵何說哉魏叔子天資高邁好學不倦經子百家
之書無不貫穿而尤長于論史往刻史論二卷近又
著續論十篇自南渡至五代歷金言開辦則規模宏
遠論進取則經權互用于尉佗孫恩王審知詳察其
勢下則智遠洞見其情究諸史之未發而不爲於言
高論以駭世所謂有用書生者非耶嗟乎叔子不得
使見之行事跡跡山岳發憤而爲言豈惟叔子之不
幸可慨也若諸多寡貧不能自梓嘗懼放失晉人王

半哭年少有志于學讀叔子之文而高其人代刻十
論以倡同志長卿未嘗著書有則時時爲人取去其
信然哉丁巳立秋日涇陽同學弟楊敏芳跋

魏叔子文集

卷一

跋二

凡例

一 古人文集不加批點然有一種批點則文之精神要領逼出紙上或如頌上三毛象外傳神因取諸名家評點於詩文相發明者酌錄之

一 家叔父詩文好人彈射又每自刊磨客游諸作皆主人代爲流布朝脫於手暮登於木或先削板以待草成後有改定輒就板刻削行墨多空不能更費梓人也

一 諸文隨時續刻年歲先後都無次序

諸子文集

卷首 凡例

一日錄三卷詩八卷已刻版另行

一 叔父著作最衆貧無工貲今先刻若干草草竣事請政海內諸散文藏笥中者尚數百篇新作百首俟之二刻

一 叔父著有尚書餘一卷左傳經世鈔十卷擬奏疏一卷內篇二卷俱刪刻

一卷以體分有多近百翻少十翻者未能均稱

諸子世傑敬識

自敘

余自幼讀書長受教于大人君子遲遲以不及古人爲恨生平爲文又不喜學古人一家據吾之所然者盡朕古之使無遁理而已天不以人之喜怒而變其風雨君子不以人之愛憎巧其辭吾之言善天下從而見之吾之言不善天下亦從而見之適吾之意而天下洞然于吾心吾何求耶余治四子之文有暇閒爲雜體以餉于事會之所遭率爾抒其胸臆積歲所得不覺遂多于是以丁亥休夏之月類而秩之各標

諸叔子文集

卷首 自序

數言于首名曰外篇易堂魏應書

論引

論議也言之不足則議之博辨肆志而得其說是故
孔子曰辭達而已辭達使明也僅以使明則不可明
故曰論精微而明暢雖狀此猶夫一端之論余往治
制藝不喜規矩先輩獨思以其說明古人之義制體
不同沒淫乎論策矣嗚呼論策制科此余之志也夫

魏肅自識

魏叔子文集始篇總目

第一卷

論

第二卷

論

第三卷

策

第四卷

議

魏叔子文集

卷首總目

第五卷

書

第六卷

書

第七卷

手簡

第八卷

敘

第九卷

敘

第十卷

敘

第十一卷

敘

第十二卷

題跋

第十三卷

書後

魏叔子文集

卷首總目

第十四卷

文

第十五卷

說

第十六卷

記

第十七卷

傳

第十八卷

京表誌銘

第十九卷

雜問

第二十卷

四六

第二十一卷

賦

第二十二卷

雜著

蘇軾文集

卷首總目

三

魏叔子文集 外篇目

第一卷

相臣論

伊尹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兩漢論

留侯論

陳勝論

龍錯論

尉佗論

雋不疑論

漢中王稱帝論

阮籍論

高允論

唐太宗平內難論

唐太宗平內難論

唐憲宗盡武即位論

唐憲宗盡武即位論

宋論上

宋論下

太平興國論

蔡京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地獄論中

地獄補遺論

地獄論下

魏叔子文集

卷一 論目

二

同里後學謝庭綬若亭重刊

男階玉 階琰階瑞 校字
階珣階珍

道光二十五年孟春月重刊於珍溪之絃圖書塾

寧都三魏集

魏叔子文集列第卷之一

八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俱興士編次

○○相臣論

秦善稱休休有容孔子戒驕吝此特爲有才者言之也相臣不可無才猶人不可無五穀彼特材豎如是貪食遇飽而病且死者耳後世慨讀二書遂成庸相絕大機本國朝雖廢丞相然入閣辦事其權不輕獨怪後來專以

魏叔子文集

卷十相臣

科目資格限人拜相必繇翰林不習民情吏事最可笑者舒行緩步輕咳微聲以養相度竟以木偶兒戲每讀國史清謹忠直者不乏人而才畧遜前代遠甚至于相業尤卑鄙矣論相首推三楊按其行事方之古人爲何如

也甲申二月自記

相○臣○者○天○子○之○下○一○人○而○已○相○臣○賢○則○可○使○天○子○之○不○賢○者○從○而○之○賢○相○臣○不○賢○則○天○子○雖○有○厲○精○圖○治○之○心○其○力○能○抑○之○于○上○而○其○黨○援○足○盤○踞○扞○格○于○

其下且夫居官守職奉法無罪百執事之賢也天下治安之日攝於無事恒有大難大疑出乎目智慮之外此二小臣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能厚然行之以豫天下之患而定其變此其事不得不責望于相臣天地之所不得爲則君爲之君之所不得爲則其相爲之相臣上參天子之柄下可以達百執事國家之利害苟迫于所不得已則雖逆天子之法犯羣臣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韙必且毅然爲之而有所不敢避雖崇以十事要玄宗僞命之議不行

韓叔子文集

卷十 相臣

二

而李忠定竟冠求去蓋不如是則不可以爲相也昔者漢丞相穩最重當時賢人所以自故蹟爲近古曹參繼鄴民之後國之大事不舉者不可勝數而日飲醇無所事事此謂之庸相可也宋之名賢勳稱法祖積漸至于衰弱而莫之振安石以紛更壞天下終宋之世不敢復言變法則因循以須亂亡而已矣孔子曰知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世之有才者輒以伎求剛愎自敗此聖人所以重之惜之勸懲之善全其美使天下後世誠有如周公者

皆得而見其才也洪武中懲胡惟庸之亂遂削宰相之官然人才庸下視宋加甚李賢張居正其才足任乃又以驕吝失之嗚呼此三百年之所以無相業也

楊一水老師曰從來名相各有一段驚天動地事業不相雷同處自舜禹至韓范之徒莫不皆然細觀古今聖賢行事方知叔子此論平實中正非好爲激揚也至其偉氣昌言尤足相副

韓叔子文集

卷十 相臣

三

○○○伊尹論

嘗讀孟子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又言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則伐夏皆伊尹意也竊疑其語爲過及諸商書而知伐夏之舉果出于尹之獨斷無疑也今夫人臣之放伐其天子者自古以來所未嘗有唯后羿距太康逐相爲不臣羿因民之不忍而距太康湯以救民伐桀其跡與羿無異夫以湯而行羿之事爲自古聖賢之所不爲湯雖躬聖人之德無富天下之心有危疑而不敢輒發者矣使非有任如

龜叔子文集論 卷一伊尹

四

伊尹者灼然于天命人心之故犯天下之大不韙不以芥蒂其心變易千古君臣之義而無悔于堯舜以別嫌疑定猶豫主持其內而輔翼其外亦安能斷然出此也哉蓋昔者湯嘗自言之矣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昔者伊尹又嘗自言之矣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當是時湯之學而後臣與伐夏之出于尹也蓋亦明矣嘗觀古今

國家危疑之際非常之舉身當其任者既已內斷于心則必求夫強力明決敢犯衆議者挺身以發其難然後大事可濟未有恃一人之力以成事亦未有臨事倉卒而能得人者劉光祿廢昌邑王群臣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離席拔劍以大義責光而脅群臣然後議者皆叩頭聽令若延年者蓋亦光之伊尹也光能法湯之用伊尹不能法尹以寵利居成功爲戒至詳增儆直之罪獨忍于延年而壽后之罪不忍于顯後世伊霍並稱而君子鄙之有以哉

龜叔子文集論 卷一伊尹

五

弟和公曰古今大議論是獨見獨得力處具見本領學術所在○沈發劉切老到而思力強烈令讀者目精驚悍不敢暫睨
李咸齋曰只是看透一任字便發出如許劍論後半文字與前若不相干却愈沈愈緊

○○正統論上

古今正統之論紛紜而不決其說之近是者有三歐陽修蘇軾鄭思肖是也歐陽子之說曰正統有時而絕故曰正統之序自唐虞三代歷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又絕蓋氏之說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亦以名與之名轉而後實重故曰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日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以存敘曰魏業後唐晉漢周鄭氏之說曰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爲逆不以

事叔子文集

論

卷一

正統上

木

正得國則奪之者爲非逆故曰正統三皇五帝三王東西蜀漢宋而已三者之說皆逆于理而鄭氏爲尤正然各有其偏見不可以不辨也辨其非則是者出矣天下不能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絕而統無絕絕其統則彼天下將何屬乎而其子西晉而不與東晉等後唐後漢于宋梁石晉尤爲非是此歐陽子之蔽也偏安之主篡竊之人吾子之以正統彼正統者孰肯與之蘇氏曰猶夫大夫士與民也而或爲盜勢不得不與之偕生夫吾非有誅賞進退之權則隱忍而

事叔子文集

論

卷一

正統上

七

借坐國其勢也旁觀之君子則必別其爲盜而不齒之大夫士與民且以爲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漢魏之過與之統者何罪猶身以妾爲妻而婦奈何不以爲姑則大不然矣生于篡君之子孫觀爲其臣子謂之姑可也然君子有微辭焉春秋于桓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於三年書春正月之義是也至于後世之公論則足人以妾爲妻而國人則妾之耳使當賄之各一定而後不可更則公議無權亂臣賊子不畏身後之誅以爲吾固可與二帝三王儼然而並列也孔子之春秋可無作矣故以爲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者此蓋氏之蔽也鄭氏身當宋亡發憤于心史雖元魏之修禮樂與制度亦所不取其尊宋之極至于猶唐夫以爲不正而得國則陳橋之變與隋唐何異而唐除隋暴尤正于宋之取周故以爲三皇五帝三主漢宋者忠臣之心義士之見非古今之公論此鄭氏之蔽也然則正統之說惡乎定魏子曰古今之統有三別其三統而正統之說全矣曰正統曰偏統曰竊統正統者以聖人得天下德不及聖人而得之不

至于甚不正功加天下者亦與焉偏統者不能使天下歸于一統則擇其非篡弒居中國而強大者屬焉偏統者身就其君而居其位縱能一統乎天下終不廢之以正統而著之曰竊統是故因其實而歸之以其名者正統也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蜀漢東晉唐南宋是也正統絕而其子孫無足以繫天下之望而後歸之偏統後唐後漢是也天下之偏統雖亂賊固已正乎其爲天子有天下則不得不歸之竊統秦魏西晉宋齊梁陳隋後梁後晉後周北宋是也吾故折

魏叔子文集論

卷十 正統上

九

夷歐陽子正統有時絕鄭氏纂正爲逆奪不正非逆之說以明三統三統明然後天下之統不絕偏安之主篡弒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而正統之論定矣邱邦士曰議論筆力十分強健直開直下不用一些波瀾頓挫最是水叔本色絕佳處宋未有曰折衷三家之說而別爲三統義正例全允爲定論

王山長曰格力在兩漢之間

〇〇正統論中

或問以東晉興復爲正統是矣元帝爲牛氏子非司馬子孫也曰秦政以呂易嬴未嘗有絕之於秦者而獨絕元秦皆乎且元帝與始皇尤不同不韋初進孕婦後亂太后始終事迹繫朕可據牛氏之通出於廢脉庸或有汚蔑以快私怨者故尋常閨門君子所不道况就此莫須有之事而絕人之宗削人之國哉是非良史之法矣自記

魏叔子文集論

卷一 正統中

九

秦何以不爲正統也歐陽子曰諸侯其起而弱周非獨秦之過也且夫周襄豐鎬以賜襄公藏王稽首獻邑自歸于秦秦雖有滅周之罪亦與後世之弑君篡國者異矣秦何以不爲正統也魏子曰諸侯不敢滅周而秦卒滅周周無商周之罪而秦有桀紂之惡取之以詐力守之以殘暴惡在其爲正統也唐高祖廢鄭國公與晉武廢陳留王隋文廢介公宋太祖廢鄭王同一篡也何以不爲竊統曰什曰陳留介公鄭王初無罪不足以失天下其臣又皆以助成居中用事

爲先君所依托。一旦欺人孤寡而攘奪之。故雖晉武
所成混一之業。息南北之兵。宋太祖禪受之後。奉
其故君與子孫無失禮。深仁厚德流數百年。而其得
國之不正。終不可以贊隋之淫虐。過于桀紂。李氏興
兵而誅隋氏之業也。而惜乎其立備而禪之以楊武
恭。而以莽母終謀之不善。非其本志。固不可以爲篡
竊一之功。比首唱而仁恩之存天下者。等宋祖。故子
之也。後唐後漢。何以不爲竊統也。朱溫滅唐而李存
勣帝。鄴契丹滅晉而劉智遠帝。晉陽。歐陽子曰。李氏
李叔子文集 卷一 正統中

之一統者。爲竊而子孫僅有天下之半。得爲正也。曰
晉宋之君天下。天下奉爲共主。久矣。雖其始不正。前
後相承。而元帝高宗當滅亡之餘。有特起之勢。又以
子孫復其祖業。義不得不進之于正。統。楚子。晉王。滅
諸姬。罪在不赦。至昭王失國而復之。則聖人有取焉。
歐陽子之黜東晉。亦不可訓也。且夫義得爲正統者。
其子孫雖其微弱。不可不存。以爲正。故三十六邑一
日未賦。不可不書。周。禪宋之筆。一日未操。不可不書。
晉。岸山之舟。一日未覆。不可不書。宋。奈何。旣以正統
子西首。而其子孫尚有天下之半者。乃以偏安斥乎
華姓受命之事。非天心所欲。勢也。君子必不得已而
後紀。其統所以不傷忠臣孝子之心。仁人之志也。吾
故曰。正統絕而後歸之偏統。偏統絕而後歸之竊統。
也。

門人涂尚。豈曰正統之義古今實如聚散。章
氏主統。聯統之分似矣。然予正統者未必可
差于王非正統者。弊又不止于霸。蘇氏雖辨
其非而無以服之也。吾師立三統之說。而萬

世之論定矣篇中疎別疑義足令觀者曉然
至于退晉宋而進元高尤深得春秋之旨非
尋常考古論世之文也

正統中

○○正統論下

所謂括其大畧者如載秦始皇阿房宮事則
云始皇以先王宮庭小乃營作阿房宮渭南
上林苑中廣袤三百餘里殿閣臺榭窮極奢
麗役作數十萬人死者亡算如載宋子業齊
東昏殺人事則云以非刑殺人亡算慘毒所
施求死不得如載隋煬帝荒淫諸事則每一
事書曰某事費財幾何殺人幾何民失業幾
何激變幾何不妨極言其甚而規制節目可
以娛心志爲做法者則沒而不書齊主高緯
問南陽王綽曰在州何以爲樂綽以麀盆對
綽卽日命捕蟲蝎殺人以取歡笑曰如此樂
事何不馳騁奏聞夫哀號慘痛有何可娛而
命爲樂事然麀性雖兇惡使不聞綽言則麀
盆一事亦亡由作後世暴君豈無見此等于
史冊而欲倣行者至淫樂奢侈之具則中主
亦不免見獵心喜矣自識

吳子曰吾于竊統其書法猶有說焉鄭氏之言曰史

景試之君所傳某朝某帝及朕詔封禪郊祀太子后
諸禮官書曰某名備行某事魏子曰讀史者其知理
乎然是道也施于始纂之君其子孫則不加焉夫身
纂就者雖為天下君終不貲其實罪而子之美名子
孫襲成業而安不可以重誅也故景闕子孫其臣有
能服義死者則君子必以為忠是故貶削其身所
以自今之名寬其子孫所以存天下之實名實得
前史法立矣雖然吾猶有說焉作史者多務博而微
信為博則不諱不經之言微信則盡當時之實事故
魏叔子來集

卷十 正統下

凡人皆之奢淫為暴必詳書于冊為後世鑒而不知
夫不肖者之見而適中其欲也則且或傲而行之詩
曰毋弔孫升木楊子曰勸百而懲一而獨何取焉昔
唐太宗元夜大張燈火以開隋諸后日楊帝時亦如
此乎薛后盛述當時華侈百倍太宗太宗益口刺其
奢而心服其盛也夫心服其盛雖賢君猶不免是而
況于不肖者乎吾則以為史凡宮室田獵聲色奇技
淫巧并刑酷殺之事記載詳悉者盡刪除其文而括
其大略是知致亂之故而已至于生民愁苦怨譴天

災人禍盜賊危亡之狀則極書之以顯示于神使後
之人土荒淫可喜之形慘毒快意之具無所接于其
目而致然生其危懼宋真宗時陳恕久領三司常命
條具中外錢谷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
下富十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李
沆為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以為人士少年當
使知四方艱難不狀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
則土木甲兵時祀之事作矣古之大臣防微杜漸以
諫人主之耳目而絕其萌孽道蓋如此余于司馬氏

卷十 正統下

通鑑常欲以魏魏之法改書之刪除其文足眩世主
之心者有志而未逮也夫正統定書法明史其幾于
道矣

門人楊復晟曰上篇統引三家之說而辨蘇
氏處最詳中篇單辨歐陽之說下篇又以餘
意發明鄭氏之說分合詳畧之法井井可觀
門人涂尚華曰或云纂君書法不同考子春
秋桓宣無異辭則鄭氏非通論也不知孔聖
親為桓宣臣子魯之敗執桓宣諱况斥其大惡

乎且春秋之法貴通其意聖人于定哀多微辭而後世史官貴直筆魏孝文曰人主威權在已無能制者若史冊不復書其惡何所畏忌況以異代而書前君豈得就諱國惡之義以相非乎獨如宋太祖者其得固難不得不以寡者而深仁厚德實爲後世賢主郊祀詔物之類亦豈得同于王莽朱溫議功議賢春秋之法如趙盾雖曰弑君聖人必不夷之華督慶父之列明矣要之三統言其大綱至于纂而不弑與纂而弑者其理固異纂而弑者情罪至有輕重此又作史者所當通其義例也

東坡志林

卷一

下

七

野不刊人
臨別處不
過數語而
管見天下

○○○留族論

忠臣以興復爲急雖殺身殲民而無悔仁人以教民爲重統通權達節以擇主于房始終之節彼然明白忠臣仁人兼而有之奈何後世獨以智謀見推也古今草昧之際奇才迭士得一失一自非根本忠孝之性達于天地之心其能爲三代以下之完人乎因作此論而附識之癸卯自記

東坡志林

卷一

論

七

客問魏子曰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既學茹皇博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既殺卿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讎者其于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讎豈得爲非孝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與也則報韓之讎而已矣天下之能報讎者莫如漢漢既滅秦而羽殺督王是子房之讎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與漢不與則楚不滅楚不滅則六國終滅于楚夫六國立六國損于漢無益于韓不立六國則漢可與楚可滅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古史記

而韓之謀以報故子房之志決矣子房之說項梁立

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上而事之然韓幸以夷

滅韓之爲國與漢之爲天下子房辨之明矣范增以

沛公有天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于所事而人或

笑以爲愚且大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大爲

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于水火則天以爲子而天下

破之以爲父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

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

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列國恫咷於齊梁之君敬之

舉叔子文集論卷一留侯

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

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爲

天下也顧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誦爲范增之所爲乎

亦已過矣

邱邦士曰本欲發留侯當輔漢須將輔漢與

報韓說得關係則輔漢一段大議可儘意放

論矣此文字中關鍵處

彭躬庵曰不守節決不能達節不達節亦不

能守節此詞清遠蓋千里之異非印板天理

模稜人情者可得僥口

溫伯芳曰爲韓報讎史記四字寫得子房心

事明白原非爲必立韓後也其勸立韓王成

者亦事項時事耳則知子房待漢之心不等

于待項之心矣其文尤似子出古史論

陳元孝曰深識偉論關係古今大義大討非

獨留侯知已也議論高出子瞻而筆力正足

相敵

舉叔子文集論卷一留侯

本八

本八

本八

本八

本八

本八

本八

本八

本八

本八

本八

本八

本八

本八

○○陳勝論

古今發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功者必有人爲之謀主謀主立而羣才有所憑藉而進自商周之初下至秦漢之際五胡十國分崩離析莫不肯爲陳勝起成卒首發大難除秦之暴其功當王天下然不久勝而無謀主故也天下無時不生才世亂才益多然用之各有其時所宜司馬德裕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勢書皆以爲豪傑犯難特起真人臣當國家之變而爲功其才不足用者蓋輩文章名譽之大言無實肉食之家科名之士多驕夫遺老舊臣守前理拘常格而不知變高節篤行者堅壁迂疎遠忽世務不切于用故草創難危之際率多右職功尊武臣且夫攻城畧地以取天下此固兵強馬壯者之事然天下之勢攻取有先後徵勸各義有樹立國之遠且大者有規模求賢有道而得民心有術此財非武臣之所能及也唯明主知其然故封賞必先武臣而後文臣

武臣功高
而後文臣
功高而後
封賞

大計則必求武臣之功而後文臣之功

之必衷其輔而後其輔定則輒橋高師構工各公其能輔堅則三十六輔皆附是故謀主立而羣才駭者自然之勢也特反其道而何以成功或謂天道後起者勝漢首難故無成按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起兵于蕲九月劉邦起兵於沛項梁起兵于吳秦積暴一世尤甚起兵誅之非無故發難以壽天下者比而劉項之起相後僅二月其去首難者幾何當是時沛公最得士故終有天下項氏得一范增不能盡其用故幾成而敗其他田氏韓氏趙氏之屬皆無豪傑爲之謀主旋起旋滅或終爲臣虜固不足怪勝所始造謀者獨恃一吳廣而廣小器鄙夫未幾叛勝孔斷斷耳中材之士勝得之謀且不能用此勝之所以不成者嗚呼可鑒也

門人王宏極曰格力勁拔而極馳驟頓挫之妙門人梁份曰是往古來今英雄歷千所以成敗大抵入龜鑑無踰于此不差毫髮非徒文字工也

漢景帝時諸侯王國強大御史大夫龍錯患之會吳王濞欲作亂錯請削諸王地曰削之反亦反削之反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于是楚王戊以私姦服舍謀誅之而削東海郡膠西王卬以賣爵削六縣趙王辟彊以前罪削常山郡及削吳豫章會稽濟南舉兵反以誅錯爲名而連六國攻漢天下騷動錯亦以此誅死蘇氏曰七國之難錯蓋能發之而不能收之夫錯欲使已居守而天子漸將此哀哉之議所以得行也魏子曰錯豈獨不能收議其發之蓋已亡術矣錯縱自將未必能有功如卽錯有功而無故發天下之難亦不可謂無罪夫錯削七國是矣其所以制之術則非也昔者禹治水以爲天下之水莫悍于河自洛函華陰而上有高山巨壑爲之防故雖鑿龍門以通之而不憂其潰決斥陸以下地愈平而水愈盛則不得不播爲九河以殺其勢何者力合則難禦勢分則易制也是故離其交而乘其微緩其謀而分其力人之并其國莫不由此未聞有

人顧先聲以勸之而敵之以合其黨者也然則錯用賈誼衆建諸侯之策若士父伯者其可乎曰七國強弱多尊親雖建此策不行且其勢亦有所不及也吾謂當漢景之初惟吳逆形頗著其餘諸王初未嘗有叛志爲錯計者當使帝寬以全諸王而審以謀吳膠西楚趙之奸悉置不問重禮以尊顯其賢者而厚賞賜以撫其餘望青芬間不絕于途使天下曉然見天子親親之仁其邊吳要害之地擇將練兵爲之備以扼其變而時以吳王過誤爲家人言布守列國如是吳終不悖則誦言其罪明天子所以曲赦吳者宜示兵威以告諸王使天下盡知漢直吳曲則吳必孤立而無與然後以大軍臨其地赦其國內臣民將士之脅從者夫必有縛縛而至矣當此之時除海之國而以小邑侯濞之子于是下詔諸王曰濞親爲高帝兄子危亂宗國自取滅亡朕甚哀之朕念諸王秉德懷義爲國藩屏得毋爲他日子孫計乎夫地大兵彊則易生亂生亂則必如濞而滅其宗諸侯王其各推封子弟使子弟人有毋土毋或爲非是請王永保疆

前與國無疆也夫。譬以滅吳之威而開以世享之利。諸侯王欣然樂從。此不待再計而決者矣。錯不知出此而亂國亡身爲天下笑。遂使後世忠臣義士欲挺身爲國家犯大難者。皆以錯爲戒。豈不悲乎。建文初。齊泰黃子澄謀削諸王。六月之間。湘齊岷代相繼死。廢又未逾月而達燕。官屬致激其變。然推議之臣。李未聞有一人身當其衝。以謝首難之禍者。夫七國起而錯欲以徐儉之旁子吳燕師至龍江。謀國者以割地諾和爲請。誤國愛身。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泰泰。廣德子澄奔蘇州。帝徘徊殿庭。長吁不已。曰。臺出。臺革而今皆棄我去也。此則錯之罪人已矣。

揭子宣曰。七國之削人知罪錯而不知不削反遲禍大一語。自是確見削不削之間古今未有定論。使後人真當此事。茫無虛持。卽燕吳而寬諸王。或有見及者。安得卽此次第。凡到着着不差。余謂此文雖論七國一事。然凡所以定天下之變者。已十得七八。萬世之準。盡縛于此。其後之爲錯者。錯之則知所以割。

辨爲渾者。讀之亦終無他策。可以自免。可增君子之智。而不至長小人之奸。真千古大文章也。

門人涂尚舉曰。爲景帝謀盡處似以權術籠絡諸王。然其作用着着皆本于仁厚之心。如禮賢者厚賞賜。時勞問無論矣。於吳王過失。爲家人言不悛。而加兵非驅而納之陷阱也。曰親爲高帝兄子。以小邑侯渾之子及推封子弟。永保祿祚。諸語哀痛惻怛之意。溢于言表。可見定天下之變。固貴才足勝人。尤貴其心足信服于天下。然後大難除而國之元氣不傷。人心益以固結。萬世之準。盡縛于此。不誠然哉。

見善伯曰。子嘗謂陳平六出奇計。全不見奇。女人曰。知醫用藥。業本無奇。只對證恰合一劑。當然人便謂爲神效。世變雖有千頭萬緒。其頭緒中間空處。必有一恰好翁貼者。人言苦無本心。欠苦無識。天下不耐煩。遂將翁貼。

處處得紛亂此文千委萬曲不過尋其恰好處令縫而已庖丁曰批郢導窾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識得此意無事無文不增其至也

邱邦士曰其文可謂好盡須看其精神力量

蘇叔子文集

卷一 施錯

函



○○○雋不疑論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眾議有所不能奪然余卒之聞眾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眾議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無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非而有所其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吾嘗雋不疑收綽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

蘇叔子文集

卷一 雋不疑

雋

稱衛太子詰北闕者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誰莫敢發言時不疑為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來以是非未可知為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聶進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詰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于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嘆不疑以為公卿大臣常用有繼衛明于大誼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冤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復封墾戶及抱解太子者為列侯田千秋上急變帝又

作思子官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帝心之悔恨亦既甚矣使此時武帝尚在衛太子未死帝卽不更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益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爲罪人至令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冤于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于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于既死而因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亢之所爲也而不疑亦爲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爲行權觀義可以拒蒯瞶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肆生伯殺陌父

丁過君子以爲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于論語
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
而謂其可以折衆人之疑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日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若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僞則必有人言其真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爲有托而然若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當是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復一日奸雄生心黠者志

取富貴愚者惑于耳聞雄使之徒倡義于外朝臣若上官桀陰伺干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爲有罪則其僞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解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三教義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

弟和公曰借雋不疑事發出自己本領學術開千古濟變行權妙用然其駁不疑處確乎語語悽謬推挾不疑處確乎步步合機真有識有用文章也○漢人篤信公羊故不疑引經益見其理之確然公羊紕謬人所易明若非篤信時則引此等語反足招人辨駁而事誤矣蓋得罪先帝之說本不可以鞏勳當時不必更添蛇足也敬讀書論世最爲要緊

李咸齋曰引經斷獄是當時習氣太甲與昌
巨其情事本不同用延年却援放以行終亦
是此類

彭躬庵曰先儘廷臣雜視到許時已下場不
得故不疑後至便能一語斬盡無數葛藤只
是一機字用到恰好停當處耳使不疑再爲
之便已不能矣文氣偏與蘇明允其刺入數
層空曲發揮明允似不能到

○○○漢中王稱帝論

魏子讀蜀志至司馬費詩諫漢中王稱尊號嘆曰王
不悅左遷詩官過矣然詩之言則非也及讀五代史
吳蜀及諸藩鎮勸晉王存勖稱帝宦者張承業聞之
自晉陽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忠於唐室今河北
甫定朱氏尙存而王遽即大位非從來征伐之意天
下其誰不解體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遺誓然
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此時雖使高祖亦
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老奴
魏叔子集卷一 魏叔子
受先王大恩故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魏子曰承業
是也雖聖人之言何以易此門人進曰者是者何也
魏子曰承業之言所以責異姓之臣詩之言非所以
論宗子以異姓之義而責宗子此詩之所以不知權
也詩不知權則遂失其疑矣詩之言曰殿下以曹操
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大衆將以討賊
今大數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詎昔高祖與楚約
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今殿下
未出門庭便欲自立耶且夫獻帝廢曹丕自立其時

諸劉無有存者漢中王爲宗子非高祖在秦時比異
姓之起功德不盛而急於稱尊未有能成大事者苟
爲宗子則一成之旅可建號以收天下之心宋之末
造奔迫至於崖山一舟之內可以立天子建宰相無
復有非之者蓋爲祖宗延一日之統猶愈於其遠絕
也漢中王稱號於魏黃初之二年四月卒於四年四
月爲帝號二年而子禪立立四十有一年始滅于魏
當時蜀之不能克魏甚明使漢中王從詩言不建帝
號未幾身死諸葛亮欲帝禪得乎如此則高祖光武
之統已絕於黃初之二年後雖有執義之士欲以正
統歸漢而無由得是故漢祚所以少延漢中王急於
稱帝之爲之也人就不樂其主爲天子主爲天子則
吾爵亦因而加貴詩顧以爲嫌此拂士之論正直之
臣雖其言不用而其人可褒而王不悅故曰過也門
人曰承業之論是矣曰議之愈久則得之愈堅其將
教吾王以禪讓之事爲曹丕司馬炎之所爲乎魏子
曰凡進說于中才之主規於義而不能遠絕之于利
承業以爲戮力討賊必立唐後而已無觀寵之心此

非晉王所能也吾姑以後利截之而以義勸於先使
之求唐之後求而不得得其人而不足爲帝王則雖
自爲可也然而賊則必已滅矣晉王之失在賊溫未
滅而遷卽太位故也

問無作曰提張承業較論議論老到真足爲萬世
取法未幅洗發尤人所不能到

附錄門人王愈融書後

人臣進諫於君其言有衷於理而不中事機者後
世相繇其說而不知其非其君聽之則害天下之
大計不聽則蔑辱其身故君子必深辨其是非而
不使疑似之說得以誤後之人晉史載愍帝凶聞
至建康群臣爭勸進周嵩上疏曰古王者義全而
後取讓成而後得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先雪
社稷大耻副四海之望則神孫安適由是降嵩出
爲新安太守又坐怨望罪嵩之求利國家豈
後紀雖諸人然而以爲不可者則費詩之說誤之
也嵩身被誣實必且堅持其說之有本以至於惡
望嗚呼不有先生之論天下後世其何以決大疑
斷大事融故嘗以爲漢中王蓋武諸論君子尤不
可不讀者此也嵩之論與詩同而晉王子嵩視漢
中王則又甚夫漢中王未嘗屢懷退讓也晉王之
誠至乎臣奴命駕歸鄉聊又使殿中將軍無纖
微去御座而嵩以一言得罪如此亦何爲哉

〇〇 阮籍論

吾讀晉書至阮籍所以居母喪未嘗不歎人性之善于此益無疑也。方籍聞母死固留客決賭飲二斗酒而後臨喪此其悖理滅情有甚于犬豕之無人性者然觀籍嘔血骨立及沈醉六十日却司馬氏婚則未嘗不明于大義迺其始顧出此何哉蓋自何晏王衍以來習爲放誕以矯情立異爲賢籍意以謂開喪而輟局奔赴則與常人之居喪無異于是堅忍抑折自滅其天性以求異于人然頃之嘔血骨立則籍亦不得而自主之吾故嘗曰籍之求決賭飲酒者僞也今夫水性決而善下堤堰以降之可使停滯畜逆而不洩及夫鬱極而發則橫潰四出決堤防壞賭舍殺人民牛馬而不可制是故有哀而泣有喜而笑者人之性也謝安得從書漠然置碁局下頃之而屐齒折矣夫安始不置書局下則其後未必有屐齒之折籍不決賭飲二斗酒則其後未必嘔血骨立何者性勢極而發則其哀樂橫決必百十倍于常情者勢固然也嗚呼重而不返以僞爲真滅重服迫始神藥窮而

遂則人雖幾于滅矣人情毋自怙其善以成賊其性使至于滅哉

閔賓連曰以決賭飲酒爲僞真老吏斷獄其刻誦籍處正是曲愛籍處筆力堅渾恣悍人不易到

○○○高允論

國書之從高允既免罪出語人曰吾不敢愛死者恐
負翟黑子故也魏子掩卷而歎曰甚矣允之言欺我
哉允忠誠正直口無所擇言身無所擇行雖欲翟黑
子必不受死以欺君然允必爲此言者至高之行入
廟樂居而允願退然自托於小善此古人所爲不可
及也或徵楊震金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神知
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宣德中周忱薦冀翊爲太倉學
官翊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
一餽耳夫廉吏恐不義之財雖使天地間無復有見
卿冀必不受金忠臣疾不義之神雖金川門不痛哭
翊必不仕且夫卿一門卒耳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
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上矣而介然不肯
少污其志可不謂大賢矣哉魏子曰吾於允得保身
焉中卒既定趙簡子義田基而賞之某曰一人來而
萬夫悅首智者不爲我受賞使中卒之士後脫不義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有以夫

彭躬庵曰絕頂眼力絕頂學問豈直三公知

已正復精義入神○筆力挺變尺幅中有龍
蛇不可控攬

汪魏美曰通篇賓主錯綜最妙中抽冀翊覆
說一段文格天矯振曳唱嘆不盡而作者命
意深遠自然會心處又出文字之外矣

諸子世傑曰叔父嘗舉示孟子禹稷當平世
章爲絕奇文字雙峯突起復以管喻雙收不
找一語正意而已饒已溺單論禹稷一段尤
是格力最佳處此文似從此章脫胎

魏叔子文集

卷一 高允

三

○唐太宗平內難論

門人王念融論曰秦王以不得已殺兄弟然其罪在高祖初欲立爲太子而固辭後遷居洛陽又涕泣辭慕孝友之虛名而成兄弟推刃之實禍夫秦王豈嘗自忘爲太子哉是以僞而成其忍者秦王也魏子日近之矣夫秦王不可以罪名秦王之不能爲子魚子穀固也子魚子穀賢而無大功於國不可與秦王比高祖義當立秦王秦王義當受然辭且至再者非僞也高祖方起兵晉陽及爲唐王當是時

秦王子集

卷十

內

兄弟未有嫌隙秦王功未高高祖特因將佐之請而建成本相推讓立宗之平內難也宋王成器讓之固故唐宗立之而立宗不辭兄不讓而已乘機以獲其位可乎秦王之心以爲天下既定兄弟相安吾爲王可已豈意其必殺已哉建成以善驢馬殺秦王又夜召飲而醢之兄弟日夜講於上數得罪殿成羽翼分散殆盡禍機之來迫於呼吸而秦王拒僚屬之請者方五六不止李靖李世勣辭不從秦王由是重二人然則秦王

無辜嫡殺兄弟之甚也隋炀帝

醉之叛高祖遣秦子諒之曰還立汝爲太子封建成爲蜀王驪秦上未而辭也元吉妃嬪封德彝爲

之管解高祖意變而建成還守京師觀秦王不更辭則知其前此之辭者非僞也秦王未嘗不欲爲太子而以爲各義有所不可也諸葛公曰中生在內而危事耳在外而安還居洛陽說爲近理夫涕泣不欲遠離膝下者人子之情也雖命之有有欣然遂往哉然將行而建成元吉密令數人下封事勸意遂移是固不可以咎秦王者且秦王必不可以居洛陽

秦王子集

卷十

內

何則車耳當列國起境則獻公之威令不行而重耳可生今四海一家他日得罪其可逃諸安厭吐責乎建成元吉內結妃嬪外結德彝是驢馬二五之說已成也秦王雖曰在左右而高祖猜疑日甚一旦遠去不軌之謂何所不至或如申生之被誣以死或如楊廣矯詔而殺太子勇召漢王諒夫秦王不能爲申生之日繼則必爲展太子之稱兵身據洛陽以叛而父子相戰其可以爲人乎且以祖殺君父之故在秦日亦不可輕法左右秦王元吉淫惡不道之徒也

著薄一高禍福而斥之秦王事急請生內有徐師慕爲之謀主外有楊文幹之屬爲之爪牙則楊廣之禍可以立成吾故曰夫秦王不可以罪名也殺由是出建成元吉請了則怒納元吉妻於後宮則忤也

王竹亭曰據史立論辨駁詳確但當時史官不無傳會未可盡信蓋太宗一生好名所以不遽圖兄弟者其罪惡不驗著則殺之有害於名豈真肯以藩王自安哉觀召立齡無忌不至幾欲斷其首則史所言靖世勛不從秦王由是重二人者其爲緣飾可知此文洛陽一段漢中事機可爲後人處變模本

太宗好名史官傳會皆誠有之特不可論於此事耳如納元吉妃至欲立爲后害名孰大於是當諱孰過於而是而太宗爲之不顧史官書之無諱獨諱其欲殺凶劣之建成元吉乎又史官欲緣飾秦王臣靖世勛語則何不緣飾斷立齡無忌之首語爲更切要乎不諱斷首語而顧爲爲重二人以解是挫雀之股而更調之也較知平內難一事皆直書

始末美惡互見爲可信也然則重靖世勛之辭又怒立齡無忌之不至何居蓋訪靖世勛尚在猶豫之時而怒立齡無忌在已決計之日且一則而相可否一則召而不至其情亦不同也誌此以質同學自記

○○續雜因論

或云此臣
之請也

謂漢書
卷一百
之請也

或曰古之縱死囚而來歸者多矣。是小人之尤。武能
爲君。了所難。而一日之恩。其感人也。亦有時過于五
六年之德。奈何以是定太宗哉。魏子曰。臣子以縱
囚定太宗之好名。吾則以好名定太宗之縱囚。何以
知之。曰。吾以太宗知之。太宗生平勇於好名。而遇其
情實。當觀其折群臣封禪之請。雖聖人之言。不過是
及。魏徵以爲不可。則盛氣驕悍。澗然而不能自忍。非
初是而終變也。彼其心以爲群臣請之。而吾辭之。吾
辭之。而又請之。至于再三。不得已而爲是。吾有封禪
之榮名。而又不失乎謙德。天下臣民悉知太宗之心
矣。太宗自後功德。每欲駕三代而上。彼成康號稱
刑措。漢文帝詔獄三百。初未嘗有縱囚。而自歸死之
名之。于德爲盛也。是以斷然爲之上。逆其必來而縱
而下。亦逆其必赦而來。不然。太宗之從不如是盛也。
三百罪人之多。而無一後期者。不如是之齊也。且吾
嘗爲人計。計人之入于死罪。榮黜者半焉。幽思者亦
半焉。囚有不能道知太宗之心。畏死而不歸者。其將

量之乎。抑粉有司捕家屬。勒其鄉里親戚。以要于必
得平勒而捕之。則擾民之害甚于建殺囚量之。則壞
法太宗其何以自解也。議廣延吾謝方明之徒。皆嘗
縱死囚。刻期自至。無有逃者。此固盛德之事。不可與
太宗比。然世之爲政。舍聖人不。易之常法。而矯情好
奇。以徵倖一時之名。往往求榮而反辱。擾無事而多
事。嗚呼。吾未見其利也。

兄善伯曰。以縱囚定太宗之好名。不若以好
名定太宗之縱囚。爲更明確。而議論刻入藏
卷一百
續雜因
卷一百
續雜因

出文字沈禁悠揚。殆參六一明允之勝
弟和公曰。古人縱囚。自歸殊非好名。故知歐
公小人之尤。一日之恩等語。不足以折服太
宗。得此文而後。無遺議矣。愚意當時稍有不
至者。太宗亦姑混然置之。囚亦未必盡擇太
宗必赦之情。而復來。或各處有司。有以牽引
根據。使其必來。以成太宗之名。未可知也。然
三百人必有逃逸者。

靈武即位之役。范祖禹氏以爲以子叛父。王生愈融
駭之。曰。馬鬼之留明皇。宣旨欲傳位太子。安得謂無
父。今且明皇之不能興復。劉辟。嚴。非興復地甚明。而
太子不正位。號不足號。召天下之衆。僖。唐史曰。顏真
卿。須詔江淮河南北由是諸道。知上即位。靈武。殉國
之心益堅。觀此則太子義當正位。何疑乎。魏子曰。是
役也。當論其事。與勢。不必以父命論。如必父命。然後
可。則宣旨欲傳位者。欲之云爾。非實有傳位之詔也。

靈武子集

卷一 靈武一

五

明皇至普安。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與諸王
同領各道節度。都使及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
兒。順天應人。吾復何憂。乃制白令改制。敕爲諾表疏。
稱太上皇然。則使者一日未至明皇。何嘗一日以太
子爲天子哉。太子速狗群臣之請。此因亂篡國。范氏
叛父之說。所由來而特不能淡。窮其說耳。且子以爲
不即位。則無以號召天下。史稱諸道知上即位。狗國
之心益堅。蓋非謂爲太子。則狗國不堅。必即位而後
堅也。當時天子倉卒遠奔。太子諸二並莫知所在。天

下無主義士。雖有殉國之心。而無所屬。至是乃知太
子實在朔方。雖不即位。諸道必踴躍以戴太子。唐之
未造僖宗。亦嘗幸蜀矣。本欲擁立。袁王。昭。無太子
之號。召李克用。猶倡義師。諸道以討之。天下。西
蜀。而太子興復北方。其誰敢不受命。況以郭李諸忠
臣之爲將者乎。愈融不能對。已而謂曰。然則靈武即
位。非歟。魏子曰。何爲其非也。論理者必淡窮。其是非
之盡。論事者必淡窮其利害之盡。今夫肅宗以太子
號召。勢固無所。不可然天下將師。必心懷疑貳。而不

靈武子集

卷一 靈武三

五

宜盡死力以效其主。蓋當日迫於忠義。郭李二顏
張計之。屬其他。率思取富貴。傳子孫。以自利者也。昔
者太宗幸其謀臣。勇士爲高祖。取天下。天下既定。高
祖爲太子。不當不重太宗之功。其後入諸子。諸妃之
議。太宗幾危。而秦府文武重臣皆不免。得罪。則文靜
首唱大謀。其死也。雖大宗力救。不能得免。是時高祖
爲太上皇。太宗爲太子。則豈有此宋宣和。本。金人逼
京師。徵宗。將出走。命太子監國。李忠定公。約曰。今
日之事。不正位。就無以鎮壓人心。豈固不足用也。明

皇崇任小人虜聲色奢侈之欲毒亂天下與後宗畧
同向使肅宗以太子收南京而明皇爲太子人子老
亂小人曰釋明事必又將置其所愛而除其所忌建
功之臣原乎有首領不保之懼且太昌祚已革諸將
大誰不知首領其宜安心竭力致死以圖恢復役乎
吾朝明皇既歸以六等定從朕諸臣罪肅宗欲免張
均張珀元叩頭流涕請諸上皇不可幸流珀張去而
殺均人謀均於法誠當然肅宗之心豈不其欲其生
哉上皇如見焉太子抑可知故曰不即位則將帥心
振叔子文集詩卷一 盛武三 五五五

門人思慶生日前設論不當卽位正大詳盡後段
論當卽位深切而當皆妙有根據理勢確然可爲
後世立法而後段凡人所罕見刊

○○劉知遠論

劉知遠既帝收國號曰漢仍稱天福曰余未忍忘晉
也其曰德矣乎魏子曰惡寒者裹裘惡熱者表絺絺
愛其子者必食之入福之稱以爲晉焉耳夫知遠不
諫晉士伐契丹契丹伐晉知遠不出師知遠未嘗有
毛髮之功於晉及其滅也未嘗求石氏子孫而立之
徒稱其紀年之號是亦竊索資喪之晉耳漢高帝親
宰諸侯滅楚爲義帝報曰可也日使知遠稱晉
則石氏子孫皆是也不曰晉曰天福則天福之匹於
契丹久矣安得復有天福者而君之然則附潛書義
熙非與孟子曰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爲
潛則名存而實存爲知遠則名存而實亡也

諸子世微曰循名責實此春秋之義也知遠不妨
爲法受過而文字顛折波峭屢味不窮

○○宋論上

天下之亂不亂于亂而亂于既治國家之禍不禍于小人而禍于君子既亂之日與小人之禍人國家此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而既治之亂君子之禍則謹守繩墨之士恒有所不及知之而不敢斷然出其言以正告于天下吾嘗觀北宋之禍其罪在章惇蔡京數奸而實司馬光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而宋之禍其罪在秦檜韓侂胄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何則元祐初宣仁權用故老黜安石之舉叔子文集論卷一宋論上

帝以盡反神宗之政司馬諸賢言無不聽行無不遂勢不可謂不專使此時能取小人之筆雄者斬殺之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哲宗雖暗無能有惑惑其心而奪其鑑者慮不出此而後柔養奸行謂皆之說其罪之極大重惡者止從放逐或罷使閒居或使之仍立于朝以爲足以致治而無憂而不知逐者可還罷者可起在朝者可掣援獨何以馴至于召伯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蓋熙寧之禍延蔓于紹聖政宣而根伏于元祐也高宗既立天下引領以

望恢復韓岳諸將戰無不捷金師幾於北遁然持以一人主和其內諸道之師悉罷甚至靖制殺飛而天下事遂不可爲嗚呼驚奔兵陳君子猶以愛君誦之與其死於奸臣孰死下敵之爲烈過專制之罪名何如棄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爲酷向使飛不奉詔不班師內觀其始者同于規臣之燭強跋扈而不可制而專力圖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君側解桎梏伏闕自尸抗命之罪則雖有百喻不足以爲愛者而國區之金其何不可勦此而朝食蓋嘗論

集叔子文集論

卷一宋論上

七

三代以後人才莫盛於宋其政治遠不及漢唐何也漢唐之立國在強固宋之立國在忠厚漢唐以強國立國而其法多鴻軼簡易故一時臣工頗能敢作果爲以自奮其才智是以能成功宋以忠厚立國其法多繁委周密而一時臣工又皆循禮守分不敢踰越尺寸斤斤然規矩準繩之中以自救過不給是以不肯者不能爲大亂而雖有大賢不能遂志畢力犯非常之舉以至於大治嗚呼排衆論日不遑危天子以成大功者終宋之世吾以爲寇萊公一人而已矣

溫伯芳曰筆勢若饒鷹之搏兔○論似奇險
究竟不出人心口間然誰敢形之於筆而又
能如此猛勢迅悍耶

曾止山曰傳曰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叔子
天杜仁厚純謹而其言若此可以想見一斑

蘇子東集 卷十 宋論上 蘇子東



宋論下
○宋論下
○宋論下

或曰紹聖之禍君子之病在憤激吾則爲之言曰君
子之病在姑息夫諸奸竊國殃民豈真斥尚爲過耶
且夫舉仲游常安民深誠遠慮天下之奇才也既未
使之大用而呂惠卿首附安石以害天下自當諫不
踰時何元祐尚尙在政府必自求最地而後出之章
惇蔡卞死有餘罪無一人就戮者蓋元祐諸賢徒守
成規謂祖宗朝未嘗輕戮大臣不可自我壞之而其
間猶不能無狐死兔悲之感自范文正爭冕仲約之

死以爲恐他日吾輩亦未可保而富鄭公使契丹還
身處危疑乃亦嘆曰范六丈真聖人范富大賢其所
見已如此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古之聖賢無
事不極于寬仁獨至王人奸臣則痛絕之惟恐不嚴
傳曰惟仁人放流之未已也必曰逆諸國夷又曰不
與同中國孔子爲司寇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邪無
非此意也或曰諸道師既先振岳忠武雖不受詔豈
能獨自成功吾則曰諸將雖悉罷兵然岳軍一出金
將聞風走死且其時部人之輸餉者日以千萬計是

獨力何不可辦也。或又曰：忠武抗三命朝廷，必被兵誅之。天下皆疑忠武以爲叛，則其兵亦必不可以復用。吾則曰：忠武召還之時，當直言於高宗曰：「二聖必不可不迎中原，必不可不復奸臣如檜等，必不可信淵聖還，必德禮陛下不暇，且天下強兵大帥皆陛下所拔擢，委置陛下，堅義淵聖，淵聖斷無能復前之理。願毋爲奸臣所中，臣能成功，則伏闕待誅。」自服托命之罪，以止君臣之義，如其不然，進而死，雖不從還也。如此則辭直而義正矣。辭直而義正，則天下不疑。況魏叔子文集卷一 宋論下 忠

河北義士聞用兵，則喜；聞罷兵，則感憤涕泣。安有不翕然來從者？朝廷畏金和、虎，金和畏忠武，如虎則朝廷安能制忠武哉？韓劉諸公必不肯舉師而殲忠武明矣。故忠武一日爲純臣，則舉朝忌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古今亡國之情勢，類皆如是。惜乎忠武之未可與權也。吾友邱維屏曰：元祐司馬諸公惜其止奉太后而置哲宗，若無有此，其于格君之道，卽有未盡，所以小人得而中之，是則可謂知言已矣。

族祖石牀曰：兩論皆踴躍風發，悍不可當。然此論可存，宋人必不能行之。余謂宋人被理學二字束縛，雖武勇皆不能跳出圈格。如韓岳是也。又况以決裂望元祐諸賢，相乎然此義，此理自是古今奇膽偉識，懸之千古，必有能爲之者。

謝曲齊曰：其語之獨到處，驚心駭目，皆義理。具足二十分，故能有此識見。發此議論。

○太平興國論

古正統之君未有以四字建元者有之自宋太宗始
太宗類歲改元曰太平興國元年何謂也曰所以自
異于禪受之故也古之開創有天下者則人知其爲
開創世及有天下者則人知其爲世及若夫功在開
創而名同于世及無所以自異則其心有所不甘太
祖以軍士之戴驟爲天子密謀大計太宗之功必多
焉太祖將崩而太宗嗣位彼固曰此天下者吾廢共
經營而得之者也天下不知吾之功自足以有天下

魏孫子文集

卷一 太平

聖

而咸歸德於太祖之讓以謂舍子而立弟夫唐高祖
以秦王之力取天下而立建成爲太子建成豈能一
日居之哉于是頻歲改元而又必表異以名之曰太
平興國以爲國自吾興故也而後天下後世顯然知
吾自有天下之功或曰真宗改元大中祥符徽宗改
元建中靖國何也曰真宗以神人之告當降天書大
中祥符三篇因而改元固無足異徽宗時曾布爲政
欲合元祐紹聖之黨而調和之蓋有所變革以風示
臣民故特殊其號以見意而其事則皆太平興國爲

之倡或曰漢光武末亦改元建武中元是不始于太
宗矣曰光武本改中元而仍以建武冠之時帝方惑
于圖讖封禪以爲日可再中壽可更益如文景中元
後元梁武中大通中大同之類耳非以四字表異者
也若夫太武之太平與君武氏之天冊萬族西夏之
天授禮法無雜蓋僭亂而不足數然皆有翹然自異
之心焉故古今之以四字建元者莫不各有其故考
其故而太平興國之故益可見矣

魏孫子文集

卷一 太平

聖

陸冰脩曰從興國窺見太宗心事殺弟殺姪

之根便伏于此

溫伯芳曰只發改元之意而太宗人品具見
此含光宵練殺人無跡者也

邱邦士曰體力健

○○蔡京論

得云蔡京
見愛已
三書
子為知

六十四年
四

昔司馬光欲復差役之法為期五日曰列為其太迫
蔡京知開封府獨如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
不可之有其後紹聖崇寧間首以光為蔡黨使賢士
大夫盡遭荼毒流禍生民驅至亡國者曷昔京為之
倡也魏子曰知人之難豈不信哉古之善用人者非
必盡有高世之識也內設大公之心外發一成之見
因其跡之所可見者察驗于衆論而簡之以理則久
之而與為知長可以立得省親世所號君子必其愛
魏叔子文集卷一蔡京

宗曰朕得一佳士方檜之以抗節北去奔而南還也
其誰不謂忠而惡知其後之至于此王欽若請遣使
除逋欠釋囚繫丁謂請罷兵糧蠶絲而蔡卞知宣廣
貨具一無所取夷人廉其去以舊徽露酒其衣而送
之且夫人有矯名立節以取榮歟及于得志恣行其
私者有孤行矯志出于本心晚節不終一敗塗地者
有希君相風古以忠直為節廉潔為勢利者有性
之所秉長知各殊或直而不廉或仁而不忠或剛介
而嫉妬寬厚而貪汙者是故君子之用人以其善而
魏叔子文集卷一蔡京

信之與以其善而疑之則皆可以失人僱役本非當
收光以安石法必盡改之後快至成見所持則蘇軾
之諍執不免於忤而京之將順不免于喜也秦檜在
紹興為奸一耳或趙鼎以為小人張浚以為君子或
浚以為小人鼎以為君子一人之見先後倒易豈非
同已之蔽哉噫此為學不能克己終不可以為宰相
也與

甘健齋曰就僱役一事蔡京一人勘出諸小
人之奸詐

止爲一代關雎成賦

徐宜振曰惡小人異已爲小人忌惡君子異已且爲小人喜愛君子同已非君子喜愛小人同已尤非君子福爲大臣者不可不三復斯篇

弟和公曰皆刺骨洞髓之言莫作平正迂濶道理看過

沈句華曰此理本是平正然在他人言之則迂濶矣方知格力二字正不可少雖有至理

非高文不傳也

蘇軾文集卷一

蘇軾

○蘇雲卿論

或曰蘇雲卿蘇子陵之流亞也。蘇子曰不然。先武既定天下朝廷之上多賢將相。一丁一陵不足患。故子陵以其高風厲天下而東漢之氣節成焉。張陵爲相小人狐媚於內金虎視於外。此君社存亡萬姓安危之日也。且雲卿亦既知陵之不足勝任矣。雲卿不踐上食毛爲宋之民則曰雲卿而爲宋之民乎。視君父危亡天下塗炭渙然不動其心。則上不忠於君下不義於友。况安得以比子陵也。曰然則雲卿非與。蘇子曰吾于此見雲卿之知陵而陵之不知雲卿。而前懷諫諍有雲卿不能用。當陵與趙鼎並相。天下引知望治。陵卒使鼎罷位。以去後之論陵者曰。陵三將而一敗。非獨其才不足也。當平之役。李綱尚在。陵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縣之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用。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後知其賢不能舉。以自副。故雲卿以陵爲德有餘。長丁知君子者非也。雲卿知陵不可同事。故婉辭以答人。而高蹈遐舉。若避水火之避且甚者。此足以明雲卿之志矣。朱熹大

蘇軾文集

卷一 蘇雲卿

吳

儒其頌後之辭幾與伊周並駕致後世疑爲朋黨其亦不審也已雖然處爲國至死不義公則末也而忠則已至論後者兩存焉其可也

馮陽菴先生曰以崇鄉知張浚不能用疑詞以答可謂特識名言

友邦士源曰爲民亦有君國之責與千古偉言焉論爲石隱一輩下此棒喝不小文字直下判入處有寸鐵殺人之能

魏叔子文集 卷一 蘇美卿

四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君子之患其患乎勇於自信而不能屈已以成國家之事故其功可以垂成而輒敗宋紹興趙鼎張浚並相天下解小元祐壽春之捷浚欲乘勝攻河南而鼎欲回蹕臨安議不合高宗意主議鼎力求去遂罷鼎知紹興府季宗銳意恢復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允文欲遣使請浚寢俊卿議不合而帝方向允文俊卿力求去遂罷俊卿判福州假令是兩君子者各久於爲相協心畢力以匡時難則紹興乾道所建立又何可量而卒無所成者則皆勇於自信而或毅然奉身以退或以一身任天下遂聽其去而不留也夫浚允文豈不知老成難得君子之寡助而天下事之難爲也胡越之人生不相識同舟而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宋於斯時蓋亦岌岌矣雖博求天下之賢者與之共事猶懼其不克濟而況以鼎俊卿之爲相乎且夫鼎俊卿所請執非有綱常名義所不容貸與安危利害之不可須臾緩也非如李綱之論割三鎮與論僞命當以去就力爭者也昔者數世之

魏叔子文集 卷一 趙鼎 吳

役變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既南轅而反師
矣伍參不言於莊王改乘轍而北之及王逐趙盾故
曰寧我薄人毋人薄我遂疾進師而來晉軍大敗晉
師於鄆夫欲戰者參而所以戰勝者則叔敖之不欲
戰與急於戰皆所以爲國而已之意見與功名無與
焉下務於成己之志而犯難致力以信伍參之言占
大臣之用心不當如是耶吾嘗謂張耳陳餘之失以
爲餘失在禍難而耳遂救餘之甲殺則忍且險耶疑
卿之失似陳餘而凌尤文有類於張耳大凌允文豈
忍叔子家輩論卷一趙鼎 覽
忍且險者哉惜夫其君之不能兩用之而未遂終於
宋也

邱邦士曰激揚張虞公一公是深愛惜君子處
說蔡趙陳二公是深進大臣處世推冰叔文
弟和公曰絕頂之論○責備四人俱確而趙
陳之失尤爲難明蓋以勇於退者大臣之節
而人且以是賢之矣引証孫叔敖一段寫盡
古今忠臣賢臣苦心大度此文與蔡京二篇
爲宰相者不

○○○續朋黨論

歐陽文忠作朋黨論辨君子小人之分所以
告其君蘇文忠作續朋黨教君子去小人之
術所以告其臣傳曰惟無瑕者可以觀人君
子自漢黨而欲除小人之黨欲其君不以黨
人目之得乎世愈幾君子趨愈下學術不明
弄壞天下之人心而其禍歸于君父也余評
次二篇已爲太息流涕作續朋黨論

君子曰朋小人曰黨小人以勢利相比有黨而無朋
魏叔子文集卷一 覽

君子以道義相輔有朋而無黨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
比羣而不黨書曰無黨無偏詩曰靖共爾位好是
正直嗚呼是可以爲君子矣朝廷有黨則國將亡漢
唐宋是已吾以爲三季之君子漢唐除宦官不廢宋
以新法取怨小人其謀迂疎或失之過與不及然莫
不有矯然不滓之行生不愧于君死可以見祖宗子
地下雖殺身亡國其志爲可悲也近世則不然所號
爲君子者其始類能廉潔動直巋然取大名于天
下言人所不敢言爲人不敢爲及謀合下而

子行後學
世世不絕
故城廟處
劫刻有已
極此文重
取肺肝不
使有毛髮
傷

魏林二才集 卷一 詩 三

至

門人賴章曰描畫醜態正是提醒良心爲萬

文集
卷一
蘇明道
五

下此針砭亦可云

詩文集
卷一
藏明堂
五

甘肅近局藏者水成其從秀靜亦只是
始于意見之誠成于意見之誠耳人局內者
宜其身局外以虛心居之乃可以盡人局外
者宜其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局內
得見獨知處爭讓不競共見共知處爭勝也
何言乎公是日是非非不為模稜也如是意
知其非非而知其是是不為偏執也如是意
見不期然而自隨不期而自至矣若乃曰
真則動以約貴人則重以周所愛則同其取
而論之所惜則借其論而取之有中之人
然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清水如冰冰水化
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來而下去
之精神盡為各人相長之體而用而不為
久之宗社生焉周鼎不借哉顧公之言如是
品為其賤之君子言之也是豈有私于明堂
古誠意起而下達乎也絕必使其身無私
人之所為早者舍其勢利尚者往其見

〇〇平論一有序

平論者平已之情以平人情之不平宜之于
口為是非誌之于心為好惡騰之于眾為毀
譽施之于事為賞罰是非好惡毀譽不平則
風俗亂于下賞罰不平則朝廷亂于上此四
者相因而成故吾之文亦連類而互見
今日某某然必有起而不然之音不然其不然彼將
亦不然吾然今日某某不然必有起而然之音然吾
不然彼遂亦然其然是故天下之是非常相半則吾
觀叔子文集 卷一 平論 聖
之是非有時窮然則奈何曰必衷之以聖人之說聖
人之說如權衡物有大小輕重以權衡之各如其數
而止來吾之見若弟詔之曰吾父以某某為是某某
為非也必曰唯揖伯叔于庭而論之曰唯否出而詔
于其鄰人必曰否吾之父未嘗如此是非也聖人之
說不足以厭非聖之徒則聖人之是非又窮然則奈
何曰莫如跡其說而攻之毋務勝之以吾說凡說之
偏必有所蔽見于徑者蔽于庭見于輿者蔽于衢循
其端而按其所蔽則其首尾必有所不通吾格其所

不通則彼之是非屬言理者猶談天然一人以爲天之外有天吾身乎辨之一人以爲天之外無天吾亦身乎辨之故辨理如捧虛然則奈何曰是必有以實之實之何如曰古之人不朽者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且夫古之人不言而功在立未有無德與功而徒言者功德不立言雖美而非是也吾以是平之

邱邦士曰文格古

溫伯芳曰奇恣飄忽最是文家神技老泉六

經演演老子論是其一班

華叔子文集論卷一平論

方密之先生曰筆力矯健具作史之才

○平論二

匹夫而奸人惡人其好不足恃而惡之無所害使一旦操賞罰之柄則一人之意足以治亂天下而有餘故欲善賞罰之道者必先平好惡吾嘗觀好惡之所以不平其故有五一日性悖一日習惡二曰臆于目一日臆于耳一日域于智之所不知是故能反乎此五者則好惡平矣惡賢而好不肖性悖者也好其所親近焉而已習惡也有善不能擇擇而不能善者耳目之過好惡其所知而不能擴其所不知以已見者域于智也且夫吾之于人必有所好惡于其間則將入乎五者而不能以自揀是故反乎此五者奈何性悖之人謂之天殃天殃者千萬之中不可一二見習惡奈何非聖之書不敢奉非義之士不敢親吾讀之古吾之好惡于是爲法之吾讀之今之賢吾之好惡于是爲衷之衆其好惡之宅則其來也有以應之而不亂臆于目奈何硃砂之石其光燁然人或以爲瑤璞而不琢則宜之矣故能諂吾之目吾則好之不能諂吾之目吾則惡之

受引雖有長技不得見是故必謹持其所詣毋忽其所不足驚於耳奈何十人譽之則吾不敢惡十人毀之則吾不敢好且夫好惡者必慎于所先入先者主之後者奴之殉其虛必喪其實執其先必距其後城于智奈何一人之智匹十人絮以百人則誦矣智匹千人萬人絮之又誦矣故守一人之智者必愚一人之好惡出于性焉性則懼其悖也因于習焉習則懼其慝也用目則眩用耳則驚也其何敢以吾爲然四者免矣懼智之所域也其何敢以吾爲然

邱邦士曰局排而別語琢而秀似苟韓諸子

中一篇文字

溫伯芳曰章法句法字法無所不備

梁公狀先生曰本是誠意致知平實道理却以奇文出之競爽爭流令人應接不暇○四論以平命名而文字篇各一格極力不平故是文人狡猾亦最善出脫理學徑達者

○○平論三

是非定則奸惡正奸惡正則毀譽平矣雖然毀譽有道盡殊麗者必極天下之繁盡鬼怪者必極天下之醜非德于殊而歸于鬼以爲否則不足成吾道是故譽人者賊其骨而毀人者瘠其肉蓋必如是然後可以成其毀譽之說而已天道善善而惡惡聖人之道善善長而惡惡短故君子有譽人而無毀人與其失諸毀宜失諸譽請言譽者毀能賊人譽亦能賊人善譽者如飲之與眩之藥不善譽者如備炮炙有毒膏

羅振子文集論卷一千論三

譽人而失已他日吾有譽人不我信而止又其其則吾不自信終其身不敢譽一人而止大賢之人知爲善而已故其于毀也喁然從而譽之也喁然中材之人其始也欲于善毀焉則報矣口是則然易乎然爲之或譽則較焉曰苟能然然且足矣雖然士之伏十蓬蒿也吐口而言莫或然之刻躬而行莫或先之然庶仰不衰好學而善下盡然公卿之上復過拂衆則莫之敢京何前後之戾也此無他富貴者人所不

應物而與之者衆也

邱邦士曰側微零邊有見

門人楊復晉曰文有峻峭之氣而筆力運轉

於內

晚叔子校錄

卷一 平論三

奇



○○○平論四

古今賞罰未有一成而不變者故平賞罰者平其義而已矣先賞後罰奈何不恆之以恩而蹈以威則從我者懼而解固然如石之脫不可合也是道也其在造國先罰後賞奈何國輸民玩不摘其桀不可惜也先之以賞是以水濟水也迨其後而凍之則棄前惡墮生是道也其在亂國當克厥罰奈何天下無大兵不興大獄不作大役不發于是乎扶綱而疎之天下不弛是道也其在治國罰克厥賞奈何國可弱不可亡民可渙不可叛也峻法以勸之毋敢作亂是道也其在衰國疑賞疑罰奈何賞疑則從重罰疑則從輕是道也仁主以之功同而賞異罪同而罰異奈何不能者生民心其能者有機焉以操天下之智勇非賞罰之平也是道也權主以之數賞而不勉奈何國無綱紀臣不共君民不畏吏干賞則往如敝市備可以緩不可以急是道也闇主以之數罰而不懈奈何君以微爲明吏以多殺人爲能民習撻掠視斧鑕若耒耜不護其生慄而思動可以戰不可以守是道

晚叔子校錄

卷一 平論四

李

也。驚主以之一舉而已。功則賞之有罪。議罰奈何。功大從賞。罪大從罰。或薄其實以塞其罰。是道也。厥謂以大蔽小。罪則罰之有功。議賞奈何。緩則從罰。急則從賞。或薄其罰焉。售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急易緩。親偏于罰。奈何可議者。議之不可議者。不以親親法。是道也。厥謂以公滅私。親偏于賞。奈何賞之而已矣。是道也。厥謂以直報怨。賞蒞于親。罰蒞于讎。奈何吾無忤於吾心。斷之可也。違其跡焉。不可或虞。其時焉。誓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義制事。賞盡則恩窮。罰盡則威窮。大賞大罰不可以輕用也。故厚世者必先之。小賞小罰以持其心。是故善用罰賞者。留有餘。驟賞奈何。賞極而不盈。是謂大受驟罰。奈何。誅不待教。是謂大懲驟賞。其魁則不足賞。已驟罰其魁。則不足罰。已當賞而財絀。奈何。吾罰其不用命者。則用命者榮矣。是之謂以不罰爲賞。或曰非裔之也。豐之以情。故仁人之言。溫於緇。續富於車馬。詩曰。非女之爲美。美人之貽。是道也。以之當罰。而勢絀。奈何。吾賞其用命者。則不用命者愧。是之謂以不賞爲罰。或曰謹持其

魏叔子文集

卷十

李

禮以正之。則人不敢犯也。故仁義可以爲干櫓尊俎之間。折衝易日。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是道也。以之弟和。公曰。分畫條列於古今。賞罰經權得失之故。無不詳盡透切。而高典樸茂。卓然三代之文。

危習生曰。文如精金百鍊。然鈴錘之迹盡化。但見一片寶光。使人驚戀耳。真絕構也。

○○地獄論上

或問佛說地獄有之乎。魏子曰：吾不知佛爲何如人。其說地獄，不悖於聖人無惑也。曰：然則聖人何以不言？曰：前之聖人未言，後之聖人言之，何必同？且夫孔子作春秋，以匹夫賞罰天下，諸侯大夫譏貶天子，事皆出于劍說，使非聖人爲之，則衆人懼矣。古之聖人言上帝后土鬼神，善惡禍福感應之事，其備而備，而衍而象之，其何怪焉？且子亦知地獄所以說乎？三代以上，禮明刑平，君相治於上，百姓安於下，故鬼神無所事，賞罰及夫世衰，刑賞亂，善惡淆，人心鬱而不平，或惡極罪重，考終以死，又或一死不足，以償罪，天下之人以爲禍福者，事之適然，不必其善福而惡禍也。于是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子不見夫宋子業趙石虎之殺人乎？不見夫曹操劉裕華歆秦檜崔立蒲受晰之奸賊乎？曹操華歆殺伏后，劉裕弑甘心，秦檜而崔立，送兩宮諸王赴青城，蒲受明閉泉州城殺宋宗子數萬，此數事爲古今奸賊之最特舉，以例其餘，不見夫隋楊廣金完顏亮之淫逆乎？國家之法，至于凌遲止矣，甚而門誅又甚而赤族止矣，今夫剛狠之

人，然不畏死，殘忍之人，則立視其父母子姓之死，不以動其心，而又門誅赤族之刑，酷而無當也。是人莫痛于身受極刑，莫慘于求死不得，求死不得，莫甚于死可復生，故可復聚肉，血糜爛可成體，以展轉于刀鋸鼎鑊之中，百千萬年而無有已極，于是千請賄賂，無所謀，孝子慈孫不能代惡報極于其身，林連不及于一人，嗚呼！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于是而生人不平之心始平，于是而人勸人懲。

兄善伯曰：以門誅赤族洗發地獄之善，真是創論確論，至論妙論，足空千古作者。

○○地獄論中

三代以下刑賞不足以懼人於是孔子作春秋以名
懼之曰汝弑汝君與父而爲帝王極富貴增威福天
下頌神聖而書之於策則億萬世亂臣賊子之名不
能去夫名之爲說可以動天下之智者而不可警天
下之愚人與蠢庶天下之智而蕩軼非常之人有則
愚者見目前倡優盜賊爲其實安其名不之耻也蕩
軼非常之人則以名者身後之事吾有知乎爾吾無
知乎爾且吾有身耳名強而命之天下姓同名同何
必其是我天下無姓同名同者亦何必其是我不勝
私慾之忿則曰不能流芳亦當遺臭嗚呼彼固不嫌
以亂臣賊子自居矣苟執是人而刀之錐之鼎之烹
之則未有不叫號哀痛慘切而求免也不能刀錐鼎
烹之于其生而刀錐鼎烹之於其死是故刑賞窮而
作春秋筆削窮而說地獄也

溫伯芳曰文特勁得末二語如天柱地維

兄善伯曰推出大聰明人放肆無忌不顧名
義一段心事如見肺腑真有描風鑿影手段

○○○地獄論下

余篤信地獄爲事理所必有而誦經崇佛消
災滅罪之說爲事理所必無蓋崇佛可以滅
罪則勢力之家不妨窮兇極惡但出其十一
之資即可免罪是閻羅王祇畏勢徇情之
庸吏而佛乃護黨好諛于請開說之豪紳小
人恃此益敢爲惡如袁貴子弟倚父兄親黨
爲害鄉里事敗當有救書至也世之愚夫愚
婦惑此不小若果是佛意則佛且當首坐地

叔子文集

卷十

幸

獄中一庸矣余嘗疑佛經多出譯者其語意
本員處當是弟子尊師之過或借以聳人聽
從有施可期流通易廣而不知其流弊至此
然能此以廢地獄之說則又所謂德墮而廢
食者憐云未作之罪不敢更作已作之罪願
乞消滅此則善於言修齋誦經者矣自記

或曰佛未至中國三代以上曾無一人入地獄者後
世死而更生言地獄事非誕則狃於習聞妄生神識
耳魏子曰漢唐以前狐鬼見共世子荀偃訟厲公亦

既徵其事矣且卽以爲自古無之三代以下可造而
有何以明之天下之事莫不自無而之有天地何始
未始以前無天地萬物何生未生以前無萬物人浴
而振衣豈有蚤虱哉久則蚤虱生又久之而蚤虱化
牡長子孫今人自無蚤虱以有蚤虱而卒不怪者習
於常也未世實罰失措人心憤結則必有鬼神焉以
洩其不平久之而人之耳之所聞有是焉心之所思
有是焉感恩讎讎視而詛者有是焉於是而地獄成
矣蜣螂之轉丸也先成而精思之有變而白者存又
中治金丹者晝夜精思而神丹生於虛器故曰心能
生氣氣能致精精能成形而或曰鬼無形也庸可執
而朴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夫有狀則有形有情則有識有形則可拘而制有
識則可疾而苦子不見夫夢乎夢無形也夢人觀之
則夢中之身痛焉夢食珍美異味則夢中之口甘焉
夫以形制形故人治人以無形制無形故鬼治鬼辟
猶馬鳴雀叫人不得通而彼雀焉則能通之鳥翔空
中人不能觸鳥則觸之是故鬼可執而朴矣或曰佛

蘇東坡先生集卷之十

卷之十

說地獄惡人不息說之無益明矣曰夫子作春秋而
後世亂臣賊子不止則亦將曰春秋可無作耶是故
地獄之說戒殺生之說吾謂可補前古聖人所未及
兄善伯曰從無証有確確可據思理最精最
微而言之顯淺人人可悟讀此乃知徒謂借
地獄以警人者猶庸人之見也

弟和公曰吾兄信地獄爲必有崇佛滅罪爲
必無儒者則惡其不經非正學明道之言釋
氏則惡其謗法褻衣食布施之路此論出而
儒釋俱拒爲門外漢矣然生不償罪死必極
償又決非修齋誦經可免自是千古至論真
有見於天地之心不悖聖人之意者不儒不
釋之間吾兄自有此等力量獨立不懼可以
質鬼神而俟百世也

蘇東坡先生集卷之十

卷之十

○地獄補遺論

余覽釋氏所論地獄有鞭撻剝割春磨毒蛇猛獸水火之刑大約皆不忠不孝傷人害物生而王法不足蔽其辜故死報以極刑使之慘痛于其身而悔于其心獨怪有所謂黑暗屎尿地獄者不知其何所處也以其罪有害于人耶則不若鞭撻剝割之痛以其罪尚無害于人耶則青黃可肆赦矣然則是獄也實處于無罪有罪之間天下亦安得若人而居之吾嘗觀學士大夫被服詩書吐納道德亦既斐然成章居之獄獄于末集卷十地獄補遺論上

不疑矣子弟以此奉其父兄閭人以此報其先生僚屬以此貢其長吏朋友以此贈其交游著書立說精微汗漫布于海內取古人之能事被于已之身而取已身所隱痛深病人于骨髓而不可療者鯁鯁然大聲疾呼以鍼砭天下之人而自鳴其無病于是好名者靡然從之貞節之士亦側耳延頸以庶幾其或遇然間就其鄉里負販之夫左右近習僮僕不識字之人而問之則與向者書冊所見士君子所稱譽蓋已較若水火而不相索真偽不可為盜難竄出矣

必其盡為伯夷日中而趨于市明明持斗粟疋布以爭尺寸之利此商賈之行亦聖人所不禁王法所不議也今入市而爭利以為此古者納價觀風之遺意市散而退曰我伯夷之廉也其黨之譽之則且以伯夷為潔身之常事必推而進之卡隨務光之列而負販僮僕之公論卒不能勝士君子之文章夫商賈冒伯夷初未嘗害于人也國家之律例亦未嘗有此罪而人之見之則忿然與不平之心若殺越人于貨者之可仇恨嗚呼是可以識天地鬼神之情矣蓋嘗論

獄叔子末集

卷十地獄補遺論

上

之王法所不議者地獄所不加鞭撻剝割之刑既不可施諸其身而其罪又終不可以赦則必求于未嘗悔禍而生人一日所難堪者使之處乎其中幽懷嗚以償其許偽之高名而庶幾其本心之動此黑黯冥冥之獄所為不可已也入乎此者其文章一日未毀譽之者一日未絕其各一日未滅則此獄終不可一日出首楞嚴曰賊假衣服罪販販如來嗚呼今之稱販孔孟者竟何如也

兄善伯曰嚴刑峻法之際却溫柔敦厚一唱

三嘆議論精奇圖不必言

門人曾勞曰黑暗屎尿卽令初無此獄鬼神
有知當特設以待欺世盜名之人今此獄既
具則爲此種人入之亡疑矣文中擢筋剔髓
毛髮畢見是以菩薩心腸現閻羅王相者可
與續續朋黨並讀有關名教不小



魏叔子文集外篇 目

第二卷

周論

魯論

鄭論

晉楚論

秦論

吳越論

齊宋論

樂盈論

子展論

崔成岸強論

城濮論

殺論一

殺論二

鄢論

魏叔子文集

卷二 論目

牽論

鄢陵論

平陰論

洧陵論

兵謀

兵法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二

論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係與士編次

春秋列國論

余作春秋列國論十餘篇錄其可僅存者六

篇

○○周

春秋之世文武之典禮未熄滅於天下故辭命爲足恃而莫著於鄭與周如以辭命自全其國周之君臣

魏叔子文集

卷二 論

上

執典禮以折服天下之強侯者則且代有其人嗚呼此周之僅存而不亡者也然卒以此弱而不振今夫衣冠揖讓所以衛身人之有廢毀之疾者則必思利器物適飲食以調治之釋此不爲而獨恃衣冠揖讓豈有濟哉周之弱于天下也久矣晉文公不敢請墜楚子不敢問果卻至不致爭郢都此皆可大有爲以與天下更始之機也當此之時使內明政刑外強主威則天下強侯可以折筆而使而顧若鄭之所爲何爲乎剛小國偏于強大故僅恃此自全然罕虎公孫

衛徒仇殺致焉曰求所以內治其國周爲天下共
主自強甚易而君臣之號爲賢能者則皆以空言
尊其虛禮爲之慨歎上下相沿迷以爲制天下之術
在是也嗚呼周之興而不振後世以清談治
國而致其亡也得不哉

門人孔之達曰周以特典禮不擬論似奇創
然石印惠衆臣如王孫滿單襄公之屬于典
禮辭命外並未見其有所修爲卽如富辰諫
伐鄭亦只能稱述親親之典其所以處鄭者

魏叔子文集

卷一

毫末之及細繹內外傳乃知此論實正而確
也文字尤滌蕩拔折

彭躬庵曰周引典禮支延歲月叔子却就辭
令上指點出自強振括開發信窮人無救精
神志氣煞有深意然須知古今來文者必窮
強者不文夏商之少康武丁越之句踐絕無
書本氣習南宋禮樂詩書雍容坐論不到匡
門丹中授大學不止也哀哉

○魯

魯之所以自全者蓋在于國事大國忍辱含垢而不
妄發大魯之治近於周周守典禮以持天下而魯少
被侵伐則亦以爲秉周禮之故非也昔者晉取汶陽
之田而魯不叛成公朝晉晉人不欲事晉而季文
子不可晉會於向二卿並行孟獻子請稽首若衛孔
達之伐晉唐蔡之叛楚者終魯之世未有也秉周禮
之說始於仲孫湫視魯之一言當時魯所以存者亦
幸耳而後世遂以爲然嗚呼主昏臣僻誠逆僭亂之
事史不絕書誰謂周禮之虛文而可以捍強大耶魯
之役季氏勞叔孫旦及日中不出魯人曰魯以相忍
爲國是則魯之自全者也夫能弭其外而不知弭其
內此魯所以終弱亦同于周與

魏叔子文集

卷二

門人涂大諷口據實平論不起局勢就中平
波疊瀾使人流連

彭躬庵曰魯忍宋和被養身湯藥毒殺

○鄭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以首禍之人不死亡則亂且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吾于是而知鄭之所以受兵與春秋相終始國漸于亡而終莫之振也或曰鄭處南北之交左晉右楚故盟長中國者必爭焉亦其地使然也是不然宋衛與鄭並列中原其介晉楚而國者不可勝數而何以鄭獨受兵乎蓋鄭自武公以奸淫取鄭而莊公首與周室爲仇敵至射桓王中其肩當時天下諸侯之不臣未有甚于鄭者卻

鄭叔子來集論

卷上鄭

中

至韓厥再獲鄭伯而不敢執曰傷國君有刑况天下之其主乎宜其子孫之速禍也當莊厲之世齊晉未興楚師未交于中國也其與兵構怨恃威力以侵陵小國者莫鄭爲甚夫以兵始者則必以兵終語曰天道好還人亦無爲首禍也哉

門人台宗攝曰名言可監

門人涂尚變曰無王好兵是二意却不劃然

分兩段格意最古

○○○晉楚

晉楚相主中國故上北林諸役晉之辟楚者蓋數數焉是并能有加于晉也晉楚皆恃其詐力而晉猶形然以禮義持其外楚則濫以凶悖惟利所在悍然輕犯人難而不復顧此是所以晉弱也然諸侯服從晉人而不叛者亦在于是韓趙魏三分其國足以抗楚而楚顧能加于晉哉自陳勝吳廣之徒起而三秦其後天下之亂國家敗亡之由大半皆起于楚然卒亦解能收之者晉晉楚相過于銳角折公曰楚師峭

韓康子來集論

卷上晉楚

中

楚易震蕩也楚人剽悍敢下有爲固其天性善用楚者恤其所發而謀其所敗亦庶乎其可矣

彭躬庵曰借楚說法可運用古今數千年局勢於掌指

門人黃光會曰嚴悍而曲折如三峽之水激流于險之噴激之間而具有江河千里之勢

○○○秦

秦并天下在范雎遠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
富強半在商賈者則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何則秦地
介備遠與戎狄爲伍不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中國
以此警之而不知秦人之謀其所以得志者正在於
此秦自穆公豈穀以水初未嘗勞師于遠春秋紀秦
所夷滅梁潁而已乃李斯所稱并國二十遂翦西戎
者果何有也然則秦之近攻亦可知矣其後惠王不
及西周一川而伐巴蜀至北收上郡南取漢中猶用

韓非子文集卷二

此秦使秦當日者未好于中國其年而微盟一歲
而數聘牽引宋鄭爭長皆楚則將竭其財力勞其心
以奔走於道路之間而日不暇給又何暇舉力于耕
戰之務乎故富強兼天下也哉吾故曰秦所以得
志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也春秋列國惟齊晉秦楚最
強大然秦滅國者二齊滅國五晉滅國十有二楚滅
國二十有一秦之善不如楚而人稱虎狼之國則不
有楚而在秦何者楚縣陳而復破鄭而不貪若是者
自穆公以來所未嘗有虎狼得獸而生之世固無有

是也秦人之得志莫有過于此者秦建國六世始大
十二世而強二十一世而并天下不二世而國亡宗
滅焉嗚呼吾未見其得也

李成齋曰句吳傳十九世至王壽夢始通中
國不數傳而夫差與晉爭長國因以亡觀此
蓋知此論之精確

彭躬庵曰文卽有秦氣其朴悍堅到處堅
作三千年夢不能醒

韓非子文集卷二

○吳越

智小而謀大力輕而任重積之薄而發之驟未有不
速其敗亡者也部。而牛。然。怕。其。根。必。顯。官。將。端。而。
易。其。微。其。火。必。滅。是。以。城。雀。生。而。來。亡。徐。假。王。燭。
起。自。鍾。子。同。不。處。踏。走。死。古。今。小。國。非。有。聖。人。之。德。
慈。其。有。能。暴。典。者。大。匹。夫。無。故。驛。獲。千。金。誰。者。以。爲。
受。賜。之。至。況。僻。小。在。夷。一。旦。取。人。家。國。暴。起。于。天。下。
觀。望。其。能。久。得。也。哉。此。吳。越。之。所。以。速。亡。者。也。

門人孔尚典曰文只一意却疊成六段遂覺

雜叔子文集 卷上 吳越 北

議論疊波潤浩浩忘其爲短篇末只一語

結出本題立格尤高

曾止山曰論旨深長子由古史論爲鹿門所

承賞諸篇文足誦頌而識識過之

門人涂大詢曰今六篇讀之如屈子九歌離

奇變化章法之妙未宜有兩

○○○齊拳論

兵諫之義自古忠臣拂士之所亡有宗社危亡之變
在於呼吸不力爭而得之則其後不可救是以古之
大臣敬其君如天之不可犯而其注暴昏庸足以危
宗廟而覆國家則放之廢之斷然而不疑此其迫於
所不得已雖犯天下之公議而不以爲非其不濟則
殺身而無怨濟則富貴令各假然受之而不必有
引罪服身以自故吾觀楚文非有桀紂昌邑之不肖
而拳所以諫者固未有安危呼吸之不可須臾緩也

雜叔子文集 卷上 齊拳 北

且夫楚子襲息而取息焉以一婦人滅人之國而不

悔此其逆天悖義足以動天下之兵矣彼息嬀者非

常婦人也昧弟之聞逞其報復之心而無所不至夫

亦事之至危者吾未聞拳於此時以死力爭也其君

被大不義之名朝夕燕臥於危亡不可測之地而拳

不之恤顧區區於數津之役再行其劫君之術則亦

何所爲者故吾以爲黃之敗非楚之幸而齊拳之幸

何則使黃人乘楚之敗而楚師至於再辱則拳雖欲

死其何以爲死耶秦敗於殽而穆公悔過晉敗於郟

屈子正論
此處於
得中
類如
知此
步生

荷林父修政以自強。其所以洗國耻而卒霸諸侯者。顧未聞其迫而出諸此。彼拳之爲人。剛狠任氣。而果於自遂。是以苟逞其心。而不服於自擇。雖殺其身。而等之婦寺。小人之愛君而已矣。故兵諫不足責論。其所以真諫者。以爲人臣法。

邱邦士曰。別提出拳不諫。不必諫處。發精鑒之論。卓然不覩。

林確齋曰。左氏稱爲愛君。後儒議其不臣此等道理。古今聚訟得此而決其議論精確處。足爲萬世人臣取法。

弟和公曰。段段直接却一段。數轉行筆。動悍氣勢奇險。格法堅緻。纖芥不得入。

友姪王潔曰。從無証有。飄空立案。如律家比。何蘇氏最得此法。然多深文。偏見不能如此。何確先生奇文。每在恰當處。故不可及。

龍叔子文集 卷十 樂盈

○樂盈論

自古未有得土而不與者。有道之世。賢者連類而升。各會其智能。以自效於上。故養士之權在上。而不在下。世之衰也。君臣之間。競智力以相勝。天子諸侯。疑薄大臣。而別樹黨人。其卿大夫。莫不厚養死士。以備旦夕之急。故養士之權在下。而不在上。於是有得士以與。亦有得士以亡者。自春秋晉樂盈以好施多得士。特聞亡逐之餘。猶能因其力以入絳。上樂爲之死。而晉國幾始。其後流風遺烈。轉相慕效。而孟嘗信陵。四君之徒。益汎濫於天下。悲夫。盈以好施得士。自趣死亡。吾徒見其害。而不見其利也。君子立危亂之世。務修德以辟難。不務植黨以自固。吾誠引釋權勢。不犯衆人之忌。則徒傷而爾行于國中。無有故扼之者。若夫侈汰不度。而懼人之謀。已必多其與。以備之。備寡則勢孤。而不立備。多則恃勢。而犯難。古今黨人之亂。互相攻擊。必交構而後已。樂盈不能外乎大施之。惡內正其閭門。而區區收武力之人。爲腹心爪牙之用。以爲足自立。而不危其亦惑矣。蓋嘗論之。古之能

龍叔子文集 卷十 樂盈

成功名於天下者必有智深勇沈之士以左右之招之不來應之不去吾即欲結以恩而不能此其人顧不可以多得誠得一二人用之而吾事畢矣陳平要呂氏之亂陸賈一言而亂定季布亡命魯朱家爲見縣公事遂免死今盈內亂幾於亡室而苟范萼趙之族合其而怨之此亦至危難之日矣吾未聞樂氏之上有出而謀其危者及其亡也未一朱家之智不可得此其十豈不可哀也哉孟嘗君賴雞鳴狗盜之士脫秦厄此固倖而中耳使其出齊客有抽劍斷刺而

魏叔子文集

卷二 樂論

七

止之者則其計已無事矣雖然此特賢於樂氏之士者也

邱邦士曰其文流連蕩軼集中別調

添允協曰以樂益爲養士之祖自是創論而

名言至論大有關係

曾省之曰水叔少負才氣敢於有爲及歷世

既深身經踴跌乃能近裏兄大著論如此世

稱東坡海外文字亦當由進德日深故爲文

愈高耳

○子展論

鄭子展當國游販奪人妻其夫殺販而以妻行於是子展廢販子止其弟以爲卿求亡妻者復其所而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販見殺而并廢其子罪不已重乎殺販者無罪猶求之使復其所恩不已濫乎且夫國人而專殺命卿則私仇讎者擬兵以相向不知其百十也國必大亂嗚呼毒蛇螫指則人斷而去之癰疽發於背則不敢決去何者懼去之足以害其身也鄭以小國介在晉楚不虞薦至而簡公幼冲嗣位

魏叔子文集

卷二 子展

七

此所謂主少國疑之日也當此而不能制變亂于未作自問內憂則危亡可趨足而待今夫亡妻之人力能殺游販於邑奪妻以歸無有能禦之者是豈淺謀寡慮固區庸人所能爲哉急之則作亂於內以啓鄰國之兵不急之而不求復其所彼必畏罪而不敢居不西走晉則南走楚晉楚愛其能而喜爲鄭聞必寵私之以觀變於鄭益以成破鄭之謀此子展所深憂而國人不知也然使游氏怨之相怨則相備相備則相攻而亂作於內抑又不可復彌此其意不可以告

序文見
樂論卷二

魏叔子
集

也是故善莫大於掩親之惡使之勿怨若爲游氏愛也而後其名順使服子爲卿則父母之仇也楚平王殺伍奢以君戮臣而子胥鞭其屍而破其國是故服子非其賢則不可立立服之弟然後可以義裁其情而游氏亦可以勿怨噫若子展者殆所謂智深而慮遠者與昔伯州犂奔楚晉軍以國士在懼其知情楚申公巫臣以夏姬故楚人族之於是巫臣爲晉謀主教吳伐楚令尹司馬相繼誅死而楚以不振晉楚且然此子展之所爲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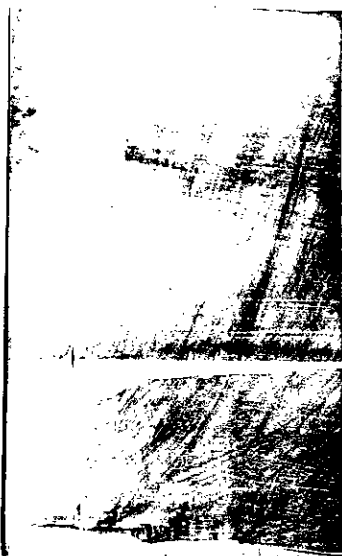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一 子展

門人曾師庠曰議論周內處大有強力若不可攻

涂宜振曰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武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蓋以服有罪而良又不賢爲國計耳愚謂殺服奪妻其人亦義憤所激未必真有才能如冰叔所料者冰叔蓋大有所見爲後世驅才入敵者計特借此事發論使果憂爲晉楚用當必才智過人子展不殺則用寧區區令復所已耶

友姪任端曰強力之人有激之可爲亂用之未必致治者則不殺不用而復其所正當如此區置矣要之此文與涂許互相發明益人智力不小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一 子展



○○○崔成崔彊論

自古廢長立愛未有不敗亂者立長則愛者可以自安立愛則長者必怨而愛或不止於一人是故其變如楚成王趙主父之屬身被弑慘之禍而晉獻齊宣身死之後兄弟戕賊亦大亂其國而幾於亡蓋父母不可有所偏愛偏愛以害其正必其兄弟賢有目夷子臧之節則國家晏然可以無事不然猶幸有賢人焉匡救彌縫於其間則可以轉禍而為福苟非然者其生平之仇讐日窺伺其隙以甘心而圖之使其兄弟

蘇林子文集

卷十一

崔

弟必至於交讐而後已吾嘗讀傳至崔成崔彊而重有感於兄弟之際矣天下勢孤者易敗力合者難折從來國家敗亡之禍未有其親戚宗族不離心而人得以制之者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異姓之人苟相要結可以交堅而出險況其為天性之親乎昔者季武子廢公鉏而立庠子使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聞子馬見之曰子患不孝不患無所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從之於是悼子嗣有卿爵而公鉏終身安富保兄弟之愛全其

此段疑
似有誤
似不切
似不切
似不切
似不切
似不切
似不切
似不切
似不切

父之令名當足時季孫之不能於孟叔久矣使公鉏出成臨之計昧勢傷義快其一逞則崔氏之禍見於季孫而孟叔必卒收慶封之利嗚呼彼崔氏滅亡之速則何足怪也且齊莊以戎子之故誅斥公族孤立于上故崔杼得以專制其國其弑之也若弋鳬雁之易成癰疽見所以成敗骨然逞其貪心而不知御禍慶封之殺崔氏視崔氏之弑莊公又加易焉蓋崔氏自殺而非慶封殺之也雖然處人骨肉之間為慶封則不可為問子馬其可矣

蘇林子文集

卷十一

崔

邱邴士曰皆天理人情之言妙在透發於亭勢利害之中樞互通透而變化萬端以至文為奇文也
涂立振曰盧蒲癸曰使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使矣意崔杼弑君之罪未討生明以啓成強之舉而假手慶封以斃之俾亂賊以杼為鑒與然則崔氏覆滅與尋常爭立取敗似未可同年而語弟凡有國家者不可不三復斯篇性谷渾折箭之喻最為切切也

李咸濟曰文如巧織線甚密而不露刺痕

謝君求曰古今善處人骨肉間者如李韓侯

韓魏公立心忠誠出手圓敏水以生平最得

此意文亦專從此處入故言之親切有味

如此

春秋戰論序

春秋左傳就兵戰幾數百事余取其大且著者據其
成敗之跡而論次之夫古人之兵務以奇勝然非必
有惑忽悠閒不可令後人之知而後之人逆逆辭其
所以成而就其敗然則非知兵之難知而不用之過
也語曰不見未然當觀已往此事後成敗之論後之
人可以觀覽而慎其故焉

韓侯文集

卷二

戰論序

宋

古之善制勝者必履天下之險攻天下之難攻而勝其所以勝者不犯其至險則不足享天下之至安不出其至難則不足收天下之至易其勢然也且夫事有先難而後易者亦有先易而後難者吾力足舉其難則易者必靡如陳涉之破郢支而呼韓入朝之類是也力不足以舉其難則姑肆意于其易以豐吾之力而徐爲之圖如司馬錯不攻三川周室而秦惠王起兵伐蜀之類是也難易之間要無定勢顧非魏叔子文集卷二城論

經出文公外結齊秦之大援內有諸謀臣誘敵制勝之計楚之君臣其謀不協于內而子玉以剛愎之才僅將六卒蓋勝楚之畧先定于胸中是以機挑其黨而輕于一戰宋真宗時契丹大入寇準建親征之策而高拱河于是契丹怖駭不戰而請盟其後數十年間卒無邊患此蓋所謂出險犯難以成大功者後之人觀其候博戰呼克禦大敵疑若有鬼神天幸之助然當其渡河準言于帝曰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楹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用四方征魏叔子文集卷二城論

殺一

如此立威竟負大不義矣此便開戰國殺毒之風狀鄭武公寄寧寧君而取其國彼急功利者不顧恩義往往如此晉人之謀想當狀耳今呂相絕秦書擬之論殺事者不妨作此觀自記

王者之師計義而後動伯者之師計利而後動苟有以自利其國而卒免于後害則遠德拂義顧有所不暇論是則伯者之圖也昔者晉與秦有敎大惠而無親叔子文集論卷二殺一

卷二殺一

三

毫髮之怨晉無故而敗其師于殺以先譽于強國當是時先軫以不哀吾喪而伐同姓爲秦罪且夫滅曹分衛晉身爲不道矣而顧秦是責何哉夫子人者驕人受人者制于人此以知因人者之必不能免于自禍也子糾依魯見殺于生賢宋納厲公責賂而無厭鄆不能舉獻公之死也晉國內亂夷吾因秦師反辟于晉其後卒敵之于韓原吾觀夷吾背惠反德繆行詭詐有自取死之道亡國傷身不足爲怪然晉以新起最勝之國師徒撓敗靡骨郊原秦人廢置其君會

如反覆手之易蓋晉不足取重于秦而諸侯亦自此而輕晉矣且夫文公復國既又用秦人之力文公死而襄公立是故以分則秦大父也以德則造國者也父死而孤立則國家多難安危治亂之一日也晉之君臣以爲不立恐則無以聲諸侯而誅秦人非望之心不戰勝強國則無以立威昔者齊桓公死其子孝公因宋襄以定位齊之後無復能伯諸侯者則以秦公因人定位不能立威故也山西之國最強莫如秦秦有嫪毐之恩而又有韓原之威今方過執于殺乘其間而虜之制勝萬全而無後慮此先軫所謂天奉之一時不可失也于是卒敗秦師而伯諸侯雖狀悖天道經人理足以動天下之兵晉之不終覆於秦也蓋亦幸哉

親叔子文集論

卷二殺一

三

即郭士曰陰謀語出之詞氣舒徐平遠不因古人後論後我性情此作者胸中造化處

○○○ 卷二

用關之道十三篇中已極言之此特因先軫

一語拈出至趙涉事殆有巧合其他直謂秦

治成之可也自記

秦之襲鄭也與二三大臣陰謀于候門之內千里襲人然吾人知其出師之故其君臣之謀議所以從違之意皆得而知之如耳聞而面命然古人之于敵國未有不用間而能成功也漢景之世七國反叛周亞夫計之趙涉說曰吳王加將軍行必置間人于殺滬

龐叔子文集

卷二 檄二

七

院隙之間及亞夫至滎陽使吏搜殺邏間果得之于是安寧至于目邑吳楚之謀亦因欲以間人勝也孟明從師于般而不虞人之乘其險不知出趙涉之計此所以爲晉禽哉用間有四有事于其國陷釁而圖之者有侮其臣僕漏言于我者有離其君臣將相之交者有使人入其境譟其事以告者春秋時偏欲伐邢禮至以昆弟仕之故殺國子而滅邢韓鄭圖事秦勸之開渠以罷其力此所謂事于其國者也趙路太宰誑而勾踐反國溝逼須柏漸公免死此所謂侮其

臣僕者也秦欲圖趙而先去廉頗漢欲滅楚而豫疎范增此所謂解其交者也趙括不知秦用武安君而敗淮陰矣知趙不用李左車而勝此所謂謀其事者也夫用間而僅謀事以告爭勝負于一時此亦策之最下者世之爲將者則傾舉其下策而棄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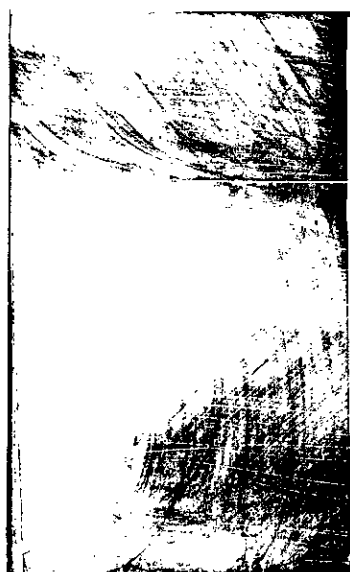
彭天君曰格力古峭逼視周秦

李咸齋曰一結感慨悲涼不盡

龐叔子文集

卷二 檄二

七



○○郊

善戰者不敗，善敗者持其勢而制之，不至于大潰而不可止。昔林父之戰于郟也，吾謂先穀獨濟之後，有可以救敗之道。而林父三失之：兵法曰：「顧命爲上，有功次之，背敵漢之役，神瞞奸命舟之僞，先歸而顛頤，負從亡功，咸殺無赦，蓋威克愛者勝，愛克威者敗，所固賊也。今夫毒蛇螫人，指人則拔刀而斷之，非其指之不足愛，以爲愛指之足以賊吾身，故寧忍其小，以不忍于其大。」當是時，林父接甲堅壁，命司馬追斬先穀，刺了師以厲三軍之用。命三軍之士必戰，果激發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一

十五

以致死，苟其不能，則舉先穀而委之，或請濟師以戰，或令師而退，焉以尸亡屬之罪，此不過棄其一指而不足恤。何林父之弗講也？惑于韓厥專罪分惡之謀，使違命者論譴而不可制，彼何所懲哉？且夫旂常同賞，求公族與卿而弗得者也，夫拂于人者，則不可用人，非其人之所欲，則不可以使奉使，召盟非二子之志，明甚而苟焉許之以重其譽，其一敗不可救，毋惑也。方楚之逐旃而薄晉軍，林父鼓于軍中，曰：先

濟者有實，中下之軍爭舟而不得濟，是以大敗。吾觀之戰也，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屢，鼓音不絕，遂大敗。齊師三逐而徑其國，林父其時使以先濟之賞賞貽陣之士，以鼓先濟者而鼓楚師，下令曰：「楚人薄我，我退不得濟，必殲于河，進而死敵，可以生。」林父請身先之。如此則上氣百倍，有死無二。吾未見楚之必勝而吾必敗也。士會卻克僅殿上軍而不敗，況以三軍禦楚而不能自全，必不然矣。嗚呼！致之死地而後生，背水決戰，爭必勝之勢，此韓信所以破趙而惜夫林父之不知此也。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一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一

十五

卽邦士曰：責林父皆正論，議論一直到底，而中間自旋轉聯絡處行文絕佳。溫伯芳曰：前二敗真林父之罪，若謂宜以三軍進而擊楚，竊恐楚莊爲君叔敖爲宰，有制之兵有能之將，而欲以不和之師僥倖取勝，其必自殲於河上無疑。雖兵法有置之死地而後生語，然唯韓信可以料陳餘馬謖一蹶之遂取敗於仲達，誰謂林父乃韓信比而楚

孔叔故僅一陳餘輩乎然則篇中移賞陷陣之議所謂只可隔壁聽者也但通篇行文縱逸可誦不得以寸短棄其尺長

門人鄧曠曰救敗三道真名言確計朱子謂林父合按兵不動召先穀誅之先穀違命肯聽召遣司馬追斬之可也然春秋時偏禪皆命卿從無主將專殺之法則委穀于敵最爲得宜溫評謂移賞陷陣議不可行不知此敗極爲狼狽若致死以戰雖不勝不過如此是均一敗北猶不失死綏之義况以上軍推之則勝負實不可知乎

○章

立威之道不在于多戰勝在于善養其威以時動而不誦不善養其威則最勝之後可以敗衄而不能振千金之弩一發而徹三屬之甲貫石而裂犀及其罷也則不能達魯縞虎豹車于深山樵蘇爲之不履日出而攫人人則眈而搏之是故恃爪牙之利以噬人無厭者敗也猛虎暴然向逼怒拳而亢其怒亦敗也昔者楚靈王好戰威殫怨積以自斃于乾谿吳王夫差數興征役卒沼子越蓋二君者止知威在于戰勝而不知養其威以立于不敗之道是以戰敗而威挫吾觀卻克聘齊齊頃公韓婦人而笑之于是克以魯衛之役請八百乘而敗齊于鞏卻子之去齊也濟河而矢之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故士會請老而授之國政以逞其欲彼頃公困達以克爲治狀無所憾恨于其心耶抑言不足與耶宋閔公斬南宮長萬陳靈公戲夏徵舒雖具臣不免于弑僂况大國之卿哉克之帥車徒以集于鞏其勢固若猛虎之暴狀必思搏噬而後已者頃公不辟其鋒而桀然逞其輕勇以爭

一日之命宜乎折北不救而幾為晉禽也藉富強之
力馮陵小國○上○下○武而不止而又以亢積怒之○上○下○盪敵所
謂恃爪牙以噬人控拳而搏猛虎此二敗者頃公兼
之矣晉襄公敗秦師于微彭衙之役又敗之孟明增
修國政謀報其耻濟河焚舟以伐晉○中○有○增○趙衰曰懼而增
德不可當也于是晉人不出秦耀兵晉地方洋數百
里之間取勝而還楚子重使衛及魯布惠于國悉師
而起卻克為晉大政不耻于失諸侯辟楚而不敢爭
蓋秦持必死之心楚持傾國之衆二子知其必不可
戰父子文集論卷二章非

徐允恒曰養威之道以不爭為勝絕能人知
之此與儒者之讓老氏之退又自不同議論
最有實用至其行文則全乎蘇氏家法矣

○鄢陵

鄢陵之役申叔時憂楚之必敗而范文子憂晉之必
勝楚之禍在于未敗之前晉之禍在于既勝之後二
子者皆老成憂國之言而文子尤深遠而不可及是
役也楚共王晉厲公皆失之是以並受其亂古之善
謀國者必審其國之強弱而為之制因其弊而矯之
及其本窮而變之則寬而不弱強而不至于折昔者
秦以力戰取天下亦欲以力戰守之至于胡亥勢已
極而將絕使李斯于此知所變計弛刑息兵休役薄

至計無出
此計于
方餘矣

鄢陵

欽以與天下安養因其郡縣而為之簡循良因其銷
其器而為之勸農事修禮教則天下之民既免于七
國戰爭之患畏其威而樂其新德秦之享國雖六
七百年如商周之歷可也漢武殫兵海內騷動昭帝
嗣立此亦天下窮而將折之時也霍光于此而不知
變計則漢可以立亡善夫山濤之論伐吳也杜預表
請伐吳張華推枰而贊於武帝壽退告人曰外寧必
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算乎宋李沉以真宗
春秋方盛天下太平而日陳四方水旱盜賊之事此

皆有省于范氏之意者是故得其道則爲霍光之于昭帝反其道則爲李斯之于胡亥字其略而不變則爲周之受制于諸侯宋之見侮于夷狄而強則爲晉厲楚共秦背堅隋楊廣之好戰以自斃若大桓溫劉裕之徒成功于外挾震主之威悍然行其試逆而無所顧忌此又師樂書之遺智以自遂其私者後世君臣欲戰勝以立威于天下其必達于范文子之說而後可也

邱邦士曰文子山字諸人只能說其老成深

龜叔二文集論卷二平陰

手

應以此更看出強盛後一種變計非僅作憂

危迂濶者論更精實文自縱橫得大意

溫伯芳曰無一字不是至言要論通篇錯引

雜出不離本旨絕不喧喧客犯主之病真老

手奇文

○○平陰

善用兵者能使戰之權在我不在敵是故我欲戰敵不欲戰而能使之戰者城濮之役是也我不欲戰敵欲戰而能使之不戰者平陰之役是也何以知平陰之不欲戰也楚子伐隨伯比諸段軍以納少師晉得秦謀而殺諸將市未有欲與人戰而洩其謀張其兵以不之者然則晉何以不欲戰也齊地大兵彊不以謀攻之而專務力以勝齊齊末可必勝也靈公無勇而輕發晉伐魯若童子之猖狂害事其發甚銳而

龜叔二文集論

卷二平陰

三

如此

持之不堅此可以許謀虛聲撼已今夫攻人攻其所必救彼人者破其所恃齊魯之入既齊以必救之勢而齊侯爲陵小國所恃者衆耳吾即以衆懼之則所恃必喪于是而齊侯果逼晉人乘勢攻魯與諸侯之陣若馳無人之地視秦之敗又加甚焉向使晉急於一戰戰未必得雖勝未必若此其甚也司馬懿禦蜀孔明遺以巾幗卒不得戰項羽戒曹營堅壁成阜漢軍辱之一戰而敗其無定勢而謀無必行要顧其敵何如耳齊靈公使從風涉衛守險之言固軍高壁以

老諸侯之卒役久食隨必歸而還師吾奮銳以要擊之其能果不敗乎嗚呼此又用謀之難也

易祖石脉曰駕空立論逼真蘇明允而空中才實尤過之奇絕奇絕

魏叔子文集

卷上 平陸

華

○○○ 汾陰

齊敗宋帥丁公於宋恃勝也○將勇者敗齊頃公晉觀

克之徒望○強名亡楚靈王吳夫差之徒是也天

能之能○之問雖瞞何以滅○特長也地不足欲其

謀食之問○何以滅○都○特國也○已試之利○可以再

取○何殺○特○權采之獲而踞于山下成功之將○可以再

試○何屈○取○特○萬驍而關于荒谷兩國相顧大者勝問

本何以敗于莠○是何以敗于羅○晉何以辱于魚門○特

其小也○兩大相角○衆者勝○問士魴何以敗于櫟○特

魏叔子文集○卷上○汾陰○詩

少也○傳曰密邇仇讎幸而敵在千里之外問黃何以

子○特遠也○師何以潰○特威近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古者建國必○城何耶○其問陳何以滅○特聚也○問康公何以敗于徐吾

○特我無備也○片曰有備無患○兵法曰攻其無備○何耶

哭之亡也○特強不遺種○問庸何以殲于臨品○特楚釁

也○春秋子女用○以霸問○許何以見伐○特楚也○問鄧冀

茲何以滅○特婚姻甥舅也○齊桓公死小國不密處于

是大為齊之會○勝何以○特晉伯而見伐于宋○無與者

謂之絕○物無援者謂之絕○地徐何以○特齊救而敗于

要林肅何以吳援而滅于楚問楚何以敗吳于庸
浦楚不能師也問吳何以敗楚于皋月吳不
出不能師也何以蘇公喪而秦制晉王官之役晉人
不出而秦何以崩西戎趙姬曰盾也才楚子重曰師
衆而後可問何以滅滅于晉才與衆也自單父以
來小國之以賂免者多矣厥謂下策然易危爲安百
不失問何以鄢滅于莒萊滅于齊賂也書曰同
德茂義傳曰仁者無敵不戰而服厥謂上策問茲父
何以喪于泓仁義也

欽叔子文集

卷十 治廢

蓋

費所中曰引類詳悉可爲兵鑒大都我可以
加人者不可恃其可加人不可以加我者不
可恃其不加而已覽古戒今者莫辨於此
曾止山曰文與平論四意格畧同此篇變化
處微露巧妙耳

○○○兵謀

凡兵有可見有不可見可見曰法不可見曰謀法而
弗謀猶搏虎以挺刃而不設阱也謀而弗法猶察豚
覬色而亡方劑也左氏之兵爲三十有二日和日
息日量日忍日弱日強日致日畏日勝日需日疾日
入日激日離日聚日說日信日諜日間日內日襲日
備日與日脅日假日名日辭日微日法日同日本日
保何謂和上下禮讓同心是也爭事之役類考叔以
養孤先登子都射而顛之非瑕叔忽則鄭師可以喪
敗矣陸十故國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桓十是故波
廬之蒐也狐偃義毛趙衰讓榮校先軫而文公崩諸
侯七繼上之蒐也士句豫伯游韓起樂廉讓趙武
民和而諸侯遂睦城濮之役晉少長有禮勝楚
僖廿二邱之役楚卒乘輟睦勝晉故晉卻至曰二憾往
必敗楚孫叔敖反旆而先薄晉軍二郭陵之役晉
卑讓有禮勝楚二卿相惡敗六榭林之役晉中軍
下軍不和故無功四平陰之役殲綽郭最面縛十
八故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成十鄭子展

曰晉君方明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八楚圖辛曰不和
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定五子囊曰上讓下
競晉不可敵也九是以崇卒之役魏舒斬荀吳之嬖
入而不怨故敗狄昭結邱之役鄭翩願為鸛御願為
鸛故華氏敗昭欽鼻之役林雍蓋失耳顏鳴三入
齊師而呼之故季氏不敗子囊野洩相此故齊無功
六夷儀之役東郭書王猛和故克定九范宣子讓其
下皆藏哀趙簡子不讓下皆自伐哀二故范文子後
入二而孟之側抽矢策馬哀十與國之師輯睦是也
魏叔子文集 卷二 兵謀
入鄭之役蔡人怒而敗隱楚人驚巴師而巴人叛九
秦竊與鄭盟而晉師去信三鍾離之役七國同役而
不同心昭三棘澤之役宛射犬幾陷鄧哀廿是以
諸侯睦于晉而麻隧勝三分之役楚子庚曰諸侯
睦于晉而請嘗之哀十何謂息民而用之也是故
衛州吁阻兵安忍而衆叛隱四宋穆公十年十一戰而
華督弑桓二上為曰虢公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莊
七下假曰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僖二申叔
時曰是內棄其民必敗成十沈尹戌曰楚必亡邑不

撫民而勞之昭世魏絳和戎曰民狎其野襄
息民三駕而楚不能爭是以知武子曰脩德息師而
來終必獲鄭我之不德民將棄我九王官之役五明
重施于民文二荒浦之役遽子鴻請息民以待其卒襄
四宋之盟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陳文子曰再
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哀七故楚平王不伐吳
以爭州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昭三吳夫差視民如
仇而用之日新是以滅于越哀七何謂量已之謂
量量諸人之謂量秦桓公伐晉晉侯答狄土而使魏
魏叔子文集 卷二 兵謀
魏敗秦于輔氏者量也宣十楚伐鄭子產曰晉楚將
平不如使遲而歸于是鄭人不禦寇者量也哀廿是
故諸侯之成謀出華氏以為定功昭廿衛人度五伐
可以戰而叛晉定人陽虎舍五父之衛寢而為食哀廿
羊牧之使庚與遇烏存昭廿亦有曰魯之群室衆于
齊之兵車哀十孔子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哀十萊章曰君卑政暴天未多矣又焉能進哀廿
意茲曰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定十皆量也是故不量
必敗息侯不度德量力以伐鄭隱十許人不共楚職

二侯十滑人叛鄭衛隨以漢東諸侯叛楚衛孔達
伐晉文收陳宣鄭侵晉虛滑成衛侵齊而戰于
新蔡成楚伐陳開表而還陳不聽命兼陳恃積聚
而侵楚哀昔敗齊于壽餘昭蕭殺熊相宜條公
子丙宣龍殺盧蒲就魁成昔殺公子平九鄭侵蔡
而獲公子樊哀公徒敗于且知昭巴人伐楚而敗
于鄧哀雖然量而後進諸侯伐鄭聞首止之師而
還國鄭聞汝上之師而還成楚伐宋遇台谷之師
而還成晉救陳宋遇北林之師而還宣元者弱也何
難叔子文集論卷二兵謀
晉伯宗曰國君含垢是也今夫能勝人者必能
下人故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故鄭伯向趙李
羊而楚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哀息
以違言伐鄭而大敗哀以弗賓傾蔡而滅國喪夫
人也哀故城濮之役楚子入居申宣王官之役晉
人不出文脉澤之役衛人不伐魯師定邲之戰士會
日知難而退先殺反之是以大敗宣華元殺中舟
而宋國斃宣重邱人詢孫蒯而喪邑哀曹人詬
子肥而宋公還滅曹哀魯昭公伐季平子而出昭廿五

是故能忍。者。師。有。所。不。戰。城。有。所。不。攻。乘。隙。之。役。晉
三卿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若不能
敗為辱已甚成陽陵之役荀瑩曰我寔不能禦楚又
不能庇鄭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兼偏陽之役荀瑩曰
城小而固譬之不武弗勝為笑哀鄭驪弘曰知伯復
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哀趙襄子曰以能忍恥
必無害趙宗故曰知伯貪而慢故韓魏反而喪之哀
七何名弱強而示之弱以驕之是也晉士蔣不報號
曰就公驕必棄其民哀文公退三舍以驕子玉宣
難叔子文集論卷二兵謀
關伯比謂展楚師以張隨桓鄭莊公縱叔段使自
寢隱中行桓子盈赤狄之其宣是以闕叔救鄭趙盾
曰姑益其疾而去之宣楚侯鄭衛韓厥不報曰使重
其罪民將叛之是以有鄆陵之師成十海涇之役齊
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哀陽陵之役知武子
曰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哀吳使舒鳩誘楚
而伐桐曰為我使之無忌定故楚師于棠吳人不出
而子費以吳為不能哀何謂德弱而示之強以懼
之是也是故楚子敗津而甯季魯以伐黃莊十楚大

見云丁一
段中
段中
段中

飢而為食請出師以罷百濮文十新城之役卻狄日
君前不可以怠而入蔡文十尾之盟鄭子家曰將悉
敵賦以待于懸文十爰嬰之盟齊賓婦人曰請收合
餘燼皆城備一文十三戶之役楚人曰將通于少習以
聽命哀十然不可以殲而殲者殆說在陳文子謂齊將
有寇兵不戰必取哀十孟獻子謂鄭師競已甚
而有災哀十不可以弱而弱者衰說在楚圍宋而晉師
不起哀十孔子告哀公討陳恒而不從也哀十何謂
我欲戰敵不欲戰而致其師是也城濮之役分曹

穆叔子文集論

卷二 兵謀

聖

衛之田以界宋拘宛春以怒楚哀十河曲之役晉深
墨固軍而士會兩使輕者肆焉文十林澤之役晉使
張黼輔蹇致楚師哀十邲之役楚使許伯樂伯攝叔
致晉師定十吳使舒鳩誘楚而為之伐桐定十鄆牛
侵齊以致其師而歸衛哀十何謂我大而畏我
衆而畏我疆而畏我勝而畏我謀成而畏故曰弗畏
入畏哀十所謂恃者必敗也見前是以齊師敗績曹
蒧視其輜輶旗靡而後逐之哀十趙簡子克鄭傅使以
爲知在而憂未艾哀十鄭敗楚師于莽柳而子良憂其

災者哀十畏之至也故國伯氏曰莫敢必敗舉趾高心
不固哀十爲賈日子玉剛而無禮必敗哀十王孫滿
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哀十三宿師圍日齊侯克敵而
驕必敗哀十樂書曰楚君日計國人而訓之千福至之
無日勝不可保戒懼之不可怠是以邲之戰趙旃靡
于軍門之外而晉師敗楚大勝而莊王謙詞未助干
庶侯哀十故舟師繁揚再敗而于西喜其可爲者哀十
敗而畏也飲穀陽豎之酒醉不能見者敗而不畏也
六非兵而如兵之謂防哀十凡伯勸魯伐之楚師以

穆叔子文集論

卷三 兵謀

聖

歸七齊侯鄭伯朝紀而欲襲之哀十桓五楚子以食入享而
滅息哀十晉館于虞以襲虞哀十五邲大夫成鄆子于坐
八哀十慶舍嘗而殺哀十餘祭觀舟而越存哀十荀
吳假道以入昔陽哀十白公獻戰備以作亂哀十宋
大尹典空澤之甲以劫六卿哀十是故乘其不意哀十
人以誑我者後皆不可不防楚師在邲鄭人登隄
伍舉逆女鄭請爲殫哀十元宋將有災備兵哀十武
二子知謀先守入保哀十鄭國火作授兵登陴哀十
遯而待之之謂靈哀十周降齊師魯莊公曰姑務脩德以

魏叔子文集

卷二 兵謀

四

待時是也。其後宋之役伯宗曰楚未可與爭君其待
之。五十。鄢陵之役姚句耳曰其行速速則失志。八十
日公之亂流諸侯曰偏重必離聞其殺管齊修也而
後人。六。一。戲之役知武子曰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九。鄢之役桓子曰楚歸而勳不復。二十
後上之役太子友曰戰而不克國將于請待之。三十
先殺彌庸反之是以大敗萊門之役景伯曰吳輕而
遠不能久請待之季孫不從是以有城下之盟。八十
故當需而需者齊桓公伐楚師次召陵而不進是也
魏叔子文集 卷二 兵謀 四

又建結帶
緊延

魏叔子文集

卷二 兵謀

四

年狄必至。八。曲梁之役伯宗曰必伐之後人或將敬
奉德義而若何待。五十。牛首之役齊太子光先至于
師而長滕侯。十。鄢城之役子驪曰久將舉臨不如速
戰。五。鄢意欲請伐河內曰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
我既濟水矣。三十。國參請殺于陳成子曰大國在敵
邑之下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而成子立
敗驪馬。七。蔡公入楚以潘爲軍。三十。楚爲一昔之
期以襲梁霍。四。是故當需者不可以疾當疾者不可
以需需不害疾疾不害久何謂久持久以要之是也
魏叔子文集 卷二 兵謀 四

楚伐宋魯室反畔者而宋盟。五十。諸侯伐鄭歸耒幼
居疾于虎牢而鄭服。九。靡角之役歸老幼反孤疾。廿
六。寒氏之役衛侯城其西北而守之午衆宵燭。定。楚
子圍崇甲而致蔡人男女以辨。元。何謂白抑以作
其怒是也。連紀之役李梁請卜之以怒我而怠寇。八
韓之役韓簡曰三施無報今又擊之我意秦奮。十
二。君不從故及于敗是以狄伐衛文公以國諒父了
兄弟而後師于營。八。楚伐庸師叔曰彼驕我怒
而後可克。文。上。冉求再問不對而孟武伯退而蒐乘

一何謂聽不疑也人雖疑之我終不疑故曰決者
 事之斷也是以舍虛之役陳子行抽劍曰雷事之賦
 也哀十蒲繫之役則廉不請濟師不更卜一衛太
 早宵莊子請伐邢九伯宗必伐鄆五鄆克必戰
 鄆陵六楚昭王必拔陳哀趙鞅荀瑶不卜伐齊哀
 三齊侯駕而走鄆棠太子光抽劍斷鞅哀十錢之
 戰晉聽焦而樂丁不順哀二中牟之役衛聽焦而衛侯
 過之哀楚惠王以舊卜將公孫宣哀十且夫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故夫梁王曰臣義而行不待命以其
 魏叔子文集卷十兵謀
 屬五十擊丁常之卒哀孫叔敖欲還則南轅反施哀
 一七旬伐齊聞喪而還不以請諸君也哀十是故當
 師而不師必敗城之役楚子命子玉去宋而與之
 子八邲之役桓子欲還而聽韓厥以分穆哀十是
 也不當師而師必敗子玉違命以戰城濮先穀專行
 以戰邲是也何謂聽聽聽也或聽于衆或聽于賢或
 聽于能或聽于尊不聽則敗聽于私則敗屈瑕伺子
 師曰諫者有刑是以殲于羅桓十韓原之役晉惠公
 不聽慶鄭倍十泓之役宋襄公不聽子魚倍廿姑汲

終

一大段中
 又各段
 又各段

之役子玉不聽楚衆倍十秦穆公不聽蹇叔倍十三先
 穀難鎬趙盾不聽荀林父哀十樂原不聽伯游哀十
 孫良夫不聽石稷二范中行不聽高彊定十楚子常
 不聽淪尹戊定慶舍復而死于太公之廟哀廿昭公
 不聽于家驪而敗于且知七夫差不聽子胥而越
 昭吳哀此不聽則敗者也荀林父聽韓厥哀十子常
 聽史皇四此聽于私則敗者也長勺聽曹劌莊城濮
 聽先軫子犯倍廿此聽能者也昔即聽與入倍廿戲
 聽諸侯九此聽衆者也魏終從樂伯哀十荀偃子句
 魏叔子文集卷十兵謀
 從知伯戴此聽尊者也救宋之役聽伯宗哀十虎牢
 之役聽孟獻子哀二狄之滅也聽桓子哀十戎之和也
 聽魏終四此聽賢者也聽人者莫尚賢賢則尊賢則
 能賢則衆或曰賢則衆奈何一賢人謀之衆人違之
 以聽則不公不公不順不順事不成賢則衆奈何魏
 子曰大聽人者莫尚賢矣樂書侵宋成楚救之將戰
 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乃遂還于是軍帥欲戰者
 衆或曰聖人與衆同欲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
 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善衆

本國大校
又以其
謂其國
國

之士也三卿為主可謂家矣此善聽者也六何謂
知人之說我以諸人皆是也何謂說人息侯求較于
蔡而使楚伐之十晉假道以滅虞二秦隈入而與興
人晉而傳商密實坎血如書而盟戊人傳二魏壽餘
僞復以歸士會文十晏弱城東陽以圖萊六楚簡吳
以萊梁莊四齊賊女而以藩滅樂盈三晉梁帶僞
最付而楚烏餘七士姜裂田而城房之卜以執登
子四荀吳使帥師離負甲以滅葢二用往于雒以
滅陸渾七僞會齊師假道解虞以人昔陽二尉
叔子文集論卷二兵謀四七
人漢以襄襄首而荷以走口得華登一昭廿公孫朝請
息肩于齊而伐飲馬之師昭廿子上退舍陽子宣言
是道也定子木衷甲七齊何獻光于慶舍襄廿
驅亦走安犯定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納師京楚侵楚
以滅吳安十齊人不勝四公子之徒與宋人戰敗而
立孝公信十何謂知人之說秦使冷至召三子卻芮
口幣重言甘誘我信河曲之役秦人請戰史駟曰
使者目動言肆懼我也將遁矣文十平陰之役太子
光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襄十北鄆之役孟公綽

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五宋之盟伯
風曰楚氛甚惡七廩邱之役晉軍更令繹將進兼
章曰是實言也役將班矣哀廿維三塗之役莒弘曰
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七陽虎請伐魯鮑文子
曰是欲羅齊師以奮其詐謀九越子率衆以朝吳且
饋賂之吳人喜而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哀十何謂
兵雖詭道不厭信禮是故晉文公伐原而退舍五
荀吳使鼓殺叛人而繕守備昭十華元子反各輸其
國情宣十風沙衛以無備告九鄭子展請救信以
叔子文集論卷二兵謀四七
符晉哀十士句侵齊聞喪而還九哀廿楚人伐陳聞喪乃
止哀東門之盟以藩爲軍而趙武不衷甲七哀廿潛之
役卻宛聞吳亂而還昭廿申包胥哭秦庭而哀公出
師四孔子以禮卻萊人十解揚反楚宣十子展命師
無入公宮哀廿子伯季子殺戴師者許公爲曰與不
仁人爭明無不勝六哀十子反北師而申叔時曰信禮
之亡必不免五成十晉伐鄭殺鄭行人伯蠲君子曰非
禮賊子犯日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大矣
信是故聲伯請逆於晉師四日不食以待使者信
施賦行連言至及

謂爲信誠在范宣子之以魯莒之情告析文子也入何謂謀問謀也間之曰問謀其事曰謀濟西之役
我侵魯而不知莊十無謀也故曰泰謀襲鄭而晉知
之者謀也信三諸侯有成行而子蟺知之魯魯軍
齊師齊師聞之七徵虎欲宵攻王舍而吳王一夕三
遷哀八以輕車千乘厭齊師之門告荀寅者哀廿謀也
勞高以乘犂牛十二犒秦師而遽告于鄭十三臧宣
叔道晉師以伐齊成二滙管人道吳師以伐武城哀亦
謀也羅人欲伐楚師而使伯嘉謀桓十子元伐鄭謀
魏叔子文集論卷二兵謀
晉曰楚幕有焉莊廿齊伐魯晉謀曰齊師遁哀十晉
得秦謀殺諸絳市入鄭得晉謀殺建哀十何謂問
而捷之間而離之是也何謂離晉私許後曹衍而使
之牛絕于楚是也倍廿何謂捷吳使長鬣三人以伏
舟側而逃應是也昭十伯州犂在楚苗賁皇在晉成
六析公繞角其六蒯子彭城襄廿子靈通吳晉襄叔孫
輒教吳伐魯而滙管人道之入此西鉅吾所謂收吾
備以問吾成八是遺敵以問者也苗賁皇雍子狗
師而逸楚成十六吳子使其六吳子使其六

來賁人以叛南氏昭十范宣子以魯莒之謀告子家
入哀十此間之神也何謂在在外曰竄在內曰完肉爛
于外入得而知也魚潰于內入不得而知敵侵于外
奸伏于內不可支矣是故兩軍相對申叔展問河魚
腹疾者內也宣十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之牀者
亦內也宣五楚子孔潘崇帥師伐舒蓼使克變守而
作亂哀十楚師在鄭而子孔謀去諸大夫者哀十亦
內也自外而內者顯禮至是已宣五內而內者微鄭
魏叔子文集論卷二兵謀
夫人啓京城大叔隱元隱庭南鄙啓曲沃武公桓鄭厲
公因探人以殺桓伯桓五蔡公因正僕人以殺太子雍
公子罷敵昭十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傳三連稱之從妹
間襄公莊八王子帶召揚拒泉臯伊
離之戎信十藥盈之人絳也因魏獻子襄二伯有之
入鄭也因馬師宣十晉先穀召狄宣十齊盧蒲癸
王何刺于之襄廿殽綽工僕夜經納齊師襄十陳城
而役人相命以各殺其長襄廿昌菱婦紡焉以度而
破紀昭九太子建之母召其六吳子使其六

既分二
又分三
而以五
謂之

三建召齊師于鄆哀十魯人懼懼蓋子羽哀十齊人病

祝史揮哀廿內而內者微何謂哀廿我慎其衆固人之

業是也何謂慎其衆趙宣子曰隨會在泰季李在狄

罪日王矣哀三十是也何謂固人之衆關伯比日敵有

寡不可失哀三十隨會曰用師觀衆而動哀三十是也

或以內亂或以仇或以喪何謂亂衛之亂也邴人使

衛五狄之亂也衛人使哀三十齊有范氏之亂齊

衛鮮虞伐齊哀元陳有夏氏之亂楚子入陳哀十周氏

之族爲亂已人伐楚哀十晉戮于韓狄伐晉哀十

魏叔子文集卷二兵謀

民潰秦伯取梁哀十邾分爲三魯取邾哀十晉從政

者新三帥專行而伍參勸戰哀十晉君少而范山圖

北方哀九諸侯而秦人自狄伐晉哀九謂飢楚大飢

戎庸麇百濮皆伐楚哀十晉飢秦人侵晉而弗能報

九吳桓魋不遠種而越人滅吳哀廿二何謂災晉惠

公薨有宋師哀元鄭成公卒有晉師哀二楚共王卒有吳

師哀三十宋人因滕喪而圖滕哀九吳子因楚喪而伐楚

昭哀三狄因晉喪而侵晉哀九

勢偏之所請不聽而屈人志是也勢偏則身倍者

二邾人戍虛邱以偏晉哀元晉倍公盟桓公子雍于穀

以偏齊哀廿楚納魚石于彭城成之以偏宋哀八駟

赤謂侯犯齊人欲以師偏晉哀十孟獻子請城虎牢諸

侯成焉以偏鄭哀二晏弱城東陽以偏萊琅城墜之而

傅于瑛以人萊哀二孟武伯城輪以偏成哀五楚蓋

王聞徐以逼吳哀二鄭城岳戈錫處平元之族以偏

宋哀十楚昭王大封二公子以善吳哀十宋伐曹築

五邑于其郊而四以滅之哀七何諸國與國是也凡戰

魏叔子文集卷二兵謀

必仗與國春秋搜諸侯以伐諸侯是故君子必慎其

所與或因而撓之以孤敵或翦焉而弱之或攻所惡

以取入鄭伯請成于陳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

之寶也陳侯不從薛侵焉而大獲哀六鄭伐宋宋不告

命于晉晉齊謀于防哀九楚侵隨關伯比日隨疾

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故季梁謂隨侯曰君姑

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哀六秦人巴人齊整從楚師以滅

庸哀六晉合虞師以敢下陽處滅虢以日滅哀五陳蔡

漢之職晉使宋以昭晉之屬與齊秦入一現之職

申叔時謂子反曰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吾不復

見子矣成十鄭之職樂書曰楚鄭親矣鄭不可從宜

二孔叔曰齊力勤我背德不祥故鄭伯不戒于楚能

又曰周君輕則失親故鄭伯迷師而齊人伐五楚鄭

日怒降不義故晉侯聞釋而敵于韓德十閻敗日能

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宜西鉏吾

日事百何爲晉必恤之成十韓厥曰欲求得人必先

勤之乃師于台谷以救宋成十楚子曰不伐鄭何以

義叔子文集論卷十七兵謀

宋高侯十是有百里之役義十子庚曰諸侯方睦于

有乃涉于魚鼈之下而還義十鄭子驥曰與人而不

固取惡莫甚焉乃濟澤而次義十魏絳曰勞師于戎

而是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義十知武子

曰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義十是故諸侯

或而自狄伐晉成十徐伐晉而晉人請盟于魯文鄭侵

晉而太子爲質于楚成十單子欲告急于晉而以土

出次于皇昭十齊衛聞戚而蒯聵求援于中山哀十鄭

皇耳侵衛以問夷楚哀十申公巫臣通吳于晉而教之

叛楚成蔡侯唐侯因吳以害楚定曹背晉好宋宋人

伐之而晉不救哀十吳使魯儀師以伐齊哀十晉伐鄭而

驪弘請救于齊哀十諸侯爲宋伐鄭莊十魯穆叔賦

斯文與鴻雁之卒章哀十故曰必伐與國雖然魯莊

公以齊聞鄭而師降齊師入楚與巴人伐申巴人叛

楚而伐那處莊十周襄王以狄伐鄭其後狄攻周莊

晉文公以秦伐鄭秦背晉而伐之僖十召伯盈逐

王子朝昭十韓魏反喪知伯哀十故曰必慎其所與

揚之爲言聞也聞而離之者是前見上陽之役晉滅狄

義叔子文集論卷十七兵謀

而因以取虞僖十揚梁之役秦楚伐宋以報晉哀十齊

人爲徐伐英氏僖十狄聞晉之有鄭處也又因晉喪

而再侵齊僖十晉陳鄭伐許楚故也楚侵陳蔡伐鄭

晉故也僖十楚鄭侵魯西鄭鄭侵宋北鄭晉故也哀十

晉取鄭而楚秦伐宋哀十楚五大夫圍徐以懼吳昭

齊叛晉而國夏伐魯西鄭定十鄭相子思患宋人之

有曹也而救曹哀十故曰鄭而弱之晉陰公欲求宋

而爲之伐知昭十孟獻子爲晉侵宋哀十衛爲晉侵鄭成

伐鄭成十鄭爲楚伐宋哀十爲晉侵秦哀十和爲齊伐魯

七 魯為百侵齊哀廿 楚為許伐鄭哀廿 魯侵鄭取
 國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哀廿 定侵衛晉故也哀廿 宋侵鄭
 鄭救晉也哀廿 故曰攻其所惡以取八晉侵崇以求成
 于宋哀廿 鄭惡宋以固與晉哀廿 吳伐桐以來楚哀廿 此
 反顧用之亦所謂致師者也何謂魯魯以不得不從
 是也故兵法曰攻其所必救是故衛伐齊邢狄伐衛
 以救齊哀廿 齊伐魯衛伐齊以救魯哀廿 楚圍江晉
 伐是以救江哀廿 鄭侵晉衛侵鄭以救晉哀廿 晉伐鄭
 秦伐晉以救鄭哀廿 宋圍曹鄭侵宋以救曹哀廿 此攻
 其國者也齊伐鄭楚圍許以救鄭哀廿 楚伐徐齊伐厲
 以救徐哀廿 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宋哀廿 楚伐鄭
 晉侵蔡以救鄭哀廿 晉伐齊楚伐鄭以救齊哀廿 晉
 伐鄭楚侵陳侵宋以救鄭哀廿 此攻其與者也何謂
 假假於意假于鬼神假于物象是也子犯釋監廩之
 夢哀廿 巫卑微隊首之夢哀廿 是謂意極有聲而下
 假拜哀廿 三龍滑禮孔以掌祭設狄人哀廿 是謂神公子
 假蒙牟北以敗宋哀廿 晉臣蒙馬以虎皮而陳蔡奔哀廿
 八是謂物然也神則有奇在下以變外延變野

集解子文集

卷二 兵謀

章

神而外于連哀廿 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綈禱
 于河而勝齊哀廿 老入結草以充杜回哀廿 韓厥中
 御而從齊侯哀廿 樂盈助嗣事于齊而中行獻子墮而
 受合哀廿 楚昭王救陳卜戰與退不吉而外于城父
 哀廿 宣子夢文公攜荷吳而授之陸渾故殺子帥師哀廿
 七 卜伐宋不吉而趙鞅止哀廿 九是故恃神者凶聽于神
 者凶夷吾卜慶鄭吉而不使哀廿 天道在西北而南
 師不時哀廿 越得歲而吳伐之哀廿 十二是恃神者凶神
 賜之十日而靈公力戰哀廿 是聽于神者凶是故晉
 文公卜勤王得假泉之光哀廿 孫文子卜追皇耳哀廿
 亮如山陵哀廿 闕廉不卜伐鄭哀廿 趙鞅荀瑤不卜伐
 齊哀廿 楚惠王不更卜公孫宣而敗巴師哀廿 公子
 魋敗卜而敗吳哀廿 樂丁衛侯不辟龜焦哀廿 或曰左
 氏如誣神與卜者誕也魏子曰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信者傳也何謂傳傳曰師出有名是也是故名必執
 義衛禮而後名立宋公不王而鄭伯以王命討宋哀廿
 鄭人不食伐宋齊鄭以違命入絕哀廿 齊桓公請師于
 周而宋人成哀廿 敗衛師而數之以王命哀廿 故那

集解子文集

卷二 兵謀

章

以從簡書而諸侯悅文辭子華而鄭服七賁楚苞茅不貢而楚知罪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各不節也四晉文公左師逆王而諸侯從五而臧文仲道子玉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六故晉襄公伐衛失且居曰效尤有禍請君朝王而臣從師文樂王歸謂范宣子曰奉君以走回宮必無害也從而克三高州謂范中行曰若先伐君是使廢也不從而敗三桓魋欲攻君子車曰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滅焉四石乞請弑王白公曰弑王不祥六哀十靈不獲狗于闕曰與我四

魏叔子文集 卷二 兵謀 七

教君者也而衆與樂得曰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而施于大尹六哀廿陳乞鮑牧以甲人于公宮六哀楚莊王謂陳人曰無勳將討于少西氏而陳服宣十沈諸梁曰棄德從賊其可保乎而箴尹固從哀十范鞅曰樂氏帥賊以入而魏舒之公哀廿大名不一類二晉人之用名也奇城潁之戰退三舍欲進而以退爲名也則其有各于進也矣八哀廿汪之役辟秦焉而先伐之欲退而以進焉各也則其有各于退也矣文二延州季子謂楚子期曰我請退以爲子名是善居名者

也哀十何謂辭令也鄭息之役傳曰不徵辭是也十一甯母之會管仲曰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是也七故有以辭全有以辭敗宋使失對晉不出師五子玉取二氍偃決戰八哀廿子師師諸侯復之五哀廿子反辭大敗于鄆宣十子驪強辭諸侯復伐九哀廿子朱易辭三軍暴骨四哀廿是故詹父有辭而以王師伐號桓十晉有辭而即之戰交綏十荀息有辭而虞公假道二陰飴勞有辭十晉人哭且悅而秦穆公歸夷吾五哀十展喜有辭而魏叔子文集 卷二 兵謀 七 表

齊侯還六哀廿燭之武有辭而秦伯戍三桓人有辭而宣子從四哀十攝叔有辭而鮑葵不逐二宣十鄭子家有辭而鞅朔行戍七哀十鄭伯有辭而楚莊許平二宣十宣嬀人有辭而晉師罷二哀廿宋有辭而楚人患之昭廿隨有辭而吳人退四哀廿宋左師辭順而民從大尹無別而民叛六哀廿子產有辭而晉人不討入陳也五哀廿何謂辭未戰備戰未敗備敗書曰有備無患是也五哀廿之役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五哀廿羅之敗屈瑕不設備桓十三魯桓公告疆吏曰慎守其一而傳其不虞七哀十

子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云五城文仲諫信公曰無備
 毋衆不可恃也信公不從而敗于丹隱二 晉襄之
 役和人不設備而表仲再伐三 庸人勝楚不設備
 而楚滅之六 文十 鄭之戰晉楚之言備也詳楚軍右轅
 左追爲前矛慮無故士會曰軍政不戒而備不可敵
 也鄭皇戌曰楚師老矣而不設備擊之必敗樂書曰
 二廣代駕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郤克曰二憾往矣
 不備必敗士會曰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
 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撤也故楚

欽叔子文集

卷二 兵謀

五

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以從唐侯士會設七覆而
 上軍不敗趙嬰齊先具舟而濟也故曰鄭之戰晉楚
 之言備也詳二 爲齊難故城宣叔令倫賦繕完具
 守備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元 晉勝齊季孫命脩
 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哀 十 西宮之難子
 孫元守備成列而後出哀 十 漢梁之會晉守而下哀 十
 旃然之役楚師將涉潁而城上棘哀 十 林鍾之役魯
 城西郭武城哀 十 師于鍼衛人不保而夏陽說欲襲
 衛六渠邱公恃陋楚決反而克其三都哀 故曰恃陋

法皆足
駐守關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豫備不虞善之大者也是以狄
 人不備而敗于交剛成 十 宋人不備而敗于浮陵
 六 舒庸人不備而滅于楚成 十 楚人弗假而敗于阜
 舟哀 十 陳不設備而司徒印覆哀 十 吾人不設備而
 敗于蚡泉還啓強不設備而敗于鵠岸哀 五 鮮虞人
 不備備而獲于晉昭 十 許不設備而大獲于鄭哀 楚
 趙人不備而吳滅巢鍾離昭 廿 故晉侯使欒嘉處取
 守桃林之塞以備秦文 十 鄭子展請完守以老楚哀 入
 晉成公待于蒙廐而申宮警備成 十 公欽處父請孟

欽叔子文集

卷二 兵謀

五

孫先備成 十 成人成備而後告齊昭 廿 周先警戎備而
 大獲昭 廿 零婁之役秦楚侵吳問吳自備而還哀 廿
 城之役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于是楚子使沈尹
 射自命于巢還啓疆待命于零婁昭 廿 是以處合之謀
 也甲環公官矣士釋甲來馬而觀哀 廿 于魚里哀 廿 都
 子益之囚也魯師及范門而猶問鐘聲哀 廿 何謂法
 莫大乎賞罰是故莫敢繼于荒谷哀 廿 子玉成于連
 穀哀 廿 子反成于瑕成 十 城濮之役殺顓頊祁肅舟
 之倫哀 廿 清之役殺先穀而滅其族哀 十 曲梁之役

魏叔子文集

卷二 兵謀

全

魏終魏揚子之僕三榮平之役魏舒斬荀吳之嬖人
昭孟諸之役甲舟扶宋公之僕文此罰法也鄭莊公
祖射穎考叔者隱先殺僨命于郊而無誅宣城
濮之役殺鍾離而黜魏嬖人僖世河曲之役放胥甲而
釋趙穿宣大罰也實之役卻缺為卿僖三韋之役厥
招則守疆旃昔為卿宣亦狄之役以微僨命宣王會為
太傅宣十入陳之役賜了展先路三命之服宣序次
路再命之服皆有邑宣世晉襄公賞桓子秋臣千室
宣十悼公賜魏絳金石之樂宣宋武公賞祁班以
魏叔子文集

賞為掩哀廿卻獻子將救人既斬而使速以徇成魏
終魏揚子而卓公與之禮食住新軍哀三苗之役鄭子
賡徇曰得桓離者有賞而離逃哀三雍邱之令曰使
有能者無成而却張鄭羅歸哀九魏之戰趙簡子設眾
賞而自設罰哀此賞罰之善者也何謂同同甘苦也
楚伐庸振旅而以食文十昭廬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收食所嘗者卒來與焉哀是以申叔侯牧佩玉而
知吳所以亡哀十羊羹不及斟而華元獲宣後食射
大丁轡外而再不謀哀廿然而士養千素德行于非
魏叔子文集

內省德無闕而後勸九季札曰二君不務德而力

爭諸侯十晉文公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知禮

知信七韓之役韓簡曰師少子我聞士倍五城

濮之役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八孟明增德修

政重施趙成子曰不可敵也二楚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四武子曰不可敵也二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

子西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故曰閭廬在國親

巡孤寡而共其困乏元陳成子救鄆屬孤寡而三日

朝七是以衛文公布衣帛冠訓農通商惡工勸學

韓子文集卷上齊七

任能致華車三百乘以伐邢二楚子重已黃連鯨救

之赦罪悉師爲陽橋之會而晉人畏二晉悼公任賢

授能施舍輸貨修民事田以時三駕而楚不敢爭六

范宣子曰楚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五子囊曰君

明臣忠上讓下競晉不可敵九叔向曰在其君之德

矣十楚平王備兵而撫其民張窮養老救災赦罪任

良物官四楚再敗于西遷郢于郢而改紀其政六

白公詰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六季康子欲伐郛

子服景伯曰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大德者危將焉

保七此皆所謂知本者也故仲孫湫告齊桓公曰親

有禮因重則間攜貳覆昏暴者本也元是以衛懿公

好鶴受甲者不戰二梁伯九唐谷如失民而潰三

不知本也曰和曰忍曰量曰息曰畏四同本也曰恃五

也夫先樂于敵以取禍皆不知本者也故武伐凡

伯于楚邱凡伯不賓也七魯伐杞朝而不敬也二曲

沃武公伐吳侵陘庭之田而南鄙啓也二楚伐鄆鄆

人奪楚幣也九桓仲譖詹父伐焉而奔虞虞公求璧

劍伐焉而奔其池也晉鄭交伐宋宋無信也桓十二

韓子文集卷上齊七

責賂無厭也三楚伐蔡蔡侯止息鳩弗賓也十齊

滅譚莊十楚伐鄭六侵陳四晉入杞七晉滅曹衛

無禮也諸侯伐鄭鄭無故侵宋也莊十齊滅遂

諸侯會北杏而遂人不至也莊十伐宋討不與盟于

齊也莊十蔡滅沈沈人不會于召陵也四爲國以晉

師殺夷諛諸侯而弗報也六秦執夷吾于韓信昭

也僖十公于友敗莒人于鄆求賂也元鄭穆公曰晉

不足與于是乎伐宋會扈取賂也宣廣之滅貪賂也

作五蔡之潰蔡姬未絕而嫁也昭諸侯伐鄭逃首止之

盟也六楚再伐麇進厥貉之會也七晉伐蔡蔡人不

與新滅之盟也五我許不與緡澤也三狄滅溫蘇

子無信也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十秦入郢都叛楚

即秦又滅于楚也楚滅六六叛楚即東夷也五文圖

巢二滅舒蓼八叛也伐黃不歸楚貢也一宋伐

曹五吳伐陳哀修吾怨也楚伐陳討武于宋也

三晉敗秦于穀食面輕也一三晉代衛取戚不朝晉

且侵鄭也元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三晉伐莒取

向莒人不肯平鄭也四潞之滅怡其為才而不茂德

難叔子文集卷二兵謀

也五十泓之傷宋公強求諸侯且不阻隘不鼓不成

列也二韋之敗婦人之笑辱也二劉康公敗績于

徐吾氏平戎而微戎也元諸侯伐鄭鄭成于吳也八

楚敗于鄢陵無信也六楚楚舒庸道吳伐楚也十

七鄭皇耳獲無故侵衛也十齊侯貳于晉而固成范

宣子假羽毛而弗歸也哀十衛石買孫刺執伐曹取

重邱也七十八鄭子展子產入陳陳隧井垣木刊也

五楚滅舒鳩卒獲楚也襄廿楚未撫其民而城州來

以挑吳也昭十鼓之滅晉反鼓子而叛于鮮虞也昭

二巢鍾離之邑勞民連寇而無備也昭廿魯侵鄭取

巨鄭伐周邑也定趙鞅圍衛報夷儀也邢鄆午殺入

于西門報夷氏也俱定楚滅胡胡子俘楚邑而不事

楚也五十國蔡報柏舉也哀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

李也元趙鞅同中牟衛助范氏也五晉師侵衛衛不

服也七吳伐魯武城犯盟伐邾也八伐齊南鄙乞師

辭師也九宋取鄭師取邑于外也九楚伐陳陳即吳

也九清之師齊為鄭故也哀知伯合而復故趙襄子

楚知伯晉魏反而喪之也哀廿何謂保其勝也未

難叔子文集卷二兵謀

戰脩其木既戰保其勝號公驪勝而驕莊廿卻至戰

勝而求掩其上六李武子作林鐘昭所獲焉以怒

大國九十未有不敗者也是故楚養少師而圖伯比

滿許隨盟八城濮勝而文公受莊廿殺彭衡勝而趙

衰韓泰二王官却勝而泰穆公以江漢自懼文陳敗

楚養公子伐而懼而清平文楚莊王克鄭而許之平

勝晉而不為京觀稱武德焉二宣宗勝而晉悼公

功二郕段勝而范文子戒修德六鄭服而晉悼公

禮鄭同納斥收禁侵掠襄十晉人勝而再行成于齊

襄廿三子產入陳而爲之致民致師致地襄廿魯勝
昭廿二子產入陳而爲之致民致師致地襄廿魯勝
齊而季孫修守備哀十申包胥以秦師與楚而逃賞
定四諸梁克白公而老于葉哀十
宣五

襄廿三子產入陳而爲之致民致師致地

襄廿三

○○○兵法

兵不法不立魏子曰左比之兵爲注二十有二日先

日潛日覆日諺日乘日表日誤日假日拔日分日嘗

日險日整日假日衆日簡日一日勦日死日物日變

日將何謂先魏子曰兵有先聲以奪人者有先發而

制人者所謂先聲奪人者皆之役魯隱公先敗宋師

而鄭人以入鄆入防隱十許之役瑕叔盈以螽斯登周

麾而呼曰君登矣而鄭師畢登隱十平陰之役范宣

子曰魯昔以車千乘自其鄉入而齊侯恐哀十郭陵

魏叔子文集

卷二 兵法

宋

之役苗賁皇曰秣馬利兵明日復戰而楚王宵遁成

六彭城之役棄子發命於車歸老幼反孤疾師陳焚

次明日將戰而楚師宵潰襄廿上雒之役楚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曰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哀十鄭子展使荀

日得桓魋者有賞哀十救鄭之役有自晉師告者日

將爲輕車千乘以厭奔師之門哀十晉先穀之

者邲之役莊公聞期而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元邲之役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而先犯之莊十蕭鑿之

役楚以銳師宵加於鄆桓十告人求賂而公子友敗諸

鄭元劉首之役也宣子曰先人有存人之心文孫叔

教日進之享我薄人無人謂我車馳卒奔以敗晉於

卿宣十府人渡日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故齊宋敗

吳師于鴻口昭陳乞謂諸大夫曰盍及其未升也

先諸作而後悔無及也六虞公求寶劍而虞叔伐之

桓楚飢伐庸而百濮罷六邵之役魯薄宋未陳十

一河南之役史駢諸薄秦師于河文十泓之役子魚

請薄楚牛濟又薄其未陳二夫抵之役大孫伯懼

晉人牛濟而薄我三夫樂王牛濟而擊楚四中行

彘叔子支集論卷二兵法李九

穆子未陳而薄元叔弓未陳而薄五昭是故滑之

役豈高以牛章獨秦師鄭穆公使秦成取麋鹿三

亦謀之為先聲先發者也何謂滑而單之是也梁

霍之襲楚為一昔之期四極之入無駭因費片父城

耶之師而勝者隱滑也濟西之追戎伐魯而魯人不

知莊十商密之傳奉人過析而二公子不知五魯中者

滑也故杞子曰鄭使告于秦曰滑師以來國可得也

十二是故鄭以三軍單其前滑單其後而敗燕師

於北制隱趙盾滑師夜起以敗秦於令狐文楚子乘

驛會師於臨品而滅庸文十秦康長鮑先入晉地而

應長武濟自輔氏以與鮑交伐晉師一吳人不出

而自臯舟之隘以要擊楚師四見舟於豫章滑師

于臯而敗楚二司馬戍欲使子常與吳沿漢而已悉

方城外以毀其舟四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而

齊人敗之哀十越子夜使左右句卒鼓譟而三軍潛涉

以鼓吳之中軍哀十何謂覆伏而乘之是也北戎侵

鄭鄭為三覆以待隱九絞驅徒役于山中楚人坐其北

門而覆諸山下桓十卿之戰士季使鞏朔韓守帥七

彘叔子支集論卷二兵法李九

費於故前宣十邱與之役公子偃使東鄙覆諸鄭三

肅蒲之役楚設三覆以敗吳哀十夫渠之役鄭人覆

之而敗宋於洧陵成十齊墮伏以待魯定何謂以以

弱示之是也齊墮伏以待魯定公子突使勇而無剛

者若冠而速去隱狐毛設二師而退之樂枝使與夷

柴而傷遁僖十遇皆北而楚滅庸文十肅蒲之役

養叔請誘吳師哀十離城之役子驪以私卒誘吳十

五晉樂荒易行以誘楚哀十魏有五陳相離以誘翟

昭滑羅不退於列以誘曹哀十

曰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救陳聖旅三以敗當之
 是也後其師者必先敗後以利害之是也後屈瑕請無
 擇樵采以誘絞二巢牛臣啟門以誘諸樊五陳
 鮑氏爲優以誘慶氏八魏子曰凡兵莫善於潛於
 覆於來於表矣潛而襲之覆而要之哀而斷之乘之
 以奇兵是皆誘也朱華御士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
 弱乎何必使誘我文廬戢黎誘殺關克公子變文
 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七其誘吾不得而知
 也何謂乘乘間也出其不意先發以制入乘於宋陳
 乘叔子文集論卷二兵法
 乘於牛濟者皆是也前伐宋之役魯敗宋師於菅鄭
 人防帥鄭師在卻朱衛入鄭宋衛蔡入戴鄭人圍戴
 以取三師而入宋隱鄆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成
 六朝歌之役趙鞅師於其南而荀寅伐其北哀魯僂
 公在會而滅項僂鄭伯會晉師而門於許八秦襲
 鄭不克而滅滑僂三晉侵蔡不費而侵沈成季武子
 救台入瑕僂崔杼送陳無字而侵介根哀秦師
 夜進而侵晉及鄆文楚敗於吳而滅唐定晉以諸
 侯伐鄭而以師師伐陳楚哀晉師悉起於平邱而弗

吳侵鮮虞昭秋間晉之有鄭虞也而伐齊僂
 宋之盟而伐晉成吳在楚而於越入吳定鄭因楚
 敗而入許定晉圍朝歌而狄襲之定吳入楚而胡
 子俘楚之近邑五諸侯伐鄭而鄭侵宋莊晉間
 晉難而伐邾取須句七齊謂諸侯不能也而伐魯西
 鄆文昔人間諸侯之有事而伐魯東鄆哀虛邱之
 戎將歸而晉人敗之僂楚師還自徐而吳人敗之昭
 三公孫申驅許田而許人敗之成鄆子蕭桓而邾人
 俘之昭孫林父嘉出而甯喜伐襄哀鳥餘襲羊
 角乘大雨實入以襲高魚六伯有實入以伐舊北
 門哀斐豹待於隱而自後擊殺督戎哀巢牛臣
 隱於短牆以射諸樊哀齊人醉而逐人殲齊師莊
 七狄飲酒而甘歇敗狄於祁垂文慶氏之士飲酒
 觀優而子尾殺子之哀伯有醉而子皙伐哀風
 沙蒍會食而鍾綽工僕夜絕納齊師哀陽關之役
 陽虎焚萊門以啓晉師而犯之定余墓之役曹人克
 懼而晉攻之哀大棘之役鄭人入井倒戟而獲狂
 徒宣哀鄆之役弗輪胡餘哀伯有而獲俘哀

劉首之役趙盾潛師夜起七賴上之役鄭子罕宵軍八之而宋齊衛失軍六旅松之役鄭叔乾宵犯齊師以送滅紀七杞殖華還截甲夜入且於之陸八楚以銳師宵加於鄭九魯陽虎欲宵攻齊師十定微虎欲宵攻吳王之舍十一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官十二楚爲一昔之期以襲梁霍十三公孫龍宵攻鄭師敗蓋旗於子儀之幕下十四鄭宵突陳城十五何謂十六折而取其表是也十七今有敵師於此我衝其師爲二是我以表斷敵也十八我攻其前後而夾之是我使敵表也此

魏叔子宋集卷二十一兵法

戎侵鄭公子突去以誘之覆以待之喪戎師而前後擊之九楚圍鄢關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札而與巴師夾攻鄢人十城濮之戰狐毛設二旆而退樂枝與曳柴而偽遁郤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毛偃以上軍夾攻子西十一吳人要擊楚師而獲鄧廖十二臯舟之隘要擊楚師而楚不能相救十三吳人居楚師之間七日而子嚭憂爲禽十四郢師過離姑武城人以兵塞其前推其後之木以壓之而取郢師十五司馬戍欲毀吳舟使子常濟漢伐之而自後擊吳十六

荀寅伐北郭之圃使其徒自北門入而犯師以出三何謂四伍員曰多方以誤之是也五昭三乾時之役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六饒角之役析公使晉多鼓鈞聲以夜軍楚師七雞父之役吳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蔡頌曰吾君死矣八申公巫臣使吳伐楚而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九吳伐夷侵潛六國並楚師主而吳還十笠澤之役越子夜使左右句卒或左或右鼓譟以亂吳師十一何謂十二管子曰攻瑕則堅者瑕是也十三編書之役鄭子元請先犯陳蔡十四魏叔子宋集卷二十一兵法

役公子偃先犯宋師一城濮之役亦先犯陳蔡二鄒離之役吳子先犯胡沈陳三郭陵之役苗賁皇請先擊左右四連杞之役季梁亦請攻右五桓桓之役夫樂王先擊子常之卒六定皆所謂攻瑕者也夫攻堅者說在楚以銳師敗郢而四邑離七臯牛臣謂是君也死而顧其少安八何謂九援聲援是也兵必置援以備不虞且張其聲故孟稱伯帥諸侯之師救徐而諸侯次於匡以待之十左師逆王而晉侯次於陽樊十一楚圖克屬禦施屯於新以

援商密僂廿

五 僂公伐齊，寅狼公子雍於穀，以爲魯援。

僂廿

六 楚伐鄭，楚子師於狼淵。文九 侵庸，楚子大師次句。

僂六

左尹子重侵宋，而王行諸鄭。一子半皇辰。

僂六

伐宋而子重爲後，銀成十。晉伐鄭，晉侯伐於戚。

僂六

秦伐晉，楚子師於武城。九吳侵楚，養叔奔命于庚。

僂六

以師繼之。二楚五大夫圍徐，而楚子次於乾谿，以。

僂六

爲援。耶魯次督揚，聲伯請逆於晉師。六何謂分。

僂六

兵必分道以攻，則奇以守，則固。以罷人，則逸，以息民。

僂六

則不勞，以備不虞，則不敗。編葛之役，鄭子元請爲左。

僂六

禦敵于攻，集論季子兵法。

僂六

拒以當秦，衛右拒以當陳。五鄆陵之役，黃皇離。

僂六

民以擊其左右。六紂之役，楚師分涉於彭。一桓十羅。

僂六

之役，羅與盧戎兩軍之。三王城之役，鄭伯將王。

僂六

阻門入，執叔自北門入。莊陽樊之役，右師圍渚。

僂六

師逆王。僂五 圍鄭之役，晉軍圍陵，秦軍汜南。僂三北。

僂六

林之役，齊宋門鄭東門，荀瑩自西郊以東，侵荀許，孫。

僂六

林父侵其北，師而諸侯會於北林。襄十 平陰之役，荀。

僂六

僂士句以中軍克京，茲襄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

僂六

韓起以上軍圍廬，而諸侯門其門，則襄四年也。

僂六

僂六

僂六

僂六

僂六

僂六

僂六

僂六

僂六

伐庸，分爲二隊，子越自右，鄧子貝自初。六魯齊鄭。

伐宋，魯敗宋師於菅，而鄭師入部入防。十齊伐魯，齊。

侯圍桃，高厚圍防。七齊伐晉，爲二隊以入孟門。十

三 吳圍潛，楚五尹四出，其師以救之，而吳師不能退。

七 知武子三分四軍以敵楚，而門鄭三門。九吳爲。

三 師以肄楚而多方以誤之。十楚厲上維左師軍。

於菟和右師軍於舍野。西子朝之亂，晉師軍於四地。

王師軍於三邑。耶二 單劍僂，季朝於尹，單子從阪道。

劉子從尹道。耶三 其討僂，僂也，僂也，僂也，僂也，僂也。

禦敵于攻，集論季子兵法。

子伐儀，果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八伐楚之役，齊桓。

公陣八國於召陵，而在黃谷，守其境。僂四 齊伐鄭之。

役，楚師次於魚陵，右師次於旃然，而範師僂其五色。

八 張其之役，楚子使沈尹射待命於東，遂敗僂。

命於零，冀耶五 越子伐吳，泓上之役，爲二隧。三笠澤。

之役，爲左右，句辛。七稷曲之役，老幼守宮。一是。

故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而取之，此用合者。

也。九橘萬。五鄆陵。六三 單僂，於王卒，權僂，私卒，僂。

之而簡師會之。五襄四年也。

會之五庶長鮑先入晉地而武濟自韓氏以交伐晉
師表十此以分爲合者也何謂晉試也晉人侵鄭
以觀其可攻與否是也傳三是故汾之役于庚日臣
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表十炊鼻之
役梁邱據曰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若其無成
無辱焉表六沂之役秦子蒲使楚人先戰以知其
定何謂險凡戰必知地之險阻而爲之計故有自道
於險者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是也是以耶有虞
恃其城而無圖志表六范宣子出豹而閉之表廿
魏子來奔表十晉師納王使女寬守閭表廿
謀徙於阪高表六晉師納王使女寬守閭表廿
孫子連塞海陘表六風沙衛請守險而進大車以塞
陘表十申鮮虞枕轡而寢於舟中表廿有厄人於險
者蹇叔曰晉敗我必於殺轍有二陵焉表三魏獻子
伐狄日困諸阮必克表八衛殺馬於隘以塞道表十陳
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表廿秦之役吳人要楚師於
卓舟之隘表十次漢之役司馬戌欲塞大隧直核其
阨表四離姑之役武城人塞其後表六

推而歷之以取邾師表三蓋覆之役齊氏使祝重
戈於車薪以當門而一乘從公孟表二有陷人於險
者子淺道吳從武城表八是故徑師於險如防大敵
齊爲二隊以入孟門表三秦師入險而厲表十三楚師
過險而不整表六而王孫滿執句耳皆知其敗也
自奮以出於險者樂鍼黹公以出於渚楚師薄於
而叔山冉搏人以投表六師謂墨表六鄆之役樂鍼曰
知以舉整是也表六故日軍行如敵至戎伐鄭公子
笑曰戎輕而不整表九楚伐絞屠瑕曰穀小而輕
家謀表十羅之役屠瑕亂次以濟表十卿之從公子
偃日宋師不整可敗也表三穀之役王孫滿曰秦師輕
入險而脫必敗表十三巢之役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我獲射之必殲表五鍾離之役公子光日帥賔而不
能整可敗也表三河內之役齊侯介而舉輕故無功
定表十晉伐鄭蒐焉而還示之以整表四城濮之役子
玉收其卒而止表八邲之役士會之上軍未動表十
故皆不敗鄆之役陳而不整合而加焉故姚句耳
日過險而不整不整喪列樂書日楚師輕鬼得其退

而擊之必勝咸十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襄世

公子光曰後者致陳整旅昭世是以淡佗門於衛步

左右立如植日中而衛不敢啟門定陳成子救鄭達

殺七里而穀人不知者哀廿整也故句踐患吳之整

也使罪人三行屬劊子頸以自到吳師屬目而遂伐

之定十何謂戰樂欽日好以戰是也無事示之戰有

事示之戰是故兩軍伐鼓而鉦執哀廿承飲咸十楚王

薳掩木莫放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也莊世達市之役鄭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而楚兵不敢進莊世鄭之役樂

襄叔子夷集哀廿兵法

伯兩馬掉鞅射麋以獻鮑葵魏錡射麋以獻潘黨宣

棘澤之役張幣輔蹠踞轉而鼓琴襄世平陰之役

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櫓為公翠州綽

以枚數閭哀十陽虎舍五父之衛襄而為食定八鄭人

圖計而示言不急君九然鉦之攝飲則可御至之

免胄趨風受弓肅使者則不可咸十何謂國兵有以

少勝有以多勝少者奇兵也精兵也多者正兵也兵

果合之則衆分之則奇故衆不可忽也城濮之役晉

伐木益兵楚王少與子玉之師而敗宣廿穀之役鄧

克請八百乘而勝咸蕭魚之役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而鄭伯受盟哀十平陰之役晉斥山澤而施之乘車

者左實右僞以興曳柴而齊侯脫歸哀十郟陵之役

晉人曰國土在且厚不可當也咸十子重日師衆而

後可大戶悉師王卒盡行而晉人辟咸叔向曰諸侯

有間不可以不示衆也建旆而諸侯畏昭十故晉茲

楚鄭入陳以七百乘宣廿捷苗之納較之勝以八

百乘咸二文鐵之戰陽虎以先驅之赫益兵車而衛

太子自投于車下哀何謂簡簡其精銳也鄭之役楚

以銳師宵加於鄭桓郟陵之役卻至日楚有去闕

卒以舊誓不必畏咸離城之役子驥曰簡師陳以待

我哀廿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襄孟氏使圍人之壯

者築室于門外定齊郟意茲以銳師伐河內定楚

以銳師侵鄭五邑哀十魯徵虎欲皆攻王舍屬徒也

百三踊於幕庭而得三百人哀清之役冉有亦以武

城人三百為已徒卒哀十澤上之役彌庸屬徒五子

三何謂咸號令進退不二也吳入楚以班處官而

夫槩于山爭宣魯入鄆哀公宮而師重夜掠哀魯

號令者也故鄭子展子產入陳命師無入公宮而親御諸門使其衆男女別而暴而數俘以出家廿管子日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是以繻葛之戰命二拒日殆勦而鼓桓五王黑以靈姑伋率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昭廿厨人濮御日揚殺者公從也昭廿孟氏望見叔孫之旌而伐公從昭廿楚子將乘右廣屬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宣十樂書將執晉侯餓日侵官失官離局有三罪成十知伯視濟師馬駭而驅之及墨日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哀廿遷延之役諸侯無功哀十河曲之役趙穿出而告戰呼而止故亦無功哀十楚爲舟師伐吳不爲軍政哀廿魯侵陽州無軍政哀廿皆無功哀廿伍員日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必大克之昭三楚以諸侯救州來帥賤多難政令不一故大敗單子劉子伐子朝于尹而單子先至故亦敗俱昭三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嚭帥左師以退而幾爲吳哀廿五清之敗左師次雩門五日右師乃從而焚逐哀廿三刻踰溝哀十何謂勦激而厲之日抑以作其怒者皆是也勦道有四日恩日威日德日身楚伐蕭王巡

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如挾纊宣十齊侯伐河內敘諸大夫之軒惟郕意茲乘軒定十此以恩勸者也晉圍偃陽荀躒謂偃與句日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哀廿孫劄追殖綽弗敢擊文子曰厲之弗如哀廿此以威勸者也新里之役宋公巡日國亡君死二三子之厚昭廿餘皇之役公子光請於衆日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先之罪衆亦有焉昭十此以忿勸者也齊侯親鼓而士陵城成二莒子親鼓以獲杞梁哀廿荀偃士句鑿受矢石以滅偃陽哀十率之役卻克旋血及屢數君絕齊侯三人三出出齊師以帥退成二鐵之役趙簡子伐破嘔血而鼓音不衰哀二東郭善先登哀九陳成子太製杖戈而助鞭馬哀廿范鞅用劍以帥退哀廿鳴請去備用劍以敗華氏昭廿衛侯日寡人當其半定哀九此以身勸者也且夫賞當功謂當罪恩威之用勸之大者也日信口同恩之大者也恩威行夫然後人輕死何謂死凡遇強敵必有致死之人攻城必有先登之士哀廿如桓考叔飯無存哀廿之役先軫先曹而人狄倍哀三彭衙之役狼臚以其屬馳秦師哀二械林之役樂

公孫朗以兩矢門建武東莫敢進

癸者亥十物匿也城濮倍世鄢陵成十晉入楚軍三

此詩見
詩經
卷之七
詩書

習以名以位以齒以世以下以怒卻藏說禮樂而致
詩書七 原軫尚德八 則非智勇也孟明荀林父
七 則非功也魏丁父彭仲夷俘則非名也哀十
七 則非位也黃軫之父有罪三年三十則非
上軍三 則非位也黃軫之父有罪三年三十則非
也公孫寧以舊志帥入則非下也孫叔敖之鄭
二 樂武子之桑離六 則非怒也然而國康有吳以
吳捷擊以勇八 趙盾以能六季札時九會
游以齒士句以習十三 變工尹以功
魏叔子文集 卷七 兵法
臣以下文十一 先且居 三 狐射始六 公孫朝七 哀十
也卻克成子胥定以怒齊帥賤而苑羊牧之輕之耶
一 前師圍敗之定 九 楚帥賤而公子光敗之耶 三
各位也首從政者新而楚易之 宣十 不以習也秦不
則塞叔而敗於殺 三 楚不用申叔時而敗於鄢陵
成十 不以齒也慶鄭吉不從而獲於俘 伍十 不以
也狼雖然而死於彭衙 二 不以勇也然而高固之蒙
以勇成子玉之城濊以能入 伍世 屈瑕之羅以功 三
趙穿之河曲以怒 文十 文陵之以子以世東郭書以

習一 哀十 長狄僑如之憾以齒 文十一 侵魯 魏子曰夫
將者三軍之司命將不可不慎也是以子暇卒而楚
帥婚昭 廿 向蹇逃歸而鄭取宋師 二 高克之河上
以旅將者也 開 文公憂得臣而楚殺之 伍十八 是自棄
其將也宋取鄭師今日有能者無死 哀九 叔向謂范宣
子曰子為彼樂氏是亦子之勇也 一 是以析公雍
子苗黃皇謀晉于靈謀吳伯州犁謀楚 襄十六 皆遺敵
以將者也豫弗許而行 隱 元聲弗許而固請 四 慶父餘
邱仲達 卅三 杞 卅七 皆 權 替於上則兵專於
魏叔子文集 卷七 兵法
下矣晉之命將也必於慶與衆共之也衆人子之而
一人奪之賜處父所以侵官賈季所以作亂也 文新
軍無帥難其人而攝於下軍 三 慎之至也官寺不
可以與軍故寺人貂漏師而齊亂 伍 風洩衛以索馬
牛還師而君子知靈公之爲靈也 襄
兄善伯曰兵謀三十二段使事七百三十五
條章法幻忽反若尺寸關鎖兵法二十二段
直獵前篇不別立格別立格便聯性便手筆
向低也大家手筆如平原大海不設奇異而

有至極出沒其間非高手大膽不能

弟和公曰二篇與韓非內外儲同格如此文
定非如此格不刊也然二儲之文逐段爲格
故語峭意漲復而不煩此文合二篇總成局
勢各有生面有議議有波瀾迴泱映帶故較
之二儲爲尤難

彭躬庵曰閔壯繆岳武穆皆好讀左傳得此
發揮始知古人着落然二公尚未深入於呂
蒙秦檜大失事機今早見此書當別長一格

魏叔子

文集

卷二

兵法

說

無死法矣凡書不能令後世人蒐索爲必不
可少文字其精神力量非關至極也

策引

策者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不襲古不冒今不守已三者得矣

魏肅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策目

第三卷

救荒策

制科上

制科中

制科下

變法上

變法下

魏叔子文集

策

卷三

策引

策目

一

封建一

封建二

封建三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二

策

寧都魏肅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救荒策

天災莫過於荒天災之可以人事救之亦莫過於荒古之行荒政言荒策者不一有永利者有利用一時不可再用者有可行者有言之足聽行之不必效者要或散見諸記籍中未有統要余據所見聞擇其可常行無弊者條之救荒之策先事爲上當事次之事

魏叔子文集

策

卷三

救荒

一

後爲下先事者米價未貴百姓未饑吾有策以經之四境安飽而吾無救荒之名所謂美利不言是也當事者米貴而未盡民饑而未死有策以濟而民無所重困所謂急則治標是也事後者米已乏竭民多殍死遷就支吾少有所全活所謂害莫若輕是也凡先事之策八當事之策二十有八事後之策三

先事之策一曰重農

農者粟之本或興屯田或脩水利或賑貸牛種或親行田野勸相或分督里役地方簡舉游惰或開

墾荒之法而首在不以工役妨農時不以獄訟擾農家如此則農事舉矣

一曰立義倉

貧民富民多不相得富者欺貧貧者忌富貧民閒時已欲見事風生一迫饑饉則勢必爲亂初然拾米再之切富再之公然嘯聚爲賊富民日前受貧民之告貧民日後受官府之刑兵力之慘真貧富兩不得益也所以朱子脩舉社谿特教一時饑殍實所以保富全貧護人身家養人廉耻爲法至

朱子集策

卷三 救荒

七

今師其意而少損益之凡每坊設立義倉不必分派若干家若干人隨其相附近處擇便爲之聽民自議自行則聚情和矣但建倉費重或勸富民或設處公費隨時斟酌此在官長以真心勤力行之凡欲立義倉先集父老士民懇切開諭以義倉之利身先指俸以勸富室然後出示遠近令十日內報命凡報命者合坊具連名呈一紙內稱遵諭設立義倉共計戶丁若干出穀者若干舉值事者二正二副某人造冊二本一丁冊一義穀出入冊凡

丁冊不論男婦貧富實數皆載之呈及二冊官皆用印旋給本坊收掌其官所助穀若干照各坊丁數多少派貯倉內舊冊爲完則仍以新造之冊送官用印坊中有富豪慳吝不肯助義者許本坊呈官視所應出者加罰三等所舉值事之人有不法不公者本坊呈官重罰公舉他人代之或本人有病故久出者仍簽他人代之俱要呈官其呈仍用印付還或坊中事繁三人不能理許值事人隨簽幾人幫之本坊俱要酌處公賣以酬其勞至義穀

朱子集策

卷三 救荒

七

出入之數官府不預只於當發糶之時先期出示令各坊清覈丁數定於某日糶米官府時行巡訪於當收糶之時先期出示以某日起糶穀至某日報完驗期不完者以欠穀多少議罰凡坊內與糶者設簽一根寫戶首姓名下注共計幾口糶米時左設一人散簽右設二三人量米來糶者先將名下應糶米錢若干交左人領簽即將簽投右人照簽領米散米已完右人繳簽交左人收明日如之富室及僮婢皆許與糶凡糶米如原價每升一分

今價三分則取分六釐二分則取分四釐分半則取分二釐分二釐則取一分升一分則不出陳矣蓋酌取餘息以供耗折及脩倉雜用諸費也凡石斛升斗之類皆一聽官造日久器壞許如法私造仍送官驗押蓋以賞罰之權歸於官則人知所畏以出入之數歸於民則官無可私所謂官民相制其法無弊者也○造倉之法如係五間只以四間貯穀空開一間以便搬移倉穀防整倉及新穀發熱等事法詳治譜可按而行之

學子文集

卷三

初

湯念平先生勸積義穀序曰民窮日甚借貸無門一有災荒坐而待斃昔朱文公社倉一法最爲盡善然時詘舉麻實爲難事宜師其意而力行之爲積義穀法每坊造一木櫃置本坊神廟每月朔望謁廟者各持義穀少許或一角或半斛或一升至小斗而止勿得過多不願助者聽其意而因其力不相強也穀少而不欲多者相形則意沮力輕則可久也共推一端謹者司登記雖一角半升必紀其名以彰好義推一稱有恒產而謀行忠信者

司出入每朔望迄晚即將貯糧者登倉次年春夏推陳出新因數多寡貸與農人息取加二小荒則以貸諸倉入而減其息必公議而酌行之若大荒則盡損以賑困窮必計衆而均分之先其老弱之無告及孝子節婦之貧者是舉也專以備荒而利農他雖公事急需不得輕發以致耗散有恃強而索者衆其持之不謹則控諸官庶幾可久行而不廢夫爲數甚少則人皆樂助月月積之歲歲行之斯可無大饑之患矣噫省目前宴飲之費即可甦

學子文集

卷三

主

異日數人之命減一月鷄鵝之粟即可救他年同類之生獨何憚而不爲哉○又募義穀疏云里中親友壽誕稱觴當計其費出義穀欲爲人稱觴者亦計其費出之或宴會有不可已者則薄其費而以義穀補之夫省酒食之浮費以利濟饑貧此祝壽之上術也又有疾病及一切所求亦於神廟發願出義穀若干夫省齋醮之虛文以利濟饑貧此祈神之上術也蓋天地鬼神原以愛人爲心能愛人者則彼亦愛之以此祝壽壽必永以此祈福病

必念以此所名利于息名利于息必得矣○按二條法最簡妙能濟義倉之病故備記之

黃存濟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士大夫而積穀高價以病小民可乎朝廷當爲禁律凡已出任田滿五百石者殺貴出糶止許依秋成原價每担酌取倉耗三分於已無損於人有益若乘風高價者治如違例放債之罪○按此意只可勸諭紳富民聽其自行賢士大夫身爲之倡未可以法繩人也一日設砦堡

義倉子文集 卷三 救荒

太

義倉之法仍當勸諭鄉落行之或一鄉自建一所或數鄉共建一所其事樂聽之鄉人而官府第班式勸成而已但鄉落中無城郭足恃或有兵寇騷擾則義穀蕩耗斷難復聚當令各鄉於附近之山有險足恃者因以爲砦無砦者爲堡而置義倉其中自急則并婦女牲畜衣服器用徙居之蓋砦堡之設可以固生聚可以保義倉可以行青野之法以用敵所謂一舉而三善備者也○彭躬庵曰設砦堡最利鄉落更可以保衛城邑而險不爲賊據

此從來救荒策中所無

一日酌遠糶之禁

本地產穀有足支數年者以遠方糶運遠多遂致產穀之地頓成餓殍然禁遠糶則一方粟死一方金死交困之道也當於收成時出示諭民凡收穀者自計兩年口食以外每穀十石糶五石支用存五石備荒又爲酌視時價貴賤以爲啟閉如僅滿地方常價聽其搬糶過常價三分之一外則不得糶遠遠者籍穀入官分給義倉至新穀收成已

義倉子文集 卷三 救荒

七

完則舊穀任糶矣

一日嚴游民之禁

百姓不謀生業者宜置常罰令鄉耆鄰里時簡舉之蓋游手好閒之人如米中蠹蟲饑饉之時死亡猶甚多至爲盜賊者若督令移生則自可生財有養身之具矣然欲耆里簡舉而不實心行鄉約保甲之法未易辨也

一日制殺贖罪

凡有罪犯情理可原者一招買穀備賑銀數輸發

不令輸銀其穀分寄各坊義倉值事者具領狀交官俟賑糶時如數取出以施最窮無告之人或米或粥視米多少可也蓋義倉雖以周貧然須有糶米本錢則解寡孤獨一文不辦者盡餓死矣但施米仍當責成各坊值事每日清早糶米飯後施米仍效義倉領券例令各來報名每人寫一票給之爲據領票領米一如義倉但不須交錢耳蓋事歸一人則坊人姓名已熟虛實盡知自不至於混淆若以事歸官府另簽符役行之爲弊不可勝言

魏叔子文集

卷三 教荒

八

一曰豫糶

凡地方遇有水旱便當籌措境內人丁核境內穀粟扣算缺少若干即多方那處遣富商往較多處買之蓋有水旱則必有饑荒若臨饑方議他糶便難措手且米價亦必踴貴也

一曰發別種

地方遇有水旱種植必不得時即須先察地利如小多害不則急以不思水者種之旱久害禾則急以不畏旱者種之失敬得此尚可支持其半大抵

以先時急饑爲勝者也
當事之策一曰留請上供之米

地方大饑或有本地應解糶米及他處無過米飯不妨權留賑濟然後申報秋熟即行糶償在朝廷不過緩數月之糧在百姓即活數十萬人之命雖以專制買罪又何傷哉

一曰借庫銀轉糶

地方大饑欲他買又苦無銀不妨那借庫中錢糶糶賑從容設處以償擇平日衆推誠實能幹百姓

魏叔子文集

卷三 教荒

九

任其事或仍勸富民自賑開以薄利使之樂趨

一曰權折納之宜

時當凶災擇荒熟相應處以荒處折納之價於熟處和糶則荒處不至太貴熟處不至太賤兩利之道也○凡爲守令糧不自主者則申請上司行之他准此

一曰捐俸勸賑

地方大饑有司當以至誠開諭勸富民賑濟或減價出糶或竟行施予然本官須先捐俸倡義庶幾

不令而行

一日重賑穀之勸

饑饉時有能大出粟以賑者或聞於朝廷加以官號或請於上司給其官帶匾額以示酬勸

一日興作利民之務

地方大饑窮民多無生業此時或脩橋路或濟水利種種必不可已之務當聚爲脩理蓋窮民惜力作以資生而我又因以興利一舉兩得之道也

一日勸富室與土木舉庶禮

勸富室與土木舉庶禮

十

地方大饑宜勸富室營造土木及一切當行之禮使貧民得以資生蓋損富而富實未損益貧而貧不虛益勸諭時當以三利欲動之一則成吾欲爲之事一則借此賑貧有大陰德一則貧民業業不至爲盜富室所益更多矣

一日均糶

米數既貴富者得以多糶則貧者益少每日市糶當依每家丁口爲準人口少者不得多糶則米穀均矣

一日嚴閉糶之法

富民擁有多粟除本家口食外餘至百石以上開糶專利者許人告發官府盡籍穀賑貧告虛者反坐蓋彼所利在多得米價今併米木失之其閉糶者鮮矣○溫伯芳曰吾邑荒少而穀常賄貴弊不在富戶而在鋪戶鋪戶閉糶而後價忽高鋪戶得高價富戶之價愈高總之平民家無存日皆糶於市鋪戶遂操其重昔葉令公名向榮金華人處之極善每早巡行各街米戶不出糶者杖數十於是鋪戶歎高其價不得而富戶知市價如常各競出糶矣蓋公稔知此時非有水旱兵凶之災客歲之人如常何以來歲之供不足不過雨暘偶愆何至舊穀罄盡至於閉市乎○按此須實知境內穀多乃可行不可執爲定法

一日重強糶之刑

時方大饑民易生亂若縱其強糶則有穀者愈不肯糶四方客粟聞風不來立饑死矣且強糶不禁勢必搶奪搶奪勢必擄殺富者爲令日有不依時

價強糴一升者卽行梟首蓋彼原欲少取便宜今并身命而亡之其強糴者鮮矣○或謂閉糴自百石以上強糴自一升以上閉糴者止於籍殺而強糴者遂至殺身輕重不太懸乎曰閉糴之人雖不仁猶不過專自有之利強糴則是妄取他人罪自不同況閉糴者少強糴者多乎○彭躬庵曰此法須不動聲色使百姓曉然知殺一人乃可以生衆人始不激變

一日不降米穀之價

藥叔子文集 卷三 救荒

主

米方大貴有司樂於市思動輒降減米價以博小民一時歡心不知米價減則富戶不樂糴而四方客米亦不來矣惟當聽民自消自長粟貴金賤人爭趨金米價不降自減也○或謂古人有遇饑輒增米價而米賤者其法可行乎曰此非一定可行之法也萬一我增米價而客米一時不來貧民能當許久重價乎大抵地方富饒所欠止在於食則不妨增價以招客粟若地多貧民此法恐不可行止一不降米價尚爲穩著

一日覈戶口

時當饑荒須先詳覈戶口若干扣算賑糴之數若干賑濟之數若干每丁應得若干先有定局則無不均之患而設處之力可早謀矣

一日無失期

不論賑糴賑施俱當先期四處張示的於某時舉行不可遲悞失期有辜人心且虛勞小民奔走

一日定鄉城分給之法

藥叔子文集 卷三 救荒

主

凡賑糴賑施每日二給則太煩而小民易荒生業至鄉落尤難行矣當先定爲今日凡城市每給五日鄉落三十里內者每給十日三十里外者每給半月或謂鄉落路遠當每給兩月曰每給兩月爲數太多小民不知遠計多殺在手便不憚節甚至以易酒肉者有之到盡盡杯乾時不束手待斃又邪思生亂矣○或謂貧民無資必待每日生理方可得糧此條只可行於賑施不可行於賑糴當酌其無弊可也

一日多置給米之地

給米須多設處所派定某關某處給某關某處給則不予損損失序

一曰編戶丁牌

領米最易爭擠多至混數若做義倉領簽又人多難行當照戶編牌如考試例循次領給則諸弊俱無矣其牌每戶止寫丁首一人

一曰慎擇給米之人

主管給米最要得人須平日實訪其人公平廉能者方可屬事每處擇一善耆主之又聽其各擇一

程叔子文集 卷五 救荒

二人爲副必不可令衙役與事也

一曰不時巡訪

任縱得人未必一一皆當有司於給米時當不時出訪或東或西或詳或畧或隨手取米以驗美惡或隨與領米人驗剋減與否至於出訪或輕車或緩步不可盛列驍從使人得爲備

一曰別賞罰

不賄巡訪則任事者之賢否見而賞罰可行矣有公平廉能者則重賞之或優以冠帶或旌以財帛

隨其功之大小可也有奸貪私剋者則重罰之或加刑或罰穀隨其罪之輕重可也至於無他罪犯止是才力不濟不能處分條理者則無賞無罰下次不復簽用而已

一曰暫官衙門役期

時方大饑衙役工食多不足聽此時當減其半役使之營生如舊例一月供役十日今止取五日

一曰清獄

饑饉時平民已難治生獄囚死者八九矣清獄宜

程叔子文集 卷五 救荒

主

分三等輕者竟釋之次者限親隣保結俟穀熟時再拘大罪重犯囚而少贖之

一曰禁訟

大荒之時治生不暇況治訟乎凡除人命賊情搶擄外一切財產婚姻等訟槩不準告已告者槩停不行

一曰弛稅禁

山澤市債等利法有禁者此時宜暫弛稅弛禁廣其營生之路至穀熟時復舊

一曰脩街道

街道污穢易生疾病荒疫相因尤不可不慎故當脩潔街道以防其漸

一曰收棄子

饑民有棄置子女道路者許人收養凡收養者其呈至官云某年某月某日於某處收得子女幾人歸家撫養官爲用印給之太平長大一聽收主照管本生父母不得爭執其收主願贖者聽或能收養自幾人以上者官府爲立賞格勸之

魏叔子文集

卷三 救荒

主

一曰贖重罪

重罪無贖之理然能多出穀救荒則雖枉法以生一人而實救數千百人之死亦權道也○重罪如泛常人命事則許贖若劫殺真賊及人倫大變之犯則不可贖更舊冬以前人命可贖本年所犯則不可贖恐富人乘機報復故也

一曰收買民間草薪衣服器用

饑荒之時貧民多賣衣服器用以給食而富民乘人之急甚至損價十之九者此時官府宜那移錢

撥設人收買使貧民不至大虧則謀生之路寬矣秋冬間仍行發賣便可補數至於草薪之類亦當於此時收買俟寒雨賣之仍可得利此古人已行之效

一曰多置空所以處流民而藏其法

大荒之時有他郡流民走徙就食者若處之不得其道則流民立死且或生亂有司當擇寺觀公廨一切空所分別安插每處設一人管其事立法以繩之諸如臥所有定出入有時領米有叙若亂法者初犯三日不給糧再犯逐出境外其有休養壯健者則令執工役之事或雇募民間便不許坐食矣

魏叔子文集

卷三 救荒

主

事後之策一曰施粥

饑荒已極不能賑米當設法施粥施粥須因里設廠若勞其遠行恐半途仆斃又須立人監理令饑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生先至之下已坐者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兩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擔粥人行走坐

義叔子文集

卷三 救荒

太

一日施藥

賑粥或不能多服藥亦可免死當多令救饑凡以周給之亦不得已之極思也諸經驗奇方另載

一日葬殮

飢殍截途穢戾之氣易生疾病當隨時收葬或爲大坑叢埋亦補救之一端也

竊按古稱救荒無奇策要凡天下之策未有奇者因時制事世人不能行而獨行之則謂之奇耳是編

多輯古人成法間以意損益之然一人耳目有盡心思有所不及又或自擬良法行之不能無弊者皆美去惡以成萬世萬民之利是在後之君子矣

朱方來曰周禮荒政十二有不切於事者後世因時制宜妙用無方然散在他書難於取法勾庭先生山居二十年心計手畫無時不胞與天下所著策畧多萬世大計予獲與其門下士游嘗竊窺一二而此策斟酌今古流自苦心尤爲荒政中集大成也或謂如留諸

義叔子文集

卷三 救荒

太

上供借庫銀轉糴今亦決不可行余謂此固在人所自命耳曹王臯專制貸廩寧殺我以活衆而唐宗優詔答之李元忠達詔大賑水身待命而齊主亦不罪何代無賢安見三古而下必臣不汲黯而君不漢武哉篇中立一法卽有一救災之法周詳精當中有似瑣而實密似偏而實確似迂而實切者讀者尤當用心天下司民牧者果能行此則天不能災民生遂而國本固矣

〇〇制科策上

古者取士之途漢書選舉志廣國家獨專出于制科而其法尤未

善八股之法一在于舉聖人之言不敢稱引三代以下事不敢出本題以下之文一在于排比有定式夫

題之義理有問

多數十端然後足

以盡者有舉其一

端扼要而無遺者

今必勒為排比則是多端者不可

盡而得其一說而舉者必將爛為一說以對之其對

之又必摹其出比之語斤斤然櫛句比字而不取或

亂六朝之文排儻為工雖雜施于游咏箋記而後人

總叔子文集

卷三制上一

三

尚義其陋今之以長對排儻而譯經傳其陋抑可知

已聖賢之理適用為本故言理不微事則迂疎古人

之言不微後世之得失則言之富且精者不得見今

必以為不可毫髮有所損益則是古人所一言者吾

從而再言所短言者吾從而長言之毫髮達聖人

無益況必不逮耶

國朝聖學尊孔子勅四書五

經為題日法視前代為獨正

版夫豎子莫不知仁義

道德之名然才略迂疎不逮漢唐遠甚及其後則迷

欲求為東晉南宋而有不可得者天下奇才異能非

八股不得進自童年至老

歲惟此之務于是有身登

甲第年期老不識古今傳

國之世次不知當世州郡

之名兵馬財賦之數者而

其才俊者則于入官之始

而後學故居今以教制科

之敗愚則以為莫若廢八

股而勒之以論策故曰八

股之為經濟者施於論則

腐矣論施于策則迂策施

于奏議則疎何者言理者

易偽而設事者難此是故

法未有不久而不敝然其

立法之始則不可不盡善

論策之制其敝也必有勦

弊衍卒而不適用而天下

之人則勢不得不取古今

總叔子文集

卷三制上一

三

治亂之書而讀之而講求

天下兵馬財賦關阨險阻

時務利害之事今夫采魚

者必張網于大澤獵獸者

必設置于深山夫固有不

得獸者預涉淫以求獸而

越山以問然則所謂策疑

人以三凌之水集驅驟之

足而責千里者也

見善伯曰破八股之陋處

字字的確公平可以息

天下之辨矣然猶有謂八

股為盡善者真不可解

聖人之學不明于天下而較事功則刑名功利之說（一）起求其治必亂吾故曰吾之說非舍四書五經而別（二）

求之四書五經命題以正其本。變八股制論策使人得盡其才。適于實用。以救其敗。請言其法。凡童子試

小學論一道科經書白文三四書一易書詩禮所占經一春秋胡傳一令自
某處起默書至某處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員試四書一道所占
經一道策一道鄉試策一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書
一道所占經一道會試策二道判六道皆一試凡小

卷三 制中

五

學四書經爲篇無定體無長短格及稱引秦漢以下
得失當代時務諸禁凡命題毋割裂章句以巧文如
縮巧搭格毋裏而不經如鑽穴鑿窟裁難題之類
去對偶如鐵釘之語或設事造題使議其罪假立律
甲乙所犯律凡試策試州縣者策以其州縣之利
劍應何策或問地方見在何事作鄉試策以其鄉
會試策以天下之利害會試之策策論國勢治道或
古人當國事業者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職命題者
一自爲弟子員使各占其所能如習吏則占一吏字
專才者對千卷而占一經例

其弊近有以言利害利害與人之賢否者奏某事曰某臣奏爲某事若何則利否則害言者能行則曰臣所見如此臣實堪朝廷試而用之否則曰臣能言臣不能行以臣所察某臣

卷三 第四

2000

御事能堪臣言朝廷試而用之又否則曰臣所言臣與僚友不能堪朝廷懸其言于朝以待能者

或謂所言事廷臣舉無能者言之何益不知吾所知之人雖皆不能天下或有能人而吾不知卽一疇無其人有必不可不存此論者如漢武帝下詔募使絕域雖非常務其法可倣也愚謂國家有大難事竟當另設一科懸格以募異人儲材以徇急用事畢卽罷其科不爲定制可耳 乙酉自記

兄善伯曰法度簡要一語一字皆有精思達識真

晉國大文章也

弟和公曰吾兄時務諸策如此等文字皆高出陸

宣公蘇文忠

諸子世微曰經叙有頃挫無一繁字

○制科策下

童子何以試小學天下之亂。辭風俗。壞風俗。壞。縣小學。廢。是故使之季親敬長。奉法守禮。童而習之外。柔其筋骨。而內涵其心。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今之人。幼習章句。稍長。治文藝。童子能暗文。則泰然以謂成人。于是有身登甲第。年壯強。不能隨行。後長之禮者。何以不兼試四書。四書之旨。淺而博。兼則難專。則精。兼則四書重。小學必廢。何以離春秋于四經。董子曰。不學春秋。處經事不知宜。處變事不知權。也是故人君不能辭首惡之名。而人臣不能免亂賊之誅。故不人習戶曉。則匹夫不能治一家。何以鄉會試首策也。中式者。必得官。故以練事爲先也。鄉試之策。何以不分六職守一職者。必兼知六職之故。故官欲其專學。欲其通也。會試則今日中式。而明日授官。爾何以鄉會一試。能者一而足。不能者十試之以百篇。無益專才者。何以授部官。將使之成于其職。已矣。官祿以能遷。而職不變。終身習其事。不去。則勢便而智力出。唐虞三代末之能易也。朝則暮。禮則起。早

契而生之必不能過才之能大郡縣之選卑曰吾將是以爲宰相古者宰相必歷試州郡使知民情書曰其在高宗舊勞于外愛暨小大夫天子不可坐而理而宰相專用翰林國家所以無相業者以此然則治小學何以不治孝經曰此非聖人之言庸已哉子小學孝經之笑存焉而去其庸漢儒僞作無疑也春秋合題可乎曰或事反而理同或理同義相表裏于四書于他經則可疑而行也合傳則不可春秋之文簡又上其弑逆崩卒爲不祥故不得不取傳割裂而率

義叔子文集

卷三 制下三

義

附之以多其目若射覆然勞心殫智而無用且大武王卜洛曰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弑逆崩卒聞之者足以戒焉安在其不祥也雖然于禮于詩于小學則又有說禮出小戴其書多危難而飯道不可不釐正也否則不得尊于經鄭衛之詩紫陽以爲淫風者十七八然則聖人何以不刪曰示戒也示戒則宜存新臺爲男女贈答穢褻之詞何以錄考乎古傳得之矣小學精可爲聖人處之不失常人然而有古禮若內則不適時者有闕畧若朋友之義當補次者有義精

溪不可喻童子者則必考定焉勒爲不刊之書

吾愛法三策唯制科法雖優擢之時中才之主蓋不可行然其法與學校官制相爲表裏草奄宜則君必聖賢而後能盡非減宮嬪之數定時見羣臣之制寡欲勤政末易言也限田則與保甲相表裏及篇中先事敬款故曰法必相輔而後行古人制度有此一事爲盡善而此一事所以盡善處實不專在此一事也三策作于乙酉五月其後稍指益之云 癸卯自記

義叔子文集

卷三 制下三

義

彭躬庵曰洗發重小學是根本之論試春秋是特識辨別分通才專才是實用其諸附見關係學術治理精鑒不磨

弟和公曰樸屬勁轉開闢有節似文武解王會諸篇

法宜愛者乘天下之時而已吾辭其害收其利而又適當乎其時也安於故常而不變則惑矣故聖人崛起光復故業此可大變以與天下更始之時也其法有三一曰論策制科一曰限田一曰革奄宦制科限田子既論之詳矣請言革奄宦夏商以前不聞奄人之名至周以罪人供事秦漢以降悉平民矣天子作民父母民有不逞其生者則必扶養而補救之傳曰山不槁蘖澤不伐天殺烏獸不以時者有禁仁人之

於物如此其不忍也今舉天地所生之人使絕其生生不息之理身湮於死而幾幸以服吾事何其不仁之甚也古之聖王日置仁人于側下至攜僕藝人必極庶常吉士之選今賢士大夫既不得出入禁闕與人士周旋議論而獲數千百匪類凶氣之人然置一入子於其中又其人始已犯法造惡而入於刑其心術既不可用而功名之路又窮於無所往論其罪則雖未至死而亦極於無可加以無所往之人當無可加之罪以濟其不正之心術難養華處而不益惑

以為非豈人情哉然則聖王在上雖使奄宦於朝廷有利無害世固無復有可為奄宦之人矣吾故曰奄宦之當革斷斷也然女不可外男不可內賴御至多

宮中事至繁此又不可以備生常見擬也革奄人則廢事而病法法病而後復其害必甚於未革吾則設為所以革之道蓋為之治其本一在於宮嬪之盛

一在天子罕接臣下而必假奄人以出納其命古者

后妃嬪御有一定之數與其職今宜倣古而汰其餘

又常與臣下接見早朝晏罷或不時召見便殿國家

大政皆得而相參覆而中有傳宣之事日寡如是則其本立矣然今世所以不能無宦寺者不過以官中勞力之事無以給則請選女子處健者若而人為官婢以供力役備非常以左右倉卒傳宣之命無餘得達則請於內外間增設一所其男子則宿衛給事於外廷女子則給事於內宮內外之間例選民間寡婦年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端儀足使者充之令外廷之人有擅入中舍一步者斬官之人有擅出中舍一步者斬中舍之婦可使出至廷入至官出入所至之地

皆有限越限者則亦必斬青唐昭宗悉誅宦官其出
監諸務者皆令方鎮聚之至莊宗卽值於是復求宦
者則此一二十年間其不用奄宦亦明矣然則奄宦
固未始不可革也

中舍選寡婦事當有定數不可過多申明職掌
不得濫預他事但不可自官府竟取恐有中心不
肯就者官吏借法得以罔民或使婦人親屬代爲
自陳如明初票本例仍令其親屬遞甘精狀以防
奸欺有司親選觀其容止答應足稱端慎足使四
親叔子文集卷三 變上三 手
字而已至於俸值當厚人始樂就法令當嚴不許
通問家信及親人來往犯者身斬家沒人始畏法
其年過六十者未出不用此在行法時所當斟酌
周詳者也 乙百日記

彭躬庵曰儒生說到奄宦開口便不免動氣憤激
此獨從仁字說來源委極大極正更自動人○古
孔母官婢亂政者多矣法可恃而不可恃是篇根
究情弊思路曲盡施行精審以之治標當無遺憾

且宮婢亂政亦率少壯兼與奄宦表裏或得休沐
出人耳則此法又皆杜其端矣
門人吳正名曰宮婢宿衛久之未必無弊然近臣
下之時多選妃嬪之數少則端本澄源矣余師論
事無一可議如此

魏叔子文集

卷三 變上四

手

〇〇〇變法下

古今之惡宦官以其惑主擅權爲害天下也而惡之甚者至于欲絕其種類而後已夫獨以惑主擅權爲宦官所宜去則曹節王甫之惡未必甚於莽卓而李林甫盧杞之奸不下于輔國元振也宦官爲惡易于廷臣者特以其親近人主市寵售奸勢最便利耳今即盡去宦官豈能使人主左右無供奉使令之人如其有之則所謂市寵售奸者昔在宦官今在此人矣爲此論者不特宦官之心有所不服其何以服人主

叙子文集

卷三 變法下

重

也古之明君賢相思其不可去而患其爲奸則立法以救之曰卑其秩少其數不許讀書識字交通外臣言朝政是矣然其類既得見用則卑者可尊少者可多惟管者可文猾以至于得柄何則宦官之在朝廷譬猶惡草之在田根株不盡則滋息蔓延必速引引陋以害嘉禾者勢也昔明太祖皇帝于宦官法制訓誡盡美盡善及成祖之身而其法大壞永樂元年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七年遣鄭和領兵通西

南夷十三年遣李達

通西夷

通西夷

東臨利大小事情以聞矣十九年則弊尚書夏原吉吳中等于內官監獄矣黃福鎮交趾馬瑛誣奏其有異志黃儼江保等數譴皇太子于上詐傳上注意高燧之言于外致孟賢變起幾危宗社嗚呼以成祖之英明親爲高帝子而其法之壞已如此法尚可恃哉吾故謂聖王在上使罪人供事及令人自官以進二者皆理法萬萬所不可以爲陷于不仁之甚也則足天下不應復有宦官之類蓋吾非獨惡天下之已爲宦官者而實愛天下之將爲宦官者也洪熙初

魏叔子文集

卷三 變法下

重

上諭刑部曰自官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父母且不顧豈有誠心事君今後有自官者必不貸蓋當洪熙初去洪武之法未達宦官得志者亦未有王振劉瑾之遇顧自官以倖錄用者不可勝數至職官亦或不免主上蓋心傷之矣所以革其害者而未有得也而當時大臣卒無有廣主上之仁心以施于仁政者嘗讀史至光化同光之際未嘗不撫卷而太息以爲漢唐之季君子之欲除宦官者幾其身亂亡其國後世莫不以

爲戒而莊宗承唐梁繼除之像。親見其害而坐享其利。顧不思善爲之制而詔求于四方。則何爲者。且夫莊宗當擾擾之時。以強力取天下。其君臣不過勢利聲色之徒。初無學術志識。思以元后父母之道爲天下君者苟且自便。固無足責。仁宗以英聖之姿。守祖宗之法。天下治安。朝廷清和。此成康周召制禮作樂之日也。當時蔡夏三楊率皆起家經術。爲國元老。言聽計從。而不能改革制度。永絕朝廷之禍。本愛養天下之赤子。徒使聖謨數語虛載史冊。失此萬世一時之機會。吁。可惜已。雖然。宦官所以得志。則又有其故。不可不知也。天子高居深宮。好察察。爲明大臣。事務容悅。以固位。苟祿欲求。所以當上意者而亡由故。不得不寄其耳目于內侍。出漏天子之言于已入。揚已之譽于上。于是宦官勢日益重。而馴致於不可制。然則宦官之害。始於大臣自輕。而後宦官重。大臣自賤。而後宦官貴也。後世人主苟不能行吾說。第倣周禮奄人掌于太宰之制。使宰相得以制其死。命則亦庶乎得牛之道矣。

蘇子文集

卷三 變下三

書

蘇子文集

按明制不許用監劄閣制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夫有罪之人。尚不許用閹刑。而乃忍加于無罪之赤子乎。雖民間自閹。原非上令。而朝廷不革內官甚或尊寵。不思左右此輩千萬人。從何來。耶其勸民之閹。甚矣所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也。可見聖主本有大不安之心。革去之意。特苦于無其代之法耳。引君當道者。不可以事大情重。積習難變。而因循苟且。不致主于堯舜也。乙酉自記。

蘇子文集

卷三 變下四

書

彭躬庵曰。革奄宦說。到服其心。愛養天下赤子。古今從未有人說及。至推壞法之原。得志之故。三百年盤互。與區盡情扶剔。如示掌中有王。取法。邛邛士曰。上篇言立法。其文如清廟明神拱挺異列。此篇言法中意。其文如后土富燼保抱羣生絕大文字。○此事理甚明白。世人反激成異論。又因而疑處。竟不敢措手矣。此二篇只以公心正理言之。無一毫立異與人相激之意。舅持論皆如此。直當許爲王佐之才。

或問于魏子曰周之封建不可行于後世柳宗元蘇
軾論之備矣詩曰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異王
百易姓受命使庶孽子孫無尺土獨不已甚乎秦漢
晉隋之事可見已唐宋聚族姓于京師幸其易制其
後朱溫人洛金人陷汴京一朝而滅滅始盡明與封
諸王子于四方假漢中葉之制世其爵不治其上故自
漢而削而天下無強藩高祖宸濠之亂皆不旋踵夷
滅及其變也子孫散處而亦無朱溫金人之禍于以
魏叔子文集卷三封一
爲何如魏子曰是賢于漢唐宋矣然自秦以來其制
蓋未有能盡善者也周封建仍夏商之舊諸姬在天
下不及十分之一使周師不封同姓而後世強倭
侵伐天子衰弱之害不可少減又無晉鄭之屬爲之
依輔故周之封建皆不可以公私論自是而後封國
莫人于漢初兵柄莫重于西晉刻薄莫甚于魏尊寵
安富莫過于明諸言明制藩王禮絕公卿其支庶子
孫皆爲王爲將軍雖百世無或爲庶人者然生長于
深宮老死于婦寺不親政不習兵農黷然食粟而滿

寢者方數百年安不能 有爲危不足自保故獻職
暴起西向所至屠戮諸王宗室不可勝數而無能自
免者緇于勢而不習于事也國家一取塗地宗子拱
手奉頭而不知所救其失蓋在于不封建曰周漢之
禍明燕漢寧之變不足慮與魏子曰吾非封建之如
周漢之君也吾之封建欲反周之制而師其意可使
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此其說莫善于顏
師古唐貞觀中太宗令群臣議封建徵李百藥皆
執爲不可師古獨曰宜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

魏叔子文集卷三封一

兼雜錯而居互相維持爲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
之外不得擅作威刑一定此制萬世無虞至哉古今
不易之論也惜其制終終不行師古亦未能曲暢其
說而所謂置官僚者則又有所未善立政之篇曰夷
徵應丞三宅阪尹傳曰尹王官也阪險阻之地不以
封而天子之命吏治之地制曰王官所治非一此特
舉其重者今夫周之典也封國蓋千八百國慮天下
之土無不封建者而王官所治猶多焉此封建爲禮
而精以郡縣者也反其道而用之故莫若以郡縣爲

經而特以封建明幅員之廣狹于漢唐區天下而分
之凡爲京者二爲省十有三爲府一百五十有九大
小之州二百四十有四爲縣一千一百七十有七諸
衛司之屬不與議以天子之子弟差次以王公之封
主之畧百有五十里公之畧百里使世有其土而嗣
其政今以參錯于郡縣之間且夫天下至大天子之
子弟至少也度其人之封地不足以當王朝十一而
又倣周殷尹之制都會之處險阻負隅之地鹽鐵金
錫山海之利不以封諸凡封建之邑則皆夾之以大

叔子文集

卷三 封一三

天

郡縣當是時雖有吳楚淮南不得之于弟而亂無所
作至于天下多事京師有大故則子孫之賢者可
以投袂而起而郡縣將吏草澤之忠臣義士得相與
扶持藉其名實以奮發于下諸侯王習吏事久勾練
于世故知其所以成敗不至如飽食安寢者之驕斐
顧衆而一無所識其權督無用之人則又散處于四
方而不處乎聚族而環之變吾故曰可使國家無議
唐宋之害而兼成其利者此也然使官僚皆選用子
朝延則諸王終不得有爲于國而前斯之久必至如

蕭齊典範之禍吾則以爲封國既小力不足以作亂
天子但爲置師傅一人以公卿之老成有德量者充
之其長史以下則廢置生殺王得專之而報于天子
或曰天子之子弟是則然矣聖人以天下爲公其不
得已而家天下者非徒欲富貴其子孫亦以子孫家
業而安則天下之禍亂不作而民生休息也然乃使
致死戮力與我共定天下之人終身無尺土之奉吾
子孫之無功德而蒙先業者富有四海世世爲帝王
不絕此不獨無以服功臣之心其何以謝天下曰封

叔子文集

卷三 封一四

天

建之不當復雖聖人不易也而國家必不能不封宗
子封宗子則不得不善其法若夫異姓諸侯之亂其
絕于天下久矣而興之可乎明興報功臣以公侯伯
三等之封有爵而無土嫡長世襲支子或入武學或
立軍功其才能者或使掌五府之事出平寇賊坐鎮
邊隅非大逆無道罕至誅削者可謂善矣然生不封
王高子食祿閒居而任職者少非制之盡善也吾則
以爲開國功臣當差次以王公侯伯子五等之封高
其第宅厚其田祿賜子使其子孫世爲王侯與國

皆中尉自稱王至本國中尉凡八世平爵而本國中尉以下世世平中尉傳于無窮冠帶食祿不與西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于朝廷朝廷賜之財費皆厚贈夫明太祖之爲是制也以爲遠至數十世皆吾聖子神孫屬毛離裏之人當時無他族屬唯靖光王守謙一人而已後雖皇子浸多除趙王已少子南之甥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神宗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已十六萬崇禎之末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

魏叔子文集

卷三

封二

室

之族皆諸令所謂同姓也上自高曾祖考至于身凡五世服盡矣天下自身而子孫曾元凡五世服盡矣故雖曰九族而實不過五世請言其法凡開國天子之子爲王宗禮之天子子爲公漢明帝曰我子多得其封子有父凡始封之王至五世其嫡長世世襲王爵支子爲卿卿之嫡爲大夫大夫支子爲郎大夫之嫡爲郎支子爲士郎之嫡爲士支子爲庶人生而爵祿者自王至于士而止士之嫡庶皆爲庶人不通籍于天子而諸系其國謂之庶宗凡繼體之王自六世以下嫡子亦世世爲王而支子爲大夫不祧嫡天子之大大以下無降爵祿萬不得更降此亦五世之義五世嫡長嫡公支子爲大夫從同之義○始封之公世以下嫡子亦世世襲公支子爲卿餘皆降此凡爵命于朝廷祿賦于其國自卿大夫郎士皆祿而不官官于國者必以賢于孫則卿大夫郎士多其人未必卿之勢盛也自卿至于士王皆得以其賢者升于朝天子試而用之因其才不從其品秩凡庶宗分註四民之業而爵免其徭有故從他郡國爲浮客者王皆給以廩使質于有司復其家凡生子命名雖嫁喪葬

魏叔子文集

卷三

封二

室

自王制大夫皆聞于天子天子賜以則則士則聞于
上而王賜之其賜皆有制凡王國必建學庶宗爲士
者謂宗室者非視其國人之士王試而錄之爲生員
亦三年入于王學三年試而錄之錄送于其省中式
者試禮部爲進士皆不限其有無之數國有奇材異
能堪將相方而大吏者則王特薦之郡縣之上可仕
于王國王國之士兼庶宗國可試於郡縣國之制有
分土無分民之義也但他試他仕者須有司及所錄
國王給牒爲驗以防僞錄幸罪人諸奸弊所錄
生員科舉其名數皆有制並行例例廢增降黜如舊法

于官屬師傅而下長史一人總一國之政任比天子
之宰相秩視三品之卿吏戶禮兵刑工六曹各一人

任比天子六部尚書秩視四品之大夫學政則攝于
應曹軍政則以兵曹爲帥以武臣爲之如宋之太計其儀衛倍衆

諸小吏皆分統于六曹制其員數自長史六曹王選
之而報于天子小吏不以聞凡生教廢王尊師傅而

不名非大朝賀則帥不开拜則王答之如賓禮凡王
五年一朝師傅從世子長史監其國三年王命長史及

宗卿一人無卿則上治行于天子貢其方物有定制

王非朝不得出境內此其大畧也爵公者帥是爵有
差凡軍王八百人公五百人郡縣有警列國各守其
境內非調發難追盜不得踰封明王國有凡封國非
謀叛大逆兵入郡縣境殺天子命吏者不絕其國貪
暴淫穢不道者執而囚之京師擇賢而立之國不治
者誦讓其長史六曹大則易置其吏而朝廷三年一
命大吏巡察其境之不必特命方行如此則朝廷尊藩王
順善足以治惡不足以亂無事爲天子宣布德化則
收漢唐宋郡縣之利有變藉以扶持興復則得周封
建之益豈惟子孫世世安于泰山雖使天下萬年有
道可也

弟和公曰文分三大段首段暢前篇未盡之旨而
以有封國爲易于擇賢爲從來右封建者所未道

次段論舊制之敝原委洞達末段詳封國之法大
綱既舉萬目亦張真三代以後未有之制也而其

文明切簡練古法森然

○○封建三

或曰子之法善矣天下有變郡縣各奉宗國則亂賊
既平同姓必相攻而不已此晉八王之禍也魏子曰
不然晉八王無事而亂天下吾之法天下既失而群
起以興宗國宗國群起而猶有一人焉得之則吾祖
宗之子若孫也且子獨不見往事乎秦之亡也陳氏
一呼而天下崩裂先後建國者二十有七西漢末借
國十有一東漢末借國六晉之亂借國十有六隋以
借國十有五唐之衰爲藩鎮者二十有二爲亂賊者
魏叔子文集卷三 封三一 聖
六五代之際借國十有二宋借國三亂賊九元末借
國七自秦至元非帝王而借號與竊據一方者比一
百四十有二家而北之魏齊周宋之遼金不與焉當
是時惟西漢劉永東漢劉焉劉表北漢劉崇四人者
爲宗室其餘一百三十有八家則皆庶姓非國家所
建置者也豈必同姓而後爭哉且從來國家盛敗之
際群雄並起多竊故主名號呼召天下故秦之亡陳
勝詐稱扶蘇而項氏立楚懷王王莽篡位卜者王郎
詐稱成帝子盧芳詐稱武帝曾孫至元末而韓林兒

簡稱宋號其他出臣義士或親奉宗子或遙假名號
以興義師者不可勝數嗚呼士大夫不幸而當其時
非其狂悖密心未有不痛宗國之淪亡而奉異姓以
滅其宗子者吾故曰吾之法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
其利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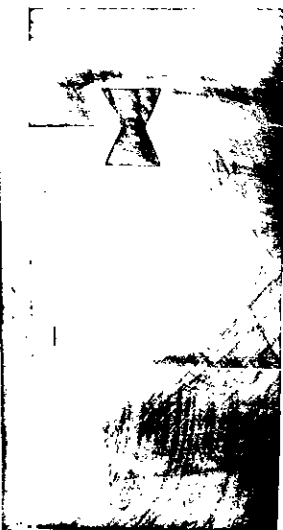
弟和公曰此篇分二段前段明庶姓必爭不必同
姓後段言亡國之時奉故姓者多皆極根柢的確
○此篇只作第二篇餘波而文似漢書論贊

魏叔子文集卷三

封三一

聖

聖



議者策之餘也其說不必盡闢天下之事故別錄之

魏肅白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議目

第四卷

師友行輩議

韓褒崇岳忠武王議

孔廟美爵議

晉漢孔氏廟祀議

廩膳生議

學官議

李貞惠松崖議

魏叔子文集議 卷四 議引議目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四

議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〇〇〇師友行輩議

易堂之交如親兄弟降及三世其尊卑有不可班
例者又于年近五十未舉子而門人之長者僅少
余四五歲以下門人之子與通家子子有舉子者
矣假令吾今即舉子而其子且長于吾子乃令其
父以行輩爲後進非情也義也故作師友行輩議

魏叔子文集議 卷四 師友

質諸同堂使役之人有所依據焉

師也者師其德友也者友其義惟師友以德義爲名
分故兄弟子孫行輩非族姓姻戚之有定可遞推也
古者師友無服義無一定故不可以制服知服之不
可制則知行輩之不可遞定矣 請言其例德業之
師以父道事之師之父尊其稱曰祖師之妻尊其稱
曰母此名不可殺者也至所以事之之禮則不盡
如祖與母也其父有明德而妻賢齒且長以祖與母
事之可也不然則奉以名焉可已師之至親伯叔兄

師猶然爲子弟吾不可以雁行也非名德宜自居于後進師之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曰師伯叔者俗稱也

師之弟有可以爲吾弟子者則

分非有定也師之子以兄弟禮之常也然師有以門人爲其子師者故學與齒相去也遠而師視其門人如至友則師之子可事以父執有初相友而後爲師情義實如朋友者師之子偶生隨行非詭當如通漢家子禮但伯叔稱呼則不可以先敬事可也漢昭烈謂後主曰汝事丞相從事當如事父是君臣且然矣昔者吾以父事師楊一水先生而先生使

魏林文集

卷四

師本

三

子晨晉以父執事予及其長也乃爲弟子焉彭躬整子可以先華事其門同立乎一師之門有先華焉有後輩焉其禮不可班也父與子師與門人可共進而師一人門人子於師之子爲後進常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

吾友之子以吾爲父執

友之孫視吾

子爲前輩常也友之子稱父執曰友伯叔自稱曰友之子相稱曰弟兄弟稱父執曰世伯叔自稱齒與

學相等則雁行可也友之子與吾子不徒以通家爲兄弟而自爲兄弟其孫與吾子雖齒學等焉而雁行不可也父自爲兄弟者其友之中有可以兄視其父而弟視其子者父友之子亦友之古人所謂羣紀

之間也交親如兄弟者則不可必視其所始交或父其父或子其子不可移也此其大較也嶺南之東莞有九姓祠焉遠祖九人相厚善爲兄弟其子孫世世以行輩叙叔姪絕婚姻此賢者之過然而不易及也其子孫必賢者也否則再世如路人矣彭躬整九人

魏取子文集

卷中 師文三

三

律不得如九姓而子與孫世世交必不容父之友或親爲兄弟或同族同學出入同友吾則皆可以伯叔禮之今夫伯叔之服自期至于總以及同姓其親疎固有殺也故父之友有事之如親伯叔受者有如從再從以下者有倖奉之以其各者天子稱同姓諸侯曰父異姓曰舅是也余少于前輩世重伯叔之名或不

得自稱其伯叔而心慙則過也
謝約齋曰於無例中一一以清義例之使於情於義安則言之必可行而例定矣既提德義又參以

學與齒權衡出入如理亂絲而扣其端緒至連筆參差變換又有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趣。拈出一學字正有激勸意在使爲人前輩者須求免無學而忝爲前輩之慚爲人後輩有學雖謙抑自居却令分尊者有降而雁行之禮不特定一義例已也

邱邦士曰文與理皆能如意曲折得禮記爾雅之意而凸其迹固爲大佳

○孔氏家譜

按宋建炎初孔聖四十七代孫中散大夫傳率其子端問從子衍聖公端友從高宗南渡賜家衢州世封衍聖公於衢金人亦世封曲阜孔氏爲衍聖公元因之由是曲阜與衢分爲二元既并宋以衢爲孔氏宗子召端友六世孫洙封之洙赴闕讓爵居曲阜者明興仍元舊衢孔氏悉復其家代官博士一人禧竊以爲孔子作春秋

尊桓文仁管仲

明

於日月中散大夫傳義不忌宋衍聖公洙辭爵於元

魏叔子文集

卷中

五

皆善守聖人家法營於養親曲阜孔氏功在陵廟所謂養口體者也衢孔氏義志者也衢絕封四百歲而曲阜世公世縣今自元訖今不絕非先聖意祿議曲阜子孫宜世衍聖公奉陵廟祭祀衢子孫宜世推擇賢者爲曲阜令後世爵人以功官人以賢自西漢以下率是制曲阜世爵從祖功也衢世官從祖賢也且以述人遠治管地雖宗親無所私不失後世易土而官之義

彭躬庵曰明確簡便真漢人認識文字

○○○賢溪孔氏廟祀議

建昌新城之賢溪故有孔氏始元末溫龍公自臨川來者也臨川始遷之祖爲迪功郎幸夫其先支分自衛州宋南渡時中散大夫傳實爲之祖遷而上之至於至聖故賢溪有至聖廟孔氏子孫祀至聖以伯魚子思傳幸夫溫龍爲之配而聖母無位蓋以仕宦之過賢溪者必拜至聖廟於禮爲不便然至聖惟學宮得祀今孔氏得特立廟者非以凡民祀聖人以子孫祀祖宗也以子孫祀祖宗而及其妣可乎伯魚子

禮叔子文集

卷四

賢溪一

六

思闕里有常祀可無醢食若推至聖以父及子則何不常推至聖以子及父而敬聖公又可不可祀耶是小宗之祀與大宗無別也禘以爲至聖廟宜立聖母位金藏寢室過客之拜者則出至聖主於堂而子孫時祭盥設聖母昭穆以中散迪功溫龍公配食皆有妣蓋自至聖以下中散迪功溫龍皆各爲遷地始祀以德以功以傳世之序配食爲宜是祭也宜於冬至一陽之復與祭者惟孔氏之大夫士擇其爵與齒之賢者以爲祭主溫龍公則又特立廟以尊賢溪之始

而昭穆其子孫以大合其宗人主祭者惟孔氏之宗子歲舉其祖於春秋議別立溫龍公廟立聖妣位者南豐甘京議也或謂支子不祭賢溪祭至聖於禮爲僭夫至聖雖用帝王之禮與生爲天子者不同國朝定尊號口至聖先師先師則他姓士庶人無不可奉符不敢用學宮之禮樂耳而况孔氏子孫乎是烏乎其不可也寧都魏禧謹議

孔正叔曰議論前古通今如揭日月而文筆高古

與儀禮表記相配

禮叔子文集

卷四

賢溪一

七

。原胎生議

學政使皆試士未嘗不舉德行然當時補廩及他口
出貢選官率皆以文字彼所稱爲學高行不過選貢
銀一兩紅布數尺而已嗚呼朝廷重文而輕行天下
之士何爲不相率修文也虛名薰心實行喪闕厥有
繇至請申爲今日凡考試各州縣舉德行正可爲
表式者一人則一人上于學政既試先以首舉德行
者補廩其文藝前錄者次之次以副舉德行者補增
廣其文藝次錄者次之諸州縣舉不當人者從以食
庸之罰

涂宜振曰先德行而後文藝得古者鄉舉里選遺
意然不嚴舉主之罰則或以勢或以賄或以情而
又不若文藝之可據也

廷坊彭厚本日如此則別當有舉考藝行之法

。學官議

今生員之補廩者不知其幾何歲也又最久揆大始
貢又幾年始選官至于選官而向之既補廩者亦
甚老矣故天下之學官率皆優僕荒耄不能拱揖之
人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子是又多食污廩爵
爲有議策以故少年子弟輕之于以興教明化无義
也詩川爲今日凡州縣每三年以廩生冊送于學政
使者分爲二班一日以德行補廩者若而人平日以
文才補廩者若而人俱就試試畢觀其德行者之文
才何如其文優則貢之武優子行不足于文則將取
文之優者貢之必而召本學師生詢之曰此能文者
之行何若僉曰有行三詢三告如初則貢之三詢而
不本則貢其有行者文雖不足重行故也既貢上之
太學凡三年年滿四十以上者欲就官則選使之任
欲科舉者聽之年五十授官無辭未滿四十者雖欲
官不得授何者師表多士不可少弱故也夫如是而
爲學官造士有功當使歷試州縣武爵卿相不可爲
資格矣

邱邦士曰：愚謂文行當分，貢既以德取者，便且不必論其文之工拙，但以文取者，須詢其行。用三請三告之法，若干兩者中，令取一人，則各就文行中分定等第，貢其俱上者，無則先儘行上，等文次等，平等者，貢之後，及行次等，文入上，次等者，後及文上，等行入平等者，後及行次等，文止，平等者，後及行上，等文劣等者，亦貢，後及文次等，行亦平等者，等同，仍以食廩年月多少爲序，不以本考等中名列高下爲序。

蘇叔子文集

卷四 學官二

○○○擬褒崇岳忠武王議

禱伏讀宋史，每至賊檣殺忠武王岳公事，輒椎胸泣下，呼天自恨不生，其時與之同死，蓋自古大功至忠之臣，蒙冤以死，未有若忠武王之甚者。後雖易謚，追王建廟，封墓而百世之下，人情未盡，雖愚夫奸人，莫不痛心發憤，若殺其父母之恨，自非天挺聖哲，格外賞罰，則何以平萬世之怨憤，補天地之缺陷，禱伏見漢壽亭侯關公至忠大義，歷代褒封，繫爵帝號，通都窮鄉五家之聚，莫不有廟，婦人孺子咸知尊親，然考其行事，純疵互見，食報如此，惟忠武王精忠神武，互古無二，立心制行至純，無疵，古今名將賢將，可謂集其大成矣。顧遭趙構昏逆，秦檜凶賊，閹門屠戮，死無怨言，臨嘗代爲自反，未有纖毫致咎之故，銜冤如此，日月長昏，人類當絕，伏望聖明破格褒崇，如漢壽亭侯故事，尊以帝號，詔天下州縣市鎮鄉村悉立廟塑像，忠武表疑居中岳雲張憲施全配享侍立庭墀，仍列秦檜失婦萬俟卨張浚王侯跪像，如今制凡拜謁祈請者，必加捶撻而趙構不孝不弟，驅好仇忠罪亦

不容於死。則當刻夷。陵。墓。刻。碑。于。上。宜。示。其。罪。庶。人。心。憤。怒。可。平。皆。主。賊。臣。知。所。鑒。戒。天。理。明。國。法。彰。而。萬。世。忠。臣。義。士。有。所。激。勸。或。謂。忠。武。本。人。臣。尊。以。帝。制。非。其。所。安。封。爵。鬼。神。不。合。古。義。祿。又。以。爲。禮。緣。義。起。非。常。之。事。不。在。常。格。生。人。耳。目。必。以。人。爵。爲。榮。是。以。孔。子。匹。夫。衰。冕。無。嫌。關。公。帝。號。通。于。夷。夏。未。有。非。而。革。正。之。者。恭。精。忠。奇。貌。非。極。格。外。褒。崇。不。足。厭。服。衆。心。發。揚。正。氣。譬。如。嚴。冬。雪。霜。百。草。天。絕。使。無。春。氣。怒。發。則。天。心。閉。塞。終。不。可。得。而。見。謹。議。

李威齋

卷四

忠武二

主

門人王愈融曰。議詞斬截字字如削。嫌尤妙。引關公作例。是極有開創手。

○李威齋私議

李威齋先生諱鵬蛟。字力負。于易堂爲長。諸子皆兄。事之。戊申冬十月先生病。終于三嶽諸族姻朋友。多子。皆哭失聲。既大歎衆相與謀曰。後世庶幾有節篤行者。時人多私爲之謚。亮以補朝典。未幾潛之德也。語曰。蓋棺論始。定跡先生生平。其可以于。是。易堂友弟。魏禧揚言于衆曰。諸君子言是也。先生當乙酉間。除諸生。籍二十餘年。非法之服。勿服也。非法之人。勿足也。可不謂貞乎。性誠厚。愛人與人。魏叔子文集議卷四威齋一

書引

威之上九威其輔頰。孟子曰：「滕口說也，天下未有以言能感人者，以言感人則必有道在言之先。」在言之後，在言之不先不後之時，在言之先欲不言也不能。自己我愛其人，我欲致其人，我非以才辨加人，子夏曰：「信而後諫。」孟子曰：「於微者幣之未將也，在言之後，觀吾言者見吾言之無不盡也，又見其有不盡曰：『是其意無不盡，其言猶有不盡。』或曰：『彼其言已盡意則朱嘗盡也。』在言之不先不後之時，所謂會其機，循其

魏叔子文集

卷五

一

魏肅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書目

第五卷

復邱而康書

答曾君有書

與毛馳黃書

與李咸齋書

與葉子九書

復邱邦士書

與季弟書

與胡給事書

再與胡給事書

與桐城三方書

復謝約齋書

論先墳書

答楊友石書

與王倬士書

魏叔子文集

卷五

書目

與李天生書

答李廷尉書

答計甫草書

答汪舟次書

上某撫軍書

與友人論省刑書

與木大師書

復李咸齋書

復六松書

再答謝約齋書

與徐駉法書

與李翰林書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五

書

寧都魏禧冰叔者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復邱而康書

而康足下自壬辰秋辱問將有所言於足下變故萬端方五年未得復每邂逅間蕭手長揖輒未嘗不心念之然向令叔兄爲足下所作敏齋說似於鄙意畧盡不必更增紙筆也頃再拜德音懇懇之懷使人慚感祇嘗竊自謂而康我之畏友居喪盡禮哀親之嗜而廢其口我不如而康謹誦無佻達便給之習我不如而康志樂沒泊寧靜我不如而康夫君子立身有本有末而康之賢於我者本也我之或賢於而康者末也今足下勤勤然若反以施爲賢而有益於足下不亦過乎意者以福能重求於人時如大黃烏頭亦可收之藥籠中則卽向者所云弊有在於空濶者足下今尚有存者乎竊意足下室滯生於才短而衡理有未盡明揣量時勢者未盡熟以未明熟之胸而措於不長之才其空濶也故宜足下明理之功貴於講

魏叔子文集

卷五 復而康

一

第一種文字

論其應習寸物亦當出入師虞以通其變似未可端居而戶素古人書冊而得之然足下貧甚以口舌爲耕織離群而索居亦足下之命也足下所示文辭在總質有倫者風靡稍以已意芟一。二然足下所以下問意甚大此尚存乎文字之見古人云扣鐘者扣其旋。與。笛。爲。不。若。於。其。全。體。之。聲。令。足。下。將。全。體。扣。我。而。我。以。旋。之。響。報。之。得。無。大。失。足。下。意。然。猶。未。知。於。足。下。意。中。當。否。請。何。足。下。當。去。形。跡。之。見。一。相。往。復。足。下。律。已。嚴。密。其。見。施。過。必。多。殆。卽。不。得。與。魏叔子文集 卷五 復而康 二

○○○答曾君有書

臺承教以兵學徵求治學教書欲使禔得職其愚見
伏念禔知識足下久愛足下爲文能脫去一切時俗
庸人之氣而志大才廣不能謂其所至近諸門下生
與足下周旋甚勤頗知足下所自處又方極齒牙之
力推舉易堂虛已下問不憚再三僕則如何足爲難
稱尊教書日者披覽甚善頃辱應新幾地益敵滿澤
几明幽心緒恬然念足下意更取二篇點次而歸意
偶有獨發遂出異同欲相正非敢謂然也然足下

孟子子集

卷五

學

明好學當無取雷同之舉兵爲治學之一千天下事
最爲難能不可以輕談敘中兵者人情而已又謂法
者皆情變之極致二言者可謂廣大精微矣特以文
好斷結構前後欲相爲工遂令其指不暢轉竊以謂
明理而述于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然言之不
文行之不達是以有文而天下之理與事有不可以
盡言者是以有含蓄之指有難于直言者是以有參
差斷續變化之法則皆其後起者也譬之于水浸灌
萬物通利舟楫此水之本也而江河之行曲折洄洑

孟子子集

卷五

學

波瀾蔚激激洶此水之後起而勢有不得不然者水
益不恃此以爲貴兵法萬變不可窮詰人情二語則
已得其要領奈何不使一暢其指乎天下之法貴於
一定然天下實無一定之法古之立法者因天下之
不定而生其一定後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
其不定蓋匪獨兵然也至於治學則天下事無一
不在其中非有聖作明述之智文武將相之才鮮有
能兼總而條貫之者禔嘗欲集諸同學志當世之務
者各因所已知而討古論今以成其說如平居留心
官制則使討論古今之官留心禮樂則使討論古今
禮樂人任一書或數書既各成書然後合併貫穿暢
其利杜其弊而尤必使衆法雜陳之中首尾不相并
格蓋一代之治條分縷析剛柔文質各異其宜然必
有一代制作之大意其纖悉畢到咸與其大意必相
通屬一法雖善不能獨行必與他法爲表裏譬之作
室構榑斗相棟梁必大小相權輪扶持一室之規模
成而後一極一桷始有所附故原其始非一人獨見
所能辦要其終又非衆人之各見所可成時不我與

諸同志或阻隔于百里外或以飢不得卒所學禮
舉用心者凡十數條今成說者僅五六至律歷河渠
兵法則尤不敢厝意蓋自知終其身學焉而不能者
也禮生平好讀左氏于其(兵)事稍有窺得失曾著秦
狄戰論十篇爲天下士所賞識然嘗自忖度授職以
百夫之長使攻荏弱之盜則此百人者終不能部署
而小盜亦終不得盡天下事口言之與手習相去有
若逕庭有若南北萬里之背而馳者而況于(兵)乎今
謹以評點二稿呈覽惟足下更攷王生來承賜泰西
國叔子文集書卷五第有

宮室闢益奇妙禮懸勺庭中日視之嘗若欲入而居
者非久仰裁書報謝乃竟未達此函就不敢輕寄遂
遲至今禱白

弟和公曰第之精者可以爲經極其用雖周禮不
能盡也而氣力醇厚寬博是集中有數文字

CCC 與毛曉黃論于太傅書

夜挑燈讀大集歎西陵才數文章一道不得不首屬
足下而足下諸論識議卓犖尤不服指數獨于太傅
上下篇援經據史辨論淵微匪冰修沆旬華皆渾然
其說禱則最以爲未可蓋此論關係兄弟君臣大義
言不合道則貽禍天下萬世不小不獨文章工拙之
故請極言之土木之變雖由英宗誤於小人然年尚
幼冲初無大過而卽位巡邊本遵祖制非游畋戲豫
又非逞強騎兵如宋襄公之取敗景帝卽不能師目

東叔子文集書卷五于太一

示

夷之謀奈何并其已立之太子廢之今有人出辦而
爲盜所獲命代守其家以拒盜及盜釋兄歸弟終據
兄產并逐其子若是者使足下南面折其獄則以爲
當然否乎雖景帝保國守宗廟不同於匹夫守家身
據帝位亦已爲泰廢兄子立己子而足下顧援父傳
子之義爲解以明太傅之不當禪夫身本有天下者
傳子是也兄失天下而已百職以得之者傳子可也
卽坐享兄之天下兄子未立而立己子猶之可也曩
帝以藩王承乏雖天子蒙塵京師賈未破亡其初非

有百戰以恢復之其後又辨百戰勞力以致迎復生幸天下錫凡南內又廢其已立之子則是深幸其兄之哭而重禍之戒忍食節於斯為極當時賢人君子不惜斷髮碎首北難而爭者蓋義激于中不能自已故也知太子之不當廢則知太傅之當諫今欲曲護太傅之不諫而并誣太子之當廢豈其可乎太傅手足社稷不可以此一辜及其大功不諫之失正不必為太傅諱又或大臣之諫在造膝密勿地非與臺諫形之章奏廷爭面折者同若必從為之說以不諫為當然則後世大臣依阿循照希自取容者必皆自此說開之夫曲護君子固不失為忠厚然使人謂君子既已為之又有君子從而許之則小人貪士率樂效尤而中人以下肯養其或是全君子為義甚小而害天下後世之不得為君子而反為小人者甚大也肅嘗竊謂論古人者不可苟為同尤不可苟為異苟同者志識卑暗愚不肖之過不足自顯名而已苟為異者志識高明學問能鉤深素隱則附會穿重之處必多足眩人聽聞移其心術者必甚此賢哲之

叔子文集書卷五 于大三

文

過流毒所以無窮蘇氏論文章橫絕千古後之君子不無遺憾亦正坐此故耳足下文當為傳文又虛心好學問信於遠邇庸故忘其愚妄與足下相盡惟足下不罪且敘之幸甚

俞右吉曰太子不當廢其辨易明文特知上水者苟無些子鬆力處至末段推論太關係學術不獨為一人一事救正也

兄善伯曰議論放寬一步處愈刺骨此真法家之

○○與李威齋書

數年離亂兵疫不得保首領以沒者所在都有其間亦往往可以天理人事相推得之去秋謝曲齋暴死今先生以中晚之年復遇令子之變痛於此二事輒乘天不可問獨念今子之死較去秋曲齋痛曲齋尤不忍言曲齋以吾黨之股肱心膂一狂不復有爾極痛然為寡母者未聞絕食毀性一二客次逐逐遺棄愛禮以自賊何者人百其身不可贖也禮曰先生之憂亟矣先生篤於人倫凡二三友生肫然懇到況非尋常父子死生之事福禍以為

人

子之喪親也舉而殉之未為不義聖人猶有死不傷生毀不滅性之文先生往遭大喪憂毀刻至哀感行路今當赤子之喪亦得無有所升降等殺於其間耶人子之於親以為過也而有所不及父母於子以為不及也已過夫幾幾乎其將同之也先生必有所不安於心若幾幾乎同之而或萬一其幾幾過之竊賢者所不敢出也昔楊夫子喪弟悲感踰禮禮請曰

結

人言先生哀過大喪時得母以兄弟加父母上平夫子領之勉而循諸禮楊子年踰知命孤立人以爲老且無子五十有四忽舉子然不崇朝矣矣福此時竊疑楊子哀痛悲憫必有百倍于向日絕未舉子之時不能終日之慮而得子一二日間亦遂坦然不失其常度又微察其平居日用遇不致致疑於天刻厲進德益勝常時其中有若未嘗老而喪子之憂又若不復汲汲然得子而後已及六十舉二子踰年又舉一子此皆五十四歲後之所得也向使楊夫子哀痛失度不勝子夏喪明之感豈謂非人情所必至然豈能安命樂義優游五六年以獲有今日耶勝先生俯采愚言萬一自慰上念祖宗之重下爲天下愛惜其身懋修仁德以膺後辟幸甚幸甚辛卯月日禱白邱邦士曰逐段明列理事婉轉隱切可以解羣釋

○與金華某子九書

漁洲遁別忽十有五載不謂聞事家事遂至如是
王辰止山歸得悉近履驚聞老師暨伯手同先之變
老師盛德大節爲日星在天死烏庸乎獨恨同先與
我遽作如此別千里良友將古不復相見而同先資
奇才未稍一建立竟遺遺呼痛哉不孝十年魂
尾幾幸未死迨甲午而先復君見背乙未季夏先母
尋殂不孝兄弟罪惡貫天天不誅勦其身而奪我情
特先父母之慈諸子諸弟不能離下子九

事子文集 卷五 子九

上

之熟矣一旦並棄諸孤遺無聞登堂無兄不孝幾
無人理俯仰之際何以爲心方念子九歲父之孝可
再竭於慈母下視不孝相遇卽已萬萬而不謂師母
夫人遂亦奄棄子九不孝與子九同方同學所遺不
幸又復同之嗚呼天壤間乃有我二人耶家兄作客
潮陽頃辱惠問爲止山乘間耶去弟竟不及寓目僅
索讀所寄止山手書仁兄之况亦可哀已弟近年絕
意世務投徒學微山中用以進日以餬予口然不能
不教人作舉子業出處無據自笑摸稜耳辛卯秋家

姊婿邱邦士將游廣陵曾作長東寫意比至吳城而

反往冬先人之室火書箱器服頓盡此絨亦匹有矣
歷年變故別緒如廿一史既失前緒道之不悉自丁
亥後時作古文辭間學爲詩快之幾三寸許道里修
遠一幅不能致茲錄韓詩四章聊以略衷中山云悲
者不可爲樂歎思者不可爲歡息子九展覽詠增同
痛之感子九與不孝喪父母同子九又喪淑人但多
一賢子弟兄弟相爲師友子九更喪同先彌可哀也
弟之季弟名禮字和公往同先千九下交時年尚幼

事子文集 卷五 子九

上

上

今猶如戟矣此子義直而篤學弟每有長友之目子
九爲通家兄嘗所欲聞乙酉夏曾東同先論交疏最
知己者五六人中間彫落過半然方秋後交至友益
多不止如往年所得今不能悉疏姓字爲知己遺弟
服闋後命駕吳越徑起里門晨拜師靈訪九峰墩
痛哭同先之墓當與仁兄滌十餘年之結末屈指乙
酉秋月以還所交諸君子傷哉此時獨恨不得兄同
先也提筆引絛方寸輒亂言不周謹惟亮

邱邦士曰只以骨肉生死離合言之迴環自成

文主

○復邱邦士書 附謝來書

庚寅七月日維屏嶺首水叔三舅足下在文已看
定悉歸覽中問去存間或恐京華感節意不當宜
往復向疑諸書備類于邇然足下所交多君子足
下又以前道自失直道行以不害過君子足
好直者而惡直於己者致中所以不害過君子足
薄待天下士致忍足下世所僅有之直且存之
以見當世有直能受盡言者乎而人尤非
人忍令沒沒也文章雖未提然足以自持不
以待天下之君子文章雖未提然足以自持不
法度何至便謂宜如何也足下之直非獨與
之心足下他所謂紀不謂無善近者至無以
道事朋友見友之過憂人之憂如負荊刺
至發為文字與可以賈金石之憂如負荊刺
得為過足下好勝長議論善書理勢使人過

叔子文集

卒亦以此敢于自信遂以為常凡此皆君子之道
抑又以爲君子之道雖大過實伏處下奸道
諫本自不拒諫而常自拒諫足下好攻人之非
諫而常自拒諫而常自拒諫足下好攻人之非
也而足下不幸以敢于自信足下好攻人之非
事遂作如此遂以為常足下不幸以敢于自信
即萬分人非而我是為君子已不勝大懼抑我
不必是者而況復為常也足下之拒諫抑我
如此者足下之學好子就事執理參佐較量
求其當及其得之遂覺纖悉互盡其苦正較量
然有自過之心其後又不欲謀為謀損自同虛
方直以自持以爲緩或非是要于較然不欺吾
又天下之道有操斤如意非復計量之所不當
此必聖人而後能之吾方有所候而今不當
爲意是以左右逕趨難誠不自信而不能好

雖聞仕對曰吾學之未能信孔子之說非其必
求信正說其未能信也天下事理何有遠盡而
視以欲然不足之心彼淺離開已自此遠矣
曰吾曰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不信乎傳不習乎苟執三者而省之以爲有則
之無則如勉則習之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日哉之不忠不習不習自疑則習之爲人謀而
實然獨低迴致嘆如見聖門之學曾子最爲忠
有味乎其言必信一篇之中三復復莫非此意
交朋友則必信一篇之中三復復莫非此意
于根究朋友之過真如秦越人視病難在垣一方
太始不見猶未得見足下書病難在垣一方
委之醫人者然猶未得見足下書病難在垣一方
至讀成子六月東楊夫子已丑十月東曾省之二
篇草草意如蜻蜓之點水若即若離而已且足
下之言于友者不入則悲憤莫申荷人焉則喜
之色溢于毫指而楊夫子東後自記手口之開

叔子文集

善家此豈偶然如此抑自有其故耶且足下書
所及雖或疎外之友始交之日便作調諒之詞
宜如此宜如此雖少假借獎許亦必日將如此
之可進于此足下豈以爲獎許亦必日將如此
自滿耶亦自滿自視尊矣不則實無足當足下
且足下所與議論之人必尊而足下者視
則問遺諸侯之賤而足下者視則問遺諸侯之
於柳下者足下能終信之不少疑否不中足下
不謂

不肖禱資質魯鈍白十歲來稍稍想慕善事父兄師
友間見引許而言己所明以竭忠告於人者又選選
出於性情之偏至於是禱之言日益多人之言於禱

者日益少此禱生平所大不幸也戊子仲秋獲承易堂先生訓正舉生平所挾持一旦而奪棄之如墜深淵不知所出望海若不能窮其津涯既已抑情痛思成過禱每自竊嘆自十歲用心朋友之道得交君子若而人然攻惡糾愆孜孜無已實獲其益未若此賸頃讀先生手教禱愧懼之餘又益竊嘆易堂訓正以來直言無諱以苦口生我未有如先生之隱憂曲中無有遁情者先生推禱之惡於拒諫飾非推拒諫飾非之故於敢於自信而所以懷究其自作之故改易摘伏無微不出禱終夜反覆蓋未有毫髮之不中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傳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其先生之謂耶禱生平竊願受誨於人不敢自匿其非有以拒諫飾非相如者反而求之不得其故則抑鬱憤悶有不知已之怨又竊獨坐深思以爲好色而後疑淫好財而後疑盜人之多言必非無故吾必有以取之反而求之而不得其故則以爲多辨說詞氣不和平人觀其貌未察其心也最後思之始有如禱之語彭子所謂意竊矜已氣或益人者至今

拜先生之教而乃洞然於禱之大惡先生書中所指論書簡數事其間或有未合至所云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者約揣其端大畧有二出於識見之蔽者其失在於學出於學術之偏者其害根於心先生意謂禱之蔽在識見耶謂偏在學術則禱之懼甚矣夫是已則必用己非人則必拒人用己而拒人則雖萬乘可爲獨夫而通儒謂之絕物禱陷溺如此陷溺不自知又如此此禱所痛哭流涕望極子先生也竊聞良醫之治疾也爲之原其病必且爲鑑其方調劑其藥

何正本治標以起死人而生之今先生亦既原其病矣禱願受先生之藥也鄒子皮謂子產曰始吾以國聽子今聽子以家事禱其敢以先生爲文章之師乎願先生終始大德毋忘今日之言則幸甚

邱邦士曰不必論識見學問只以有故而持之益堅便是病痛鑒之病者處有塊結不必問其是食積是毒積便是氣是血亦是病痛要使胸中有歸然自下時便霍然病消耳

復書舊已刪去每念來書推隱憂伏禱十數年來

得力獨多而先生集中又復不存此稿故互錄之

以志明德卽其文章亦已鈔絕千古矣

甲寅十一月自記

○○○與季弟書

辛卯月日客零二句每念吾弟介然不苟頗以遠大
相期聖人所稱剛毅不阿庶幾近之但剛爲美德吾
弟却於此成一（疎）字生一（稀）字又漸流一（懈）字住時
我之督弟甚嚴近五六年見弟立志操行頗成片段
每欲長養吾弟一段勃然挺然之氣不忍退爲折抑
又我每有優柔姑息之病吾弟常能直言正色匡我
不逮隱若畏友凡細過偶失多爲姑容使弟不生疑
忌矢直無諱坐此兩者故今之督弟甚寬然我此等
卽是姑息欲歸爲弟暢言弟且行矣弟與人執事
頗竭忠每乏周詳之處臨事踴躍難險阻都所不顧
而不能爲先事之計間或以爲吾大節無損諸細後
難勝不留心無大害然因此後事變大風驟至必
多有之此則所謂（疎）也疾惡如仇輒形辭色親友有
過諫而不聽遂薄其人人輕已者佛然去之行有據
毫末遂其志則抑鬱憤悶不能終朝此誠（結）累不可
不化其人庸流也則以庸流輕之其公下流也則以
下流絕之岸然之氣不肯稍爲大屈遂因而不同

世交鋒債華長此不懲矜已。物驕致大弊夫疎則改事。福則隣于刻薄。傲則絕物而終爲絕物。三者皆剛德之害。然皆自剛出之。倘能增美去害。則于古今人中要當自造一請矣。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先儒以爲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吾弟之事父兄。勤多恭謹。然婉容愉色。抑何少也。豈其無深愛耶。蓋無學問以化其剛岸。盛之氣欲下之而不能下也。弟行勉之矣。

此書作於辛卯十月。族祖石林見而評曰。和爲少。

叔子文集 卷五 浮第 五

年席父兄之蔭。身少閱歷。不爲人所指摘。故如此。若閱歷多。則指摘多。指摘多。則疎褊微當漸去矣。今既十年。斯言果驗。信乎人不可無閱歷也。語曰。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今古幾人哉。庚子自記。

邱邦玉曰。可謂直切矣。看他前前後後。有許多婉折處。到直切處。又有許多疎落處。求要入之事。此非爲文字。當如此。亦非欲求要入之事。理情理到此。自有此曲折。疏落。此便是天地間至

六

兄善伯曰。說剛德之害處。獨佳。

○與胡給事書代

某想慕閣下之風三十年矣。生平讀古人書。好交當世奇男子。然天下聲聞之士。非離離不足用。則夸言盛氣。大而無實。唯所聞于閣下。真古有其人。今無其人者。某臥山中。每抑鬱無聊。輒想象閣下行事。高歌漏下。二十五銀籌之句。獨恨不得知閣下三十年間行在何地。欲如趙景其追逐。稽叔夜而不可得。填于牒書。得閣下名。姓驚喜大呼。如故人分發消息。斷絕。然得之亦不自忘。其爲未嘗謀面之人也。天下

叔子文集 卷五 浮第 五

庸才萬數。皆理茂義斯疏之才。又所不取。非有反經合道。破千古拘牽之見。駭天下儒生俗吏之耳目。其何足撥亂世而反之正乎。此某所爲踴躍於閣下三十年而不肯釋也。胸中欲與閣下語。如墜壘之水。待時而瀉。適晤故人。賓老知閣下爲通家好。遂不嫌未同先之以書。

○再與胡給事書 代

伏奉報書自謂得通風音於執事爲幸何意大君子早相知如此讀狂發顛仆之語不覺捧腹而自慙於冰也伏惟執事君臣喜起萬物吐氣正君子乘時自見之日某驚下何敢自外漢惟年逾五十精耗才鈍無一事對人上不能如[○]_○抱道致伏龍之目次不能如王景畧張右侯被服雄畧伏策而見軍門況長揖緩洗之風久絕於世自揣分義當以山中老耳然當今[○]民生[○]酷烈水淺火熱靡所止屆放於去夏冒昧[○]觀[○]于[○]之[○]集[○]書[○]卷[○]五[○]再[○]與[○]胡[○]給[○]事[○]書[○]一[○]主[○]山[○]險[○]抵[○]皖[○]城[○]見[○]金[○]陵[○]孤[○]危[○]乃[○]上[○]書[○]某[○]中[○]丞[○]言[○]兵[○]書[○]度[○]書[○]至[○]而[○]賊[○]圍[○]已[○]合[○]既[○]見[○]庚[○]辰[○]進[○]士[○]某[○]君[○]爲[○]言[○]中[○]丞[○]以[○]文[○]章[○]相[○]傾[○]慕[○]欲[○]介[○]之[○]禮[○]致[○]某[○]於[○]山[○]中[○]甚[○]爲[○]困[○]留[○]某[○]以[○]待[○]郡[○]城[○]之[○]通[○]羈[○]旅[○]數[○]月[○]資[○]斧[○]盡[○]不[○]能[○]前[○]進[○]因[○]其[○]君[○]請[○]事[○]附[○]啟[○]以[○]上[○]今[○]金[○]錄[○]二[○]稿[○]奉[○]政[○]執[○]事[○]得[○]母[○]笑[○]書[○]生[○]鹿[○]飯[○]土[○]美[○]軋[○]欲[○]備[○]救[○]荒[○]之[○]策[○]于[○]天[○]下[○]時[○]勢[○]日[○]有[○]不[○]同[○]事[○]機[○]之[○]來[○]問[○]不[○]容[○]髮[○]某[○]二[○]篇[○]中[○]所[○]揣[○]度[○]即[○]今[○]已[○]不[○]可[○]用[○]語[○]曰[○]時[○]者[○]難[○]得[○]而[○]易[○]失[○]李[○]忠[○]定[○]公[○]曰[○]自[○]今[○]以[○]往[○]豈[○]無[○]機[○]會[○]要[○]當[○]及[○]時[○]而[○]用[○]之[○]然[○]天[○]下[○]有[○]時[○]勢[○]萬[○]變[○]而

此策必不可變泛視之爲塵飯土羹咀嚼毒味之等於菽菜肥甘者則某嘗所稱求[○]士[○]愛[○]民[○]二[○]言[○]者[○]是[○]也上供之所出軍士糗糧甲馬器械戰守之備以需何一不出於民俾曰天立君以爲民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事理已顯然不殊質[○]相[○]與[○]共[○]濟[○]則[○]其[○]上[○]雖[○]有[○]仁[○]心[○]仁[○]政[○]而[○]民[○]終[○]不[○]可[○]得[○]而[○]愛[○]今[○]夫[○]兩[○]軍[○]相[○]對[○]戈[○]戟[○]相[○]撞[○]此[○]將[○]勇[○]兵[○]強[○]者[○]之[○]事[○]今[○]日[○]之[○]所[○]宜[○]急[○]也趙[○]者[○]之[○]救[○]閔[○]與[○]日[○]將[○]勇[○]者[○]勝[○]卒[○]聽[○]許[○]歷[○]之[○]謀[○]韓[○]信[○]用[○]兵[○]如[○]神[○]禮[○]李[○]左[○]車[○]爲[○]上[○]賈[○]周[○]亞[○]夫[○]老[○]將[○]用[○]趙[○]蒯[○]之[○]計[○]其[○]得[○]刑[○]益[○]也[○]喜[○]若[○]得[○]一[○]敵[○]國[○]彼[○]歷[○]左[○]車[○]蒯[○]三[○]人[○]者[○]豈[○]有[○]穿[○]札[○]之[○]能[○]擄[○]鋒[○]寒[○]旗[○]之[○]勇[○]哉[○]然[○]大[○]將[○]皆[○]因[○]以[○]成[○]功[○]是[○]則[○]一[○]軍[○]之[○]武[○]須[○]土[○]如[○]此[○]況[○]經[○]營[○]天[○]下[○]之[○]大[○]乎[○]然[○]且[○]士[○]有[○]勢[○]利[○]官[○]祿[○]不[○]可[○]以[○]奔[○]走[○]者[○]是[○]以[○]古[○]大[○]臣[○]之[○]告[○]君[○]一[○]則[○]曰[○]數[○]困[○]昔[○]人[○]再[○]則[○]曰[○]旁[○]害[○]俊[○]彥[○]其[○]上[○]非[○]誠[○]誠[○]致[○]禮[○]以[○]之[○]終[○]不[○]可[○]得[○]而[○]使[○]夫[○]不[○]能[○]以[○]禮[○]進[○]於[○]始[○]者[○]則[○]必[○]不[○]能[○]以[○]義[○]守[○]於[○]終[○]唯[○]執[○]事[○]博[○]通[○]往[○]古[○]漢[○]時[○]務[○]園[○]人[○]久[○]而[○]練[○]事[○]多[○]當[○]世[○]之[○]故[○]民[○]生[○]之[○]利[○]害[○]必[○]有[○]濃[○]議[○]達[○]見[○]於[○]胸[○]中[○]以[○]措[○]諸[○]事[○]業[○]者[○]故[○]敢[○]爲[○]知[○]已[○]私[○]布[○]之[○]某[○]君

業已成之功名而昌黎爲國請命與守與才皆可

富國⑤之目惜其末不果不得與執事爲莊孟之遇

前於某君得讀尊威遇詩古質清厚與小雅遺音他

所採述能因風惠寄一二爲望

陸懸圃曰愛民爲賓求士爲主主賓備樂古法集

然而議論悉中肯要

門人楊展曰吾師議論當世事大指不越愛民求

士二語故文中重見疊出如孟子井田學校也然

須看意思法度每篇各出處如此篇及聖韓城黃

生會試直無一筆雷同

子夏集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 同林確齋與三芳書

昔歲己亥丈人棲跡寒山列兄德業便已委悉庚子

讀三兄省親詩辛丑夏實茶黎川大兄二兄所作贈

遺人見者甚衆人才不易得有萬家之邑求所謂才

人了不可見甚或曠代以有而今足見兄等則皆賢

而能文益神深恨同生

及相見也當丈人之壽意列兄至四方賢者咸集益

難後發廩山得盡見其人與列兄爲昆弟語會以迄

匪未果頃者大兄歸夜宿龍湖寺與益諸僮隔一

城乃以家故過下古火云人生遇合天實爲

之俯仰三嘆豈不信然益祇自寸歲即思求友二十

年來孜孜矻矻若非此則食不甘寢不寐然生平所

交石友幾不下十人丈人見易堂諸子頗以直諒相

許而教誨嚴絕則於益禱尤篤是同室同堂人也

今既不獲見則安得不寓其所欲言聞普讀史至令

尹子文逃祿安平君鐵籠傳車未嘗不掩卷太息以

爲古人慮患之深見幾之早不苟安目前而貪尺寸

之利超然世俗以保其身名若此是故泗水之詩曰

河彼流水朝宗于海彼彼羣羣載飛載止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其二章曰念彼不賸
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其卒章曰民之說言
寧莫之德我友敬我諫言其典今夫亂之發也辟猶
火然燎棟桷折榱桷崩墻裂屋而不可止宜無人不
知者然而詩人哀痛言之若大聲疾呼而不之應曰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何也藝文忠有云言之于無事
之時足以有爲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時雖
有深信而又苦於無及曰者謂諸通路慨然也
既而見其勢不可以遽止也且聞諺有之兩姑之
勸難爲婦列兄何不深思遠觀鑒前車之覆轍驚
闔室省徭役使親戚朋友不相望然後輕去其鄉擇
隱棲之地而托處焉以自遠於是非利害則雖爛昆
岡之災不及焚倒滄海之波不及浸于今都邑氏族
自晉唐至今稱土著者幾家多因改革之際辟地於
無人情豈不樂聚親戚守廬哉蓋必有勢極不得
已情迫於無可如何者語曰毒蛇螫手壯夫解腕勢
使然也昔者甲申之變離與父見其破產二于餘石

昔金精斗絕而居之役七年寧都城破家得全益於
乙酉兵未入境連河彭躬耄挈家南走後僑居焉斯
友見者無不背面相笑後五年江城屠且盡列見之
才而見不及此耶丈人以雪菴之跡衍一行之學益
融各牽賤事不得周旋杖履時其寒溫飢飽以盡平
生區區之義每當華分泣然欲涕及夫家居晏安
娛之下念丈人則心爲之慚足下兄弟家世忠孝隨
於天下豈可使天下之人於足下兄弟尚有遺議側
聞大兄之資老成渾厚熟於物類三兄才能輝應三
兄高朗有不可一世之意此皆難得才也列兄則當
各治一事而相爲用或務田賦之任奉養虛尸毋勞
或洗身浮沉以交游爲折衝或出侍講堂傳三世之
學又或造爲居行夫當世之勇爭輪擲直並持梁齒
肥聲色紛華赫赫於時者吾兄之矣丈人乃自苦而
爲此枯槁寂寞之事其之如恰至老而不衰彼其所
欲盡者何心也然則足下兄弟之所自盡從可知已
最無乖今之丈夫也妻室會見弟相厚善昆季之愛
取豈待問益雖難教財匪尋夜諸德殊以無負

人相與至意益禱之事丈人擬於嚴師然意所不可
則誇謬然自比淨友之列故於昆季不以未嘗謀面
爲嫌臨風瞻望死罪死罪辛丑月日白

胡心仲曰通真史記文字

彭中叔曰思深見遠情至語切而能以浩浩瀚瀚
千迴百折之文寫之真奇博也

三才圖會

○○復謝約齋書

向以天南與人從間道之新城不得暫遇至今快快
所故躬巷送熊生序經義氣節總屬虛美云云弟今
雖未甚記憶恐躬巷初不如是或詞氣抑揚過當而
自勝其意也謂則名富強智謀才武有濟於世經義
氣節反不如其實用此則專就經義氣節迂疎已甚
言之故遂抑之於其下先生所論各才智區區
見用於當世而敢迪萬世人心雖特爲古風常者功
甚大此又專就經義氣節之最高與則各才智之卑
陋者言之故遂伸之於其上愚以爲兩者之說皆所
謂鉤金與羽比量重輕驟而視之似爲大反細而求
之實無異同何者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在先生
不以爲是而刑名才智達數害義者實躬巷所不棄
程山易堂大抵于體用中各有專致彼此勸懲皆欲
出其所以補所不足非苟求相尚也頃拜手教諷
將十反不敢輕置知先生愛易堂者深望之甚大惟
恐其或有所誤以誤後人易所謂麗澤之義正在於

此間尹子曰：卿雖食蛇羹、食蛙羹、食螬蛆，聖人之旨則然。弟每服調劑，詎以爲四書五經莫不如是。譬如製舟車，凡者以乾聚固其土，服牛夏者用薑夫一方之用，必兼佐使一藥之味，必藉炮製矯其偏而去其毒。然後食之者有益而無損。吾輩爲學立言，自多偏至。雖其是者，不能無弊。朋友講益，所謂佐使炮製以成是藥之功，免是藥之罪者，而敢不敬受乎。易堂雖竊有意用世，然不獨其體難而未醇，即所謂用者舉一湖十，未能得其要領。母暇他論，以弟三人言之。謹

求古今當世之務，益亦有年。每自揣量，兵農禮樂之任，一旦驟以相屬，自信何者？其足勝任殆無一而可。且今伏處草野，亦每有符至之故，盤錯之會，遑遑室塞，顛覆不能中其窾會，而洞其首尾。故弟輩之歸，然以致用爲言者，非獨言其所好，實歎其所不足以爲難。而共勉之也。先生之言體，亦深見立體之難以相勉，而非謂以吾之有餘者告人。故曰：細而求之，實無異同者。此也。朱陸之說紛紜，于後世弟竊以爲誠明。誠朱陸之學，原無異同，而異同特生于其辨息。

其辨而致其學，則朱陸之門人可合爲一，而況於朱陸乎。然則由躬養之說，長於濟世，由先生之說，長於持世。有持世者，以操其本，有濟世者，以治其標。輕重緩急之間，因時而制，其宜固，有非言說可盡者。又承示造就人才，寧重體而用，不違母重用，而體或畧此。主當之論，尊作會講一篇，弟以性命之學，未嘗用功，不敢妄加。升黃中，或一字一語，謬爲訂正，絕俟去國。篇議確文，暢具詳評，語中日錄一冊奉正。乞先生暨諸同學，細爲指摘，瓦礫新城可也。

兄善伯曰：凡此等文字，第一要明白坦夷，所以明白坦夷者，中無偏私夾帶也。然夾帶既不可，精微却不是此文極老實平沒，雖有議論而非好爲議論，故能使人各平其心。

○○○與友人論先墳事

戊申三月日。肅死罪死罪。頓首致書某足下。前往李村登先母墳。見偏墓左介所特廢田栽松楊。幾墳之地爲尊家斫樹起大墳。其中去先母墳僅尺餘。不覺痛心。駭嘆口悖。不能言。徐量所占地計長五丈。有五尺。闊一丈。有六尺。不幸兄弟歸而憤激。語無倫次。大爲平日與足下爲朋友之雅。蓋父母墳墓事屬重大。而足下方好德義爲君子。又與不幸兄弟日益厚善。一旦忽有此事。此語等所爲推磨。天痛哭流涕也。

昨肅親往李村。拘小佃以來。治其知情不告之罪。鄉中老弱百口一詞。無不知爲魏氏。廢田者特云足下往日少至此地。臨窆倉卒或因歲久忘記。又云足下近已再召土著之人至家面詢。兼令圖畫界畔。由此觀之。則足下初云歲久罕到。誤于不知者其情似可信也。憶乙未丙申間。肅服先母喪于水莊。嘗出入溪畔。時足下讀書楊梅段間。語令弟禮云。白衣冠行河上者。知爲君家叔子。吾甚慕之。其人可望而不可卽。肅聞語愧悚不敢當。然知己之言未嘗不感激於心。

嗣後足下與家伯子客京師。晨夕相歡。得或同臥起。伯子還書必以足下爲言。禮亦願交足下。音聞足跡。浸以日親。夫望其喪服。思得交其人。今交其人而逼奪其母之墓地。以情理推之。足下亦當無有是也。吾聞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足下考地形。采輿論。知向背之已悞。則當悔悟于心。立自從義。以明前事之跡。所謂日月之復無損于明也。若迷迷復不反。多端其說。護前遂過。以求必勝。毋論公議有所不與。天道王章有所不貴。不幸兄弟執義以爭。至死不移。卽足下亦何面目以見天下之朋友。

昔卓茂修長者之行。或認其乘馬。茂遽與之。其人歸而馬在。乃反馬拜謝。夫妄認他人之馬。過誠大矣。而人不渡罪者。以其反馬拜謝。則知其初之出于誤認。而非故也。今尊家數尺之印。疊然道左。是足下之馬。見在認而不還。雖曰過誤。其誣明之父母。窺旁之地。固不能責。肅等以卓茂之事。而足下誦詩讀書名。列鄉紳士。君子之林。其所見固出或人後也。不亦左乎。先徵君卅年涉事。掩斃埋骨垂數十年。禮兄弟不

有今亦歲有斯事其不肯覆心以篡人之墳土在足下當或相信候生有言吾修身儆行七十餘年終不以監門國故而受公子財禮兄弟守先人之訓積有年歲至今日而領施于足下況山川之形不可改衆多之口不可防禍輩即欲改轍爲非其將恃何術以濟也昔者伍員與申包胥相友善員曰我必覆楚胥曰我必復之藏諸書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二人生不逢時不幸親構斯事處父子君臣之變不得不傷其朋友之情今足下于禮先人非有子胥之怨也而迫不孝兄弟于不其戴之也揆必復之勢愚殆不知其所終矣伏承足下前者賁禮詞氣憤厲急迫不少待蓋以主墓者足下治墓者足下雖塗人莫不以爲足下所爲今抑情屈首以須後命者旬日矣請是下同勘不許請二三戚友先勘不許言召令姪則令姪云子病不至言迎令兄則令兄以病辭人又無不言足下遷延支吾以詐局相賣者抑或令兄令姪以爲事始于足下亦必終于足下也禮愚不能測足下意端所在竊以易稱遷善改過取諸風雷故曰君

家子文集書卷五先墳三

三

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無所待也夫從義于終訟之後何如從義于婚友平議之時從義于婚友平議之後何如從義于足下天心獨復一人之自斷足下高明其必有以處此福恩昧無識傷令追往情用但然故敢以書通左右伏惟開示進止不孝兄弟負罪天地刻無所容不能久需忍摧傷肝肺自取滅裂言無忌諱以干鈇鎖禱死罪再拜

計甫草曰于呼掩憤激之中而出之婉要和平自然操縱合節此有用文章也

家子文集書卷五先墳四

七

門人賴章曰文以交遇爲經朋友報後爲緯三意或連類或單出錯綜盡法



○答楊友石書

戊申六月日禮頓首承再賜書俱到先生居鄉里中
簡酬答獨拳拳於千里外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厚意
何可忘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弟辛壬
間曾作斯文抄書左右意謂非先生不尼當然今又
更十五年乃益信嗚呼人不極之嚴威之其歲月
之久遠亦安得有定論哉蔡生來敬問起居知先生
貧益甚無一尺之土以自食所爲水雪草堂苟完猶
戶蔽風雨而已或採摘野菜益粥食或竟日不舉火
又每不免弟則居翠微山中桃李梧桐之花高於屋
高竹成長林庭中有周軒曲檻檻前方池二丈池上
有露臺游眺之樂而先生顧如是弟文有云貧賤患
難之中有歲寒富貴安樂之中亦有寂寞見者訝其
語然竊觀二十年來刀鋸鼎鑊森列羅布蹈義於前
趨死於後而天下士激發而起其無所知者其死
如飴百折而氣不挫往往出於通都大邑窮鄉僻
壤之間及其既久禁錮少疎時和物阜天下相安無
事則委靡銷鑠偷息屈首走利乘便者指介賢明之

更進一步
縱然苦寒
人區區
肯憐與

舉叔子文集

卷五

書

士接踵而有則何故也然則富貴安樂其以彫衆木
而試松柏當更甚於貧賤患難矣弟每自念家日貧
舉責日重教授所得不薄不足以償主責者子母而
性好治居室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是安所取資端
端然恒懼不免每立一友石先生於其前以當所南
之九九礪礪然未知他日究竟何似也今年元旦試
筆得竹節箋書其上曰汝心堅汝節夏無烈日冬
無霜雪夫執節者久則不堅堅節之士則方自以爲
寒雨間憫六合而不知士之當爲不止於是故其心
當實而不虛不可以自益噫當今之世其誰復可以
聞此言者乎弟竊言之而不自知其所終唯先生之
有意鞭策之蔡生傳索近作謂將蒐輯遺文成一代
文獻弟何足與於此謹呈刻論一卷又雜抄僅十數
紙不得盡句使知已覽其得失如見肥瘦耳家兄義
死傳及論死義書惜不及抄舍弟雜稿畧在蔡生所
并取覽教之

彭中叔曰感世之言明切深痛却通篇統文字上
展轉摹出自發自揮之意使爾惡而不怨其就事

歸樂亦是陶寫悲癢不令聲淚出紙上也

李咸齋曰凡工文字喜聲名愛受享卽矯矯自持亦只做得芝蘭做不得松栢松栢有蒼然剝蝕意不肯與芝蘭同芳潤也篇中無限感慨真堪爲我輩之礪莫徒作一篇好文字看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與臨川王偉士書

贈投徒新城義交先生族子元升得聞先生當國愛時兼諸生而隱喪婦獨居四十二年無他色好學能文章教人者篤行誼雖疎遠士愛惜裁成之如子弟於戲此其人禱所願一望見而不教謂世之果有是人志欲學焉而不能者也今則備問之於先生敬進先徵君傳錄一冊奉覽外禱所刻古論一卷及李作謀書道經序數篇特先生不鄙賤棄而教之伏聞先生有令子歷官宿松阿遠能式先生之教令孫有名庠序孫之子甫六歲讀書二三篇輒成誦能楷書祖父名刺接待賓客如成人又能射弓取中數十步外語云盛德之後必有達者其信然矣其信然矣禱往年教授水莊嘗攝古奇童子爲童鑑二編以示子弟大約不下五六百人其德業光明俊偉至於耆社老耆不可勝數而初終易轍不克大成立於時聲施後世者亦往往而有則豈非聰明之氣易銷鑠而不足持器識遠大者非學問積累難於成功而當時父兄之所以教其子者豈非其道與李夢弼識見元

須臾力圖勇健元是也。頭曰：是子精神大於身。幸賜衣物綵帛，遣還勅其家曰：此國器也。年小與官恐於見有損，當善視之。至宋太祖於張齊賢、明高皇帝於方孝孺，則雖當其盛年，必且延而養之，以須大用。而蘇軾初中程時，莫宗欲授知制誥宰相韓琦，以爲試遠大之器，要在朝廷培養之，不可以驟進。軾聞之，亦曰：韓公愛人以德，然則古今明君賢相所以愛惜人才，長養而成就之者，蓋必有道。而況親爲其祖父之視子孫，則父且何如也。胎嘗讀張湯傳，見其名叔子文舉，蓋士二。在酷吏未嘗不深恨丞之不善教，以陷其子。蓋湯有過人之才，使丞知教術，見其子，焚鼠堂下，傳爰書，時不使書獄，而就儒者學，柔以詩書，漸摩以仁義，消其殘刻之心，而變化其獄吏之氣，則湯豈必以酷吏死哉。晏子曰：蘭本三年，灌之以鹿醢，既成，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其所灌者貴也。是以古奇童子，克成大器者，莫不有父兄師友教道之力。辟猶冶三鍾之金，而使于將莫邪，爲之鍛，翦焉，千里之馬，而王良造父御之也。伏維先生與師，盛德世之人知與不知，皆得而

願見而莫少非，常本人贈又天地所爲生他日天下治亂民生苦樂之所由出吾之身與子若孫皆得被其利害是以不敢辟未同之嫌自通於左右惟先生裁察皇恐皇恐

孔正叔曰：愛養人材之意，洋溢諄復，是以天地爲心者而論張丞一段，尤使爲父師者惕然。

○東富平李天生書

已酉中秋日韓白僕僻處下服之下邑每恨不得交西北偉人嘗一再遊江淮所交東南士率多能文章矜尚氣節求所謂以當世自任負匡濟真才者則又絕少頃客南州故人孫豹人介杜公領相見公履流實不妄與之深談詢西方奇士何人公履遂巡爲舉足下姓字足下負文武大畧甫離成童慷慨建義聲

魏叔子文集

卷五

天生

末

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者則僕今日於足下之謂也僕隔絕五六千里僕不得往足下不得來不知何時得相見一窺足下前後用心所在然僕竊謂考古以用今練事以驗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可死此數言者度足下亦不以爲河漢而求友造士二者爲尤大而急以足下賢明棄籠所收陶冶所甄範必多其人他日能致尺寸之書爲僕言之如對足下面誠乎僕生平一無所長二十餘年休廢山中教

三十年學
則以筆法
得此四語

以文章始
書及今之
事者名聞
木公八四
以八今之
事者名聞

首爲門人刻其大半敬附以獻僕生平耻爲虛言僞說好以文章刻畫古今之事如留侯論左傳經世序與郭李二書燕黃兩門人字說皆僕志趣所在足下覽之定有以知其得失僕如病夫逢俞附盡發其標本以待鍼石諱疾忌醫則僕所不敢也僕有兄善伯弟和公近並在西安姊婿邱邦士在韓城令公處談易數有易堂程山性命之友若而人皆不能卒卒爲足下道今來書聊引其端然所欲言者亦畧盡前數篇中不敢重複汜濫取厭耳目區區之心惟足下裁

魏叔子文集

卷五

天生

元

察外彭明遠詩序二帖此易堂之一耳僕竊詩一帖此易堂之一也五星覽彭明遠詩序有實用非儒生語無文士氣君最愛此篇文

○復李廷尉書

先生清風峻節言滿天下私淑其教匪徒一人昔冬交仲子因得獻災木之文繼承賜大集歸船三千里日益無事取盡讀之乃嘆一代文獻今尙有人而先生所自矜待樹立處亦可於文章見之頃者伏蒙賜書謙冲爲至慙愧感激夫何可言又向賜史論隨到之日晨夜相繼凡三日中得讀其半譯先獻其可言者趙章論貞節肥義最爲有見然廢長立幼主父雖罪首而趙章固不禮之因逆萬難木賊次若論韓彭趙臨非高祖之罪韓彭不善居功此當爲功臣言之不可爲人主言若以主臣並提而論則臣之過十一君之過十九且自勾踐文種以還誅戮功臣未有甚於漢高實後世戎首其罪亦不可以臣不善居功爲之末減顧思嘗謂古今立言雖異賢不能無偏至蓋不偏至則其理不出不可以教當時之弊然與人君父與人臣子私言之則可若泛論古今是非得失意即不得不偏而主賓輕重要必有權衡之法責備賢者當令可安寬贊小人當令可懲戒故古人一書之

內有以此篇補救彼篇之失者有一篇中前後自爲補救者然後其言可使君子小人各受其益竊以二論先生還宜畧加改定使不失立教之旨竊後學小生妄言無當所自作交定知并謬百出尤望先生哀憐其志而賜之教誨也

兄善伯自此與答謝約齋論小人才智書互看便得古人立言之法矣

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竊爲狂惑而可與言
敢言其所及見以相質祗當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
今又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生
在出手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依肆
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蓋醇肆之間情其爭性稍間
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
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
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席

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守之而不取過今
人之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且他星變山崩
水沙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
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
聖人之法度也然止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
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過魯師人之武而出沛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
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
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然世不以病

而益以見其大文章所屬若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
可假也而與會所至處微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
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權
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
蔣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
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
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
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而碑誌最工法度累厥於
碑誌最得宜是以提於諸體然碑所尤賞者又在復
仇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
碑所以爲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夫枝葉之
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
有說也

邱邦士曰文思文勢風發泉湧然正是極中法度
不差累黍之文



○答汪舟次書

羅山人歸奉手書，展閱遲延，於今六年而足。下勤勤不忘鄙人，其篤於朋友如此。山居寡外事，得縱讀悔堂詩，當風雅道襍之日，不謂度匏復見，因自閱平日古近體詩，便覺草土之氣入鼻，不鮮也。禮以古文謬爲愚山，施公所知於藥地，及羅山人所相招者，再終不敢以野服見。然知己之感，不忘於心。禱嘗竊言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而孔子亦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夫名有大小，有久暫，亦惟人所自擇耳。六朝時士大夫崇獎風流，以吸引後進爲已任，而草野文章之士亦奔走踴躍於其間，所謂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善弗傳也。然爲之前後者，苟非其人，則數十年百年之間，彼方不足自存，又安能以其餘及我乎？劉中壘曰：盜賊凶貪，名並日月，君子不願張華、潘岳、王儉、沈約、江淹之徒，其文傳於後世而適足資天下詬厲爲士君子所不道。然則雖幸而傳，亦無足貴。況乎久滿漚滅，其身名不見於後世者固多也。古之人生而師表人倫，沒於後世，其文章

史並垂宇宙，蓋非無故。顧施公知顧侯解組，彼買舟東下，長揖匡湖之濱，相與一暢斯說，金精辭處窮邑，不得聞其去，禮又幸賤事聞之，亦不獲行，非足下誰復可語此者？足下他日見施公，一爲道達此意而足下以高才壯年，崛起爲之，有餘亦當不河漢其言也。禮二十年來，殫心左傳，成左傳經世一書，嘗就正有道，謬許爲二千餘年所僅有此書，非數百金不克登板。足下交游廣多，好古有力之士，其亦不待百數十年而有穆伯長乎？足下客苦安，相去甚近，諸論幸觀叔子文集，卷五舟次一，璧批削此謬以不虛來書，禮終之意。弟和公曰：論台伐毛洗髓，而文氣冲雅，有味此後士之利刃，卽名士之金丹也。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湯承淑漢學註疏

大受在此當拭目以觀其成某君皖城人也其
章已有名於世而其爲人某知之獨深蓋志氣卓
犖有固之才也雖獲一第視之若芻狗之不足惜全
以桑梓之故千里請事毫無所求于當世申包胥
痛哭秦庭與楚而逃貨意者此其人歟某不揣疎
庸具啟事於當路有副稿在某君行篋閣下試一
覽亦足以知其志矣

蕭孟昉曰精深調

也

○○○與友人論省刑書

乙卯月日禱白遠書至勞勉禱持齋誦經咒放生
蝦蟇（爲）延福滅愆罪惡甚厚敢有以報德傳曰天地
之性（人）爲貴班氏刑法志曰人肖天地之親懷五常
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故書曰惟天地萬
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所謂人凡戴目含齒手持足
行者皆是豈貴人賢智乃謂之人負（德）義除人
婦子莫匪靈貴特有差等耳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橫渠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西方之書曰
佛視衆生如一千地地見足下走使僮奴妾婢不均
勞逸不恤飢寒疾苦肅有小失茶酒之逸皆種便下
動以千百數不止刺衣裸形啼號宛轉唇鼻沾地塵
涕淚流沫不斷如帶血射附飛裂皮管骨數唱而更
人伏偃塵土者四肢委脫喘息不屬寂而微喘足下
之餘怒方未息也然足下不以爲艱難或問一二日
行或日二三行嗟乎吾不知足下此時持齋誦經咒
之口放魚蝦鳥雀之心置子何處所滅之罪所延之
福歸于何處吾恐其延福爲佛所滅爲菩薩所

之帝王且然此士為大罪足下少貴分地與平人然其貴士庶人耳使足下不幸為官府則必且為廢延年來俊臣薛文傑之徒又不幸為帝王必且為帝緯之輩益劉宏熙之生地獄憤冤相結世世不解魂魄枯孝精神喪廢其將何以自整夫儒者非地此為儒拘地之見也足下篤信釋氏當不疑此足下思地獄中亦殊貴賤主僕乎亦當有人侍衛乎兄之勢業可蓄錢財可要結乎孝子順孫可陳情而受代乎亦當以名士能詩文假借乎是皆無有雖有持齋誦經咒放舍魚之說且足下以為佛君子耶小人耶雖僕必以為君子佛誠君子親見足下殘暴生之智怨端特以能奉媚我輒使主者脫其罪而降之福此則李林甫秦檜之屬所為而謂佛為之乎今有路人棄百金而宿我者吾降而殺之四分其金以一分延僧誦經咒懺罪又以一分布施人祿福其餘金二分施以奉妾妾養子孫衣食美食樽酒歌舞戲之此佛之術也

參調。鵠而爾客矣。足下明智博覽見豈出僕下特幸性恬習久成自然又無異友苦口惜不自知遂積漸而陷此耳僕與足下同學暨他日所見無改於德人年增衰暴氣應消滅少壯之失老當改圖孔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足下長僕五年僕已五十有二六十者生人之大數然則僕與足下死期相近足下不自悟僕又不言無可足下反覆惡言敬念上天生人之意推舍魚之愛設身痛於之情棄古帝王慎恤之典知天道之可畏怨毒之不測禍歟之無常死而沉淪報應不可以智力貸以節性而後人。命昔衛武公年七十有九而進德及其死也衛人諡之曰睿聖武公則足下改過未為遠遲僕坐無氣力足下脫有兵寇非常之難僕不能排救又無能死不能拔足下于幽冥惟及今苦言或亦曲突徙薪之客林確立日以儒者愛人為經釋氏報應為緯蓋與好佛人言宜爾也文士千七百言珠璣纔貫斜拂橫牽格致之妙使讀者唯恐其盡至語意痛刻情結淋漓觀溫舒緩則亦平州兵未知泊世矣

○○與木大師書

丁未月日禱頓首聞別七年每憶金精峯追隨談燕
便如隔世事六七年積緒纏綿如春蠶成繭不可得
竟向和公同適師北行過方丈曾手附一函聞師雖
不采錄其言亦未深罪每惟相見以來墨荷訓誨披
宣肝膈有比家人日夜思報效知己實無一事祇願
君子愛人以德敢如趙良所云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師之抱恨於甲申也識者律以文山之不死及獨
身氣西勞辟馬防之難識者比之中原子龍其後捐
髮子東廬墓托跡緇衣識者擬於避國之雪菴若是
者師亦可以謝天下傳於後世矣其他博學弘文蓋
世之能兼通之技爲流俗所羨慕者固不足爲師道
也邇者道輿日盛內懷憂譏畏議之心外遭士大夫
群衲之推奉於是接納不得不費干謁不得不與辭
受不得不寬形跡所居志氣漸發夫現時以行世者
豪傑之事全身任道聖賢所不廢師之出此識者猶
將諒其所不得已而今則既三年矣禱祖寬佛書從
來古德於道行法明之期往往掛鞋曳杖影深山

與木大師書

卷五 木師二

書

誠恕其不擇終有以教之

林樞齋曰入裏之談莫作高論看而文亦有雲龍

舒卷之勢

邱邦士曰諷論入骨喫緊數語而餘以高論變化
淡宕縹緲出之皆極徜徉此喫緊處也此文之至
處卽文之高絕不可及處

。復李咸齋書

吾堂之病一在議論過高一在意見互立此二者從來病之而後乃見其弊此何以故初年意氣方新胸無留事縱或微色發聲頃復其故及後意氣漸懈又漸老成有志君子之學遇事漸爲和婉含容然其內自私自便之習未能漸滌而外勉爲之則其積於中者日久而漸多此愚以爲向外減一事向裏却增一事也是故朋友特患不相知不相厚耳人之性情剛柔疎密各不同豈以其不同我而生疑心人有薄過魏叔子文集卷五讀史一

偶失豈以其失而生薄心不疑不薄然後責善以相砥投之則入入之則深隔千里而不疎歷患難死生不變苟其不然則平居議論必有我長誇已之嫌遇事必有爭功邀名恃才蹈利之嫌此蓋古之爲君子而不釋者往往蹈之弟愚以爲吾黨之才與學各有長短而首在洞然見其胸臆有知必言有言必盡其互持而不相下則與同堂平其是非而其要尤在於心志親切懇篤而不可解親數友者如手足耳目之必不可間少則其有厚而無薄有信而無疑所必然

也人目有所昧耳有所聾則手足拮据必使其復於

聰明而後止豈嘗曰吾能持能行則已矣先生之言

參苓也弟之言汗下之劑也以汗下者寧除其宿垢

而泄以補益之藥雖長生久視無不可者而何寒熱

酸澀之足患哉

彭中叔曰此篇論交道入手處最正

六松書書重臣後則非其人不能讀矣然必須向

此處做去也

○○復六松書

死友一語此僕十數年來最傷心事每登高望遠輒
愴然涕下有子昂天地悠悠之歎吾輩德業相埒無
兒女態然氣誼所結自有一段貫金石射日月齊生
死誠一專精不可磨滅之處此在千百世後猶得而
想見之況指顧數十年之間耶僕於天性骨月中頗
不可解外此則一腔熱血亦欲一用非用於君則用
於友悠悠泛泛無所用之又安能禁寶劍沈埋之恨
僕所以期待二三至友者頗不以世人所謂遂足相

叔子文集

卷五

六松

六松曰予不以死友言我豈謂不能具忠邪臨

難不苟免於他人尚能之予曰此不論到當忠難
時若兵是死友卽共亨富貴壽考亦與其蹈湯火
白刃無異蓋身雖生而神明情魄已爲之死久矣
是故以死相許粗者發於氣精者動於義然發於
氣是爲氣所乘動於義是爲義所使於其人便已
有毫歸千里之關曰不勝於氣可也并義而非之
豈不義亦可死曰乘于氣者有不期然而然之勢

此從表起見不從友起見使於義者有可勉強而
至之理此從理起見不從友起見古有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者有臨難畏死迫於名義婉轉而自達
者雖是以死相從豈便算得密友石交一路攸知
死友含氣義二字說不得活氣義二字亦說不得
微乎微乎此可與知者道也愚此等自非聖賢中
正之論然天地間自有此一輪獨到之理一往之
性未可以其不中正少之也

附記

彭躬庵曰可謂肝腸火熱膽魄金堅但中不可無

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六松二

珥

前理盡假作骨子否且滌入情癡意氣一路結束
處難得中正毫釐千里當自辨之

○再答謝約書

此篇之
中未嘗
先生以
成敗歸
乎人共
有天命
無叔子
文集

君子自有君子之才智不必借用小人之術論極確
而通篇中反覆明切可使愚者醒但思如溫太真
批錢世儀涉泣王敦此全是小人術術求之古君子
中未嘗有此然太真不如此則則不可平國不可保
先生以爲此時但當用君子之才智而寧以因事之
成敗歸于天寧用小人之術而使國之成敗操于人
乎人共成敗操於人者則莫非天命然謀國者不可
有天命言在胸故武後在草處時已定三分之策
魏叔子文集 卷五 再答一 本
而必云王業不偏安六出祁山死而後已大約君子
處國家大事有決不可用小人之術者若衛鞅商鞅
子印韓信背鄉生破齊之類有可用小人之術者如
溫嶠之於王敦王曾之於丁謂是也蓋時方平緩則
向德義立威信雖君子之智術有所不事時當危迫
君子之智術有不能濟雖借用小人其心事固已共
見於天下矣弟意專爲君子之拙直束手者而察而
節不能不久之節發誠有如先生所云貽害後輩既
思節不偏則急不出終無以告君子常觀古聖賢立

言亦有不能不偏者如孟子草莽寇仇之論何以爲
人臣地貴善則離之論何以爲人子地亦在貴乎以
意逆志知此語原爲君父發耳封建論人爲將相
條害多於利尊貴所論極透 今已刪去

至處本根不強藩王難制則

決可無慮也百里五十里之士夾于大郡縣之中縱
有凶猾必難自逞本根纒弱亦必不弱於百餘里之
王而郡縣將吏必不舍四海之共主而事百里之遙
王若推至人情事勢之變則區區夫可以鼓煽衆衆不
魏叔子文集 卷五 再答一 本
封土之王如漢宗庶人又何嘗不反乎蓋封建雖必
不可復而所以處宗子者自秦以來二千年未有良
法先生再取健齊處定本網覽然後更以數我凡此
皆弟胸中之疑不能強以從人者知己自能諒其非
剛愎而終誨之

彭躬菴曰實用文字識力特透

○與徐昭法書

名 荊州人
字 季人

五年前獲交兩日，公知足下高風峻節，爲古人所難能。第嘗語人云：武林江表，美飛鴻子，何失門。徐昭法寒水百人，人不可得近況，得而狎玩之乎。頃游武林，與魏美爲昆弟交，寒吳門不見昭法，誠大恨也。二兄高致如一人，而足下苦節之貞尤不可及。新建有楊友石，言非義不食，疾惡人如仇，弟每辟爲今之伯夷。南康宋未有一介不苟而容樂易與物無忤者，君子皆古高士。然康頑立懦，聞風興起，則必以徐楊爲先聲矣。第久懷靈岳老人，能爲天地留止氣，尚趨方丈亦冀得見。君子會聞外事，又復遠舉，悵望太湖，鬱如萍湖，相見富有日也。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徐昭法

三

彭躬庵曰：位置四高士前後，以兩方外貫中之，便見自己身分。

○與李翰林書

蜀之山峭狹，而自上奇嶮，甲天下。故人才不多，生則必奇，執事蜀奇士也。通籍後，僑江南，足跡交天下，才益博大。以蜀之人，居江南而游天下，其奇且博大也固宜。抑又當不獨在文章，祿江右鄒夫縣最僻於文章，宜無所知。天下稱文盛矣，執事少所可，嘗聞友人閻賓連，謂禪爲可與言，又奉書徵所未刻文，謫錄若干首以獻。禪隱居金精，翠微山，奇石四十里，爲古神仙之宅，自謂足終老。然嘗披蜀圖志，則是固益。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李翰林

三

德音焉

之勢

閻賓連曰：勢險節短，轉而益高，文卽有蜀山峭狹

魏叔子文集外篇書目

第六卷

答蔡生書

上郭天門老師書

與孫無言書

答李作謀書

答翟韓城書

復曹九竿書

與宗子發論未葬不變服書

與宗子發第二書

與周吉士書

答友人論選文總書

與諸子世保論文書

寄門人賴革書

魏叔子文集 卷六 書目

答施思山侍讀書

寄兄弟書

與汪魏夫書

論傳誌書

答周左軍書

再答周左軍

寄兒子世侃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六

書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答蔡生書

門下懸懸問古文之學意良善其言曰文章之道必先立本本豐則末茂僕覽此慨然有大哉之歎今日留意古學不數人立本以學古未一二得向門下開說詳至然此皆本中之末非本中之本文章之本必先正性情治行證役吾之身不背於忠孝信義則發之言者必篤實而可傳昌黎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黃魯直與洪甥駒父書根本之說最為真切其與徐師川論孫思邈膽大心小語僕讀之數年玩繹不能已其次則考古論今毅然自見識力窺人之所不及貌言人之所不敢言載於義理而無隱匿之失如此則本立矣於是博觀史傳以極古今人情事物之變讀古人書卓然成一家言有以辨文章之體或綜其要會自立機軸不必求合於人或資學所近誦而法者一人冥心以求其合則曰惟人之所自處也

僕嘗曰文章之變於今已也無能離古人而自外
一格者獨識力卓越庶足與古人相曾蓋是故言不
關於世道識不越於庸衆則雖有奇文可以無作識
定則求其暢所謂了然於手口也暢則求其健不簡
不鍊則氣膚格弱不足以經遠三者既立而欲進求
古人之精微窮其變化則學至而後知之僕於古學
得其藩籬未登其堂戶家婦婿邱邦士精思高悟能
自立規矩僕嘗從學受益爲多又古人自道爲學之
法如昌黎老泉不可殫述僕不能勦行陳言以塞門
羣叔子文集書卷六 藝藝二

弟和公曰有本之論作文者最可持循○文字葆
光創采健質中妙有雋永

○○○上郭氏門老師書

丙午四月既望門下士魏福九頓首奉書天門夫子
座下祜賴州寧都之賤士也崇禎壬午之役先生較
士江右拔第五人詒朝謁謝先生置第一人勿問特
召諸前日往歲直宿觀風司李列子第二等余拔面
置之第一送口誦百題文十數語曰大破格例非場
屋所宜又誦次題文數十語曰此決科才也勉之無
怠夫士遇知己蒙拔識亦其常耳獨當時先生守嶺
北去較士之日幾二載猶口誦其文指其失而獎勸

羣叔子文集書卷六 郭氏門

其美雖失之愛子當不過是以感激銘於肺腑思
得尺寸之效以報知遇乃不二年而有甲申之禍馴
至乙酉東南益烈船亦達棄帖括簞伏草土與同志
十許人築生金精之第一峰講易論史蓋二十年于
茲矣四方賢者時或惠臨伏間先生勁節清風老且
劍高 著作雄奇有臨獨

石觀滄海之慨雖益自辛得出門下不敢重自非薄
取愧長者王癸之際私念閉戶自甘不可以處己造
人于是毀形急裝而涉江淮東踰吳浙庶幾交天下

之奇士行旅無資北不及燕秦南不得至楚遂反山中又以衣食無聊授徒于建昌之新城因得交湘潭王山長山長才氣俯視一世其楚風也讀了芥集見其與先生往還書讀不覺正襟肅興如對典型乃藉手山長奉書于左右古人有言有文爲不朽今海內狼藉爛漫人有文章卑者誇博矜靡如潘陸謝沈浮藻無質不足言矣高人士志寄情于彭澤之篇發憤于汨羅之賦固可以興頑儒垂金石肅竊以爲非其至也文之至者當如稻梁可以食天下之飢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爲來學所象承上爲興王所取法則立言之間而德與功已具然祿以爲傳之以文者猶不若傳之以人邵子曰人有二十年之物故人有盡而以人傳人則無盡

今夫寒食死灰不能燕鷗鷄之羽然人得以除冥而熟食者火熾于槐柳雖沃瀼滅燭終必可得而然昔文中子老死河汾其學得房杜之徒而傳武德貞觀之間仲淹猶有生氣龐德公之隱也從子爲南州冠冕諸篇公每拜膝下其所造就此二人者當必

有道二人遭逢昭烈則德公可以入鹿門而不返故曰以文爲不朽者猶非其至也先生抱道廣德二十年間所著述之文與所交友造就之士必有傳論奇人足以振天下之聾聵開後世之太平者恨祿不得羸糧侍側一日見而耳聞之比年妄有操作已成十卷無由請正謹錄雜詩文十餘紙以見意若常披覽圖經慨然洞庭瀟湘之勝及遊江南見彭蠡具區以爲了不異人不足以厭生平觀水之志故去秋贈黃孝並有生不上岳陽死不暇雙目之句他日校經之暇倘得因束脯之餘資沿江溯漢泛洞庭稽天之浸登先生之堂瞻望容貌讀其書交其士然後返瞻杜影老死窮山之中無所復恨先生錄士多賢如臧孫祿實不足數故詳其本末于篇端亦使先生知天地變革之後數千里之外二十五年之久窮邑下里尚有門下士倦倦不忘先生者如此道遠難致未獲莊肅死罪死罪

彭均菴曰傳人偉論此世間有數文字所謂開拓萬古之心胸者非此等文不足當之

○○其休寧孫無言書

無言足下四方士至廣陵者無不願交無言足下無
貴賤賢愚皆出力左右之垂二十年不倦故聲譽重
于時而足下非有勢利扳附惟好所謂能詩古文者
可不謂賢矣哉天下文章道喪五車之書不足當一
石之弩使公卿貴人皆能好文知足下不敢遽謂
其有益于世而詩書之氣自賴以不衰僕愚鄙無似
常以謂文章者士之末節篤行氣於之士經世之術
以至一十一藝則莫不可與游而差別輕重之以定

羣叔子文集

卷六 孫無言

六

其文其性情氣詣與我爲親者尤必專意一志以爲
終身之宗主然後緩急有所恃而不孤若夫汎愛兼
收可致好士之譽而平居不得聞吾過以進德徙義
一旦當患難死生則漠然若行路之解攜而去語曰
介之士必有密友蓋謂此也古之賢宰相莫不以
人才爲急而稱相業者必先度量夫度量不易言世
俾以容德當之非也書曰同律度量衡故曰度者度
也尺中見寸寸中見分蓋分寸井然而不紊量者量
也以斗歸斗不見有升以斗歸石不見有斗升斗溪

然無跡也夫井然不紊而泯然無跡然後可以兼容
賢不肖而罷使人托孤寄命之才與堯庫各全其效
推而下之上庶人之交友亦莫不然僕往敘足下歸
黃山欲足下于屠沽賈術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其
言則節而或不切于用故更以布帛菽粟之言進夫
布帛菽粟則人之所以自全者也曷足下無忽

曹秋岳先生日用人交友爲經世之要中有
大學問在勾庭負治安之畧而於尺牘贊之

其文醇雅又餘事耳

羣叔子文集

卷六 孫無言

七

○答南豐李侯謀書

僕生十一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年二十一丁國變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進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景峰天際之節義以至四方文人奇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不及明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與是以碌碌無所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歎望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既已多矣足下少年英雋有古

魏叔子文集

書卷六 李惟謀

八

今之志既得程山諸先生爲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嚮往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飢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蓋任天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爲淦日長其才與學皆可深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僕所交程山易堂二峰之人其長者年踰六十少者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火盡

而火傳然欲火之不息在於薪薪欲志之不滅在於得人頃者景峰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成齋先生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病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得之足下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問自有一天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恢宏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者

魏叔子文集

書卷六 李惟謀

九

安於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無當言大而夸井曰乾餼之任有不得其使者彼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後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師長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事會盤錯以自試其能而憚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在一職則必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

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人知等侯有志未
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
力強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千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
死之所待而願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
少年焔焔然若天之始盛既而志衰於嗜欲氣奪於
禍患心亂於飢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及至
壯立之年則委靡沉溺而向時之志氣磨滅若死灰
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
足以必求為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

彭越子文集 卷六

自他固不足論已

彭越施曰至性噴薄而出之切實寬平其分殊處
是西銘一篇著緊文字

邱邢士曰其大論則恢宏其為論則施實黃博厚
之文



○○○答翟韓城書

己酉五月日騰頓首禧伏草土之日久矣年少善病
二十後登吾竟遂謝場屋又自知錄錄無足舉似公
卿貴人不敢以名姓自通然河潤九里漸濡三百里
在化壯驥黃之外願望見顏色自昔至今既念子與
氏尚友之義則同此天地千里萬里自有偉人傑士
精神氣魄然相感召雖不必聞名姓如執手於一堂
魏叔子文集 卷六 韓城

之上况必區區謀面然後愉快頃者伏承過聽五千
里遣使辱以書幣惶愧悚息行當整毛卿轡策其駑
鈍以副知己獨是貞疾不廖頗艱跋涉膝下無一尺
之男室有瀕死之婦比年以貨食投徒新城去家山
不過四百里亦且儻來忽逝教事不終今歲主人以
解試之役又復強而致之語云微鹿惟薦草而就是
用拜書及幣罪何可言罪何可言禧聞野人憂君之
無食而獻之芹憂君之寒教以曝日其事誠是鄭義
然意則無惡也禧敢為不急之言以薦於左右禧資

弱才鈍功習帖括病廢以來始學古文兵農禮樂天
官地理談緯之學下至醫藥筮卜算書畫博奕彈琴
歌曲命相射弓擊劍走馬皆不能有毫末之長足自
鳴於人獨好讀史論古人成敗識天下古今之變則
又皆空言無當實事笑謂彭彭射鹿邱邦士曰吾近
讀留侯武鄉侯傳各有所得二人間所得維何曰於
留侯得善病於武鄉得食少耳然博觀古今成敗則
亦有可言者方今天下休息年和穀豐萬里昇平亦
何有萬分一足以盾意聞之子范子曰夏則資裘冬
則資絺陸則資舟水則資車故書曰惟事事乃其有
備有備無患詩曰雖有絳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
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記曰凡事豫則立天下
之事利害皆兼故有以豫成亦有以豫敗蟻避水以
徙封水未至而鵲已鳴於垤楊知來歲大風巢於下
枝風未動而童子探其卵禍竊以為常今之世豫備
之道有百利而無一害者亦曰求士愛民而已矣居
絕虛偽躁出之士而求沈深明達應決之人則不至
如貧要郭解之以客自累愛民而民親之則緩急有

魏叔子文集

卷六 韓城

十一

以自保傳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伏聞執事廉清介
義無所求取於民此韓城百萬家之福也執事下士
愛賢亦既篤於其性矣今天下廉者稜角峭厲義勝者
威足以掩其仁古今賢士大夫之所同也天下嘗有
號安富無事井里熙恬而民生日蹙困於徵求死
於敲朴罔圖爲仁人君子所不忍見聞者故曾子曰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冀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
不可急也蘇文忠論刑賞忠厚則曰仁可過義不可
過此愚每讀路溫舒尚德緩刑書未嘗不痛心而流
涕也且夫堯舜好生不廢象刑漢文景唐太宗號稱
盛治不能不漸死罪傳曰惟仁人惟能愛人能惡人
擊斷之用亦豈可少然如古人所謂求其生而不得
則殺之心與生之之功等是故除大惡救小過持
綱紀禁暴苛求澤藉於胥吏而吏弦於細民使百姓
曉然見吾心而畏其澤則道遠求職之如父母
師之若神明時平則歌頌興於路禱祀垂於身存
故則若手足之捍頭目決千尺之溪於山而注之壑
也古之聖人任天下於一身而托一身於天下及其

魏叔子文集

卷六 韓城

十二

有爲則事半而功倍者率此道也。嘗讀子張問仁至
信則人在一語以爲君子立身處世不可不豫養其
望養望在於立信立信在於吾之表裏可見於人而
人無所疑此士之出處皆有之處者之信以不苟利
祿去就不侵然謂爲大出者之信以好士愛民爲大
伏惟執事無書不讀無事不周知而討論之意中所
見當千萬倍於尋常此窮儒小生之言何足一充其
耳然苟當緩急奇謀秘計之所不及施則其言未必
無萬一足用蓋芹曝之說施於肥甘輕暖之日則鄙
而笑會富飢寒雖王公亦有時可取不審執事其終
以爲野人而吐之也竊於戊子已丑間編次救荒策
一篇若今同無所事或亦所謂代匱之物謹錄一冊
呈覽外士郭大門先生書左傳經世叙吾盧記門人
熊食及字說四首以補報書所未盡惟確學無所短
長稍知執事爲文章太白嘲魯儒云問以濟時策茫
如墮烟霧無已故終以文章進處士虛聲今古同然
執事卽有以知其不可用矣臨書惶恐

彭躬庵曰爐冶百奇融液變化中有大經權在

○復都昌書九萃書

往歲遊匡廬於髫山諸子其間高義欲奉一字未果
卽念天地間自有奇男子吾愛之敬之初不必通姓
名致殷勤也蔡靜子來居然出足下書讀捧讀而喜
然玩其辭旨則何敢當禱少負志壯而無所發不得
不寄之文章夫文章何足道自書契來能言之士不
啻千百家况今所謂言者又皆浮屠靡靡不足自立
禱則益何足云然人之邪正識見之大小明暗志氣
之卑俗與否非文章無由自見禱編次因變後所作
成十二卷比刻古論一卷於吳門而未盡今以一帙
奉教足下足下好義于舉世不好之日又激昂慷慨
樂交四方遺俗之士所謂天下文章孰大子是顧儼
而好禱之文章禱又不耻以文章獻足下毋乃兩失
公禱生平竊好左氏之文十年殫心評註具成左傳
經世一書有所謂黑服辭邑者其論旨與足下約畧
相似徵抄一通附函內足下覽之其亦有當于心抑
或迥億得之者不如其身親閱歷而得之則足下當
有以還教我也禱數遊江淮交其士竊有以見天下

龍紋持入
足二文又
雅異爲一

之人情夫爲義于始爲之日患其太銳銳則奮發無
顧而禍害隨之爲義于動而得害之日患其太蕙蕙
則托于險德避難之義至以好義爲戒方其銳而無
所顧也輕慮喜事之徒邀名求利者驟于其門雖驚
馬之骨可奉以千金及其畏惠則伯榮牽驥驥以造
子門而不納是故好義者貴于能終好士者貴能
擇人古之名立而身泰者率是道也離于左氏之文
以爲足致實事者十常七八故篤好而深嗜黑脂一
物亦全豹之一文也足下稱謂過謙謹璧謝

魏叔子文集書

卷六 書九 譯

夫

洪亭王曰就論文中無端帶出大識大議有
鼓歌表倫如不欲戰之象是最工于造格運
意者

邱邦士曰說文字錯綜盡意又抽說文中兩
大意作後一段文字與前段爲錯綜用法極
變幻其又詞高雅又與勾處平素之文精悍
雄麗者大是不同

○與宗子發論未葬不舉服書

伏見足下先人未葬免喪而服不除此古人之道足
下行古人之道於今日敬服禮綱有疑者古者葬有
定期十踰月庶人可知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惟
主喪者不除又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闕
不同時而除服則古有不徂速葬其親者矣疏曰再
祭者練祥之祭而祭不可同舉亦不可同時除服然
則不變服者非止不卽吉也必不變其初喪之服喪
禮廢闕久矣三年之內不能行者皆是南方土瘠多
蠶桑子文集書 卷六 喪服 一 甚

蟻水又拘牽形家言爲俗已久或貧不能買地營葬
其動延至十年以外內者顧衰經如初喪之服禮愚
以爲在今日似爲難行且先王制禮衰麻苴經以物
輿情使不及者勉而至足下既免喪其能不飲酒食
肉乎不入內乎不大歡笑乎不與慶會稽筵乎假令
飲酒食肉入內歡笑慶會稽筵一一如平人而獨不
髮衣冠則文官而質亡也文存質亡徒駭人耳目近
於爲名夫研者以歸土爲安人子所宜日夜竭力不
幸力不能禮愚以爲上之心喪而無服次烈其情從

之。篤者一二事以拂性而警。矧於心。次不衫服采色。與僣倭之戲。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言喪禮有進無退。故輕不可以反重。未葬除服而卽吉。及其葬。將吉服乎。大不可也。以斬衰葬。則是退而反重矣。竊謂古者改葬。總穀梁傳曰。舉下綱也。蓋去喪。約遠故舉其最下者。而韓愈于免喪而葬者。亦云。近代以來。事與古異。安能取未葬不變服之例。爲之重服。又引江。謂是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難。其因是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難。

葬叔子文集

書

卷六

論喪服

七

以葬乎。應恩以爲免喪。而葬比改葬之服。大祥以上。以本服。葬人子之不孝。莫大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人生而不養者。少死而不葬。不必其不肖者。皆是也。見下。詰其御無所告。訴非世俗不葬。比然當視其急。如父母之仇。不得食。如己身陷囹圄。而求脫當不在不愛服。而昌胡心仲好飲酒。其先君子殉義樂平服。除簪不克歸葬。心仲乃爲戒旣葬。而後飲酒。益若是者。相繼而行之。其亦可矣。禮往居喪。無人狀又不能。爾古禮制作之義。取私。論於足下。惟足下與二三君。

子出入俾同席言且以教禮

王築夫曰。人子萬不得已。遲葬其親。雖情可哀。原而失禮。傷心罪何可辭。古人有親久不葬。痛爲天地罪人。不肖葺屋者。故免喪不變服。亦所以自致其大不安之情。惟飲酒入內等事。告之以稱情稱物。庶乎其至當耳。

計甫草曰。酌人情所能行。然後禮不爲虛設。故不徒貴高論也。文亦以粹詳見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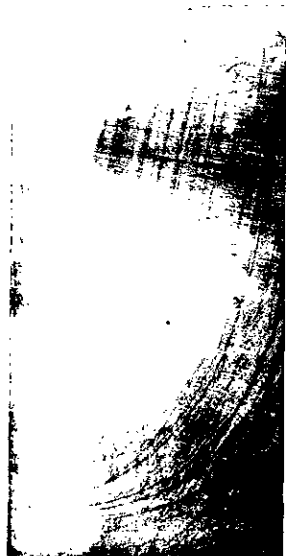
葬叔子文集

書

卷六

論喪服

七



〇〇與宗子祭第二書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足下蓋有道之士也神致盡言以終不葬之說人所貴乎有子生而養死而葬其事切於行道揚名使生不得養死不得葬善與無子等然生不養者父母或能致力以自養死而葬則必有待于子矣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子於父母一體也孫於祖少間矣子不葬父母而葬孫葬其祖則或也足下貧無所稱貸不葬誠不足責猶見足下性悅喪葬甚貧朋友往來乾糲林子文集書卷本宗二

主

庭藏竊以足下之失卽在此足下誠視親之未葬如前書所云父母飢不得食己身在園圃則一切乾餼贈遺之飾皆可廢而不舉語曰絕利一源用節十倍三反晝夜用節萬倍今夫兄弟天性也有弟死家富而不葬者必不仁不孝之人無疑也然而古之賢人有行之者張子房是已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子房所汲汲者君之事祖父之志弟雖親愛不得比君祖父古人堅忍峭刻以成其必欲爲之志往往如此

故所欲無不成足下誠葬親比於報韓乾餼之勝急人之附比於不葬弟則足下先人之葬當更有自然足下非緩視之也足下意以葬親費重乾餼贈遺費小雖損絕從傷人情無濟於事是又不然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是故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一歲計之不足歲歲計之有餘

足下誠置撥滿

於例將爲乾餼乎度幾何費則取而貯之將爲贈遺乎度幾何費則取而貯之歲終出所貯不以營衣被米薪不以償宿責舉授於人以爲母而薄飲其子至於葬之費半具矣然後辭乞於義人必有能贈遺足下及暫假貸以足其半者如此然後足下可以告無罪於父母而變服又皆不足論足下樂聞過能受盡言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樂樂而不行其去拒諫也蓋無幾足下年及如喪不可去肯無事幸世多亂少給兵火之勤非出慮夫萬有一不

身先朝露去弱子幼易貴之際痛悔於心而不可爲
負罪終天銜恨黃泉當復何如也伏惟足下矯俗抑
情行一切之禁以成大事母爲有道善人之累祿附
朋友末與有釋負臨書惶悚

李礪園日意思痛切沈着而行文縱橫揮灑
能使賢愚豁然此真仁人之心智者之言也
余生生日不爲責善空言不爲難行高論趙
延壽論晉兵畢仲游論新法耶律楚材論江
南正得此意叔子之文凡生言起行者類

此

蘇軾子文集
卷六
宋主

三

○○與周青士書

禮白青士足下僕前同沈進之往乍浦觀海中日出
遂因周雲球交李潛夫先生潛夫名天植崇禎癸酉
登賢書今年八十二矣甲申乙酉以來禿頂披緇衣
二十七年不見人家奇貧無子又病疝氣不能二三
百步行久坐下墜常日仰臥讀書門無三尺之僮廚
無羹婢獨老妻在室頽然相對無所得食亦已明矣
方僕往見自繫跣執杯茗不能具飯飯客雲球移酒
一壺四簋一孟飯來就得竟兩三時坐潛夫耳聾於
蘇軾子文集
卷六
清士
三
粉版作教使客以墨筆書所言相酬答語僕云身僻
處海濱無知識天下豪賢因問此交游得幾何人僕
乃疏先後諸君子姓字版上及自道出處潛夫輒視
子面泣又出所著作令僕觀覽嗟乎古書傳所稱高
士以苦節爲可貞吾黨讀書恨不生與同時得解推
衣食爲榮幸今親見斯人飢餓漸死亡無以相救恤
則亦傷已家居常應人索書僅有筆二枝墨寸餘皆
若恐不堪用僕檢篋中得二枝筆已磨墨一片貽之
奉鈔五錢暫具十日食潛夫五反僕曰是非盜賊

也。然後受臨別掛拜。灑澤潛夫尤哀曰：子還山吾終古不復見子也矣。僕出門惆悵頻頻回首望之。門闔然後去。既念潛夫老病句死且暮事耳決不得窺葬僕陷四千里今又無能贈乃以屬倦圃曹先生。先生曰：諾而屬遞之于雲球處候平安抑古人有言：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有此豈獨人子情然哉？戚屬朋友皆然謀其死不若先謀其生也。頃酒間語及曹先生暨足下慨然作悲敬徵聯數同志爲挨月供使高士夫婦不轉溝壑僕直下感激如飢得飽明日僕魏叔子文集

書

卷六

清士二

墓

之靈巖候繼公病便往造徐昭法匆匆刺舟未竟斯緒伏念貧士中負古誼不憚勞苦求請以益于人者非足下誰屬僕重足下非特以能詩古文已願足下力肩曹先生百倡率必多應者費度每月米五斗銀五錢人占一月周乃復始力不贍者或月二三人占之俟其考終則應一月者出銀一兩斷木壘土便足供殯葬自古高人志士人之所仰天心所愛惜而彼方困躓飢寒不能自聊非必命數適然又非才力拙不足自養彼盡有所不爲擇而蹈之以至是然必欲

護帶安全之者則又天之心人情之不可解也。悲夫潛夫先生身爲孝廉三十九年使肯快其才于當世何必不富貴肯妄求取豈無故舊仕宦足給其欲亦何至貧困如此老且死而不悔也雲球與潛夫室衡而居乍浦去平湖不三十里士君子必知潛夫當有同斯謀者足下幸抄此書一通托進之寄雲球僕不及更作潛夫古之難衣食者然吾輩設誠將以禮敬亦有可受之道辛亥九月日太湖舟中禱拜白

魏叔子文集

書

卷六

清士三

墓

至情悠然感人

余訪徐昭法山中索示近作見此書昭法曰君意良厚恐李先生不食他食君子愛人以德君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也頃沈逸之來云周雲球校子此意李先生堅謝之而先生亦于今三月棄人間矣子且痛且愧真淺之爲丈夫也

壬子記

○答友人論選文統書

承惠書推舉僕過當。惶恐又賜佳文。欲僕選入文統。意謂僕寓陳君所。必與選政得幸。意出人則甚不然。僕兄弟文向爲鄒程村得之。遂與椒峰選文統中。然兩君皆無一面之識。尺寸之書。未通舊秋。僕自浙過毘陵。與椒峰談相得。會須爲家兄弟刻集。椒峰遂授館舍。至淹旬時。日夜有枝。僕好朋友又多。酬答初未嘗稍與選事。且是選經始於鄒董龔陳。收功於椒峰。十九已爲成書。辟作室者。規模既定。梁木橫棟。枅檐既架。門材既覽。既具。丹堊既陳。而拙工頓欲以毀瓦虛墁之能。參事其間。豈有是乎。僕荷椒峰謬好。從不敢以自作文一篇二篇。請增入選。此於理固宜。爾僕又竊謂人之爲文本。以言其所學。苟成其言。足以行世。則吾文大本既立。不必問人之選不選也。揚子雲當世而有侯芭。韓昌黎百數十年有穆伯長。其見於天下或遲或速。要自不可泯沒。蓋觀古人文能傳後世者。當其下筆之始。作者精神已足。擁護於千百年之後。故僕嘗曰。其文能自傳於世。非世之能

魏叔子文集

卷六

文統一

三

傳之於口。報書爲足。下一廣其意。

蔡九霞曰。要言中的。使人之好名者。莫然自失。奮然自立矣。



文統二

○○與諸子世傑論文書

汝近於古文已得徑路至入門庭窺堂室則視學所至耳汝勇於學吾文亦要知吾文所不工處吾少工時文遂術增熟稍一放手時弱之調便湊筆下又天姿短不能多讀古書讀輒就遺忘以故疎蕪不能博洽出入不窮又不曉星緯九州形勢聲作飛走樞機之性不能情狀物審若不爾則吾文當更旁禡也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議論吾文集頗工論策吾每謂文字古人格調已盡無復更有唐宋大家幸皆割取耳瑜特出意煎烹登粗成味譬猶采百花爲饅饅生聚五侯之饌爲饅然如蘇氏父子論則古實不有是不謂間餽殊不可得吾請論亦私自謂蘇氏後恐無其例吾策文田制封建奄宣等文不立規格汨汨浩浩雖文不不逮趙賈亦編希賈長沙李忠定其他文工拙雖呈有學不足學汝當以古人分別之吾成集不能多法故吾前叙宗子孫言文章要在積理吾所見地如是非日能至日錄見吾稿理之書後輩足可玩味要如襄人數家珍先代留遺不無好玩而

蘇子文集

卷六

世傑一

氏

世傑二

圭九

凡金鼎折鑑亦充十指所伸屈吾少好左傳蘇老泉中年稍涉他氏然文無專嗜惟擇吾所雅愛賞者至於作文則切不喜學何人人何篇目故文咸都無學似孔子所謂不入於室意當在是耶汝學文須學古人文不當以古人子孫爲祖父然同時人情事相比近吾可得知用意力處艱難所在如見大匠錘鑿易爲工巧吾晚堂久不就就了不異人或苦繁多未清省無處又當轉收左右掣滿計乃無所出譬猶誤上峻石臨浪沸之水面白筋弛懷不得下見能者掉臂引足武之所布皆有尺寸方法是於平地豈不達暢故學今人文有功速於古何以以此也便不當視今人爲準的則子孫之說吾又故古之舟中日視吾兄論文數十則最得大意其天姿高乃都於近人近情處仿爲特妙吾前後與陳元孝論文及他書函中汝未投問之與兄弟共觀習令不勝人亦成吾一門之學初八日刊第三墩隔會城數百步阻風不得上書此寄汝又因歎文章難到家處亦如此不在多也辛亥二月叔父書

胡心仲曰：凌碎斷續，不經意出之，其機拙處，乃益雋永，似東漢魏晉人自述之文。



○○○寄門人賴章書

壬子七月，臨白前得章來札，具悉規愛念吾體，孱欲
言思慮少，作文畜養精神，爲生子計甚善。吾于文章，
竊有嗜好，而客外方，屬筆墨者，日衆勢不得却，故其
欲歸山中自息也。抑古人有言：有子爲不死，有文爲
不朽。吾之絕續，自有天命。吾姑務其不朽者，名心雖
忘，自知出非道，不能自絕。待欲異于世之爲名妄希
古人立言萬一，然自吾得章，也不復知爲無子。吾終
已無子，得章已足。章少吾十一歲，吾不足生，章然章
魏叔子文集 卷六 賴章 三
視吾猶父。吾視章子也，不足復讓吾弟子中。揚晨生
而友愛爲人，淳厚元氣充溢，但少有俗見，不自拔曾
岸，剛直好任氣，質不學，問新城孔之達，長者與人交
篤實，然不能與世同憂。悲九江任安世好義俠多智
吾故以爲莫章賢也。章有勞而不言，施不責報，此吾
所宜師法。吾向作章名字說，謂章卽無意當世事，當
受寄托爲人依倚。章今頗不謂然，宜思所可倚，任請
求之功，蓋不可怠。章言近以將曰：居市中廢學，良爲
歎。息古人云：學以治生爲急命也。然此中要自有學。

操術以求什一之利市井之氣不期而中于心都諺
有之曰斗米視歲荒語良足捧腹而走韋平心試一
自付度其去祿者幾何數賢者之情與世俗人無
幾異特賢者能杜絕勿使遂遂成小人韋誠動意
發事以市道自矜責則真學也然勿以爲易吾不樂
近貴人恥爲世之名士客外久交游日起聞貴人之
寒頗自意得前和公來傳躬菴先生語謂吾家信中
殊沾沾非有道之氣吾聞之失色塞嘿

魏叔子文集

卷六

魏叔子

三

韓城

還甚平澹多旨都無一二高論而龍興泊然非有道
之士不能爲然則吾非見不逮也習俗移人賢者不
免況吾本非賢其不移我也幾何哉吾平生不如人
甚多所此其一節矣吾故淡願幸勿復以爲易也吾
在外不通下語

客揚州吳門幾二年不

能束裝歸然爲行奇偉之士交頗不乏人他日足爲
山中人道者此耳吾去冬干揚州買一婢身間垂一
年抱子之信殊不有妨聽之無所庸心知相關切爲
道及小春和暢當得到家爲一道此二年間事也

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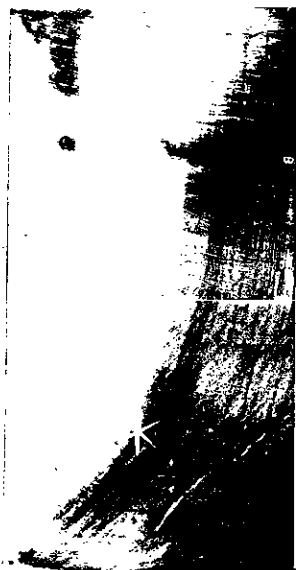
徐禪起曰字字曲折沈鬱讀之但覺淡情百倍此
不當作文字看而已爲天下至文矣

魏叔子文集

卷六

魏叔子

三



○又與汪戶部書

壬子十月日曉頓首僕於當世文少所推服獨見閣下文而喜往者冒昧奉書欲有所商畧閣下顧不以未同之言爲罪兩次相見益得聞所未聞僕於能文士私心汲汲惟恐其不至古之作者蓋吾不能而當吾世有人能之庶不使古人專美吾亦可以漸被其益此僕夙昔之愿也聞者不察謬謂僕與閣下踴丈人相傾之習大不然矣僕用是刻前書就正海內試覽僕所與人往還論文書固有推服如閣下者乎合

叔子文集

卷六 又注一

三

天下名文如林大抵皆欲微多陸清河告平原曰文欲多體適不清又曰張公父子惟以清省見長在六

朝時人猶識此義故僕嘗語人汪鈍翁得古人之簡

用能俯視一切而碑版敘事之文則閣下尤工此者

僕不自揣量謬受蔡君九霞之請爲尊忠襄公立傳

僕服膺忠襄爲王文成後一人乃真道學真宰相也

語在前後論贊中而鄙意欲詳悉鄭重以明公仙者

之用使後世可法而見諸行事遂忘其冗長至五六

千言往僕在山中成一文必獨視兄弟朋友攻刺既

畢屢易其稿踰年然後繕錄入集今客外既遠畏友

一二知交又不肯盡言主人請屬文者往往欲附集

中便爲流布是以今日脫稿而明日登木荒謬苟且

閣下心知其非久矣然他雜文得失亦不足道惟忠

襄公關係三百年之人其傳宜使整齊流示後世古

人云人不能自兄其眉惟明鏡能見之閣下今之明

鏡也又閣下方侃侃持直道其何所吝鏃砭於僕謹

繕寫一通奉覽僕生平無他長惟能虛心以受師友

之教卽文章小技偶經指摘往往就推剴削今刻集

叔子文集

卷六 又注二

三

中行墨多空此其微也僕束裝屈行矣倘得請間半

日瑣細推駁之加以刪定則先賢之幸也僕亦附有

榮焉肅再拜

曾庭聞曰只就本分語懇款道出絕不賣弄學問

但覺學問之氣迎人

邱邦士曰寫虛公之意獨然如春烟之長長溪面

獨於忠義公傳留連委注尤與此意映帶而出矣

○答施愚山侍讀書

已未五月初日。感伏枕山中。得奉戊午長至手書。暨大刻。敬快。感。愧。何。如。如。往。執。事。監。司。臨。吉。康。仁。之。牽。暢。于。鄰。郡。又。聞。躬。自。請。學。會。者。千。人。禮。樂。雍。容。寫。近。世。所。本。嘗。有。以。堂。諸。子。心。緒。嚮。往。而。短。垣。不。可。踰。越。歎。息。金。踵。聖。風。慨。然。爾。爾。城。方。密。之。先。生。郵。致。手。札。飯。邑。羅。山。人。傳。口。語。禮。羅。未。獲。一。望。顏。色。聆。察。至。論。私。心。感。激。何。日。忘。之。因。報。汪。舟。次。書。畧。道。傳。人。傳。文。之。故。屬。其。轉。致。鄙。私。未。知。迷。達。否。今。具。刻。撰。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六

答施一

序

集中執事論人必先器識。文必先根柢。此古人所以可傳者。舉世好文之士。不察也。執事書中論議往往先得我心。而立身爲文。本末具見於此。執事爲人。廉靜仁厚。似于服官家食之日。應又得讀執事文。簡潔而雅。語意思深長。與古法會。望而知爲有道者之言。嘗同兄弟省覽他刻。卷首敘論。累牘連篇。盡其姓名。忽得爽心之作。搖頭吟哦。驚喜不定。視之則必執事也。故臨平日。最稱道執事之文。比云。今之名家清直。自放而波瀾不測。光焰不長。則固見垣之視矣。夫才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六

序

上稍涉韓蘇。本有不能是者。顧強出議論。以爲波瀾。振拾文藻。爲光微。且夫大海之淵。無風自生。火之炎。上虛明而無物。釜水足于沸。則波瀾不窮。火足于神。故光燭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不可強而有者。則本始不可學。而至愚者以謂爲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情理。而納識積理之說。見應敘宗子發文。所謂練識者。博學于文。而知理之要。練于物務。識時之所宜。理得其要。則言不煩而躬行可踐。識時宜。則不爲高論。見諸行事。而有功。是故好奇異以爲文。非真奇也。至平至實之中。狂生小儒。皆有所不能道。是則天下之至奇已。故錄識如鍊金。金百鍊則雜氣盡。而精光發。善爲文者。有所不必命之題。有不屑言之理。譬猶治水者。沮洳去則波流大。焦大者。穢雜除而光明盛也。是故至醇而不流于弱。至清而不流于薄也。禮樂年客外。賣文以爲耕耘。求取浮慮之文。動多違心。主人利于流布。輒復登板。捫心自恃。其不逮已之所言。蓋十而八九矣。惟執事有以知其然也。若大性理之學。應先生平疎于治經。儒先之書。間一瀏覽。

木管專意詩索而嗜欲深重所謂耳目之于聲色口
于味四肢于安逸者皆不能自克治其氣質又性疾
僞備每時言行皆馳是以粗有操述皆不敢依附程
朱誤爲精微之論自甘暴棄固宜見絕于大君子矣
何日維舟散亭之下洗滌腸胃敬求提擲得聞所爲
上焉者則死且不朽狂言無緒暢率胸臆奉各知己
伏惟執事寬其罪且還教之林確齋昨歲已作古人
彭躬庵遠游齊豫近方得信邱邦士授經他山頗病
風監易堂諸子希如晨星不勝俯仰之感况海內知
範叔子文集 卷六 答施三 家

彭躬庵曰論文一段精要深潤可爲文家金月

○○寄兄弟書

別兄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間並八九月不
得家信未晤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懷外尤
兀兀世做歸過期不至恐屬有何事夜來幸不天明
醒日曉望山門闔乃罷久又自解警客中一身都應
萬感不問也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窮山中辟兵所
住僧屋先後十有一處然出門時非意能有事三年
中江關盡起自然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
翠微峯日不見奔竄事何况困苦勾庭風日清佳花
華叔子文集 卷六 兄弟 一 竟

竹池臺左右映帶讀書游臥兼妻妾奴婢之奉真天
上人樂又兄弟並方嶠崎祿獨食飲破服綬帶曉履
恐清祿無足享受故力疾觸暑經營他出觀時故
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初出
家門路頗難絕筍輿處曾接日行九十里跣腫脛骨
跛是不生未貫也乃後轉徙頗有主人今住蒼老壯
偕兩個多空屋漏微門外左右山巒抱微似夕庭直
五六百步翠屏橫立杉松大萬積翠色日日出雲有
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說奇賞處惜兄輩不

和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爲多亦健作文菴在萬山中
五里先後無人家鉦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
兩僧日黑上牀吾備奴燈上放頭便睡聽青夜獨坐
至四五十刻一燈見兄萬籟寂寥高誦秦漢人文字
達谷流泉若相響答時亦有虎叫鹿啼曹子相言年
壽有時蔬菜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
章之無窮性情好文又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于天
下後顧孑然終不有子孫行踐東阿所歎墳土未乾
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爲僊服吾兄弟並以文
章知名弟家牽外事卽席不暖兄好閒多繙譯碎
意文不新鮮此非必招拾事故繙辭經調用所日漸
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洗浸變換發生不窮如春
花葉木者故樹入人眼目雖增鮮妍然聽亦自矢假
我六年及七十四甲子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游歌
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此番歸後亦絕不出遠吾兄
弟年迫五十六十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嚴死喪無
日無幾相見禱須白齒鬢叢亦已甚覩鏡自照素懷

懷倫近爲蕭小爾叙五十年益助小爾兄弟二人孟
交游滿天下使天下賢聖豪傑更萬輩欲干其中擇
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
四此往非大不已終當年歲連首接膝以怡餘年子
瞻獄中寄子由詩曰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
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放過今世也
山居鬱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
意讀書且負石田耕耜吳會稍足資生理便爲杜門
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叙好適相懇懇辭謝
地泰大吾三十年無所屈于世安能攝衣沾自執
紙見人乎寧坐困窮山爲後秦也在外舊病幸不作
微行後頭齒作二三日尋急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
過抄書比來雖多白須長醒屈鹿上性如強羸好自
摸捋脾尻間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面色較恬哲晝
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兄輩少壯正好
學問東阿云禽獸鳥遠終於白首此徒園牢之養物
吾旣名上猶名爲工爲農鹿不耒耜工不利作器用
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識蕭爾輩極進銳是進作止不

常要士於學須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說因病絕粒。病止須次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皆可因事廢學。況面牆倚壁。旋復過日。儕輩談議了了。皆且甚不可也。高山竹筍大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舡如纔。找脚下翠微。東西所之歸。早晚皆難逆說念之。惻惻兄弟。願時自愛。毋以客入爲念。丁巳莫春日。廬陵山中。禧白並示見輩及勾庭門人。

門人王愈融曰。只是客况讀書尋常。問信手湊泊。却寫得委委曲曲。層疊錯綜。如入幽巖邃壑中。高樹平林。激湍清澗。使人往復時復嚮啼猿嘯聽者。悽惻子厚山水諸記。不盡其妙也。

○與杭州汪龜美書

禧閉戶窮山垂二十年。惟懼封己自小。故欲一游吳越。就諸君子。以正所學。而足下其首願見也。及抵杭。知足下進退無常。不可踪跡。竊以自恨。乃往見足下。令弟日者微開足下。已至湖上。意當倒屣。適我與足下。班草深。言追古人桑陰之跡。引領數日。整咳無聞。禧願見之誠。結於夢寐。亦云至矣。願以常客遇之。足下則可謂失人。禧南州鄙夫。水碌碌無足交。獨以爲天下有至愚之人。目不辨菽麥。顧懇懇然走數千里。願見於我。推其心。又非有毫髮求於我。雖足下不可謂非愚人之奇。而足下終不之見。則禧竊所不取也。祿行今。鄙人不能久。驛敢造次布其情。危習生曰。奇氣萌。勇勃然難遏。

邱邦士曰。直跡而曲道之。如西。

建美名。派杭州人崇禎己卯。舉于鄉。因變後。獨身遊山。家人不得其處。是不足及城市。不交游者二十。年。當路每物色之。不可得。自爲諸生。與人落落。不。如。聲。華。時。有。江。冷。之。號。奏。卿。子。游。湖。上。歲。美。悅。得。書。使。充。送。承。中。相。見。自。足。常。出。就。余。風。談。子。第。鳴。或。更。起。生。不。肯。休。遂。與。余。爲。兄。弟。交。余。嘆。其。然。勝。回。如。是。矣。自。記。

○答友人詩傳誌書

承教以鄙爲人所作家傳誌銘不死過情失實之譽
非古人足非褒貶之義伏讀悚息內熱增慚聞之古
史于善惡無所不書墓銘誌則有善无惡蓋緣孝子
之心先錄先過之義而作者又多遺行狀事蹟綴
成文是以諛墓之作自唐韓愈已不能無訛蔡離自
言生不碑版文雅郭有道雅无體則過情失實勢有
不得不然特古人立言體尚簡質雖不錄過而褒善
者少溢辭其子孫受之以爲榮而不怪今之人纖悉
魏叔子文集 卷六 傳誌 一 集

畢倫又從而增飾之甚或反其生平之所爲作者有
所簡畧則其子孫怪而不悅其親戚黨友動色張口
以相訾訾則亦安得有傳信之文乎至其所不習聞
據狀綴辭者抑又可知竊謬以文章知于人所屬碑
版有出于習見聞者有據狀綴辭者皆能无失如尊
指所云然苟屬己所知則雖爲書美然實附酌軒輊
必不敢以私交程意大失其情實以欺天而罔人竊
當以謂作文者毋輕毀人一點一畫在上在左右赫
然有鬼神臨之匪惟毀人譽人者其在上下左右亦

肅然有鬼神臨之然而交遊滋廣情面日熟請托日
繁其不能如心以出反之而多愧者雖他句之有
有之不獨傳誌爲然抑史傳之作所以紀善惡也善
惡之人往矣而必書者所以備法戒也今曰某也善
其善事可爲法則法之已矣不必其善果出于某也
今日某也惡其惡事可爲戒則戒之已矣不必其惡
果出于某也差故與與偽之可辨者不可以不辨无
所從辨者得法戒之意而存之其名氏等于莊列之
寓言神官小說所稱道則亦庶乎其不可廢矣竊敬
魏叔子文集 卷六 傳誌 二 集

奉教言日慎一日并述所愚以廣來指末質是焉
邱邦士曰自道爲人應求作文字錄兩如書末及
史傳諸篇爲中自首實處作注解也

林確齋曰本論史傳一段此達人之見亦苦心之
至无可奈何之語也雖似作者自爲解嘲然足令
古今讀史人積滯豁然矣

彭中叔曰爲傳誌者解嘲却爲傳誌者發淺言

○答周左軍書

伏惟明公以文武之才藩屏下郡功成益謙某兄弟
並被容接又于總王二生處數垂注問某天質衰靡
養病二十年不迴人禮頃者王生來山尺書先臨溫
厚謙款情文斐然更復賜以青童俾應門有人不致
米中婦聲唐突賓客拜德之厚如何可言惟今天下
民窮十賤無復有能振收之者加以兵事方興然若
榮華詩書益不足用然古今治亂之故關係於一二
賤士窮民者其後不小明公虛已而好士斬兵以底
魏叔子文集卷六左軍一 聖

民隱然負東南之望伏惟威德益彌義聲遠播以慰
區區之心乙卯月日

彭躬庵曰談論處最簡當有體而意中所難言能
使背面並見○以窮民同賤士說最妙掃盡韓蘇
占地步之陋而地步益高

○再答周左軍書

舍弟歸拜手書明公不忘下士如此何以報之魏尼
更辱下問夏蟲語冰此豈有當足以知明公兼聽並
觀與武侯所謂博雅也古人有言惟聖人能不遺時
亦不失時又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明公俊傑之領
于國于民其體之熟矣抑聞之敏以有功惠以使人
謙以自尊公以況衆豈獨三軍之小雖治天下可也
尉儻常談聊塞明問秋暑力降伏惟爲民生自愛
弟和公曰典當談也須看吞吐語旋另有警切另
魏叔子文集卷六再左一 聖

有洗發處

○寄兒子世侃書

自出門後三次大病參藥之費計五十金七月光福
一病僅存皮骨攬鏡自照陡然心驚當沈病時自念
家死客死要有前定然汝母無依汝尚未婚娶成立
不能不動心耳吾垂六十無子立汝爲後吾弟吾弟
婦陰驕顯率使汝爲吾子然吾兄弟如一身視諸子
子不大異古人于世父叔父並稱父子不稱叔姪卽
今汝爲吾子與未爲子一間耳況吾兄弟乎吾家世
忠厚徵君積德力善爲鄉里望人吾兄弟少好口誦
藥叔子文集 卷六 兒子 果

吾鋒銛利頗以此責怨謗然未嘗敢行一害人事欺
詐人財敗毀以成私也汝資質略聰明能曉事夫聰
明當用于正親師取友逆歸一路則爲聖賢爲豪傑
爭半而功倍若用于不正則達足以長傲飾非助惡
歸于殺身而敗名不然卽用于無益事小若了了稍
長鋒銳消亡一事無成終歸廢物而已吾以家貧負
石田出遊自念老矣欲爲汝營婚娶不以責負相遺
不能家居教汝又去吾廬叔父遠少督責汝母婦人
多姑息之愛吾以此耿耿于心也吾先代來稱素封

藥叔子文集

卷六

兒子

果

者八世至徵君家聲益大吾兄弟以文學爲當路所
禮又肯出氣力爲人故門第雖小在僻邑中當若氣
微族里婚友子汝兄弟輩多禮貌優容其失汝勿以
此爲得意夫吾何德何能于姻族而姻族乃折節包
荒若此吾懼乎有失而背督之者相信從也吾幼補
諸生長而有聞今祿祿若此汝輩不逮吾不知幾弄
丈敢長傲乎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吾手所提
抱人今爲祖父者不知凡幾汝童而長壯以老直且
藥叔子文集 卷六 兒子 果

暮間事吾家五世無六十上人他日思吾言始知之
父母愛子均然婦人尤望其子之孝順汝事母大小
節宜加意溪水泛漲不時當慎出入守先生約束花
源亦可督之習字也庚申八月朔日力疾書於吳門
之桃花塢

門人梁份曰師病新愈信筆作此零星散漫無一
毫爲文字意而文已極周到含蓄凡少年皆當奉
爲著龜不獨訓戒一人已也

手簡叙

從祖受業先生量淺於先生學未能窺百一獨好先生手簡一編蓋祖大父季公公嘗選古今牘傳研鄰伯父又有贈選之刻祖過庭聞教故於先生手簡得通其大畧也諸簡中體裁雜出其典厚者似漢人簡令者似魏晉暢切者似宋人世之談尺牘漢魏晉爲上祖則以爲天下之言無有修短洪纖唯以有益於人爲立言之主古之聖賢長言累千萬浩瀚磅礴靡不有其要領故長而不繁短者二三言引情切事言

叔子文集 簡

卷七 叙

一

近而旨遠故簡而可味要未有無益於人而著之書傳於天下後世者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枯梗米昔此之謂也然則先生諸簡其以暢切爲第一義矣祖既抄而藏之復編次代布諸木以公諸同學爰不揣愚妄而引其端云門人秦和蕭從祖百拜題

手簡引

簡與書一也吾聞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是亦有繁簡大小之別焉後世尺牘短篇遂成一家之學故喻理事別是非其取舍與書同山水花月飲酒期約饒閑之細寥寥數言情致足錄此其異於書也然簡亦有長言者要之率意應手取足寫其胸中所欲非必關闔起伏斐然成一篇之格調也漢晉以來代有殊指近世競稱蘊黃夫亦何所尚法哉

魏禧自識

叔子文集 簡

卷七 引

魏叔子文集外篇子簡目

第七卷

上楊一水師四	與溫伯芳二
與李咸齋二	與彭躬庵五
與曾止山六	與彭駿如
與林稱齋二	與李少賤
與李筠叔	與李雲田
與曾庭蘭四	與族祖石牀三
與邱邦士四	與王若先
與門人王愈融	答熊見可
與謝約齋三	與熊養吉
與邱季貞	與天寧巨公二
與劉功定	與偃公
與胡心仲三	與彭中叔二
與友人八	答友人三
與門人十一	與高雲客
答王山長	與徐允恆
與甘從齋四	寄木大師二

魏叔子文集 卷七 子簡目

與徐宜徽四 寄費所中三

與袁公白二 與何吉士

與蔣公和何吉士 答李又元

與先輩 與楊御李進也

答徐伯調 答楊商賢二

與王汲公昆繩 與李元仲二

與王乃明 答陳元孝

答陳伯璣 答曾君有

答石潮道人王 答孔正叔二

復羅珂雪二 復沈何華一

答毛馳黃 與徐孝先

答樞遜菴楊組王 與楊友石

與伯兄四 與季第三

答世傑二 寄諸子世做世儼

復徐叔亨 與徐伯調

與門人能養及 答孔正叔

魏叔子文集 卷七 子簡目

鍾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七

手簡

寧都龔麟冰叔著

門人秦和蕭從泓子潛編

○上楊一水師

命更破經書義甚願樂爲之程氏遺書以諸高弟詮
次後賢尚爾疑夫師意所在近陽明學緣是遂騰口
說脫令書成先生親在函丈時必當不復爾祿自知
非人猶欲及今抽其一慮執筆時要須解去師弟子

龔叔子文集簡

卷七

十一

分如讀儕輩文字更如讀古今人文不相身見者逮

於字畫執其細訛乃爾極意不教之罰請諸異日

○又

夜詔童子駢頭甚因念寬嚴莫善相濟莫不善相解
故相濟者嚴不怨寬不狎相解則寬不懷恩嚴不畏
威夫子六一始舉子人情無不極愛恐他日九嚴不
足濟一寬也

○又

先生問焉乃表中子天之所壞必折其秀將啓之也

必死由秀倘誤思而釋之敢乎不寧

○又

曾生立門下三年無足奏每惟素飽此白天質不充
要當緣作輟爾文章如鳥獸羽毛自游世塗乃若冠
冕了烏之十不足擬俗縉紳家大被足覆子孫然亦
構櫺之於梁攬爾幸復致此意乃公休其群雅使居
肆而成事想未可知

○與溫伯芳

先君傳錄久欲送覽以新印未就今奉一冊人子其

龔叔子文集簡

卷七

二

不欲揚其親然虛言溢美乃與謫親者等微獨使其
親不可受要一時人心必有不平至欲宣所不平則
其親危于無畧甚矣吾兄作見知錄已先于爲人子
者未嘗爲之之日常有以知此不敢妄也

○又

禧於文章奉足下爲益友欲舉全稿就正意久遠今
乃得遂足下氣力甚大於弟文刪除煩穢之秋風
卷穰然則所收取謂不可去者亦遂如大冬中勁草
強葉知不復枯落弟制舉文自十四歲受學楊一水

夫子稍能自立門戶竊比近賢謂當出入夏彝仲陳臥子黃蘊生之間而足下乃以爲將且過之二十四歲後棄科舉始於家姊文學古文自惟意識議論有足與古人並立然古人之傳後世者必其文之起遂獨絕不獨以意議也足下直而能當故亟欲以積歲古文並正弟生平師友所達覆未能一一稱善去已得如敝屣然苟在相成即謂弟生平文字無一篇一語足觀取方自以感激底厲足下在弟有過情之好而謂或介然於嫌疑是殆未足爲知己道也曹子

聖叔子文集簡

卷七

三

建興楊德祖書云僕嘗好人譏彈如有不善應時而改王仲寶謂任彥升日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弟竟駕下竊嘗佩好斯語矣

、與李咸宜

步自伏虎歸喚痛十日未已此真廢民於蟲蠹中但爲姑蟹不爲豚望也

○○又

本大師在硯小極不能從胸無新得數見高人無益

○與彭躬庵

聖叔子文集簡

卷七

四

陰寒閉戶汗力四日夜得卒讀尊詩弟比年從諸公遊粗涉風雅雅如數尺漁舟於清淺溪間自弄烟水乃使入滄溟而望三山必將瀾蕩運轉自失南北吾兄詩于古人體無不備而至性昌言隨處噴薄則自成一家至於君國之際哀傷流涕雖飲食游戲繪寫蟲鳥亦自有不平之氣痛刻之情滿於言裏此宋鄭億翁之情也然而文采規矩過之十舍弟嘗竊惟古人全集每不易讀食鼎烹不如其嘗一餽何也古人才名太重當時耳食者得其片紙隻字家塾戶誦耳以承耳不敢畧有刪除乃使後世爲排沙簡金之喻陸平原文妙一時後人至推爲百代文宗然識者不無病其冗縟而張壯武亦曰子惠才多清河云文適多體便欲不消弟每念竟陵語善選者能使作者精神爲之一易未嘗不爲古人恨之吾兄富於學問游歷名山大川交士大夫詩固不得不多然古人以詩多名後世自杜少陵外所傳無幾弟今於尊詩體未裁淨者槩欲芟除事關名義不妨稍存一二見意而已惟面教所不及

○又

久欲作詩酬木大師泛言之則不盡切則難爲言將托古依類雜見風指又當於十六字中得古人要害使意篤而義博語與而體直此難工也夜不寐率爾成此敬奉批削使當爲工

○又

今之爲古文者止知工句次則工格而不知工意學者須先工意次及格又次及句及其將成也所難工者反在句蓋意格到則俱到而一篇止一意格句則

叔子文集 卷七

五

自首至尾千言百言無不須工等之貧家意格猶製衣服一衣可衣數年句如辦柴米日日闕少不得而句之拙者又能累意格不工譬如人絕柴米并捐衣服典當去也先生近又已工到句上典到爲作大集紋一首昨見程山堂碑記又欲焚筆研矣

○又

姜西銘文果佳耶不虛弟黑夜上下數百磴驚山中雞犬也嘗笑南村析疑此語人知之奇文無共欣賞者如痒極不得搔此苦難向異體人說雨雪中閉戶

得手札想見好友之樂與屢及室皇劍及寮門同其激發不覺日來宿食頓盡

○又

人還兼得粵友札知吾兄爲諸君子所推奉慰甚弟以資斧不就又遭嫂氏之變家兄衰年喪偶情緒消阻長短亦頗盡哀鞠子尤勞老年兄弟旦夕不能暫離以此總戀可喜者兄弟三人決計合葬父庭屋內或死他處亦必啓棺相就吾三人神明他日必能相依便覺隨時瞑目無復悲戀兄聞之當爲拊掌一快

叔子文集 卷七

本

近讀陽明別錄唯有跪拜非贊嘆可盡頗得一二未發之指繼選東房四此堂其措置規模誠不敢望而尙盡人情利弊言之簡切處時有勝于陽明者人徒貴古賤今吾兄當不河漢此言也別後與冠石僅再晤諸友離索先生又復遠出不得時聞謠言鏡子中不知積塵幾許愚兄弟常自切磋然俱是熱服愛而忌離處多耳

○與曾止山 丙戌

下溪敗事散兵千餘人統者騎虎勢不敢下久必稱

亂今有進爵求相公錄用者。嘗因而用之。楊示餘書。有勇藝出衆者。赴軍門。遂用。願歸耕者。聽則散。其半矣。選而後用。非勇力技藝不收。不過百十人。則又散其半矣。所謂以用之道舍之也。其果勇藝之人。即可選爲標丁。各有父母妻子。不如游民無親聚散。而一二頭目。先加名色。使歸耕者不疑此。弭亂先著也。

○○又丁亥

老伯父卽世。通家子不得與哭。拜迫裂。何可言。語曰。喪事不敢不勉。康定公薨。文公使然友問孟子。是有

禮叔子文集

卷七

七

不及之情。可勉而至。有不達之禮。可問而知。喪禮不辭。久足下當悉訪於家君。禮在今日。尤不以尊崇後大爲孝事。宜書如左。

○○又

大節則取義。小節則全身。勿動於名。而輕其生。勿率于不忍。而棄其義。

○○又

于教泉上事。真仁至義盡也。足下幕中。凡護善除惡。當一以天地爲心。民情爲驗。不得容一毫私意于其

間。昭烈云。勿以善小而爲勿。勿以惡小而爲之。但釐奸剔蠹。須忌社鼠。其然足容。又不可不知。弟和公曰。護善二字。君子尤須着眼。

又

此君雖着百結敗衣。能出舌丈餘。探食人腦。惟足下善遇之。

○○又

百感交梓。心欲碎。亂碎亂之極。反如槁木死灰。一念不起。重陰乍晴。稍有起色。

禮叔子文集

卷七

八

○○與彭駿如

足下舉室流連危域中。是倖禍也。夫禍不可倖。倖不可嘗。嘗不可恃。恃嘗倖。以免禍。君子不爲願。足下熟慮。

○○與林礪齋

尼旬日去。輒懷恨。別一二日和見。未嘗不欣然自得。素心二三人。娛老消憂之具。以游亂世。真佳物也。昨相送日出。輒不及溪上。乃以惘然。

○○又

後人每謂武侯才孫魏武此固事後成敗之論亦見武侯每事詳慎必躬必親魏武則撒手任人處多不知魏之才多蜀之才少故所任腹心不數人而其才又未嘗卓絕則安得不躬且親也或又謂同建功業何以吳魏才多蜀最才少自是武侯不及處夫吳魏發跡已久先主取荆西方之士久已委質二國及武侯得相特能收拾遺賢之上及二國所棄遺者耳吳魏以群材與蜀武侯以獨力抗二國此其優劣豈不較然武侯主而吳魏不敢圖蜀武侯死則蜀亡此足以知蜀之無才之效矣

羣叔子文集簡

卷七

增

○○與季少陵

眼前少年酒海每相見令子對之太息令就益度鄙近無能發之論人于今日先求無害於人進欲其有益問諸諸生子弟願得徇謀者于朋友則樂交奇偉之人奇偉子弟足甚願弟言此有餘制也

○○與李筠叔

賢姪兒時僕便相愛重比尊公病廢姪髮形於色寢侍專一細入形聲僕爲怵然發數十年愧耻頃三令

伯之變曾公說我手哭且言死者已矣生者奈何僕血下如燕擊入腹中不能仰視賢姪孝養正在今日須干一切錢穀米鹽細俗之務下身理之尊公使得安生息慮休養餘年今日之孝未有急於此者僕生不盡事以不足哀誠有如孔子之所謂三折肱耳每見人堂上有老病親戚輒如萬難堪胸膈公凄切僕愛莫能助惟有以簡近切要之語一助賢姪而已及此不覺言失

○○與李雲田

羣叔子文集簡

卷七

庸人喜談豪傑之士則否其可譽者天下無不見雖多一人決無益盛名故嘗取譏謂者補千慮之一足下當不以爲罪

○○與曾庭聞

不及別足下役作酷急韓公子所謂以積怒御積怨則兩危舟中人皆敵國矣林頭無以眺遠勉思歸言

○○又兩申

生人富貴如日及者花況此何等時古人云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魄今南士尊遂正爾如是若過淡滅

頂因乃多咎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矣

○又庚子

按手教動念桑梓利害此仁人所用心害有在城社間者未可遽論至工人鬪賴一事則言之者無罪也吾寧田曠人少耕家多備南豐人爲長工商豐人亦仰食於寧除投克紳士家丁及生理久住寧者每年傭工不下數百近世有司以疑似之罪法外加人於是工人有病死及虎傷水溺等類者則其黨乘機掠掠聲言謀死或稱兄弟或稱親戚用行騙索稍不遂

叔子文集

卷七

七

意許告官府又或本處地方以此媚上不待告許風聞拘訊農民破家喪身責妻鬻子甚以林連親友鄰里至數十家者無耻紳士又從而蠶食之至今遂成局倒半不可破傭工之家人人自危竊謂農民無辜情已可憫將來畏禍不敢更傭他工田荒必矣田荒則差糧何所取給虧誤賦稅爲憂方大足下倘能言之當事禁絕此風頒示邑令刊布四境凡工人在病及以他故身死者但經本處鄰佑地方驗明埋葬如有好黨借端生事者許受害人以上告定行反坐官吏

不行禁止還同玩法漁民者定行參罰至于死者未得工價經本鄉鄰佑算明給彼至親收領亦不得更緩情少如此則客工不至謀生無地農民不至無辜破家賦稅不至田荒磨折所謂事半而功倍者在足下此果矣

○又

魏公子至讓令趙王不敢獻十五城以兄至虛弟遂不忍不傾筐倒庋也各士曠年詩文多蘊拙失其放言總家不讀書不虛心將學問二字俱廢却耳兄貴學問如此他日有進無退復何疑

叔子文集

卷七

七

○○與族祖石牀

所教皆高情至論得力書卷之外詩文一道有進步有變境初學當求進步若既淺造無可進處則止有變境可言譬如天地間雲物陰晴色色具見但今日雨明日晴便自變化萬態讀尊言已畧領其際矣以共知共見一片真氣自然合古爲上所謂天地元聲非老叔不能爲此言他名宿于此或轉生手滑在五義陽不能無疑詩之古與者不專在不可解之字句

不可尋之章法而至。淡永蒼朴者亦不必在此可解。可尋處如三百篇雅頌中離奇簡奧未常不戴元聲也。

、又

舊訂楊子書釋偶有箋解老叔治書如王景畧治秦律。雖遺發朝聞夕被幸恣意定之著書使後人指摘何如使同時人指摘也。

、又

伏讀同題作如尹夫人低頭自痛不若曾玄並坐須臾叔子文集簡

卷七

七

却有人嘆也

○○與邱邦士

聞足下與木大師談甚得冰雪人將無熱腹耶足下孤簡自放要丈夫精神當有所用若徒向文字兒女間作活殆與飽食終日相去一闊第遂而多欲言此自增愧耳。

○又

譬如山僧辦手于婚嫁家住人宰殺事與開時游歷酒坊肉肆又自未同。

○又

近次生平古文弟初無知識自丁亥後則皆受教先生所得也雖未知于古人謂何其精神所到當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處十數年山居數年游歷大江南北所交君子能文章者未嘗從乞一敘弟嘗謂其文是人而非者不足敘其人而文非不足敘也文與人足矣非其中心所樂道不足敘也中心樂道之而不能知其甘苦曲折之故亦不足敘也先生于是數者則兼有之弟不能不以屬先生先生亦不得辭甲辰

龜叔文集簡

卷七

十月日白

○又

近作奉政弟文謬爲當世所賞然能知吾疵病者惟先生耳每于論次增長一分學識嘗語天下士此君吾友而師非標榜也東方傳聞大異不知家兄平安若何然丈夫處世正于狂瀾中自立脚跟沸鼎中自開生面東房應不後人故亦不作兒女子戚戚耳丙

辰五月日白

○與王若先

日讀西漢文殊嘆息大須熟讀唐宋八家乃見其妙
文似無間架無鍼線然錯綜曲折照應牽掣最巧妙
但文古朴法不易見非如八家起伏轉折徑路可尋
耳拙處愈雋處愈韻朴處愈華直處愈曲折相俗
處愈文雅前哲嘗云西漢風韻今人但以龐厚富之
流為莊重肥室失之遠矣東漢文尚者一二足追配
晉薄輒流六朝特魏晉中不乏佳趣如詩盛唐之有
晚唐也占人文間卷便益神智答難解嘲答賓戲釋
難之屬作者乃如嚼白蠟述做者使人還作惡吐嘔
難叔子文集 卷七 主

耳後人做艾面張君馬黃吾望兄篇題便知了無佳
作急于翻過去也

○○與門人于愈融

初學古文不可急求好用力補讀揣摩當有好日聖
人所謂先難後獲也吾少時見事風生動輒成篇和
公嘗笑云兄可謂題見怕然余十年內所斥抹廢毀
者不知幾許紙亦自笑企聲嘆費詩語殊耐咀嚼
余作文頗敏頃刻數紙特搜剔刪削每旬日不休大
校用工作之十三琢之磨之十七也為文有端心思

氣味優苟足之情皆不可以入室及其至處工候所
到自然臻之嘗看大文微巧之妙若須一一想頭布
置雖十年不能成似只信手湊泊天機相觸然非工
苦積久不可妄希

答熊見可

久不相見時想須眉以自振迅篋中有奇文如二論
者幸再寄我可當七發愈病若在胸中便急洩之番
果恐如茂先九醒酒欲穿腸出也二論一詩詩亡然
不面得天下後春秋作一篇不

集叔子文集 卷七 主

○與謝約齋

人不學不知困不疑不能悟竊今欲以質疑請問反
求而無其端無所不因同於無困一無所悟安得所
疑

○○○又

貴堂會講弟意欲增二條今之君子不患無明體者
而最少適用然在學道人尤當疎於物務使聖賢之
言見諸施行歷歷有效則豪傑之士爭走向之愚謂
會講日當分三事一講學今所已行是也一論古將

史銘中大事或可疑者舉相質問設身古人之地辨其得失之故一議今或已身有難處事舉以質人求其是而行之或見聞他人難處事爲之代求其是於三者外更交相規過適有宜於公言以要其必改者則公言之有宜于獨言者則解班後私言之當日所論有確切尼訓者令退書一則編于公堂永作觀習如是講學則是非之理明論古則得失之故辨議今則當事不貽規過則後事可懲庶內外兼致體用互通否恐本質雖美試之以事則手足錯亂詢之以古

魏叔子文集

卷七

七

則耳目莊肅忠信謹守之益多而狹隘拘牽之病作非所以廣聖學也先生與諸同志酌而采之

○○○又

別又四月近惟學懶漸近自然雖筆墨吟誦亦都不理他無進境足爲先生道也前過程山舅言濱荷采納愚竊謂先生之學以調養心氣爲主然心處虛靜何由徵之但能於橫逆之來不憤激於違耳之言不嫌忤于煩雜之境不燥亂則此中學問得力與否便自可考故養心氣者不止在靜中得力而須以平心

察理小心耐事夾補成之也鄙見如此望教之

○與熊養吉

晤說石仲立便悉賢父子風集既交尊公使人慨然有現遜之想足下年少不字以苦節爲可貞此稟所察察願見即欲親詣貴里而尊公以酷暑見止祇恐未暇時輒思求友比年閱歷世故自居室幃日之細以至天下之大苟無同志勝已相與講論匡其不逮則不可成一事故每欲得十已百已者而諸益窮山閉戶垂二十年今乃貶服毀形爲汗漫之游正謂此

魏叔子文集

卷七

七

也足下倘能步履是所至願荷尊尊務終當鷄鳴風駕以酬無終之志

○與邱季貞

弟與仲連先生許得知足下名字中夏買舟奉訪及抵維揚乃聞足下出白門紀姚仙期喪天下朋友一遺不絕如綫平居相欺不必其當患難而相致不必其異生死而足下願走七百里外以急死友弟行李因人不能久須然足下此行正憐弟數千里命駕之意雖不見面何恨

、與天字巨公

墨客混堂白汗發頂幾成物化故不能赴召生平白
謂學聖人書反於身所踐履不能竟其百一何暇更
究外家然聞有耆宿輒願一見敬之如古賢人守死
詩一篇奉觀亦欲警動觀者使痼癖人刺之血出

○又

麻不省佛書然爲信地獄說三論雖近發憤所爲亦
中心見其不誣耳錄奉教凡說理說事之文自是天
地間公物不得妄有分別爲我作人作只求一是而

蘇叔子文集 卷七

六

○與劉功定

人老則耄樹老則怪先生老夫毋使老樹笑人

○與張公

湖心亭月下快談真勝十年讀書豈是博物之謂世
法愈險世事愈平知足下沉冥愈堅要如鹿門水鏡
不可竊晴而桑陰林下造就如是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同三和尚目疾頗甚然安知無適清時耶

、與胡心仲

十六年比知山中有蘭共足下周旋久得定交安得
無作二律奉教生月北臺上呼燈看隔窓蘭菊此意
想不怠也

○又

久不相見足下學問自富有轉動處實事處心所宜
久惕也勿以才高悟敏謂天下理不足窮事不足辦
人下足勝係思過論龐大心小雖傷者藉言無以過
之彼出世學仙人語意乃爾忽山中復傳足下已死
乍然驚愕既思尊公厚德未應斯然足下抱負豈宜

蘇叔子文集 卷七

辛

不成名于世卽有以知其妄也白沙先生云人未死
前一日誰肯信得此事錄錄悠悠同于世俗一旦身
親斯境便欲痛自洗拔不可得矣浪語正足礪吾輩
寶事魚斯淑冷當龍忌端叔之憂惡境中佳味要于
此領取耳禱急欲納妾貴鄉有足爲我地家貧位卑
不敢望給秀也春間得足下一字無由報書處

○又

足下看鑑到眼便見大意是天質最高然古人得失
之故頗有曲折卽真見其所以然不反身體認恐

事尚無若手處也。見得便做得。方不謂口耳知解之學。足下高明。愿更欲其穩着脚耳。

○與彭中叔

史鑑雖古人陳跡。然百法具備。識時務者。但須揀擇用之。絕不消自己添出一毫物事。謂是補古人所無。先儒云。讀史易使人心粗。如云。過獨木橋。易跌。是要人細心。讀史之意。非謂橋不須過後人誤認此語有。志道學者。只看性理語錄。史書置之高閣。卽或涉獵幾等。稗官小說而已。伊川每讀史到一半。便揜卷罷。

魏叔子文集簡

卷七

三

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其間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跡。與衆人之論。此正是怕心相處。愚嘗謂道學先生讀史。蓋如此。恐今日自負才氣。淹通史學者。未必如是也。又嘗觀龜山。議論雲。河朔事經濟如許。故知道學原貫。經洪陸子。尋州謂字宙內事。乃已分內事。辦翁不能攝服。因市若遇王文成。官無告密。結壇以銀爲鏡。種種辨論矣。

○又

人獨居。惟見有己見已。則日蔽。將有以惡爲善。以非

爲是之事。群居。惟見有人。見人則日亂。必將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吾非獨居之時。則群居也。受其一患。足以自賊。使不容而二患交至。身心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此蘇所自憫。因爲弟勗也。

○與友人

以足下才。庸久爲心折。每見隨手行墨。把玩再三。然不敢納交者。以未嘗信足下爲君子也。諸門人先後交足下。皆確然信足下爲君子。而足下才且如是。此禍所且暮。願交而不可必者。古今人每有負遺俗之累。而胸中澗然不滓者。足下其有意計之乎。

魏叔子文集簡

卷七

三

○又

語曰。知過無過。足下漢自悔。自可濯洗所貴於悔。須實悔。當季差悞。不可以敗露而悔。悔敗露。則不敗露。必不悔。其勢不大敗露不止矣。

○又

足下明敏剛方。又復加意經世之務。區區言其取。董耶夫處變定難。非明智不足妙其用。非澹沈不足厚其發。非果斷不足應其傲。雖至忠至孝。不能以無

衡而濟衡者君子所以成其仁小人所以成其惡故
明智近于變詐流遁于奸巧果斷近于殘忍辟之
刀劍賊殺人者此刀兵殺賊者亦此刀能善用之則
操賊之刀可以衛民不善用之則操兵之刀卽以作
賊近于敵門中擇二三天資忠信者與之講論益此
信之人患其無刀不憂其作賊也

○又

夫朽木不彫非大匠之罪土簣不和非農人之過一
子產于德門授家學而碌碌若此雖欲不以爲司教

魏叔子文集

卷七

三

無狀不可得矣昔孽虜有言導師者以彌高爲得故
屢遷而不據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陸
士衡曰寸管下係天地不能以氣欺言察委責策則
易見也觀二生之消長知年時之荒勤觀年時之荒
則知師之功罪語疑猶枉情乃至寔

○又

大作重規疊矩兼有華實知羽翮已成昔杜子美稱
李太白詩曰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故少年作文
當俊才氣怒發青思繚絡如入梓澤如觀春潮如駭

馬馳坂健騶摩空要令橫絕一時然後和以大雅灑
以平流歸於至醇而猶有隱然不可馴之氣不可掩
抑之光斯爲至爾文字分股之法聞於陳大士先生
而楊一水夫子相距數百里不謀而同今學者及近
來坊文率喜合掌意彼每股一意將苦思慮爲難不
知此乃文字中省力爭勝捷徑惜人不肯講此

○又

適聞邑中有議拆大東小東新城而兄將主其事弟
笑歎驚怖甚以爲不可也前人創造本以衛民費民

魏叔子文集

卷七

雷

間白金十萬今雖井里蕭條居民尙賴此爲屏障一
旦以莫須有之風水勞民傷財以壞生民萬世之利
吾不知其何心也且此城原經撫按諸言而造則今
亦必請旨而毀毀折之日排門點夫派糧出銀吏胥
爲奸豪猾作樂舉此捉衽見肘之權戶無衣無食之
小民出財出力是上任朝廷之利害下徵百姓之怨
詆足下顧能以一身當之乎又聞轉起塔于巽峰吾
意說者必謂殺城砌塔一舉兩得不知工費出辦何
所諺曰上屋覆下屋定費一石穀况與此大工而顧

易爲耶又武謂劍城之人原與家相惡不欲今其
成此功名以怨惡足下不知秦之長城隋之運河萬
世受利後之聖君賢相未聞變革況此舉原爲利民
而非如秦隋之害民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假令此城果有係于風水郭璞楊救貧復生主持此
議仁人智者猶不肯聽今亦安得郭楊面議之耶猶
記壬午塲後吾邑以連科不得弟有建修風水之說
者第時少年不經妄聽輕作遂同令弟毅然任之結
怨費財日嘗無益至今清夜思及慚汗汗不可追
挽豈意足下作客十年一旦歸里無端名利蓋于父
母之邦而遽爲使民之舉身受作俑之罪甚非所望
于知己也此城先君所費亦數百金今雖舍宇大半
敗塌無足愛惜然此舉若成不肯兄弟必出面力爭
豈可不先問之足下乎若此議足下未嘗主持亦
當倡言于眾以遏邪說迭福鄉里身名俱泰在此一
舉又

吾輩一身相依終年離遊德業不得相成而至情網

終天機鼓鳴之時亦且難得古人傷貧豈必大事足
下始行有以足高氣揚相背讓者蓋意氣發自其
本色而適當貴人之招彼遂以爲故然耳因思習之
後人賢者能背而氣之役人賢者不覺故與富人久
居則有財氣與貴人久居則有勢氣初非有心依倚
居養所積不言而驗也士不幸爲貴人所尊厚敢我
願我者愛侮我逆我者少積漸久之好上凌人殆將
不免此中惟邱邦士天資高妙自不樂著他皆當以
淡山靜穆之氣流之以學問淡苦之力持之要使諸
韓林于文集 卷五 幸
言舉動和平淡淡若未嘗身與其人其事者乃可滿
謙貴勢之氣此語須學問中人乃能信及粗心者則
以爲易易耳
又
吾盛客荆江便問足下在此間僕喜之不寐而所聞
未有過人者何耶僕以流敏許足下而舉者以爲各
士風流毀者以爲疎狂又何耶吾輩今日最要開通
去一短便增一長毀譽之來有有固而至者有絕相
反者惟明智自知之

。答友人

近有所聞正欲作書不意人且來也弟輩生中負義好氣敢于有爲年來閱歷世故乃學得收放二字某督學宋居敬以言公與太守作對太守輒使人刺殺之了無申雪此當時仕宦尚爾故君子惟有偷德避難而已近日浮議之多因是道尺施丈然君子正須自反畢竟在受病不免標榜蓋道學之名爲人所忌若復不能自處無過則澤靡虎皮是招人而使攻也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今之幾亦既明著矣此時不

擬似行技藝

卷七

七

自顧庸平淡將來恐不可知古君子所謂獨立不懼者或朝廷大事不阿衆以誤國武出處取與不以世俗之好惡利害愛節爲非耳非謂必皎皎磬礪堅持此名致死而無悔也不然易之見幾庸之應譽論之免刑戮且何說哉我輩抱大冤恨不得伸就有過于二三十年之事今且一切放下則又何事不可放下者區區之間挺身犯難以爲好義負氣不但時所不可其爲氣義抑已未已

。又

足下致身萬里托交豪俊弟亦長年出遊只管營營墨如科目人呻吟咄咄終日不休此與老死隔下何異廿年來好交天下士然不能交行伍屠沽此間矣却無數真才足下廣法博收入粗入細夾袋中物能一一舉示我乎

。又

先聖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士君子苟欲立言垂後此中法度意思定須講求古之作者今天下陽氣衰微間生好人如荆棘叢中幽蘭華香澤露不得不

謾寫至應於足下正作此

謾寫

謾寫

。與門人曾月士

今之成人遠不逮古者童子於童子禮親之敬校誨一冊夫教人者惟其意人俗壞已久余與易堂先生輒舉中夜之哭苟意能爾俗所不通疎節不答

。又 曾秉之

告爾葬於凡上見爾日記奉師訓篤朋友之義可謂役役內戚于心欲便涕下爾壽老矣爾終鮮兄弟爾二子喪爾膝疾方主三歲膝疾前作不憚則死死則

兩老父母無義經先人朋友之義經去從焉放於
傍事不平輒心盡親已則甚古之奇方多福者必性
寬厚心氣和平其天短坎原則在卡慈福民之夫壽
汝慎自念

○又

向集六松門下號派呼轉旗放禮槍俱以一日之長
令先公處之而丈門下北面受業方已畢歲豈得以
年序遷流便可棄如遺跡禮天子所在南向唯太學
受經退新北而古人所重豈可識矣門下補美
欲以古道相揚否者非微發聲色則當付之不諱之
列若好爲人師長自登太是侯所不出也

○又

二子並遠就試約不得復受業來年兩生既長掌上
年益高持之於後其庸望乎昔李鈞兄弟宦途不歸
曹王阜勛之並銅死高皇帝行後苑見異謁翼哺令
廷臣親老者歸養帝王孝治天下莫不務此我職在
教授釋此不謹井古人立師意其勿造門下

○又

時繼聖聖古人所表况在今日門下樂優助者若鳴
得意徒使期老之老瘁形竭慮輕其廉耻此侯所爲
營營傷心也婚姻人道之大然古今異制鄉國不同
禮苟非賢明孰釐正之今好作優大或曰古禮不可
蔑即曰世俗不可拂古者娶婦三日不舉樂度尊家
能之乎俗有所謂關門福者度尊家能之乎門下身
履孝友率先新婦忠義舅姑下好叔姪酒食以庶
與鄰女雜佩之風則古禮復於斯世俗流於斯不
損財增貲也語曰雖知其寒惡不可取故一書雅之

○又

秀才如處女子名可聞人不可得見子每怪武城賢
今使子羽日從游息食鄒門之內此功曹史於今日
士皆不賢且十自古人斷所良有以也胡安定門人
散走四方望者誠爲先生弟子李斯壞亂天下追罪
荀卿其自愛

○又

先微召傳錄一冊送覽汝不幸幼失父天下惟孤子
自立最難惟孤子最不可不自立孤而貧則衣食不

○又

無以聊生。必有門內外將蠶食之。以財買禍。十八
九矣。夫母慈不若父嚴。母又不治外事。故幼孤者。稍
長。則朋友乘間。因緣爲非。敗名破家。無所不至。且不
及知。知之或不能治也。是以孤子多放蕩。溺情不自
立者。先君子年十九。喪先大父。稍萬金。子內外多難。
又無師友夾輔之力。然以孝友禮義自持。雖爲白衣
賔。年未二十。而縉紳先生皆以朋友禮之。敬而愛焉。
此真孤子所師法。汝行婚冠爲成人。父以先人遺言
行授汝。日夕思惟勉。所以自立。毋墮宗。毋受使死父

蘇叔子文集 卷七

手

不顯於地下

○ ○ ○ 門人 傅御李

○ ○ ○ 俗人處俗。譬如行爛泥中。時時自拔。足暫顯而視
乃。不能久。俗薰陶人。如於室中焚燒。薪草氣著衣帶。
出市而臭。然不自聞。故處俗不自濯濯。親履師畏友
興。觀古人過人之行。雖美天質。姜繹必盡。佛氏有言
離垢數千里。憶念五戒。必得道果。但自操志。毋若分
張也。並示晉

○ 又

裴僕忠信之云。緣以世風汙薄。而名士游。各習滑尤
甚。最習滑者。最得氣勢。爲人所奔走。門下不幸而托
身二者之塗。語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僕惡熏染。故
忌故吾。以是爲憂。喪冬葛之資耳。

○ ○ ○ 又 林方之名東祥

○ ○ ○ 覺札具。悉門下意。人不患無才。患無志。有志而以直
心盡力行之。便是才也。人最難得本體忠信。可以倚
仗。則大有大用。小有小用。特不可不自知。不量才。
輒耻小職。服卑事耳。僕嘗謂水滸傳朱富。只是辦廚
亦與大家傑同在天罡地煞之數。天罡地煞中人。只
是辦廚。亦不耻不怨。蓋能自量才力。故辦廚不耻。能
與大家傑同心同德。故足與天罡地煞之數也。王文
成公按本義源論。不過發揮得此意而已。

○ 又 吳子政

○ ○ ○ 欲長志識。必須讀書。不但經世之方。于此學望。見古
人前次高濂操行。真爲勞心苦身。勤勤懇懇。皆不爲
一身一家起見。便可淘洗腸腹。卑俗私吝之氣。百世
聞風。廉頑立懦。舍讀書亡由得正名共勉之。並致二

○與高雲客

去夏客西陵時海寧陸水脩開弟爲江右寧都人特
過湖莊訪所謂易堂者弟甚怪易堂諸子遊將守拙
于世無所短長非有達官盛名傾動天下士而東海
相距四千里知而就訪蓋真所謂不虞之譽者既與
水脩交其道倏官高雲客卓犖好古爲我言易堂山
水人物如是惜其行旬日不及與子相見也西陵汪
梨美沈甸華應嗣寅諸君子盡道足下爲當世士又
輒叙于文集簡

卷七

三

○答王山長

頃讀漸游諸記如寄身南屏西冷間湖心亭如南忽
來港却一角忽去露出半面最足賞心欲作一幅見贈
者寫此無合爲妙耳目等骨氣凌峻想見眼無

碌碌諸郎弟所居翠微亭亦校于尺中如鳥跡蛛絲
安得足下以奇筆肖之拙作望直林古人相見開口
便到心語也

○與涂允履

以拙策視大篇如道旁堵塹並于天間城郭雖固人
能別其駸駸矣

○與甘健齋

澗澗栗理足下所謂玉美也

○又

楓叔打文集簡

卷七

請

年年歲除坐生感歎及歷新序毫無增長至今歲終
亦成文具鼓日相對頗欲自激勵也

○又

四策奉正語曰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此非上智未易
斯語天資學問苟不如諸葛武侯其人則卑者儒生
之常高者處士之儼議一旦得志其不爲半山蘇
杓害天下國家者鮮矣健齋有用道學也理熟則意
見之偏私去事練則利害之倚伏明其有以教之

○又

龜叔子文集

卷七

誦

尊書復弱老而康二篇理明語簡筆力醇健足知學問精勤教服古今學術自大聖賢而下不能無所偏至故子夏末學語先儒亦謂重此遺彼不如餘力學文本未全具而游夏彼此相非遂開朱陸異同之原蓋朱陸學本無異因累辨而後異生但求相濟初不必相非肯賢之失亦吾師前車之鑒也至于宋明儒者各有宗旨拈題固是各人學問得力處要莫過于主敬二字不可顛撲貴堂師友講求持循皆此二字最為的確愚謂今日亦不必更拈畏天命三字特作

龜叔子文集

卷七

義

○寄木大師
正月杪授經涂氏憶往年廬山際咳不復可得頃聞正生清原益信盛名難居如坐春水船中自致天上慈以為韓淮陰既登壇坫則下齊舉趙不得更談蕭張古人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也猶記碧山拜送蘇海立陽游之句大師其許之乎若以孤鴻野鶴自嫌結束則纖籠雖寬終不若羊角南溟隨風搏徙惟大師自珍而審處其一

龜叔子文集

卷七

誦

宗旨蓋主敬中已具有之而不立名目尤可以自從來道學家門戶蹊徑之見息天下之爭孔子曰道而

龜叔子文集

卷七

義

人情好乖惡及葦餘亦大無理事數日來未免作惡

實吾兄不知當否
部部上日此與叔葉布絮之語中間踰從二字尤以益語大端各拈題目誠是此受用乃求原其門

○與涂宜振
人情好乖惡及葦餘亦大無理事數日來未免作惡

上分也諸兄以爲何如

又

弟自笑胸中學問如無貨郎色色都有然富人出金便耳兩耳小鼓俱被買却觀兄博奕乃是盜入龍官珠貝狼藉直無着手處耳

又

昨讀東坡過鄧論更以意成一篇若主談上經濟正如小兒盡地作餅亦自知其不可食聊取快意

○○又

報叔子文集簡卷七

表

報書委悉謙冲真有道者之言所云蹈履規矩負從免議可以持身涉世誰目不煥先君家訓具載傳經意在謹厚此可知矣弟亦非欲以李良宗宕相益也王曾曰平生志不在溫飽陳蕃日安事一宣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古人此等志氣絕不從一身一家子孫要保起見蓋人必有與天下相痛痒之情然後封己自全之程可以洗刷超拔此雖閉戶一室未始不見其浩浩落落橫絕四海者昔諸葛武侯抱膝南陽初無事舉如律元直報仇殺人及其

相獨朝躬以死而成都遺財不過桑八百株然則抱膝時所經營思慮盡可滅矣此乃天下之大規矩大準繩而非踰附以爲高亦非躡步以求合者也本意如是敢再一疏之

○寄費所中

念足下因逢蒿中輒如身陷泥濘然不能謀所以脫之舍弟臘月信知足下貧益甚常念張嘉貞徙忻州刺史時慷慨對元宗語今千古志士掛臂泣下然猶金銀得百遍猛火煎益自振毋以拂逆挫其銳心

報叔子文集簡卷七

表

亦何不苟且困人舟車且至長安一游因頓里門恐爾非計偶繙尊詩不覺狂叫遂成五言一篇拍案叫奇絕仰天垂涕淚足知弟之情矣

○○又

吾見之學當擇人而授亦有可偶行不可立言者蓋老成運用自有根本變而不失其正若少年輕事止得其一說將有父殺人報仇而子行劫者李斯以荀卿之學囚秦房以焦贛之道殺身亦立教者所當汲思也

又

近作數篇呈教俾知弟大意所在又華牛石碯二評此中甘苦唯足下可與語也我輩學術都無實事可見只得向紙上撈取然此雖空言正如農家播種此處一差滿田生稂都錯故欲與足下公白相正耳

○與袁公白

鼓棹橫流目送不已于今三年矣士人讀書要當洗滌私吝所經營者在天下後世之遠若徒享享太食身家少得便足不識何以自異于市井屠夫酒婦也

魏叔子文集

卷七

美

望先生有以迪之聞山東西大荒人相食而各皆望變異時多將來不知作何究竟山中老藤未嘗嘗得

雙斷石

○又

臣齊新語急欲得一讀已屬止山代抄掣微石室尚足藏書也弟年踰四十天質屏羸度更十年雖幸有遺遺氣力已衰不足辭事焉今之計但當酌古準今依之其人庶幾火盡薪傳身死無恨昔年與郭天門先生書畧盡二十年爲學之志今抄一通奉覽

、與何吉士

中秋放船三日快論何減古人桑陰每恨樹上下人不知所語何事今更以此補之審不惡也

○○與蔣公祁何吉士

出門來所交友負奇才者惟所中與兩兄耳公都諳練老成可任難事吉士天資明利如出硯之刃光鋸逼人當澆沈堅定以老其鋒以諸君精神自不埋沒於天地間也袁公白先生人品經術不可多得二兄當數與往還不可以所志殊途視爲不急爲學須同

魏叔子文集

卷七

早

已者相資然補偏救弊全在異已益其所長補其所短乃成大器傳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唯兩兄如意

○答李又元

尊詩文鄙意具詳冊中大約立意不苟必于世道相關雖末世文章許僞不足觀人要如大作必非繕摺悅以美七尺軀者也吾輩寢食詩文欲以文章接壽命使身死而名存自是本念然士生今日所可爲當爲者正非一端雖文駕班馬詩驅李杜尚是第二層三層事先生老矣志氣勃勃及長青小楷過于壯夫

生輻輳中不開廢疾字問老壯耶尊稱弟何者言是
何者失之並教典親弟議論者服者乎處便知其受
病在何計耳

○與先輩

丙午月日席白開台旌前臨新邑爲地方風俗大事
僕僕暑中歎服否曰君子以儉德避難末世行德有
不可多此潛龍所以勿用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
其政豈獨以戒出位除分之愈亦以不明哲保身之
智今天下惡人多善人少士君子隱居草土荷欲獲

葉叔子文集 卷七

聖

風善俗當如管幼安在遼東言孝弟勸人爲善而
已觀其重器井倚以杜爭汲亦但調停感悟初不營
以明法夫克己爲治不能廢刑約安爲牧守所敬禮
豈不能以法治其不孝勸從容和緩必須其自化者
時勢不得不然明哲之義蓋如此也前過程由諸黃
維綱云此明可講知約不可行保甲蓋鄉約可以義
勸保甲必以法行義勸則賢者自勉不肖者無怨法
行則受法之人初未革心彌至反面且圖報怨公將
告苛勢所必至維綱亦首肯斯言況先生伏處二十

年當事目之廢湖之列千斤之弩豈爲虺鼠發機哉
賄生平亦敢于有爲銓銓自喜近年閱歷險難始悟
天道人事盛衰乘除之故痛自摧抑而氣質偏駁終
多過舉先生毋以人廢言幸甚

、與楊御亭選也

夜夢臥床上先夫子呼之起爲指數廢過失六七條
皆人倫間事淡中病痛至於服用亦摘其侵色溫言
厲適於往日既醒惻息感念爲之涕下禮與先生誼
猶父子每晨晝揖想像形容而夫子愛我乃一幽明

葉叔子文集 卷七

聖

二子爲後明發思啓行翼不愛與陸也丁未二月世

二日肅白

○答徐伯調

得賜書所以鍼砭弟者皆欲使上參易老保其身名
見樂思爲達達百節六腑咸受傷滯敬謝教至謂當
淡復其上而縱託于下古人亦恆有是然所謂不得
已而發難者當于何見莊列之徒以厄言爲淡理孟
韓之徒以危言明大道要亦各有其志然士生斯世
其可言者如此不可言者固不知其幾也竭足下之

言未始不兼舉矣

○答楊商賢

弟生平交友尚真素而譽聲華論文則務求古法而實以己之性情學術要歸有用今天下才氣卓犖之士指不勝屈以求當古之作則難其人非其才力有不能則所以學之志與其衡也擇塗不審雖車堅馬良去楚遠去欲足下領我于東湖之上快讀著作不覺咨嗟使不知者見之則以爲互相標榜已矣

蘇叔子文集簡

卷七

聖

、又

承委敘大集向畧已剖覽然以弟敘兄又富有後言獨見取信天下後世不應同世士酬應但取成敘者之文願得大集博觀濶釋然後結撰至思以報知己陽陽公云不畏先生責但畏後生陳流垢索瘕天下文人本已作言許者須先求一自信得過也

○與王汲公昆繩

日念喬梓昆仲如家人不可暫釋處四達之地易于交友閱事而風氣雜糅虛美相熏以之滑性長傲亦

不爲少長才人當堅定以學問學問在求實地日見己所不足則不進于古人不止

○與李元仲

弟爲童子時便知先生名字既于咸齋躬履及舍弟初公處時聞緒論性情容貌現日如坐對今亦無用宋溫語矣往潮州總兵劉月亭嘗切齒言曰明末人是皮厚指之無一點血出故于君親一毫無情弟歎服斯言謂百千士大夫却被武人一語罵殺此病至今且成痼癬又躬履言近世皆病虛症急須以實藥救之故其論每主有用此皆當世藥石先生固天下實血男子弟所聞風而願效者也

蘇叔子文集簡

卷七

聖

○○又

敬欲行與走貨里一畫隆中之指而兵寇疾疢胥至揆人遂不能越境一步聞先生三徵不起此自靜中定見然世事豈不可恃人才寥落太平無期志士于此袖手則不仁濟是則不知往往巡警浩嘆自處無策也然不補于不足之間正有不言爲仁且知者欲見之誠時肯已然于公爲甚

○○與王乃明

子載其道專指此行蓋無可疑者弟消夏山中讀三國志歌此時人才諸葛君而外兩推魯子敬為第一是時英才輩出止知各為其主獨子敬能見大體故于曹氏則力拒降議于昭烈則曲為扶持卒之吳蜀和而兩存吳蜀爭而兩敗只係子敬一人生死間耳夫合力拒操天下之公議若公衛寒古今之至戒而當局不省者由其智無遠大之畧而惑于目前之小利也細人不明大義不識天下大利大害而逞私見

魏叔子文集簡

卷七

七

狗私欲以人國僥倖亦可哀已道兄學古有獲不知以鄙論為何如乙卯四月日

○○答陳元孝

人還得手教具悉近指吾輩斷無優游以消白日之理如此下出戶庭即何愧重蘭萬里也士君子生際今日欲全身致用必不能遺世獨立然浮沉二字最是難為浮者便浮沈者便沈衡浮沈之間稍方則作人稍員則失已古人所謂絕跡易無行地難也僕向有二語居山須難得出門人情出門須留得還山面

魏叔子文集簡

卷七

七

目及此年客遊虛名日長實地漸消難所至舉我以高潔以廉靜而清夜捫心慚山中猿鶴甚眾此同勢會所使要學力不固因仍苟且置務不覺耳足下名高游廣正須倍力將半願以折肱為虛福之助至尊教立事立言一途兩擴此唯人所見若志在博學宏詞與天下文人爭勝則非窮年覽誦博洽古今定不能至若志立德立功之言則琢磨行誼講求經濟皆足立文章之命增長其氣勢但使交足以輔吾理識而已足矣足下天資高明又好學問豈當以為難者僕質魯于易堂中最為下劣然藉兄弟朋友切磋之力雖文章小道有所失必力相攻治如嚴師之訓其弟子下至子姪門人動色相爭三數十年以至今或有一言幾道正坐此也足下北田內外其亦崇此風指乎天地間塞人才寥寥一二志士當厚自培養以供後進挹注若源之不濬數流而竭已則枯槁乃思涸物于此蓋諸君子所不能辭其實者僕下劣亦當竭焉足以追其後也賴廣懷接車舟不絕而通問甚難三年之臧必由中人來始達是以絕去樂溫

不崇觀續躬兄荷諸公骨肉之誼固賢者按分應酬亦足知貴鄉人情之厚君子之衆矣新作數首呈尉望批示還教之并致告于諸同學俾僕知得失所在幸甚乙卯六月日

○答陳伯璣

朋友惟敬可久亦惟適性可久否則率官貌而襲陳止有申屠子獨身向樹上住耳往聞足下與二君有違言要亦彼此未能無過他人頗傳灌夫酒語聞者久懷不平然悠悠之口安知無有譏惡詎詠同志爲

○答叔子文集

卷七

七

有議所謂詩人即同自諺足下欲交天下士豈顧此弟則一笑了之而已然知三君子胸中終不設柴棘也佳刻格端氣清多言外之味弟山居寡營好留心古文畧有所窺愈覺難言如求神仙者望見海上三山不可得至

○答曾君有

縣令宜重自漢唐以來言之若尊者所謂三代官多而易親後世官少而易隔誠可補古人未備若司里在今日不過如里長地方之屬司市則今日市法已

廢奢儉治亂之源與古不同然已包舉于重縣令之內縣令固無所不治也恩意欲先將大明會典編定然後參以漢宋之法漢人取其節目疎濶宋人取其恩意稠疊而更出以己見參時之所宜如今之兵制官嬪奄宦奏疏等事則亦可爲法于後王者弟老病且病諒不獲成斯事道兄有志之莫其得無意乎病中氣短口授見輩奉復不悉

○答石潮道人

今日方丈中詩文下筆便如佛自謙肯滿益於人人

○答叔子文集

卷七

吳

亦誰敢增損其一字兩字以益之者破此格例當惟吾兩人耳諸方動手成文朝脫于紙暮登于木狼籍益難如滿場瓦礫中有金玉無從著眼何如稍自汰洗令天下人見金不見沙乎古之傳人傳文正不在多此諦藏之已久不逢足下終不發也

○又

來札云讀地獄四論如朗鑑婦人毛髮具見可謂善說法要欲與高明答願日滿彼地獄真言百遍以助地獄及早成佛云云

聖賢千言萬語何一非破地獄真言我輩舌敝口乾

何止日誦百遍。苦世人假。不聽尤苦地獄中人。日誦破地獄真言。夢日爲他人誦破地獄真言。却日日借此造孽。地獄真料。尊言所謂不肯放赦地獄。誠實誠實。又云。苦薩癡心。願空地獄。從來佛聖。平白要提法界人。墮了。未有不癡心。而能負荷者。弟亦嘗云。大賢以下。定要帶些愚意。方做得徹底忠孝仁義之人。也。小論本第。實見實理。不知者以爲發憤之作。

○又

蘇叔子文集

卷七

異

每一把匙。便覺日月清明。草木和暢。屬敘大集。附上今人作。欲頌缺滿。紙極天下古今之美。萃于一人。若未足作者。厚類受者。喜色然。貽笑大方。應時磨滅。正如土偶。負木偶。以涉川流。身先潰散。耳弟不敢希古作者。竊窺傳人傳文之故。聊欲以澹宕出之。然弟之傾倒。亦至矣。

○答孔正叔

先生臨別。握我手。淚下。沿襟。弟幾欲痛哭。恐助哀情。非七十二老人。願養之道。故無涕。內下。登輿。頻回首。

望白須頽然。不某心碎。因念朋友如此。何間兄弟。天親男女。私愛益知。各教性情之樂。如五穀甘口。可久可常。初無奇異。但不得則死。而不活耳。弟來貴邑。因允恒兄之變。行愁坐歎。對食不歡。旬日之間。忽欲病。及到賢溪。友朋師弟。輒寫天真。始得懷抱。一開離隔。悲緒也。尊和月立詩。清超而多警。句金蛇詩。甚古厚。俱妄訂歸上先生。精力高強。定當百歲。弟亦不敢自菲薄。以先朝露。臨紙依戀。

○○○又

蘇叔子文集

卷七

辛

竊文附上。竊思君子爲文章。務使顯可示於天下。後世。函可質于鬼神。故善善難長。不敢爲不試之譽。此豈獨於子弟交遊。在所必慎。卽尊親如祖父。亦不可奉以虛美。使吾親爲聲聞過情之人。且人之善否。宗族鄉黨。未有不知。吾九實一虛。則人將執虛例實。既因一事。以沒其九。而人情不服。必加詢說。見求榮而反辱也。故曰。虛譽其親。與自誇其親等。吾輩立言。自有本末。卽此便是立身大節。不可以爲迂且小而忽之也。大約世俗好譏人。已同聲以至生死。謬誤忠佞。

倒置家有說文國有機史藝僞亂真取罪于古皆自一念之不誠始弟願先生取大集細細討求凡所稍與務使名稱其實不爲世俗之情所惑區區之忠欲相期爲傳人傳文不獨在一事一篇也

○復羅珂雪

讀大集極極如入王氏別屋目不暇給也承委作敘弟覽諸各公敘不下數十雷同則無取欲另出一意則前人語無可加矣愚并欲兄于諸敘留全文一二餘皆採其要語列評論中既爾大雅他日亦省割剝

集叔于友集

卷七

李

之費陸清河語平原云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在六朝時人論文已有此境愚願足下于集中省篇篇中省句句中省字文章如用兵貴精而不貴多韓淮陰多多益善王剪六十萬古兵家亦少有人當下脫稿不無滿山辟如春夏發生草木豈得枝枝入圃至書牘溫寒語尤多泛濫史書所載詔詰疏箋未必初稿輒爾不遺一字也

○又

國策載王蠋史記載趙盾司馬公采人通鑑簡要

蘊藉格咏之妙十倍原本于此悟剪裁書胎之法

○○○復沈何夢

知一向以衣食他走吾兄性情醇篤學問近裏當不爲俗務所紛此年多著述否生今之世無所自用亦不得不爾天下文章最苦無真氣有真氣者或無特識有特識者或不合古人法度合古法者又或形跡拘牽不能變化故天下能者甚多求其超逸絕羣足與古作者馳騁便爲少有弟天資庸下又拙記性不能博探羣書旁知物情故又不能與衍有志未逮嘗

集叔于友集

卷七

李

欲屬之少年英絕之人得惠次君詩才已老成如是不知向駒奇氣今復何如少年胸中最怕只辦才人各士自處便生出各種病痛到要緊處下口口中筆下所得力毫不濟事又各路不可令早涉早涉則心務外而酬應日多向裏學問日少尊兄宜令留意一切有用之學易曰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卒卒不及宜

○答毛駝黃

今天下家殊人異爭名文章然辨之不過二說曰本領曰家數而已有本領者如巨宦大買家多金銀待

出其所有以買田宅營園圃市珍奇玩好無所不可
有家數者如王謝子弟容止言談自然大雅有本領
無家數理識雖自卓絕不合古人法度不能曲折變
化以自盡其意如富人作屋梓材丹服物物貴美而
結構鄙俗觀者神氣索然有家數無本領望之居然
史漢大家進求之則有古人而無我如俳優登場啼
笑之妙可以感動旁人而與其身悲喜了不相涉然
是二者又以本領爲最貴王謝子弟榜腹清談無當
實事固不若巨宦大賈溫飽自養且可出其餘財上

龍叔子文集簡

卷七

華

佐園用下業貧民也足下留意經學治儒先之言可
謂有本而措之文辭雖雜出文選六代然朴氣未滿
濃潤雋整殊爲近古非小家所及

○與徐孝先

弟知孝先久不得直竊用惆悵春杪接何兄書傳述
海言懇懇以古人望我感激何可言弟閉戶十八年
始出遊交東南賢者歸又八年而出處處取與聞常
就說恐失山中面目而交游勢不得不雜文字酬應
不得不多華遠本志遂亦不少杜子美云在山泉水

清出山泉水濁每念斯語展轉生嫌始信浮洗之際
大是難爲此後益當因明訓加勉也天下陽氣孤微
正人口衰落同志之英不彼此孤彌矣持坐令棟挽
杜折先生蓋爲斯世愛惜人才不啻甘厚於弟也

○答惲遜庵楊紹玉

承兩先生大言賜教論學道重於文章昭然如揭日
月矣然禱禱未書本意益不如此蓋以世當衰微器僧
主人之日而貴鄉近多異論故欲稍去其禱樂儼然
之跡渾其標持昭揭之名開率平淡不久自修講求

龍叔子文集簡

卷七

蕭

之實斯已耳此亦謬託大易儉德孔聖應世之旨有
淩愛重望于兩先生爲天下保此碩果何嘗敢謂文
章勝學道哉其曰非如文章之名爲易居者亦謂三
不朽以立言爲最次而文章又世所同好但不與人
爭名則無事矣講學者舉世所不能爲而最忌故宜
泯其跡象此正推學道于文章之上意本易明或兩
先生一時胸有主見遂忽言者本意又或禱辭不達
意以致此耳因思朱陸同異當日紛紜亦祿互有誤
解不肯平心反觀遂致議論日多此吾師前車之鑒

也。祿謬以文章爲世所知，以反聞，然不足窺古人門戶。若又爲文章，勝學道之言，是昧日覆心之人矣。麻雖愚，豈出此哉？所刻拙錄一條云：吾敬真道學，甚于敬忠臣孝子。福平日持論如是，如是，兩先生再取原札反覆，若果謬妄，知長者愛人，以德決不憚筆墨之煩，更相訓迪也。

○與楊友石

舊從蔡生讀先生詩文，以爲鄉億翁復出，然億翁文采不足，傳獨以愚忠愚孝孤立天壤，猶使數百年後

蘇子文集

卷七

七

美

晉井效靈以後，世視先生復何如也？先生嚴氣正性，不肯毫髮自假借，亦不肯毫髮假借于人，而發爲文章，正大雄剛，專以理氣自勝。三百年祖德不絕如綫，使天下忠臣義士有所依倚，以傳者，其在斯乎？弟粗慕志節性，柔力情不能卓然自拔，世俗之表時時想望高風，以起頑情。

○○與伯兄

風波可畏，如此勿激於怒，不能自制，勿動于喜，不能自慈，談笑拱揖，禍起無方，願審慮也。人以我爲能生

人，則必有以我爲能愛人者。

○又

局外人在說，傷於心；局中人在慎，畏於事。局外常見聲色局中不動聲色，願又步之。

、又

煩病棚劇，不常欲來，頻止數日，念兄待甚，晨起見鳴鳥，情緒悽惻，因復成詩，終篇之頃，不覺三數攪潯也。長年遠離，左右亦以男子四方之常，今此近不親，翻增感歎，詩如可存，幸改正之。

蘇子文集

卷七

美

○又

事煩擾，知無可如何，受病在形，所以受病在心，心以形勞，形以心瘁，則一分勞得二分病也。念已處此，不得不爾，論其心使安之，或亦愚者一得。

○與季弟

劉功定先生舊友，死三日不得飲，又妻女二，皆暴露，先生奔走殯葬，若未嘗見爲義舉而爲之，此可師也。

○○又

如此時，乃使汝長走俗。

○又

昨期友省功定兄墓欲更立碑比至墓圯者數處不能記識古人云死者復生無悔生者不愧前庸自悼不可比數爲人人亦何用有生友爲

○答世傑

乙巳六月日叔父敬答世傑覽長箋具悉忠愛之勤今仍批閱寄汝使知情事文章得失之故當別錄一通歸我也我于忠佞之區別之已早特性寬容而慈人親故間用品土厚以爲加之禮貌者勢也時其緩

魏叔子文集

東

卷七

孝

急極之使不失所者情也親我而我之不之疎者往不迫來不拒之教也苟此事非大義大故所關則一我吾之情論其爲親故而已而年來志趣又欲一君子小人皆待以誠而不欺于是形迹之閒涉于泛愛無別其人亦得以小心殷勤效于吾前吾又不能無所以報之是曼率致送如葛藤之繞樹而不可斷弟庵先生曰小不謹其勢必主于誤大誠爲至言此則我之過也而來箋云云若昧忠佞之分而辨君子小人之等則言雖善而非其情矣然以杜絕流弊酒齋形

迹則汝言又未始非先事藥石近舉動室尚不得于心乃益信姑息之害詩曰我之喪矣自貽伊戚獨行中庭未嘗不累效而增猷也意有不盡不妨補綴使我然思而得之

○又

獨若淡恩懶憤交至此憤排之侯所當乘時自進也欲作人必須喫苦處人必須喫虧否則無以動心忍性汝欲立志先將好處勝好便宜自利私之念極力剷除愛師友苦口之言如有病忍氣服藥眩之藥行

魏叔子文集

東

卷七

賢

難爲之善如遠行足痛必忍痛行歸其家如此做去丁已便有把柄于人便有微驗託曰無微不信此之謂也吾年過五十精力衰耗然時時自策厲若有強壯志氣不衰則精力乘之而旺至于讀書吾最苦遺忘十倍于汝然顧瞻古人用意處無他用心專勤得一理輒日夜思之欲措諸實事得失何如故所學稍得用不倚記誦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人三十年爲一人六十周一甲子是三十亦半人一世也東時自奮迅則三十爲力強悠悠歲時玩惕日

月則三十立致迷慕不可以不思也吾叙楊晟三十
父當善讀之

○寄諸子世叔世儼

傲提抱時甚慧今所記經傳他古文亦多然文筆不
展拓近稍展拓能旁側發意而不知古人運格之法
魏孝文稱大崔生光才浩浩如黃河東注二十便當
司空微年將及此不自努力豈獨鄙而能笑人耶儼
學作古文有尖微處才又短於微近文亦能有尾爲
之一笑然弗自謂幼能是亦足人轉盼老大我追思

蘇叔子文集

卷七

弄

如儼年正昨日事時我已有名今忽忽五十苦不
逮人一無成就蹉跎時月悔之已晚矣作文貴先立
意不必求異但須有獨到處便是異人然既有好意
須思此意如何方能發得透確用何陪賓用何引證
前後當如何位置一一要合古人法度文成乃粲然
可觀非但如作家信寫塘報米鹽無差事故日時不
錯便足稱辭達也儼受教久當轉以教儼書曰惟教
學半記曰問然後知困不但成弟亦且自成汝兄弟
若慈忽良日少得便足真哉古人小時了了大時不

了了二語罵我矣並示汝兄覽之

○復徐叔亨

文章不足觀人久矣見邱白夫書序及足下詩則斷
然以爲君子人矣士生斯世陽氣孤微如敗柱朽楹
檼檼欲下使非得一二剛確不撓之夫相與枝柱則
大厦瓦解人無所庇願足下自愛

○與徐伯調

天下文章汗牛充棟如金錫木石投之洪鍾消樂灰
槱存者固少此無他其中本無所有而具有者難之
浮腫冗腫之中亦復不足自存故也

蘇叔子文集

卷七

李

○與門人熊養及

向者相委懇切以守節之事門下所優爲故欲進門
下於達節因而走俗則大不可予賈開士子曰行已
有耻祿嘗釋之曰士人獨居不與物交時廉隅易飭
及至盤辟於群人旁午於事會則不能不務其通務
通而失時則浸淫至於喪其所守古人隱居負高名
一涉世途則談者失望正坐此也門下前當於介處
求過今更當於通處全介語曰單純絕本髮漏沈舟

君子防大必於其小此肅參拳之心也

○答孔正叔

世之執筆著書以文章自娛者孰不欲立名於世然
名有久暫有大小善爲文者以六經爲宸廟左史爲
室與唐宋大家爲門戶然讀左史則欲去其誣濫不
經唐宋大家則欲去其偏見卮言與文士之鈔徑才
人之氣質夫非以求勝古人也後之學者必有以勝
古人而後古人可學而至故曰智過其師乃能如師
卑卑而守之循循而倣之雖聲實並至其去古人則
已遠矣大篇恣意評論不復修其忌諱蓋非敢以相
益譬之噴土炭者以爲美味獻之於人固自忌其病
腹也然則祿當獻藥而病已畢呈矣士生斯世所當
講求者有大於此何日親承顏色盡獻其胸中所疑
乎

龍叔子文集 卷七

六

叙引

書之有叙以道其所由作或從而贊嘆之或推其意所未盡古者美疵並見後世有美而無疵溢觴而下數十年間叙人之詩若文者既已駕韓歐濫李杜必旁及其官祿之榮平生之行誼經濟上本其祖所以垂統下道子孫之美蓋一叙而其人之傳誼譜無俟他考已具而又虛文飾詞以附益其所未始有如是則主人邑喜而叙之者意滿夫欲人之叙之者使其傳已也叙之者欲傳其人也當其手墨未乾

魏叔子文集

卷八 叙目

人之視之固已如大夏毒熱腐魚敗肉之不可近而一二真美亦卒爲所掩抑而不傳嗚呼是何其計之左也予諸編中叙最多乞請酬酢之篇雖不敢於古人比質亦不敢自辱以辱人其類有四一文一詩一贈送一壽贈送叙莫工於昌黎文叙莫工於南豐而叙壽者則古未之有明中葉乃盛叙惟壽爲難工易俗然如歸太僕蕩逸多奇即何減古人之叙詩文山水也然則何爲其不可工也丁巳仲夏日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叙目

第八卷

周易辨序

楊子書序

禹貢翼傳序

左傳經世序

十國春秋序

經史徵序

殉節錄序

李忠毅公年譜序

端友集後序

脈學正傳序

內篇一集自序

內篇二集自序

南譜小引

顧氏崇祀錄序

魏叔子文集

卷八 叙目

彭躬菴文集序

吳一鵠時習篇序

靜儉堂文集序

涂宜振史論序

朱錫鬯文集序

孔正叔文集序

伯子文集序

學子文集序

學文堂文集序

京口二家文選序

論世堂文集序

涂子山空青集叙

任王谷文集序

李季子文集序

曾庭聞文集序

惲遠庵先生文集序

張無擇文集序

蘇炎會元序

西林集序

南北史合註序

方輿紀勝序

金石錄序

宗子發文序

八大家文鈔選序

陽明別錄選序

童氏禹貢通書序

四此堂摘抄序

信芳齋文序

耕庵文稿引

三教經圖賦序

視聽偶存序

首山偶集序

陰符昌言序

王竹亭文集序

史學提要序

陸憲圖文序

嶺南適筆序

閻氏本文錄序

甘健齋軸圖稿序

顧古堂集序

梓室遺稿序

鄭禮部集序

黃從生時文序

歷法通考序

萬氏宗譜序

孔元徵文集敘

外篇二集自序

愚山堂詩文合序

冷又涓江冷閣集序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八

敘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周易辨敘

浦子潛夫既作易通十卷又取先代注易之家其合經者錄之不合者據經文辨之雖程朱書一無所附會凡二十卷曰周易辨間出其書示禱而屬之敘古人於易終身焉而後能言雖孔子之聖韋編三絕猶願假數年以學之禱烏足知浦子哉竊嘗聞諸師友易之爲義變易而不易者也故取象于日月日月有定位而晝夜寒暑之推遷其變無有窮極惟變易故天下之人可各以其意爲說惟不易故衆說難陳無不可以明易而必有其獨是知其是則明其非知其獨是則其是而未全乎是者皆可以明此辨之不可以也且夫理數象占皆易之爲道然守一者遺二三此者非彼故其說皆可以明易而執其說則皆不可以明易辨諸人身外而耳目鼻手足內而臟腑血脉無一非人使徒具其一則皆不可以爲人故曰聖

人之言如天又曰如鐘鐘然如鼓鼓然聖人之言則然浦子之辨蓋欲通乎古人而不得不去其隔礙森然之說以求其獨是古人不能禁浦子之辨浦子亦不禁今後之人之辨其辨而或以爲出師心之智欲求勝于古人則豈浦子意哉浦子歷世久練于物務隱約仕宦安樂患難無不身嘗試然後伏首華門死然窮年而著書彼其所得固有異乎人者吾伯子之言曰天下事理無有窮極古人留不盡之意以遺今人而使今人盡之今人亦知古人不盡之意卽于經叔子文集

卷八 易辨二

十

盡古人者而兩不盡之意以遺後人此則浦子易辨之意也夫

伯兄善伯曰易理至微此獨得其大意不爲元涉不襲窠臼足稱明淨矣

○○○楊子書經序

先生諱文彩字治文居於梅水人稱一水先生

楊子書經既成以授其門人魏祿祿再拜稽首作而嘆曰吾今而知後世之必可以復三代矣楊子曰何爲其然也祿曰吾以是書知之夫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誼百家歷象也天之神化不借助於歷象然歷象失占則違天而無以前民用是書也綜百家之是而去其紕駁痺五十年之神明而會通其道故其大義之昭明也如日月之麗天其確乎不可易也如華

經叔子文集

序

卷八 書釋

三

嶽之時地其以經世應事也如舟之利水車之濟陸其切近於身心也如菽粟之療飢布帛之禦寒其不可見不可聞也則冥心力索於章句文字之外恍惚乎古聖人之心嗚呼有王者起而欲復斯民於三代則直舉而措之已矣楊子曰三代而後唐虞其可復矣乎祿對曰唐虞去上古未遠人事開而天氣未漓故其治化與天無間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舜典曰四方風動有非三代之化俗所及故其後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益伊尹周召之爲臣而天下已不可復

爲唐虞若夫三代之治聖人以人事救之蓋自夏商
 之季浸淫至於周衰其間祗逆然報國應如如漢
 唐以下之變無弗有者故其勢已極於無可加當此
 之時有聖人出焉以救之則爲三代之治無聖人以
 救之則爲三代以下之亂故曰三代必可復也且夫
 禹湯文武皆大聖人其去堯舜不過幾微尺寸之間
 而不能躋三代於唐虞當觀漢唐文帝太宗爲治萬
 里昇平四海刑措幾至於三代矣然其立身致治之
 道去三代聖人蓋已千百倍蓰而不可數計嗚呼是
 亂叔子文集序 卷八 書釋
 必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而其天下亦第如漢唐極
 盛之治而止然後可曰三代不可復耳今天下之亂
 已極其勢必有所變三代極盛之治已數千年絕於
 天下其勢亦宜有所復昔滕文公問井地孟子曰有
 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天生聖人爲斯民
 至上以禹湯文武自期其身下志伊尹傳說周公之
 學苟取是書而法之愚以爲庶幾得三代之所以復
 楊子問之曰是予之志也汝其以是言并諸冊麻曰
 唯唯再拜而退敬書爲序

邱邦士曰唐虞不可復三代必可復爲論確
 有分數而其言寬博溫厚有儒者之風
 陸永修曰大議論真識見又極有體要氣勢
 真爲名世之言

○○○禹貢翼傳敘

大倉錢梅仙纂禹貢翼傳屬余敘之余嘗以謂向青史之太祖而書法尤莫尚於禹貢既讀錢子翼傳知其用心端而功博乃相與論曰禹貢者禹治水之書史臣篇首書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貢之綱領也紀禹治水之書挈其綱以示萬世而不曰治水何哉蓋水不犯土民可宅而粒雖洪水無庸治故曰敷土者治水之意則壤成賦弼服建官統此矣水不可治治山與木則水治故曰隨山刊木治水之用也導山導水南條北條之施統此矣水不行地中懷山襄陵則疆界不定故曰奠高山大川治水之功效海岱惟青陽黑水惟梁以至肇十二州統此矣蓋不言治水而言水之所以治然而定貢賦錫土施弼服建官者天子之事禹專天子之事則上無舜人臣而過天子天子尸位無爲舜禹聖人不可法於後世而史臣於其終篇也曰告厥成功然後萬世之下見禹所爲皆奉舜之命而不敢自尊其功人臣無成代終之節也舜舜之得其人任之不疑權專而不

魏叔子文集

卷八 禹貢

七

魏叔子文集

卷八 禹貢

七

故其書

見其。通。上。功。高。而。不。以。爲。震。主。人。君。知。人。善。任。之。道。也。然。而。成。功。者。聖。人。之。跡。其。本。不。在。於。是。孟。子。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禹。不。受。命。治。水。不。告。成。功。而。禹。之。爲。禹。自。若。何。者。其。德。足。以。爲。聖。人。也。史。臣。於。其。中。篇。則。特。書。之。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明。乎。前。之。所。以。成。功。者。本。乎。此。後。之。所。以。保。功。者。由。乎。此。而。禹。之。典。餘。之。鑑。皆。於。是。乎。在。蓋。史。氏。之。書。法。如。此。錢。子。曰。子。之。言。語。精。贖。解。貢。之。綱。領。其。卽。以。爲。序。乎。惟。錢。子。隱。居。好。學。志。當。世。之。務。故。其。書。

援古證今足以資興利除害者其大旨又見於自序

回無須於余之辭

姜如農先生曰唐虞之史作者幾於聖人禹貢雖夏書而實成於舜時如此沈蔡洞見聖作本領學問不獨開後人史法也

吳秉季曰議論開闢而文字亟起並落格力亦高錢官聲曰獨將禹貢大義發論直見原本猶之行山求水源流井然手眼高絕卓乎良史之才

○○左傳經世說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考，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于史。禱嘗以為尚書史之太補。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于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于左傳。明其理達其變。秦穆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安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黜業爛然天壤然。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

集本于文集

卷八 經世

八

蓋世之變也。試看秦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沉之畧。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咸確然之功。至于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禱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于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帙之工。相與論駁。

左傳經世說

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讀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禱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憾。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致。故足貴也。禱評註之條。間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于有道左氏好。紀怪誕。爾

集本于文集

卷八 經世

九

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磻誅吁。厚范宣子。禦變盈陰。飭愛田州兵之謀。姜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畧。而陰飭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鏡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

郭仲輝曰。朱紫陽謂左傳為衰世之文。亦其時勢然也。然惟當衰世故能盡後世之變。此文見得事理透切。二十分放言之蘄蘄如此。

○○○十國春秋序

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應而屬之敘緒不敏不敢辭于是叙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諱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爲得蓋史主記事因詳密於體爲宜遷則主於爲文而已文欲畧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爲畧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闕絕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竊讀其書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十

十

得碑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踔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擊之則令無大力者蹶之則分後帝制自爲角立爭雄長者要官韓彭馮鄩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竟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在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緣比以苟全性命爲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畧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爲揆之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齋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于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毛稚黃曰上下古今英偉磅礴于當世之務大有

深心不徒胸具全史而已此書爲世所不可少之

書此我卽爲世所不可少之文

葉貝京曰議論雄暢愈放而愈勁蓋其才易見其

法不易見也

魏叔子文集

卷八 十國

士



○經史微敘

經史微者武林徐武令所輯也武令博學能文年甫壯爲名士所著書板行甚多予是更取十三經二十一史之源流彙而輯之問參以論斷記曰無微不信讀經史者將于是取信故曰微也或曰前人之言散見于篇籍是母乃多予曰予以爲多乎哉今予試謂十三經何經二十一史何史經之疏經凡幾家作史者代何人其能一一覆之乎且舉以難他學者其不能覆者蓋十人而九矣今夫金人所寶也雜之沙中則不覺沙有全而人棄之者沙多金少而難取也沙而萃之重不及一鉤則人爭取矣徐子之爲是所以使人易取亦勸學之義也或者退子因謂徐子曰十三經人有異論當以何者之說爲斷二十一史美惡何在有復出何以刪事相抵牾何以考之使令徐子其當難是書論定之矣

陳際叔曰前段數語已了題意中忽用比喻烟波橫生使人驟解心間未復得古增言遺意

○○○列傳錄敘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列傳錄也。當時州縣吏使盡能守。或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斂。折銳鈍而不可用。肅州縣清野堅壁。賊勢于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沉。豈不悲夫。賊賊攻隨州。凡十三日。公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絕援身巷戰。橫刀斷脰以氣一子二妾諸奴婢從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于蔭。生建特祠。二褒忠之典。于是為盛州縣吏。

蘇東子文集敘

卷八 列傳

十四

宜觀感奮典畢。命疆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叛降相繼。開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于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遂非其人。釀毒決疽禍延都台。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借太輕。細故與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大以不習世務之學居其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繫于反掌。歟生決于呼吸。雖賢者猶不克。

勝況舍庸。饒饒者乎。此公之才與列所為不可及也。公諱世淳。字中明。嘉興縣人。中萬歷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補特敘其大節。因及州縣治。覆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陳子木曰。子之文無不原本道德。關極倫常。研精盡變。不專為一題一事。而發此。敗隨州。推論治亂之故。要清澹宕如秋華。摩空夜猿啼。嶺真歐陽合作也。

沈子相曰。因隨州發出州縣用人之失。中有取士

蘇東子文集敘

卷八 列傳

十五

官制二篇。大文字在其跌宕處。可與昌黎張中丞敘並傳。

○李忠毅公年譜序

天啓中逆閹擅國日月晦蝕天地易位正人竄斥誅
忠最著者楊左周以十人江陰李忠毅公
其一也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四中萬曆丙辰進
士謁選得南康推官既爲御史敢直言時逆閹恣橫
公屢疏糾之削籍歸里復追逮詔獄身被毒刑以死
天下痛之公死四十七年肅客昆陵公子遜之出公
年譜見示且命之叙應受而卒讀氣結填膺涕下不
能止則又竊自念發以爲日月晦蝕天地易位之時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忠毅

十六

尚有人如是肅讀國史自建文遜國至逆閹之禍又
身所歷甲申以還凡數大故天下忠臣義士殺身成
仁者不可勝計莫不烈烈然上爲日星下爲河嶽竊
嘗私論人之賢不肖當觀其大節大節既立其性不
足復較然不深究其生平則賢與尤賢無以見有當
死生患難不令其所守而事功無可稱或節與功並
著立身居心不無過議者蓋人之醇雜偏全稟于性
成于學問不可得而強是以論人者必先大節而其
不徒以節見者爲尤賢今觀公年譜歷官所至清強

仁明爲諸生時師事吳霞舟先生所相與摩厲皆聖
賢仁義之指然則公卽幸不爲忠臣已足爲名臣又
使布衣坎壈終其身而公之爲賢者亡疑也孔子曰
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孟子曰君子所
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蓋必如是而後可
以爲君子也已方公被逮時道出昆陵留霞舟先生
家賦詩論學二日然後去而先生後公二十五年仗
節自焚於東海嗚呼豈偶然哉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忠毅

十七

而起結高古與史筆也

吳野翁曰李公大節海內知之此更爲情義之論

微顯闡幽實闡古今至極

邱邦士曰今庭議論從全厚推到一偏獨至發爲
處爲各論推偏則多用蘇氏家法推全則又用歐
陽家法亦各惟其當也

○端友集後叙

武進吳改舟先生仗節自焚于東海其先二十五年其門人江陰李忠毅公仲達幼隸闕逮獄死同學生程家伊輯二公平日問答之辭往復手書及詩文刻以傳世曰先生之齋而名之曰端友集後四十五年先生之諸子先年七十篤學好文章分二公公子再拜稽首請于禱使更叙之叙曰大下治亂風俗之淳漓人心忠孝廉耻之存亡莫不由于教化故師道爲其重後世師失其道而俗亦簡賤其師

纂叔子文集序

卷八 端友一

文

其爲聖賢仁義道德之文皆其所身率及熟講而傳習者則皆倡爲盜賊之術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多嗚呼師道喪而君臣父子失其位至于天地崩壞日月晦蝕胥天下而爲禽獸豈不重可哀哉李公之被逮也道出先生家先生命二子綴讀侍左右李公曰此後亦勿令吾兒讀書先生曰吾何必不讀特勿學子真讀書耳李公美曰還須勿從與先生游也二公雖一時悲憤之言其師弟相期許欣然自喜之情亦足以明其所講習哉

荷卿之門有李斯曾子亦有吳起靖難之役廖鏞兄弟承旨以召方正學弟子于師其同志同道古今以來固不可多得若二公者豈非盛事要觀其窮達之日患難死生之際所以相砥礪者蓋何如

也嗚呼讀是集者慨然見師道之重知所以教其子弟而科目之恥亦庶乎其少灑矣

錢梅仙曰師道關係五倫論極痛透而後段感慨當旋處深情百折

終喜生曰忠毅公子大母姪也里陵震舟先生負

纂叔子文集序

卷八 端友二

文

海內重望先文貞實介之今兩公令君肅公公及守志締姻與世其好讀此文信以誼薄雲天光增泉壤矣

〇〇脈學正傳叙

壬子歲予在吳門臥疾十三日試醫不效還客昆
陵詢此地高士爲誰皆曰石君瑞章精脉理著書甚
多且其人有德君子也予延至見之輒喜溫良謹厚
若飲我以參苓試其藥輒愈石君乃出所輯脈學正
傳屬叙之以行予十四得麻疾自是至今三十六年
行必以藥製孔子曰三折肱爲良醫余愚性不習醫
病且老不識六脉何屬然竊喜讀書求問難經本草
之屬時一瀏覽雖不甚解偶或得其大意歐陽氏曰
魏叔子文集

叙

卷八 脈學一

手

切脉于手之寸口其法自秦越人始然越人對魏文
侯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筆毛故名不出
門臣城人血脈故名聞諸侯醫家以望聞問切爲要
術望色知病此其至神者顧名出諸下其鍼人血脈
固亦得切脈之術而能然耶病之最可見者莫如症
然症有必死而及生必生而死大熱似寒大寒似
熱非脈則何以辨之故求之可見者易知而難必求
之不可見者易必而難知故王符曰療病者必知脈
之虛實韓愈曰善醫者不視其人之肥瘠視其脈之

病不青城之難作于撒欽而伏于熙寧之全盛煤山
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歷承平之日蓋熙寧以多事
紛更萬歷以廢事養癰而腊毒所謂病未深而脈先
敗焉者也古賢之論脈不一書散漫龐雜不可以類
求石君簡而攝之斟酌次第證以己之所得可謂仁
人之言其利溥矣世之欲起死人而生之者舍是書
何以哉

陳某峰曰敘致錯落

忽人感慨無

痕迹可尋〇求之可見四語置開尹中莫能辨

魏叔子文集

卷八 脈學二

主

○內篇一集自叙

制舉之業至今日而濫極浮詞失意謔言賊理卽有
學爲先輩大家者專攻氣格自擬古人不卽爲經濟
言而無當於王霸之譽爲性學言不允發明聖賢之
理雖極工巧凌轍古人皆靡虫耳夫君子始述必以
其正今日之學術他日之治術於此焉出古有述不
以道而乘卿相如徹徒首况欺已欺人以諛言惑天
下而僥倖於不可知之富貴吾不許也甲申六月書
於洪園之江樓

觀叔子文集叙

卷八內篇一

三

劉功定曰數語屹然想見自命

謝曲齋曰此叔子制科策所由作也數語關天下

國家氣運勿徒作文字看

○內篇二集自叙

余甲申遭 烈皇帝之變竊嘆制科員朝廷如此既
思朝廷以八股取士曲舉口語正如婢代夫人卽令
甚肖要未有所損益編越年步使人耳目無所見聞
是制科之不善也余因擬制科策條爲通論凡子餘
言是時南都初建余不能遂棄舉子業遂不得舉入
版之體而決裂更張之故自甲申來所爲文刷華攻
實視王癸之前稍稍一變而終不敢恣行其意之所
然嗚呼今日何日也至于操觚盡紙因循目前之業
觀叔子文集叙

卷八內篇二

三

豈不冠哉然余既以善病放廢山中不能持鐫荷錢
作勤畦園日食無所事事思用其心思以養穀氣遂
得優游放論快生平之所欲言要之引而辟之聖賢
之道且何如耶丁亥十月書於翠微峯之易堂

邱邦士曰層次轉換處俱無痕跡而胸中所欲言
處意致宛然似歐陽公內制集叙

○○肉譜小引

叔于枝文於卜莊既夜當日獻酒班弟子而飲之坐
按乎即門行酒中小弟子或竊爲戴鈞之戲先生腹
而起立壺觴之間以待罪先生曰嘻是之謂無禮無
禮則罰雖然吾爲覆汝射而獲之則脫覆不越身先
生覆之以奉衆下而覆其上射之則舉上而覆其下
於是上至於巔下及泉令在酒者周射之難中先生
所然笑飲酒酣一杯則醉而退頹於牀弟子雖立執
筆記詰朝按記而據之直一歲之日數於是班飲則

魏叔子文集 卷八 肉譜

言

弟子請射射不越身記日廣群弟子欲各之先生曰
昔李元素時姓氏學時人字之肉譜其擬而名諸群
弟子退或進立前曰身心以爲君手口目耳以爲臣
而命有神氣惡乎闕有問先生曰吾聞之韓子物之
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神與氣寓乎無形游乎無極
錮以金石惡乎而覆諸雖養叔惡乎而射諸

邱邦士曰其矜琢炫麗在光景攢發處不在句字
間也

弟和公曰矜峭似韓非雋肆似孫卿

○顧氏崇祀錄序

士大夫之有功德者鄉之人祀于學宮所官之地又
祀之其子孫不以爲足必建特祠合其宗人雖支子
擬若大宗所謂貴貴賢賢其義兼施于宗親之間然
非子孫賢固有弗能舉者唐王珪祭先子寢太宗命
有司建祠以禮之然則其禮蓋重而不可廢而或爲
之于難爲之時衰暮之年充類而並舉不惜其財與
力則其子孫賢又加人一等矣吳門顧大司馬冲吾
公當萬歷間稱名臣其績最著于撫陝而罷鹽稅抑

魏叔子文集 卷八 顧氏一

是

二端人而舉充爲天下傳誦公鄉人與秦人則皆祠
祀公事其營陳有版及公傳誌中少子紹詒復建特
祠于蕭巷祖塋之陽曰鄉人秦之人不忘先大夫子
小子其最忘以演貴貴賢賢之義則又推廣其義重
建塋塋石坊舉合宗歲祀修蕭巷祖塋設墓田建聚
族之堂各有記載輯爲崇祀錄而屬辭敘其端緒惟
紹詒年踰七十吳中比年水旱穀不登人困于賦紹
詒顧且竭蹶爲之所謂以衰暮之年值難爲之時而
舉充類之義者非耶方紹詒之未斯舉也疾幾革召

子孫知友涕泣言曰詒不孝先人之事未終詒死其
不瞑目何疾愈毅然圖之充以有成嗚呼天下事壞
于因循而成于斷自剛達家無不皆然古之人其身
一日未死則皇然進德修業若建鼓而求亡子蓋
懼夫少須臾而吾所欲爲終已不可爲也况子孫所
以事其祖父尤吾身之不可一日而釋其責焉者紹
詒其可以法記日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是故
孝子愛日不獨親存爲然也公諱其志贈太子少保
紹詒字敬熙爲人長者老而好學吳中士大夫所推
重叔子文集 卷八 顧氏二 其

祭酒者也

彭務敏曰年卅上流發于尋常孝思又自生色
末段名言痛論足令哀慕人志惕而氣壯

彭躬庵文集序

躬菴先生爲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
而予少時喜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菴
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寧嘗譬之戰鬪弓人聚
六材以爲溪弓矢人相弮砥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虱
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顧目直視則失弓矢落反馬
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菴
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
隨山石爲曲折盈科次弟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
集叔子文集序 卷八 彭躬菴 其

躬菴以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于天下其
後或賦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
事感慨激昂連類及輟轍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
自忍于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菴與林

韓愈始而

躬菴一見子

遂定

交同確菴從家用就談數十日夜

嘗謂子自數

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于僞君子中于虛君子虛

美相高無實學以機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于僞不

可救止又輒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

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子驚以爲奇論而甚安之

逮今二十年躬菴子所以

見之文章者率不

越此意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

觀叔子文集序

卷八 彭躬菴

天

破流塚墓殺民人在侯項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

寶珪行禱祀或鍊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

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閭閻則亦幾何

其能濟也易堂 諸子中

鹿鹿無狀莫過子而確齋

貞疾且十年躬菴今年年六十

又皆甚貧以

衣食之故勞若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托諸文章以

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林確齋曰躬庵文章氣魄凌厲一世此較亦

以氣魄貫之而中間以已及他人提插映帶

處如大江浩浩中有洲嶼有林舍居然圖

畫矣

即抑士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則又未

始非有法者此三語惟莊子史記足以當之

此文正得此意大結亦取莊子史記意卓卓

出之而到詞氣森列噴薄自成處併欲直莊

史所有皆生天活剗之矣

觀叔子文集序

卷八 彭躬菴

天



○吳一焉時習篇敘

梅源吳翁一焉刻意砥行 國變後延南豐謝秋水先生於家教其子以爲己之乎子既聞而慕之歲辛丑五月子之新城道經梅源時翁已卽世得交翁之子超若博超兄弟五人金炯炯有禮讓翁爲人詳吾友彭躬菴誌墓中季子莫更出翁時習篇一冊示余蓋自記其日之所爲其善與否必詳書之以自警厲嗚呼天下之爲善者多矣僞於鄉里不能僞於其家僞於一日不能僞於久且遠人情莫不欲教其子弟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吳一焉

幸

使之能賢然父兄不能自賢而欲求子弟之賢則必不可可以倖得博少年一言行不肯苟且超亦棄舉子業治醫

翁身教若此其子

之賢宜矣翁所書歷十五年不倦朴直瑣屑不立文字殆非欲求名于時者翁伯兄還樸仲兄遜庸國變並需次貢士事不就嘗爲約立義塚瘞牛數十里內外先死者則盡畀而之梅源伯兄死榮稍施翁力特之至挺身訟諸官十是二三十年間撝牛之益與私殺牛者版始絕余嘗見與蠟國風土記人多騎牛死

則聽其腐爛曰生用其力死不敢食其肉也蟹夷中猶有古者埋馬埋狗之義而中國士君子乃恬然用其力食其肉不爲怪于富吳氏別館登山想竹林下見土上四凸人咸謂是埋牛處也感歎久之翁諸子至今猶董其事不怠季子莫之謂曰是篇也莫錄以自警或陳諸有道俾得敘論使死父不爲余於是慨然樂爲之序

邱而康曰多格言後半風格殊勝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吳一焉

幸

〇〇靜餘堂文集序

靜餘堂集凡二十卷清江熊極峰先生所著也序記
五卷誌傳雜著四卷書啟三卷詩一卷奏疏六卷公
移一卷板行于世先生負才好古學年二十六中萬
歷辛丑進士爲行人十年歷官御史川東道既國變
間關變海已丑當事欲迫見之先生謂其家人曰吾
老矣何用復生斯世爲以腐子密置茶盃中食之不
效仔曰趣與來衆出乘間自投池水水淺救免先生
大怒謂其兒子曰吾死決矣且汝亦知大義者何遲
舉叔子文集序

卷八 靜餘

三

我死也于是閉戶自經蓋自甲申七八年間吾江西
之節義臨江爲盛其登進士官無大小無一人倖生
者而先生三死以就義爲尤難時兵人騷擾居者無
寧宇先生文集遂亡其板他藏本亦盡最後仲子先
行購得印本六冊藏于家祔與兆行爲昆弟交子願
更受業於是頓首以書來請曰

子爲舉其要選而序之兆行
將更謀諸梓人願頓首受書既卒業因得論定先生
之文先生爲父正大肅暢無纖佻曲靡麗之音而

奏議爲第一

禱嘗竊謂奏議有以直切剛果使人動色驚心
爲貴者有和平朗暢移人情志爲貴者批天子之逆
鱗扼權奸之吭而視其魄則剛直者人所難爲而尤
貴也然以論神宗中晚則有異天子端穆深居內外
奏記多箇中不報始或譴怒一二言者其後視爲故
常而天下士大夫方矯矯然敦尚名義厲風節至不
難訶斥棄與以自見此雖至聖臣直千載之一時然
風尚所在爲之或無甚難故公道持平則又當日所
尤貴先生內外治安疏明達治體遼事疏中于時務
其論時政及重國本罷首輔諸疏侃切可畏而心平
氣和無奮髯怒張之態矯激以取直聲蓋先生潛于
勢利生平不過干請

卷八 靜餘

三

人風議當路于書往復則皆慘惻于明是非平意氣
持公論以消黨禍爲致治之大且急者嗚呼先生深
言于萬歷之朝而其禍大駭于天啟崇禎之際以至
今日禍每爲低徊斟酌大息而不能已也方先生官
出

行人奉使朝鮮其詩文爲東國傳誦既去兵曹李聖徵猶追書求其文而朝鮮王僎之金不受先生東國諸文字中絕未之及王寅補伯子際瑞游塞外道遇朝鮮使者兵曹佐郎鄭萬于叢人中忽把伯子衣補入官署曰此必中國奇士也相與畫灰終夜語乃言足下江西人熊公化姜公曰廣先後使吾國並却贈金吾王爲建却金亭又題詩刻石王皆建亭覆之今猶在也

遂取東房文集以去嗚呼

先生生而外國服其義死與日星爲烈讀先生之文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附錄三

魏

者其亦可以自奮先生諱化字仲龍塋其塋公千太極峰因自號極峰而學士大夫皆稱極峰先生云

鄭隆中日春容博大之章而行以錯綜之法

惟歸震川諸奏議序有之後朝鮮一段丰神

渾沒又逼史公矣

倪開公曰高嚴典重中間考時諸世處前輩

所未見及真有關係之文

○○涂宜振史論敘

經之有史猶書之有圖博觀後世治亂成敗之跡然後聖人之言益明且信余南莽於經學而好論史山居則同彭躬庵季弟和公頻年投徙新城則同涂宜振晨夕相講論余善病嘗委頓枕席及與三人論史或推枕起投袂奮步於室中疾聲大言聞者驚爲詭厲而躬庵未嘗作史論畧見於冬心諸詩季弟作僅十餘首宜振余則各不下百篇然余才俊且所記誦昏而失之不能博綜以暢其說宜振與余談上下廿一史則若倒瓶水而寫之地其爲論曲盡一人之終始比類旁徵雜取以証其說而歸於不可易

魏叔子文集使

卷八 涂宜振

重

庵嘗言讀史有三要曰設身曰論世曰闡疑其高者九能於無文字處得古人要害余服膺斯說然古今好談論凌厲古人者莫不求之無文字之中而以其偏見私意爲莫須有之說讀古人之獄或洗垢而索其瑕或剝肉成瘡痍此無論陳同甫蘇氏父子卽呂

伯恭亦所不免。余則謂論古人者必吾之說立於此。使天下聰明才辨好學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爲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壽國非借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劔門而鄧艾尚得從陰平絕度非論古之極致。宜振論霍光輔政久不知昌邑宣帝之賢不肯李泌不舉陸贄自代而薦董晉實參范仲淹堅持結納趙汝愚當光宗在而立寧宗則皆所謂聰明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不能者而宜振德量醇厚滿酒多高致於人貴賤賢不肖不設城府性不甚

魏東二文集

卷八 徐宜振

美

見掉尾兩轉尤有烟波

CC 朱錫鬯文集叙

古今之論博學者不必工於文工文者學不博秀水朱錫鬯幼負異才爲太傅文恪公曾孫年十七自棄舉子業學古文博極羣書既食貧歷幕府則之豫章之粵之東甌之燕之齊之晉凡山川碑志祠廟墓闕之文無弗觀覽故所作文考據古今人物得失爲最工而經傳注疏亦多所發明然世之博學者往往其交不工則何也老子曰當其無有室之用天下之理以實爲體以虛爲用是故風觸于虛而聲作水激於虛而潮生博學者惟思自用其實故室抑頽而無以運之且夫鯢鵬之神也水不從南溟風不搏扶搖九萬里則不能自運何者水狹而風卑則其虛也亡幾何地而何以運爲然且見聞多則私智勝又何以其偶合者穿鑿附會古今之事故其文愈振據而愈明於道吾欲錫鬯所論說就就然必藉於古古人所區有勿道也又必折衷聖賢之理而載籍所未嘗明言者有引中齋類互推而得其說人之始觀之也若夏雲之起於空中若城市臺觀樓閣車馬之見于海

備平不見其根本。既而求之。則皆有以得其確然之
故。而援古喻今。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蓋所謂能
以虛運其實者。非耶。三吳顧寧人。江君文博。學寡物
理。余最愛其文。有根柢。而錫與皆與爲友。虛已以下
之。相與切劘。其學又能出新意。自見此其文之日。工
也夫。

閔賓達日文不甚著力。而力全在運虛結實之法。
變化無窮。

序 朱錫二

○孔正叔楹園文集敘

老而好學。能下人者。難矣。余嘗得三人焉。十四歲受
業楊一水先生。時先生年五十三。每命余論定其文。
年八十。讀書講論不倦。人有一長者。雖齒在曾元。必
禮而敬之。儼然自以爲不及余。潛高郵。得一人曰。刁
于庭。最後客新城。得一人曰。孔正叔。正叔先生少負
才氣。岸巉峭。有龍罩一世之氣。爲文韻折多奇氣。與
人交少當意者。旣以建寧李又元言手錄所撰詩文
一冊。作書數百言。遺余。余受而甲乙歸之。先生乃從
鄉梓于文集序 卷八 孔正叔
步五十里。自山中出。根見是時。先生蓋年六十。有七
長。余以倍而加五。歲余謬爲馬行之禮。先生方矍然
未足也。又二年。盡出其楮圖集。授余評次。而命
以敘。

先生廉直方介。國變棄諸生。隱居賢溪溪山中。前後
著書八十餘卷。多傷國懷俗之辭。或好。玩山水。自陶
寫。吾謂先生就使其文不工。亦足以傳於世夫。

五經之文五嶽也。居原莊周左邱明

司馬遷與五邱也。天下之山，必五嶽。五邱，非是不足名山。及論柳子厚、黃溪、鉅、錫、潭、西小邱、袁家渴諸記，則又爽然自失。其幽峭奇雋之氣，未嘗不與五岳五邱並名天壤。然則先生之文之傳無疑矣。李于庭爲文法柳子厚，而最愛王安石之文，惡其爲人，遂終身不讀其集。余在高郵于庭年六十九日，以其文若詩命余定之。

及余將歸山中，于庭襁被來送，與同里諸老就地下，寢夜半于庭忽發嘆曰：吾今無所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孔正叔

四

願但願高郵百姓。湖上耳同寢者，驚問故曰：若是則魏先生不得歸矣。于以于庭似先生故，金述于庭使附先生以傳于庭名，思訓典化李文定公孫也。

朱秋崖曰：賓主離合

間情牽

拂便作鍼線在有意無意之間

○○伯子文集敘

伯子之論文曰：由規矩者熟於規矩，能生變化不由規矩者巧力所到亦生變化。既有變化自合規矩，伯子於古人文無專好，其自爲文亦不孜孜求古人之法，雖頗嗜漆園太史公書爲文遇意成章如風水之相遭如雲在天，卷舒無定得莊史之意然未嘗稍有摹倣。吾故嘗語季弟以巧力變化而合規矩，伯子所自道則然也。伯子性脫畧于事而人情當世之故深鍊熟識入於毫芒，生平落落然環珞並見最以掩過

魏叔子文集

卷八 伯子一

里

飾所長高言欺人爲恥，嘗從大帥畧地東粵有游宦者將就數伯子力請釋之。其後于吾鄉爲方面大吏伯子適鄉試事畢不通謁，知者咸歎其高。伯子曰：高則吾何敢，夫吾有恩于人吾豈能忘之哉？是固知吾藉里者也不忘當求我不求而我往其將不見德庶或可以慚而怨乎。伯子語所論連明于人情入之托高名以自飾類皆如此。變亂以來吾兄弟皆貧，伯子每勞苦其身推食二弟故記室幕府日多所作應事文，明切溫厲與平時如出兩人，今皆無所得，錄又年末

三十嵴成詩文已八十餘冊後輒每年磨而焚之存者不及七八寸伯子曰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刪然其所刪亦頗有可觀者辛亥長至日叔弟禱拜書於毘陵之客園

陳椒峰曰文最有法而出之若不經意便有風水相遭白雲卷舒之致中插入叙事一段尤覺精采

魏叔子文集

卷八 伯子二

聖

○○季子文集叙

吾季子詩好漢魏又好周秦諸子及其成也詩類韓退之文則近柳子厚季於韓柳未嘗學之母乃其天質有獨近耶曾止山過日集言當今布衣詩和公爲第一千亦謂其沈鬱之中發爲孤響矯顧騰騫極意現珠而樸氣不滴比於退之未知孰勝子厚少好文選所爲山水記造語之奇多從漢賦出諸大篇卽如封建論層瀾疊嶂峭曲衍筵亦山水諸記展拓而或子嘗不欲季以柳州自畫然此亦移其所至云云耳

魏叔子文集 卷八 季子 聖

子厚駁復讐議寄許京兆與退之論史官等作大爲難工然則季交不及柳州而十餘年率於事無暇讀書作文過此以往則吾又不得而知也季詩文伯定者十一他友十二條多予所校季少余五歲入小學時父母以爲遲鈍嘗命督課之故視子猶嚴師然少暇輒與戲使爲官南面據上座身雜諸童奴爲與早旁立趨走跪拜而季或虐使諸僮辭色不中度輒從上座捉其耳捋地下踞或與杖十數季伏首涕淚交兩頤終不敢出聲聞父母年十八九學漸成爲人乃

流殺剛苦勇於義。雖水火自刃。不易其一言。纂纂
 謂尊視之前。無所回。其是非。子乃釋向者。求之
 教。而更以子爲長友。易堂諸子。年長以倍。其蚤譽於
 天下及子之始生者。李特起。與爲雁行。交而足。跡漸
 遍南北。北。賢豪士。皆相與結友。惟恐後。李性下須
 張如鉤。子人。稱其須。則怒。發不可忍。前年。歸自華山。
 子夜與飲酒。請所爲。西行詩百一十首。引手拊其須。
 曰。猶記。卓犖提耳而扶。其股乎。今遂能如是相與大
 笑。爲樂乎。獨患。夫吾父母之不及見。李之成也。辛亥
 歲。叔子文集。卷八。學子。聖

二月叔兄。解書於楊子舟中
 門人熊國曰。不立開架設議論。而生氣淋漓。

字字欲動



○ ○ 學文堂文集序

陳子椒峯。既成進士。益好古學。所爲古文。日益多。

世之成進士者。甫棄帖括。則輒爲古文。人亦輒以古文譽之。縉紳先生。莫不
 哀然有文。集蓋百餘年。相循成風。尙莫有知其非者。
 椒峯文成。而好學。問不倦。宜其日進。未有已也。椒峯
 之論文曰。世人於唐宋大家學。大家所以終其身不
 能至五經而下秦漢。而上皆大家所自出。逐其流而
 遺其源。固未有能達者。椒峯由唐宋溯秦漢。以上故

陳叔子文集序 卷八 學文一 聖

爲格調者。文之繪事後素者也。文以意爲先。而一篇
 必有一意。則能文者。夫人而知之。蓋君子之立言。與
 立身立事。皆必有其大。意。大。意。既定。則無往不得。其
 意。辟如治軍。汾陽之寬。臨淮之嚴。自決機兩陣至一
 令一號。皆終身行其意。所獨得。故皆足成功。否則因
 遇。命。意。緣。事。以起。論。其前後。自相抵牾。而觀者回
 惑。捍格。無所得其根本。椒峯言。依仁義。雖小文。雜記

恒取有闕勸懲至其敘事之文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

必勸懲惡爲文傳之而其

間有難言者尤必委曲隱紆求其可傳而後已嗚呼椒峯少負文名早賞意氣揚揚揮擲萬物無不可快所欲言而顧勤勤於此古今論詩貴忠厚惻惻得三百篇之意夫忠厚惻惻五經四子之文莫不皆然豈獨三百篇哉而世人往往以刻薄苛義之言著之文章求當於目前而不顧後世之議議使見椒峯文其能無友面而却走也矣夫不得椒峯之奸隱問與其

集叔子文集序 卷八 學文二 聖

意而徒欲以格調名文章吾不知其自命於古大家者果何如也

龔琅霞曰語語切實有本至論大意處非知道者不能

沈方郊曰文分兩段上段論學文有源流下段論作文有大意却脈絡融注上下渾成

○○京口二家文選序

余云直

京口二家之文何雍南意思深厚程千一才氣英多然其丁古人格調出入諸大家則皆同故能蔚然爲東南之望南北士過京口識不識必以二子爲歸辛亥夏余自揚州渡江游金焦就訪二子則知名姓甚熟蓋曾得余文鄉程村處選人文概中於是屬予敘其一家之文予曰夫二子豈獨當以文名天下哉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義相濟以異而相成以同吾聞二子之爲朋友也學同業居同時疾病患難同扶持出入同交游數十年未之有變世以管鮑目之已亥之難京口被兵火雍南將逃死紆迴烈焰中逾數時求千一既得然後同去山在水中中央者恒名孤金焦皆時水中而二山相望終古若朋友之相同宜其有二子以應之故游京口者山必曰金焦友必曰何程然余竊疑天下之衆不可億萬計二人力甚微而身稱其利至於斷金理未可以達明蓋嘗深

集叔子文集 卷八 京口一

聖

聖

親古今得失成敗之故而有以知之今天天下之勢始於以衆用寡卒於以寡御衆今以二人合志併力

而臨一人則一人服矣以三人臨二人則二人服矣
是二人帝得五人之用也以五臨人積而主於十
千萬勞莫之有其端實自二人同心始故曰一介
之上必有密友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蓋言
同也周之共和齊之鮑叔仲鄒之子皮子產以至
霍光田延年之廢立羊祜杜預之平吳裴度李愬之
平蔡寇準王瓊之渡澶淵李綱哭賊之請內禪率由
是道二子推足以往豈惟文華雖濟天下之事可也
余不遠曰深識偉論等閒於文後發之如此疏經

蘇叔子文集

卷八 京口二

題八

方是有用之學

余嘗問曰問言道破文後只十數句便住通篇暢
發又義絕不牽涉末只以一句收拾格法最奇



○○論世道文集叙

地。際。於。天。中。萬。物。里。藏。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
所以。聚。之。者。也。人。之。能。藏。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
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
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
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爲。十。有。二
月。又。分。之。而。爲。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
生。物。六。經。以。下。爲。周。諸。子。爲。秦。漢。爲。唐。宋。大。家。之。文
皆。其。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藏。之。以。得。其。背。於。易。禮。春
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
瀚。遼。遼。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
以。氣。特。聞。于。際。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
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
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
得。不。止。而。力。以。氣。特。聞。氣。之。靜。也。必。資。于。理。理。不。定
則。氣。亂。其。動。也。扶。才。以。行。才。不。大。則。氣。衰。然。而。才
與。理。者。氣。之。所。附。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爲。尤。近。能
知。乎。才。與。氣。者。之。爲。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駐。于。空

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實。氣絕而朽壞。則山崩。夫得其氣。則武小大易。強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爲制。而況哉。道之文乎。視之以形。而不見。禍之以聲。而不聞。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而無所撓。敗壞。覆。覆。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雖欲不以氣許之。夫焉得不以氣許之也。

毛卓人曰。昌黎謂氣水也。言浮物也。得山謂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理非氣不充。事非氣不立。

文非氣不雄。以氣發論。真得作者深處。

彭興公曰。文最與行氣字。乃有真解。所謂養氣者。正指此。



○涂子山空古集敘

新風涂子山好爲詩古文。爾有名於時。辛丑余游荊城。嘗見子山詩。因欲以識其人。又聞子山守貧不務苟得。所與游必當意者。以是得任名余益願見之。明年余游廣陵。與子山同客劉氏。遂得盡讀其空古集。爲之默次所遺。發而中者十而九余遺。嘆人言子山狂人。曰不狂耳。然子山當無聊暗迷。逞高誦。其得意句及王人以酒飲客。子山必大酌盡。醉起振掌。振白鬚。搔耳。頓足。鬻然有不可一世之意。子山爲文能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涂子山 至

曲折游山諸記尤矜峭有法度其詩幽遠古淡每使人得之言外五嶽之山磅礴而鬱積河南北有大邱五然必使天下之山皆五嶽則不復有五邱天下必皆五邱則凡一山一石一邱一壑之略响齒萃窮窕駘宕而負真氣者皆不足登於名山之紀子山詩文所謂山石邱壑之奇足以紀名勝而資游覽假令有挾五嶽五邱以臨子山者子山顧有所不屑已癸卯子再游廣陵子山出余所默次曰子其可無一言子山爲人短小胸無鱗甲性率易近人及考古義與人

予魚魯則疾聲搖頭不自止云

王榮夫曰設色次事皆有生氣欲動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涉子山

三

○○任王谷文集序

吾嘗謂今天下之文最患于無真氣。有真氣者或無特識高論。又或不合古人之法。合古法者。或拘牽摹擬。不能自變化。是以能者雖多。瑣瑣魁傑。沈淩峻削之文所在。而有求其凡自成立。庶幾古作者立言之義。則不少概見。宜與任王谷隱君子學古而能文者也。其人易直淳古。故其文多真氣。而又深于古人之法。王子春予同客毘陵陳椒峰家。日夕論古文各出所作相刷切。予甚好之。而王谷乃言。吾平生好侯朝宗文。今觀子始勝之也。予往讀朝宗壯悔堂集。見有與任王谷論文書。及王谷所作朝宗選稿敘。固心識王谷然。初與王谷飲酒。貌極魯。終夜訥訥。意以為鄉三老扶。免園冊來者。爾既知其姓名。又盡讀其文。乃大驚。時家伯子在座。因相笑曰。世何必無邱邦士邪。士邦予姊壻。其人神明內蘊。負絕人之姿。文學為吾黨冠。然土木形骸。人不識。以為村老少年。負才氣者。至或不與拱揖。後乃驚服。踴躍而發。亦不能出語。然則貌固不可相土。而神明內用者。其致工也。漢理當有

魏叔子文集

卷八 王谷

三

然也。吾聞朝宗高氣雄辨凌厲，一世獨與王谷溪相引重。朝宗之人與文則其相似，子每讀朝宗文如當勒敵驚心動色，目睛不及瞬，其後細求之，疑其本領淡薄，少有著于古立言之義。又是非多愛憎失情實，而才氣奔逸，時有往而不返之處。然朝宗使不早世得竟其所學，則豈易及哉？吾與王谷才皆不及朝宗，而王谷論自稱正足，以相爲勝。王谷好學不怠，其進于古作者無疑。子則腹乎後矣。王谷謬許于其何敢以爲然？慈谿有姜宸英者，子愛其文，與朝宗並。

魏叔子文集

卷八 王谷

墓

王谷他日相見，其毋交臂而失也。

陳叔峰曰：起上數語已盡古文得失之故，通篇用朝宗作波瀾，離合有法，又以邱姜點綴愈覺風神。

○李季子文叙

與化李季子少負才，年二十舉於闕後，遂自際好古文辭爲之不輟。余再客揚州，則必屬予論定。季子身華曹，遭時坎壈，其見於文辭每多感慨不平之音。予嘗謂文章之本在忠孝，季子既有其本，又好學，予下以求①古人之②，猶掉輕舟于急瀬之上而下之也。然季子性好山水，足跡所至必尋其奇勝，車馬裹糧以游，雖破衣食之資，觸寒暑不爲阻。故所作游記最多，而視他文亦最③。古今記游共推子厚近魏叔子文集

卷八 李季子

墓

宗子發曰：澹澹而論古尤深長。

○○○曾庭聞文集序

曾庭聞自萬里歸已酉正月會酒於三獻盡歡整風
十八日上次瞻屋洵洵有聲雨雪雜下庭聞盡出其
所爲古文使余論定庭聞之文句格法昌黎而蒼莽
勃萃特悍尤多秦氣于與庭聞爲童子時同學庭聞
天資甚醇終日讀不盡十行長省尊大夫于京師數
過吳門與吳中名士游其文斐然一變而庭聞之名
盛于東南近二十年則出入西北塞外嘗獨身攜美
人騎馬行萬餘里最好秦中風土至以寧夏爲家而
魏叔子文集 卷八 庭聞 妻
庭聞各在西北其文又一變庭聞歸相見于山
中毛衣草緒維佩晚帶刀鷹面目色黃黧頰眉蒼涼
儼然邊塞外人回視向者與子伊唔筆研間及細服
緩帶爲三吳名士時若隔世人物嗚呼庭聞之文多
秦氣何足異也文章視人好尚與風土所漸被古之
能文者多游歷山川名都大邑以補風土之不足而
變化其天質司馬遷龍門人縱游江南沅湘彭蠡之
澤故其文奇恣蕩軼得南戒江海煙雲草木之氣爲
多也余讀史嘗怪赫連氏初無功德而興之暴西夏

強且久與宋室爲終始此必有所以自強固者不獨
恃甲兵之力間接輿圖按其處距長城外河西數十
里自分力劣弱終身不能至詳考其興亡盛衰之跡
而庭聞乃竟以是爲家邊徼風土人情叛服治亂必
有深知其故者他日著之文章當不止如史傳所紀
載也。

彭躬菴曰光氣雄熱而勁是叔子別調

朱秋厓曰閭闔變化頓挫起伏各極其妙而一種

激宕抗爽之氣若與燕趙豪傑之士相與叱咤鳴

咽其間

魏叔子文集 卷八 庭聞 妻

○○ 惺遜卷 元生文集序

昆陵高士惺遜先生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其言學爲一書在江東閩海言事爲一書雜文爲一書詩爲一書辛亥余客昆陵先生與爲忘年交出文集示余而命之序惟文章以明理適事無當於理與事則無所用文故曰文者載道之器言事與尚漢言理莫尚宋核事者每認於理宗理者迂闊不切事其實相乖離其文亦終無有能合者先生以宋爲體以漢爲氣深切明剛皆足見諸行事以正人心之惑溺而激

龍叔子文集序

卷八 雜一

天

國家之敗此非可以文章求也然有其志無其學有其學無其識有其識無其事則文皆弗恆於上有志而無學猶耕者之糞總經而不肯命也是謂虛而不實有學而無識猶作室者固垣墉而不牖戶也是謂塞而不通有識而無事猶浮海者之望三神山不至而返也是謂似而不真虛而不實者其文疏不足以徵事塞而不通者其文密不足以達意似而不真者其文疑不足以適用天下之文得其一失其一故其爲合也甚難非不知也才短而學薄不足於識不鍊

龍叔子文集序

卷八 雜二

天

於事志之而弗能故也先生少負材四十不遇受業山陰劉念臺先生之門世亂挈其子隱天台山中搗序當世之務適閭親在行間歷艱危患難瀕於九歎其講理也精鍊於事久是以極微芒得失之數而一著於文章嗚呼其不幸不見用幸而見用吾不知所成當何如而徒以文章見又使不得盡見於世則亦爲可悲矣乎先生世變逃乎禪或者非之余以爲合義益僧服而蔬食不交當世者垂三十年仲子格抗志養親工於詩而以函名予與爲紀羣交先生性巖

若涼

金孝章曰此勾庭吃力揚乾之父非遜巷固不足當之

○張無擇文集敘

儒者之文流以經才人之文揚以急文人之文文勝其質學者之文煩勝其文然得其一皆足以自名張子無擇吳門之學者也博極羣書好攷據所著書數百卷他雜文亦百數十而皆以勝王必璞而珪璋出木必樸而錦成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與學禮之謂也張子書自天文地理田賦之務以及藝事無不究吾讀之如田夫游陳王宮而嘆駭涉之沈沈也則何其文也夫張子之人亦以質勝者

觀叔子文集敘

卷八 無擇

李

也張子性忠信好儒先之書素諸生三十年無日不學問處乎城市若不知有人心無所慕乎名各亦不至顧獨聖聖而好予然予見之輒愧色噫後世必有以張子爲珪璋爲鐘虞者欲辭其名而不可得也張子之書具在讀其書蓋亦以知吾言之價也

虛定三曰惜聖如金愈簡而味長與無擇之品相

似

安山夫曰流槎中見波峭似王荆公

○灸灸會元序

神農以草木治病奇矣至灸艾尤奇鍼則又奇於灸說見五經四子之書者惟孟子求三年之艾一言而鍼無聞今鍼法稍傳灸之法所在皆有穴然自黃帝內經秦越人難經以下所論鍼灸最多而尤詳鍼法何今之能者之寥寥也迎隨補瀉之法男女老少之異其宏人各殊說意惟論之者多故愈煩而無要人莫知所從愈以失其法與吳門蔣子仲芳常世變棄家子業業醫尤留心鍼灸學者鍼灸會元一書亦於

觀叔子文集序

卷八 鍼灸一

李

論鍼尤詳別是非辨疑似發先聖賢之微言滙衆論而歸於一是子於醫絕無所知讀其書者自視其掌文井井然可數而得秦越人口臣鍼人血脈名聞諸侯於世人以鍼爲難能而越人以爲粗事則何說也意定色視亮元其理甚微而有說亦不遽見鍼灸者按穴以治有成功而一誤則立敗故人以爲難而能者以爲粗與吾常世之切脈望色若文吏之治民鍼灸諸君武士臨陳而勝敗決於俄頃也有仲芳之書世將無此患矣

○西林集叙

西林集者無錫安懋卿先生所著先生諱紹芳所居膠山下西林山水林樹最美先生築館著書其間有青萍芳草二京諸集行海內先生子璜彙而刻之統以西林名篇云先生生嘉靖中其歿也在萬歷乙巳距今六十八年是集刻于萬歷己未亦五十四年王公世貞鄒公迪光俞公安期爲之序而璜謬以禧爲文屬常熟顧君祖禹走吳門客舍奉先生集命禧更序之于是璜年七十有五矣禧重遠長者意不敢辭

璜叔子文集叙

卷八 西林一

李

先生集凡二十卷爲詩卷十有三爲文七文書牘爲多得卷七之四先生文醇質應氣運而詩爲尤工時海內號七才子先生處一焉蓋自王李以其詩倡天下天下靡然從之者數十年竟陵起而排之而今之排竟陵者又加於昔先生詩典而不綺整麗安雅不役於辭以沒其意雖竟陵者亦孰得而排之哉禧惟往者嘉隆以迄萬歷之初天下最號昇平公卿學士皆得治亭館放意詩文以鳴國家之盛禧讀先生詩慨然太息豈當立肅穆之世而

開元大寶也然覽先生書牘則當時天下已不能無事憂亂傷時往往見於友朋問勞之間蓋國家之敗所由來久矣嘗讀王公世貞首輔錄冊窺偏私迭勝迭負自嘉靖繼統後百有餘年不絕以至於亡而明史諸書臆則又以爲正統以前文質而事實可信者十之八九天順以後文冗而事多附會可疑者十之五六吾雖未能博覽窮詢以明其所以然則讀其書而可以意逆也禧故嘗欲購前輩諸君子文集參考軼事以發明是非然後一代之史可得而議根地

璜叔子文集序

卷八 西林二

李

研出游又購書無資胸中之疑終無由自決先生生處世簪纓之後雖厄於科名幾得復失然所與游者皆當世巨公名流勝詠游眺之言往往足以徵國家得失此先生集所爲尤不可廢也先生卒時璜始八歲先生序其頤數以日視之而璜瑣好學能文章甲中後屏處不交人句不事佛而蔬食者三十年嗚呼先生之教蓋遠矣哉

李潛溪先生口議論大有關係而文氣典肅深厚卓然典刑之文

〇〇南北史合註序

天下有不可少之書，顧嘗得見之者，未幾行于世，揚州之興化李廷尉清著南北史合註，錢塘吳文學任伯著上國春秋，常然顧處士祖禹著方輿紀要，吳顧三君余與交，讀其書而序之。廷尉公先進爲延年交，上已七月，顧自江右來，揚聞公疾，往省，再讀合註竟，日夜而爲之序曰：是書也，于世爲不可少者三焉。曰史，文冊浩繁，好學之士有終身不得讀者，是書成，則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史可廢，其甚便于學者一

魏叔子文集 卷八 合註一

也。十史所出，刪之不備者，補之；記者辨之，爲文簡而愈詳，博而愈確，二也。又間以春秋綱目書法正其各篇，不使古史之指三也。顧固是而慨然，思以悲。然南北士各相將養，又采拾半闕以爲信，故其書多抵牾不合者，而各國書具在，可參攷以折其衷，百世之公又得漢思好古如廷尉公者，斟酌條貫以嘉惠於人，然後是書稱信史焉。明興三百有年之史，自嘉祐後，朋黨日起，異議互興，其成書者已漸不可徵信，而崇禎十年以來，邪正之混淆，黨人之相傾，國是之

顛錯，封疆之壞，仗節死義，叛降賣國者，真偽之相亂，

譬如雲霞倏忽，無定形而海市蜃氣變幻不可方物，嗚呼，不更有如廷尉公者以縑事之久，博見多聞而主以平公虛己之心，勒成一代書，則自此以往，日久年湮，老成凋謝，閱見希闕，傳書難售，將千百世後，其終無信史矣乎？雖然，公是書暨十國方輿，吾不知其果得傳後世否也。作者不能自刻，板兵火相尋，水旱盜賊之災多有，書其可恃長存乎海內貴豪宕之士，好古有力者，指不勝屈，倡優樗蒲之費，亭池之費，文繡鼎食游宴之費，以萬計，卽不急之書，刻削之費，以千百計，而顧忍令是書之湮沒無傳耶？古者書多傳寫，少板刻，故漢藝文志及古今經籍書目，其不見于後世者，十恒六七，而永樂大典二萬餘卷，以內府之藏，終于散失，常無錢虞山謙益常自修明史卒燬于絳雲樓，嗚呼，此祿所爲低徊是書庶幾于好古有力之士再三而不能已也。

楊綱芷日前段發合注後段屬壁刻布而中段忽從南北史感慨到明史上悲憤嗚咽遂成奇文

魏叔子文集 卷八 合註二

方輿紀要叙

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常熟顧祖禹所述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邊境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七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七卷川廣異同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廣輿諸書皆譌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畧為人奇貧而廉介寬厚僕摯不求名於時與寧都魏禧為兄弟交禮既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為之叙顧祖禹叔子文集叙卷八方輿叙一李

然而歎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惟顧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萬

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為憂害而彼為散地此為散地彼為憂害者一以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蒙傑暴起草昧遑遑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遠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

蓋其一以為天下之形勢視

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匹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御導窳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已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此則顧所欲為祖禹叙而不復辭讓者也北平韓子衡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睜目視予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儕家雲南出入黔蜀間者二十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魏叔子文集叙卷八方輿叙二李

是并識之

彭躬菴曰近文益朴不作議論問架是水落石出時矣只就原篇中摘出扼要關健數語便自得方



其散失欲以示後之人於是自爲表屬子敘之考厥
野文忠集古錄一千卷趙明誠金石錄二千卷分所
古書不復數者去古益遠所遭喪亂寇賊水火之幾
益多勢固然也然爲卷且八百有七十則分求之之
勤密古之爲於以益見書爲六藝之一取指事象形
通其義而巳後世乃尚論筆法猶文章本以明道記

魏氏文集序
卷八 金石一
六

作者必兼此二美故後人尊而尚之雖陶洪潛其
點畫尚有有必實之不敢棄然其用畫特書法而已
歐陽子曰擬其大要別爲條目因年歲可與史傳正
闕誤者公同學文章高天下所得助今不少予則
又嘗以謂古人所以可傳不在一畫而人詰貴
古賤今苟虛名棄實事往往不憚鑿山沉淵以求必
得嗚呼古人不得見見古人遺跡如見古人使得如
古人之人者見之其愛慕當百倍於是然世之學上

大夫不乏愛古人。點一畫游覽之處好玩手口之
澤。慨慕谷嗟而於世賢入君子能知愛而重之者
何不少見也。公好上敏於知人士有一能一才必傾
身下之爲之地其賢不在好古泓書雖然公年將老
志壯天下士屬望公甚重吾願公所好止此不復更
措意而取歐陽子所謂得於有力之驅者令并用于
好士則必有奇偉特達如古之士者歸于公當不止
如今日所得公名濬號秋岳秀水縣人寧都易堂魏
禧敘蓋辛亥仲秋日

魏叔子文集序

秦湘侯曰：議論皆從空際轉發，無中生有，却字字有實義，筆力亦如鐵畫銀鈎。○書之用不特在筆法，則寶書之道已難。○之况更欲得此以寶上乎？

○宗子發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爲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上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皆馳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故非一二以盡也吾則以爲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

編理今天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六諸子兩漢百家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宗子一

七

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系印雜錄錄諸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誠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其言而古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目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辨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宗子二

七

大傳學書法曰每見萬象皆畫象之韓退之柳宗元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君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僧優倡大猾通賊之情狀寵神巧夫米鹽凌雜鄙賤之故必皆深思而諱議之醞釀蓄積流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衡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辟之富人種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棄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需其必需則棄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蓋嘗見及於是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自易堂諸子外不敢輕語人而長安王榮夫實應朱秋厓與化宗子發嘗相與反覆一日子發持其文屬子敘論告原本六經高者現鉅兩漢與歐陽蘇曾相出入子發持高節獨行古道而虛懷善下人他日所極吾烏能測其悲淡故爲述平日所與論議者以弁其端嗚呼天下之可語於此者蓋多乎哉

孫燈嚴曰提出積理二字極力發揮不獨文家爲諸直爲初學金針繫辭傳云夫易廣矣大矣以言

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辭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又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以此論易今按論文之旨的的不二聊爲舉此以此證文卽以此證易也

○○八大家文鈔選序

諸子世倣將負笈從游請曰茅氏八大家文鈔卷帙多唯伯父擇其尤者俾抄而讀之于是得若干首以命倣而告之曰八大家文遠者千餘年近者數百年言者備矣自茅氏文鈔出百十年間天下學者奉爲律令予生平尊法古人至其所獨是獨非每不能自貶以徇古今之衆故論列或不盡同茅氏而韓歐陽諸名文亦往往有所疵議蓋吾用以私教夫門人子弟而不敢以出諸人爲有識所詬笑然吾聞史記爲集求于文集序

卷八 八家一

董

太史公未成之書使太史公而在當必更有改定安見韓蘇諸公于其文遂謂一成不可易也古人之文自左史而下各有其病學古人者必知古人之病而力洗滌之不然者吾既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之病則天下之病皆萃于吾一人之身其尚可以爲人乎哉吾又嘗謂文章之根柢在于學道而積理守道不篤見理不明而好議論以刺譏于人翻古人之成說則雖極文章之工取適于己而有悞于人君子蓋有所不取退之潮州謝表介甫子固論揚雄明允論

梁喻承叔論狄青既皆有室其生平而東坡于西伯
受命改元之事論武王引以爲據論周公則闕其謀
妄諫用兵書以唐太宗之征高麗爲戒爲策時則據
以爲可法明允上仁宗書極言任子之不可于文丞
相書又言誠任子非是子由策民事微行國服論青
苗則極言官貨之害夫理明者辭必簡議論多則意
見亂而自相抵牾者必甚是以三蘇氏之論于古今
爲獨絕而議論之失平亦蘇氏最多孟子曰子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嗟予人非有不得已之意而好議
論哉予文集序

卷八 人家二

志

論蘇鮮不始其失者也予記諸語喻示兄于世傑而
因喻做錄于篇端以爲序

兄善伯曰詞格嚴傲如寒宰烈日凌逼莫逃而高
明爽豁之氣乃復令人暢悅○篇中所謂理明者
詞必倚斯文有焉

陽明別錄逆序

門人序復請序陽明別錄禮告之曰吾所以序四此
堂蓋矣然猶可爲子言者文成公之成功也虛已以
集衆人之議謀之也豫以密而發之曲以斷此人之
所知也其曲調人情之至若惟恐有傷夫一人之私
者此則人之所難知也夫文成位尊權重其才智足
以籠罩天下天下事宜斷然爲之無所顧顧適其于
君相于僚友下至屬吏部民莫不委曲周至務有以
先得其心若退然不敢自行夫一事者吾生平主斷
事

陽明

卷八

志

朋友姻黨之間往往忠而獲罪而乃發憤無聊慨然
于世不我知及讀公別錄然後自悔其學之不足也
序曰可得聞乎口吾試與子舉其一二崇義新立公
甫授縣丞舒富知縣歷序其行謹與功然猶曰或
于例礙則量授府州佐貳令署新縣事數年之後別
行改選公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意實主伍文定矣
復以梁材汪鉉並進蓋公既不致主斷而專舉一人
朝廷或疑有所私屬又此一人苟不合當軸意則一
請不遂勢將用其私人今得其再其次者而用之猶

公欲止其來則犒賜其統兵官曰桶岡天險一鼓而破固將士用命亦湖廣兵成有以攝服其心故策破之日不敢四出夫用兵之道實有不戰而功多者不顯其功則損鋒銜級而外諸役宜力且兵非饑境則無所掠吾拒之而不賞後有調發孰肯用命哉今二省夾朝吾獨成功即湖廣之督撫豈能無忌尤不可不平其心也嗚呼此皆公所爲曲調人情者其所以成功不易知者也若夫告諱公移雖尋常事必有深

皇叔子文集序 卷八 陽明二 其

思切論爲他人所不能言則別錄與四此堂稿皆有之福故嘗謂二書當全讀爲有益選而去存之非子志也乙卯七月朔癸卯敬序

邱邦士曰按事發議論頗抉其要而文體則樸而古矣

予作別錄序之三月彭躬庵示以丁明登所輯古今長者錄內載文成公初第時上安邊八策世稱爲計謨晚自省日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遂仕刑曹言于大司寇禁獄

史取倣因之餘篆彖或以爲美談晚自悔曰當時善則歸己不識置堂官同僚于何地此不學之過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若使今日處之更刑躬庵曰公語誠然觀處兩廣事宜疏便自不同矣予論公三事與此意合而序已成不復可引証附記于此自記

皇叔子文集序 卷八 陽明三

其



○童氏尚質遺書教

泰和滋溪之童氏有楚白君者。穎學好文五經。皆有解。以質教授四方。生子劬而君死。子且爲僧。著書盡散。失僧口中千名。與賢樂地老人之大弟子也。因方士君子甚親敬之。而肝江梅君藏君禹貢圖說於兵。中。以歸典。賢與賢執著大懶曰。父貧志必吾。又且爲僧。吾死父其速朽乎。吾何以合吾父有傳也。於是請于里君子王竹亭爲之敘。復再拜以屬余子。

僕曰。甚矣夫興賢之能用其情也。儒者皆律氏絕骨。

童氏子文集

卷八 童氏一

七

內之親情一無所用。此特其教使之然耳。今之僧絕棄名利。外形骸者。多有而往往率養其老父母。篤於家之孝子。非其天性有不可揜哉。與賢不得親而養之。乃爲之謀及夫身後之名。夫名者不可知者也。就令可知。而古人以爲身後寂寞之事。然既已不得及身而養。則爲之傳其身後之名。夫亦之不得已。爾且夫孝子之於其親。於其所不可知而勤勤懇懇以求其必致。則推之其親之存。凡一切可知之事。視膳問安。和氣婉容。以至視無形。聽無聲。固未有不極其情者。

甚矣興賢之善傳其親也。或曰。今河患孔亟。濱河之

民爲魚者衆。必有聖君賢相興起以修禹功者。童君

五經解皆散失。而禹貢獨存。天其將以是傳童君。使

其書有用於世。與子以爲言。河則王子之敘論備矣。

子復何言。獨悲夫世之號士君子者。棄先世之書。

而不足惜。甚或壞之。以爲己名。吾不知其情爲何。

如以視興賢。能不愧死入地耶。

廣孟昉曰。一意曲折滯蕩。使孝子之情悠然感人。

不論書而書已傳矣。

童氏子文集

卷八 童氏二

七

○○○因此堂稿鈔叙

門人曾序請選王文成公陽明別錄竟復請選四此
室稿四此堂者吾伯子東房所為浙江幕府奏記告
諭公移之文也世郡縣史至方面大臣莫不有客其
文字例不自作而是時巡撫范公名承謨以廉公名
震動天下至販荒蠲賦諸事所活兩浙民數百萬計
益自教十年所僅見聞而其講求臨處之方文告之
辭容與有力焉伯子既摘抄所作歸示兒輩予因得
盡觀嘗謂諸子世傑世微日陽明別錄有識者推服
魏叔子文集叙卷八摘鈔一 尤

為古今文告第一蓋文成公平賊諸疏及區處平服
地方疏其思慮精密仁之至義之盡雖聖人復起無
以過而文章雄肆鉅麗則又漢宋以來文人所不逮
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筆無遺字則東房所作
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狹惡其論為治也曰不去小人
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興民之利如治
田者不斬荆棘蕪穰雜而欲以種良苗則必不能故
其生平所建白規置往往性於典刑勇於除害以為
利民之事嘗或至於害民而民害苛除則雖不興利

而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禪以至聖人不能易也吾

嘗觀文成書開府贛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其日
夜之所思身之所為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其
去小人也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
路殺人也有哀憐憫但求其生不得之心征調嚴
役旁午紛紜必經營夫厚風俗與禮教之本故雖疾
惡如仇除惡者務盡而靡然見天地之量焉譚然見
父母之心焉雍容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鉅草所
以衛苗而鉅之過甚或至於傷苗第五卷下所以已疾而

魏叔子文集叙卷八摘鈔二 今
過用之亦多至於益疾是故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
民而已足矣善田者能使惡草不傷苗而已足矣而
草之為類雖愛苗固不可得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
兼容人情之必至也如此說者可以讀東房之書世
傑退以告伯子伯子問己是之達微言以為叙時乙
卯閏五月
邱邦士日暗將別錄轉移四此堂稿方是極贊美
因此堂稿處
兄善伯曰亦可謂言無餘意筆無滯字而寬博春

客之氣翁然中人

弟和公曰文極補瀉之妙○論文成公處皆入籠入神之言

東坡子文集

卷八

八

○○信方齋文叙

吾友王君克承之仲子源字崑繩與其兄汲公以文學名於時崑繩岸異多英氣自其十數歲余輒器之及再來廣陵則崑繩爲文章已成帙作項籍論縱橫馳騁若前無古人者召下士爭譽之余未之許崑繩曰不言而喜爽然也丁巳秋崑繩謁余廣陵領下須已長四寸目光四閱過人比著書高二三十而崑繩年亦已三十矣再出項籍論則議論多旨要法度老成且日源往者不自得久而心服先生之言於是縱

東坡子文集

卷八 信方

文八

觀其文之可施於用者十而五矣崑繩爲人伉爽好大畧爲文多法史漢吾門人孔生尙與文最英悍余嘗管之駭駭之馬然其實用處不及崑繩也嗟乎吾老矣而崑繩今不可爲少彼鄧仲華周公瑾何人哉人學問當有變化少年英發中晚之歲貴沈深掩抑使不顯其光吾他日以崑繩之文觀之矣

宗子發曰文不滿三百字而波瀾頓挫氣韵生動妙於法度之文

○耕庵文稿引

諸子世微從子學古文十年得可觀者四十餘篇丁巳暮春予之秣陵微送予顧江欲以其文請正于世之大人先生予更為刪定若干首舟中無事嘗與論吾兄弟及兄子世傑之文微因誦曰微其何如予指江中瀛石謂之曰微文其似此矣微性稍急勇于事其爲文筆氣亦頗肖吾處特展拓少耳當其鋒銳所至往往有沒羽之力故其他日可造而至也微生二十餘月母曰投歸去來辭及九歌二章久之輒能

東坡先生集

卷八 耕庵

公

昔誦吾兄弟嘗抱持誘以果餅使歌之聲悠揚可聽相訛爲異物今忽忽使二十有三所成信至于是此失學之過也吾處幼號遲鈍年十九始好學五年而幾于成豈非專銳與勾庭老人書

○三教經圖厥序

棘端之微齋戒三月而見象之格葉三年工而後成列子曰使天地三年爲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然而宋人爲之宋之君說之不以爲無益者以其功也而楚王憚齋戒不得見棘猴黎川劉君茂作三教經圖是象葉之巧也鄧子爾及序而賦之不憚三月而齋戒者也無有齋戒以求見則棘猴不必欺楚王楚人熊宜僚善弄凡手一凡而八凡常在空中無益之藝也而楚王以敗宋師書曰不作無益言有益老子曰當其無有室之用此鄧子所爲賦也見其賦索其圖索其圖釋其經釋其經奉其教則天地不必不爲象葉而見棘猴不必齋戒闔尹子曰牛臂魚鱗地形禽翼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圖巧於夢賦巧於覺者也故曰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雖然唯覺者能道之

泮池謠口

余右吉曰古而瀾鳥瀾而益願諸而愈妙如食饌甘

。研隣偶存敘

古今之文有有意爲之。工有無意爲之。而工古人有言。文。無心乃傳其妙。何也。天下未有以無心而爲文者。故曰言者心之聲。使。無心則文之可不作也。久矣。而惡乎勤勤然著之爲書。且以傳於天下後世。然後知所謂無心乃傳。無意於傳之。而非無意于作之也。有意於必傳。則將欲然。有求知於天下後世之心。求如於天下後世。則其爲文也。必將就其所好。避其所惡。而不敢毅然孤行其意於天地又或故爲

藝文類聚

卷八

八四

詭特駭異之說。以懾天下後世之人。嗟乎。是二者之文。雖使幸傳於世。而自有道之士。視之。則亦猶夫駢枝贅疣之附於身已矣。研隣之文。曰偶存。是無心於傳者也。然而風之行於空也。草木爲之傳其聲。水行於地。而山石曲折寫其形。故曰風水相遭而文生焉。夫以是爲偶然之事。爾而數者之於天地。則固已長存而不滅。蘇子瞻之文。古今稱絕。作其與人書。予多不取。獨字端叔王定國諸篇。風期自然。無意而極工。雖尋常凌雜之言。無不可。淡味而久。傳者爲韓歐諸

家所未有。嘗讀研隣與子弟書。婚友間問之作。則不特無意於傳之。而抑若無心作之。其殆庶幾者歟。研隣好客。負氣矜喜。施與表章。古今人文。章久而不懈。以賢豪聞天下。乃其文則又已。若是矣。研隣者。泰和蕭子孟昉讀書處也。

彭躬庵曰。前半發獨到之論。後半瀟宕而多旨。

○○首山偶集敘

亦庵中公集其首山之文若詩將授梓人請敘于予予往自翠微山來候藥地老人留亦庵信宿坐閉庵之濯樓二庵相去不數十武地美林水足游賞居者客游者能文之士必有敘詠宜也青原笑公嘗游而歎曰西昌諸山此其首乎于是人競稱首山而藥地又自青原退居于此四方來者益聚中公集其詩文意將欲以文傳其地耶吾嘗游廣陵登平山望江南諸山頗暢未所謂平山堂故址雖其土人有不能道而五百年間還方僦壞小生俗儒無不知有平山堂者豈非以歐陽永叔之故與予嘗笑文章者不朽之物故宮室林樹可毀山川有時改易惟文章則長存然棟宇棖栢之壯鉅雙礎之堅何久者或數百年少者爲年數十而文章之作有甫脫于手未逾時日已嗟然若朽株敗瓦之不可用則亦安所恃之而其間卓犖俊偉必以爲不朽者則又水火寇流離蕩析之災使之中天而不傳于後世嗚呼中公之集是編也不爲不勤至于今而其所有者益亦寡矣然天下

蘇叔子文集敘 卷八 首山一 全

文補出
大德本

之最不朽者莫如人吾苟身爲傳人則其文雖漸湮散失而天下後世猶將咨嗟太息不遺餘力以求之求之不得或存其篇題以紀于藏書之府甚或僞作以實之字沒己之名而不使古人有不傳之又中公證道于藥地久矣與之交如衣布食粟其傳人也與諸君子之爲傳人者不乏也然則首山惡乎而不傳也與

王竹亭曰本欲以文傳首山而文中忽言可恃忽言不可恃皆有至理足使天下文人矜喜愧礪然

蘇叔子文集敘 卷八 首山二 全

但覺烟波滄蕩爾

○○陰符昌言序

梁溪王礎臣抱服雄譽隱於吳門之塾予聞而造之
見所爲陰符鈞元者南歸於逆旅手抄之既畢遣使
遞其書而作書於礎臣曰子之書則善矣所以命名
非也子之書當日陰符昌言不當曰陰符鈞元書曰
師汝昌言昌言者其義正大其氣昌明謀于心而安
用于身而泰施之國家天下則人情大順福祚畢至
蓋天下之人以陰求陰符子之書獨以陽求陰符陰
符者治世之書後世則專以爲兵書而又施其用兵
魏叔子文集序卷八陰符一
之術以用世於是可使父母妻子同室而累心可使
曲室轉牀森然有兵刀之狀白日之下體懸凜起而
搏人卒之我不以此虞人亦以此虞我我以一人
虞人之衆人而人以衆人虞我之一人此固不旋踵
之凶也余嘗推古今之大惡有二爲先發之術者或
豫乘其危或將取先與世偃以惡其害必至以小過
役人以疑似殺人爲絕後禍之術者或始欲生之轉
且殺之或自悔其誤怙惡以終之其害必至以一人
之故殺其子孫與其親戚與大者殺父與君小者

爲以怨報德天殃延於累世惡名垂於宇宙則皆以
陰求陰符之說誤之也是故以陰求陰符冬日而抱
水者也以陽求陰符冬日而灑火灰續者也礎臣之
書亦既好言不測矣則皆依於理義因時達變以濟
其所當爲天之生物不遺風日雨露其殺物不遺雷
霆霜雪而天之用遂已不可測礎臣報書日子之言
則吾既得聞命矣遂書以爲序而歸之

邱向康曰曲寫痛發陰謀之害如秦桧照妖一無
遁形見垣之視臍腑可指能令奸人見之靡然而
魏叔子文集序卷八陰符二
返此大有關世道學術之文

○王竹亭文集序

泰和王子竹亭以能古文名於時。天下非常之士。則獨稱其志。識內辰秋。予與吾友彭躬菴相見於富山。日吾往。言王竹亭今爲湖西一人無疑。吾今而後其可以死矣。夫子驚歎欲急見之。而竹亭且來中道。病作已。諸余金蓮山。又同避兵於雲塢。所言皆天下偉人大事。並限相得晚。然竹亭終好古文。相與議論。左史以下各盡其所見。又出平生所爲文。使予論定。竹亭之文大小修短各有意思。不苟作。尤長於論古人。是時竹亭舉進士已七年。其言有抱道窮山之志。所不能言者。天下皆稱竹亭之文爲不朽。不知不朽者何在。知竹亭之才有用於世而不知其何以用也。天下奇才志士。磅礴鬱積於胸中。必有所發。不發於事業。則發於文章。名理之言。經物濟世之說。在世。人皆可以襲取。獨其所不能名言之故。斟酌古人之是非。低徊數息。百折而不忍下。其苦心精思。則亦惟天下非常之士可以想見其餘。何足知之。而況於襲取而僞托之乎。今古文遍天下。莫不自命不朽。然志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竹亭一 李

識卑陋。不出米鹽杵臼之間。及大臨文。拘牽萬狀。首尾銜決。是其終身所經營。意皆在於速朽。而顧未爲不朽之文。噫。可歎也。嗚呼。去郡城數十里。去孔道數里。時郡中大攻戰。炮聲徹左右耳。而下方敘竹亭之文。與竹亭上下古今。意氣益激昂。開眼。惜躬菴先子去不得使之一論定也。

蕭虎符曰。本以古文志識二意作。極而出。以漢折之筆。離合之法。情思奇氣。逼出紙上矣。

魏叔子文集序 卷八 竹亭二 李



○史學提要序

余客廣慶見友人有史學提要者以四言韻語編貫諸史蓋朱旰黃公所撰也余嘗讀史至晉五胡十六國苦其紛雜掩卷卽忘而此書條理井然如登秋山以望百川因乞歸教兒輩於是又稍訂其謬闕而註之黃公本吾鄉人余攜此書入江西境溯湖鹵而上見者驚歎以爲秘本爭乞傳寫及余客旰之新城涂氏涂氏故世家其父子兄弟皆博學好古亦云未見此書也嗚呼旰人之書亡于江西而傳于廣慶豈

蘇叔子文集

卷八

史學

七

書之傳有數抑貴遠賤近古今同然又或國家承平久士習帖括輕史學遂散失湮滅而無聞耶是書始上古終朱子四請涂子凡恒補撰二篇并爲註典雅明簡於前書如出一手夫書作于旰留于廣慶而數伯年後卒以江西人得之旰人補之信乎書之傳其果有數也黃公名鑑善字成性涂子名大訥或云舊有雪樓程鉅夫序余未之見也

孔伯玉曰低徊婉轉言有盡而意無窮

○○○陸懸圖文叙

興化宗子發陸懸圖以高節能文章名於江北四方士稱曰宗陸子與子發爲異迹交叙其文又嘗讀懸圖文墓之兩過興化皆不值留書與之而去丁巳子客揚州懸圖得書自泰州來會於是益讀其文安懸圖文以直道自任有毅然之色與其爲人相似其論必關世道必取裁於古人爲今文章士所不易得嗟乎懸圖非獨文士也然而可與言文章者非懸圖誰哉予嘗與論文章之法法管諸規矩規之形圓矩

蘇叔子文集

卷八

懸圖一

七

之形方而規矩所造爲橢爲掣爲眼爲偃句磨折一切無可各之形紛然各出故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至也者能爲方圓能不爲方圓能爲不方圓者也使天下物形不出於方必出於圓則其圓一再用而窮

言古文者曰伏曰應曰斷曰續人知所謂伏應而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

今夫入墮遺履鬼神之室明神

蕭森拱挺異列若生人之可怖按以人經之法類膝
廣秋股脚離凡之相距皆不差尺寸然幸以爲不若
人者俯仰拱挺終日累年不能自化故也今大山
屹然銷乃終古而不變此山之性也河水于孟孟方
則方孟員則員者水之性也山以不變爲法水以善
變爲法今夫山禽獸孕育飛走草木生落造雲雨色
四時一日之間而數變今夫水滔於平地必注於龜
流其所不平焉之萬變而不失今夫文何獨不然故
曰者之至者也此文之性也若夫攪理以爲文
魏叔子文集叙 卷八 懸圖二 在

則吾叙子發論併矣

李艾山曰論文提韓柳與李韋二書爲第一此叙

窮微極變有開拓萬古之意可謂後來居上

宗子發曰文一意到底而如夏雲之無定形其段

落極脫跳之妙

○嶺南遊筆敘

吾鄉與嶺南接壤予常以謂不足游故吾伯季皆客
之予獨未往然聞其地多物產奇異近與順德陳元
孝諸子爲神交則欲往而未暇嘉興楊子亦神嘗游
其地以所見聞偶書之久而遂多分爲類自風俗至
物產凡二十有五命曰遊筆予過燕湖見之僑寓中
若觀山珍海物之錯不出几席而游五嶺之表也古
人五雅幾等六經其初箋註蟲魚蔬釋山水亦猶楊
子之適然而筆而已世遂尊奉之如此是書記專雅
魏叔子文集叙 卷八 續圖 九五

別得五雅遺意爾之後世卽安知其不逮世人之學
有大有小二者均不可廢大以立其本小以適於用
故聖人詔學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曰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蓋學不可以一端廢如此然吾今而
後可以終無游嶺南矣

閑無作曰於小中見大却無恢拓之跡而轉折道

繁

〇〇 閻氏本支錄叙

咸丁巳歲客揚州閻君再彭修齡目淮安奉其本支錄謂祖為叙叙曰族譜之作上以紀祖宗世次久而不忘下以合其宗人世遠人聚而不失親古之言者備矣人事十年一變三十年為一世世凡三變矣故家譜率宜三十年一修遠則二世六十年極矣六變而不修則先世之事必遺忘宗人支派必紊支派必散失邱墓多亡然土著之姓久者千年數百年矣仍聚族而居其事嘗有關於諸縣詳於故老所傳述者

纂叙子文集 卷八 閻氏一

九

觀或游宦為萬公或牽車牛服賈選長子孫或辟地轉徙南北西東各為祖祠五服之內相視如秦越人甚有不知其祖宗所自出姓所由來者故遷族之譜視土著尤重閻氏受姓相傳為周昭王少子為秦伯曾孫為唐叔虞後世遠無所考信修齡之錄斷自元初（一）太原仲實公始傳七世而遷淮安內梁公之遷淮也在正德初年歲（二）山宗諸閻焉其當修視他

後世
纂叙

錄法大宗小宗創立綱舉之以其餘者俟後之人元初自耶始遷太原嘉節都西寨村者曰第一代始祖仲實公四世以下常絕修齡所自出其始分支者曰第一門代祖岱公始分四大股者曰第五代祖珍叔公始分十四小股者曰第六代祖人瑞公遷淮者曰第七代淮安始祖西梁公退及於第十代家議公世科恭修齡之父也三晉方言稱某支為某股仍其稱使大宗易曉而修齡於淮安閻氏世為宗子故於本支祖紀載特詳其旁支之開先者并系之賢貴者亦附

纂叙子文集 卷八 閻氏二

九

得為國為像為贊為文皆錄焉嗚呼閻氏本支錄四百年之源流支系燦然綱舉而目張而其文卓然爾雅詳而不繁簡而不遺模屬而能文彬彬然美哉可謂世譜之良矣蓋自仲實公（三）太原以耕讀世家西梁公業鹽筴遷淮而後世稱素封皆代有隱德多文學士至參議分大亢厥宗康正勸諭為諸議所重修齡甲中後舉諸生以詩名江淮事參議公孝修齡子若城好學能文章比喪母蔬食三年服闋閻衰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

年父論之十反不肯去嗚呼修齡修內行篤念先祖
梓叙二宗年六十寒暑若證結寫不貫其勞用能承
於先啓後之人若璠他日必終父事修仲實公以下
大宗之諸父子濟幸可爲世法不獨開氏之宗祿爰
於修齡諸叙而并及之云

贊此度曰古人稱太史公所作世表考行斜上並
效周諸則諸譯之學其來甚遠史古往往具其法
而後世未之深講也不于序述詳則易冗而難簡
則又畧而失此又以遷族之譜爲垂命意既切凡

纂叙子文集叙

卷八 開氏三

宋

五段序法無不井然辭氣古質中間夾議論處植
堉迴旋水轉山曲唐宋大家方有此等文字

○○冷又渭江冷閣集敘

一邱一壑之間必有人焉大山大澤其鍾而爲人也
益奇然其人不必見於通都廣邑而見于邱壑之間
者時也雖然其人之性情不樂通都廣邑而樂邱壑
則大山大澤之氣必鬱而有所發冷子又渭京口人
京口臨大江南山翠嶺淡博其峯嵐之秀被於江北
而又渭善詩文則卷而藏於邱壑之間嘆大此其性
情豈不甚哉丁巳秋又渭同宗子發渡江勸子楊
州子適臥病不能談留兩日去既而讀贈子詩病已
瘳據子文集叙

卷八

冷又渭

九

讀江冷集逾月則又渭以書來灑灑千餘言道向往
之意吾讀之不知其所以異於古人者何在又渭詩
若文並高清絕俗僕而不雕是真邱壑中人也而大
山大澤之氣則已隱然而可見矣予日牽人事病開
作不能答又渭詩及書爰於卷首率爾書此寄子發
報之吾前日遊平山堂倚檻望江南諸山悠然建想
因未嘗不思又渭也

宗子發曰文如秋山平遠雖時出峯巒但益縹緲
之致

○甘健齋軸圖稿叙

程山甘子健齋學道而能文章者也自六經孔孟之文不可復作天下聰明好古之士其言或醇或雜莫不求工於文成一家之言以傳於後世於是文日盛而真意消亡實學中絕至於宋明儒者則又以文章爲玩物竊志而不屑自二三大儒外類取足道其意而止卑弱庸庸漫衍拘牽之病隨在而有諸者不數行輒擲去或相與押捺厭薄之以爲戒然吾嘗爲之求其理初無悖於六經考其生平不可謂非聖賢之

魏叔子文集 卷八 健齋

五十九

徒而顧令天下後世厭絕其文至如餽餽之食魚肉之饌敗之陳於其前嗚呼則亦不文之過也矣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於易曰脩辭立其誠立誠以爲質脩之而後言可文也聖人之於文益慊慊矣昔者先王之制禮也敬而已矣必且辨爲度數品物儀飾之節有所謂以多貴者有所謂以少貴者有所謂以大以小以高以下以文以素貴者聖人之於文亦然文以明道而繁簡華質洪纖夷險約肆之故則必有其所以爲益禮不如是不足將其敬文不如是不

可以明道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之不文則不足以達意也而或者以爲不然則論親於六經孔子孟子之文其文不文益可觀矣余愧不能學道竊謂今天下之志於道者託心體而躬行之必達當世之務以適於用必工於文章使其言可法而可傳當與易堂邱而康論文而康今之有志學道者也康之言曰簡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揚才士之文也君徐叔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大其七弊可深棲而不以勝重可詳復論不可煩瑣可寬博而不可泛

魏叔子文集 卷八 健齋

六

百

衍可正大而不可方堵可和柔而不可靡弱語可以不驚人而不可驚古聖賢之常言其言可原本先儒而不可搖卑仲繼輒以聖人大儒爲餘語之爲匡山宋先生見而非之曰若是則教儒者以作文矣先生蓋學道而有成者嗚呼此子所以懼大道學之不振也非不振於文之爲不工而其得失可推而知也甘子少多才風流跳蕩善歌曲至不嫌以身試優伶耻而好經世之務嘗自臨畫邑田賦上下有司行之毋少疑建議勸山賊爲圖策口手指畫大吏前潛

身至賊砦下以知其險易而爲之計既又慕其素所
親善友謝約齋先生翻然委費爲弟子篤行誼以里
賢爲歸近五六十年又好與易堂諸子講求文章而其
文亦日以益進今大甘子凡三箋至於學道而後加
意於文章其爲人甚奇其文當必有個像起拔不可
磨滅之氣乃讀軸間稿朗暢和平冲然多寂寞布帛
之味而其正統論文帝短壑辨了漢家廟通濟橋記
諸篇則又高勁有法度爲近世能文者所難及己酉
四月甘子以書來命予叙其文子以甘子有無人之
魏叔子文集

卷八 集序三

古

才固當於予平日所論讀者合而致之以振今日學
道之衰而爲之叙之如此

梅定九曰道者爲文於道有得凡所寄托必卓然
可觀謹齋以道爲文叔子於文見道實學互相砥
礪今人興起

○○○ 賴古堂集序

棲岡周公既卒之六年長君在沒寓書幣於友人汪
楫以授寧都魏祿汪君再拜屬稿爲公神道之文祿
受書反幣再拜而謂汪君曰嗟大周公庸何歟祿公
之生也祿兄弟無幾享交公尺廣遜自先微君以下
表章翼進者三世五人焉他日祿與公同客吳門心
欽欽然不敢以布衣見既而聞公卒竊悲悼將歸山
中舟過上新河持曾子止山之書以辨香入哭公而
同舟人咸且盡不肯泊遂懷公而去至今猶不能釋

魏叔子文集

卷八 集序古

一 百三

諸懷也嗟夫周公庸何歟祿公見古今當代貴人
傳誌之文皆非布衣所作往年家伯子以疾召祿於
浙江之幕大中丞范公極謙下之嘗屬祿爲其本傳
公傳祿遂巡以草野辭常州太守駱公與祿交卒其
子以誌銘請亦辭今是以不敢雖然公與祿以文章
見知竊請論定公之文宣示天下後世將區區報稱
之心君其爲我復周君也於是益發公賴古堂集目
夜讀之平生所未嘗見者凡十之六不敢諱其不文
而爲之叙曰士之能以詩文名天下傳後世者有三

資焉曰記覽之博也曰見識之高也曰歷年之久也
記覽博則貫穿經史馳騁諸子百家書無所不讀言
有本而出之不窮見識高則不依傍昔人之成見不
汨沒世俗之說卓然能自成立歷年老則積久而變
化生攻苦而神明出公於三者亦既慨然其有餘矣
然獨嘗怪是三者不絕於世而各天下傳後世十不
得一焉其文章之傳固時命爲之抑自有故使之然
耶竊伏虛山中幾二十年出遊東南交天下之士亦
幾二十年博觀深思乃始喟然而嘆曰嗟乎有以哉
有以哉夫記覽之博如食者之餐稻粱啖旨饈也方
丈之珍一食輒飽而無氣以運之則必積滯而生疾
故博覽之文其不足傳者氣不足故也夫見識之高
必不屑於人爲類然古今傳文有必異乎衆人之見
者有不必異乎衆人之見者不必異而必欲求異是
猶濟深淵者人安舟楫而吾必泅水以渡險崇嶺者
人履徑術而吾必緣峭壁以行也其不溺且顛者幾
希矣故高明之文其不足傳者好奇而不軌於正故
也太歷年之久何病哉久於學問則其後將不學不

問而譏然自以爲足故古今以詩文名家者往往至
晚歲則萎爾荒悴盡失其故不好學故也而公則皆
是於是其嘗覽公之文博極羣書而未嘗好微引故
實以自後其富爭之所至浩浩瀚瀚若江河之放一
曲千里而不可止其氣也如是每命一文必深思力
索夏夏乎務去其陳言習見而皆衷於理義無毫僻
矯激之辭以驚世駭俗見正也如是公弱冠成名年
未四十隱然負三君之望沾濡膏澤成一家言以表
見於世者不可勝數仕宦既顯且歎且振名日益高
而服官退食手未嘗釋卷延見布衣之士相與諮詢
議論間人有一藝之長一言之善則必紀錄而與
之不問其老穉貴賤大都僻邑未謀而未通名氏之
人如禱之父子兄弟其一也其老而好學問如是嗚
呼公家雖而人衆爲之歎公歎而天下知名士傑伏
乎無所依歸豈偶然哉其文之足傳於後世皆賴聞
哉武進陳進士叔峰嘗攜禱家集過公金陵雪霽東
裝行公謂陳君曰且爲三魏遲一日發也吾方抄錄
未竟椒峯辛置一日行嗚呼禱兄弟之文世或有

者先徵君傳錄嘉言善行未見有人舉似其一二概
峰出故冊則公所關注筆端顯然矣聯敘公文及此
不禁其涕泗之橫流也

屈翁山曰體大而思精中兩險石轉滿週有砥柱
千里之勢前後浩瀾固固自如又絕似大居士
集序至感激表章先人處嗚咽淋漓仁孝之思溢
於言外矣如此立可謂有爲而作

○○梓室遺稿序

予謬以古文教授山中兄子世傑從講論最久頗得
窺門戶嘗從刪削吾文字論古人亦自出意見相發
明了爲刻若一旨請正世之大人先生伯兄既久客
外傑上琴從長內外又苦少讀書善病丁巳三月予
客廬陵山中還書戒勉欲其卒有成就不幸逾五六
月而傑以伯兄之變死矣初傑從季父夜行八十里
往視父殮蓋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爲人所持還
奮拳槌胸死血結于少腹日終日上視腸腹痛僕不
能立踰二十日遽死哀哉吾兄欲紆桑梓之禍身罹
凶毒傑以痛父殞命問者莫不哀悼嗟惜而吾兄弟
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
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吾嘗謂吾及門中唯
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兄有成立乃不克永年
以死可不重哀而痛惜哉簡其詩中得存稿若干首
爲續刻而編次之自吾返勾庭抑心釋憾以教授諸
穉孫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仁有是
人嗟夫子年衰無子他日嘗以遺稿屬傑及諸書未

行世者爲吾次第刊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
老人也悲哉戊午九日勾庭叔父禮拔淚書
門人累份曰朴直只如說話而文情悽宛百倍

魏叔子文集

卷八 許宦二

賈



○鄭禮部集序

吾江右古以文章名天下自前輩衰謝而傳平叔徐
巨源諸名士又相繼卽世數十年間文章之衰其矣
吾意巖穴中必有藏名山而俟之其人者歟抑吾幸
交士大夫國門有人吾未之見也夫巖穴士獨行孤
立有威憤鬱勃不能已于言而頓沉諸井浮諸江海
者其不盡見于世宜也國門有人則終難見之何以
宜見而久不見意者其有在而流俗歟抑亦其子孫
之責歟余庚申臥疾章門鄭子開慶以名紙就戶牖
魏叔子文集序卷八 鄭禮部集序 見
聞鄭子好古學而才力能自濟于難士之有用者也
亟延見于榻前鄭子則于奉其所刻先人禮部君遺
集嗚咽以授禮而屬之敘他日讀之文若詩筆雅暢
得古人風貌觀其名于今之世固宜意所謂國門有人
待賢子孫而布者其在斯歟最後讀與陳元公論
錢虞山明詩選與子弟手札八函請選曲君之學術
思矣讀信民謠載國策經詩父老嘆諸作尚性情心
術見矣卽其辭格所工雖次山石濬吏子矣諸別本
見其乾軒而馳驅也嗟乎子美有言使得知如結者十

之十九登賢書以文名于當時無怪也黃子之文于理也析乎微其心與手之相得也若鴻濤澎湃于地而轉激于造父色若四時之華競秀于寒暑而利若當刃之入有間也人之欲取資利名者得黃子之文而之譽之取火于陽燧而取水于方壺古如其不窮則次或謂黃子當專志一氣于時父不當好古文爲計以亂其心余曰不然歸太僕有光以明父志三百

年自其爲孝廉時古學已名天下或又謂今之爲時

文不必工如黃子而取科名者累舉也余笑曰子不

魏叔子文集

卷八

黃從二

重

見乎黃子之言明乎韓子曰中乎而射其鰲也

中心未從後之則不能書之言黃子之文夫亦爲乎

其欲從之者也

兩人辭富曰不立規格而隨筆揮蕩文凡十五此除金鑑鈞連此淮南子之一班也

〇〇〇 歷法通考敘

上于經世之務唯律歷學非專家雖高才博學不能通其微余資性愚下又不能學律歷數算諸家茫昧無所知自昇終身從事不能至也則不如勿學已矣然能通其學者見之未嘗不服而自媿余養病金陵與宣城梅子定九相見于王子瓊庵之南樓定九不以余爲不知出示歷算諸書算書將次刊而歷法通考世未之知也余既不知歷學不能言其精微之處覽其大綱自太初歷以降凡七十餘家皆陳載而論衡之以求衷乎其不可易梅子之慨筆書而攻苦于是者歲二十年矣余嘗問諸師友後人之勝于古人有耶歷法世愈降而愈精密蓋創始者難爲智繼起者易于神明理固然也天地之運雖有成法可測量而必有其不齊不能盡知之故雖聖人不能以一成而永定夫元氣運用過與不及天地恆有其不能自主之時此所謂不可知之神也故造歷者雖其精必不能不久而差而有待于後人之更定然不考古以察其原就今以求其不易則遞傳至後世將益無

所考証而欲有所更定者道無由施然則梅子是書
豈僅足以傳一代之史前當日之民用而已哉余故
不辭而爲之敘使天下知有是書必有能爲梅子刊
布且實見諸施行者非能敘梅子之書也余始婚耶
平士天資高于易數歷學及泰西算法不假師授皆
能造其微桐城方密之先生嘆爲神人所著歷書未
就而卒惜夫邦土不及見梅子之書而爲之叙之也
王璞庵曰元氣運用有不能自主之時及必有不
齊不能盡知前諸豈獨于歷得其精要凡天下事
義叔子文集序 卷八 歷法二 夏曆

理皆如是也一帛煙波幾就唱嘆無窮

蔡翁升曰文從虛處結構而得實理其歎然自退
托處文之質厚于此益見

○○萬氏宗諸敘

寧波萬氏得姓自春秋晉畢萬洪武初先禮公以從
龍功受爵爲定遠始祖榮祿公以授世職寧波衛爲
寧波始祖寧波某世孫斯大重脩萬氏之譜既成屬
常熟顧祖禹請敘于寧都魏禧魏與萬皆出自畢其
初蓋同姓也不得以不文辭按萬氏譜作于天順間
四世祖竹窩公某嘉靖間斯大高祖虎園公某
萬歷間大父瑞岩公某兩脩之斯大因其舊補瑞
岩公所未及而益擴大之其爲內集者卷有六曰姓
義叔子文集序 卷八 萬宗一 臺

源曰始祖錄曰世系圖曰宗子圖曰家傳曰世恩錄
曰崇祀錄曰先塋錄曰遺容錄曰祖訓錄曰冠昏儀
曰喪葬儀曰祭祀儀曰祠堂儀曰厚族儀曰家集錄
曰世澤錄曰遺跡考爲外集者卷有四曰存徵錄曰
藏書錄凡十卷萬氏之世業于斯爲備有倫有要有
實有文世之爲宗諸者蓋未之見也斯大高節博學
好稽古禮儀酌于時以定畫一之制嘗著尊禮質疑
一編所論宗法喪服諸禮最悉精性愚陋不能博涉
古典而于古先聖王之制如始歿之後祭之爲尸

庶人不得祭二世祖以下繼統者必繼宗爲人後者以伯叔稱其本生父母諸如此類皆竊以爲未宜而與同時儒者議論往往阻隔不合祇自分學疎行誼闕然非足與于議禮之列故不敢刪然特者之文附以與天下相質足然而重宗子合族收族諸禮則書見先後君親講求而躬行之雖未能盡合古法其意固已不枯刺謬今讀斯大諸圖說參之萬氏之諸其可謂通偏之講于禮者矣祇嘗以爲天下之治必興小學而重族法所謂族法者非徒別其昭穆尊卑收

龜叔子文集序

卷八 舊家二

翼

其說合其疎也蓋族必有師而宗必有長長以齒與行而師以賢族之子姓畢聽命于一二人其或有爭必聽斷于族族不能斷然後訟于官大不率至敗倫傷化者則族師齊衆而殺之無罪吾寧之北鄉姓聚族而居其族法尚有存者子弟爲盜則族長鳴鼓於宗廟衆執而納諸籠中以投於河恭人之善惡雖謬巧本有能遷其宗族者孝弟凶逆之與否貧富之力守分非爲之殊能自幼壯至老死族之人無不習而又以其族之父兄各治其子弟用力節核實精而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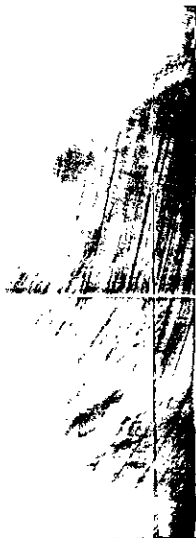
功速誠能舉行此法則小可以簡郡縣之訟大可漸次行鄉舉里選之政此吾萬氏譜而深有望于天下之世家大族身率而力倡之也

徐孝先日敘處樸而古族師族議尤足補古禮所未備爲近世族法所急也

龜叔子文集序

卷八 舊家三

翼



○孔玄微文序

余於天下士最愛有英氣者。於文亦然。新城孔生尚
典其人。與其爲文。則皆稱是。初孔生爲時文章。舉經
悉不受。絕人而天下皆尚爲拘牽。屏弱之文。其黨里
皆以孔生爲背。於功令終無所於成。其家至欲使之
從業。孔生乃私屬人以其文。質予予覽而驚嘆曰。此
他日名進士也。一邑盡譯及其試於府。於督學。皆第
一。而人始信孔生爲真能文矣。孔生好論古今之故
聞以其所以爲時文者爲古文。其高論偉識。往往與
藝叔子文集序 卷八 元微 真

弟和公曰。平序處有生致。小段精而銳通篇燥用
十四其字爲文法

○二集自序

予以文章謬爲海內所知。然博學長才深思之士。咸
一家言者。縉紳布衣。不勝指數。自顧荒陋。無能爲役。
而就正有道與疾。沒世而名不稱二者。未能釋然于
懷。是以妄采梨棗。實繁篇章。今初集目錄已定。藉此
所作別爲二集。予自口人晚年。文必加述。杜老夔州
東坡海外。皆別出風流。今自視二集。與初集了無進
境。大約少壯學疏。又衰老多病。不能博覽。窮思。鮮所
所得。辭猶自知。況海內名人。鉅公乎。費日月已五

藝叔子文集序 卷八 二集序 元微

十月七年。自年得選。天崇下七十四甲子之正月六
十。既而後此。並屬餘年。便當焚棄。其說蕭閒。頗適待
大年之。盡氣爲。分換歲月。自既商命矣。庚申七月望
易堂魏磨識於吳門

門人彭厚本曰。僅以文章名世。非師之幸。後此事
業文章。或自是始。不可適料。焚棄之說。未爲定論
也

○愚山堂詩文合敘

士大夫之能詩古文者數百年以來于今爲盛予最愛吳門汪戶部宣城施愚山先生之文其他卓犖奇偉指不勝屈今天下文患才多二家獨剷除一切浮屑之言而左規右矩與古人不失尺寸此其所以難能也歲己未施先生自京師以書來郵其詩及傳記諸作屬予論定而敘之予于先生舊爲部民未嘗一請見今定先生文盡吾意所欲道若吾于愚堂諸子併輩相晨夕皆之所爲蓋先生學聖賢之道日久心集叔子文集 卷八 愚

集叔子文集

卷八

愚

則何敢

集叔子文集

卷八

愚

弟和公曰答書暢發議論此敘特以情款低徊出之每將自身對照處真意娓娓不窮



魏叔子文集外篇叙目

第九卷

曾止山詩序

危習生遺詩叙

觀堂續集叙

一石山房詩叙

登高集叙

閔賁連游廬山詩叙

聽鶴軒詩叙

青山集叙

伯子詩鈔引

漱芳詞序

徐顧起詩叙

娛墨軒遺詩叙

來鶴詩叙

初畧閣詩叙

魏叔子文集 卷九叙目

唐邢君詩叙

楊南三遺詩叙

遊京口南山詩引

龍塢遺詩叙

滌餘遺詩引

梓室銘叙

虎邱中秋譚集詩序

借一亭賞牡丹詩叙

拳石齋詩叙

黃肥懷詩叙

樹德堂詩叙

費所中詩叙

詩遜敘

客軒詩序

二江遺詩敘

了溪一家詩叙

江湖一家詩叙

間山詩集叙

江秋浦詩引

詩士重詩序

淮游草序

華子三詩序

策法簡小引

畏嘯閣詩敘

金石錄補題詞

魏叔子文集 卷九叙目

二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九

叙

寧都魏承叔著 諸子世保興士編次

○○曾止山詩序

余幼與曾止山比戶而居長又同學自年十三四輒以古朋友相望責故于易堂諸子中於止山最久且為也止山以兄事子有小過每面折之其為文自鍾及古文辭則必使余論定而止山方習制藝時好為詩諸詩餘歌曲靡不習日與余伯子唱和為吟樂

魏叔子文集 卷九

止山

余未能也余既放廢山中嘗好論止山及吾季弟詩彭躬登咲而視子曰子亦姑舍是乎又十年余稍肆力于四五言古詩旁及近體躬登又以為工而序之而乃今而余得序止山之詩止山為人愚樸沈湮然少負才華以風流相尚所為詩工美多艷及遭世變更歷患難詩日趨于老樸

止山為貴公子裘馬白
喜好陳賔敘急人未嘗一以聲勢加鄉里又能以死

任大事故年二十時清江楊文正公有古大臣之目及不得志或自謀耕以食其所獲或浮沉乞食于江湖歷世益久其詩益難出而相為工

余

嘗與易堂諸子論昌黎送今愿文愿親為西平子勸業富貴天下莫敢望一旦脫屣于盤谷為人情所甚難而昌黎為文未嘗一語及其家世若與送貧賤之士之文無以異此以知古人之所期者大而其文為其高今于叙止山詩不能不及其貴介豈止山必以貴介而賢抑其詩工拙之故蓋亦有在夫此也余於

魏叔子文集 卷九

止山

二

律詩心無所自得乃止山則亦必強予論之世之貴人名士多所歎譽終必以予言為斷其篤信之過三十年如一日陸清河言作文輒自云往年時間復捐棄之止山好學深思其詩將久而益工予所以叙止山者又不足為定論也

楊商賢曰閒閒淡淡疎疎落落其妙正如好風東來經物不覺此種度致真逼六一翁

○○○危習生遺詩敘

南昌危習生族喪之期年其弟靜生服既除歲時哭泣不輟平居由愛若孝子居親喪者其弟死易堂之少長哭不絕聲田舍遠近咸來出涕蓋習生之死如是其詩益可敘而傳矣習生少讀書不售而爲賈又大折閱予友彭躬庵先生屬於習生故爲兄習生聞躬庵遘時依邦因約金精山中乃望弟來就相與備耕人田或剝樹殼皮爲紙種茶芋食其家人而資躬庵游四方靜生又言病終年兀坐待甘藷之養習

魏叔子文集 卷九 習生

生於是乃爲詩詩輒工余嘗謂人習生詩在易堂中清絕一往如名山之有溪澗而五言律其尤工也習生爲人豪爽勉立名義以嚴父事躬庵撫靜生如父子雖甚貧揮霍百十金不介意其後舉責無所償乃鬱鬱疽發左耳後三日死習生與子同年生年四十七未有妻而竟斬然以死也悲夫人一父之子視其饑寒困恤若路人不足顧而況從再從以下習生義其兄之窮身比備保以養其志可不謂賢方其道紙嚴冬氣海寒水渾腹堅鑿池冰以澌穀兩手戰麻

不常色服難當春之穀雨茗柯萌芽雨暗間作日製笠采摘夜則立茶竈至日出武火赤釜手親鑿城五十指皮蠶起如破炮燂而已乃孑然一身之外無所後須嗚呼習生獨非人情乎哉勞苦之下猶能以飲力爲詩咏歌以哭其志余每讀抄紙采茶諸作不嘗不潸然涕下也辛亥寒食魏禧題

蕉見司日情致迴環字字生氣後段嗚咽跌宕淋漓何減歐公伶官宦者傳論

魏叔子文集 卷九 習生

四

〇〇〇 漱堂續集叙

三原孫豹人以詩名天下垂三十年予在見漱堂初集古詩非漢魏律非中盛唐則不作作則必有古人爲之先驅

人

忽自楚中至

己酉八月予客南州豹

相見執手勞問既出其漱堂續集示余余袖而藏之與之過故人陳伯璣湖亭談伯璣吾南州之以詩文名者也設尊酒相款曲予之言曰學古人之文者

莫如子文集叙

卷九 漱堂

五

不得抗衡古人亦當爲其子孫不當爲奴婢譬如家僕失主人則依俄無所之子孫雖歷世久必有真肖其祖父之應豹人曰學古人詩當知古人祖父又當知其子孫知祖父則我可與古人並爲兄弟不知子孫則不識其流弊所至道德流爲刑名苟卿一傳而有李斯知此然後學之善不善有以自考伯璣既聞而皆是之而余又嘗謂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諸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南非有進于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

樂其日新而不窮於是談饒倦王客薄醉山雨欲東來予歸客館雨大下燒燭發袖中詩讀之乃喟然而嘆曰甚矣豹人之能變也其詩自宋以下則皆有之矣衡口而出握筆而書磅礴與衍不可窺測然豹人年五十許客揚州若妻妾子女奴婢之待主人開口而食者且三百指世既不重文士又不能方耕田以自養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傷逝悲來較甚昔故其詩別有所以爲工者而豹人亦不自知也子將歸山中豹人命爲之叙適予有寒疾行且別去不知何

日復相與論文于是力疾疾著質之伯璣以貽豹人

伯璣爲我語豹人善自愛吾船乘北風便發不復到石亭寺見孫先生也

陳伯璣日中多名論其格于斷處最佳而末

段悲哀瀟灑如瀟湘烟水無風自波

○一石山房詩序

辛亥六月客揚州病熱下邳張天樞九度歙州鮑子韶挾一客過予丰儀甚美不通名刺坐定天樞持扇不已子韶視扇上有登焦山詩淞江如此急亂石自中流子驚賞謂此何人作天樞手指客曰是程山公詩也子取扇卒讀而揖山公曰吾固聞君不謂遂至此耶於是恨相見晚山公則益出其詩久之子韶九度交業門下乘間請曰程子詩固能然先生初見二語耳何遽如是子曰汝不聞平瓶水凍知天下

叔子文集 卷九 一石

七

之寒蓋天地山川古今無窮之故作者欣慨愉戚若浮慨壯之情皆可得于言外非其人誰與知之既于子西陵季冬返寓九度家夜大月衢巷如水思與故人談何之九度曰非山公不可則相與步叩其門山公見大喜命出醪醪跪地共酌曰吾藏此十年矣已更持杯而謂子曰古人言人生如寄豈不然哉吾二人對寒月飲酒論詩世所謂樂事何有哉吾不能隨棄世名然非吾所急吾終當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娛樂耳更示別後詩則又卽席賦貧家有良夜客至

常聞尊之句且曰前杜茶村爲吾敘詩其可無言于是敘之曰山公欲人世家子不事家人產而好詩常岸然有輕世之意尤工五言律云蔣前民曰敘寫如畫筆筆神氣生動似司馬子長

○登前集叙

庚戌秋山陽黃大宗游西陵九日爲登高之會游未暢大宗乃儼古爲展重陽客集而天雨大宗曰吾再展以日二十九可哉期日舟往雜進諸名士聞風來會三會皆有詩滿篋於是各奏其文校序書引說記紀事贊賦辭題辭曲樂府標詩餘演連珠駢七閨書後之體凡二十增綴皆雄彩彰然焉呼盛哉此日由是三月之三可展爲十三月展爲二十三乎魏子曰可哉雖然莫良於九三與九皆奇陽數而三三以

羅叔子文集叙

卷本 登高

九

爲九爲老陽物老必變變故生日重九矣而展之月展之則生而不窮也且夫古曰重九不曰重三躍三加二陽居九之半亦不曰重五聖文帝曰九久也以其宜於長久展而展之長久之義也九月月在戌陽氣及戌歲於剝矣聖人慎焉命亥以爲陽月而戌曰重陽故展重九者義與易春秋合於今爲宜而吾則又嘗以謂今節遺俗莫美於登高而女懷春士悲秋此深於情者之言也秋易悲登高望遠悲尤甚陳子昂登幽州臺其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

之悠悠獨清然而涕下人苟能俯仰古人來者悲憫天地無時無地不可以登高况在九月大宗其將有所悲乎抑無所悲乎何情之深也予於諸子少舊惟海墜陸冰修已十年不相見鹽城宋射陵仁和張瑞懷重九王人大宗則相遭於廣陵者也

大宗好友樂風雅集其詩若文刻之而屬

予序時辛亥莫春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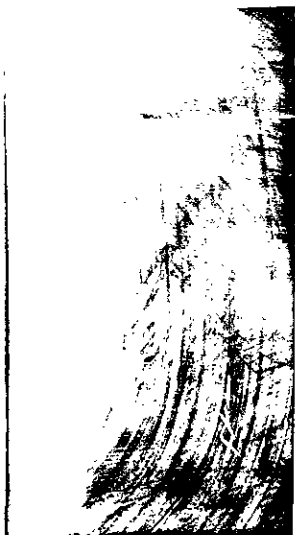
孫豹人曰以說體爲叙陳義甚大文之古潔

亦如南山秋色氣勢爭高

羅叔子文集叙

卷九

登高



○問賓連游廬山詩敘

山水之有詩文所以使人閉戶而游千萬里之外意氣飛揚精神寂寞各得其性情所至然文記其大畧而已詩自山川形勢磅礴興衍一草一木一石鳥獸蟲魚之細名賢巨公之名跡則皆得以命題設咏連類至百十不止而古今作者自謝氏廬山諸道人外亦罕有其絕○問子賓連欲人也與予交十年以詩文相得庚戌再遇于廣陵其游廬山詩則又工○古人所謂沈辭慷慨言快之而彌廣思拔之而遙淡者庶幾叔子文集詩卷九酒廬連士

古者篇別有寄托

此其意仰詩之不在山水可也○然能如是作詩乃可以游廬山稱詩人吾季弟和公當年之秦中作西行途中詩百一十首登華山絕頂高韓日黎哭處十里云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銀帶委地下熱趙秦豫隱隱見星子俯仰天地悲從中來有入山披髮長往不返之意而擊磬崩勞龍

秀拔地倚天則都似五老峰開道下玉川門處子瞻而精神恍惚者久之蓋予昔經此道三茂之外動出意表驚怪狂叫木落石墜嘗欲爲詩寫之惜大賓連吟眺于五老玉川而獨未過此也

李鏡月曰委遙而峭拔讀之便如游佳山水于常徑洗滌殆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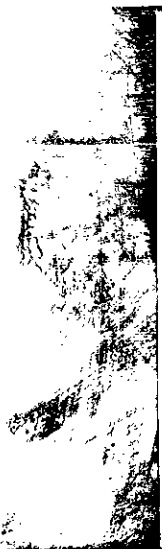
魏叔子文集

詩

卷九

酒廬連

士



○○離鵲軒詩叙

鳥鳴于春蟲鳴于秋繁發栗烈風之聲也及冬加厲
因時而觸迫乎其不得已古人之于詩亦然而後世
卒而倣之不春而鳥不秋而蟲失其質矣然倣之工
者春而聞鶯發之風冬而百鳥和鳴變四時之氣造
萬物之情是亦不可以廢也引而譬于自然所謂因
時而觸迫乎其不得已者則其相爲工也蓋遠吾之
論詩無有工而不好而貴依其質虎豹之毛蔚然其
文狐貉之深厚爲煖于人身而飾觀然而皮以爲質
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失其質者如剝敗其皮而
殘虎豹之毛者也而安所得飾此其弊古人蓋多有
之吁天而叱鬼神流冤幽懷懷沙而淪水于是乎離
騷九歌九辨之文作焉而屈宋以下卒而倣之者何
多也賈生悲憤不得志其文近于情實視諸家爲獨
工他則皆無病而呻焉者雖工吾未嘗不厭江陰李
子庸公以工詩聞于人先君忠毅公死魏奄之難庸
公加之既壯遭時不偶棄諸生自晦其爲詩感慨悲
恐若人冬之風情發而不可遏其質固有然而當

春秋佳日朋好往來爲文酒之會自適其意者亦往
往見之吾聞江陰多志士甲乙間嬰城而守甘死禍
如飴至閨門數十人趣死無唯類者不勝數今其遺
民刺大當猶有存作爲詩者文以自述釋亦當不乏
李子試爲我求之毋徒治餓洗諸井網諸狐而浮乎
江海也

伯兄善伯曰往復百折情深無已其音致若涼淵
忽亦似從離騷史記得力

離鵲軒文集叙

卷九

詩一

西

叙詩者說得委靡可厭如此清新刻深使人悟化
臭腐爲神奇之法



○○ 青山集叙

青山集者卞君楚王夫人吳若子氏所作也夫人家
青山既聘從江淮無常地有西湖梁谿虎邱廣陵諸
集最後彙次之以青山名 夫人於是年六十餘矣
楚王中道卽世未有後夫人依女夫劉子峻度以老
時回首故鄉躊躇躑躅不勝邱首之感焉 夫人長女
解次女德善書並賢能好讀書精筆札先後事劉
孝廉峻度如劉徽王拱辰故事峻度以豪達名廣陵
事夫人如母二天下女子能詩者不乏人夫人於典
亡盛衰之大故篇什習速不一而足有國風諷刺小
雅怨謫之義予讀之低徊泣下然楚王一貧書生夫
人非有象服六珈之遇而往往若此則與吾所不解
也夫人以詩名垂四十年工書法晚更好道得奇疾
疾作則右手自運動日夜作字不休或滿筆書紙上
悉成元理疾止不復記憶凡二年而念白髮朱顏奕
然有丹砂之色遂不甚作詩矣予交峻度最善來廣
陵輒王之夫人與其二女嘗以詩畫酬贈予內子問
朋予論定其詩因得請見夫人吐辭溫文出入經史
相對如士大夫子每退而歎息云

蘇叔子文集 卷九 青山集 一

○ 伯子詩鈔引

家伯子生四五歲時先嚴君嘗卽席命對輒應口就
十歲能作詩年未二十所著詩賦古文辭雖著帙高
起幾與身等蓋音律之學不假授受師心造妙其天
性然也伯子姿性曠逸畏拘檢年今四十時復與見
子行戲謔若十四五歲人以故少年才俊之士樂得
親之然往往迂謔如先輩生平子天性骨肉間情至
不可解其有過必令人見又方愛敬君子至以直道
相諍執雖面折庭辱不爲嫌世人日日見伯子與伯
子談笑飲食起居卒若不相識而祿少伯子四歲自
幼及長皆同學伯子嘗謂吾生平知己惟汝一人每
念神交友生之詩未嘗不獨處涕下今二月命與李
弟禮同校詩詩多不能盡寫因抄所最愛者入行篋
以自怡悅不求多也詩子體情十幾七八然其感時
寫意之作自足見作者本末矣
邱邦士曰文只率意而言自見真致其有生意處
乃益佳

蘇叔子文集 卷九 一

○ ○ 徵芳詞序

文之與詩可待學而成。天資樸魯者。積其攻苦之力。恒足入古人之室。唯詩餘則視夫人之才與情才與情。弗善者雖學之而不工。越子辰六予向見其中式。文典雅洪深。爲明堂辟雍之器。及讀徵芳詞。廬山諸竹喧然。高岸蓬室。泚泚激湍之水。接於目。所振宮詞。婉戀多韻。如聞幽房曲室。季女愁嘆之聲。何其又工也。子於詩文諸體。每學爲之。獨生平未嘗作詩餘。非志不欲才。儉而不能豪。情朴而不能變。世之爲疎者。

魏漢子文集序

卷九 徵芳

七

多生樸魯。步不稱其體。而醜者選選。擲出于吳歎曲。詞君不能工。所以不作。辰六作之。而能工。然辰六固不以詩餘爲工也。今天下詩餘大興。而歌法無傳。唐時小妓以能歌自樂。天詩遂得各廣。陵作麗地。其有能歌辰六詩餘者。吾知必名於江淮之間矣。

朱錫臣曰。漂蕩往復。使人情移才情。弗善學之。不工。語是未經人道處。徵芳才情於此見矣。

○ ○ 徐禎起詩序

徐子禎起。名晟。哭門之隱君子也。少以制舉文名海內。既謝去。攻古文辭詩。誦詩尤工。徐子好吾文。則出其詩。屬子叙之。詩以真性情爲貴。然今天下言詩者。鍾三尺童子。市夫伶人。稍能執筆成章。時莫不曰。性情吾又何。以論人之詩。哉。吾伯子之言曰。學陶詩者。不學其人。而學其詩。夫陶詩豈學其詩者所能學。子是以論詩。必先求其人以實之。喜而笑。悲而哭者。人之性情也。人知哭死而哀之爲情。而不知不哀之。

魏漢子文集序

卷九 禎起

八

不足以害吾情。于是遭路人之喪。開行壙墓之側。則號咷擗踊。如喪親戚。方自以爲臨喪而哀。吾之真性情。有然而不知其與含辛致淚者同。幾而弗笑也。故曰。天下好爲真性情之詩。而性情愈隱。詩之道。或幾乎亡矣。徐子執節守道三十年。日困于飢寒。不愛其字。與人忠信。篤厚。而別識甚特。

其爲詩曰。漢魏以暨三唐。則又皆學之能。

工余讀其黃孝子何堅紀孝詩。及冬日感遇諸作。頗壯沈鬱。幾與古人方駕。其他巧力雜呈。卒使其辭之。

或有不上必不使稍有矯飾以自害其性情故徐子之詩與其人表裏相稱此吾樂得而交之道其詩不厭也夫山有朽壤則崩木心朽則必折無真氣以貫之物本有不敗者天下之害由于人無真氣柱朽棟槐前人屢傾焉其端見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禍發于石國嗚呼是豈獨詩也哉

李潛溪先生曰論真性情處刺骨之論非禪起之真君子勾旋固不發也

蔡九霞曰語到處筆力亦入木三分故知妙理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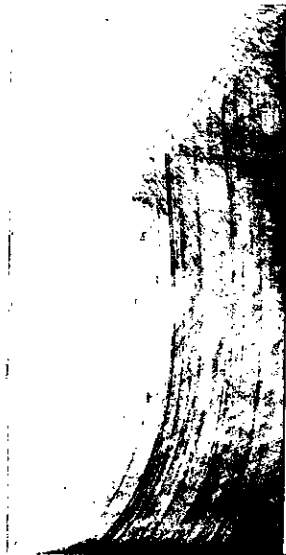
魏叔子文集

序

卷九

五

妙筆不傳



○娛墨軒遺詩敘

子容西陵兄事沈子明思明思出示所作兄嫂黃夫人傳既介其嗣子叔遊奉夫人娛墨軒遺詩請予敘之以行夫人諱修媚字媚清江西督學貞甫先生季女十五而適沈君羽文性嗜書羽文習業之暇輒就夫人論書史室後有小竹林爲羽文讀書處夫人亦時相就鼓琴自娛嘗同羽文泛舟西湖留連累月日夜月循蘇堤至南高峰隨地觴咏人望之若神仙叔似錢氏如玉亦能詩夫人與爾唱情好甚密茲具仲

魏叔子文集

卷九

娛墨軒一

子

子也因以嗣夫人而甲申後夫人勸羽文罷棄舉子業更喜讀雜書九歌九章激楚之音與羽文叔遊及諸從子月課爲詩然少不當意卽棄去故存者少予所見又僅五言古詩近體也夫人詩氣韻清古無少有俗下非閨人其能無傳乎子內人亦粗通筆墨年少相歡得旣以不舉子善病二十年間恒轉牀第而子十年又以授徒好訪友恒客外今二年且未返山觀夫人倡和詩問房之際于心不勝戚戚然夫人亦達矣哉夫人七歲能彈琴八歲能詩貞甫先生嘗撫

之曰此男也吾門其大矣傳又稱夫人晚讀論語孟子輒有悟又好讀顧宗伯史約年五十而卒葬南山其小時爲羽文三置妾及諸慈孝事並詳傳不具論

汪子偉曰其文風致蕭疎如曲關修竹下有流水上有白雲相爲映帶

魏叔子文集 卷九 擬碑 主

○來鶴詩敘

新安張君以翰倫於常熟岸城之南偏有鶴翩然下庭際久而不去於是主人以來鶴名其堂自爲記四方能文士咸作詩歌之積日映成累十黍而未止主人愛鶴重文雅將付諸梓人時予客吳門乃命扁舟謁子爲敘蓋易稱鶴

鳴在陰其子和之詞言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鳥之見於經於靈鳥而外固莫先於鶴矣

魏叔子文集 卷九 來鶴 主
爾灰如鶴而百姓怨之東萊氏以爲國家養虛名

之士高談坐論之人與鶴無異夫自古高士隱民恒如之君子不以爲病至有竊比之子者然是鶴也不於山林而來於城之庭則又何也然法深曰吾雖有朱門如道遠戶古有碑世牖東者不必盡南山之南也則主人以之各其堂也固宜

諸詩歌中皆言張氏有世德以翰
恂恂修君子之行 故以鶴來之

異徵之 夫詩歌之應於四方則亦在陰
之和九臯之聞之義也 余於是樂

得而叙之

陸勃先曰蘊藉多風意義都在筆墨蹊徑之外
毛黼季曰澆風迴雪落花似草差足擬其婉致

蘇叔子文集叙

卷九

來稿

三

○初暮關詩叙

世之爲詩者法三唐而未能而譽人之詩則往往變
漢魏而上動以三百篇許人夫後世之不能爲三百
篇也有故非特才不逮古人也物之取精多而用之
少者其發必醇取精少而用之多其發必薄三百篇
人不盡作件不過一二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胸中
所無有者弗強追也故雖以尹吉甫之材美其見於
聲詩者兩篇而止豈惟三百卽漢魏諸詩人少者數
篇多則十倍之元氣充溢噴薄一篇一句皆截生平
蘇叔子文集叙 卷九 初暮 十四

學問之大力以出其獨工於後世無足怪者至於三
唐家工戶習自言懷應制之篇以至酬贈登覽宴游
莫不有作其能者人各以詩名集比於今日特爲相
似故自三唐以迄今詩又別有所以爲工者而顧欲
躋之於漢魏三百則幾何其不誣也漢陽彭子愛琴
之詩三唐之詩也有樸素含蓄而不盡者有雄偉典
則熊熊然若日中之光不可偏視者有婉秀而悽麗
者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則又非三唐之詩而愛琴
之詩也然愛琴所以能爲三唐正在於此乎與愛琴

未識面愛琴因友人逢且巷貼予初暮閣詩而屬之
叙予讀其九日登岱宗遇雪詩點綴風雅鑒策漢魏
蒼莽浩瀚踰三千言初覽之若齊魯青色昏曉不辨
細而跡之則有主峯有枝輔群山萬派趨踴於其前
而千尺之水瀉其腋也予因爲想象愛琴其形觀必
修偉軒傑吐聲若洪鐘鬚髯甚美他日見愛琴試以
驗之乃至或如太史公所稱子房婦人好女則予爲
失言當與愛琴攜手而大笑也

黃仙裳曰嚴滄浪詩話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此

蘇子文集

卷九 初著二

五

語誤人不小愛琴博極群書融化而出故能力追
古人叔子取多用少一語可以教今日風雅之衰
逢且巷曰前半論詩最確當後段單抽登岱詩從
空中一一盤轉出奇無窮

○唐邢君詩序

唐子邢若以君子稱於吳門而好風雅之言哀所爲
詩將刻之今天下詩稱極盛矣然論者以爲漢魏三
唐皆可學而至獨三百篇則不能予則謂漢魏三唐
人庸有學之而不至三百篇詩特患人不欲爲欲之
顧未有不能者蓋三百篇學士大夫以至征夫思婦
皆有之不假學問而能工者意真也人無真意而
求工於詩譬猶附塗而粉澤之施以繪彩則幾何其
能久也邢君家庭孝友篤於行善每歲所爲利澤人
觀叔子文集序

卷九 唐邢

美

天下能詩者多而真詩絕少爲漢
魏爲三唐皆有之所謂無者作者之面目耳邢若上不
必襲古人下不必倣同時好溫醇樸雅自發真意
盡則止豈與夫編其聲悅取悅口耳以美七尺之軀
者比哉噫此邢若之所以爲君子也

徐禎起曰溫醇樸雅足以評邢若之人卽足以評
此文

○楊雨三遺詩序

門人楊作霖少學詩垂成而沒沒之日子啟京方五歲又十四年啟京亦學作詩遂編輯其父遺詩請予刪定而序之得若干首作霖字雨三子煥甥也幼慧長而親予嘗從學翠微山母以他事召之歸慍不肯行予謂之日汝聽吾教雅學文已子不能忠信孝弟何貴乎親子乃立束書行自是奉母命雖謹死之日母哭之數垂絕又少有隱過及啟京生仰天自誓日吾所不改此過者當天是子絕吾後也發憤卓然欲爲君子而詩亦日進圖作古文多思理嗚呼未幾不幸死矣余哀弟謝曲齋慷慨重氣誼諸舅中最愛雨三亦天死余痛之如折左右手而尤恨其皆少年負志氣不克成就於學爲可哀也啟京志不怠死父然當如父勇于聽吾教心惟而身行則真不死其父也夫

蘇叔子文集

卷九

二十七

○游京口南山詩引

辛亥四月予客揚州李衡園招游金焦宗子發欣然從之既渡江大風江浪揚埃白浪拍山腰兩山微熱若被烟雨乃游南山經鶴林招隱洞夾山入公諸勝子家金精第一峰奇石四十里岩洞竄冥怪詭視南山無足當意予欲反李子強予終游蓮花洞天適雨至則山石哈呀苗苗側垂露房綴葯雨濡濡如晨風滴露蒼厓上開千瓣白芍藥一枝洞口立小石峰古梅樹佔軼優蓋倚峰蔭洞樞桐高百尺孤生石角雨際叔子文集

卷九

南山

三

益下山僧進櫻筍二子據案作詩無紙各以白磁碟起草摘玉簪葉書之予方倚榻下作礪圖種竹圖說竟而二子詩成並工予遂不更作引其篇端云
何維南曰以記爲敘愈見其老而益勁中時帶秀逆

○龍馬遺詩叙

有山林岩谷閑戶著書享高名於時而懷市心有操
處於通都大市而端方特立灑然抱物外之致者嗚
呼知人豈不甚難哉休宰黃君鳴岐居質肆高義動
大江南北自縉紳先生下至負販之夫莫不稱黃君
盛德長者癸卯夏自翠微峯來壽君七十爲言先人
養素先生之爲人出其遺詩示余余卒讀而嘆先生
之詩因如是先生少好學遇奇棄而講讀著理且數
十年昔孔子稱丹鳥之藏晏平仲以蘭本告魯子先
觀叔子文集叙卷九龍馬一
生雖天資高數十年出入窳食於貨利宜稍有所汨
沒劉融不符全其天真今觀先生詩夷猶清適若山
林有道之士夫豈無故而然哉先生爲人方直能緩
急人性愛梅環屋樹之故其詩梅下作居多厠濂溪
先生爲愛蓮說言人皆愛牡丹予獨愛蓮今世人所
愛者何物而先生獨愛此天地閉塞草木黃落之時
之皎然清且寒者則誠何故也嗚岐忠孝孺立隱然
有成寒後彫之氣有以也夫

彭躬菴曰論言則旋不俗未結風神矯舉

○滌餘遺詩引

滌餘者首山中千賢公燕居之軒藥地大師所命名
者也中于受法子藥地所爲參學及登座語其弟子
別已板行又間以其餘爲詩中千爲人誠朴與人交
久益有情山主蕭子孟昉每不欲中千爲詩曰公實
地人毋效世人作文字禪也然中千好詩及所作他
文已成帙終藏弄不令孟昉見之而與王子竹亭謀
欲自負其稿偕走數百里詣翠微山謁子會亂作不
果子適到首山中千大喜盡出稿屬于定之詩溫厚
觀叔子文集引卷九餘遺一
和雅與其爲人相似既卒業而中千死矣時孟昉自
臨江歸哭之慟而謂子曰惜哉然吾聞其痛爲詩不
知爲詩何如子乃出滌餘草篋中孟昉覽之大喜曰
吾不敢沒吾死友使無傳也于是取其尤者刻之

○梓室銘序

諸子世僕之生 先徵君既命以名稍長間從徵君
游徵君撫之曰成人當字汝與士父諸父弗聞也既
冠伯兄謀所以字之世僕爲稱前命世僕從余受學
三年踴而請曰 大父所以字不肖甚厚不肖不敢
忘雖然不肖欲思有以聞名而思懼者敢請叔父更
有命之叔父曰汝有燕私之居吾爲汝銘名之曰梓
室夫梓儼然俯也有子道焉夫爲子者豈惟敬其父
母乎將曰愛親者不敢侮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
觀叔子文集序 卷九 梓室 三

李成孫曰辭嚴義正視名二子說較爲典重銘辭
尤以警創見古

○虎邱中秋謠集詩序

壬子八月余客吳門將歸舉徵峰宗子發自虎陵獨
身持僕彼來送以十三日至十四夜觀燈聽曲於
虎邱雲間張帶三越九許葵園扁舟來與同郡沈貢
園相遇於石上明日夜吳六益朱雪田張梅巖亦自
雲間至於睦天助清氣明月揚輝綠樹華燈高下千
大肩摩之聲軒若殷雷旣而人影漸稀青天月正越
九移尊可中亭畔觥籌既交吟咏遂發六益於是捲
袂揮毫俄成七言二律杯酒未涼觀者如堵余乃反
觀叔子文集序 卷九 虎邱 三

覆其詩爲激楚之歌人聲無澤木葉欲下黃園越九
諸子相次詩成長老云虎邱中秋之會往惟絕盛比
年水旱茂殺不登田於徵稅民瘠已甚益亡其六
七矣余恨不及見此盛時然猶有太平遺風焉宜諸
子詩之慨當以慷也是夕也有官更張燕子南樓度
曲者不至帶三先生以彼寒不出亦有詩會者自百
里至數千里故交新知咸用欣慨寧都魏禱序

黃仲實曰虎邱明月易於儲序叔子文典世運有
關係成慨交心應我情鍾壬午中秋同馮子潛
先舉到月石上今余亦老至王殿
日當爲小遊一補太平遺事也

○借一亭賞牡丹詩序

乙卯暮春予以祀事入城溫子匡雲曰吾欲謝新尊
來子兄弟于借一之亭而寒雨不解亭際牡丹僅存
苗子能待乎予謝不能溫子乃爲期二日明日雨止
又明日晴而牡丹花同人既集春日載暄高樹將桃
之英沾于衣帶旒旌旌交主賓暢悅稽齒之中筵而
花者又方四五香氣拂几慢客醉者欲醒不能飲者
手杯而醉主人乃指花而告客曰此吾先兄初第自
鳳陽以來者也先是中一本最盛花朵如孟自先兄
之亡是不復作花矣予聞之歎息嗟乎世徒以牡丹
爲富貴富貴無常何足道是花榮衰不忘故主今又
能如主人以好客以謂花之君了可也諸同人何可
無詩叔于碗袖片

門人于鉞曰風旨慨然

○李石齋詩序

象熙黃翁清持年七十二好爲詩凡游眺燕會必有
作人機所獨動多佳句爲人所傳誦其海陵宗人仙
裳子同學友也以詩名天下而好朋友重氣誼別七
年相見于揚州仙裳主翁館舍數爲予言翁家世子
遇仙裳翁必出亦時偕仙裳持尊酒遇子萬樓相談
詩今天下詩稱極盛然選選摹擬蹈襲

使讀者不知爲誰

何之作何編題之詩

蘇子文集序

卷九 李石齋

四

余嘗

愛翁詩如秦淮秋泛紅袖向從

高閣見清歌偏使白頭聞題米家山詩小橋水通灘
聲急落入溪溪作鳥啼雨中讀書鴉啼向山樹犬吠
出庭苔紅葉聲宜秋客樂色愛夕陽佳秋園難咏晚
霞紅映渚秋月白穿林春園喜友人見過扇屏搜句
得掃徑待人來秋懷遠屋樹聲疑夜壑隔溪雲影憶
秋江鶯柴門盡日無人到偏送新聲仿酒缸野興盡
日尋僧過竹院有時行樂到花洲皆清新高秀興致
儼然讀者不復知爲老年之作又如程休如生日絕

角友朋俱老大。堆衣子弟已冠裳。通韓侯釣臺一飯不能忘。漂母終身望背負。高皇則蒼健牢壯。又聞一柸矣。而翁克脩內行。子孝思尤篤。有中秋是。老父生日之作。如今見月。親何處。哭到參橫。月落時。至情之言。使讀者不知其渾源之何從也。

第五子金以文

武成名身不關外事。故得優游肆意于吟咏。而詩又最敏。頃謫集康山。翁同仙裳暨諸子。羣從皆在夜闌。酒罷。子笑謂諸君。當有詩。而子爲叙明日。羣旦子方

叔子文集 卷九 季石齋二 五

暮時有章子。扣門。則翁計足然成矣。其項聯云。高楓木落。留秋色。寒菊開笑。老顏翁風韻大率如此。

楊聖藻曰。括題作句。如百花玉樓。幾可愛于諸敘中。又髮一脣。

宗定九日清持翁號詩。與令弟仙裳暨五子四姪。皆工吟咏。江夏唱和之盛。無比得叔子淋漓叙次。又標出佳要千古。而下文傳而詩亦傳。昔萬茂先語。黎美周吾黨中有一二人。傳則人人傳矣。信哉。

邱邦士曰。讀叔辭說。

○○黃妃懷詩序

秦州黃仙裳氏自才子曰陽生三歲而失母。及其長也。取國風既祀。猶母之義字曰妃。懷仙裳以詩名於世。愛此子也。而嘗示余。以其詩。妃懷才高不肯試。有司好爲詩。清遠多唐人氣調。自號晉齋。以見志。妃懷之父母也。育於祖母仙裳氏爲余言其事。祖母至孝。祖母病篤。爲祖母下嘗糞。州府以孝舉子。督學使者使者下教。發之祖母。母忌日皆痛哭。輟食余聞而嘆息。按

詩魂

叔子文集 卷九 妃懷 五六

無草木曰始有曰妃。爾雅曰。始有草木曰妃。無草木余不知其孰是。長忘母字。孕男女子如山生。草木詩魂解近是。懷想悲堂如登童山。無所有則可通于爾雅也。其詩歌。綴緇悽愴。雖夢小宛之情。何以通焉。仙裳氏更娶有仲子。交三嘗詣余。揚州見其制。舉文甚才。美仙裳獨勁。勵余序妃懷之詩。夫人情每私後婦而薄其前子。仙裳氏義不忘亡其斯爲詩人也與。

楊次瑩曰。從空處發揮質義文之低徊無窮。

○○謝德堂詩叙

丁巳孟冬予將自廣陵之吳門于子實庭濯尊酒招
子爲別且言日子何去之速也其遂將歸翠微乎子
曰吾聞真州有桃花塢溪水出其中舟行二十里若
泛明霞明年仲春與友人爲花期當相見也實庭曰
真州花比年稍衰謝詔家塘村去村四十里有口堰
者桃最盛方花時灼灼萬株垂錦十餘里極望無際
子有意乎予聞之喜極大笑杯酒覆衣袂蓋予生平
僻於花於桃尤甚曰彼成是游也諸君賦詩予當爲

藥叔子文集叙

卷九 樹德一

毛

叙時王正子在生因爲言實庭故工詩而實庭謙
未遑也予索覽不得止子乃強發其篋得五七言律
絕一帙予命童子校其去卽句於坐上讀之清華而
冬矣若春風林下之清興其上下清溪帶其下也獨
實庭詩皆近體無古詩游覽之作唯五言古最工叙
述魏晉六朝諸家往往以此得名而淵明咏桃花源
處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其詩乃復古質雋永出頽
謝之上實庭以工近體之力求工於古詩其何所不
爲工吾知口堪看花實庭必有魏晉之作出而

示我矣

貴此度日春風桃李而垂柳國其上清溪帶其下
可以評詩卽可以評此文

○○○費所中詩叙

余伏處山中二十年所交友多持高節篤行不與世
俯仰比年欲游名山大川交天下奇偉非常人於是
除江漢淮南晁吳會東渡錢塘大率與山中諸子才
相伯仲吳門奇士費所中棄諸生教授余因武林沈
何草造之相問旁而別未之奇也會所中足疾遣其
門人何吉士報謝何生三造余不遇則屬其友蔣君
自洞庭來訪且曰吾見此人老驥伏櫪詩似頗有奇
者中秋之夕余與蔣君買舟竟造何生所留三日博
論古今之故私喜此二人者殆非常士而何生言吾
之學益親得於昔先生云余反造所中聽其論史讀
其書所中與奇士也所中於權奇之書無不究而其
學得於孫武韓非為深人有以文章名節舉己者
所中則面發赤握手相戒若將反唇而詬詈己者然
通其所為感慨激昂深奇之氣固已鬱勃蓬蓬而
不可遏與其論史實相表裏所中讀史當秦漢之際
以手三國五代龍戰虎鬪風雨交馳雷電並擊則揚
袂振掌掀髯而笑其神采百倍平日及夫天下既定

魏叔子文集

卷九

所中一

五

魏叔子文集

卷九

罕

如此

邱邦士曰序詩精神全在說論史上反將論史感
慨州詩因帶出我生贈已語而命序詩便結胸中
流麗超接不凡

弟和公曰如此奇人非如此奇文不足為之中間
推就處若劍鋒出入匪間時有光鐙欲傷人手

○○詩選序

楚林子采方外與隱者之詩選而禪之名曰詩選

選非君子所得已也易象曰天下有山選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已爲君子而人爲小人君子之心必有所不樂然不幸與之遇則不可使吾之爲小入又不能使彼之爲君子于是而選之義出焉

民之選者莫過詩由巢父孔子論次逸民則自伯夷叔齊以下而不及巢由豈非以巢由生當堯舜顧自沈冥于箕山潁水之間是不當選而選者也不當選

而應當選而不選皆不可謂之君子故曰選非君子所得已也此其說可以論詩詩之爲道主于溫厚和

平此不惡之義也止于禮義此嚴之謂也不惡者寬以全天下之小人嚴者重以責選之君子傳曰君

有知垣而自踰之君子物身立言自踰禮法而願欲

於天其矣然而獄然特立疎峙處不易其方變不損其節瞻之者有泰山喬嶽之慕焉所謂不得志修身見于世也而今之爲詩憤世習俗多哀怨激楚之

音夷考其行則與世俗人無幾異者何惡而不嚴者之多也故必爲山而後可以選爲山而在天下而後謂之選然則詩之選焉者蓋寡矣

而又豈易得

選于禪者是於釋經以質之

秦燈巖口借詩選之目發揮選卦之旨可以補先

儒所未及竊謂有選學者然後能潛見如一然後

能選於詩古今詩教中惟劉文靖陳白沙兩先生

觀叔子文集序卷九詩選二

可謂兼之矣此文中見大風世屬俗大寓詩人

中正和平之意吾謂文亦有選義焉○易以選名

卦不獨取隱選之義書曰臣無以寵利居成功亦

選義也故序卦傳云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

以通篇附此以質高賢

邱邦士曰正直雄勁真大家之文

客軒詩序

十五國吳強於蜀而詩亦秦唯常惺雖思婦怨女皆
隱然有不可馴伏之氣故言詩者必本其土風後子
游侯秦人也而家廣陵以能詩名于曾子止山
過日集鄧子孝威詩觀見之及子客廣陵主其鄉人
揚子雲又爲子道游侯近詩之美介而相見魁然
偉傑爲真產游侯折簡招子談甚歡出其近詩都
無婉麗則多剛勁之風焉大游侯生長廣陵去秦久
故與古人操上風者異邪詩于體雅頌無所不備而
魏叔子文集教卷九客軒
覽
婉而善入者爲工故美詩者動以爲合風人之旨苟
婉而善入其何擇于子游侯詩者周都鄧郢以孝
友睦姻教化其民及秦尙富強好武事風俗頓壞
建國秦都履世獎孝弟之科而其民不然以變游侯
辭家北征所著詩歌多思母懷兄之作又有感時諸
詩凡所以追念其先人者徘徊惻惻得周漢遺風而
七言律詩尤稱壯傑燕子殘北固波陽瓜步等作雖
比于秦風之雄何多讓焉游侯別業在湖縣取詩雅
有懷二人之義以名其堂嘗屬予爲之記余以爲懷

言行貌立事功皆孝子所以不怠其親者固不僅與
游侯言詩然游侯雅好詩其可名于世者已如此矣
遂復爲之叙其詩而還之

湖漢襄曰以秦與廣陵爲案 又從周漢轉入

凌子孝友之詩無一筆猶人處此神似永叔而最

變化之文

魏叔子文集教

卷九客軒二

文四三

〇〇二汪遺詩叙

二汪遺詩者汪子舟次之弟三韓季璩之作也三韓性伉邁爲詩者不經意而自然高爽得古人之逸凡一百一篇三韓初以善病學於吳門馬半山高明兼禪元之學三韓病既瘳方年少氣銳得其師說益大言高論以古人自期或開口罵世上人舟次往往推抑之而三韓以知吐納術親自持輕用其身軀於酒竟以此發病卒舟次以爲恨而痛其才至今悲之不已也方三韓之病季璩侍兄疾數月不懈季璩之少

韓叔子文集叙

卷九 二汪

四

也舟次以其不令惡之至是大喜三韓死會家益落手璩乃委身主會計毫髮無所私三年而病死死之日妻子徹衣食簡儀中得賃肆數十皆香燭所質衣服用器劑也舟次益痛哭初舟次善詩名當世既而三韓又能詩舟次嘗與季璩夜飲酒謂之曰汝何願對日但得家饒足不憂父母吾有詩百首傳於世足矣而季璩乃竟能詩及死得葦溪詩一冊其清新可存者蓋六十餘篇其不及百篇者命也嗚呼使二人者不即死或更展十年二十年死安知其不與

舟次方駕惜哉舟次哀二弟爲刻其遺詩而請子叙之遂並次其爲人以告於世三韓汪璩季璩汪璩也英野人曰以傳爲叙此古體也篇中三韓季璩分今牽拂又以舟次爲綱跌宕嗚咽得史歐佳處爲二汪爲生而舟次所以裁成愛惜二弟者亦一一如畫

汪蛟門曰只就二子性情偏處叙入便躍躍如生何嘗一字說詩卽二子小傳也僕久欲爲兩亡弟作詩序忽忽未暇今得此名篇竟無作可也

韓叔子文集叙

卷九 二汪

又四

了溪一家詩序

南豐甘京學道二十年既編家禮酌宜修了溪家譜
成已又取甘氏十九世祖靜軒公以下七人詩編次
之名曰了溪一家詩命其友人易堂魏禧爲之序禧
非受讀之作而嘆曰其矣京之有本也京好學能詩
文負匡濟才既而棄諸生隱居爲童子師自靜閣中
令聞其名欲裁奉白金十五斤爲壽致之幕中京勿
應禧意京卓犖自奮當特起族里爲了水不祧之宗
及讀一家詩乃知京立身砥行其先世固有是也

甘公生元末辟本州學正不就及高皇帝御極之

二年以薦授本縣訓導歷官路城縣丞十六年不調

卒於官嗚呼其始以學正辟不就其後久於丞而不

辭古之君子功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然卒懷才抱璞

以沈冥不試者非其性之盛富貴而樂貧賤也蓋大

有所不得已焉爾宜德中周忱薦翊爲太倉學官

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一慚

竊竊以爲士不苟祿以辱身蓋其天性剛絕不哭金

川門當必不肯爲太倉學官靜軒公生元末其志昭

飛

知縣中丞
甘京學道
甘京學道

癸叔子文集

卷九了溪上

四

人有一子不欲以

也京所爲詩有恭調孝陵

命門人恭慕高皇帝像及十苦歌下堂曲諸篇因自

爲錄附之而并及其族弟素素詩不多作出處與

京同疏出學古公後昔宋末崇仁有甘泳王詩人謂

其全體似李賀而不涉於怪性剛直不娶有林和靖

風元至元庚寅卒亦終身不仕泳卒先靜軒公生二

十八年予未得見京所修全譜不知崇仁了溪同出

丹陽之否也京字健濟長應一歲諸兄事之

江王仲曰八八中有詳畧有輕重有分合散而能

數擊而不盡穿貫有縫變化不測此史公之遺法也

弟和公曰情深意痛發爲和平縹緲之音使人味之不窮望之不能極其離合出入之數至其斷續幸拂如片雲零亂隨風舒卷此文針線最密却只是信手相遺遂成妙緒若必一一經營雖十年不成一文矣文章之妙通于化工此類是也

○江湖一客詩叙

游道廣而聲詩盛近古以來未有通于今日而宣城袁子士旦亦工詩而好游自題其草曰江湖一客詩
若曰吾亦江湖之一客云爾嗟乎逃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自市之人視之豈不一跡而銜衡乎哉袁子自嶺南出欲訪予於翠微峰上余迫就醫過賴相見甚驚喜與之談淡日又讀其詩其志意豈客中人哉而其詩蒼秀雄麗足與作者抗衡吾甚怪夫袁子年甚少何其老十詩若是也袁子有當世之志以游結友四方其詩之工才藝之美人得而知之其志意非復交游所能道然則袁子則且以詩游矣袁子曰吾將遍歷秦楚齊魯越之鄒魯九邊之塞而後反乎吾庭也千里之江必一直一曲鵬飛九萬里而六月息袁子具且游且休乎九州之野必有浸焉以養其患浸而洩焉以流于無窮故夫江之必有湖也彼勞于客者知之以之爲詩爲文爲事業亦猶是也嗟乎非袁子吾誰與語此

宋牧仲曰以古潔之筆鼓灝瀚之氣文僅三百字

而爲瀟灑爲淳蓄爲奔放無所不有真昌黎得意
作也叔子文不極作讀此可以知士旦之詩與其
人矣

○問山詩集叙

庚申五月雁水丁公以分守嶺北路由金陵部氏魏
蘇將就盤桑林亦暫停於此公聞之枉車騎臨客舍
不值明日報謁公首詢地方利弊繼談詩因出示問
山詩集而命以序蓋龍興之寧都人也而公泉州人
嶺閩粵壤相錯龍興利害必與閩粵爲連卽比年事
可觀矣古者太史采十五國之詩獻于天子閩與五
江西無與其時文教未開風雅之道爲壘方所不講
近數百年間人文輩起足與中原南服相踴勝故能
蘇叔子文集叙 卷九 問山 五十一
聲詩者山郡水邑多有其人而公特以詩名于南北
士大夫之間者且數十年夫泉州濱海之地貨實所
充初其人奇巧多盡能僞轉念氏所謂天地清淑之
氣丁足焉密非丹砂物質所能當而技巧之智不足
以勝其氣故特鍾之於公數比年閩粵旣靖吾嶺稍
稍休息徵役之田尚未知所息肩百室空虛而民愁
苦猶且絃誦咏歌者比戶而不絕以公之寬仁振之
以學道之化而涵濡之所謂小人易使者亦庶
幾其可見瞻公詩和厚而淡摯藹然爲仁人君子

之言其感人也。油油乎若春風之被物。吾知其爲政必猶是矣。十旄之章曰：子子旄旄在後之城。素絲視之，良馬六之，殊彼者子何以告之？古卿大夫之下士者，非徒希折節之名而已，必將有所諮詢，俾有益於其德。政事然處士益虛聲者，自古多有。故詩人於十旄之臨，唯恐大夫子之無以相告，而賢大夫勤求諒諍之意，不言而可以想見。公凌得乎詩人之義，稔學疎識，鄙無能有所啟告。仰冀公詩能

魏叔子文集

卷九

閻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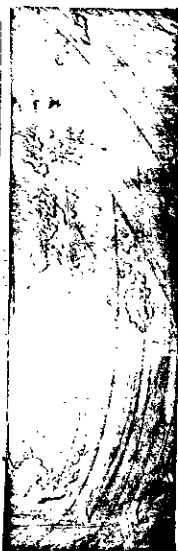
辛

後世下土有單車徒步躬欵於其廬者，毋乃賢於千旄六馬之爲余日不勝書有之。日討之風聲，夫世之重貴而輕賢也久矣。十旄六馬人所慕慕而一旦貴止於此，如茅茨之間，則必相與驚而傳之。而賢者之聞風而欲告大夫以善者，將淵源而不可止。公以溫柔敦厚之教治吾鎮，典刑彰善而去其泰甚頑之士。讀公詩，聞公行事，必有所以告公，祿固不足道也。王璞庵曰：河氏彫嚴叔子欲以寬厚教之，只教語帶出渾淡不露，真有得于風人之義。蔡復先曰：只就論詩說，到爲政婉轉描架如層雲之出雲中。

○ 許秋浦詩引

昔人有言詩補物也。古人詩壯麗質朴，滄逸與行蒼秀不同，致然莫不有激清之氣。與山川雲物相接，故其言實清于世而不沒。今之詩亦然，子覽今人詩未暇述論，意格所運，句字工拙之故，必先攬其氣之清濁。然後知其爲詩人也。歟。汪子秋浦，好爲詩，凡二百餘首，蓋得千澗氣者多焉。子臥疾章門，母令門人唱歎之，如泛木蘭于百尺之溪，林花籬落，亭舍映帶左右，自此疏爲百川，滙爲諸湖，瀾漫爲江海，則皆其魏叔子文集卷九 秋浦一 辛

所必至也。已子得放還山，已與床上船秋浦，索數言于冊爲倚枕口授。秋浦自書之。



○士重詩教

山[○]而草木生[○]人[○]而思慮出[○]詩之爲物觸于境成
于事而勃然發諸言是動物也然非有[○]靜氣[○]以爲之
根則[○]鬱然[○]雜出[○]不能自成其文理雖工于句字後于
文而真意消亡無復可以言詩歟許子士重[○]者也
身處閭閻而有深山之容與之投言泐然不出諸口
退然如不勝其衣吾意許子其當爲詩人歟他日故
人羅飯牛持一編過子曰此士重詩也士重蓋可與
言詩者而又以子爲能言子其言之子力疾爲點定
蘧叔子文集序卷九許士一
而告飯牛曰子善畫吾請與子言[○]吾臥翠微山中
常翠旦起望[○]甸天[○]宇初開[○]萬物東作[○]殷殷隆隆[○]山色
鬱然而虛[○]無一物[○]每恨不得如子者[○]近而[○]圖之[○]夫
尺幅之[○]圖山水草樹石樓臺人物之形[○]風雲之變[○]紛
然雜出其[○]上[○]素之所餘[○]幾不足以容[○]指而[○]善[○]圖者之
圖[○]則若未嘗有一筆一墨之著[○]于其間[○]此何以哉[○]
故也[○]吾寓杜山與孔正叔先生夜半起望月詩曰竹
露滴空堦草蟲鳴宿莽始知靜者心原不辭衆響春
草[○]高[○]競[○]作[○]而境愈寂[○]予于是歎靜者之一無所有而

無所不有也許子詩情與而意恬吐辭有章而斐然
澤於文藻非[○]靜其誰能[○]之子其爲我復許子許子益
務知乎靜之爲無所不有則豈獨于詩日工矣哉
門人甘表曰只就靜字發揮却條忽無端如烟雲
之出沒

○○○淮游草序

鄧子木上自金陵之淮得五言律詩三十首名勝之地有詩古賢豪遺跡有詩哭故人有詩聞見之所觸有詩詩之情無所不備于此可以想見木上也木上年方壯承其家大夫之學竭其才可以無所不能今能于詩已如此昔人稱五言律如四十賢人著一層活不得木上詩雅馴而多牢壯之氣選詞微調不斷至于工不止所謂四十賢人者吾見其即于次次夫江淮之通自吳夫差伐齊始至秦隋益增大之夫差

魏叔子文集

卷九 淮游

五

以好大喜功亡其國秦隋用此失天下然潛運之利工賈百貨仕宦行李所經于後世爲木賴而天下未有數其功而稱其義者蓋其心本以快一己之欲傷萬民之命初非有遠道安民之志故雖利及萬世而論者徒見其罪而不見其功也陳琳爲何進謀誅宦官可謂先議人僅以文章美之淮陰侯受顯誅于未央後世無一人言信反者而深母以一飯獲千金之利誠爲奇貨然至今廟祀詞義無窮未嘗以觀利言

爲利然則後世之公論亦各本其初心耳木上懷古

詩悠然有言外之旨諸如骨殖船迴軍黃河清江浦

諸作則又多慨當以懷之風焉昔陳客即席賦城濠

之義千古爲烈子嘗客實應拜二烈士祠聞其墓地

亦在數十里內予不工詩未有作木上他日倘再游

淮上當有慨嘆淋漓之作以補今草所未逮也

甘健齋曰從江淮鑒空出大議論須看其次第收

拾到切近處意法微妙一結又從淮上抽出二客

作烟波俯仰不盡

門人羅氏受曰發論自標獨見却一一于詩上關

魏叔子文集

卷九 淮游

五

會古人稱老筆紛披者如此

集 4-626

○ 華子三詩敘

吳門華子三好爲詩板行者二寸許方爲之不止也
吾嘗論子三詩文雅蘊藉不爲鈎棘之言露靡靡繪
之辭而自然多情子三其以無所以求異者異於夫
人之爲詩者歟吾友蜀人余生生年六十善詩好結
友而競競少所可數爲予道子三詩其人重氣誼可
交予至吳相與往還將歸翠微峰請子三來佐筆墨
子時寓紅板橋南樓賓客早暮至不絕每處斷燈火
上始得從容盟漱者幾二月卒未嘗作詩酬答人獨
觀叔子文集敘 卷九 華子一 五
作詩贈子三子三乃捧詩而泣既子執爨一老婦躡
梯上驚告子曰華君何事抽書讀且哭耶哭二日夜
兩目盡腫及行送子舟中相與拜子三哭不能起嗟
子造景真一見稽叔夜千里追逐狂病陽走彼龍章
風姿之士固宜有然者子何足當子三意而子三顧
若是以子三之情爲詩詩何所不爲工況其浸淫於
風雅多歷年所而又有朋友之助子別子三五年子
三詩必日進帙不知更高幾寸其念子游眺歌咏山
水之間又不似灑灑幾何許子將買舟來吳門遂與

子三相見而先敘其詩寄之終前諾且以問子三丁
巳孟夏日

門人鮑蘗生曰與致勃舉寫子三真情中便饒奇
氣也

觀叔子文集敘 卷九 華子二

五



○篆法簡小引

秦生東多才藝上篆刻嘗輯古今篆字爲人所習用者正譌辨誤各依偏旁編之各曰篆法簡其意以爲字之多至十萬餘筆乘所載書名已百種學者不可窮詰故是編取簡易之義又俗字訛字果不收錄有簡擇之義生所以爲學者計甚得也夫書浩繁則難讀難則浸廢與其廢孰若畱千百於十一且廢千百則十一粒廢畱十一則敏求好古者可以因是以通千百是書雖小可以觀大吾故有取焉方太史以智曰

魏叔子文集

卷九

篆法

差

欲正俗書之傳謬必考小篆於僅存之說文欲正說文之曲說必考古文于金石而九經史漢諸子則其旁參互証者嗟乎學問之事無有窮極因其所通而通之吾不能無望於生也生字由續無錫人其人信實細敏可屬事蓋吾友湘侯君之子顏子景范之門人而從子游者

華商原曰小中能包舉大道理却是分中應有改

自高簡筆力如畫沙印泥

○長嘯閣詩敘

王子瑛菴以雄才聞于南北而好爲詩歌律絕諸作多唐人風調七言古則磊砢跌宕淋漓雖春秋佳日燕酬歡樂其慨慷之氣有不可得而遏抑者足與其表相稱昔人言劉項不讀書今讀大風垓下之歌豈復詩人所能作至曹孟德短歌行則高氣雄辭自拔於西漢三國所稱萬人敵若雲長翼德子龍諸君莫不有著述然後知世固無不讀書之豪傑特不肯以讀書名耳瑛菴貧無一畝之田半畝之宮以自養微

魏叔子文集

卷九

長嘯

辛

屋而居仰交遊而食四方士嘗滿其南樓尊酒頻注耳然賦詩浹日夜不倦而瑛菴又好色大詩酒之於好色甚近人情猶然然相人無如季而醲薄慕之春可馬相如負凌雲氣終致消渴疾瑛菴有用才吾願其長咏山榛隱谷之詩詩思于西方美人東門如雲諸賦則掩卷而分道也

蔡璣先曰前半極雄偉後則極懇切皆歸于詩真

常山蛇勢所擊必應也

門人梁質人口簡短勢長氣自雄若似倚楫與岸宗論當世人物時也

○○金石錄補題詞

嘗覽李易安所作金石錄後序爲之掩卷太息夫以
趙明誠好古之篤採輯之勤所得金石文如此而當
其身最適已甚明誠卽世遽遭亂離十不存一然則
古人下跡其流傳後世不消滅者不亦難哉古人有
言一法弊則立一法以救之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
舉昔賢之美未久而不湮者湮而未盡之際天又
必生賢人焉爲之補救而接續之以使之不墜此豈
獨於帝王之大經大法世治亂之所係雖好學稽古
魏叔子文集 卷九 金石 空

之事亦莫不然余生僻縣淺見狹聞又性鈍不能博
考古人書籍所賸趙氏金石錄後僅得見構李曹侍
郎金石表曾局余爲之序今再見崑山葉子九來之
金石錄補遺九來先祖文莊公性嗜古廣搜至千餘
輔遺亂廢失其先君水部公宦遊所至又輯之乙酉
丙戌又廢九來少喜臨池慨然思繼祖父之學求得
學碑百本漸欲搜訪以補趙氏之道所謂湮而未盡
必有人焉爲之補救而接續者非與九來勤學好古
有名於當時前年舉博學宏詞以當路敦迫就道旣

報罷皆自喜歸而搜訪古人名跡益勤夫以九來之
才又其親從兄弟方貴顯清華爲文章宗主而九來
卒報罷屈首幽几孜孜然思補古人之缺則九來之
爲人可知彼其意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耶予與九
來交九年庚申秋就醫吳門九來棹舟訪予者數反
因出示此書起夏禹衡山碑終宋周處廟像記凡若
千種皆漢唐舊碣爲趙氏所未錄者仍按其例作辯
正跋之語皆簡古有風味足與古金石稱遂援筆題
其首云

魏叔子文集

卷九

金石

空

秦洛生曰湮而未盡之際必生賢人補救接續一
段議論最大而翻其他敘致風期甚高



魏叔子文集外篇敘目

第十卷

贈北平劉雪舫敘

送孫無言歸黃山敘

送黃生曾試序

贈王孝成序

送鮑生北游序

贈西陵林山木敘

送彭孺子敘

陳文長西竹冊敘

贈薛藝復姓仲氏序

贈顧修上人序

送藥地大師序

贈廷旦菴遷居序

送汪舟次之賴楡序

贈劉毅可敘

魏叔子文集

卷十 叙目

善德紀聞錄敘

贈黃書思北游序

贈宋牧仲員外序

贈萬令君罷官序

贈別方西城序

贈張駘庵廣文序

陳儀卿六十序

未湖詩集序

徐健菴春坊五十序

西湖近詠題詞

陳介夫詩敘

紀事詩鈔序

文漱敘

愈右吉文集敘

幽居詩草敘

徐孝先詩序

四書心鏡序

題馬生北山草亭圖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

序

寧都魏應冰叔著 諸子世係與士編次

○ ○ 贈北平劉雪舫叙

癸卯十月余客秦郵劉君雪舫歸自燕訪余黃山

家余久知劉君家世及其爲人三過秦郵不得見既

相揖列東西向坐余熱視劉君肅然動容色欲徑前

就君執其手相痛哭嘔血數升然後罷時坐客甚衆

自是抑心愀然不憚者久之明日報謝登其堂則見

魏叔子文集

卷十 雪舫

故蜀馬都尉章公所畫山水懸于壁拱手瞻視悲愴

交作而余自曲巷趨耶門入方丈之室見其牖戶案

几杯匱書硯以至服用細器塊然不相關之物一

于目則皆若有所甚傷于其心欲痛哭而後已者余

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有頃君出其一門殉難紀卷

及章都尉城破自到事示余受而讀之相膺泣下幾

仙館終篇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才十有五歲又生

長其戚官經心崖色自臨佛不憚問乃其所紀殉難

本末於天子孝思劉氏先世所以興母若兄指麾

殉國之大節都城所以陷敗雖倉皇急遽中一言一事莫不修理委悉使讀者如目見耳聞而悲憤感激勃然作其忠義之氣嗚呼若劉君者豈常人哉君去京師避地奉郵者二十年勞苦患難飢寒之狀無弗身試然君語皆京師音而方頗廣頗隱然爲宗廟之徵昔商民輸棹于河手擁而弗敢墜跪入之弗敢投大格非文王民之格非文王之格而敬之若此况親爲天子錄威爲忠臣孝子之子若弟雖庸人猶將愛敬之而又况劉君之賢者乎君好學工詩其入燕

葬叔子文集

卷十 舊稿

二

有燕游草悲涼恍壯不忍多讀吾意君馬首既北又陽在野翠燕市城郭官闕必有徘徊悵策馬而不能進者不得已而作詩詩如是無足怪也詩曰風與夜寐無奈爾所生劉君日夜孜孜救其身不負其志以視子相兄饒涕又其情之餘也已

梁公秋先生日以史遷筆力作忠孝文字原委深至其妙全在空際吞吐跌蕩處傳神

邱邦士曰絕調○文以寫哀然風神聲度未嘗不羣史歐終不以摹古消滅悲涼也

○○送孫無言歸黃山敘

休寧孫無言將自廣陵歸隱乎黃山十年而未行四方之士各爲文以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敘凡百數十壬寅予客廣陵吾鄉涂子山數爲余言其入余因得交之癸卯再來廣陵則無言已新易居其言歸黃山如舊時作詩文送者日益多予山曰無言悅予文子盍爲文以趣其歸予謂予山曰廣陵爲南北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仕宦游俠買田宅長子孫者十餘萬家舟車過其地僦廩而食者先後應相接不絕

葬叔子文集

卷十 孫無言

三

廣陵故利藪豪俊非常之人失志無聊恒就利以自養而天下之欲因是以顯見其人者又往往寄跡於此故廣陵非獨商賈仕宦之都會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會也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無言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在吾鄉王于一客死武林無言爲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而歸葬於南昌然則無言之居廣陵與歸黃山其輕重蓋可知余以爲無言僅能以其交游之力從屑沽買街

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雖使無言。居三十六峯。淺泥處。余猶將作招隱之詩。勸無言出居。通都大市。不得與衣草食木者同其寂滅。若無言謝爲不能。則絕文游束筆。研揮乎而疾歸乎黃山可也。北宋時。汴人有知其將亂而竊歎者。鄰之人聞之。徙家他適。及金師破汴。隣人適在軍事。護其家出之。曰。吾竊聞公言。此所以報也。其人指膺太息曰。吾言之君且行之。吾所以爲君。齒乎以無言之才。與智當審擇二者欲歸。則速歸。毋持兩端。然吾終願無言之爲。廣陵有而不爲。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 孫無言 四

黃山有也。若夫無言果能行吾言。與否則又非子之所敢知也。子山曰。然遂書以送其行。

宗子發曰。命意獨高。而寄託處渾淡不露。此中大有作手。是題名篇盈篋。不得不推此空

作皆矣



○○○送新城黃生會試序 己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故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新城黃生光會于弟子也。義不得不代之謀。今天下何病哉。日子之答。翟韓城也。曰。處者以不苟利。祿夫就不侵然。諾爲大出者。以好士愛民爲大。今天下民困。豐荒稻狼。續於困露而饑寒於室。四海安恬而貧者無以生。富者日懼其死。閭閻側目。重足。鼎沸。然有不終日之憂。故吾伯子嘗言。時和物豐而民窮財盡。此何故。郭允會既以秀民爲諸上。今又舉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 黃生 五

於鄉。自是舉進士。積累至。鄉相亦其常也。而三百餘年來。以八股取士。所求非所教。所用非所習。士子耳目無聞。見迂疎庸陋。不識當世之務。不知民之疾苦。其有志者。則每於釋褐後。始盡求所爲舉業。講經世之學。學之不精。習之不久。以選當民社之責。取積滯之吏。其不克勝也。固宜。然方其爲諸生。無絕人之資。而求通古今之務。則舉業不專。不精督學之法。雖其後而身之榮辱。分故經世之學。爲諸生。則不敢爲。既舉進士。則苦于無及。惟夫舉於鄉者。退無督學之榮。

辱亂其心。邇來及民社之責。此古人所謂不必爲大人而將。且爲大人者。天下之號爲士。而可以學。經世之學者。獨有此耳。吾嘗見世之士。甫脫諸生志於氣。滿咫尺之地。非有與無由。至富者益務爲駢。汙貧者橫噬鄉里。求田舍。美衣服。食飲日不暇給。而何暇學。或其賢者。亦且優游燕會。飽食安眠。而嬉鳴呼。吾甚悲夫。其徒可以學之地。與鳴而自棄之也。且令光會一舉遂成進士。不暇學。其上公車也。必將浮。鄱陽觀。匡廬。溯大江千里遙望。故宮瞻鍾山。然後橫江而渡。觀叔子文集序卷十黃生

六

德父勤於學。蚤世母苦節。植遺腹以逮光會。其可不自愛又幸。起貧困。嗜欲易拾。筋力足以耐勞苦。當無爲世俗格例所變。夫貴不爲惡。則先欲廉。欲廉則先儉。光會固有可爲廉之質者。且汝起貧困而欲車馬。僕受飲食衣服之都將安取耶。此皆余所欲。代光會謀者。不可以默而不語。江南二吳子。石交也。客長安。光會試道吾姓。字往求見之。其亦必有以爲汝矣。

江玉仲曰。詳復曲暢有闕。世道而文氣豪宕不羈。觀叔子文集序卷十黃生

七

○○贈王孝成敘 各式乎

當天下之變任天下難事必有偶儻非常之人好義而輕其身者毅然自奮於毀譽利害之外然後其事可濟而人平居草野無君國之責非常之事則不可以見其端每發於朋友朋友之絕於世也久矣吾嘗欲因是求其人以爲非常之奇而不可一二得今夫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弭耳歛翼之說古之至人嘗用是濟天下之變雖然不得其說之所以然則相率爲觀望持兩端者所口實大變起於目前而吾方弭耳歛翼以求其濟則君父之危凶亦已久矣高郵王子孝成年少尚義築吾門人黃之清父死而大難作家破幾殺身孝成以身護之禍及而不懼衆毀歸之不愛其志乃得解吾於是嘆世之朋友猶未絕也庚戌余來哭黃山先生造孝成廬一面而別詩曰心乎愛矣退不謂矣故爲敘以寄之嗟乎孝成人才不易得大廈之傾賴於支柱古人弭耳歛翼之說未可盡以爲非然也吾聞孝成有弟又思氣象迥淞江徐合素以慕黃山先生義亦護清於難俟烈

王孝成

卷十

九

之氣不可偏視吾恨皆未見其人孝成尚以予言質

王築夫日意有所鬱結而遇題發揮其屬望當世家饒之旨淋漓慷慨却自深妙可味

王孝成

卷十

九

○○○送敘縣鮑生北游敘

門人鮑慶生將發廣陵游北京再拜請曰先生其何以贈慶生予曰子姑坐予與子言昔子父又謁君倫吾領子因吾兄交之及卒子方十齡既而以詩文爲名士又立義輕財士之領者必以子爲緩急然晨氣無嚴賓友嘗使酒罵其座人自童子後未嘗北面從師嗟乎慶生豈非世所謂賢豪士今遇予廣陵年踰三十魁然偉丈夫而一旦立談爲弟子是豈有所未足于心耶方今之士志弱者以天下事爲難爲而吾

鮑叔子文集

卷十 體性

十

非其人志強者易視天下之事不自知其不足此海內人才所以委靡由并潰散而無成也予十一有聲堂片自謂名進士弱冠可致將然見風節于朝庭廿一丁國變始交奇士自謂能知人常懷而中天下之故則又竊視公侯之貴爲吾分所有今年四十有八益讀書久歷世變方潦倒偷活草間數受人欺給始信天下事本難爲知人不易富貴功名不可倖而向之厚自期待者盡憂也京師公卿貴人之所矚目草澤賢人奇士所托伏慶生游當必有過然人之僞

者易知其似者不必盡信而亂真益甚處士多盜虛名公卿徒豪華屠沽卒伍或羣中不知大計若見者慶生何以自信且慶生此行不賓大帥則督撫下逮郡縣書記之任將因是習文武吏事知四方大利害任于斯學于斯盡心以求自得如徒曰吾勤事以稱吾食無辨于人而已則梓匠輪輿之用心非吾所望于慶生也天下變不可勝第一人之智力不足勝天下之衆然惟能盡其心者則議至而明能自知所不足則人必思益之虛憍之氣何勝不可居功一敗則

鮑叔子文集

卷十 體性

十

難以再振故古人之成大事者必智淡而勇沉廣益而果思得其道則可以將可以相反其道則不能治一家慶生之才與氣于世有所用數聽其言議求練于事若自思進其未足夫慶生亦在乎勉之而已吾年力始衰才短性疎懶將坐而須老嗚呼則豈不望吾之徒之爲之也慶生再拜曰敬受教于是書其言以爲北游敘

曹秋岳先生曰任事知人用世大學問在此歸之智淡勇沉方無失著使冰叔得行其志

當有大過人者豈徒見之空言乎然孜孜成
就人才所至必得奇士吾謂道之行也久矣
○叔子之文皆可見諸事業故高于他人數
十倍善讀者必不以其文也愚意欲合諸葛
武侯王景畧等傳同看方不負此文難得大
胸次承受耳

閔賁連曰有本有用之言得意疾書然如江
河一瀉千里自有曲折洞然其章法固不可
測也

○○○贈西陵林山木叙

蛟龍居於泥或乘雲氣而飛豪傑之士亦然然龍潛
於淵水蛟不揚奇寔若無物其出也噴雲致雨潤澤
萬物五穀果蔬卉木之屬咸賴牛養蛟則不然伏處
而揚波其出乘風雨濫川澤山崩裂拔木發屋破壞
田畝踐踏人物盡被其害而不能致雨豪傑之士亦
然器小者逞志妄作犯時而逆天視人命如草芥以
能侔於功名器大者志在濟人而已故循分守常遵
時而不敢妄作是以物而有功關尹子曰蛟蛟而已
魏叔子文集序

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孔子曰老子
其猶龍乎故通乎老氏之說者然後能知之子識林
君於飲酒座上 殆世所謂豪傑士 又聞

君勇氣善擊劍

卽口獨

身持槊彼諸江楚豫齊燕趙秦蜀以庶幾一用於世
今天下號稱太平然承才正急世必有待君者而君
亦固是以相天下士故於其行也爲蛟龍之說以贈

○○送彭孺子歸嶽山序

翁菴先生與余爲石交十二年丙申八月遣其兒子
子始來謁寧始生才四十六月能歌七月流火詩雜
賦君臣父子膝以趨能等字盡百餘個開從侍側正
襟端拱可一二時不歇談偶群兒中特堯堯如沙間
立石留翠微七日將歸嶽中余念持少物贈之索得
舊佩小刀子一枚長徑寸有一分潤三分之一絕犀
角而內人裝以白小囊與之字始母始賦道道路間
使爲群兒得也爾今不識文字持此歸視爾翁爾又
莫叔子文集 卷十 送彭 十四

三四年必通曉余意古史傳中于提抱時爲長者所
識取不可勝數吾不能爲爾一一道爾長必成人母
使後生啜爾翁使余貧不知人之誇獎以詩曰母謂
爾小利器不可以示人爾爾鋒括爾囊及時發之誰
大當

弟和公曰文甚磊砢勁折一銘比典尤精警絕人

○○陳文長畫竹冊敘

陳文長^①畫竹余最愛之矣所居翠微峰石根拔起
牆立八百尺其上生雜木數千章栢桐桃李楠柚之
屬柚無算皆拱把蔭高屋獨竹不生余種竹死而復
種凡又十數年終不活每以爲恨及余遊新城得文
長畫竹歸懸勺庭中而右岡所種竹已筍生可盈握
其後竹日益生余日倚竹下乃益愛文長畫竹家伯
子東房性喜畫頗能別識古今人工拙見文長畫竹
驚歎謂觀其作葉直是顏柳家書法畫師爲余寫像

莫叔子文集 卷十 竹冊 十五

以下借一
以多喻一
感雅和便
不主

頗似之而近俗文長輒畫小竹七八枝蒙以烟月俗
氣頓洗文長畫竹多形態冊小當恐不盡其^①然吾
伯子自燕都還相謂河北苦寒都中諸貴人園亭得
數竿竹以爲奇玩而前年有司稱 命取竹江南
窮山僻壤驛驛無不至余輩微呼頂竹莫得免今文
長挾其冊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宦京師文長竹益^②
好者益遠見其相似而欲得其真江南之竹恐以文長
畫也文長其無以竹游也夫豈日世之相似也久矣
江南竹刷根樹土而之燕百無一得活從得文長畫



魏叔子文集

卷十 竹園

去

縣壁間。嗚然而風雨至。烟雲怡悅。出入庭戶。即真種竹。何其文長。竹蓋^①則江南。其可以終休矣。文長爲人良易。能文。潘其越多。予知交。又人好。奇必有知文長者。子將。惟文長之所之也。

兄善伯曰。命意既高。而筆筆渾脫。但覺烟雲滿紙。筆墨之氣俱盡。

○。贈薛藝復姓仲氏敘。字敘功。

人本乎祖。故著姓以厚別姓。而無別則無爲貴。有姓矣。然或以辟他。或因母鞠。他氏或出。嗣爲他姓。子爰是改姓者。古名賢往往而有。然未幾卒復本姓。孟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不可二。祖不可忘。故姓不可以久。曰。薛君長卿。以文雅居吳市。恂恂君子也。其子藝亦謹飭好學。王子余僑吳門。與薛氏望衡而居。樂與其父子游。乃知長卿因嘉興仲氏。初長卿之祖仲士。良教授吳門。卒遺孤仲仁。方七歲。隨母適薛氏。藝叔子文集序。卷十。後姓。一。七。

思甚僻長。卿再世不忍復故姓。而薛氏本支子則有孫四人。長卿嘗念本宗無祠。欲復姓。則自曾祖以上不可考。又懼幸薛氏。思徘徊不決者十有餘歲。子告之曰。無傷也。薛氏假令無子。思重亦當令子孫分姓。以主二祀。今彼自有子孫。而顧絕仲氏。以枝驛于薛氏。其可乎。古之賢者如范文正公。以母故冒朱姓。卒復姓范。東里楊公。以母故冒羅姓。七歲時竊碑土。放作神主。私于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拜伏。皆感泣。卒復楊姓。

此皆當其身復故姓者而洪武初黃公觀從父贅姓
許卒復之近如蔡忠義公易陳歸蔡其可以無疑

長卿老矣藝之必爲仲

此不待再計決者是冬蘇子藝取婦吾謂長卿當因
是時擊豕釀酒召婚友告二氏先祖使藝復仲姓凡
婚禮請謂所書各皆曰薛某率男仲某名正而禮順
故祖額而無罪于薛氏此其時矣或謂奚仲封薛子
孫或姓仲或姓薛其初固一本也何必改姓予曰不
然仲與薛自先祖以來不幾千世矣而今欲比

叔子文集序 卷十 復姓二 式

而一之可乎 長卿婚葬畢當往求大

父所自出嘉興仲氏大將遍費諸先生大人使
知長卿父子爲嘉興仲氏也

陳叔峰曰議論嶄新文在韓曾之間

劉葉谷曰既揭大義復指出應行之時與禮方爲

忠告又如分姓主祀當身再世等語皆可示人典

則句庭文字有實用類如此

○○贈頓修上人序

佛之理極乎精微其教不可訓蓋爲人而棄父母絕
妻子不五六十年而人類燬固無是理也予生平于
其僧敬之而勿好近三十年則達達好僧易曰窮
則變變則通昔之爲僧窮乎儒今之爲僧通乎儒之
窮非變之乎言也蓋有之也王子歲余在吳門遇僧
頓修于劉葉谷家勿識也既知予姓氏則追而反
子曰子方慕子二十年嘗欲走寧都登翠微峰 易
堂 求見子者也 蓋頓修往學道

叔子文集 卷十 頓修 尤

廬山與南康高士宋未有善因知予

既以母老 歸

茶以養母

子又見其爲子朋友

重氣諒若古之諒士心獨疑世有是僧既私于紫谷

乃知頓修固歸安茅氏虎門先生之曾孫剛變後棄

儒而僧者也 夫僧有始于真終于偽 有

以偽始以真終 又或始終皆偽愈不先

其真者 頓修

力修持不肯少背其教麒麟偽吾不知頓修何居而

子獨好之甚也噫彼學士大夫之爲僧乃違違踞方丈登坐說法甚或廣布施人財崇梵宇招來徒衆若市井人之營其家室謀子孫者則何也

王勣中曰其論于通中見刻其文于淡中見峭極力轉折却用藏鋒法玩味無窮

魏叔子文集

卷十

類修

三

○送樂地大師遊武夷山序

子性好山水力不能及遠嘗于淮上望黃河而及渡錢塘江不及登會稽山探禹穴然燕秦晉豫楚蜀閩無日忘之獨謂閩越爲不足游及覽武夷山志微然願游其地聞廣州陳元孝爲李弟道羅浮日出之勝又峻崖絕壑上下百餘丈人力所不到處有邱邦士三字橫勒丹壁邱邦士余姊婿維屏姓字也余于是又願游羅浮初樂地大師來吾易堂最稱邦士高悟不從人聞得豈固有是耶丁來閩月師自青原游武夷叔子文集序

卷十

樂地一

三

夷邊路新城招昭天峯寺中時余以授徒閉關竊出痛談一夜不得止余向與師相見有猶龍之况今別師七年胸中新語勃勃不自退朋月師謂淦澹菴曰冰叔昨與吾夜談燭見跋神采益壯聲如洪鐘余方病喉痛不能言論板講席已數日及見師談不倦喉且頓疾獨恨身爲課誦不得從武夷游矣意師到武夷有隱君子爲師納屨折杖結茅居師又或有如羅浮月壁事勒師名姓師亦當不欲去吾問龍之爲物大蟠天地小藏爪甲潛見不常世不可得而制

師老於武夷爲吾道南主人未可知也憶讀武夷志
時摩穴縣絕朱棺蜺骨橫空際或以炭畫石壁輒
飛肉登天心其湯彝又載朱晦翁楊龜山先生講學
處及詩詠甚多余既不束身道學又不能求登遐創
景化色五倉之術以汪洋超舉其身今從師游不好
禪理然以山水之好則三者吾皆得而游焉

倪閣公曰轉換奇險處絕似昌黎

俞石古曰雲氣旋繞驕甲隱現不能端倪

魏叔子文集

卷十 雜地二

三

○贈迂且巷遷居序

伐木之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
木人之遷地能爲良者恒棄舊而就新積小以高大
故曰出幽谷遷於喬木迂子且巷蓋三遷其居不
出戶庭之內屢遷而益卑以小是殆與古之言遷者
異然吾有遷於迂子之節曰初九不出戶庭無咎
迂子棄諸生隱於舊讀書賦詩以自悅而貧且甚且
夫兌爲說坎爲險以兌之初應坎之初是一出戶庭
而遇險也動則有咎宜處而不宜出故聖人以知通
塞許之迂子貧不能守先人之室售其輿焉千人而
居堂已又售其堂居于廡所居益隘而迂子安貧守
義志終無少變也迂子本中州人先人輩鹽蔬席陵
使迂子出其才能苟且陰稱以取資當世雖高明之
士驗其先夫豈不可致然而欲無咎也得乎人之忠
莫大乎知通而不知塞是以幽谷無定位喬木無定
所遷無定處吾以迂子爲有合於德之初九而無悖
于○是以○之迂子好朋友與子交子再來廬陵值
其再遷也於是爲文以贈

孫豹人日編詩而見吾友旦菴爰處詩曰爰
 處魚鹽市開門似閉扉日中兼暮躬伏盡典
 冬衣已驗人皆是還思我自非上蒼顧顧視
 端生煢清輝高人之致蕭之已想見一班
 李映碧先生曰探理於經而出以左史之筆
 然又絕不見刻畫之跡其文足傳其人矣
 聞牛叟日子與旦菴爲通家好以賈人子而
 主處合賢哲之吉叔子可謂關幽矣文亦從
 養氣得來

龍叔子文集 卷十 坦庵

手四



○○○送汪舟次之振榆峯

古學校爲公卿大夫守令所自出人才盛衰天下治
 亂之故莫不權輿於此故學官重得人在昔盛時有
 自學官入爲編脩侍講讀者而龔翊以學行爲大臣
 特薦乃授太倉學官劉亨年八十辭職天子爲之卿
 蹕故其時人才特盛公卿守令多賢者天下安其
 衰也循例而官循例而罷率以昏耄貪鄙者當之然
 人才必出於學校其官猶重及夫逆什之途紛然各
 出則官愈輕而居官者益不務其職吾嘗謂天下之

龍叔子文集 卷十 舟次一

三五

官自宰相至倉驛吏莫不各有所事雖其最食庸惡
 劣亦必有什一之功波及君民故一日缺官則事不
 治問今之學官所治者何事乎雖缺官百年要無關
 於得失嗟乎今人才雖不必出學校然終不可謂學
 校非育才之地學官非造就人才之官苟賢者當其
 職其必有以異乎人之爲之者與淮安之賴榆峯最
 小而解濱於海俗不尚文學吾友汪子舟次教諭於
 是舟次以文學名海內然其人精敏通達不肯一日
 以素食飽此大有司才也屬而爲今之學官得無非

其意當日飲酒賦詩而不事事大武城有祿賦文翁
興文教於蜀官無小地無僻陋亦視其人何如耳于
開舟次日董清生講員暇則咨詢利害佐其邑大夫
以治斯民頃自嶺南歸省親不一月去日吾不可以
驥官也其與子所商畧皆治民善俗天下所以理
亂興衰之故達子與易堂諸子私論官制謂縣令者
宰相之所從出學官者督學大司成之所從出故爲
宰相者必起家縣令爲督學大司成必起家學官如
是而天下之治亂人才之盛衰乃可得而言大舟次

教子文集序 卷十 舟次二 王

循是不變其必將有所以用之與於其去教以贈
黃仙裳曰只尋常贈送之文而數百年官制變
教化盛衰具見于此筆下亦有扛鼎之力
江陵門日學校最重學官務得其人此論人人所
仰文特從今之學官無所事事轉折到必當有事
處似個無盡識力至高此爲有用之文

○○贈劉毅可叙

休寧劉君毅可以氣誼聞於人而僑家藉湖于彭游
江南過之弗伯也毅可善游取資於公卿往往爲州
縣吏客故家居日少王子仲冬予在吳門治裝歸而
毅可忽款門來相見握手甚歡毅可好古名人墨跡
器玩善鑒別方與友人期觀唐宋明法書連解之而
同子湖舟上舟大風不前自吳門達蕪湖遲延凡二
十日予與毅可益相知雖懷歸急不覺其行之遲也
毅可篋中有書二寸許啓視之則皆貴人知名士所

教子文集序 卷十 贈何 王

贈毅可之詩若文固又知毅可故善擊劍彈琴琴有
春濤月濤爲唐宋舊物而譽毅可以琴者言人人同
諸文字中吾鄉陳伯機爲清致亦以琴德名毅可濟
吾則謂世之能擊劍彈琴者不少人獨怪夫毅可游
公卿涉州府入幕參計畫此非衣綈脂韋求容悅于
人則非然自負能矜其交游勢力鮮衣露佩以氣凌
人者也毅可顧望聖然不睨其模庸然若山林遠引
之士其性情爲何如然則世之人謂必求顏媚心盛
氣勢而後可以游於世者其言則惡乎其然與天下

能久要人者惟真與靜。真者惡偽。偽者尤惡偽也。靜者惡燥。燥者尤惡燥也。故一真而真與偽皆服。一靜而靜與燥皆攝。此豈獨爲山林之士言哉。游乎世之途者。未有不然而殺。可所以貴其在斯與。殺可與吾友。會止山交。最善。道殺可性篤。孝年二十時。嘗到股療其母疾。而不敢聞於人。四方贈言。罕及者。嗚呼。殺可之。不徒以氣。諒貴也。久矣。而況以技乎。母至蕪湖。殺可將攝衣辭而歸其家也。予不能已於言。於是辛爾爲叙以贈之。

叔子文集 卷十 敘訂二

三八

李灌溪先生曰。說盡游世之弊。而歸於真靜。固不待學問之言。亦淡於世故之言也。

劉職聚先生曰。文如其人。

蔡九霞曰。將氣誦聲。琴琴劍劍。孝散散。叙叙去。寫得劉君心迹。躍躍如見。文中慨世而無一語涉談理。而無一語迂。故見高手。

○善德紀聞錄敘爲開象而作

子遊揚州。善人閔君象南。力善數十年。不能無幾微近名之意。閔君稱素封。余願見之。以嫌未嘗懷刺及門。然余五到揚。每到必圖閱。益詳余款。曰。此真善人也。於戲。人者。天地之心。不善。則天地之心。病。心病。則耳目。鼻。舌。血。脈。榮。衛。交錯。而百病作。是以有日蝕。星變。山崩。地震。水溢。旱乾之症。人民橫死。盜賊發生。牛馬雞狗。魚鱉。林木。卉草。金石之物。皆不遂其性。故曰。天不生善人。天道滅人。不行善事。人性絕。人性本善也。善存於心。不見於行事。是貯五穀之嘉種。而不春播以糞也。其實與窮饑而死。同且夫天下之人。至衆矣。窮困者衆。何以吾獨豐於財。愚者衆。何以吾獨智。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下之人。天之衆子也。天以此子爲賢。故豐之。使恤衆子之貧。故智之。使教衆子之昏。父母以衆子之故。獨厚此子。而此子乃棄衆子而不恤。封其財。私其智。驕吝橫生。視衆子者。若草木鳥獸之不與我同類。則爲父母者。安之乎。抑怒而奪其所厚乎。且人之夭折死。匹者常也。飢寒兵

叔子文集 敘

卷十 紀聞一

完

寇利獄疾病無不足以被人吾何以獨久生於世是
天將使之故衆子之死也故人生而不行善則其去
死人也無幾何矣且吾所謂豐于財足于智固不必
其勢位富厚聰明絕人者也吾能視則賢于賢者遠
矣吾能聞則賢于聞者遠矣吾日飲水飯疏則賢于
三旬九食者遠矣今夫飲水而飯疏雖至貧者不免
亦知乎一勺之水一粒之粟皆上天所祿養我者乎
人浸假而有喉胃之疾則山海之珍錯羅方丈與瓶
粟牛孟其不能食者均也食天之祿曠不事天之事

魏叔子文集 卷十 記聞二 手

雖貧至飲水飯疏猶不免于天怒而况富厚者乎
君好善而不近名其庶幾得斯意吾聞君少孤貧
九歲廢書不能具求脯從師學長自求識字旋曉文
義讀史記蔡澤傳嘆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徒步立談
則卿相數月而脫徙去之大丈夫當如此矣遂走揚
州赤手爲鄉人掌計簿以忠信見倚任久之自致千
金行鹽筴累貲鉅萬自是遂不復賣歲入白家食外
餘盡以行善事故君年七十有二筭財利數十年而
虛不更饒嘗謂其族父無作日吾平生得力在蔡澤

傳也禰先徵君年十九喪先大父貴產直二萬金所
行利人事盡一歲之入故家無餘財先師楊一水先
生作魏徵君傳家姊婿即維屏又于其所聞見作徵
君雜錄余感閱君行善與先徵君類爰詮次所聞條
于左持歸山中訓家子弟風厲吾鄉人夫好名而爲
善尤愈于不好名而不爲善者况爲善而不好名其
可無傳哉君名世璋歙西嚴鎮人崇禎末補國學生

附錄

揚州育嬰社者收道路棄子女而乳之罷乳欲以
魏叔子文集 卷十 記聞三 手

爲子女者以去其風漸于浙江北直諸處子至揚
每欲往觀未果丁巳十一月望日偶同友人過其
社則婦人之襁乳嬰兒以來者百數十當日者持
等唱名給乳直與嬰之絮衣右介之室醫者處焉
嬰疾及瘡痛皆有藥子見而涕下嘆曰誰盡德人
爲此者所謂補天地之缺陷此其是矣往乙未
春祭君商玉見遺嬰在地憐之歸語象南象南屬
人求得乳婦月給直五錢象南因告諸同志以爲
揚州南北之衛女子號佳麗四方遊宦貴富者多

買妾僑家生息既繁常倍直以傳乳貧家利厚直往往投其子女水中武棄道則故揚之遺嬰視他方爲甚吾耳目所不見聞者不可勝數也于是立社館曉棄兒者置社旁而令商玉主之自是每會嬰兒多至二百餘人已亥海警至社人東而竄資大匱乳婦咸欲棄嬰去商玉以告象南曰毋我固在地遂圖給數月社人稍稍集久之有他徙武家中落者資又匿會給事李公書雲以內艱歸象南同程君休如詣李公請入社因定人直一月之條

衆入不足者直人補之象南乃自占兩月故育嬰得無闕自乙未至今二十有三年所存活三四千人
大江數千里折而至京口岸最聚濶又勢將趨海金山中峙波濤激駛往往覆舟象南歲僦渡江船數艘於金山厚直募善駕者過舟覆則飛槳救之又慮舟子貪他利不及事乃與吳君孟明程君休如汪君子任吳君道行等更立條約凡漁船皆得救人得生者酬以一金死者十分之六別爲理葬

京口瓜洲各養僧主其事

庚子夏揚四鄉疫大作象南延醫施藥於三義閣下扶病就藥者日五六百人凡百日壬子又疫施藥浮山觀百日甲寅疫又作施藥高家店凡兩月三藥所濟幾九萬人所費約千金募助者十之二象南少時代所親押鹽之高淳至石臼湖風作梘中折舟子號泣口扼指告豈更辦此將溺身入水象南急手掣之連呼曰吾儕汝時象南會甚錄累數年得二金盡以與舟子舟子謝曰君活我

象南外祖家四棺未葬出三十金一日盡葬之有友洪某喪妻年四十貧不能更娶象南曰君卑傳無子如宗祔何遂親爲擇配贈百金後生子四

人
門下孫某者管薦一人號鹽事孫稱金迷所薦人不自安象南溫言慰之曰毋疑恐事不相及也待之如初其人感服終身宣力不怠象南性溫厚遇人以誠類如此然卒以此得用人用能崛起成大家里人汪生與象南同避亂爲謀面交注傾貲買地

以葬祖父既謀生無策持所住屋契質人真肯應者象南念汪恒貧葬祖父孝人也慨假三百金注生卒致富

羅生美丰儉家赤貧碌碌走市井爲白徒象南勸之力學因授以事其後家起累萬餘金

詞客曹某以硯田自養不事干謁象南高之爲之窩代納稅曹坐享其息以富恒產曹沒妻子無凍餒焉

汪氏兄弟二人貸千金販米豆大折閱兄弟相繼

象南子文集

卷十

事類

詩

以其妻子自微來以所存磁器百三十兩爲售南惻然曰是孤兒寡婦何以自存乎悉還之未嘗取一杯

塾師翟君六十五而喪子云七世單傳矣象南贈金爲買妾翟君語人曰吾何以報德私爲表一通告於東嶽

吳君居塾二載去既老邁攜子詣象南居半月終日長嘆象南怪而問之曰欲貸六十金爲兒作生計可得活耳明日如數以贈

塾師胡到館甫四月赴泰州試妻以產子死其父持屋契奔告象南質三十金爲餼其時方暑暑象南曰不可須矣急還其券贈五十金曰喪事寧使有餘毋更貸他人也

興化趙君在塾數年木荒甚貧困屢貸幾數百金既發毫釐無所借象南簡先後諸券盡還其子曰毋謂此累人妻子爲也

同里汪某貸銀三千金行鹽既負旗下債虧折憂鬱致死汪無子兄子扶柩歸里象南持酒漿紙錢

象南子文集

卷十

記聞七

三

臨棺拜之祝曰汪君魂氣長往毋復念此事盡取諸券焚其前

王喜鳳被誣逮於法以十二歲女質入金如其歲營救得活女思母病欲死母曰女死吾不獨生矣象南捐十二金贖還之母女皆獲全

下河周氏攜幼子馬驟來訴云水災七年鬻多遺夫老受杖血肉淋漓更拘妻子以代比一家併命矣象南爲償官逋老幼得不死

友程氏納聘一年婚有日矣而無資每嗟嘆象南

知其情許助以金歸奉他事忘之夜半忽憶及躍起披衣取金遣人齎以往明日遂成禮後生四子云

揚州下邑七歲水災飢民日集揚城象南出六百金首倡募米以賑于南門外浮慧園設廠煮粥日食二萬餘口凡數年既而水不已就食者益衆更倡同志請于巡鹽御史許鹽引捐助米薪四境設粥廠並施絮衣自庚戌九月至辛亥三月每日就食者四萬餘口所全活不可勝計

蘇林子文集

卷十

紀聞九

五

水災既七年死者枕藉象南舉以棺不足繼以席四圍外僦人埋葬之所費三百九十餘金棺重不與焉初揚城破死人遍城野又屍塲積棺骸真如山象南並延僧收簡卜地葬之十餘年不絕更設齋醮爲薦拔燃路燈不使怨鬼迷行人凡所費不可數計

揚北門外養濟院傾圮鰥獨老病無所庇象南倡同志新葺之設佛像以化慰其心

象南嘗渡江謁九華山見下河飢民蜂屯江口乃

僦駕避風館買米三日賑之而去

儀真縣所後有仁壽橋負鹽者必經久而頽圯諸巨商弗問也象南一日過之立買木修所費以百金揚西門雙橋圯孔道行人寒衣而涉象南修之亦百金二十四橋圯修之三十金極所修舉不勝記

揚北門外司徒廟右山之阪險仄雨者數尺泥墮馬蹶傷人人負者恒敗物象南出財僦人削平之爲治道路行者便焉

蘇林子文集

卷十

紀聞九

五

揚運河距南門五里處鹽艘觸船及他巨舟過者每遭破壞害數百年人傾千萬金至喪身命故老皆言下有神椿爲靈怪所憑甲寅正月河涸而椿出有巨楠無數植其下象南聞之曰往者僧嘗募人于水中斫之計日受直弗能拔一椿今水涸椿見時不可失也乃同程君休如冒雪往視之屬方君子正注君彥雲龍其事象南乃出金匣中號于衆曰有能起一大椿者予一金小者金遞減人爭起利凡三日起一百六十餘椿自是舟慮永絕又

三日而水大至

孔廟聖賢像嘉靖中用閣臣張璁議以像教始自釋老非禮詔天下易木主諸像悉閉度闕凡百五十餘年今辛亥部牒復令天下更木主立像揚州儒學官擬人也開闢而丹漆剝落手足形不具人不忍正視乃謀于象南象南欣然卜日出資自教所金樸丹腹之餘人聞其風有輸者府縣二學宮至聖索冕臨南面諸賢章服列坐西東煌煌炳炳肅肅穆穆謂升者如克見聖焉

樂叔子文集

卷十

紀四十一

元

江都縣治之西故有禹王廟不知建自何時廟右偏浮山出土而石質如鐵相傳下有沸泉大禹以是鎮蛟龍者廟湫隘年久傾欹板橋解棟折門庭榛蕪弗可行將廟東城隍司西浮屠並郡人改作金碧輝爛象南慨然于中謂神禹功在萬世非然者天下人幾無噍類今廟貌若此可謂悖木歲辛亥乃鳩工造于落成楹殿闔麗丹雘煥發更造聖像高大倍舊制較見儼若恭已垂衣左右像像契臬益以配享西介建闕以祀文昌覆浮山以

受德門之內按圖九鼎列像鬼神挺拱肅然修門九頭寶目灼忽窮冥益入廟者不思敬而敬焉鍾磬曰韓老氏之言禍福也來之者禍備者有禍備之者修德有廟昔德者禍故天下愚氏至士大夫莫不誦事二氏以干無忌之福弭已然之禍仙宮梵宇迺富內而孔子之徒近亦簡棄其傳以爲不關禍福也噫嘻甚矣象南乃毅然修孔子像上及禹廟抑又遠于人情哉誰謂魚鹽中人抗志希祭澤者而顧及此哉

樂叔子文集

卷十

紀四十一

元

楊城南有七級浮圖萬歷時所造蓋邪水迅駛直下東南風氣偏枯故造塔以鎮之既圯既修戊申之夏洶然地動塔若搖筆頂墜于地諸佛露出風雨披靡象南號屬道人唐氏募千衆施者不足大益以私財自下及上煥乎作新椽木之覆更以觀視觀舊制高丈有六尺實爲經陽壯觀焉說者咸謂文筆盡起厥利科名自是捷南宮者倍昔益其應云

象南老好觀書年七十餘每夜漏下二三十響下

不釋卷嘗自抄錄古人格言于壁以自勉謂子孫
謂人曰吾生平不博奕不美食祿不游娼優無
他嗜好也居室卑狹無園亭之娛所坐臥小室人
每勸撤材新之象南曰視吾不蔽風雨時何如且
久與之習如故人不忍就也

或有勸象南宜節齋布施南財以遺子孫昔象南
曰撲滿有入無出吾懼其撲故不敢滿止吾子孫
固未嘗貧也使至于撲欲求爲中人產得乎

吾圖象南爲德多自隱諱或假名他人或辭多居

魏叔子文集 卷十 紀綱十二 序

少事恒不彰然士君子里巷行旅之人其可指而

口頌者已如此其他釋老之宮緇黃焚香之費祠
廟之修建爲世所能爲者弗書也此年吾江西暨
浙江遭變亂婦女橫被掠奪建昌一府至八萬人

西辰秋有山陰善士虞心影者奉當事命率難

婦八十餘口抵揚募人贖之象南捐一百六十金

以倡衆衆得百餘金卒事餘十三人贖無所出象

南仍值其姻巴君雲扶于浴堂肉募之立捐二百

金十三人者夫婦皆得全人謂象南志切濟人誠

于中勤于事故造次之間克全大德而八十餘人
象南皆陰給錢米俾存活外人罕知者予蓋得于
其家族云

楊初正曰閱君行善數十年不倦予衡字相望
最敬之叔子開天開地一段至大至切議論非
遂閱君不得發也所紀散條字字高古乃知作
者雖帳簿瑣俗事定有文章足供誦味

○○贈黃書思北海序

丁巳之秋予自江西來揚州黃君清羽之仲子書思以高才不錄明年春將就學於成均以試黃子冲然面質好學問請一言贈其行予曰以文試吾何言哉聖者古見子所懸卷雖冠冕江南何弗可而不錄命也雖然語有之人定不勝不於南其錄於北必也以文試吾何言哉君子之學將以用於世用於世者必知世之所急而先其切于民者予江西人也而予江南人又家揚州夫自吾讀至揚州三千里所見所傳魏叔子文集序卷十書思一
聞二四年間天下民生之苦未有甚于江西者寇兵所蹂躪其夫妻子母亦必離散不相保聚者十之五六無衣食飢寒亦垂死者十之七八矣江南號稱樂土然民困賦役不啻十室而五而揚之下縣七年被水災民死已殆盡前八月予之興化有李廷尉疾舟百里行田中句落洋若大海無畔其不能去者則礪板而炊婦擇赤蹕相向水立句拾螺蛤予泥中舟子言如是者數州縣凡千數百里也而于五客揚自始至迄今每末則災民之乞食于市者相摩肩不絕城以

魏叔子文集序卷十書思二

外多道友嗚呼何其甚哉予嘗私謂治河之大處不當以資政遠當如漢武帝募使絕國之詔或出公卿所共舉或重賞爵祿其人而大吏亦倣此意以擇屬官招致草野非常之士又當如趙充國先上方畧寬以期日大然後河可得治揚下邑之遺民可活也子之行必將以文才傾動諸卿大夫他日連第春官其必雷意于江西揚州之民乎而且先為諸卿大夫言之子故工詩歌古有采風之義子盍為詩以待太史之采當路多賢者如嚴司農顯亭葉太史子吉皆吾故人子往見試以吾言告之
黃仙裳曰不意贈游試太學文乃有此等絕作尤妙就江西揚州目前切身事上發揮並無另作爐竈之意真大家高手也
潘雲谷曰如繪流民圖而筆力高古又就便帶出治河大議論可為萬世不刊之言
邱邦士曰論救災傷之文得此逸筆史記平準之遺

〇〇〇。贈宋員外權閣額州叙

商邱宋君牧仲以刑曹郎權閣額州除門征獨舟兼
平權度赦過誤之罪商旅咸言百年數十年耳目睹
記所未有聲聞於宇都已未九月于頭風作就醫察
和舟阻兵於頭君聞而就交焉先是君甫至萬書山
中數自言以官守不得至且迎予于病榻及相見其
相得也若語民生困苦必憂而憂予私念君少以
詩文名海內有才者不必有德好文學者疎吏治古
今所同歎而君顧若是豈不為賢人乎哉迺私告君

蘇叔于文集叙 卷十 宋 關一

事

自古之為國幾而已故曰將以禦暴自其斷起而征
商崇本抑末而後壓後世以其征諸市者重貨而施
諸關然其稅甚微未有過沿而重如今日者以余所
見聞則又甚甚於漢湖全江來大江南北當十過之
焉尺絲一毫毫一毫皆有稅布帛績短以為長或
尺寸不如法則直而裂其匹之半以歸於官官稅一
而飽費三之有客以半鉢買糲茶一籠者稅能於工
部稅茶於戶部公私之費視貨浮五之三焉客怒而
投諸江此皆余所聞見其頗寬大者十稅一二耳予

嘗私謂蕪湖戶部之稅其必當有三蕪湖江南之

中計商貨被稅者至是或三稅或四五稅亦有初稅
之物經是關者夫以小民私財一物而至於三四五
稅不已甚乎況不百十里又有龍江之關當革一也
口岸不利泊舟風發則相擊撞或至破碎又商旅久
稽事已則不擇風雨連發往往至覆溺當革二也或
謂困用取諸蕪關甚大革之則用無所出按添設戶
部一稅實起大版中科臣建議前此萬歷雖號承平
三大征不為不多事矣時未嘗有此稅也自明逆數

蘇叔于文集叙 卷十 宋 關二

事

之於漢魏數千年皆未有此稅則將何以為國乎作
備者身受絕嗣蠲免之應至今為商旅所咀嚼當革
三也予讀故相張江陵集其贈周水部權荊州關叙
曰古之理財汰浮溢而不務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
源不幸至於匱乏尤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今不務
其本而爭於賈豎以益之可乎嗟乎江陵當嘉隆時
民安財阜蕪湖戶部之稅未立他關稅視今不過十
之三四面其言猶若此今百姓窮乏關稅大者仰食
萬人吏胥美田宅蔭子孫者以百數十計則商安得

而不困民。用安得而不屈使江陵當此其爲賈生痛
哭之談。又不知何如也。是故以賢者爲之則行矣。意
於法中。秩大害於法外。所補救猶得二三。不然商困
而民用屈爲國家者幾何。其能利哉。子布衣廢疾言
之爲出位。雖然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上時位有不同。天下民生則自唐虞三代以迄
于今一也。身苟不能利諸民而猶有可以告諸其賢
者。則何爲不言。若位卑卽不能有所改作。君富春秋
地望才能他日當爲公卿或得執天下之柄。意者其
追用吾言乎。君誌諸心而已。

宋 謝 安

門人蕭從汝曰。因贛州關政之善而感發於蕪湖
遂爾暢切言之大意在恤商裕民舉彼見此指一
該十不是啻賈失主也。其文蒼朴不乏風韻可追
四京

○○○贈萬令君罷官序

君名 萬令

武進萬君以明經令吾寧都。始至。僦舍。循然若廷儒
之無所爲者已。而寧之民見其廉也。曰三十餘年無
是官矣。已而見其才。曰五六十季無是官矣。已而見
其所守。久而益介。大兵大亂處之若無事也。曰吾信
耳目所及。視記無是官矣。已而君以廉得寧。罷職。餘
不能去。賦西城下之屋。而居焉。出則步行。應門無紀
綱之僕。童子三四人供事而已。君之下車也。徵稅之
耗視前。獨其大半日肉二觔。蔬數束。酒二壺。幕中賓
客之食。皆在賓客。嘗不堪托事。太一粟一薪之費。一
夫之役。不以取諸民有所。而市民常多取。值是以寧之
民德之。易堂魏禧曰。子最服夫君之處乙丙之亂也。
方甲寅西南變起。境百里環強敵。十里多伏莽。門以
內奸民之欲持白楮而起者。相視君下令門以內郊
以外。部管民兵而訓練之。民氣日壯。今日重於足敵
何而不敢偏伏。戎不敢起。倘鍾之兵不敢譁。而好亂
民有所歸。不至於爲賊。於是寧民得晏然保其父母
妻子。免交覆誅討之殃。然君之始爲是也。祿山中聞

之竊以爲隱憂古人有言曰拒虎而進狼改革之際

牽之民嘗稱兵於市白日而殺人劫人於縣治之門

已而彈兵破子嗣所以成之城屠掠幾盡今以急用之能保其

不爲狼乎已而聞民兵稍有跋扈者已而聞君因事

總之治法者三三人其黨無不伏於是終亂李郊

市之民無敢動以迄於今帖然若木嘗聚衆而鼓之

者子乃喟然嘆曰其古之人也夫消禍於未萌折亂

於方長以靜制動而以閒暇治其勞其古之人也夫

子三四十季以病不交州府丙辰之秋將遊三吳治

魏叔子文集叙卷十萬令三

裴於西郊僧舍君夜聞之咸關而出西城兵二百許

人聞令君夜出皆佩弓刀先後委護君已而知爲就

視子也皆大驚子乃與君爲往返禮今子以病腎就

歸師於雙林道出武進將遊君里與君姻舊爲吾故

入者相識謀而君尚不得歸子過君寓至見君服御

起處未嘗不散然太息嘆腹吏之不可爲也前不郡

兵數萬環城下欲夜入君閉門解印綬拒之寧人感

其功比罷官閉市三日爭出錢爲請然不動聲色以

定大亂其大功在不可見者寧之人未必知之於是

乎有言

張貽蕃云當局者原本實心行實政表揚者第就

所見與所聞不爲繁稱覺循吏之傳遜其纏綿樂

只之章同其婉切

萬公爲治寧之民德之不能忘魏叔子先生爲萬

公壽有序罷官有序何其於萬公始終不置乎知

魏子之爲萬公富于言則知萬公之爲吾寧富於

德已溫應著評識

彭躬菴曰爲出萬令君作用淡心處可爲定亂之

魏叔子文集叙卷十萬令三

法點綴廉吏微帶風神褚筆之妙大有史公遺意



○贈別方西城敘

庚申三月子就醫雙林中道病作力疾下章門使門人清江熊顧主醫藥故人方子西城與致其寓室日用畢具旬有五日而老夜寢常頗聞西城讀書聲因念西城處魚鹽市儻然自修潔又樂交文章學問士不侵然諾於朋友其遇子厚非偶然也往戊午冬子與疾寓章門與西城僅隔一壁西城夜咏誦不輟如今時聞出其詩示余頗有吾伯子風氣心竊怪之及得放還山西城持尊酒飲子則自言得伯子詩於楊州好之且飲且誦其賞心之句反覆吟哦子時與季弟駐杯而聽凄然泣數行下嗟乎吾兄弟不得見伯子有能傳誦伯子之詩若文深慕而篤好之者如見伯子焉此其人雖與吾無謀面交吾猶將來冀從之况如西城者其能以忘情乎哉西城年甫踰三十好學不倦其所至吾邑能讀之常來問益務讀古人書爲有用之學不獨以修潔異衆人已也子行矣於西城眷眷不能已爰命能生書此爲別

王汾仲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文之情境似之

○贈張貽庵廣文序

南昌張君貽庵以高科爲廣文先生于吾寧寧之士誦法其文章又親炙其教君初度諸士將舉觴相率而屬子爲之辭君乃趨駕而謝曰毋吾之鬱鬱不得志于斯也其何壽之辭且君亦知吾之當食而歎寢形而秘歎者乎戊子之亂吾奉吾母避兵于山莊游騎猝至均氏自跳越而沉于河吾是時欲自沉也父命強止之至今餘痛焉其後里中橫逆起連吾父產既蕩析無以養負笈四方取束修以養今君荷之供不得逮兩先人其何壽之辭予曰諾遂以謝里中士而君於子日親善往還數數有加禮焉子嘆君能自降階篤朋友之好非尋常科名士所及而所以教吾寧士者其于大本慨然矣古之聖賢論學必先孝弟至治國平天下道不越此于學宮尤爲要務故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使主教者以父而不以行以言率而不以身先之則諸士何法君去戊己之際且三十年年踰五十而澗然不忘其親若此夫八子于親富貴壽考百歲而合終綿綴之際莫不呼

天搶地而盡哀焉。蓋其心即千萬歲而無終窮期也。又況于遺時會之屯厄命之不猶而或不得其正養者。且夫毀節而偷生以老。同人子所不願。然死有重于泰山者。亦非人了之心之所期。雖其親身沒而令名長有。不當不痛以爲幸。而終不以易其哀痛之情。此則君之所爲自盡也已。君舉甲午鄉試第一。人人重榮之子。謂三年而一人不足爲君重。且君五世中。大司馬蒙谿司馬之兄。木山君諸子公謀皆幾得第一。一人則君固視爲張氏之常業。子迺特表君孝思爲

叔子文集序 卷十 雜錄一

文贈君。且以告吾寧土之服君教者。不僅在其文章科名也。君母夫人姓王氏。亦南昌人。

謝亭三曰。他人只在科名上極口稱美。而叔子淡談說過。獨從根本上。一唱三嘆。婉轉曲盡。然其淡說。正是深贊于此。知避俗之法。

○陳儀卿六十序

人之壽者多。考其說始于孔子。以大考稱壽。而曰必得其壽。武王周公達孝。享年皆大。蓋上下子與氏年亦近百歲。後世如老萊子王祥楊椿之屬。靡不以孝聞。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仁主于生。能厚其所生。則其生亦生。生而不窮。譬之樹。然壅其本。沃其根。而枝葉茂。理固有然者。故曰。子者孽也。孽生而不息。父子之生爲一體。是故孝而壽者。天道之常數。人之大經也。陳君儀卿。籍泉州石湖島。以積著業。僑家吳

叔子文集序 卷十 雜錄一

門之南漳。余見其人長厚君子也。敦信義。士著賈衡之人。皆賢之。業是以日起于庭幃間。朋友尤篤其步。厥考心榮公也。既盡忠養之方面。大父母縣惟島中。未得歸窀穸。心榮公在吳深憂之。至易簣日。不能瞑。熊卿撫其目而視曰。父非以大父母縣惟島中。在兒輩矣。儀卿究不遠數千里。迎二櫬至吳門。而營葬焉。又以身倚吳。再世以上。皆聚族島中。懼子孫他日視祖宗所分之身。若秦越人者。乃修先世諸牒示後人。又作家訓訓戒子孫。一以孝弟仁義爲本。雖不

必徵諸歐陽蘇氏之譜法顏柳氏之文辭而其意豈或有異嗟乎世不少讀書博聞之士與達官貴族也日營田宅廣園囿甚或數世縣棺而不葬交遊遍天下著書滿車而高曾以上不能舉其名字以視僕卿其等不孝爲何如耶庚申七月僕卿六十初度諸親姻友欲爲儀卿壽儀卿以除服未久去而之鄧尉山中諸姻友相與謀曰吾輩卽不獲登堂舉觴君之令德其可無聞乎于是介袁子隨安乞言于余夫陳氏出自胡公固舜後也舜終身之慕享千一百有十歲魏枚子文集序卷十 陳儀卿二 蕭

記曰父母不在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僕卿不徒以雛豚之逮事親爲榮于其後學善爲善而不佳則自此以往更六十焉可矣儀卿質人也余故僞言孝德以塞隨安之

陳瞻一曰以孝而壽立論傷挈僕卿大節足爲不朽文字空中綴染處更饒剌波

○ 未測詩集序

詩發乎情者也吾伯子有言曰情者天地之膠漆天地無情則萬物散萬物無情則其類皆散故無情者不可以作詩然亦有有情而詩不工者鳥之鳴于春也情也而其鳴有善不善鶴鳴于阜燕之上下其音黃鳥之睨睨乃有取焉爾其他咽吟之聲不可以娛耳而快心而見于詩雖今人言情之作其源流皆本于風雅騷賦而謂可以不工而遂已乎微縣洪子亭玉蓋有情而工于詩者亭玉以世家子治經術有名

魏枚子文集序

卷十

未測一

劉

於當時而不求榮達少好交遊于朋友重氣誼年逾五十不衰而爲詩日進吾讀其未刻詩五言古高秀幽閒者有儲王有韋孟五言律詩則瀏亮者爲劉長卿老健者爲杜子美他具體亦各有其長而其情之所貫輪則雖尋常漢集贈送之作固不同于世之羔鴈駢語也未湖距無錫城三十里亭玉僑寓陶樓之別業四面湖水環之烟波千頃足以舒其牢騷慷慨之意往往客吳門亭玉曾以烟波釣艇圖屬題于墓其地而不得至今客錫山又以病不得偕往嘗閉門

伏惟想像景光日臨其欄月臨其檻湖光浩渺進而與之相接亭玉開戶據几席以五嶽之廟收之何往乎詩之日工而未止也或曰未測洪子將退而躬耕以老或曰義別有所取則其情吾又何足以知之顧景范曰只有情而工詩一節意甚直却生出許多曲折許多光景來使亭玉之人與詩皆可想像而得是最工于寫作者

錢礎曰曰亭玉爲烟波中人其詩亦帶烟霞氣真逸品也勺庭就一情字寫出詩中多少情來詩傳

蘇軾子文集序 卷十 味綱二 素
情亦傳已



○徐健菴春坊五十叙

今天下公卿之能下士者有人矣而天下士異口一辭屈首推服以爲有漢三君之望者必曰健菴徐公豈非以徐氏兄弟科名之盛爲近古所未有而公爲之長乃能微然自下修布衣之交遂賢於當世耶夫古之大賢下士而用人者非徒拔其寒賤援其厄窶急其飢寒譽之使有聲名薦達其官祿而已蓋必固足以愛之而愛足以別之且夫尺水之注不可以蓄蛟龍十步之草不可以藏虎豹豈惟休客媚嫉之殊德哉彥聖有技之人不肯愛知於庸人而庸人亦無以盡彥聖有技之用蓋器小者不足以容大識卑者不足以容高方且得一則失二收此則遺彼獎進同類而嫌疑於殊塗雖欲容之顧有所不能也故曰必受之以其寬然使大與小兼收偏與全並容而無愛以別之則平居失隆殺之等臨事而任人垂隨才器使之用雖中庸之材咸作其使殊尤絕異之士則相與掉臂去之矣嗟乎此吾嘗取証於五器有升斗泯然無跡而尺寸井然不紊之喻以爲公卿之賢者能

士用人者告也公之於士亦既兼容而并收矣先
起者推之後者挽之大賢者尊而禮之凡材小能容
接而緩急之莫不稱量而施因器而制用故天下士
皆曰徐公遇我厚也而公顧自有所以爲厚者其古
所謂(殷)者與往丁巳子客揚州公先顧子於委巷
者再既相見握手四顧首而起歡然如少舊之交昔
唐后閔除目見其半千名驚曰吾謂是方賢乃在朝
耶予問公名久矣意以爲耆艾人也及見公偉然秀
澤詢其年纔四十有七越三年公初度適子客吳門

羣集子文集

卷十

健菴

五

公子孝廉樹穀炯以公與禮有故奉書幣來乞言予
惟公方中身之年其進德修業以圖利天下之生民
者方興而未艾固不獨以好士稱而予特爲度量之
說以明公之所以賢於人者以質於公以爲諸公子
佐一語焉

秦登嚴口徐公門第學問海內無不知之亦紙不
勝書此支特挈其最大者足爲千古大臣好士取
法議論宏富精切而不久高蹈之氣其大家名篇

西湖近詠題詞

西湖題詠汪子周士庚中客游所作也予幼誦宋人
山外青山之句又見人衣吳絨絨作西湖諸勝不禁
羨慕私念吾身安得至此長覽西湖志益神往及癸
卯同友人客杭州寓昭慶寺側見水湖波清疑而私
問人曰此何地當與西湖近耶曰此卽是也予笑然
若有所失蓋平日所欣羨若六橋桃花垂柳樓臺之
勝士女之紛華一無所有與少壯時傳聞畫然爲兩
地意不怪者數日寓半月晨與夜窺烟水風月此湖
魏叔子文集

卷十

西湖

五

山自然之美乃嘆曰此真西湖也往者花柳樓榭繁
華掩映吳宮之西子也今之山水亭蘿若耶之西子
也周士絕句率多自然之韻不假雕飾與今之西湖
最爲相稱懷人憶舊之作悲來悼往若不勝其情豈
與竹枝棹竿爭靡靡之響乎哉予寓湖樓時最愛望
湖心亭烟雨忽來遮却一角忽去或一角微露烟中
楊柳數枝斜拂其上意周士未見此故無詩適予展
見之又嘗嘗爲人道亦卒無詩何也

洪亭玉曰瀟灑多姿寫濃麗處能出以古澹故是
高手

○陳介夫詩敘

吾江右以詩派名天下蓋發源于淵明而黃山谷曾
蒼山諸子相與揚其波瀾今海內詩學最盛所處時
地與淵明畧相似然求之吾鄉詩罕有似淵明者而
往往見于他方甚矣夫江右之詩之衰也子客無錫
交昆陵陳子介夫嘗出其倡竹軒詩和示陳子食貧
授經似不能無意于當世而詩乃恬淡古約抑何其
甚似淵明也余嘗論人之詩成一家言者有三曰性
情曰境遇曰好尚本乎性情者境遇不足以亂之因
緣緣于交第後卷十 陳介夫一 全
于境遇性情或由之而移而好尚在是則有時抑折
其性情以從之雖就于境遇之外愜戚不待而干焉
此其大較也介夫志在學道以其餘力爲詩所謂畧
于性情加之以好尚者與吾嘗見人律陶和陶詩雖
綴綴淵明成句而居然自爲意調與淵明有格格難
合者介夫古詩卒然命意及他體唱之作其氣韻率
與陶詩特介夫多警拔之句于陶爲獨出然其詩介
夫語之而不厭者又未嘗不在此也七言古蕩跌而
秀聲五七律詩婉麗而幽得中興之妙此又讀介夫

陳介子文集 後 卷十 陳介夫二 全

詩者所共知予江右人也如與介夫言江右詩獨介
夫人生長五湖七十二峯之濱山水烟雲沃盥盥胸以
比彭澤巨壺殆爲過之其詩似淵明固宜予與介夫
同年生居金精第一峰者三十餘年泛彭澤航太湖
者逾十反而卒不能爲淵明詩是重有愧于介夫也
秦燈巖曰江西詩派發源于廬山而學派則發源
于金谿介夫宗江西之學派故得江西之詩派也
文亦淵波總繞故在五湖七十二峯彭澤巨壺之
間



○○紀事詩鈔序

顧子茂倫以詩學名天下數十年所論定古今人詩
爲類亦數十最後選洪承以來紀事詩凡十卷藏其
書來屬予爲之叙蓋自詩亡而春秋作聖人以史續
詩至杜甫詩多紀載當代事論者稱曰詩史則又以
（補）南史之闕然後世有心之士居其位而不得行其
志與夫不得居其位者于當世治亂成敗得失之微
風俗貞淫奢儉之源流史所不及紀與忌諱而不敢
紀者在往往見之于詩或直述其事不加褒貶或微詞
（補）叔子文集序卷十 紀事一 李
寓意以相徵蓋不一而足非獨子美唯然也顧子也
道衙門身爲匹夫而慨然有天下之慮其所收錄皆
取有明世道所謂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其庶幾矣
乎且大大下之變不可勝窮而治亂靡知其所底然
前事者後事之師數百年之是非善惡等而上之至
十萬變數千年推而下之又數千年大抵如是也書
曰與治同道固不興與亂同事固不亡草野之人不
敢誦言朝廷之事然觀民情之苦樂有司之所奉行
則其得失可知也故曰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

莫如民是故托物以微諷其指曲不若據事以直書
其情危雖里巷歌謠之細上可以備龍展之法戒下
可以儆官邪而正民俗稱曰詩史夫何讓古昔汝南
許子伯與其友人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顧子
之選子之叙亦悲歌以當哭也夫

洪亭玉曰以史續詩以詩補史是天然妙論中間
感慨皆有闕古今大故此變雅之文也

秦天乳曰有悲天憫人之情無痛哭流涕之態此
文之最有益哉

顧叔子文集序

卷十

紀事二

李

魏叔子文集卷十

寧都魏麟冰叙著

諸子世微昭士

世儼敬士編

男 卅 侃直士較

○○○文設叙

水生於天而流於地。風發於地而行於天。生於天而流於地者。陽下濟而陰受之也。發於地而行於天者。陰上升而陽畜之也。陰陽互乘有交錯之義。故其遭也而文生焉。故曰風水相遭而成文。然其勢有強弱。故叙于文集。卷十 文設一 六

故其遭有輕重而文有大小。洪波巨浪山立而洄湧。青遭之重者也。淪漣漪澌發蹙而密理者。遭之輕者也。重者人驚而快之。發蹙士之氣有鞭笞四海之心。輕者人樂而玩之。有遺世自得之慕。要為陰陽自然之動。天地之至文。不可以偏廢也。無錫錢子礎曰。博學好古。既自以其文章名天下。復取天下文甲乙而選輯之。命曰文澌。夫澌文之小者也。礎曰。其何以是。名。吾覽其書。有忠臣孝子義士節婦之文。足以震動天地。摧撼山嶽。黑風白浪之起于晝日。而蛇龍黿

鱷怒跳嬉。擲于其間。願退托于澌。以自名其謀之。志固有然與。然吾嘗泛大江。往返十餘適當其解維鼓枻。輕風揚波。細澌微瀾。如抽如織。樂而玩之。幾忘其有身。及天風怒號。帆不得輒下。桅不得暫止。水又并立。舟中皆無人色。而吾方倚舷而望。且怖且快。覽其奇險雄莽之狀。以自壯其志氣。然且登舟之初。風水所遭遠若是。則必不敢解維鼓枻蹈危險。以自快。夫世之樂小言而畏大文也久矣。故錢子以澌導之。與錢子之選有忠孝道德經濟之文。以為洪波蕭

魏叔子文集

卷十

文設二

李

開之文。以為澌靜澌之文。以為寒潭縹緲之文。以為麗水巖泉。夸父各滿其腹。若是則已矣。予姑妄言之。以索弁首之責。

錢礎曰。曰風水成文。天然妙義。于文中見大小。即于文之小中見大。後泛大江一段。就身歷處指點出來。目炫情移。意境萬狀。而為文之義已躍如矣。

。食右吉文集敘

才足任天下事者肆應不窮整暇而若無事然必
氣以爲之本無剛氣而自托和平卽不爲鄉愿必止
萎蕤游移臨大節不能守當大難不能濟遇大疑不
能決至于見善而用之不力見惡人去之不盡人於
文章亦然文以宣道義者事功其論自必歸和平大
和平者剛氣之盡也竹箭之生直幹挺利其質可以
陷堅矢人則爲之相倚察羽均其燥濕輕重使和平
焉而用之若操蒿以貫鴻甲雖良工必不能子持是
相天下士論士之能文章者雖或以論不純粹不合
於儒者而吾終不可得變辛亥客嘉興與食子右吉
交其人數與言議其于人賢不肯無所私予以爾許
之語其漸川又集議論頗屬有毅然不撓之氣其色
凜凜若不可犯子生平論文主有用于世而右吉亦
曰吾頗不好考據訓詁之學雖歷象律數筭意不
樂爲以謂窮年斃于天下事少所補不如觀大畧
使坐可言起可見諸行事嗟乎右吉少以文章名天
下志意奮發不在鄉里善士脫合得志可使朝無食

食子文集敘

卷十

右吉一

章

無窮

食子文集敘

卷十

右吉二

奎

入子每與抗談夜至開雞聲不輟竊用相傷悼讀其
文廉卷而嘆也嘉興余多君子交于右吉尤篤而右
吉方校徒嘗嘗暇課誦相過從或同扁舟訪友百里
內外嗚呼世道之衰生於人心敗弊而和平者又萎
蕤游移而不至于見善人好之不力欲合其交惟
世俗之譏議遂巡而不敢斷則天下且何望哉此吾
于敬右吉之不禁慷慨及之也

姜西銘日中有一段警勃處對知已文不覺抒寫
畢盡立議論却無議論習氣結處撇開文字合轍

魏叔子文集卷十

宇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倣昭士

世倣昭士編

男 世侃直士較

幽居詩草敘

施子贊伯隱居於錢唐之河渚其地多荒泉人稱稼穡施子以爲有似於幽風也施子學孔子之道有得於心篤於行誼而氣宇和平簡穆人以比之光風霽月故居河渚久野老童子莫不敬而親之施子好山

魏叔子文集

卷十

幽居一

六

水每遊涉有觸興會成詩得七言絕句若干首其景物土俗林泉村麓四時之態與人所作業畧備詩恬淡多言外之致諷咏再三悠然見有道之容焉昔程總公有雲淡風輕之咏其三十四殊謬劣豈其少作未開道或世俗人僞托之以視幽居詩何如耶子嘗敘徐孝先詩比於不之蛟增瀨潏峻仄之水而孝先與贊伯交三十年相視而莫逆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河渚多君子即孝先贊伯詩可觀矣

曾止山曰風期高妙文備眾美而澹然若不經意

徐孝先詩序

士以博厚生而石特峭嶠峻嶮之者可畏江海汪洋遠逝流源之水則變仄而悍聖人以和平感人心高義士多箴刻峻臨而不平詩尚溫厚不平之言則於世動有所傷于身若無所以自容此其天性所自致抑又時爲之也杭州孝先徐先生危言危行孤行其志于世者三十餘年自壯歲不復婚棄田舍獨身寄食宦於諸友衣敝衣者麻布帽不交當世其富貴人即言論不肯一及好飲酒工詩詩多華辭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 徐孝先一 奉

徐昭法曰石以波峭文如其人

○四書心鏡序

四書心鏡者滑縣令陳君鶴州之所輯也君初以孝廉訓導廬江上元故益得以其教士之餘單心聖學輯古人之成爲四書心鏡間以已意標新義有出于宋明儒先所未及發明或正其稍差誤者誠學者所宜究覽也王陽明先生曰六經者吾心之記籍故陸子曰東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北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陳君深潛于四子之書知其理爲吾心所固有是故以四書爲吾心之鏡則心之所未備

魏叔子文集

卷十

心鏡

序

得而悟于書以心爲四書之鏡則書所未盡者盡之寸心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此陳君所以名是書之旨也四子書言學言治參其牛古之人未有能治其身心不能治其家國天下者宋趙中令曰吾以半部論語佐太祖服天下以半部佐太宗定太平吾聞君合滑時獨煩費慎廉科謝干詢善政卓卓可紀夫中令以金匱之書取端太宗其後有陛下豈容再誤之對陷其君于不孝不弟而已爲不忠爲有宋四百年奸臣之根柢願謂諸論語

者而若是哉若君之施于爲政是可謂善讀四書者

突然吾觀後世司牧有博學淹雅通四書十三經世一史之義而剗削殘賊其民以求富貴亦有不識一字不知孔顏爲何人而潔已愛民若古循廉之吏者何哉則其心之存與亡昏與明之故異也譬之鏡然其明者照萬形而不疲昏者不可以照一人雖已身之形貌觀面而不相識故治四書必先治其心始此又陳君未盡之指而吾爲之推索其義以敘之

蔡九霞曰前半扶盡心鏡之旨後半於從政上發

魏叔子文集

卷十

心鏡

序

大議論却一一打合到心上上去此爲才法兼至之文

○題馬生北山草亭圖

無錫馬生諱將築室於顧山之南擇瘠田而耕先使友人爲之圖而自爲記予謂生非隱者也生志意堅苦思一用於世不得則托於隱然生方出其膂力於四方又年壯彊毋乃太早計予嘗讀孟德龜雖壽詩超然高視有遺世之志豈其功名富貴熱中不自得顧迫而出於無聊之見以自休猶夫走大夏赤日者之想像於密陰醉飽醉腴而談美藿也生其將無同然生以有用才困蹟於世至欲田瘠土以終老豈非

龍叔子文集

卷十 馬生

七

時命耶或謂生欲逃世何不負笈從先生於翠微予曰吾生之田亦將以養父母也父母在不以身許先生

洪亭玉曰世之以熱腸而托冷局者多矣此獨借

孟德短歌發出一種英雄無聊之槩頓挫蒼涼末

歸到養親上又是曲終奏雅

門人沈兆篇曰嗚咽淋漓尺牘中無限淡意此余

師絕筆作也先生逃世豈其兆哉

魏叔子文集外篇敘目

第十一卷

門人楊晟三十序 朱漸堂四十序

封禹成五十序 涂允臧五十序

孔仲隆六十序 余太公八十序

歸元公六十序 鄭程穆倩六十序

訓氏劉永日六十序 李映碧先生七十序

吳母五十序 涂太君七十序

黃太夫人八十序 朱太母八十序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一 敘目

汪太君九十序 閔太君百歲序

吳母五十序 劉母五十序

黃翁七十序 周左軍壽序

周再彭六十序 諸子世傑三十初喪序

湖南道王公六十序

歐陽介庵七十序 贈楊仲子六十序

龍令君夫婦六十序 李元仲六十序

黃母六十敘 于母七十敘

望縣吳翁八十敘 閔母七十敘

程翁七十敘

蕭孟塘六十敘

季弟五十述

彭躬庵七十序

程山五君子五十序 謝約齋六十有四序

歐陽期伊五十序 程楚臣六十序

羅母六十序 蕭小圃五十敘

胡太夫人壽序 熊見可七十序

孫容也七十序 鮑生四十序

王汾仲六十序 門人梁與四十序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一 敘目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一

敘

宰都魏肅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門人楊晟三十敘

門人楊晟三十初度肅衣冠見于先生再拜稽首而
請曰晟之年及三十矣願先生有以教訓晟也先生
曰吾年十四游吾師一水先生之門先生有盛德禮
事先生猶父服嘗語人曰吾生平人倫之樂人罕有
及者蓋內以父爲師以兄弟爲朋友外以師爲父以

魏叔子文集敘

卷之十一

一

朋友爲兄弟然先生虛己執謙其後雅不欲以弟子
畜我其言至今思之皇恐汗下先主年六十而舉汝
明年舉晉晟皆幼慧先生均愛之稍長命以父執
之禮事我十歲命及吾門汝生而友愛有仲弟母出
汝之母夫人助運于中廚每分食則汝以己食而易
仲弟之食意恐母之厚己也汝是時纔五六歲耳及
同晉就學翠微峰憐吾弱飲食則推其甘喻者灑掃
勞苦之事則代吾以執汝是時爲文輒成篇有思理
吾意歲年二十其成就當不知何如而今乃遂三十

也禮三十日壯又十年曰強而仕古所謂仕非如近
世用結郭反掌取富貴庸庸然循資守位可以生致
公卿也大者上引其君子當道下不使匹夫匹婦有
不得其所次亦廉義仁明大小克稱于職其間斷大
事皆從臾抑隆皆與禮教富國而強兵皆仕者所有
事晟十年後其可有所自見者乎晟無其志是庸大
人也雖能詩及者頤重且慕耳有其志而自知不能
則所以求其能十年之中孜孜然惟日不足不知其
可至否也夫人生于天地間必求有利益于人次則

魏叔子文集敘

卷之十一

二

無害于人孝弟之道最大而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
人乃以爲士之次其首舉以告子貢者則曰行己有
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然則上其貴有特立之操於
變之才也審矣家庭尋常之節固不足以自安而虛
也吾先生年八十仰世志氣清明雖以晟晉之能成
人爲吾屬晉明年亦三十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晨興言其口勉矣哉

謝約齋曰論旨甚大却皆切實不浮而肫肫藹藹
讀之如春風被人沁入肌膚

○○○朱漸堂四十初度序

天下之勢，將在客，將，則高僧，公病，七國各王，其上有五相并兼之志，故縱橫游說之術，行而客車，今非其時也。客將安在，及遊大江南北，見聞之跡，漸席乃格向者，僧所謂客，非游士也。方今天下太平，其勢終不得，不右武，故將帥之權，常重，帥重而帥之客，不得輕，何則？名藩巨鎮，起自成馬，率以戰功拜爵，擁大兵，守千里百城之寄，所能爲生民禍福，關係天下大計，人言者，其力遣達，千百千方面之文吏，而文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序

三

言人言之，以報事之謀，則不得不寄其權于客。客之不能與而帥之賢否，分帥之賢否，分而天下治亂之人，故定余，竊嘗欲求所謂客者，交之而不可見，深也。嘗因家寓堂以文章，應于後將軍之幕府，乙巳冬，子客建昌，因朱靜庵造其寓，時天莫微雨，朱君采獨堂上，衣冠而飲，子于著坐定，設酒饌，余索飯，朱君曰：「飲盡，醉則出其難，雖言示子，子讀而嘆息，有賈山對向之遺風，則謂客者，此其是耶？」靜庵曰：「宋君明年四十，初度，子不可以無作。」丙午二月，因追敘向者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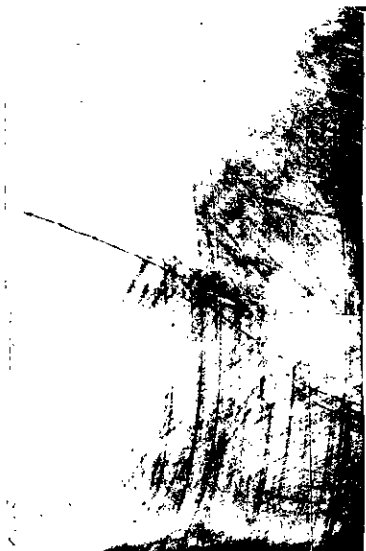
見之意，爲文歸之子，長宋君三歲，早娶，不敢復言天下事，宋君氣盛志壯，長于才，古人所謂有力方剛，經嘗四方者，舍宋君其誰歸也已。

門人黃之清曰：高談偉論，出以英挺之筆，而後半澹宕，尤見大家。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二 序

四



○封禹成五十壽序

天下士之能爲人上者。然後能下人。學可以爲師。然後可以爲賢。弟子益弟于必有過其師之處。乃能如師。學問深而自知明。則必思求進其上。故毅然下人而不難。南豐封子禹成年二十四而學成授。授里中。既以明經貢于鄉。門下生且百人。年四十執贊四拜。師事程山先生。余與程山師弟並爲昆弟。交禹成少。先生五年立門下。于今十年。執禮恂恂如未成人。余乃嘆人器識相遠。何止倍蓰計。今少年有才士稍能執筆爲文。便亢然自謂人師。至其素所執經受業。師若夷然不屑。不得已而奉以其名者。此固不當與禹成並論。然聞風興起。當必有以自愧。程山之門黃子維緝少禹成一年。甘子捷齋又少維緝一年。並次第五十禮與先生爲雁行友。而皆北面爲弟子。蓋數君子者。竊然以聖賢爲可爲。自知明而求進其上。夫是以忘其長且賢也。而後天下知文章經義之外。別有所以爲師之師者。弟子之義明而師道乃益尊。禹成于同門年最長。其德宇尤大。醇其才視之。若不甚敏。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一 禹成

五

而性耐繁劇。終日爲人解紛數秩。然有倫次。余嘗謂禹成當爲良有司。禹成謝不敏。余曰。以子之爲弟子者。爲臣惡乎不忠。敏以子之爲師。爲民父母。惡乎不慈。且義禹成今當服官政之年。而惜乎其不爲大夫也。庚戌四月。子自新城返。程山禹成襁被同止。促處而談者五日。夜距其初度之日。差一月而先爲序以贈之。

計甫草曰。篤論可師文亦純粹。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一 禹成

六

○○涂允臧五十壽序

新城涂大家字有支子日宜振以孝友能文章稱大湖之東辛丑余游新城以兄事宜振其兄子允臧允陽允恒益長余五年以上

又四

年允協允恒使使來迎余爲兒子師

蓋允臧行年五十仲季

各以次少一歲而多男子長者從余父經史金已婚冠家具無大小皆允臧主之允臧少爲弟子員饒學宮既久將貢京師會國變棄去于是益身綜家政蚤

龜子文集

卷十一

七

夜精勤無聲色游宴之娛無媿衣珍食私自奉養而

租從所出仲季幾年五十則漠然有所不

知叔父宜振雖已析產事猶倚允臧爲宰制也吾聞

允臧治家竹頭木屑無棄材屐履間莫不得其使

然高曾兄弟待養宗

族什卸里之貧者待婚嫁喪不能與者待助四方賓

客之至者待禮則又皆允臧主之每歲伏臘令節翠

旦重門開則待舉火而告有肩摩踵接于階下允臧

先夜酌其親疎賢不肖之等以制其厚薄分別封識

龜數鳴然後寢詰朝則舉以奉之凡數日乃罷禮曰

貧惡其棄于地也不必其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

也不必爲己允臧其達于禮已乎古者男子五十而

艾服官政爲大夫七月之六日允臧五十初晨允臧

雖不仕于禮宜賀而余適賓于其家余生平最愛誼

日每歲內人必庇殺核坐兄弟與朋友最知己者談

燕竟日夜當笑謂兄弟自黃帝建元以來凡歷年四

千三百二十有一爲甲子七十三自開闢至七十三

甲子之正月十有三日爲日凡二百五十九萬有奇

龜子文集序

卷十一

八

而吾之始有此身于天地間得與伯季爲兄弟者實

在此日今微聞允臧以舉子職常悒悒每歲誣日則

走而飽之余竊以爲過矣允臧長余僅八年舉女子

子已及笄昔吾師楊一水先生最號盛德年逾五十

未舉子及六十忽先後舉子二人十歲令授經余門

下先生卒見此二子婚娶各生男女

子而二子方以食貧投徒儼然爲句讀師先生則又

親見之矣允臧

有賢子不待撻策而知者余雖差少允臧然求

如。陶。公。所。云。慰。情。者。亦。且。無。有。終。不。以。此。感。感。于。心。
于。九。臧。宜。何。如。哉。是。日。也。諸。子。拜。塔。下。余。與。令。叔。父。
仲。季。環。座。而。觴。之。吾。他。日。雖。老。猶。能。爲。九。臧。課。兒。子。
九。臧。第。大。醉。盡。醉。可。矣。

彭中叔曰只就投徒生子上迴環牽拂情致

縹緲遂成妙文悟此可得脫胎換骨之法

○○孔 什隆六十壽敘

賢溪孔氏仲隆君余門人之達之嚴父也已酉仲冬
君六十初度達同門生涂尚樺與達族祖尚典十許
人詣余再拜言謀所以代之達佐一觴敢乞言於先
生幸先生不辭余曰吾嘗聞君之爲人矣自先聖有
靜壽之言世人率以安閒無爲爲引年之術余謂人
之壽考出於勤且樸者蓋十人而九古云流水不腐
戶樞不蠹而先聖於四代獨取殷轡樸素渾堅故行
地能久也殷人尚質而多壽孔子敘殷書紀事不甚

詳然雖見他書及詩三百篇中無逸稱殷王中宗享
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之年五十有九祖甲三十有
三二殷王享國如是其壽命之長可知然周公於二
宗則皆曰不敢荒寧於祖甲曰知小人之依咸與生
則逸不知稼穡艱難者異而成湯壽且百歲今讀商
頌諸篇質肅明厲使人不敢有機心惰氣故人之壽
考出於勤且樸非余一人之私言也余因之達交仲
隆君其言諄然不出口性樸直不知世有機詐事聞
君少時好擊劍輕財慕義既補弟子員非其所好會

甲申李賊陷京師召之達兄弟語曰天下方亂惟當習武事勤練筋骨即不能有爲可保身命坐守章句無爲也於是日課諸子選石削土習技擊以爲常乙酉秋江藩師起聞君名以禮聘君比至見不足有爲遂辭歸自是家屢破數千金君亦不以介意乃力耕山中田親雜草糞糞之不少倦而君精力倍強年五十六十充然無衰容色子庭見君退而笑謂之達曰翁真嚴人苗裔耶壽當不減先祖矣尚與言君侍父疾晝夜不倦者五閏月

華叔子文集

卷十一 仲隆

十一

母夫人年九十二能察縫作女紅嘗語之達汝父年六十如嬰兒若速我年當何如孔子曰

必得其壽君老且益壯其又有以也夫

江玉仲曰前半俱于空中造論後半一一應轉文

最頓挫有力

○余太公八十壽敘

宏溪余太公春秋既八十從孫光令請爲文壽太公太公有子澍好學能文以醇篤稱族里子故得交之然未嘗請見太公聞太公少年時涉文學長而棄去獨出財更明師友教子弟多成名太公產不饒而好飲酒嘗攜杖頭錢呼里中酒徒耕樵漁鹽販人對酌市肆上醉則狂呼曰人生何爲不痛飲乎既目告屏謝人事然猶常常躡履至酒家尋舊人相暢飲子謂太公貧富貴賤憂患安樂治亂之故皆不入其胸中是以享高年與物爲道始所謂得全於酒者莊生曰得全於酒猶若是况得全於天者乎又聞太公割產以濟饑者出家中金倡建余氏大宗祠語族屬人輒涕下曰先人神靈不安毋以孫子爲也善自退耐人無禮事足不一窺官吏之門光令嘗言爲童子時侍太公側聽談古今人物曰某也賢某也義某也孝友至今憶之猶勃勃欲自起然則太公當無爲爲至於酒矣光令佐澍登堂康觴爲我一視太公顏色審如玉昌齡河上歌

汪玉仲曰
潘道中簡
所及安貧
造才也

四十許人也

○歸元公六十敘

吾年末三十時聞歸袁川先生有曾孫莊抱高節負才使氣善罵人既有傳長歌至山中者凡三千餘言上溯鴻濛下及季世驅使神仙鬼怪之物呵帝王智辯相踐籍古之文人恣睢作狂若屈平李白沉寃醉憤無聊之語客曰此歸元公莊所作子驚怖其人疑不可近及數遊吳越人頗名其狂予願交之而動輒相失壬子夏僑吳門元公聞之起過予予方畏暑未之報元公則四五至不爲嫌每至挾其文子亦出新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一元公

狂

舊文二人者相攻讀其不足子歎若元公者乃可以狂然元公方摧剛爲柔雖龍性不可得馴而閱世既久學日就欽實益是時元公年已六十矣子獨怪世之謔狂者與自爲狂者何其謬於古也世之爲狂

負才豈驕吝嫉妬日屠屠

焉求勝于天下其言浩然若放乎天地之表上下古今千萬年而無有涯涘測其心胸之間其餘地曾不能容斗筲而世之人于人之不肯輕服人不媚人者則相率譏而笑之且夫千里之馬一日而馳千里駕

之鹽車之下伏之櫪中其志常在千里也而不以傲驕驗何則彼驕驕之不足以傲也其初不無斯弛之患終無有敗轅折軸之變是故人不拘小節而大開不可喻上與古人爲徒當世之人有所不必較氣不可一世遺其人與人一言之善一行之得則虛心樂爲之下此乃古所謂狂嗚呼世不識狂而謬謂人狂與自以謂狂此元公所竊笑而其狂終不可得變也元公六十無子又以生斯世無所自表見不欲爲壽詣遺老強欲壽之或謂元公辨先太僕全書辛苦營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一元公

南

刻之將有成此一節者可以壽予竊謂不然人藉先世以爲名此庸丈夫耳以元公文學與人難使上世微不登於世族亦足自壽

元公

持其狂無少衰焉可矣

金孝章曰寫元公頽眉所勝畢見而論狂處尤爲

古今篤論

蔡九霞曰段落最跌宕

彭六知此
看海流
公易成
二字即期
補發人語
案籍口

得盛名而
作實用者

○○○增程 穆倩六十敘

天下有事士之負志氣者不出而圖功名則通跡窮
若使當世聞其名不得識其面而必有非什非隱浮
湛開散徜徉於其間者以抵天下之險而佐功名之
士所不及故上之若魯仲連排患釋難解紛亂而輕
世肆志次若陸生病免家居以車馬錢財游漢廷公
卿間且夫仲連在戰國陸生於呂后時浮湛徜徉固
天下之閒人耳然當其有所用之則魏趙欲帝秦燕
將中聊城不下而仲連以片言濟事諸呂危劉氏陳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穆倩 五

丞相計無所出則陸生一見將相和而社稷安蓋身
處事外利害不相及吾可優游以投其閒而人無所
猜忌勢固然也然使絕人遺世則無以得人情而緩
急之際離離不相入是故陸生不直入陳丞相坐則
交驩太尉之謀無由進不游漢廷公卿間則無以得
劉呂之機事不名聲藉甚則無以傾動公卿而信其
言司馬遷曰諫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彼平
陽侯會同賈誼之謀而太尉能使人劫酈商以用寄
又能使襄平侯持節解納太尉北軍使北軍皆左祖

前後發
漢書
六十五男

子魏綰
地經陸
通鑑名目

一句精
一語意
神機不
言

腹心間人布置早定以應時而發謂非陸生游公卿
間力哉欽人程子穆倩好學問工詩

游論議頗關朝廷事

往從漳浦黃公 清江楊公

無不折節善穆倩者穆倩所解紛亂既多尤能出氣
力揚聲韋帶之士吾知他日其將有以自用也嘗讀
鄭生陸賈列傳鄭生年六十餘能出大度之言佐沛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穆倩 五

公定天下陸生晚年有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過五
男子而穆倩年六十精強不減鄭生方以象籥學自
食其力晚舉五子困生計不能如陸生子二百金給
人馬酒食吾於是為穆倩歎息也然意穆倩所以為
賢當在於此噫世無尉陀陳丞相則穆倩將以貧寒
老乎夫穆倩固亦 今天下之
閒人也

越辰六日在說士外又看出一種人說出一
種作用於古今事變大有發明蓋說士從無

事而生事惟恐天下不動則人化難事爲易
事惟恐天下不靜也此等識解當與東坡戰
國養士論金看皆小篇舉其方量下並見下
敢說處

彭躬庵曰於無文字處發揮史蘊無事爲處
散布人才是叔子平日得力處此文和盤托
出而以論體爲敘雖屬變體却古今人事迤
合開牽離卽之間法意巧密特以健氣偉論
凌駕之耳

蘇叔子文集

卷十一 禮儀

七

猶子世傑曰叔父嘗言古人有轉手用人之
法功不自己出名不自己居而功名卒歸之
世莫得窺其故也僕因思陳平欲用漢公卿
却用陸賈轉用之資以財力揚其聲名使深
結公卿之心及當大事公卿皆爲實用而卽
已爲平用矣若平欲自用公卿支游結納則
呂氏必疑而人亦得窺其意且有下吏白徒
名惡俗賤甚能有濟機事而在丞相決不可
交不能交實則無妨交之者故平只交款太

尉一人此外盡付之陸生而已不與是以當
時不知成功之故而後世且疑爲天幸也躬
庵先生曰平以錢界陸生問呂氏卽從漢高
以金界平問楚求然漢高之用平也平而易
見平之用賈也奇而難知

○胡氏劉永日六十序

歲壬子予刻詩吳門蒞德劉永日實承事焉永日私於陳生集武而告予曰吾行年今六十矣又無子念人生如秋草腐耳天於下土松柏蓬藿日月之光雨露之潤澤不別物而皆受也其肯寵我以一言乎吾且不朽予笑而謂陳生曰太上忘名其次莫如好名莊生曰名者實之賓也鍾鼓縣於前雲和參差倚於後清酒在御夏屋大房殺蒸折俎肆於筵而堂無主人則賓安從至故知所以爲名則知所以爲實然天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永日一

九

下學士大夫泯泯然自甘於草腐木爛若蜉蝣之采其衣服者不可勝數而永日顧欲爲身後之計其毋乃異於流俗乎且人亦顧所自立何如耳王承福以巧者傳揚潛以梓人傳以韓柳之才名不辭而爲之文永日雖六十韶弱猶良日從閭門外抵予館舍

之孤跡亦爲名之實也永日無自阻順是以至老耄

又何足云

祭九霞曰文最有體裁以實致名本是平論而筆筆清新無一語腐氣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永日二

辛

○○李映碧先生七十壽序

昔孔子考夏商之禮致嘆杞宋無徵而歸其故於文獻不足竊疑傳世既遠苟典章無存足以徵信亦何必代有賢者被服誦習數百年不衰乎既而思之易姓之際故國之事有史冊所不及載而其故老遺賢能默識於心口授來者世相承以及於久遠故獻者所以補文之窮也逮乎後世新故之交益復多中上焉者有忌諱之嫌下焉者有恩怨之限雖易姓之初典籍未亡其文之闕略不足徵者已非一端則此

李映碧先生七十壽序

主

使出先生自是閉戶不關人事當事欲強起之以病固辭無有能識其面者至今年七十如一日也家居益好學者書滿天下於古今書援端竟委可覆按而誦而典籍所不及載則先生又苦心識之當乙酉間釐正革除時祀典禪與先君子踴躍私議南都之立大若特爲此一事設耳然髮盈庭中誰復能發此言者久之得先生疏乃歎賢者以一言釋三百年之憾遇此則已不及爲嗚呼夫豈獨補文之窮焉而已先生七十初度在今辛亥四月先生之子與祿交來徵

李映碧先生七十壽序

二

辭易曰碩果不食先生老而神明不衰非偶然也福將拜牀下請先生口授其識于心者以當乞言可乎閔賓連曰借端生疑妄委折折發如計妙議可以羽經翼傳考時論世

李彌園曰前牛屠屠虛誦却字字于本題流者以後一一應轉文法最密

邱邦士曰無一語不補綴天漏無一語不深入人心此夕庭集中別體第一之作

諸子世儻曰儻嘗謂古文中有散闊語句似

近時文而一氣讀去全吉粉掖曲暢反若以時腔按人古調而於古人詩書論說間獨際互暢者惟歐陽公有之今於仲父此篇又復見其然矣

門人吳正名曰南都一疏正文辭並足處著意在此故篇首議論筆筆皆鏗句句皆切非懸空目起也至于感慨甚深而無一毫激烈之過尤爲難能

○哭母五十序

癸丑中秋吳母羅夫人五十初度吾鄉涂子山介其子榮第來乞言於予其言曰吾母幼失怙恃歸先君子最早勤於家孝謹而慈自太母以下得其歡心予曰勤則不貲孝慈則上下和順母可以壽然此婦德之常也又曰先君子好行其德母常脫簪珥佐之有善事必贊予曰德於人人必思報之而頌禱作母可以壽然分則曰惡惠德之餘也又曰先君子三十二而病病二年母視藥候言色如一日祈天以自代不巳封殷進之及卒慟欲絕以不肯孤餘其死鞠而養之成人以至今日子曰婦德莫大於貞莫苦於節貞則固苦於先者甘於後母可以壽則又曰昔吾世母嘗在廢夜有暴客及門母惶遽以不肯孤校婢子白左手抱世母所生兒右手扶掖世母出於難耳篋簪立盡面無悔子喟然嘆曰難矣哉母壽再逾五十而百歲可矣微之俗多女貞故節者婦德之大而於微之婦爲常德人情之愛其子也甚於愛父母婦人尤其母當危急有亡之頃舍已子而身護其姁與于此

賢丈夫所難能謂之天地爲心可也易之筮曰大衍之數五十益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然乾坤之策至三百有六十二篇之策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皆自大衍之五十始而母之壽又當中秋中秋者秋中也於陰道爲得中滋長而不可禦榮第試踞誦吾言以進母可乎

涂子山曰從左氏曹劌論兵筆滋轉換出之然猶人所能字不極贊母節而崙學過盜一事洗發識見尤高未附會五十亦能不俗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與母

書

○涂太君七十壽序

庚戌三月新城涂太君七十初度易堂魏福自寧都來爲文以壽太君南山之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羅古人所以禱祀頌祝其女子者德如是止矣而詩書稱太妃至于聖人頗爲遠于人情作者揚厲本朝毋亦以其夫子孫之故夫所見不遠所聞則人每以今而疑古人若其情實不甚相遠則等而上之雖史傳所書可得而信祿授綬太君諸孫五年子大詠大詠大詠皆賢者與福爲昆弟交又嘗請見太君太君出南城朱氏大父以進士官左司寇既歸宜問翁爲大家宰公家婦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宜問翁故多姬寵太君採內政治絲麻酒食而已撫字諸妾若婦姑之無所與者問房之際無幾微見于顏色性寡言笑勤事與人多慈惠雖童婢使之如惜未嘗疾聲遽色七十年如一日而家事以益治福因是推見詩書所以稱太妃者豈可謂古無其人而又因嘆古今婦德蓋必有內治之焉夫南山之詩意謂男子必不可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太君

書

不宜。君王女子則無羞父母足耳。此不敢過望之之詞也。不然草野匹婦雖魯無過亦足以當婦德彼關雎勸樂之詩何以稱乎。今夫坤以順承天爲德然其厚不能載物則德何以合無疆不能含宏光大則品物何以亨故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馬子象爲乾必如馬之行地然後可以言安貞故又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人臣無從王之不可以配君地無代終之不可以配天故人臣之休容者非徒不駟吝之難婦人之安貞非徒承順之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大君

其

難也。瞻耳目所視婦人之有者猶以太君爲行合于坤德坤安土而教仁其於奇也宜矣

彭躬菴門談經爾雅之文論才字尤爲獨見

前後竟作兩段格力古厚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嘗讀詩既醉之卒章其稱婦人以爲有士君子之行余嘗疑焉及今觀黃太夫人而克知之太夫人產黎陽羅氏右族幼讀書十五失母綜家政簿書數算皆出其手及繼室簡文先生以孝謹勤儉聞撫其前子如已出族戚諸季女畢來受學生子熙成進士時人榮之而太夫人泊如也自聖賢之教衰而功利盛富貴利達之習中于士大夫之膏肓而不可勝父兄所以望其子弟日夜孜孜惟勢利是急苟得稱封君食肉衣錦赫矣鄉里則其子弟雖使食姜暴展不孝不友親加于其身而其心已暢然不復有所嫌又況以婦人女子之情當老耄之日其務苟榮苟得有百十倍于常人者太夫人視子之成進士與布衣等十年來不使其子求祿以自養而粗衣糲食夷然不改其素吾嘗觀古賢母之子其子其氣類固多有以相感者竇太后自投堂下恨不能救舅氏之患而唐太宗滅隋幽母截髮劉薦欲成其子之功名而侃與晉尹母戒其子以善養不以祿養而母爲名儒熙躬行仁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黃太

其

義勉強不怠師事布衣程山先生毅然有必爲聖賢之志則太夫人有以成之也太夫人八十初度實在乙巳五月時簡文先生服未除戒子孫勿得爲壽于是熙以其八十有一之五月稱觴于堂而友人易堂魏廬爲文以佐之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爲數吾邑及嶺表則以十之一爲數禱竊謂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于禮爲宜古人行征以其身所偶行而禮因之變俗因之成他日大湖之東有以貞元之義壽其親者則自熙之

魏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書太

貴

奇太夫人始矣

彭躬菴曰每于振起處精神抖擻其風厲世教旨尤峻切

○朱太母八十壽叙

歲壬子余客吳門蔡生元憲介其舅氏朱君聘洽以交朱君醇厚稱于庠序事母孝時母夫人徐年七十矣朱君謬好吾文以子將還山而不出也奉母行畧命蔡生屬余爲文書母之八十且曰吾無以顯揚吾母惟是也熙其有傳乎予嘉朱君意不敢辭惟母年十三而歸化凡翁敬事尊章才又能治家俾夫子專意學易以推占各于時迎養其父母以老撫庶女如己女婦德若此宜其壽也而余以爲母獨有所難

魏叔子文集叙

卷十一 朱母

三

能易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銘曰敬戒必恭恭則壽萬物之生也皆復命于土土之所以壽者厚故天下之物莫潔于火莫壽于土土之所以壽者厚也而坤爲牝馬爲合爲柔順則又婦道之常山得其常則不爲別人得其常則不天札恭也者柔順之外章者也于所難恭而致恭焉是之謂令宏厚之至也母之歸化凡翁也翁蓋幼而失明晉之師曠鄭之師慧雖未嘗以此損其賢然不可謂非人生之不幸此婦人之情之所易怨而易焉者也而母敬事夫子

終其身無後言當其初。嬌翁之學未成也。母豈逆知其顯名。當世家。比封君也。哉而不忘恭敬。若此非性之至。厚其誰能然。與吾益于母而知婦人之義于斯爲盡也。婦人于夫遇有順逆而義惟一。順秋冬春夏之異其時天爲之也。而地氣以發。故日月之所照臨。震風凌雨之所推盪。雪霜之所摧壓。其施皆及于地。而地無有不順受之者。故曰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使。坤德不厚則其氣鬱勃。踏駁必有與天爲逆之時。而其效亦不能載。物母享有期。順子孫振振焉昌厥家。

魏叔子文集

叙

卷十一

朱母二

三

而揚母之令名此亦順以資生厚以載物之明驗也。朱君治易母幼事化凡翁當與聞大易之旨他日時冷跪而捧觴誦吾言于側其亦相視而嘆也夫。

彭務敏曰獨從人情所難處發明坤厚得壽之義其理甚大而于事情甚切文亦深厚元氣未商

○○汪母陳太君九十壽序

歲辛亥某月日武林汪母陳太君壽九十于澄溪乞福一言以奉鵬禧與澄之弟溫及澐爲兄弟交者十年徵二君請將修其不文之言以祝太君蓋太君出武林望族年十八而繼室彥卿先生翁姑並高年善病太君事之謹撫前子浩如已出天性慈儉好周恤人而尤明大義教子以忠孝立身顯名于時善夫古人之言曰人以壽爲榮老臣以壽爲辱今天下康疆耄耋者不可勝數然求其不辱于壽則甚難太君則固以壽爲榮者非壽之能榮太君太君不辱于壽則將因壽益榮蓋太君當甲申乙酉間年已踰六十藉令太君目不及見甲乙間事又不歷三十年之久則太君賢何由見太君身率渾渾東渡江也命澄守墳墓而與某孝廉同僑噪縣孝廉故負重望日嶄嶄言名義風欲依以終隱太君竊聞其議論窺其人召溫等曰客貌恭而心多嗜欲兒不早決去恐終相牽引爲患矣遂徙天台之石梁孝廉果不終時風方少年明公卑貧困無聊婚友日勸駕而溪山中甘旨多缺

風。注以爲憂太君曰人生要令此心得安足矣。宰爲
口腹計乎。其後溫以疾終太君哀痛欲絕不能出聲
已而大呼曰兒無憾矣稍稍起居如平時今年九十
五官精明禱以通家子禮請見太君太君樓居日上
下木級如五六十許人先是十年鄰有壽子以償官
通者其妻號而泣于水或救之太君延至舍悉出簪
珥以贖明日端午節太君編蒲葉爲簪帶之村婦見
而效焉呼曰壽姑簪既見太君九十康強益相傳倣
成俗大一物之微被于風俗況太君令德教其子成
名于千萬年者其所自壽有非數算所及矣

蘇子文集

卷十一

幸

沈甸華曰發意沈刻

江爾慈曰格調落格絕去蹊徑不獨沈壽文套腐
氣也

○閭氏熊太君百歲敘

辛亥五月歙縣閭氏熊太君壽百歲其孫文學本光
以故交來乞言聞之百歲日期言人所期望在是古
者壽百歲天子就而問禮雖不逮婦人要亦世之頑
祥也其烏可無言子惟太君之生在閭處壬申是歲
神宗卽位四十八年太平天子實始基于此生其時
者類多龐祖老奇以應氣運及太君繼室去周翁當
天子親庶政四海昇平榮業家用富饒歸邑尤甲
天下人情習爲駘後而太君特勤儉事姑孝前子
蘇子文集序 卷十一 太君 王

前六齡字之與其出腹于不少異三昆弟時奮起爲
敏巨室孝慈無間太君之取壽也固宜然吾竊計百
歲中自天子端拱處居而內外多故鼎革之際鋒鏑
校人下赤縣高門悉破毀至于今年穀豐熟人饒太
平天下之勞凡五六變當其時者盛衰新故之盛貧
富之相乘安樂憂患更迭殆至皆足以擾其性情使
不得全于天今天太君百歲尚健飯豈婦人無外事理
亂之故不以聞其心而諸孫賢曾元雲數十輩濟濟
雍雍左右就養承其歡心者無間耶抑太君誕生之

初得諸天者本厚也。予取謝氏室人之曾祖母亦百歲其伯子富先已居仲以孝廉官湖州守臺使者聞諸朝天子命有司建百歲坊坊石高五丈雕鏤士大夫與阜五伯之屬龍鳳麒麟海馬白澤諸魂異狀立石之日祝牛數頭役夫千指鳴金齊力譟聲震屋瓦予時入九歲從父兄往觀之心慕其盛而有怖色今文學兄弟醵起于時庭褒之典跋足可致予庶幾四十年間再見斯盛而余又聞崇禎末西陵黃太參克謙有母秦太宜人百十三歲尚云恙後不知其壽所紀極然則坤道專靜于壽母爲宜而又皆生長嘉隆嗣太君其自此無稽矣。

吳子遠曰通篇俱從無中生有感慨處寫得綢繆可觀此空中造五鳳樓手也

叔子文集

卷十一 牀第

壽

○ 戴母五十序

古之言壽者多不及婦人惟壽母見於魯頌其他曰壽考曰壽考曰天壽平谷以至國老庶老之義則皆無聞焉蓋婦人行不出閨門其修短無所繫於世故不必以壽見吾則謂惟婦不可以不壽何則婦節莫難於少而不壽則身困苦者不久不久則堅貞之志不信於人而名不立碎如松柏不歲寒而中道折於斧斤也其誰以爲後彫者休寧戴君城有寡母孫孺人年五十城乞言歸而奉鴈予惟五十百歲之中

難叔子文集

卷十一 戴母一

壽

身也然人生志行至五十已定故孔子之警無聞者在是而稱大舜之孝亦在是傳曰言五十則終身可知況婦人之節至於五十雖百歲無以過古者下壽或曰八十或曰六十故五十不言壽若節母者其遂可以壽矣哉城大父孚于公以庚辰副榜司理辰州殉難城父子疑君先五年卒母獨身支吾早夜勤苦教城使成立者三十年城連之涕下又嘗勉城以游學交天下端人奇士尤非婦人尋常之見予於是序母之可以壽者以爲戴佐壽

父山夫曰從節婦五十上發議論不通套亦不狹
陸但覺篤切他人說不到筆力亦入木三分
周子佩曰言簡而意長自是作手

○○劉母五十序

劉君紫谷有諸子曰祖期期之母傳孺人以節聞閭
里年五十期因叔父請於子曰願得君一言足時海
陽戴君城亦以母五十來乞序予言婦人不以壽稱
惟節母雖五十可尚蓋不歷歲月之久則不足以明
其堅貞不渝之志今就令予能言其何所加於是然
則少孤叔父撫而成之教之醫方書曰人五十始衰
血氣筋力皆不及壯強時此人生百歲之半劉復之
際人子愛日者不可以親未老忘其養且吾聞母三
十一而寡期方九歲遺腹而生期弟祖頤母罔然幾
絕察線以鞠二子者其困苦未一二數天下母惟難
爲爲寡母惟尤難期等奉觴上壽則喜母顧二子而
將母悲也期悔恂少年有長者之度足以知母教而
子與紫谷交最善故不爲侈大之辭而質言之母賢
者其將聞而色喜也夫

顧景范曰從戴母序中脫出而用筆變換又說得
關係結到悲喜二字尤有神態

○泰寧雷翁七十壽序

乙巳歲予授從新城泰寧雷君懷刺通于初疑爲閩之遊客讀其詩文蕭散而多思殆儼然隱君子也予生平未嘗一至閩故交聞人絕少爲童子時有泰寧江詩如來吾邑省其兄讀書蔬園中質直好學余兄弟遂與交近交寧化李元仲知有泰寧邱兼山此西陲巨族美吳門徐昭法之流也而乙酉丙戌間連字陳不盈遊吾邑因知李又元嘗念閩山水奇絕遭時變革必有偉人奇士伏處窮岩困苦抑折其才第

龍叔子文集

序

卷十一

雷翁一

美

福祠必數倍于承平時雖不能盡獲其名勝交其人要如數君子之鄉定當一至旣雷生出諸名士壽其翁之文若詩則邱兼山李又元元仲在焉而雷生好子文復命子進序翁壽翁喜讀書善談詩年六十七十其子不乞言貴人汲汲子草間一二放廢無聊之大而諸君子所以壽翁則又太嘗一言同于世俗大夫章足以榮人者必于可傳其可傳者必矜貴慎事今予新知雷生述以諛言奉其親文雖工惡足貴子讀邱兼山敘翁七十文意翁天懷高簡外物不足

累其心其子瞻所謂挈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與蓋古今觀人之法有不必覩見其人而知之者是故觀其子之所以奉其親則知其親觀所稱道其人之友與其友之所以稱道其人者則可以知其人或曰翁好易名字所自署別號凡十有七八洪武間一人多至三名者法有禁翁其以鄉下惠之可學翁男子之不可耶子謂翁八十時當盡去諸名字而歸于一雷生歸試蹤而問之

弟和公曰命意挺然而格致委蛇峭拔光景不窮

龍叔子文集

序

卷十一

雷翁二

美

○○周左軍壽叙

鄧州十二屬邑皆負山依阻地迫關粵政昔稱多盜而天下稍稍有事則蟻聚蜂起揭竿假名義者不可勝數左軍周公蒞賴之二年爲甲寅乙卯西南變起賊屬盜暴發吾寧尤甚公以世胄負文武才數奉檄出師馬足所至刻日報平余案金精斗絕之山然宗廟田廬婚友之散在城野者皆仰庇公功賴上下如龍泉崇義諸處亦數勸旌旆克安全無恙是以咸名暢於遠邇而公有功不驕愛民而好士士論斐然歸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一 左軍一 聖

之乙卯十有一月既望爲公生日愛公者皆願公壽耆耄祉方長而未有艾也門人鮑子韶王羽左先後來請曰周左軍生同先生甲子某諸子是敢乞先生言以爲觴且此左軍之志也予謝曰予生五十二年潦倒窮山中於世一無所用其言何足重公然予惟世之頌祝者以生人多爲積德殺人多者爲積刑夫天下有殺人而爲積德者王元成公開府賴南所以汲汲於討賊也甲申乙酉間予親見不逞之徒假竊名字剽掠鄧城鄧蕭條村里爲邱墟使百姓不得

有其生以保其父母妻子而當事行一切姑息苟且之政以養而滋之驕而縱之民生之苦於是不可救吾嘗以爲殘賊賊民者雖師出有名固因法所不容而亦敵人所以必殺蓋害人之生者則必無所容其生於天地之間况叛服反覆唯以盜賊爲事者乎公卿除暴盜宜力不懈其以殺人爲生人者固足以壽公而有餘矣予伯季皆交公予未獲識公公因二子且先施予再三而不已予故不敢以世俗之浮議爲公頌因木公除盜功以推厚其義使天下之人知殃民之必誅而上之人知殃民者必不可賞無惑於其名而滋義驕縱以害乎天地所生之人此則予所爲備觴之意也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一 左軍二 聖

鄧幼圃曰於期冠安民中另發出假名義一輩罪狀追既往之罪立將來之監議論大有關係而文亦雄暢彭躬菴曰宋世傳刻成應篇自無毛髮效法只是猶他人未行爲自己謀罪耳聞一欲勸善名達手放縱與盜貼告地方其去自殺一聞吾聞見此等多矣篇中專爲此輩鍼砭以救爲生衛名核實極於平恕非爲申簡刻覈也

○開刊彭六十叙

淮安關子再彭壽六十有一子若璩聞寧都鍾補來
廣陵奉書幣乞言以佐膳余進使者而問之曰江南
北稱壽以十爲數今不于丙辰于丁巳何居使者對
曰吾君生丁巳九月之十日君夫人後君一年先七
日而生往吾君五十時嘗展一年待夫人以舉觴今
夫人且頌君哀其既爲之蔬食不飲酒者朔月猶
不忍自爲壽也蓋使夫人之子之服闕而後舉觴而
又當夫人之初度與其生存也無以異余曰嗟乎君
親叔子文集叙卷十一再彭一聖
之爲於隔若是哉吾聞諸友人夫人爲丁文恪公孫
淑惠溫格賢婦人也孝於翁於闔氏之先盡禮於夫
子之賓友恩逮於下故再彭踰禮而哀之甚矣君之
惜之爲於隔也自人倫道喪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咸
失其位唯夫婦之怨不教介而能於是賢者力爲矯
枉請句之過情既所不許而任夫薄士滅裂於閨房
言以爲不足適貞嗟乎婦人以身事人既責以從
一之義雖所遭不幸亦不許其怨懟爲夫者則蕩然
不復有所檢制而以爲固然其何以勸天下之婦

乎吾嘗讀詩見聖人之制焉國家之制義大之旌旣
與節婦並重而三百篇所載其婦人之不賢而溺
者既已戒哲婦刺絕妻而於其賢者未得則有展轉
之求旣得則有鐘鼓之樂如關雎所詠是也賢而相
得則鴛鴦咏且以美之賢而不相得則綠衣終風之
傷白華之怨以刺譏之夫婦人之節急於夫義然三
百篇所稱婦節唯柏舟一篇而其賢而不見禮者顧
數數見於篇什蓋聖人之意以爲婦失其節此天下
所通議吾表其一二而大義已著明矣夫之不義天
下所通恕故三致意焉以厲丈夫之不義而勸勉婦
人女子之必出於賢使天下聞之曰苟能賢雖其夫
不禮之而天下之人猶將誦讀之而聖人固已許之
也然則再彭之制其可以無過矣乎且吾聞再彭性
篤孝居父母喪皆哀毀逾禮瞻依松楸數十年如一
日再彭之於婦雖過情其何讓焉余故因若璩之
請原孝子之志求所以慰其父者不於頌而通其情
以質於君
君富 著作子若
璩孫治權三世皆以詩文名江淮云

○○○諸丁世保三十初度叙

乙卯三月諸子世保年三十有一勾庭叔父呼而進之曰保前汝亦嘗念汝之生時耶後生崇禎甲申之明年紀年乙酉三浹乙爲今乙卯汝之生祖父母未老吾與伯子李弟未及壯家殷富有餘田宅衣食甘美適今日遠甚然當是時甲申天子崩於亂乙酉南京而不守邑大猾群起爲雄四鄰之野人揚竿稱各字者不可勝數祖母母福祿汝以竄伏於窮山遂谷之間者十有餘歲最後得翠微峯而僞焉是爲丙戌

觀叔子文集

卷十一 世保

四

茲適遇歲猶記是日大風雨破茅雨潦彼屢事吾兄兄泣泣號呼盤於先祖躊躇然淨不可行不謂今逢三十一福父母見吾弟兄垂五十六十而吾家人聚處汝之飲食客於堂者猶此山中也方乙酉丙戌以來初罹鼎革夫人之情依依然若赤子之失其慈母上君子悲歎慷慨多牢落凝勃之氣田野鄉民亦相與思慕感歎若不能以終日及天下旣一四方無人心安於太平而向之慷慨悲歎遂亦鮮有聞者而去甲寅丙午南定起天下多事吾鄉凡之邑數被兵

迄至於今未已人不得保其父母妻子有其廬室又相率鑿山梯險而居者已二年所而夫人之情視乙酉丙戌間殆有過之嗟乎孟子曰人生於憂患傳曰時至而動起自汝生至今時皆與憂患爲終始其間治亂成敗安危愉戚之故雖百歲之老所經歷有未及此三十年間者汝不可不思其(○)矧吾兄弟將老汝於諸子中最長吾嘗許汝吾兄弟所恃以無墜祖德克先後之人者實在於汝其母以方壯歲月爲甚長也

觀叔子文集

卷十一 世保二

四

邱邦士曰於三十年間有無限往復馳驟慷慨道嘆之意情又交至之文

彭躬菴曰欲得歐公神髓當于此等文求之其深涼疎秀處微有不同耳微意仍未嘗說出最可玩

○湖南道王公六十壽徵

天地以好生爲心。生人多者。其身必壽。考康強富貴。而子孫賢。生人之用。莫大於除惡除害。莫大於用兵。失其^①則惡莫大。傳曰。師之所過。爲荆棘。夫兵之失律也。久矣。廬陵王公。筠心當丁戊間。以恩貢士官國子學正。歷上湖南兵備副使。特命提調江楚監軍。時多出奇兵。收復城邑。戰守之方。練兵御將之術。此固兵家所宜有。獨其師行之^②爲當世所未嘗見。部卒有淫室之女。而致死者。公廉得之。召諸將問曰。卒

有淫室之女。而致死者。公廉得之。召諸將問曰。卒

有淫室之女。而致死者。當何律。俞曰。殺無赦。又問曰。所部將當何律。俞曰。約。來不嚴殺。無赦。公於是斬其統兵官。鄉人曝布於塲。卒或竊而誚之。民走。驛軍數里。訴公公。駭軍大索。發積於橐中。立命左右還。家。郡卒斬衣箱之下。于是兵毋秋毫敢犯民者。全活蓋不可數計。馬足所過。男女至聚族。夾道而觀。兵法曰。困糧于敵。世之爲將于敵境之民。芟蕪若蓬艾。妻畧其婦女。奪其衣服。奪用踐藉。穀菜焚居室。以爲當然而無過。不知以糧于敵。蓋取敵人。所也。積如晉人。

楚軍三日穀。漢據敖倉之類。非謂可以擄掠敵境之民也。北魏孝文用兵淮南。如在境內。禁士卒踐傷粟。

稻或伐民田。皆罰。趙鼎之北。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殺犯者。皆斬。趙鼎亦曰。吾所徵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而甚或殘掠其境內之民。與敵境無異。且夫怒隣人之父母。而殺其赤子。君子以爲忍。怒隣人之父母。而并殺己之赤子。吾則不知其何心。主客相持。名義不同。趙南方北方異風氣。師之無^③則若一父之子。而一先生之學。公每與子談兵事。未嘗不睥目鼓髯。搖頭仰天而長嘆也。而公抑又不肯

無叔子文集 卷十一 湖南一 聖

事者。如彼動於心。發于聲色者。又且如此。公少善馳射。明年六十。而氣力未衰。子客廬陵。與公及公子進士。愈攝爲紀。群交仲子諸生。愈融與其友王生宏極。方從子學。古文子將行。而宏極來言曰。公甚好先生。文嘗以謂如雲氣之變形態。百出不離其質。如岳家軍紀律甚嚴。而運用無方。請豫爲吾黨伯鸞之辭。子曰。公好個儒客。輕財推先人。奴婢干指於諸庶弟。而一無所取。邑田荒糧不平。公出身董歸戶事。雖親知

不假以私此皆可風世屬俗終不若以^①生人^②之爲大且難然世必將有用公者于是乎書以授^③極而藏之

蕭孟昉曰以兵律一事感慨發憤仁人之言凜若秋霜而文氣雄厚富與周左軍壽敘參看

歐陽文忠公集

卷十 湖南三

號



○○歐陽介庵七十壽敘

予自丙戌來閉戶山中者二十年游江淮間十餘年所交君子半天下獨湖西舟船上未嘗舍止交游頗少人嘗念歐陽文忠文信國之鄉必有遺民剩夫隱伏未見而平居誦注文忠之文最篤行當求其子孫而交之後遇泰和以威聚交蕭太常諸子孟昉慨然見太常之流風餘韻焉丙辰寓富田五日詢文氏子孫無聞者又值有兵事不獲展拜信國祠墓以爲恨丁巳四月客孟昉則嘗道其鄉舊介庵先生介菴

歐陽文忠公集

卷十 介庵

幸

家蜀口爲歐陽氏冠冕明季以明經補嶺南廣文未就隱處而歌先王之風垂四十年子固願見而介菴居山中不獲往旣而孟昉言曰去年五日先生壽七十時子浮家江南今歸而子適來邑士君子欲因子乞一言以舉薦可乎予笑曰吾享俗以十有一爲壽貞元之義子壽黃大夫八十詳矣以子而序七十有一固宜然吾低徊於文忠公所以爲人益嘆介菴之不可及也天下剛德者多襮屨優柔和平者臨節而失其守古今類然公和易正直兼古賢者所難能

而諸君誦介菴咸謂其若平情恂未嘗減否人物及臨大事決公議毅然守之正而執之固嗟乎吾所以服誦文忠公者既幸見于其子孫而喜施與不侵然諸好儒先之學言規而行矩諸君子則又不啻其口出蓋自有宋以來言矣之文章節義甲天下天下所以推服吾江右者實吉安爲之表兄爲吾平生所服習其教之人之鄉又親爲之子孫而賢焉者則亦安得以未嘗謀面而不爲之樂道之也吾固是以復孟昉欲使孟昉通於介菴從諸君子後登堂執爵而一

樂梅子文集 卷十 介菴二

陳方平曰從慨想古人處入題文情低徊不盡自爾洗脫凡俗矣

○贈楊仲子六十敘

秦人楊仲子客南昌之夢洲吾友胡心仲奇之介余以見既覽余續論十篇喜而序之與之談無不盡仲子客南昌久無人知仲子者其僑揚州揚州人亦不知其知仲子者曰家世顯仕伯仲工制業子秦中爲達者國變棄諸生服或曰見弟孝友悌厚有家法子孫並循謹以文學名或又曰仲子好性理言繩繩儒者也余乃仰天而嘆曰嗟乎人固不易知信哉仲子甚工詩古文卽未有知仲子工詩古文者夫仲子不易知豈知人之明不可學抑仲子善自藏乎而不拔欲知之無從耶余讀司馬遷魏公子傳竊怪博徒賣漿二人者其姓名耶何以聞於鄰國之公子其知名者耶好士如平原何以在國中而不聞且夫古之豪傑隱身寄跡以善藏其用往往疎名于千百庸衆之人而知名于一二卓犖非常之士故非信陵不足交毛薛而知毛薛以告信陵者亦惟信陵能知之平原則不能也東漢末後顧厨及之賢既無救於凶漢而劉曹孫氏三國鼎立所謂名士者不處一焉惟

劉表割據方州。號能招徠天下士。坐談自大。終于無成。然後知名士之不見用如此。以龍鳳雛佐命。蜀漢聲施後世。其在當日。亦惟能操數人知之。使天下盡知。是二人者。則昭烈無待於德操之舉。而天下群雄。雖久物色而網羅之。豈能晦迹隱忍。以待劉氏之興哉。方心仲言。余于仲子仲子曰。吾聞之久矣。得母為文章。知名之士。夫乎。蓋見余而後交。相得然。仲子久知。有余。余則不知。有仲子。余漢愧乎。仲子之善藏也。仲子今年六十。視南陽出草廬士。元治中時年。不啻倍。

蘇軾子文集序

卷十一

事

之。而神明精強自得。其藏彌深。其發也。吾不得而知之。矣。仲子名敘。芳所稱。涇陽蘭佩先生也。伯錫芷翁。明年亦七十。家人指伯為督。蓋同翁而食云。

胡心仲曰。連用十數知字。與信陵傳中用客字同。

而神情總自信。後傳來。文字發揮馳騁極矣。而相得無盡處。不說出亦肖仲子之為人。

許師六曰。不實敘仲子行事。只就人不易知上發。論而生平已隱躍言下。通篇從無生有反覆動人。以龍門紀傳手筆。為善文。安在善文之不可傳也。

龍令君夫婦六十敘

丙辰秋。子客齋生從渾之。西秋開衣與論詩。言唐人無詩。詩有之不遇。如王昌齡河上老人之作。又為言詩體各不同。因及古人八音體之工巧。時黃君公雅在坐。曰。先生曾見永新龍夫人八音詩乎。予曰。未也。公雅乃誦其公車憶子一章。子驚問。龍夫人何仇。僂是何代人。邪。公雅曰。此吾外姪姓賀氏。今孝廉科寶之母也。與其夫子。攸令君年纔六十耳。未幾子避兵水雲庵。孝廉省讀書處。地偏無人。事公雅日。過子。

蘇軾子文集

卷十一

雜冷

壽

嘗道攸縣君及夫人。事君承歷間。以明經知縣。數月解組歸。率室謀耕。竟溪山中。間與二三勝友。尋山水。飲酒論文。而夫人獨居龍溪。搆竹隱棲。日事藏修。與孝廉賦詩彈棋。子母相唱和。無虛日。或手調絲桐。以自陶寫。攸縣君歲時過從。則夫婦相敬如嚴賓。為今六月。君夫人皆壽六十。吾子禮宜賀。敢請先生之文。追薦之子。客。揚州曾攸下。夫人青山集。客西陵。為黃夫人敘。娛墨軒詩。于人才之難幸。不幸之間。一致嘆焉。黃十二夫人皆中道。賦黃鶴。又有高碩人。

之。君。以。夫。人。并。年。康。強。加。以。令。子。克。繼。其。學。九。其。宗。可。不。謂。天。幸。者。歟。

古。之。負。標。摩。處。中。莫。不。與。從。儼。俯。隨。而。君。夫。人。衡。宇。杳。望。于。

數。十。里。之。間。各。適。其。志。以。自。適。其。加。千。古。人。一。等。邪。

子。問。君。性。宗。應。焚。數。千。金。之。家。歲。數。故。慶。眾。以。貨。

貧。者。而。夫。人。善。繪。事。所。給。大。士。像。最。工。且。多。子。嘗。見。

而。題。其。上。然。則。君。夫。人。之。所。以。自。壽。者。可。知。已。於。是。

書。以。貽。公。雅。而。歸。諸。君。夫。人。之。子。云。

門。人。蕭。從。泓。曰。文。之。用。意。處。如。輕。雲。滿。日。用。法。處。

如。游。魚。出。淵。不。必。議。論。而。自。妙。者。此。類。是。也。

蘇。子。文。集。卷。十。七。禮。令。二。書。

○○○李元仲六十壽序

予少愛春秋左氏傳年幾五十讀之不厭嘗以謂天

道十年一變三十年爲一世而二世爲六十年劉復

盈虛消息之數於是爲極左氏傳春秋列國事凡四

六十爲二百四十年又當王道衰絕之後後世千萬

年之變無弗有者特其文簡義隱約非深思力索不

能得其解左氏好縱怪異所載老奇之人恒多奇跡

長狄僑如百餘歲倭魯見獲此不足道終縣賢者年

七十從魏士功於杞延州季于九十餘將兵古者七

十而致政衛石碣告老未詳在莊公何年然桓公立

十六年見狄則碣已八九十歲故其使告陳曰老夫

老矣無能爲也方且誅州吁殺其子厚立宣公智力

竭強以復讎定國難乃出於耄昏之歲何以後世二

千三四百年間未遽見其人而其所稱引古人事則

又有不可解者魏絳和戎連窮羿夏康之典故云夏

故臣虞事羿寒浞滅羿靡奔有隋氏以興少康按羿

逢王相二十八年而浞殺羿浞篡四十年少康復辟

變當出遂時爲夏臣非幼穉可知身歷羿浞垂七十

年然則祀夏配天之日。唐當年百歲上下。視衡石。稱成功。尤奇。且吾嘗疑靡之爲心。無乃非人情也。人上壽百歲。少吳顓頊帝舜禹皆以壽聞。雖上古氣運效。靡百歲者。亦罕。靡身爲賊臣。三十年。彈敗而後奔。伏草土。又四十年。靡忠且智。獨不念人壽難得。得惡名。不可久居。此七十年間。脫令身先朝露。則萬世下。當與莽大夫唐六臣並列。然靡恬然身且爲之久。而益勝。則誠何心也。寧化李元仲先生書。無所不滿。三十年。危言危行。

李元仲

與吾友彭

躬巷季弟和公交甚篤。今九月先生。年六十。此韓愈所謂十日十二子相配窮而復之數也。躬巷將親往爲壽。

遂舉所疑質先生

以庶

幾吾黨草間乞言之義云

顧景范曰。文如雲氣。屈伸起不知其何以成。止不知其何以散。而字字沈著。悲壯。喬文至此。真絕調矣。

○黃母六十壽敘

歲暮維作。蓮之且月。門人黃光會母夫人壽六素於。是其同學生來乞言於予。予曰。光會兄弟率母訓自成立。各教授生徒。求仁者之粟。以養其親。是亦足以壽母矣。雖然。予因光會之母。以風世之爲母者。何能已。於言母年十四歸中朱君。獨身理中饋。如成人婦。年二十七而稱未亡人。光會爲道。腹子二兄。並六歲以下。丙戌翁樂元先生既徇義母諸子益無依倚。乃徙就舅氏。深山中作屋。連衡宇。延師以散諸子。日夜身紡織具酒饌。雖歲餘物。誦貴無敢不豐。諸子課畢。定省必問所肄業多少。時涕泣言汝祖平生尊師教汝。父不幸早夭。爾輩當勉強問學。繼父志。慰汝祖地下。時光會幼亦涕泣下。不能仰視也。諸子既各娶婦。母嘗庭立。諸子命諸婦立。幕內稱述家世勤儉之德。問中人之雍穆。先人善德事與所以教訓子若孫者。故諸婦和守禮法。無或反唇。而積方母之于歸也。逾年姑病。疊疾。醫人使納蟾蜍猪胃中。既熟洗湯而進之。氣極惡。曰有死不肯食。母輒引飲其半。無難色。於

魏林子文集

卷二 廣母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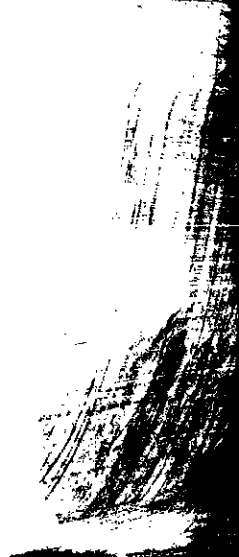
是姑以爲不見介意飲至盡頃大嘔噦腹中物盡出
病遂殤母姓王氏爲黎川望族其高祖母享年百有
二歲故人稱母外家者皆曰百歲支下孫福以爲母
於姑孝於夫節於子慈且義傳曰五世之後必復其
祖母壽不百歲不艾矣

涂宜振曰平叙中並是句設色使人神爽而
飲藥一段尤有生氣

觀叔母夜集

卷十一

孝



○○○于母七十壽

古今之稱節婦與忠臣並重而婦節爲尤難然所遭
又各有其時必論其時然後忠與節之難者可得而
見受遺而託六尺之孤盡瘁鞠躬以無辱命此凡爲
忠臣者之事而或當太平無事之日從容措置於廟
堂之上而天下晏如或受命於倉卒處位於危疑師
旅游典外內多故而能扶持匡定以無貽其先烈此
二者非可以同日語也友人鄰縣王正子母夫人年
二十而寡流離患難與其子以至於今子常舉是說

觀叔子來集

卷十一

孝

也○以告正子○正子曰○誠哉子之言矣然世之抱難爲
之節○隱德閭門之內○或不生賢子○令孫上得請旌表
之典○下俾大君子紀述於文章○形於歌咏○其湮沒而
不傳者○何可勝道○今吾友廣陵于君王庭王臣之母
夫人獨身養其子○以至於今七十年者○凡三十四年
矣○子曰○願茲聞之○正子曰○母姓薛氏十九而歸與
翁十八年而翁沒在甲申之五月今夫母產宜陵已
族于氏系出忠肅以禮義詩書世其家其比節栢舟
固無足異者嗟乎母之所爲極難耳方甲申三月京

師陷喻二月而翁以疾卒海陵是時淮南北大亂揚之屬無闕戶之家應赤幟而掠草草而持白梃者輩相屬於野母以一少婦人衰衣雪涕攜弱子穉女竄走山谷東西轉徙無定處卒能免外侮幸故業教其子以成召諸孫皆斐然有文學亦可以爲憂矣而母二子方懼其母之無傳也於是仲冬日二十有五爲母七十初度正子介二君操名紙詣予再拜奉母大人之行述而乞言予再拜受簡讀而謝曰母之節粹諸忠臣其殆當其時之所難者歟

蘇軾子文集 叙 卷十 子母二

然世之乞言以榮其親必達

官貴人 而予自甲申來伏首草間棄諸生服以布衣老者亦三十四年二君何 予言是徵爲止子曰二君固常與吾有言矣布衣之士勞微而力屈於當世一無所重轉獨文章爲有權故懷道義而能文者其至也雖天子宰相不能與之較正拙且吾母氏固非侈 貴人言爲賢於鄉里者也 遇言其何屬予隱是說也而然而汗浹於背然而不敢留

於是垂次先後語歸二君以循篇

徐孝先日文分三段首段借忠臣之難以形節婦中段叙事末段發求文本意而通篇以正子問答作格曲折錯綜遂增無限烟波其叙次尋常請謝之言皆極姿態所謂老妙紛披者如此

王正子曰嘗讀先生所作壽文數十篇超凡脫俗極其變化至悽愴嗚咽之音搖曳之態當推此篇爲第一

蘇軾子文集 叙 卷十 子母三



○欲縣吳翁八十壽敘

欲縣友人閔君無作與予相見於揚州曰某年月日
鄉君子吳翁長壽八十敢介其子煥煌熾炳北望
再頓首奉書以乞言於是閔君曰翁先君南岳公用
積著起家翁念曾大父新齋公以春秋中甲科歷官
邵守大父南波公明經爲邑長令不可當吾世而弗
紹也於是偕其仲力學爲諸生最晚數奇家中落復
偕仲治生計業起踰昔時則益務施子周人之急築
堤梁捐逋負過千金於宗爲祠廟文會之館教訓其
孫

蘇杭子文集

卷十一 吳翁

壽

無壽者

子弟之秀者而於諸翁尤篤愛諸弟皆以嚴父事翁
仲既弗祿視其子與子俱毋較財當翁之少也南岳
公有弟貧翁嘗勸公捐財以讓叔氏叔氏子孫是以
衙門以內雍雍然無反唇而稽者翁之化也翁爲人
醇厚寬恕有禮練溪之漬薰而善者如于人以爲
是是可以壽無虛子之文矣乎閔君言如是子端拱
南望而致肅願謂閔君曰善哉其於兒也與哉秦
伯讓以成孝仲雍事如事父吳氏子孫皆忘其
爲非伯出也者伯仲孝友大啟厥家至孫周章實有

吳翁

蘇杭子文集

卷十一 吳翁

壽

吳國封晉上公是以傳世十八歷年六百有餘無弒
篡之禍爲周公太公之後所不及終吳之世惟光一
人而是時延州季子復雅讓於弟年老登聘上國
豈非順德之應與翁既好行其德有自天祐之吉
而於兄弟之慈愛無間其真克念祖德者
吾聞翁年八十強敏如四五十人閒居讀書不輟時
或與親舊奕棋笑語夜漏下二三十籌聞子聲丁
然延州年壽不可考子諱左氏傳哀公十年札終兵
與楚子期軍竟上時季子年九十餘矣尚能習兵事
親駕車騎號令三軍士與強楚爭雄於金鼓之間數
百歲無足多者翁豐饒不減延州吳氏世德之應又
當有在矣子未親見翁而聞君君子也其言信聞君
其以吾言復於翁諸令子若不以為不文曰是可書
也則諸書之爲翁壽

姜錢夫曰前半開手便叙實事後半全從空中發
揮諸壽文中又受一棒

○閔母七十壽敘

粵自太姒以胎^⑥著於詩禮邑姜以^⑦列列臣後世
稱婦德者必以克相其^⑧教其^⑨爲能賢蓋婦人無
外事酒漿織紉中閨之常德故觀其夫與子之賢則
其爲妻爲母者可知然相其夫者事未易顯而教其
子者顯與夫共教其子者事猶未顯而^⑩教子於^⑪之
既沒則其事最顯而尤難子交徵縣閔君本貞年甫
壯醇厚有貞者之德不事制舉業而斐然溫文好詩
書由國子生授職將宰百里不慢不驕樂交四方之

龍叔子文集 卷十一 閔母一 壽

賢士而閔君則又早歲而孤吾竊怪其何以致此也
及久與之游交其群從伯叔兄弟然後知其得於母
夫人之教出尋常萬萬母生塲田巨族魏氏寡言笑
爲父母所器其歸士升翁也姑熊太君在堂母事之
得其歡性慈御賦獲答罵罕及者而門以內小大咸
畏憚是以士升翁相莊如賓友翁好行其德則皆母
有以助成之母中年舉本貞貞十五而翁見背方翁
少起艱難產不及中人暨母主家政經營籌策勤多
詩中由是家道浸以昌大昔寡婦清生巴微能殖財

自衛奈皇帝動色加禮至爲之築女懷清臺清園奇
婦人也然太史公未嘗蓋其女德又其子無聞於當
世豈地僻年久遠傳述不詳抑有等畫之才加以克
修內行善教子成名者固不易得耶戊午六月母七
十初度木貞帙母行述再拜乞言于禧禧反帙再拜
而謝曰子固已知之矣昔者熊太君壽百歲子謬爲
頌祝之文時太君後本貞居母以婦道兼子職者數
十年每事先意奉太君太君無幾微見色邑吾聞孝
德不匱于壽爲宜太如思婦大姒享年高其數不可
壽叔子文集 卷十一 閔母一 壽

得考而武王未受天命已七十餘歲邑姜元妃時猶
備十亂之數則其康壽可知母今七十身康強善飯
他日吾猶得執筆復爲母作百歲之文本貞勤德不
懈將必有崇臺烏頭而赤其四角者何區區懷滿之
足慕云

楊青臣口文體暢博而演蔚其無中生有處如雲
霞之爛起

○程翁七十壽敘

廣陵於天下號稱繁富四方宦客之所寄財貨所聚故其俗紛華競侈以相高鮮衣美食甲大江南北而好行其德者亦迭進出其間爲他郡邑所不及吾五至揚州見夫收棄子而乳之者有人濱河水患饑民千萬爲郡廩而食之者有人冬人病溺梁之有人大江滌決盲風覆舟造輕舸拯溺人懸賞格于漁子者有人醉暑遷厲虛館疾醫而行藥者有人夫乳棄子之費金以數萬計食饑之金以十數萬計拯溺之金以數千計橋梁道路磨肆茶飲之金以千百十計蓋以數千計橋梁道路磨肆茶飲之金以千百十計蓋矣揚之人之好行其德也吾嘗以爲天下細民之窮非大患也富民窮而天下乃真窮故善治天下者必務養富民富民養而窮民乃有所賴藉以全其生是故富民者窮民之命國家之府也然富而好行其德者不可不以爲勸丁巳冬予飲黃君蓋臣家時聞君象南同一客至赬顏燭然溫然而恭神明清而強二君頷謂予曰此程翁休如也識之乎予揖而言曰未也雖然聞之揚之乳棄子者翁在焉食饑民者翁在焉

程子文集

卷十

李

在焉立賞格拯溺人者翁在焉橋梁店肆茶業之施翁無不在焉其矣翁好行其德者也二君曰不率唯是五里墩有敗閘植巨桶百數十邦水滅之大舟聞竊立破溺人無數或以爲神棒一日河涸而情見翁出金贊事使人拔以登鳳凰壩南北人病溺雙衛之路圯病人翁皆單力治之且翁德固莫大於賑饑民者翁既出金與粟又身獨董一方事久而不言勞時溺斃人衆日有積死者翁請于鹽御史另于淨十七萬五千予曰嗟乎甚矣任事之難也夫任賑饑事最于文集卷十李

程子文集

卷十

李

之事爲尤難部署不得其方則擠沓紛紛而饑民死分給不均則飢與飽偏勝而饑民死水火之劑不調則潰腹胃傷而饑民死不能察在事者之役卒則金粟中飽財不繼而饑民死翁身董其事使饑者去四死得四生宜乎老壽而消強也二君曰去臘翁壽七十翁子孫曾凡二十餘人仲子澎方官京師待次爲郎郎不得親乞言吾三人者五十年兄弟交也敢請子之文追壽之可乎余笑曰可也

遂書以壽翁

汪蛟門曰敘述程翁善德而以養富民及賑饑大

議論夾發之遂使文有關係增幾許光輝矣

柳長在日前段虛籠後段實應却妙畢抽展饒一事重作議論便于整齊中得參差錯綜之妙

蘇叔子文集 卷之十一 程翁三 交



○○○蕭孟助六十敘

戊午仲冬子辭徵與疾章門吾友研隣子會以蜚語
羈郡舍踰月六十初度研隣諸子從泐于門人也來
乞言子曰微子謁之吾固將言之錢虞山吳梅村所
爲子世父四五十之父子則既見之諸如孝友於
家爲邑人興除大利害賑施於親疎數十年不倦亦
維見於他文子獨於研隣所以處患難者而嘆交游
之義於今爲信研隣世家子早有譽於天下天下賢
豪士從之如流水世以爲有鄭當時之風夫氣不足
以蓋天下者不能交天下之士無高明特達之見則
不足以知人研隣廣交而知人無妄之禍如天將壓
而謀面與未謀面慕義者莫不咨嗟扼腕願爲之出
力研隣羈郡舍左圖右史日焚香作文字泮渙若無
所與此固研隣天資過人要不可謂非交游力也子
讀左氏傳至晉公子屋之諸國以爲五霸國皆萃於
是亦春秋一大都會也當其適宋宋襄公贈馬二十
乘之楚楚成王燕勞而禮之之齊之秦齊桓公秦穆
公皆妻以女齊亦贈馬二十乘皆能知晉公子之賢

必及其國而敬其從者獨於曹衛雖其臣切諫而君不納焉竊怪衛文公以賢明之君於邢狄滅亡之慘猶能布衣冠勤政勸學以興其國而於晉公子諸人獨不能知而爲之禍何哉然後知守文循故之人固不足與論度外之事也齊秦諸君身守一國而志在天下其平日君臣所相經營者皆不憚四境之內彼衛文公則不能嗟乎世慕研隣交游之盛抑知其交游固自有本乎研隣閱世數十年楚成王所謂艱難險阻備嘗民之偷侮盡知之者研隣則既身親之

蘇軾文集卷十一 五十五

夫積之久者流必遠而天地之道勞者常生子世父之言其亦可以足徵從游再拜曰諾於是日長從泓淵泉而飲之

弟和公日以交游發偉論開拓心胸增長志識而孝友仁義文學俱用閒筆帶出賓主牽綴最爲雅拙

蕭虎符曰此恰是患難後六十詩文四十五十時一毫移借不得

○○○ 卷五十五

歲已未之仲冬十八日予季禮季五十有一子微軾將醵諸賓乞言焉微生晚二子走幼于季予生事弗詳淵明曰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作季弟五十述

先微君年二十四生兄祥二十八生禮又五季已已生禮長字曰和公和公幼遲鈍性劣父母以屬于予十一二歲有過輒鞭撻之不以聞亦嘗與爲兒戲稍變色卽端臨無所容嘗犯教先妣怒且哭曰會須與

蘇軾文集卷十一 季第二

汝叔兄言予與伯兄私愛之季十四予偶繡季卿稿得雅記語云叔兄每管罵我心愛我也我衆得親之予驚以告伯兄曰是子邪有心胸人年十七袖諸生丁亥邑新令主徵君召諸子曰汝輩云何禮率爾對曰甲申哭臨之言猶在也禮又答病願奉父毋以隱微君曰可禮對曰願從叔兄後微君笑曰爾未有名字人將以爲通管學使者試耳對曰道我不識一丁字固不以爲吾意微君曰可伯兄遠巡對曰長子責在宗祧祥其出乎于是二弟山居奉父毋伯兄獨身

出而季更以剛直自見。謫謫言論然往往面折人。急然諾。善任難事。好俳優。立節。浮沉于時。又刻苦讀書。工古文詩。名日起。易堂親友。長季二十年以上者。皆特與爲兄弟。交二兄儼然。以畏友禮之。徵君嘗笑謂叔曰。吾不意此兒如是。壬辰山中變。財物盡于賊。二老無所養。時伯兄客潮州帥府。盜中起。路絕。故且募季曰。吾當取束脩于潮。爲菽水費。遂立行。返益出商族。蜂屯不敢過季。聞賊方發。行人于隘。趣做人荷擔行。信其值告。等人曰。彼方得貨。不遽出也。緩則

東坡先生集

卷十七

李第二

五

要來失。遂行。隘上人血正鮮。等人戰慄。過之。明日。季聞有踵行者。竟被賊由是。季以膽畧。聞父毋既歿。季益事遠遊之閩。廣渡海。達瓊州。北抵燕。過濠。適楚入秦。上太華山。遊龍門。歸而築室于翠微峯之頂。自榜曰吾廬。其省伯兄于燕也。山東方饑。而食人竟過之。渡瓊海。風浪夜作。乘月作渡。海歌瓊州兵變。索人而殺之。季主裨將家。作海南道中詩。卒爲設計。盡平其亂。瓊州雄長海外。大總兵尊比王侯。縉紳以下皆屈之。問季名。請見。季長揖爲上客。一州皆驚。謂海忠

介祠。四拜謁。邱文莊攝之。省邦士于秦。聞道人彭荆山居華山絕險處。一日直上四十里。索鉄踏飛磴。訪之高韓昌黎。哭處十里。過中州。赤身渡伊水。逢友。人交臂語。頭觸棗櫟。破幾斃。語詳彭躬菴南海西秦詩。敘中季足跡幾遍天下。所至必交其賢豪。尋訪窮岩。遺逸之士。而天下士亦往往識其姓字。願一見與。納交歲已亥。季下江南。至吳城。問舟有虬髯僧先在。舟曰。公何姓。曰。姓魏。虬髯僧曰。得非魏和公于相與大笑。深談數日夜。至金陵。書廳閣市書。有老人閩江

東坡先生集

卷十七

李第三

七

西音徑前揖曰。人言江西魏和公將到。果耶。季與語。老人大驚。其適楚也。至武昌。將登黃鶴樓。于道見一男子魁形闊步。仰視而行。若旁無人者。獨數目季。季亦異其狀。相與目之。旣而諸大官自樓上物微來。二人爲五百所偪。金肩立牆下。季欲以言發之。曰。君何處人。客曰。江南也。君何處。季曰。贛州。客曰。贛之寧都。有三魏知之子。曰。寧都魏氏固多耳。客曰。不然。彼母見弟三人。長曰。伯子。次曰。叔子。季曰。和公吾客。粵中陳元孝言。天下客粵衆矣。未有若魏和公者。吾朝

久恨不見其人是以問季笑曰使在君豈欲一識之耶因自指曰此是也客大呼曰異哉我數目君我固知此間無此人也攜手大登黃鶴樓貫酒痛飲極歡與歸逆旅中留數日公南康義士陷大刑事屬某司理司理故亭化李元仲門人也往季病就醫瑞金縣司理曾候視之寒作低幃而見於是季輒衝風雪資元仲所索書詭云有販布客傳此事今附書布客來當活義士季留一夜即衝風雪充會城時手瘡持鐵屑裂血流腕至則無人肯名布客見司理者又恐司理詢元仲家事不應得大罪而事頗急不得待季乃易名爲販布客執手本叩頭見之司理問客與魏和公親屬耶對曰在五服中司理揖之起賜坐客讓不敢司理曰和公兄弟行何爾爲強坐之詢元仲起居出明日再見叩頭受報書司理引之起他日司理聞之大笑且自恨曰吾開眼乃爲魏和公所賣季以布衣遊勾公卿或折節交之無所辭亦間受其饋然平生未嘗事干請性慷慨施與樂揮擲得金輒散盡客浙江時撫軍范公贈遺之歸爲大宗宗子娶婦吾

毋外氏絕立嗣子亦爲娶婦改葬先外祖及舅氏于近堡金不以關兄弟又述徵君志獨操筆修大宗二百季譜皆秉古法酌于今所可行宗人德之歲歲祠祭致肝焉季二十後病內傷咳父毋喪幾殆又性褊不能容物舉止好任意飲食寒暑勞苦不節適故疾常罷而頻危今得至于五十者幸也比季東南亂起鄰郡文武大吏皆引重季與季斷大事車蓋填寓門季亦因是爲地方興除大利害而羣豪起者爭虛左席以待季季皆弗應是以得全其身名優遊吾鄉之上以至今者又幸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自幼至老如一日憶戊寅徵君析產持一田券躊躇謂毋日以典祥則禮損與禮則祥損季時九歲適過宗傍應聲曰幸損我毋以損伯兄蓋徵君之教先孝弟後財利故季雖幼劣而明於義利若此今伯兄五十有八歸遺大變吾與季日夜腐心泣血終無可如何吾先世數傳未有年六十者吾季五十有一吾又加五季聯以桑榆自解日久情移不能不謀所自適終錄季是用苟活兄子世傑長飲十年稍歷世故又以孝

亦吾是有述俾爾曹子孫知之。擷筆之際悲喜交來
語無倫次不能文也。

彭中叔日和公偶儻奇男子此文瑕瑜金見正寫
得奇處神采奕奕令人如目見耳聞時也文只隨
筆叙寫而脈絡融注意格錯綜處妙與古法會矣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一

季第六 七七

○○○彭躬庵七十序

余乙酉年二十二交躬庵先生至今三十五年如一
日雖一父之子無以過也蓋古朋友之義不講于世
久矣余十一歲頗知求友里中如劉公定李咸齋會
青藜謝君求或以篤行令德或汚身辱名而志不淫
皆次第相與爲石交意中竊自負若以爲天下無人
及見先生所行事議論稱道其交游之人則皆若古
書傳所記載不覺愀然自失意若發醯醢之覆而見
天取晉井之蛙而投之江河也初先生以福清林退
魏叔子文集序 季十一 躬庵 一 友

甚言知子立談定交決計與朱用蓀攜妻手相就舟
至余方晨起聞之蓬頭垢面裙被走砂磧相見慷慨
談論每至佳處先生輒攤兩手向用蓀曰何如是時
先生長于十四年爲名卿相所寶禮立義聲有大名
于時子方踴躍鄉里名不出州府而先生一見特與
爲兄弟交古人所稱知己何以過焉然吾兩人山居
爭論古今事及督身所過失往往動色厲聲張目至
流涕不止退而作書數千言相攻訕兩人者或立相
受過或數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嘗畧有所芥壘面先

生性尤嚴烈無鉅細事輒危言切論以警懼之余嘗
謂易堂諸子曰吾生平多君子交所奉爲益友畏友
者必以躬履爲首益其言之切中可奉爲章矜而其
不必中吾言亦可儲爲藥石也余于是而嘆大人朋
友之功益幾于生成等且夫一鄉一曲莫不有忠信
之士可寄托之人然而賢人君子之足名于天下後
世不多見者則何以故蓋無特立特行從之人爲之開
發其胸中所以不知棄持其力所不及而俗師小儒又
以其鄙志願諱自私自利之學術教導而薰陶之是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一 窮庵二

先

以雖有美質終于汨沒而不能自立以有成也隆寧
之材松栢之木可以歷霜雪勝陳梁也明矣然而無
場師焉爲之識拔灌溉長養而護持之使之茁生
枿栢之中若土之上牛羊舍斤又從而亨之其得成
材者幸矣而其能自樹植以有其天年者然且根葉
不衍枝幹不強而不足以勝梁棟悲夫吾甚惜乎鄉
曲之士忠信可寄托之才而終與枿栢同類而
遭腐也則其矣余之多幸也先生老不忌世四十年
不妄其席比逆楚阻兵不得歸或有以高官達爵

先生者先生去而逃之山中及歸而先生適七十易
堂諸子咸謂先生得出處之正夫百里奚七十而入
秦先生七十而去之其義當必有在而先生則曰吾
不敏負吾朋友也噫此吾所以交三十五年而如一
日者也先生出矢言謝遠近交之以詩文來詩者余
則何能已于言故不敢誦言以循先生之觸而私序
之以告同學云

彭中叔曰人才須師友而成本是不論此獨從松
栢不何爲棟樑處十分概息議論便自切要從偉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一 窮庵三

卒

其一氣雄浩亦似擬樹廬文字也

弟和公曰寫躬臨爲人與二人乍交淺交處爽爽
如日兄何減太中公傳

○贈程山五君子五十序

同立乎程山之門有六君子焉封君禹成最長其五十也予爲序以贈之黃君維縉之五十以辛亥甘君棧齋以壬子危君二爲以丙辰湯君長人以丁巳曾君美公以戊午五君子者予皆欲得序之未遑也而危君之子湜湯君之子一德申前說以請予由并干學何足知五君子然予得與程山先生爲兄弟交六君子者皆得以齒學相雁行其知之不可謂不深則是五君子者予其何能已于言乎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維縉成進士蕭然若白衣人自終養至乞病未嘗泄一日之官此仕而如隱者也棧齋一試諸生輒棄去不輕持面目見人然均差徭平劇賦爲郡邑典除大利害日飯蔬飲水而營心天下之故此隱而如仕者也此二君者最相得久其出處語默殊不同而二爲長人恂恂修諸生之業美公四十領庠序忽舉而棄之家貧至腐豆賣錢以自給是又何所見耶然而孝友于家廉于財不苟且于言行學古賢者之學而毅然以爲若將弗及然者則無弗同

○程山五君子五十序

也予自視行已玷闕不敢望五君子之項背則無弗同也然其爲人美公教而介長人和而有守樊齋二爲坦中而好義維縉處已而摯五君子性情行已之不同又如此者然予猶有欲質問于五君子者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孔子所謂講學非徒考錘擊磬揖讓進退匡坐而談經也蓋朝覲而夕摩詰相質而過相規無事非學則無時非講學故子夏曰子離群而索居也久矣往五君子同聚于程山比年離亂各散處相去或數

○程山五君子五十序

十百里歲時不二三相見其所以爲學獨處而不孤無輔而不辭者當必有在予固願聞之以自觀策頃吾季弟五十初度遠近之友來集而吾易堂自叔季外躬庵中叔二人而已古人晨星之歎不勝慨然于心竊憂夫良友之日寡吾行己日以玷闕也而程山六君子者尚巍然五人者存焉則何其幸矣哉夫姤之爲卦五陽在上而一陰生聖人爲之危懼有勿用取女羸豕孚蹢躅之戒然使五陽同心豈立而不反則一陰必不能相牽以進遯且無有而混于剝乎五

君子從程山先生學易而先後當五十之年其必有以視我矣

施虹玉曰西江理學之藪私心嚮往讀此作想見江上數峯青

會止山曰序事簡淨澹得太史公合傳之法人各數語可樂生平結以易終寓意深矣

叔子文集

卷十一

五君三

全

○○○贈謝約齋六十有四敘

乙卯四月程山先生六十初度時西南亂方刺宰都南豐一百里間或赤纓介馬而馳或褒冠博衣翔翔于城市相去若絕域及已未東南既定烟火千里行李數往還予以易姬之義追敘五君子五十而始獲先生六十之壽蓋先生已六十有四矣予更前以易論易自乾坤六子八其八之數爲六十有四而卦全天地之大萬物萬事之變理亂興亡之氣數自今以至千無終窮期舉未有能出此者然人生六十十已十二子既窮倘所謂剝之時非耶物窮則變剝則必復先生之六十既四年矣夫剝不遽復剝復之間有坤焉以厚德之土養其碩果以至于萌芽蕃大然後可以廣進而之乾洪範之五事一日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疏曰思通土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廢乎剝見子復而養于坤萬物生死出入皆在乎土萬物有新故而土無新故萬物有成敗存亡而土無之是以大旱流金石大涸積天而土如故也古之聖賢觀象不以易其

環忠難不以性其志。操逆氣性之雜投不以亂其心。其所以養之至矣。先生學道三十年。晚尤以養心爲學。然則今日者。天人之際。其皆在易之坤乎。夫物之方剝。庶草百卉。亦恆有干時而橫發者。而碩果之爲物。非養之至。歲氣足而候至。則必不輕吐其萌芽。是以由根枝以至拱把環抱。其枝葉可陰而果可以食。剝之不遽復也。所以復之者。漢也。人則不知而天知之。先生其益厚土之德以剛健中正自養而需乾之會。自此而七十八十以至千百歲于淺陋其何足知之。

叔子文集

卷十一

約議二

八古

屈翁山曰。天地之太和在碩果。天地之心惟程山知之。叔子能言之。文之精純亦有一陽初復之象。說弓以此爲至。

王琅庵曰。談易入微行文之妙。真宇宙在手矣。

○歐陽期伊五十序

歐陽介庵翁常爲予道其族子期伊君賢且能文。因得交之。介庵孫士杰子門人也。方師期伊爲制舉業。已未十月予將歸。易堂士杰請曰。月之十二日。師期伊五十。初度杰敢乞先生之言爲壽。予曰。諾。期伊端士也。吾何吝乎。一言期伊聞之。攝衣冠趨室中頓首而辭曰。某何敢。雖然某有母異乎他人之爲母。願先生一言褒之。某死且不朽。雖百歲之賜何有焉。于是願涕再拜稽首而言曰。某側室子也。嫡母姓蕭氏。母

叔子文集

卷十一

全

康氏父台垣公年四十七而生某生五歲而吾父見。昔時嫡母年才二十二。無子與母康忍死以鞠不肖。顧我復我逾于吾所生某家。故饒資產以寡弱悉爲親屬所吞。茹養生之具盡而母矢靡他。節從不肖子終其身。以至于今七十有六也。夫人情舉子晚則愛之。重幼孤則吝。驕某是以幼失學。壯則子矜而能達。不改無有所成。德以光榮吾母某罪重矣。其後痛懲仕者之非而忽忽年且五十。悔之無及。噫世有爲嫡母如母者哉。子聞之笑曰。嗟乎。世有爲嫡母如母者。

以雖然是母必有是子期伊之言機而至御筆而痛談孝子之言也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故孝者必仁仁必生生而不息期伊之所不敢自壽者其卽期伊之所以壽歟遂書貽士杰以爲期伊壽

門人陳家路曰文本壽子却通篇俱是述其賢母妙從子口寫出不致喧賓失主意格高脫于壽文中又出一格矣

○程楚臣六十敘

休寧程君楚臣以庚申嘉平登六表其子兆麟介友人洪君亭玉來乞言兆麟年少工詩詞爲諸名宿所賞歎近因洪君致嚮往于予甚篤而洪君又爲予備言楚臣內行子樂得迫之爲兆麟佐屬書曰惟民生所因物有遷生莫厚于父母其次爲兄弟然兄弟之愛往往不終甚有結契於朋友而仇讐於骨肉者則太率財利之物遷之故貧家之兄弟嘗相而富貴家之兄弟相視如路人聞程君幼最孝長而仍身勤苦執叔子文集序卷十釋楚臣

操作以成其家豐亨之業輒與二兄共之夫推財以與他人此長者之行程君周人之急賑恤忠虛無虛日誠篤不易得然世之能行此者不乏人乃吾嘗見好施之家能散財于路人而不能不爭財於兄弟其故何也則以兄弟至親與之共財爲家人之常節不若施諸路人有赫赫之名而陰德報應之說又足以破其鄙吝之私于兄弟則皆無有焉嗟乎此程君所以爲兄也陰陽之氣五行之用莫明于土亦莫齊于土程君生季冬值土之位而弟土之厚德其白此

而耆頤何疑焉。君僑居江之石笋里。有高士王玠。右躬耕海上。荷鋤擔糞。草以田古。所謂難衣食人也。君嘗餽遺之。久而不倦。而王君亦受之。不辭。昔處士錢芹自守甚高。太守姚善使吏送米於俞貞木。而誤及芹吏。以告貞木。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仰府公之賢耳。由此言之。愈可以知程君矣。兆麟以監貢需次。補官。吾知他日。所以誦君者。縉紳貴人之言。將不勝錄。而特徵言于草間。士潦倒如予者。母亦奉觴之際。先菽水而後肥甘也。與是爲敘。

叙于文集

卷十

程楚二

案

紀伯紫曰。以楚臣內行感慨世情深切。幽嘗可以

鉞砭膏肓。此有功世教之文。

洪亭王曰。書文套濫。至今已極。何意得此清寒之作。後幅以高士互見。尤爲超脫。凡俗矣。

○○○羅母六十序

己未十月。歙縣羅母葉太君六十初度。夫人黃仙裳。陸懸圃王正千。並寓書山中。介其于慶善。述善教善。來乞言書。至踰月。清已百二十日。然余不可以無言。敢藉手三君。以復三令子。于是空首濡筆。而爲文曰。人之克有令名。以壽其身。垂諸後裔。必以常德爲基焉。而特達之識。先機之智。雖丈夫讀書。理亂者所不易。及至婦人女子。身處閨闈之內。親杵舂。麻枲之事。抑又難矣。母出葉氏。望族。慨歸若履。君事翁如父。

叙于文集

卷十

案

事繼姑如母。于小姑娣姒。若屬毛然。又以身爲家婦。有內政之責。事鉅細。皆親執。旁以先家人踪。覈無失算。若履君。卽世遂謝。筓需至。折箸則田畝器用。皆自取其下者。人以爲有薛氏之風。所居大厦。母身親經營。並推讓叔子。無吝色。唯誠三子。以自立。曰。毋嘵嘵。財產爲也。而三子卒能好學。立行。結賢友。以顯其親。所謂以常德爲基者。非耶。吾聞甲寅先五六年。天下無事。新安稱樂土。母從容謂三子曰。吾以人事觀之。此土其將有變乎。變作吉。徽處萬山中。將不得出于

是慨然命三子徙家淮海未幾而母言大驗昔臣願
 開蘇產釋兵就第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
 守也類可謂智而決矣余甚惜其所見之不耳夫呂
 氏之禍伏於握兵之日而特發于罷兵之日耳珠玉
 寶器豈待此時而後散哉且夫引年延壽之道或以
 導引或以服餌皆致養子內者也而不知亦視乎其
 時時平則導引服餌所以致壽時亂則出處之道趨
 避去就之方乃引年之大者漆園氏曰豹養其內而
 虎食其外天下之事未知所終始其爲吾虎者何限
 叔子文集序卷十一 羅母二 本

以母先幾之識自此至子百歲其終無達齒害矣乎
 吾寧都先代有熊母者熊本孝于姑慈于小姑自任
 一切家政使其夫本得專于學本卒親授書教其三
 子鼎渙晉以成名元末翠雄並起僞漢一再遣使徵
 鼎母曰彼賊可立待俟毋往元省守臣以書招之母
 亦不許及鄧衛國取江西聘鼎從事母曰可矣吾聞
 江表有真人是可依也惜傳不載熊母年壽所極然
 本爲經師從遊甚衆熊母嘗竊聽諸生談論斷其生
 平膏天利鈍無爽則之乎非少年可知而熊母猶

身教三子以成名目見江表盛事其爲老壽不待言
 者母之孝慈任家政教子與熊母同而先幾之識亦
 畧與相似母之壽其不可以年歲計矣

黃仙裳曰文筆議論如雲中樓閣有烟霞丹碧之
 氣

陸應圖曰文分常德先機二段上段以襟勝後段
 出奇無窮然有前之機愈覺其後之奇唯變化于
 法者知之

王正子曰引兩婦人作陪客一以反映一以正映

叔子文集序卷十一 羅母三 本

又字便覺橫簇可愛

蕭小圃五十敘

泰和蕭氏以仕宦文物爲邑望子往交孟昉君多快
樂交游滿天下丙辰秋孟昉諸子從昉執贄見子晝
秋閣上因交泓尊人小圃君蓋孟昉母也性儉朴
足不出戶庭恂恂然言不出諸口與之齒則子同生
七十三甲子之歲泓因請問曰泓父五十初度三年
矣若君子多贈言願先生益之余曰吾固有聞也伯
氏祖爲壽其文吾則又見之孔子曰人不聞於其父
母則之言君盛德長者無怨惡於家邦皆世家巨

蕭叔子文集 卷十一 小圃

李

室所難能子以爲尤難者在(兄)之開伯氏之言曰
吾兄弟和好數十年未析產小圃年半百歲家事無
大小未嘗主斷雖子里必請命視色聽聲不忤子於
神明子有過婉容幾諫雖孝子之事嚴父不過此又
嘗報泓書曰吾在瀟江見汝書道言弟鬚白齒哀善
病吾心欲飲然不知涕淚之沾衣也嗟乎蕭氏之
(兄)如此子嘗以爲後世人倫之薄莫甚於(兄)蓋五
倫惟忠孝爲難盡然父母生我思最大君可以富貴
我生殺我

而私暱之情夫婦爲篤朋

友之投合有意氣相結約同生死者故四者或庶幾
於世至於兄弟則以爲吾適然而與同生若路人之
共居於蓬廬之內思不若君友情不若妻子投吾之
意氣不若朋友而又有父母愛憎之相激田廬財貨
之爭貴賤貧富勞逸地偏而相形婦人之謾說漫濁
而易入是以兄弟之故十人而九離號爲賢者未免
有幾微之情不動於聲色而累於其心然則篤兄弟
爲世所難能有甚於忠孝者然而人特未之思爾今
夫岐路相遺及其解攜也有徘徊之情其處逆旅奄

蕭叔子文集 卷十一 小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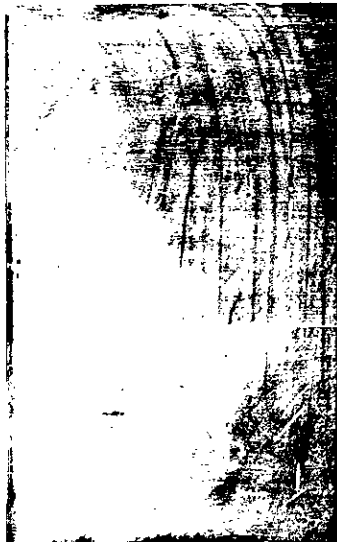
李

凡旬時則分張有黯然之色(兄)同母而共腹異母
而其氣是以一物析而爲二爲三爲四也大是謂之
同體而年相若壽相似其共處於天地間自幼壯至
老老視父母妻子爲特久今小圃(兄)二人孟昉交
遊滿天下使天下爲聖賢爲豪傑者且子萬輩而欲
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小圃以所以事孟昉者
嚴事之爲(兄)孟昉以愛小圃者撫之爲(兄)則萬萬不
可得子(兄)三人年並五十外內頗稱無間然子所
以事吾伯兄者往往不及兄之愛我蓋子見小圃其

反面而拭汗以退者不知其幾矣。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昔者楊延壽兄弟友恭司馬伯康年八十溫公時其寒煖飢飽之節若護嬰兒二家。施老耆耆社吾蓋于是嘆蕭氏世澤之長而小嗣之順德其年爲不可計數也。

門人王愈陸曰文無他奇只天理人情透痛到二十分便覺人說不到讀之而不動心者非人也。文氣若莽浩瀚有數百字爲一句之勢不意書文中有此絕作。

韓子文集 卷十一 謝表



○胡太夫人八十序

荊州胡公在洛以觀察駐節南昌既告養歸里庚申復以公事至而瞻將南下適憂系薪臥蓼洲之上公乃枉車騎臨廬于床幃曰吾見于壽吳氏程母之文甚悅之其辭可舉也公于是口誦其百餘言既而曰吾亦有母年且八十願得于之一言禱謝曰公少年成名進士再督學于江南江南土之魁天下躋尊遂者不知其幾而顧鯉鯉于布衣之言乎公笑曰非是之謂也子毋辭于是出行畧一秩再拜而屬之禱牒

再拜而受讀竟嘆曰胡氏之興也有以哉有以哉今夫乾之德無所不備而聖人于厚德載物必歸之于坤是以書傳所載自姜嫄太妃而下若孟氏陶氏柳氏諸母不可勝數大豈抑丈夫以信婦人哉婦人之德多陰節又往往能輔丈夫所不及是以苟有其人則君子必爲之求焉公母太夫人姓曹氏爲大中丞曹公忬之曾孫女公父少孤力學曹君以愛女字之太夫人既歸封君親執中饋勤紡績以佐封君于學封君之座客常滿而尊酒不虛也泊甲申之變封

君絕意進取太夫人則繼與成其志既而封君見背太夫人督公兄弟于學日益嚴公是以至大官公弟三恪工文學而公之于年額年穀皆先後登賢書鄉里以爲榮則又莫不曰此太夫人之教也吾聞封君在日督諸子學甚嚴太夫人以寬濟之乃封君見背而太夫人之督諸子視封君嚴有加焉曰吾以母而兼父與師欲姑息得乎婦人之情無不暱愛其子不幸而孤則其暱愛也尤甚是故古今之以慈母而敗其先世之業者往往而然而陶母柳母之倫獨傳于

孝子孝女傳

後世公爲政寬猛因時江西之民去而思服之彌切者其學衡太宰本此公年六十善飲酒醉如洪歸聞太夫人八十方健飯公每之官太夫人必有訓戒之辭焉昔嘉靖中海豐太宰楊公巍年八十有六雙銖如常人其太夫人年百有一歲時有女歸寧年七十猶稱少女公未小有弱妹與否然以太夫人之德與公和平之政之及民者其必繇太宰而躋斯盛矣

蔡九霞曰敘事議論相間有山水遙邇之致詩文中雅奏也

○○熊見可七十有一序

熊見可先生與其子順以氣節文章自標特于清江清江之士子皆僂首而下之焉者見可六十時余將南遊以避暑寓樟樹問才于祝仲立仲立舉見可父子於是見可自山中出始見輒相發議論談談不窮久之願方袖遺巾而出余以羣紀交之時願年三十有九余敬其高節愛其才勉之爲有用之學毋徒以潔身爲自足願深然之未幾而貶服遜言以遊于世見可年日老氣日壯其議論固肆無諱益整其座人

叔子文集卷之十一

庚申余就醫雙林道病過樟樹招見可至舟中鬚髮盡白氣尚猶昔也而兄可舊年已七十至南州則願元在朝夕爲余切脉和藥病竟以瘳余病益善遺忘問願年當四十有幾耶願曰正五十矣回顧初交願父子時便忽忽十年嗟乎余與見可與願十年來頭顱如此長困草土豈不亦可悲矣夫然兄可少爲諸生當崇禎時以拔貢士廷對京師乙酉丙戌令建寧之兵先諸方而至獲以解困事見邸報中是見

可之能事已略見于世。而情余與顧淳淳。問以至於六十五也。願少余七歲。問訪余翠微山中。聽余講左傳。遂折節爲弟子。其人通敏多藝。事好俳諧。滑稽。故入世而無忤。往往能濟其尊君子之剛疎。而吾又嘗勉願以誠。接靜重爲大器。見可余則又嘗以膽氣許之。今老猶足用。善飲酒。有伏波據鞍顧盼之樂。願比年志在四方。頗能得投閒抵隙之用。乃以家貧親老不能數出外。且夫人之得行其志。固有時會。身母爲沒也。見可先君子極聲先生。余所謂三死。

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雜見二

卷

以就義者。而孫父子三世高節。見可足以自壽。固不存區區年歲間云。

門人梁份曰。頓挫鳴咽。合敘熊先生父子之壽。得史記合傳佳處。

○孫容也七十敘

予往客毘陵。聞太守駱公多善政。方重興延陵書院。與大大士講學其中。予甚賢駱公。意必有賢者客左右之。他日飲賀天石所坐。上有夙客見予至。甚歡。若重相知者。予私問天石何人。曰。此太守內客。孫君容也。予觀其人。頗不類爲太守客者。與之談。果君子。既駱公再枉車騎過予。予與孫君益習。駱公內觀去。君亦行。嘗嘗以書問予。吳中且日吾有少子。季樊。負志氣。願愛之。將率之來受業。未幾。予還山。季樊更傳。

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雜見一

卷

者。予餘言及所作文字。郵致山中。觀其意。志議論非凡子也。予報書數百言。而君自敘千里書問來者。闕歲不絕。戊午冬。門人吳子政自河渚歸。持吾友顧景范書至。言季樊不祿。君哭之幾喪。明而年亦且七十矣。况乎予見君時。未六十。予僅四十。有餘。今予齒落。眼昏。領下鬚黑者。可手數。忽忽遂十餘年。天時人事之感。有拂鬱坎壈。不能以白道者。而君又遭賢子之變。舉鴈之際。其何以爲情。然吳生言君老尚健步。每聞山巖道逸士及諸方輩。勉一藝以上者。皆不憚遠。

道訪之與少壯時無異。其將有以用之與吾謂
君家餘姚未四十時嘗以義監軍事于臨安能戢兵
擇臨安之人其父老子弟皆德君士大大交相禮重
是以僑家於臨夫兵之所過爲荆棘軍營所屯其地
之人數世之後未有不深怨其渠帥者君能使臨安
人德之如是則君之德與才已具見諸行事視乎碌
碌一無所展布以老者蓋已遠矣君旁通醫藥形法
家諸技爲人効功不計財雖聞爲客路客非其志也
往往以義匡持人不合輒拂衣去其異于世之爲
事叔子文集卷十一 卷十一 下 吉

有如此者五穀大夫年七十始建功名若伯仲二子
何能自力養君君當自頤以需時會毋爲終戚戚
也已未八月吳生復自山中之河清因爲錢寄景范
以追貽君云



○鮑生四十敘

詩曰膺力方剛經營四方禮曰人四十曰強而仕是
或懷貞抱德肥遯于溪山窮谷者甘心一無所試外
此則志氣士何負才何能文章未有鬱鬱久處鄉閭
間者也吾門人鮑慶生年十許以詩名未二十交四
方之過賓三十而游盛才氣結友幾半天下今年四
十會客大將軍幕府生雖不得仕所謂剛而經俗者
庶幾于是往生北游吾爲文送之欲其因書記之任
習文武吏事知四方大利害今九年矣而又佐大將

叔子文集

卷十一 鮑生

耳

軍以鎮吾江西江西比年楚閩之禍動相率數千數
百里間民之死于賊于兵于焚掠于徵賦于役于無
名之刑罰不可算數計仁人君子蓋目有所不忍見
而耳不忍聞者生幼僑吾韻習江西事入大將軍生
長東粵界北壤錯五嶺出入必于是其視吾江西如
鄉閭地意目見耳聞必痛念吾江人之禍結而不解
愁苦窮困而思爲之息肩也且吾聞大將軍賢好士
生以少舊爲措客意言議必見聽從子與氏所謂事
半而功倍者其在斯乎易曰師以毒天下而民從之

天下大利大害莫過用兵以積威則威不可極以積德則德不可極生善佐大將軍以休江西千數百里之民他日蕃祉老壽皆生力所自致何區區仕不仕之足云

蔡龍文曰欲爲桑梓請命而婉曲以出之然筆力挺健絕無枝葉之文

蘇子文集卷十一 書



○○王汾仲六十敘

縣人王子汾仲隱居于金陵之上新河余交之有年矣庚申八月王子六十初度余遠自金陵之吳門不能爲王子舉一觴于是爲敘遣兒輩登堂拜手以進之其言曰吾觀數十年間天下志士甯少壯時鼓發于名義矜于氣不難碎首斷吭以爭其所不能爭及夫強艾少陵矣矣而騰泥脂羣林于禍忌苟且于名利視其初若系越之兩人者蓋不可勝數也吾甚悲之古之達者以死生爲且暮志士則以且暮爭死生

蘇子文集卷十一 書

求其久而不同抑亦難哉汾仲壯年好義常被大禍金鐵嬰于頸三木交于踝歷拷訊備至而密然不肯及一人當是時汾仲之幾死于犴狴者屢矣及事釋而汾仲隱居教授或賣字給口食夷然若于世無所輕重吾以是來金陵必主汾仲也汾仲工于詩其爲人誠信外和而內直詩多懷古節得騷雅之遺嗟乎以汾仲之才取富貴安在其不富貴乎生交遊仕州肥者不乏人使往而于澤亦豈遂以賣字老然汾仲廚無尼糧或晨夜餅飲而食願欲以貧賤終其身

何耶。方汾仲在獄時有醫者朱貞之日實藥得錢餘
身食外悉以養汾仲妻子如是者經歲不少懈此其
人可不謂義士然唯汾仲能得之則汾仲生平所以
取于人者可知虞仲翔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
恨況二十年後復有知汾仲如余者汾仲其可以自
慰余少汾仲三歲更數年七十四甲子余六十有一
吾意汾仲詩必有和平謠吉之音爲余壽行將倡余
而和汝也

彭躬菴曰洗發汾仲難處有利骨之論文更以
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汾仲二
蕩見長



○○○門人梁份吳正名四十序 梁字質人 吳字子政

歲庚申門人南豐梁份黃池吳正名並四十二生深
相結其忠篤信實可倚托於世爲有用之才則一也
吳生以孝謹聞于人梁生強幹力能任難事豈未生
處外比年有成效可察見而吳生好持重干事週翔
審處而不肯輕蹈此其天資與學各有所長不可得
而強齊者二生立吾門其文章視同門生爲超楚其
成料不可量特正名性疑滯而執份剛而自遂爲病
有淺深至不甚相遠也二生年堅四十正古人所謂
強仕之日天時人事于世其亦可矣夫事變之來日
有萬至吾雖智慧豈能持萬法以應之唯其虛心而
不自用則不獨可以用人而聽言而吾之心胸空明
活潑無所底滯則其智慧可隨時而增長而事變之
來有以泛應曲當而不窮古之大人能濟變而成大
事者莫不由此故吾平正名也欲造之使大于份也
務其通正名吾故通家子八九歲時從游以至今份
自南豐米冠石爲朝菴先生門人暨確齋先生並爲
予稱道份甚亟最後正名又甚道份然兩先生好吳

進人才凡少年才俊士于蘭馨其言動自矜持務爲
好同品則率爾多見其天質故予之知份自正名始
定份性好睡與人匡坐少選則軒聲動四座然其住
龍嵩山時賊晝夜攻之份料守禦事賊不交者旬有
餘日所全戶以百十計予嘗笑謂份曰吾每疑陶丞
事謂世當無此人。不意今日始信份其惡嚴得柄權
其過于誅殺正名翔而後集吾懼其持牢而失事機
也。正名不妄求貸好儉資份資于財揮擲不介意此
皆各有其長者。二生以其長互相濟其短者相力親
勉是足以有用于世矣。份負從吾客江南正名口
來且未至他日二生相見試以吾文相識評其未合
者當以告我也。

叔子文集序 卷十一 梁吳二 稟

彭躬菴曰難組如繡其提轍旋術處更有特大吾
于是悟斐然之裁狂簡並得皆在見山樸練中矣